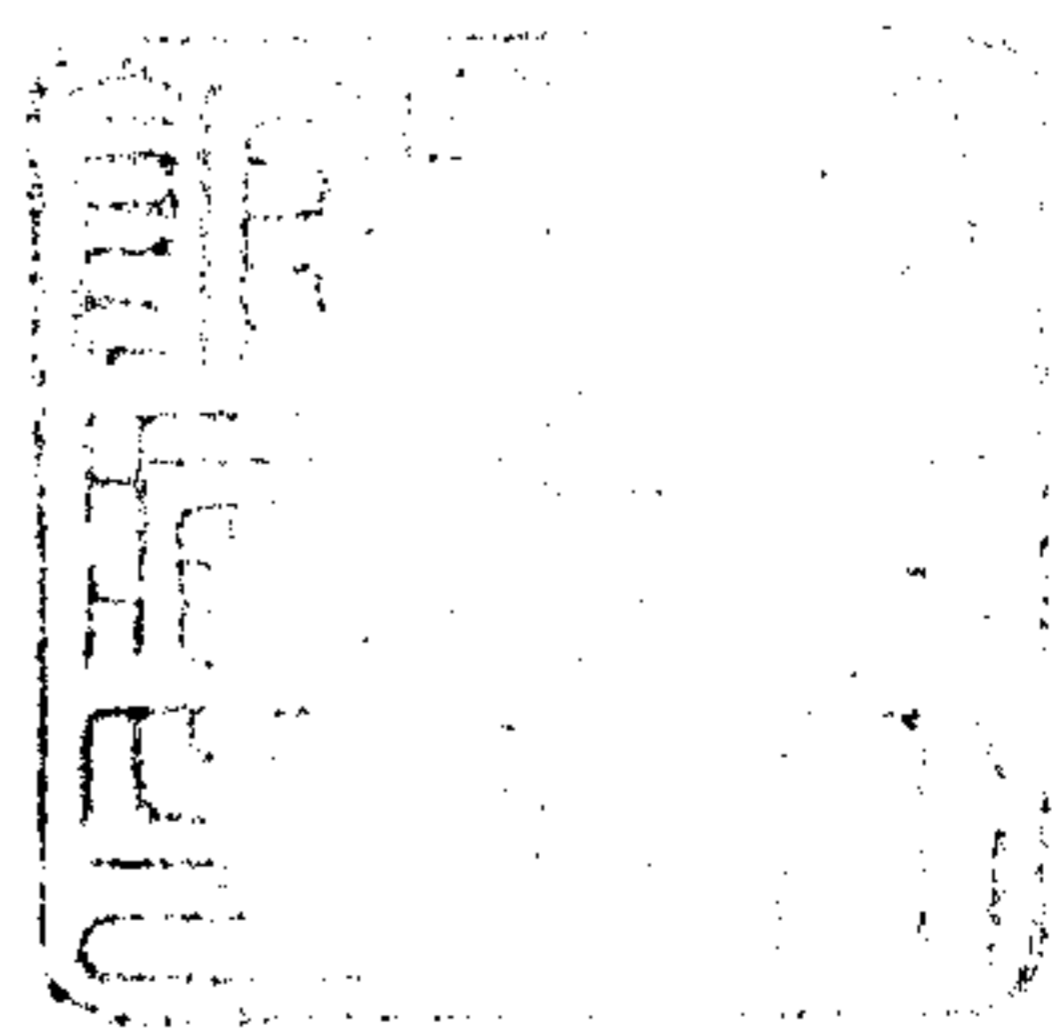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一五二一·子部·雜家類

咳餘叢考四十三卷（卷三十三至卷四十三）〔清〕趙翼撰……………一

惜抱軒筆記八卷〔清〕姚鼐撰……………一四三

讀書脞錄七卷續編四卷〔清〕孫志祖撰……………二二三

南江札記四卷〔清〕邵晉涵撰……………三三九

焯掌錄二卷〔清〕汪啟淑撰……………三九五

讀書雜誌八十二卷餘編二卷（逸周書卷一至漢書卷十）〔清〕王念孫撰……………四一九

陽湖 趙翼 雲松

刻書書冊

池北偶談引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命太子賓客馬  
縞等充詳勘九經官於諸選人中召能書者寫付匠雕  
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漢乾祐中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四經始鏤版周廣順三年尚書左丞田敏進印板九經  
馬端臨文獻通考書籍門亦載刻書始於後唐沈括筆  
談及孔氏雜說亦皆以為始於馮道奏鏤五經又和凝  
有集百餘卷自鏤版行世廣順中蜀人毋昭裔出私財  
百萬刻九經板又刻文選初學記白孔六帖行于世是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三

一

刻書始於五代明矣然葉夢得又謂唐柳玘訓序言在  
蜀見字書雕本而元微之序白樂天長慶集亦云繕寫  
摹勒街賣于市井摹勒即刊刻也則唐時已開其端歟  
筆談亦謂板印書籍唐時尚未盛曰尙未盛則已有之  
也河汾燕閒錄又謂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  
像遺經悉令雕撰王阮亭引之以為刊書之始刊書與  
抄書難易不啻百倍若隋已有雕刻何以唐時尚未盛  
行直至五代時始有之當是隋唐時習其技者少刻書  
甚艱故耳胡應麟筆叢亦謂雕本肇于隋行于唐擴于  
五代精于宋邱瑛七修類稿又謂唐時不過少有一二  
至五代始盛宋則羣集皆刻要不謬也今世刻工有活



板法亦起於宋時沈括云其法用泥刻字每字為一印  
火燒令堅欲印則以鐵籠置板上而密布字印于其中  
頃刻印千百本此即活板法也但宋時猶用泥刻字今  
則并用木刻尤為適用耳陸深金臺紀聞云近日毘陵  
人用銅鉛為活字視板印尤巧便則又以活字為起於  
明代蓋未知宋時已有刻泥活字之法也又程大昌演  
繁露云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即今書冊也此恐未  
必唐時如鄴侯插架三萬軸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  
軸金玉聲微之序樂天詩亦云前後數十軸是其時尙  
用卷軸也筆叢亦謂唐末宋初鈔錄變而為印摹卷軸  
變而為書冊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三

二

刻時文

雲谷卧餘載楊常葵云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鈞元  
錄始旁加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其後坊刻漸眾大  
約有四種曰程墨則科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  
十八房進士之舊作曰行卷則舉子之作曰社稿則諸  
生會課之作每科房考之刻皆出於蘇杭而北方買人  
市買以去天下羣奉為的矣戒菴漫筆曰余少時未見  
有房稿刻本有書賈從利考朋友家抄得聽課每篇酬  
錢數文持去發刻唐荆川中會元其稿是門人蔡瀛所  
刻薛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亦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活  
板印行之今則滿目皆坊刻矣七修類稿亦云成化以

前世無刊本時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  
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提學者卷也按明史萬曆十  
五年禮部言華  
業並禁其書選宏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選  
其尤者刊布學宮俾知過而此又官刻時文之始

花押

顧寧人引集古錄有帝王將相署字一卷謂署字者乃  
草書其名即今俗所謂畫押而因據魏志司馬懿將統  
兵拒蜀許允等謀因其入請帝殺之已書詔優人於帝  
前唱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欲帝速押詔書也以為此  
帝王書押之始是固然然謂是時帝王之押即自署名  
恐不然也漢時長官批屬吏符牒書一諾字後漢書黨  
錮傳所謂南陽宗資但書諾王府僚吏箋啓亦用此制

駭餘叢考

卷三

三

批答晉元帝踐阼心存謙抑猶用藩王禮凡賤奏皆批  
諾諾字中若字有鳳尾婆娑之形故曰鳳尾諾是畫諾  
者實書一諾字非後世花其名可比然則長吏及藩王  
之批答寮屬猶祇書一諾字而帝王之押反自花其名  
乎北史齊後主紀穆提婆等貢官乞書詔後主連判文  
書二十餘紙各作依字北齊書各  
作花字則北齊帝王畫押尚但  
作依字而不自書其名豈魏時帝王之押已自署名乎  
蓋漢魏時帝王已有押詔之例然必另有字作押如依  
字可字之類而非自花其名也唐董昌僭位下制詔皆  
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  
子是唐末尚無天子自署名之例而謂漢魏帝王之押

即自花其名必不然也集古錄所云五代帝王署字一  
卷蓋五代帝王皆起於人臣其未登極以前本有署名  
之押即位後遂仍而不改耳至士大夫之押自六朝至

唐宋回無不署名

齊太祖在領軍府時令紀僧真學已手迹下名書報表  
疏又陸倕何遜等初既太父亦不小解律坐不能  
若字齊神武指屋所示之麻秋平督字力  
逆上端之府人號為穿籠皆花押署名故事

名之例袁文薨扁閱評記張乖崖一扎後面云知昇州  
張押字自手而不書名方寸泊宅編亦記張安道書不  
稱名但著押字故周容癸辛雜識云前輩簡帖皆前而  
書名其後押字即以代名不復書名也近世士大夫不  
以押字代名纔百餘年事耳嘗見先朝進呈文字往往  
只押字而不書名初疑為檢底而末乃有御批殊不能

駭餘叢考

卷三

四

曉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秘省狀押字而不  
書名者或以為相輕致憾范石湖聞之笑其陋云據此  
則宋時進呈文書及屬吏申長官文牒後幅亦皆以押  
代名然韓琦君臣相遇傳公在魏時府僚路拯呈事狀  
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路君愧服然則古人進狀狀  
尾本有書名之例

燒香

趙彥衛雲麓漫抄謂古無燒香之事尚書至于岱宗柴  
望大告武成禮記焚柴於泰壇周禮升烟燔牲首皆是  
焚柴升烟以降神後世燒香蓋起於佛道云李相之賢  
已集因謂燒香始於佛圖澄襄國城壘水源暴竭石勒

問澄澄曰今當救龍取水乃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云然燒香實不自此始三國志孫策謂張津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又江表傳道士于吉來吳曾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則漢末道家已用之又按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則燒香之始於佛家可知也高似孫緯略亦云

### 放生池

放生本於佛家戒殺之義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顏魯公碑云環地爲池周天布澤動植依仁飛潛受獲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爲祝聖放生池

### 陔餘叢考

#### 卷三

#### 五

生池郡守王隨記之東坡奏西湖不可廢者五此其一也其狀云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然考藝文類聚梁元帝時荊州有放生亭碑則唐以前已有之又南史梁武時謝微爲放生文見賞於世蓋梁武帝奉佛戒殺至以麩爲犧牲則放生起於是時無疑也據魯公飛潛受獲及坡翁羽毛鱗介云云則其池不特種魚宋人生辰多以放鳥鴿爲壽坡翁詩記取金籠放雪衣白注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又倦遊錄云王丞相生日羣籠雀鴿以獻開籠一一放之皆與天禧祝聖事相類蓋放生池兼放鳥獸今人亦尙有捨豢六畜者

### 神前設籤

顧仲恭竹籤傳載神前設籤之始曰入唐爲陳武烈太祝附帝意作韻語入宋又辟江東神幕關壯繆侯之改謚武安王也倚勢辟之明興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外命籤典謁然則神前設籤起於唐世也又夷堅志建昌大寺塔中置泗州僧伽像甚靈張彥文尙書與其子元晉初預鄉薦皆禱之同得一吉籤遂登第去癸辛雜識臨安太學有岳武穆王祠并祀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同

### 放債起利加二加三加四並京債

放債起息後人皆以周禮泉府之官凡民之貸與其有

### 陔餘叢考

#### 卷三

#### 六

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一語爲口實按國服爲之息一語本不甚了了鄭衆釋之云貸者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鄭康成因釋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此亦億度之詞蓋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期出息五百也賈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也此後世放

債起息之所本也漢書谷永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顏  
 師古註曰富賈有錢假托其名代為之主放與他人以  
 取息而共分之是漢時已有放債之事然師古謂代富  
 人為主放與他人亦恐未確蓋如今之中保為之居間  
 說合得以分利受謝耳漢書貨殖傳農工商賈大率歲  
 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註云每萬得利二千故  
 百萬之家得二十萬此加二之息見於漢書者也鄭康  
 成註國服為息句又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  
 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  
 定及其催科惟計所贏多少如歲贏萬泉則催一千如  
 贏五千則催五百皆據利催什一也然則王莽時收息

陔餘叢考

卷三

七

僅加一也然漢書莽傳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與民收  
 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月收其息三錢也則莽  
 收息乃加三而非如康成所云什一也此加三起息之  
 見於莽傳者也宋青苗條例云人戶所請價錢斛斗至  
 秋成應納時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比附元請價  
 錢不得過三分如一戶請過一貫文送納見錢不得過  
 一貫三百文此後世官利加三之始也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  
九年詔民間貸息以三  
錢為率然韓琦疏又云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  
 內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  
 又加四利息矣元史太宗本紀國初官民貸回鶻金歲  
 加倍太宗著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時因邪律  
楚材言回

世祖至元六年又申明此制令  
 民間貸錢雖踰限止償一本息時又因劉秉忠言宜備計官民欠  
負依前者法一本一利後還諸從  
之見秉忠傳又布魯海牙宜撫與定以富民收息  
不踰時倍之乃定令息如本而止見布魯海牙傳此近代遠年債負一  
 本一利之所始也至近代京債之例富人挾貨住京師  
 過月選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遠近缺之豐瘠或  
 七八十兩作百兩謂之扣頭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  
 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記貨殖傳吳楚七國反時  
 長安列侯當從軍者欲貸子錢子錢家莫肯貸惟無鹽  
 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吳楚平而無鹽氏之息十倍曰  
 子錢家則專有此出錢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債者也曰  
 息十倍則如今京債之重利也又舊唐書武宗紀中書

陔餘叢考

卷三

九

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乃定戶  
 部預借料錢到任扣還之例此又後世京債故事及官  
 借俸錢之始

合同

今俗作契券有所謂合同者以兩紙尾相並共寫合同  
 二字於其上而各執其一以為驗蓋本古法也鄭康成  
 註書契云書之于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  
 則已肇其端周禮地官有質劑之制國策馮煖為孟嘗  
 君之薛收責名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註凡券取者與  
 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又韓策或謂韓公仲曰秦操右  
 契而為公責註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此即今

合同之法也然老子任契章聖人執左券而不責于人  
史記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則左券  
亦可以責取者北史盧同傳請令軍功立明文案即給  
以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統軍位號勳人甲乙及  
斬級被傷之數各盡一行當行監裂其券前後皆起年  
號月日一付勳人一咨行臺此亦本古人合券遺法蓋  
不特民間市易所用而官曹亦用之以防作偽也又官  
曹文案於紙縫上鈐印魏晉律令謂之欵縫顏師古云  
應作欵縫欵刻也古未有紙之時凡簡牘編連處恐有  
改動故於縫上刻記之謂之欵縫今紙上署縫猶仍舊  
名呼為欵縫耳按此亦合契遺法也黃伯思謂梁御府  
所藏前代法書皆有朱異唐懷克等題名於首尾紙縫  
間謂之押縫則并移此法於書畫矣元史桑哥拆印縫  
持其半以陷人徹里日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也今  
尙書省拆卷破印豈非教吏爲奸然則雖有鈐縫之法  
尙不能防弊宜時俗僞契之紛紛不止也

馬褂缺襟袍戰裙

凡扈從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戰裙短褂亦曰馬  
褂馬上所服也疑卽古半臂之制說文無袂衣謂之褙  
趙宦光以爲卽半臂其小者謂之背子此說非也既曰  
半臂則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馬褂其無袖者乃  
謂之背子耳

陔餘叢考

卷三

九

也劉孝孫事原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除卽今之長袖  
也唐高祖滅其袖謂之半臂則唐初已有其制唐書帝  
堅爲租庸使聚江淮運船於廣運潭令陝尉崔成甫着  
錦半臂缺襟綠衫而襖之唱得寶歌請明皇臨觀又曾  
三異同話錄有貉袖一條云近歲衣制有一種長不過  
腰兩袖僅掩肘以帛爲之仍用夾裏名曰貉袖起於御  
馬院圍人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脫着以其便於控  
馭也此又宋人短褂之制然短袖之服又不僅起於唐  
宋按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着帽披縹綾半袖問帝  
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短袖由來久矣北史周武帝着  
短衣享二十四軍督馬縞中華古今注隋文帝征遼詔

陔餘叢考

卷三

十

帽頂

輟耕錄記元大德間有回回巨商賣紅刺石一塊於官  
重一兩三錢直中統鈔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累朝皇  
帝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則服用之又河南王卜憐吉  
反嘗郊行天暖欲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跌



碎御賜玉頂王不噴責又有猴盜者使所畜猴人在韶州旅邸服繡衣琢玉為帽頂又元史仁宗為皇太子時淮東宣慰使撒都獻七寶帽頂却之據此則帽之有頂元制已然遼史重元傳與宗賜重元四頂帽二色袍則帽頂之制并始於遼也

鞞膝褲

俗以男子足衣為襪女子足衣為膝褲古時則女子亦稱襪男子亦稱膝褲左傳不脫襪而登席漢書王生謂張釋之曰我襪解為我結襪此男子稱襪也洛神賦羅襪生塵李白詩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杜牧詠襪詩織織玉笋裏春雲道山新聞官娘以帛繞足素襪舞其

咳餘叢考

卷三

十一

中此女子亦稱襪也秦檜死高宗謂楊和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置七首矣此男子亦稱膝褲也是以呂藍衍言鮪謂襪即膝褲然今俗襪有底而膝褲無底形製各別按彖轍子曰三代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則古時襪之制正與今膝褲同豈古之所謂襪本如今膝褲之制後人改為有底遂分其名而一則稱鞞一則稱膝褲耶

釘鞞

古人兩行多用木屐今俗江浙間多用釘鞋不知起於何時按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滑衛士多亡歸宋泚惟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

令狐建之子彰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醫臂為盟者釘鞋行脣更控上馬以至梁州釘鞞之名始見於此明史禮志百官入朝遇雨皆躡釘鞞聲徹殿陸太祖曰古者入朝有履唐始用鞞其令朝官為軟底皮鞞冒於鞞外出朝則釋之此又釘鞞之見於記載者也

眼鏡

古未有眼鏡至有明始有之本來自西域張靖之方州雜錄云向在京師於指揮胡龍寓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形色絕似雲母石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紐之合則為一岐則為二如市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書張此物加于雙目字明大加倍近

咳餘叢考

卷三

十二

又於孫景章奏政處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於西域賈胡其名曰優逮又耶瑛云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人可用以觀書子疑即文選中玉珧之類及霍子麒送一枚來質如白琉璃大如錢紅骨鑲二片可開合而摺疊之問所從來則曰甘肅番人貢至而得者豐南陽曰乃活車渠之珠須養之懷中勿令乾然後可予得之二十年無川云瑛嘉靖時人是知嘉靖時尙罕見也吳瓠菴集中有謝厝公餽眼鏡詩呂藍衍亦記明提學潮陽林某始得一具每目力倦以之掩目能辨細書其來自番舶滿加刺國賈胡名曰優逮云則此物在前明極為貴重或頒自內府或購之賈胡非有力者不

能得今則遍天下矣蓋本來自外洋皆玻璃所製後廣東人倣其式以水精製成乃更出其上也劉跋暇日記史沈斷獄取水精十數種以入初不喻既而知案牘故暗者以水晶承日照之則見是宋時已知水晶能照物但未知作鏡耳

摺扇

高江村天祿識餘謂今之摺疊扇初名聚頭扇元時高麗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效爲之今則流傳浸廣扇廢矣至於揮灑翰墨則始於成化間云癸辛雜識倭人聚扇用倭紙爲之雕木爲骨金銀花草爲飾并有作不肖之畫於其上者七修類稿亦謂成化初高麗貢至朝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命倣製以答復書格言以賜羣臣民間遂效而爲之按陸深春風堂隨筆云今之摺扇張東海以爲貢於東夷永樂間盛行於中國然予見南宋以來詠摺扇者頗多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卽此也又按洪容齋隨筆記朱新仲有摺扇詩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暮新花墜張安世見而書諸扇又豐坊云家有趙彥所畫摺扇金章宗題摺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則摺扇非始於元蓋宋金時已有之特其時尚未盛行民間猶多用團扇是以陸放翁有生綃裁扇又團團及團扇家家畫

放翁之詩直至永樂中始盛行於中國耳馮時可蓬窗讀錄亦謂貢自東夷永樂間乃盛行客中閒談又謂之撒扇永樂中朝鮮貢至上喜其舒卷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婦女猶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婦亦用之矣云又按昔人摺扇有用絹者陸儼山有楊妹子書摺絹扇郎瑛又謂黑骨泥金起於日本云南齊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註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此恐誤唐時尙未有摺扇何得六朝已有之胡三省蓋以後世之物妄爲附會耳

竹夫人湯婆子

編竹爲筒空其中而竅其外暑時置牀席間可以慰手

咳餘叢考

卷三

四

足取其輕涼也俗謂之竹夫人按陸龜蒙有竹夾膝詩天祿識餘以爲卽此器也然曰夾膝則尙未有夫人之稱其名蓋起于宋時東坡詩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又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自注云世以竹几爲竹夫人也又黃滂翁云趙子充示竹夫人詩蓋涼寢竹器想竹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子爲名曰青奴陸放翁亦有詩云空牀新聘竹夫人羅鶴林玉齋亦載李公甫詩真西山巧題西山指竹夫人爲題曰斬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就有云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又个人用銅錫器盛湯置衾中煖脚謂之湯

婆子或以對竹夫人按此名雖不經見然東坡有致楊  
君素札云送煖脚銅鞋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塞其口仍  
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然則此物亦起於宋其名  
當亦已有之按范石湖有脚婆詩則是時并有脚婆之  
稱也

連枷

農家泰麥必用連枷擊之按國語管仲對桓公曰農之  
用耒耜枷芟芟詔註枷拂也所以擊草也則三代已有  
之矣辛雜識引王莽傳東巡載耒耜載耨西載鉞北載  
拂師古註拂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連枷此連枷之見  
於書傳者也然云擊治禾而周密亦謂打稻用之是古

咳餘叢考

卷三

五

人專以為禾稻之用今江南人惟用以打麥而禾稻罕  
有用者宋慶歷初知并州楊偕上所製鈔連枷詔藏之  
秘府又狄武襄亦以鈔連枷破儂智高則并用之為兵  
器矣按天官書楛亦作櫛及棒又連枷也見玉篇

滿江紅船

江船之巨而堅實可重載者曰滿江紅董毅碧里雜存  
云明祖初得和陽欲圖集慶與徐達間行以規之至江  
直歲除呼舟莫應有貧叟夫婦二人舟甚小欣然納之  
曰日暮矣明早渡江因其難悉留宿厥明發舟老叟舉  
棹口中打號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明  
祖元且得此吉語與達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

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故江中渡船稱滿江紅云

牛皮船

西番一帶山巒陡險溪流湍悍舡不得施土人有用牛  
皮為船者按後漢書匈奴傳北匈奴遣騎候望朔方作  
馬革船欲度南匈奴叛者鄧訓傳任尙擊迷唐羌縫革  
為船置脾上以渡河晉載記慕容垂擊翟釗軍於黎陽  
為牛皮船百餘艘欲渡以誘之北史室韋國以皮為舟  
又嘉良夷有水濶百餘丈用皮為舟以濟新唐書東女  
國有弱水縫革為船白香山蠻子朝詩云汎皮船兮渡  
繩橋來自揚州道路遙元史世祖取大理乘革囊渡金  
沙江汪世顯傳宋兵屯萬州世顯從上游鼓革舟徑渡

咳餘叢考

卷三

六

襲其兵速哥傳帥帥攻蜀至馬湖江以革為舟夜渡是  
牛皮為船由來久矣皆出於番俗也然沈攸之進攻濃  
湖造皮艦十乘拔其營柵周世宗親攻壽春趙太祖乘  
皮船入壽春濠中則內地亦有利用之者明史唐龍傳壽春居  
黃河不得渡乃用牛皮為浮囊渡入山後然漚脫  
非船此乃韃羊皮吹氣合飽而人乘之以渡耳

螺填

螺填器用蚌蛤殼鑲嵌象人物花草謂之螺填呂藍行  
言鯖謂昨河蠻國其王號鬼王其別帥曰羅殿在貴州  
界內世用其蛤飾器謂之羅殿此說非也今貴州水西  
一帶即羅甸鬼國余嘗官其地皆崇山峻嶺並無江河  
安得有蚌蛤之屬此器多出自廣東沿海一帶按方勺

泊宅編謂螺填器本出倭國而藍行訛爲羅殿而附會之誤矣周密駕幸張府記宋高宗幸張循王府王所進有螺鈿盒十具又癸辛雜識王楙謂賈似道作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當國盛事如鄂渚守城鹿磯奏捷之類賈相乃大喜則螺填當作螺鈿爲是

### 骰子四緋

骰子本魏陳思王所製然其時乃窑燒成者事見七修類稿而說鄂云博骰本以木爲質唐世鏤骨爲竅雜以朱墨更有取相思紅子納竅竅中故温飛卿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今骰子於四上加紅亦有所本言鯖唐時投瓊惟么一點加紅餘五子皆黑色

### 陔餘叢考

#### 卷三十一

七

明皇與楊妃彩戰將北惟四可解有一子旋轉未定連叱之果成四上悅顧高力士令賜緋遂相沿至今云按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印成六赤亦骰子名也又曰穴豁又曰明瓊袁文夔闢問詳作投子蓋取投擲之義俗作骰非也骰本股字耳南唐劉信於義祖前爲博戲掬六骰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遍赤投之果六子皆赤此卽所謂六紅也

### 葉子戲

品外錄唐國昌公主會芾氏族于廣化里芾氏諸家好爲葉子戲歐陽公亦云唐人宴聚盛傳葉子格袁文謂此唐之識也葉子二字拆其字上半乃廿世字餘木字

湊下子字作李字乃是廿世李正合有唐二十帝之數馬令南唐書李後主妃周氏又編金葉子格卽今之紙牌也遼史稱爲葉格見第三卷則紙牌之戲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滸人分配者蓋沿其式而易其名耳

### 陞官圖

世俗局戲有陞官圖開列大小官位於紙上以明瓊擲之計點數之多寡以定升降按房千里有骰子選格序云以穴骰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豐貴而約賤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於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此卽陞官圖所

### 陔餘叢考

#### 卷三十一

六

由本也東坡文云流俗經營倘來惴惴惟恐後於他人何異擲骰者心動於中而色形于外也王逢原彩選詩云卒無及第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其大擾擾爭其細見黃常明詩話可見此戲唐以來已有之王阮亭謂彩選始唐李邵宋尹師魯踵而爲之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老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爲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註其下其兄原父喜而序之此所述尤爲詳備而趙明遠亦有彩選格見沈作誥寓簡又宋時有選仙圖亦用骰子比色先爲散仙次爲上洞以漸至蓬萊大羅等列仙其比色之法首重緋四次六與三最下者么凡有過者謫作樵思凡之人遇勝色仍復位

王珪官詞有云盡日窻間賭選仙小娃爭覓列盆錢上等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亦彩選之類也今陞官圖一名百官鐸有明一代官制略備以明瓊擲之定選擢有職則降罰相傳為倪鴻寶所造又有忠佞陞官圖有嚴嵩楊椒山諸人則以人品優劣定勝負矣又有判為三教者各以彩色定進身之途則亦選仙之流也遼史興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則真以骰子選官矣見即律

不倒翁

兒童嬉戲有不倒翁糊紙作醉漢狀虛其中而實其底雖按捺旋轉不倒也吳偉業集中有詩考之撫言則唐

咳餘叢考

卷五

九

人已有此物名酒胡子乃勸酒具也盧汪連舉不第賦酒胡子長篇以寓意序曰巡觴之胡聽人旋轉所向者舉杯頗有意趣然傾倒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乃為之作歌按此則其形製與今所謂不倒翁者正相似特其名不同耳

掃晴娘

吳俗久雨後閨閣中有剪紙為女形手持一帚懸簷下以祈晴謂之掃晴娘按元初李俊民有掃晴婦詩卷袖拳裳手持帚挂向陰空便搖手其形可想見也俊民澤州人而所詠如此可見北省亦有此俗不獨江南為然矣又其序云所以使民免乾澇之患則不獨祈晴又以

之祈雨

假面

假面蓋起於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以逐鬼後漢書禮儀志大雉之儀以木而獸為雉其濫觴也至如高齊蘭陵王長恭潔白類婦人乃着假面與周師戰於金塘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蘭陵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又齊神武圍玉壁城中出鐵面拒守神武命元盜射之皆中其目宋狄青每戰帶鐵面具此假面之見於史傳者則以鐵為之軍旅所用也老學庵筆記政和中敕桂府進面具桂帥進一具少之及開視則一副共八百餘件老少妍醜無一相似此則後世俳優之假面耳

咳餘叢考

卷五

十

本草

醫家本草歷代所增各自為書今合而為一非古本也唐書方伎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至齊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尙無文字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仲景華陀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乃始於後漢至唐初尙有其本方伎傳又云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華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為說故陶宏景合而錄之謂之別錄是宏景所輯者名曰別錄也于志寧李勣等修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謂宏景以神農經及諸家別錄註之江南偏方不能周知藥石其謬誤

至四百餘種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太宗曰  
本草別錄何為而二是志寧等所修本草與別錄何為  
二書也陳藏器所著則又名本草拾遺謂人肉能治羸  
疾故民間有割股之事今本草內有人肉是藏器所增  
也宋以後則合諸書并為一部而總名之曰本草明李  
時珍又著本草綱目一書益詳備矣按時珍傳醫家本  
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所增亦如之  
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  
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至  
時珍著本草綱目又增三百七十四種

水晶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鐵圍山叢談記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以木匣  
進數百匣郎瑛引之謂格古要論及劉貢父所云多年  
老冰為水晶者誤也又引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及  
寶貨辨疑有烏水晶以為非冰之証按今水晶出於閩  
之漳州其用遍天下無人不知而瑛乃多引書傳以証  
其為石中所產可見嘉靖中此物猶未盛行也又夷堅  
志水精出信州靈山下惟以大為貴今信州並不產此  
而漳州所產白者最多又有茶色者曰茶晶墨色者曰  
墨晶又有淺紫者深紫者而尤以綠色為貴皆生於山  
中初不水產也土人云山中產晶則其地先有氣如烟  
尋而掘之往往得晶其產亦無常處有產晶久而掘空

者有素不產而忽生者別有一種髮晶晶中有髮縷縷  
可數或以為髮落水中遇冰結成然漳州水晶生於山  
並非有水衝激而成也

琉璃

俗所用琉璃皆消融石汁及鉛錫和以藥而成其來自  
西洋者較厚而白中國所製則脆薄而色微青按漢書  
西域傳罽賓有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國出青黃黑  
白赤紅縹紺紫綠十種琉璃呂藍衍以為此蓋自然之  
物非藥石所為者然穆天子傳天子西征有采石之山  
取以鑄器則鍊石為琉璃自古已然王充論衡陽燧之  
取火也五月丙午日中時消鍊五石以為器仰以向日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則火至蓋卽琉璃也又魏太武時有大月氏國人至京  
師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  
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此亦鑄石  
為之之証余在粵東有西洋人能在中國製琉璃試之  
亦採石鎔汁并鉛和藥而成並非藍衍所云自然之物  
也

料絲

料絲燈見李西涯詩而詩用綠絲字郎瑛謂誤也料絲  
出于滇南以金齒衛者為勝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為  
屑煮腐如粉必市天花菜點之方凝然後取以為絲極  
品瑩可愛蓋以煮料成絲故名料絲耳王文恪海月卷

觀燈詩有新樣驚看山河天機文斷水微波等句蓋亦詠料絲者則此物前明時僅出於滇也韻石齋筆談亦謂絲燈始於雲南有丹陽人潘鳳者隨楊文襄公至滇得其法歸而煉石成絲於是丹陽之料絲燈達於海內而鳳實造燈鼻祖云則內地之有此燈實始於鳳然元人馬祖常有琉璃簾詩云萬縷橫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晶宮琉璃安可作簾且詩云萬縷必非方塊琉璃蓋卽是今之料絲耳然則料絲在元時已有之今之爲料絲者不必用瑪瑙等石但以糯米和藥煮耳其色亦復不減查初白料絲燈詩還與石湖添記事詩家新賦料絲燈自註范石湖上元詩中所載燈名甚多獨不及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此品則初白未知南宋以前本尙未有此物也

金魚

山海經睢水有文魚郭註云有斑采也王褒九懷篇文魚兮上瀨是文魚古原有之然六朝以來未見有形之賦詠者則其種尙少戴埴鼠璞云東坡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解此語及俸杭州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是此魚始於錢塘惟六和塔有之今南渡後王公貴人園池相望參養之法出焉又岳珂程史云都中有參魚者能變魚以金鯽爲上鯽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養之飼以小紅蟲初白如銀頂漸黃久而金矣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礫若漆曰玳

瑁者尤可觀據此二說則金魚在北宋時尙少祇六和塔寺有之南渡後始盛今則遍天下矣

京師炒栗

今京師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說汴京李和燂栗名聞四方紹興中陳長卿及錢愷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燂栗十枚來獻自白曰汴京李和兒也揮涕而去蓋金破汴後流轉於燕仍以燂栗世其業耳然則今京師炒栗是其遺法耶

窖菜唐花

蔬菜花卉可以人力培護令非時而預出者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火待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溫氣而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悉奏罷又後漢書鄧太后詔凡供薦新味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悉宜罷之通鑑唐易州司馬陳元琦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太宗惡其誦免官此今之所謂窖菜也周密記馬勝藝花凡花之早放者名堂花其法以紙糊密室鑿地作坎編竹置花其上糞以牛溲琉磺盡培溉之法然後寬沸湯於坎中少俟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此今之所謂唐花也宋時名堂花今日唐恐堂字之訛王阮亭詩試燈風裏見唐花

西瓜始於五代或謂西瓜自元世祖時始入中國然元初方變已有食

西瓜詩所謂縷縷花衫粘唾碧痕痕丹血指膚紅者也  
夔係浙之淳安人是時浙中已有之則非元初入中國  
可知矣南宋末方回亦有秋熱詩云西瓜足解渴割裂  
青瑤膚又文信國吟嘯集有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斫  
破蒼玉瓶陸微山菽園雜記云金時王子可南雲詠西  
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則金時已有  
之矣按歐陽公五代史四夷附錄胡嶠居契丹七年自  
上京東去四千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始食西  
瓜上人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  
中國東瓜而味甘是西瓜由嶠而翔見於塞外尚未入  
中國楊用修云余嘗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烟草

王阮亭引姚露旅書謂烟草一名淡巴菰出呂宋國能  
辟瘴氣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  
宋矣然唐詩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時已有服之者據王  
肱枕蚓卷瑣語謂烟草山岡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  
關外至以一馬易一筋崇禎中下令禁之民間私種者  
問徒利重法輕民冒禁如故尋下令犯者皆斬然不久

因軍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予兒時向不識烟爲何物  
崇禎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據此則烟草自崇禎時  
乃盛行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四

陽湖 趙翼 雲松

干支

顧寧人謂古人但以干支紀日其年月時則別有所紀按月令章句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乃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支支干相配以成六旬是干支本以紀日也爾雅紀年則有焉遂至昭陽十名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紀月則有陬茶畢聚阜涂之類周禮若族氏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註曰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茶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一

降王逸註攝提格歲在寅也孟陬正月也庚寅日也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許氏說文後序永元困頓之年孟陬月朔日甲子可見古人以攝提等紀歲陬等紀月甲子等紀日劉恕通鑑外紀序謂甲子紀歲自王莽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又云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自此以後無不以甲子紀歲矣然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兩三為一行於十二辰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孽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茹於卯振美於辰己盛於巳罍布於午昧變於未申堅於申雷熟於酉畢入於戌該闔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

豐懌於戊理紀於己欽更於庚悉新於辛懷妊於壬陳揆於癸是干支之義本貫於十二月又不特以紀日也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則又分配於十二分野矣子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越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律歷志又有太歲在子太歲在丑之文按爾雅釋天歲名篇太歲在甲曰闕逢乙曰旃蒙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則雖有闕逢等名而曰在甲在乙是亦未嘗不以紀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加己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此皆在新莽以前則不得謂自莽始也蓋干支之義所該者廣甲子與攝提格之類字雖異而義本同古人惟恐年月日時易混故分別紀之後世趨於便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二

易故年月時概以甲子紀其實一也且三代以來及周秦之書除楚詞呂覽數語外亦未見有以攝提格等紀歲陬涂等紀月者則古人亦早以其煩重而不盡用矣至吳孫皓國山碑文并以重光大淵獻紀日則又失之文文山吟嘯集有異人詩其題云歲祝黎單闕月赤奮若日焉遂涒灘則反以古人紀歲者來紀月日此又陶詩甲子紀年之義未可議其誤也元史康里脫脫傳時仁宗以皇子在都武宗未至術者推算兩命曰重光大荒落者有災旃蒙作醜者久長重光者武宗年幹旃蒙者仁宗年幹也此又或史家用古名以入文字非元時尚以此紀歲也

干支配五行

以干支配五行雖屬術家之學然其理甚微蓋古人通乎陰陽之故故以十干位五行之正而其中又有流行消息之理如日月疾徐有氣盈朔虛之不同故又制十二支以通其變此即河洛之精理也後世惟術家用之學者遂不復措意抑知三代以來如管子春以甲乙之日發政夏以丙丁之日發政國語晉文公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舅犯日十二年必得此土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左傳申叔儀乞糴登山呼庚癸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也月令其日甲乙其日丙丁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久以之協時令而參陰陽蓋

咳餘叢考

卷三四

三

非以干支配五行乃干支從五行出耳

二十四節氣名

二十四節氣名其全見於淮南子天文篇及漢書歷志三代以上堯典但有二分二至其餘多不經見惟汲冢周書時訓解始有二十四節名其序云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順天時作時訓解則其名蓋定於周公今按國語楚范無字曰處暑之既至韋昭註七月節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語可見皆周制也然大戴禮夏小正已有啓蟄雨水等名目則夏時已有之第三代以上驚蟄在雨水前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註夏正建寅之月鄭康成月令註亦曰夏小正正月啓蟄

漢初亦以驚蟄為正月是漢初驚蟄猶在雨水前其後改雨水在正月驚蟄在二月者邢昺疏謂始於劉歆作三統歷然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則漢武時已改顧寧人謂起於四分歷當是也至如管子云春十二地氣發十二小卯十二天氣下十二義氣至十二清明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夏十二小卯十二絕氣下十二中卯十二中絕十二大暑十二中暑十二小暑其紀候俱以十二為節又小暑轉在大暑之後皆不可解房元齡云此但齊國所行不及天下也

按漢已改雨水在驚蟄之前而新舊唐書又先驚蟄後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驚蟄在後此不知何故

咳餘叢考

卷三四

四

豈唐又改從古法至宋而定今制耶又漢書歷志先穀雨後清明新舊唐書則皆先清明後穀雨宋史亦同

太歲大將軍

術家有太歲大將軍之說動土者必避其方按漢書天文志在寅為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又何奴傳單于來朝舍之太歲厭勝所在又王充移徙法云抵太歲因負太歲亦因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世俗起土興工凡歲月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如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則月食於巳子寅之地與功則酉巳之家見食必須作厭勝之法懸

五行之物如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食東家東家懸炭

是太歲避忌之法漢已有之其大將軍之稱歐陽公集

古錄載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

家前史所未嘗見周密以為即張安所謂歲後二辰為

太陰者也漢書魏傳奉上年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孟康謂是年元帝

也如丙子歲則抱朴子有謂皇太陰將軍之稱術家蓋本此

按漢書王莽號其將軍曰歲宿則以太歲為大將軍并

起於新莽矣按集古錄所謂大將軍係歲後二

辰今術家則即以太歲為大將軍

一日十二時始於漢

古時本無一日十二時之分左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

故有十時是言一日只十時也其見於史傳者記日之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五

早晚則曰平旦曰日中日日之夕又如史記天官書旦  
至食食至日昃之類記夜之早晚則曰夜半日夜未央  
日夜向晨又如漢書廣陵王胥傳雞唱時昌邑王傳夜  
漏未盡一刻之類無所謂子丑寅卯之十二時也况古  
人尚以甲乙丙丁戊分夜之五更謂之五夜若其時已  
有甲子乙丑紀時又何得以甲乙紀夜乎又淮南子曰  
出暘谷為晨明登扶桑為朏明至曲阿為旦明至曾泉  
為蚤食至桑野為晏食至衡陽為隅中至昆吾為正中  
至鳥次為小還至悲谷為備時至女紀為大還至虞淵  
為高春至連石為下春至悲泉為懸車至虞淵為黃昏  
至蒙谷為定昏是古時一日夜尚分十五時且其所分

之候書多而夜少其以一日分十二時而以干支為紀

蓋自太初改正朔之後歷家之術益精故定此法如五

行志曰加辰巳之類皆漢法也杜預註左傳卜楚邱十

時之語則曰夜半曰雞鳴曰平旦曰日出曰食時曰隅

中日日中日日昃曰哺時日日入曰黃昏日人定是雖

不立十二支之目亦已分十二時而非十時矣蓋歷家

記載已用十二支而民俗猶以夜半雞鳴等為候也

十二相屬

曾三異同話錄云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丑其屬體皆有

虧如鼠無膽雞無腎馬無角牛無齒兔無唇之類惟三

物配附不合洪蕘陽谷漫錄云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

辰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猪十二相屬前輩

未有明其所以取義者曩見家璩公選云子寅辰午申

戌俱陽故以相屬之奇數為名鼠虎龍猴狗俱五指馬  
則單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為名  
牛羊雞猪俱四爪兔兩爪蛇兩舌也王鑿之論則曰二  
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惟子午卯酉  
則三宿而各有所象女士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  
猪壁水獺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昂日雞畢  
月鳥酉也犛火猴參水猴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  
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  
亢金龍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六

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郎瑛則謂地支在下各取物之足爪於陰陽上分之如子雖屬陽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四刻乃今日之陽鼠前足四爪後足五爪也丑屬陰牛蹄分寅屬陽虎五爪也卯屬陰兔缺唇且四爪也辰屬陽龍五爪也巳屬陰蛇舌分也午屬火馬蹄圓也未屬陰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雞四爪戌犬五爪亥豬分蹄寅為三陽之勝則暴虎性暴也申為三陰之勝則黠猴性黠也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雞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此陰陽交感之義也辰巳陽起而動作龍為盛蛇次之故龍蛇配焉戌亥陰斂而司寂

亥餘叢考

卷三十四

七

狗司夜豕鎮靜故狗猪配焉是數說者雖各有詮解然皆未免穿鑿惟蓋論稍優然朱子已嘗有此說而謂以二十八宿之象配之惟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為鳥屬應在南而反居酉又蚌之甚者然則蓋所引二十八宿配合之說亦未為的也王應麟亦引月令正義所云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者以為揆之十二辰之五行益不相合是則十二辰之說紛紛不定從未有推明其所以然者竊以為此本無甚意義古人但取以紀年月而已陸深春風堂隨筆謂本起於北俗此說較為得之唐書黠戛斯國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宋史吐蕃傳仁

宗遣劉渙使其國斲離魁使者勞問具道舊事亦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輟耕錄記邱處機奏元太祖疏云龍兒年三月日奏云云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亦載泰山有元碑二通一泰定鼠兒年一至正猴兒年此其明証也蓋北俗初無所謂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類分紀歲時浸尋流傳於中國遂相沿不廢耳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謂其俗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為下賽呼雞之聲為藥呼猪之聲為真盧呼牛為箇之類是也然則不特起於北俗沿於中國且通行於海南諸番矣

十二相屬起於後漢

亥餘叢考

卷三十四

八

十二相屬起於何時諸書皆無明文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注謂十二物未見從來又朱子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季通亦無以對今按金史黃久約母夢鼠銜珠而生久約歲實在子此見於金時者也夷堅志穆度以生於酉遂不食雞朱亦曲洧舊聞記崇寧中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請禁天下屠狗此見於宋時者也王文正公遺事記周世宗時張永德遇異人謂真主已出但觀其色紫黑而屬猪者當善遇之永德遇宋太祖英表與年歲悉合遂歸心焉及太祖即位寵厚無比董昌以讖有兔子上金牀之語謂已太歲在卯遂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即

位此見於五代時者也陶穀清異錄記唐內庫有十二時盤四周有物象如辰時則花草開皆戲龍轉巳則為蛇午則為馬傳至朱梁猶在侯鯖錄載陸長源以勳德為宣武軍司馬韓愈為巡宣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違長源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違之有此見於唐時者也北史後周宇文護之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獨孤隨傳隨好左道嘗事猶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此見於周隋者也晉書謝安夢乘桓溫輿行十六里遇白雞而止後病篤謂人曰白雞王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此見於晉書者也王子年拾遺記鄭康成夢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九

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悟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曰歲在龍蛇賢人嗟此見於後漢者也而其時蔡邕月令論謂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必家人所畜之物又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寅木其禽虎也戌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其禽豕也巳火其禽蛇也子亦水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又四諱篇云子之禽鼠卯之獸兔許慎說文亦云巳為蛇取象也管輅別傳亦云蛇者協辰巳之位是後漢時其說甚行更推之漢以前則未有言及者竊意此本起於

北俗至漢時呼韓邪款塞入居五原與齊民相雜遂流傳入中國耳王應麟以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為午馬之證季冬出土牛為丑牛之證此不過因一二偶合而附會之若古已有是則子鼠寅虎之類何以經書中絕不經見惟吳越春秋子胥為闔閭築大城因越在巳地故作蛇門而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倪以象龍角此則在漢之前然吳越春秋乃後漢趙長君所撰安知非出於長君之附會耶則十二相屬之起於後漢無疑也况西漢以前尙未用甲子紀歲安得有所謂子鼠丑牛耶至如左傳梓慎所云蛇乘龍則謂星也龍歲星木也木為青龍也蛇元武之宿虛危之星也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十

則與十二相屬無與

時憲書後列兩甲子

向來時憲書後止追列一甲子六十年近日吾鄉劉文定公奏請再列一甲子以便檢閱遂著為例按此本宋初故事也春明退朝錄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歷日六十甲子外請更畱二十年太宗謂支干相承雖止六十然不命之外御從一歲起首年老耆並不見當年數宜存兩甲子使期頤之人猶見本生年號飭司天監議行之是宋時原列兩甲子王棠云近代只列一甲子不知何時更定

子平推命

吳青壇讀書質疑云子平星命之術起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宋有徐子平者精其法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子平或又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等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云云按韓昌黎誌李虛中謂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十一

非一州後一年當得大郡北史孫紹善推祿命偶赴朝與百官侍於掖門外私謂辛雄曰此中諸人皆當死盡惟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役百官皆為爾朱氏所害又魏寧善推命北齊武成帝以己生年月日托為他人者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果崩隋書仁壽初袁充上言皇帝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運轉相符文帝大悅此皆在李虛中之前則非起於虛中可知也史記有日者傳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賄命祿而知骨體是漢時已有此法呂才謂始於司馬季主理或然也鄭康成釋天命之謂性已有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語釋我辰安在又謂六物之吉凶

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則干支占命其來久矣

葬術

世傳葬術起於郭璞按晉書璞葬母於暨陽去水百步人以近水規之璞曰當即為陸已而沙果漲數十里又嘗為人葬地元帝微服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璞云此葬龍耳當致天子來問帝心甚奇之又南史張裕傳璞為裕會祖澄卜葬其父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葬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子孫遂昌璞之術信神矣然謂葬術起於璞則非也周禮疏已有堪輿出自黃帝之語史記日者傳亦有堪輿家曰不吉之語漢書藝文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十一

志有堪輿金匱書十四卷師古述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又有宮室地形二十卷後漢書王景傳景參記眾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作大衍元基一書又表安傳安父歿初卜葬地道逢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為上公從之後果累世貴盛又郭鎮傳廷尉吳雄不拘禁忌喪母擇人所不封土趣辦葬事人言當族滅而雄子孫世為廷尉日人所不封土則術家所不用者也王充論衡譏日篇謂葬術忌九空地留宋書符瑞志孫堅之祖名鍾有三少年指以地曰此山下可作塚葬之當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許願見我去即可葬也鍾三十餘步即反顧三人並乘白鶴而去鍾死即葬

其地後子孫遂王江東晉書羊祜葬親遇術者云墓當出天子祜惡之遂掘損其墓術者云尚可出折臂三公後祜墮車折臂果至三公此事亦在璞前然則葬術非起於璞蓋漢以來已有之漢以上則不經見王充所謂春秋之時葬埋未聞有所諱也南史梁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蠟鵝及諸物理於墓側則是時并有忌長房次房之說矣隋書獨孤后崩文帝命蕭吉擇地及將葬帝欲自臨吉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宜臨喪此又後世送喪者有避忌之說也王禕青巖叢錄謂堪輿家之說本於郭璞葬書後人增以謬妄之說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七

蔡元定嘗去其十之二而朱子亦尊信之以為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為驗後世為其術者分為二宗一日屋宅之法始於閩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為說生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一日江西之法肇於贛州楊筠松曾文迪賴大有謝子逸輩其為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二家之說俱盛行而韻說較優

測字

少時見一拆字者一人踉蹌來問其父之病隨手拈得一字術者曰一者生字之盡死字之初也汝父殆不起

矣問汝父生年云何其子曰丁丑生屬牛術者曰然則爾父不死牛加一畫則生字矣其驗否不可知然思致自佳按此術不知起於何時後漢書公孫述夢有人告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為期述以為公孫當貴之兆遂稱帝蔡茂傳茂夢坐大鞍上有三禾茂取之得其中穗又失郭賀曰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也此後世測字之權輿然未有專以此為術者近見王棠知新錄引宋謝石以拆字擅名然此術實不自謝石始北夢瑣言玉局觀老道士崔無叢有算術楊德輝欲赴妖人李嵩舉事以叩崔令畫地作字德輝書北千二字崔以千插入北字內曰去即乖角楊遂不赴則此術唐末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七

已有之宋時則謂之相字謝石事見寓簡及夷堅志石字潤夫宣和間人善相字求相者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休咎無不奇中徽宗聞之因書一朝字使中貴持往試之潤夫見字即曰此非觀察所書也據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人乎中貴大驚馳奏召至宮賞之石又為錢元素相一請字以下其得官曰其監察御史乎請字言責未全也已而果然宋碑史建炎間車駕初至杭州有周生善相字執政者偶書一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拆其字石一點配木上即為元尤未幾果聞元尤南侵又秦檜趙鼎方不協各欲引退皆密書一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

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其兆固矣果驗張九萬以拆字著名秦檜召之至偶持一扇柄就地一畫問之九萬曰相公當加官爵檜曰我丞相爵國公更何加九萬曰土上一畫非王而何其後果封申王此皆術之見於記載者

### 回夢

黃帝夢大風而得風后夢人執弩驅羊而得力牧此夢兆之徵於人事者其後遂有占夢之術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旃夢三曰咸陽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箭夢商人所作咸陽者言夢之皆得周人

### 陔餘叢考

#### 卷三

#### 五

作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毛詩亦有訊之占夢之語左傳城濮之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臨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鄢陵之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果射楚其王中目錡亦為養由基射死此占夢之最驗者也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卷廿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為首其說曰雜占者記百家之象候善惡之徵衆占非一而占夢為大可見古人

以夢為重後漢書梁王暢傳王數有惡夢從官卜忌善占夢王數使卜筮是東漢時尙有占夢之人乃後世無復以此為業者耶瑛謂自樂廣因想之說興而夢之理明矣其理明則不必占也然秦再思洛中紀異錄唐高祖初起兵夢身死床下為羣蛆所食心甚惡之智滿禪師賀曰死是斃墜床是下羣蛆所食是億兆所附乃陛下為萬民所附也後帝登極以太原舊田宅賜師為興儀寺寺內有圓夢堂周密浩然齋視聽抄引南唐近事馮煥舉進士時有徐文友能圓其夢又洪景盧夷堅志新城士人黃開赴秋舉所夢于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兩朵黃花奕奕香後登第銓桂陽主簿

### 陔餘叢考

#### 卷三

#### 五

卒有圓夢者追釋神旨所謂兩朵黃花奕奕開者華而不實之意也又有梅溪子者姓宇文氏精于太乙數且善圓夢以術授樂平人汪經近世圓夢之術蓋本諸此

### 佛

佛教入中國始於後漢明帝按衛宏漢紀帝夢見金人頂有日月光以詢朝臣傳教對西方聖人其名曰佛漢書云浮屠者佛也佛者漢言覺也特以覺覺覺生也於是上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之像並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以來此為中國有佛之始然許觀東齋紀事謂明帝以前已有之而引劉向列仙傳序得仙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于佛經則西漢時已有佛經矣翻譯名



義集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  
 化人者也魚豢魏略西域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  
 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隋經籍志亦  
 云景盧傳志是皆西漢時也羅璧識遺引列子仲尼篇曰  
 西方之人有聖者焉則列禦寇在戰國時已知有佛也  
 論衡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  
 殿震夜恆星不見太史蘇繇占西方聖人生金履祥因  
 之修入通鑑前編則又西周時已知西方有聖人矣故  
 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湮沒其說必有所  
 據論衡作昭王二十四年蓋西東周時雖知有西方異人而其  
 像其教固未入中國自漢武時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

咳餘叢考

卷三

七

祭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又漢武故事比邪王殺休屠  
 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  
 羊惟燒香禮拜帝命依其國俗祀之于是中國始有佛  
 祀然其時天子未之信臣民亦少有習其術者及明帝  
 遣使求經而楚王英即信其術圖其形像齋戒禱祀於  
 是臣下始有奉佛之事而天子尚未躬自奉佛也桓帝  
 於宮中立浮屠之祠後漢書張衡傳云開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然於  
 是上及宮禁矣後漢書西域傳論謂佛道神化興自身  
 赤而二漢方志莫有述者張騫但云地多暑熱班勇雖  
 列其奉浮屠而精文善法未傳豈道閉往運數開叔葉  
 乎則佛法侯時而興蓋亦有數焉至雕刻佛像李綽尚

書故實謂自戴顓始顓嘗刻一佛像自隱帳中聽人滅  
 否隨而改之如是十年厥功方就其創立寺宇古今原  
 始謂自趙石虎時始漢魏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  
 虎敬事佛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廟云石虎時王度疏言漢魏  
 皆不出家今宜禁趙人為沙門者虎曰朕生白髮部享祀應從本俗其後趙百姓崇  
 事佛者雖之其後姚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大營給寺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家  
 而然後漢書陶謙傳窄融大起浮屠寺上界金盤下為  
 重樓堂閣周迴可容三千許人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招  
 致旁郡好佛者五千餘戶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  
 路凡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亦見吳志劉繇傳則後漢  
 之末佛像佛寺已極莊嚴不自戴顓及石虎始也南史戴  
 云自漢世始有佛像形製未工願特精其事宋子鑄文六金身於瓦官寺成後  
 而後工人不能改迎顯視之願曰非面我乃磨磨肥耳及滅將果相稱其此則佛

咳餘叢考

卷三

六

惟聽中國人出家為浮屠前代無明文按晉明帝  
 時聽民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為尼此則中  
 土人為僧尼之見于史者也佛姨母羅星稱欲出家如求不許謂阿  
 行不得久住晉如秀生稻田善殺復敗又言我之正法下載與盛以度女人故至五  
 百歲而漸衰微王阮亭引之以為比尼尼之始然此乃彼國中人而非中國人為尼  
 之隋志又謂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蓋其  
 時民間已私有此風而其後遂著為令甲耳七修類稿  
 又謂俗以四月八日為釋迦生辰誤也周建子當以夏  
 正為二月八日矣

佛經字數  
 妙法蓮花經六萬九千五百五言維摩詰經三萬七千  
 九十二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五千二百八十七言佛

頂尊勝陀羅尼經三千二十言阿彌陀經一千八百言  
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六千九百九十言實相法密經  
三千一百五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二百五十八言此  
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見  
白香山所作蘇州重元寺法華院石壁經碑記謂三乘  
之要旨備於此矣

諫佛骨表有所本

昌黎諫佛骨表專以自古人君事佛不事佛享國久暫  
為言按此亦有所本店書傳奕上疏詆浮屠法謂五帝  
三王未有佛君明臣良年祚長久漢明帝始立佛祠然  
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人髡髮至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五

石苻乃弛厥禁而政虐祚短梁武齊襄尤足為戒云云  
又姚崇戒子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  
而興祚不延國亦隨滅梁武身為寺奴胡太后以六官  
入道皆亡國珍家近孝和皇帝發使曠生太平公主武  
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為天下笑五帝三王未有  
佛法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豈抄經鑄像力耶此  
二事又昌黎表所本也

觀音像

胡應麟筆叢王弁洲觀音本紀皆謂古時觀世音無婦  
人像而歷引法苑珠林太平廣記諸書以証之晉義熙  
十一年梁州刺史楊收敬以罪下吏其友郭宣及父處

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經十日夜夢一菩薩慰以大命  
無憂俄而枷鎖自脫張興妻繫獄晝夜念觀音經一沙  
門蹴之曰起起俄而枷脫然戶閉無由出又夢向沙門  
曰門已開矣果得出王球在獄念觀音經夢一沙門以  
一卷經與之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  
皆斷脫畢覽隨慕容垂北征陷敵入深山失路念觀音  
經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遂至家沙門法義得  
病念觀音經夢一道人為剝出腸胃洗畢還納之遂愈  
又一仕宦妻為神攝去因作觀音像虔奉之夢一僧救  
之得蘇據此數事當時夢見者或沙門或道人明乎其  
非婦人像也王胡二說固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南宋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五

甄龍友題觀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洪景盧夷堅志董性之母素持觀音普門  
品經忽病死其魂呼救苦觀世音恍若有婦人瓔珞被  
體相好端嚴以右手把其臂擊之偕行遂瘳許洄妻孫  
氏臨產危苦萬狀默禱觀世音恍惚見白鬘婦人抱一  
金色木龍與之遂生男又壽涯禪師咏魚籃觀音詞有  
窈窕丰姿都沒資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夷堅志徐  
熙載母程氏虔奉觀音熙載舟行將覆呼菩薩名得免  
既歸母笑曰夜夢一婦人抱汝歸果不妄則觀音之為  
女像宋元間已然不特此也北史齊武帝酒色過度  
病發白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成一美婦人食頃

變為觀世音徐之才療之而愈由美婦人而漸變為觀世音則觀音之為女像可知又南史陳後主皇后沈氏陳亡後入隋隋亡後過江至毘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皇后為尼不以他名而以觀音為名則觀音之為女像益可知此皆見於正史者則六朝時觀音已作女像王胡二公尙未深考也又今世所持誦高王觀世音經亦見北史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又有人負罪當死誦經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甚行號曰高王觀世音經此經本景裕為高歡開府屬時所譯者也

天王堂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三

僧寺多有名天王堂者按談藪記唐天寶間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矣後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敕諸道立像即瑛謂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也又括異志宋建炎中敵將屠秀州天王現於城上大若數間屋遂懼而引去因建天王樓於城西北隅

西王母

世以西王母為女仙之宗出列子及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山海經有西王母緜兒戴勝之語因而漢武外傳遞相附會遂有七夕

會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之事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漢武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爾雅傳又作王母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為女王也七修類藻亦云猶之國名女真人姓胡母未可謂女真國胡母姓之皆女人也蓋山海經及汲冢書皆因爾雅西王母三字遂造為穆王西巡之事竟成典故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視西王母鬻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則用之於詞賦矣史記造父御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則并入之史冊矣後人又附會作穆天子傳有白雲在天之謠則更創傳奇體矣哀帝時民間相傳西王母行籌經歷郡國西入關

陔餘叢考

卷三十四

三

至京師會聚祠西王母則且盛于祠祭矣晉書張軌傳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之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於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鑲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又沮渠蒙遜襲卑和至鹽池祀西王母寺中中有元石神圖因命張穆作賦則并處處有祠廟矣然史記條枝國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後漢書大秦國傳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于日所入也北史大秦國有西王母山玉為堂室終皆惆恍之詞也

王子晉

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簫作鳳鳴遇道士浮邱公

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七月七日乘白鶴於緱山舉手謝時人而去按國語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水闕王欲壅之太子晉諫常昭註晉蚤卒不立則仙去之說並無明文

### 安期生浮邱伯

世以安期生浮邱伯皆爲列仙之徒史記封禪書樂大云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又郭璞詩左攜浮邱袂右拍洪崖肩是也然安期生實學黃老之術者史記樂毅傳河上丈人以黃老教安期生數傳至蓋公爲曹相國師教相國以清淨爲治而齊國大治蒯通傳安其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授以官安其生不受而

### 陔餘叢考

#### 卷三十四

三

去則安期蓋隱君子也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呂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又遣子郢與申公從之俱卒業則浮邱伯實儒者也

### 容成御女

道家別有一種採補之術本于容成公漢書藝文志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後漢方術傳冷壽光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劉向列仙傳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于周穆王善輔導之事取精於元牝其要谷神不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又漢武故事上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女仙也霍去病微時數禱于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及病篤上令再禱神君曰霍

將軍精氣少壽命勿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今不可救也遂薨上嘗請其術行之有效蓋卽容成術而又從女施之于男者

### 八仙

世俗相傳有所謂八仙者曰漢鍾離張果老韓湘子鐵拐李曹國舅呂洞賓又女仙二人藍采和何仙姑按太平廣記神仙通鑑等書臚列仙蹟纖悉不遺並無所謂八仙者胡應麟謂大概起于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因而展轉附會成此名目云今戲有八仙慶壽尙是元人舊本則八仙之說之出于元人當不誣也其中亦有數人見于

### 陔餘叢考

#### 卷三十四

三

正史者其餘雜見於稗官小說多荒幻不足憑姑摘錄以質之有識者張果見舊唐書開元二十二年徵恒州張果先生授銀青光祿大夫號通元先生鍾離權見宋史陳搏傳陳堯咨謁搏有鬚髻道人先在坐堯咨私問搏搏曰鍾離子也又王老志傳有丐者自言鍾離先生以丹授老志服之而狂遂棄妻子去呂洞賓亦見陳搏傳謂關西逸人有劍術年百餘歲步履輕捷頃刻數百里數來搏齋中此三人者皆見於正史尙或可信韓湘子者相傳韓昌黎之從孫卽韓詩左遷藍關示姪孫湘者也然公詩中絕不言其有道術而西陽雜俎青瑣高議等書轉以此詩附會謂湘能爲頃刻花公未謫前湘

先有秦嶺藍關一聯現於花上公至藍關而湘適至故  
 公足成之云按唐宰相世系表湘乃老成之子昌黎有贈  
姪老成詩  
 登長慶三年進士官大理丞初不言其有異術惟昌黎  
 有徐州贈族姪一首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  
 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曰族姪則非姪孫也探妙知天工  
 蓋不過如星士之類能推人貴賤故下又云期我語非  
 佞當為佐時雍也而湘則隨昌黎至嶺南昌黎有宿會江口  
示湘詩會江即嶺  
州增城并非如徐州族姪之能知天工也而轉以藍田詩  
 附會之其為荒幻更不待辨矣鐵拐李史傳並無其人  
 惟宋史陳從信傳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  
 甚謹冀傳其術竟無所得又魏漢津傳自言師事唐人

陔餘叢考

卷三十五

五

李八百授以丹鼎之術則宋時本有李八百者在人耳  
 目間然不言其跛而鐵拐也胡應麟乃以神仙通鑑所  
 謂劉跛子者當之然劉李各姓又未可強附續通考又  
 謂隋時人名洪水小字拐兒亦不言所出何書則益無  
 稽之談也曹國舅相傳為宋曹太后之弟按宋史慈聖  
 光祿太后弟曹佾年七十二而卒未嘗有成仙之事此  
 外又別無國戚而學仙者則亦傳聞之妄也道山清話  
 記晏殊乃仙人曹八百托生所謂曹八百者豈即其人  
 耶然又非國戚也何仙姑者劉貢父詩話謂永州人續  
 通考則謂廣東增城人會達臣獨醒雜志謂宋仁宗時  
 人續通考則又謂唐武后時人傳聞之說已多岐互至

藍采和者太平廣記謂常衣破藍衫一足靴一足跣夏  
 則絮冬則卧於雪嘗入市持大拍板唱言踏歌踏歌藍  
 采和世界能幾何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  
 元道山因以入詩有自驚白鬢先潘岳人笑藍衫似采  
 和之句又題藍采和像云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為  
 百錢忙幾時逢着藍衫老同向春風舞一場是藍采和  
 乃男子也今戲本又硬差作女粧尤可笑  
 世所傳鍾離權故事宣和畫譜有一則夷堅志潛確  
 類書丹鉛錄各一則

張果故事明皇雜錄獨醒志類書各一則

李鐵拐惟續通考及類書各一則其他書不經見

陔餘叢考

卷三十五

五

韓湘子故事青瑣集酉陽雜俎仙傳拾遺各一則  
 呂洞賓故事最多施肩吾有鍾呂傳道記雅言雜載  
 青瑣集談苑獨醒志輟耕錄摭遺古今詩話貢父詩  
 話東坡詩話西溪叢語竹坡詩話庚溪詩話鶴林玉  
 露各有一二則夷堅所載更有八則其散見於說部  
 書者尚多或輯為呂仙外史亦可觀也  
 曹國舅惟續通考類書各一則  
 藍采和故事太平廣記續仙傳各一則龍寰江南野  
 錄載陳綉學仙嘗醉歌有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  
 之句則又以為陳綉歌也  
 何仙姑故事貢父詩話續通考獨醒志各一則

張真人

秦漢以來但有方士為神仙之說無所謂道家者以老  
聃為道教之祖張陵為大宗則始于北魏寇謙之而唐  
時乃盛行至信州龍虎山張氏世襲封號則又自宋始  
也按三國志注及邵氏見聞錄張陵漢順帝時人入蜀  
居鶴鳴山中造符書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  
相授自號師君其眾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朝廷不能  
討就拜魯為漢寧太守此張陵之始末見于傳記者也  
胡氏筆叢及續通考又引道書謂陵乃留侯八世孫生  
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後隱于廣信龍虎山章帝和帝  
累召不起久之遍遊名山至興安雲錦洞鍊丹三年青

咳餘叢考

卷三四

三

龍白虎繞其上丹成餌之年六十而貌益少又得秘書  
通神變化驅除妖鬼既而入蜀居鶴鳴山老君授以秘  
籙遂領弟子趙昇王長來雲臺復煉大丹餌之漢永壽  
二年功成道著乃以九月九日將諸品秘籙斬邪二劍  
玉冊玉印授其子衡而自與夫人雍氏白日昇天時年  
百二十三歲其四代孫盛復來居龍虎山云按通考所  
述雖頗誕幻然張陵之後遷于龍虎山其流派大抵如  
此通鑑亦云張魯子自漢川徙居信州龍虎山也然魏  
晉以來但私相傳授而未尊于朝廷世說註卻憶與弟  
翼奉天師道此人間奉道教之始也至北魏嵩山道士  
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張陵為天師授以雲中音

誦新科之戒服食導引口訣之法又遇老子元孫李譜  
授以圖籙真經劾召鬼神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  
之法使佐北方太平真君乃奉其書獻于魏明帝朝野  
多未之信獨崔浩深信之勸魏主崇奉乃迎致謙之弟  
子起天師道場于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厨會數千  
人此朝廷崇道教之始也邱瓊山謂雲中科戒即後世  
齋醮科儀所由起服氣導引即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  
圖籙真經即後世符咒攝召之術所由起銷鍊金丹即  
後世烹鍊丹藥所由起然是時雖發于寇謙之而謙之  
自云繼張陵為天師又太平廣記梁武初未知道教因  
陶貞白詣張天師道裕乃為立元壇三百所而通考亦

咳餘叢考

卷三四

三

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真教冊贈天師為  
太師可見六朝以來早有天師之稱矣天寶中既令其  
子孫嗣真教當已世襲但其封號字名史不經見通考  
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王  
欽若為奏立授錄院及上清觀勸其租稅自是凡嗣世  
者皆賜號邱瓊山謂此張氏賜號之始然無階品徽宗  
崇寧二年賜張繼先亦僅號虛靜先生續通考繼先上入宮  
請祀續先以弱求書繼  
先以經書之各製其意中舉一稱弱首書曰保額國祚與天長存則上所御弱  
也上奇之命補兩輒應命人犯法欽宗文名之至泗州天慶觀作頌曰西山下紅日  
猶雨落清澗書絕而化金人亦以是日陷汴京又其志張虛靜天師斬同州白蛇  
一事謂虛靜乃漢天師三十八孫平生不娶宗師將亂濟出城還鄉戶解復隱于巖  
嶺山天師傳派述絕今以族八稱厥後云正業知新錄云宋時有林太守者送張天  
師於獄中妻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天子謂人人尊信之而林獨能名其  
為賊其疏必有可觀惜已不傳不知當時如何施行也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乃賜張宗演靈

應冲和真人之號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張天師世家敘謂宋季有可大首元世祖密遣使問之可大謂使者曰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至元十二年果驗而可大已死乃名其子宗演崇奉之十五年又為建正乙祠於京師以其弟子張留孫居之嗣後張氏繼襲者屢有加號進秩至一品明太祖以張正常為真人去其舊稱天師之號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賜秩正二品按元時所封本號真人而明祖謂應改其天師之號蓋其時朝廷雖封曰真人而世尚稱為天師然則天師之稱直自六朝以來不替也

亥餘叢考

卷三十四

无

亥餘叢考卷三十五

陽湖 趙翼 耘菘

天地水三官

道家有所謂天地水三官者歸震川集有三官廟記云其說出於道家以天地水為三元能為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為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也是震川初未嘗考其由來耶瑛亦但謂天氣主生木為生候地氣主成金為成候水氣主化水為化候其用司于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則瑛亦未究其出自何處按通志有三元醮儀一卷但不題撰人姓氏宣和

亥餘叢考

卷三十五

畫譜有名畫周昉三官像圖及唐末范瓊孫位張素卿皆有之又東坡集中有水官詩乃大覺璉師以唐闍立本所畫水官贈老泉老泉作詩報之兼命坡公屬和者然老泉詩徒摹寫閻畫東坡亦第述立本之以畫名家而未著水官所自惟宋景濂跋揭文安侯斯所撰曲河三官祠記謂漢熹年間漢中張修為太平道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為尤甚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于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眾有疾者令其自首書名氏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葬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寔始于此云云此最為得寔但裴松之三國志注引

典略謂為太平道者乃張角為五斗米道者乃張修後漢書及司馬通鑑亦同景濂乃謂修為太平道魯為五斗米道不免小誤按松之所謂張修應是張衡即張魯父也典略誤耳然張衡等但有三官之稱而尚未謂之三元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為三元日則自元魏始魏書孝文帝以太皇太后喪詔令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是三元之名魏已有之蓋其時方尊信道士寇謙之三元之說蓋即謙之等襲取張衡三官之說而配以三首月為之節候耳册府元龜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勅曰道家三元誠有科戒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殺令河南尹李適之勾當總與贖取

該餘叢考

卷五

二

並令百姓是日停宰殺漁獵等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斷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正月勅三元日各斷屠三日宋史方伎傳苗守信精道術書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此又三元之名之原委也

東嶽天齊

舊唐書明皇封禪泰山加號天齊宋史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畢詔加號泰山為仁聖天齊王五年又加天齊仁聖帝元至元十八年詔加天齊大生仁聖帝天齊之名蓋本史記封禪書齊所以為齊當天齊也故假借用之

以為峻極于天之意然封禪書入神祠一日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二日地主祠泰山梁父則泰山與天齊各為一祠本不相涉况天齊云者謂當天之中如天之臍也今乃不顧其本義但取其字之可通而剽剽附會之蓋出于張說之舞文也

泰山治鬼

東嶽主發生乃世間相傳多治死者宜胡應麟之疑也然亦有所本老學菴筆記謂楊文公遊岱之魂一句出河東記韋齊休事然駱賓王代父老請封禪文云就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又在河東前矣是放翁以駱文為最先也其實後漢時已有此語後漢書烏桓傳其俗謂

該餘叢考

卷五

三

人死則神遊赤山如中國人死者魂歸岱山也又許曼傳曼少嘗疾病乃謁太山請命于寶搜神記胡母班死往見泰山府君為之致書於河伯此事亦見三國志註三國志管輅傳輅謂其弟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裴松之註三國引列異傳蔣濟子既死夢于其母曰兒今為泰山伍伯甚苦有誦士孫阿將死為泰山令乞豫屬之母以告濟濟往托焉未幾阿果死月餘濟夢兒來言阿為令使兒得轉錄事矣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古樂府齊度遊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



央忽然歸東岳是泰山治鬼之說漢魏間已盛行此又駱文所本而放翁未引之何也

顧寧人云夏平之際諸書出有泰山治鬼之說蓋起於西漢末又王僧孺致何焜書亦有還魂斗

極追氣泰山之語南史沈攸之傳沈僧昭少事天師能記人吉凶自云為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

著名北史段暉傳有童子與暉同學二年將去謂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救游學今將歸言終騰虛而去此又

皆唐以前泰山故事也宋稗記崔公誼補莫州任邱簿會地震公誼任滿已學家兩行夜宿忽有人叩戶云崔

主簿係合地動壓殺人已收魂到岱到家宜速崔自度必死乃送其孥歸壽陽明日遂卒夷堅志孫默石倪徐

陔餘叢考

卷五

四

楷相繼為泰山府君又呂辨老得一印文曰泰山府君之印王太守借觀之未幾王死王素有善政人以為必主岱岳也張廿三既死于幼贅壻陳助主其家事而斃其子已而張同一黃衣者向陳索命顧黃衣者使執之黃衣曰須先于泰山府君處下狀滕廸功妻趙氏殺其妾陳馨奴未幾趙死而失其首方捕治而陳現形捉其頭出示人曰我已訴岳帝得報此讐恐干連無辜故來明此事然則泰山治鬼世果有其事也

城陽王林陵尉

顧寧人謂六朝以前多祀城陽景王劉章及蔣子文之祀最盛按後漢書樊崇起兵軍中有巫鼓舞祠城陽景

王巫言景王大怒曰當作縣官何故作賊笑巫者輒病于是乃立劉盆子為帝又魏書城陽景王即漢朱虛侯

章以其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倣濟南尤盛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曹捺為濟南

相始禁之是城陽之祀于北方顯赫可知通鑑集覽蔣子文漢末秣陵尉逐賊至鍾山傷額而死吳先主時其

故吏遇之于途子文曰我當為此土地神又附巫語當大啟孫氏吳主乃為立廟封中都侯晉書載記苻堅入

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求助于鍾山蔣侯封以相國之號南史宋太子劬之逆南譙王義宣起兵至新亭劬以

輦迎蔣侯于宮內拜大司馬封鍾山郡王使南平王鑠陔餘叢考

卷五

五

造策文又宋書禮志明帝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齊書東昏侯信蔣侯神迎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云見神動輒敢並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國後又號為靈帝車服羽儀一如王者設鏡馬甲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云蔣侯出盪梁書曹景宗傳武帝因祈雨不應欲焚蔣帝廟俄而雨注帝遂到廟修謁陳書武帝即位幸鍾山祀蔣帝廟又永定三年久不雨帝幸鍾山祭蔣帝廟是日遂雨此蔣廟之顯赫于鍾山者也南史梁武起兵圍郢城時城中張元嗣等迎將侯于州廳祈福鈴鐺晝夜不絕使導從登陴巡行魏軍圍鍾離城中乞蔣帝扶助神報許既而無雨水頓

長遂挫敵後見廟中人馬脚盡濕此將廟之遍于州郡者也後魏任城王爲揚州刺史毀蔣子文之廟可見揚州亦有此廟寧人所謂六朝以來多祀此二神信不妄也然六朝時尙有伍子胥項羽二神亦香火最盛項羽神之祀寧人已敘及亦尙未備今更廣錄並伍子胥之祀亦著于後

按蔣廟明初爲山十廟中尙存其一永樂七年正月又進封爲忠烈武廟昭靈侯王然民間已無祀之者城陽縣王則併無有能知其姓名者矣

### 伍子胥神

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此子胥之祀之始也王充論衡吳王殺子胥煮之于釜乃以鴟夷棄投之江子胥志恨驅水爲濤以溺人故會稽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其祠後漢書張禹爲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吏白江有伍子胥神當祀之此兩漢之祀伍廟也吳志孫綝悔慢明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燒伍廟而世俗謂之慢神則其時廟祀之顯赫可知隋書高勣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神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勣乃嚴爲禁止則六朝以後伍廟顯赫又可知唐書狄仁傑使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惟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不廢今按六朝以前所祀之神俱已湮沒而子胥廟唐以後尙多崇祀豈以梁公所未毀遂得留耶抑神之靈尙不泯耶北夢瑣言閔王審知患海中石碣爲舟楫害夢吳安王即子胥許爲開導

乃遣劉山甫祭奠甫畢忽風雷勃興海中有黃物長千百丈奮躍攻擊三日既霽則石港已通暢乃名之曰甘棠港宋史馬亮知杭州會江濤大溢亮禱伍員祠明日潮却出橫沙數里是伍相之神久而益顯也元史大德三年又加封忠孝威惠顯聖王

### 項羽神

顧寧人日知錄謂六朝時吳興項羽神最爲顯赫而引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廳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又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祀以輓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于廳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云云以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爲當時憤王之威靈如此然不止此二事也南史蕭惠話傳吳興卞山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宮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遂于廳事安牀幕爲神座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輓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蕭惠明蒞任日孔季恭嘗爲此郡而未聞有災遂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相向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惠休從吳興太守徵爲僕射人謂惠休事項羽神甚謹故得美遷蕭猷爲吳興太守與項羽神交懽恒飲至一斛神亦有酒色有禱必驗後爲益州刺史值齊狗兒亂來攻城猷乃遙祝請救有田夫道逢數百騎至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是日遂破賊合此數事觀之憤王

之盛行于六朝益可信矣惟蕭琛至郡著履登廳事聞  
室中有叱咤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  
此廳何也因遷之于廟後竟無他則神亦有時因人而  
加然陳武帝永定二年至遣中書舍人韋鼎册之為帝  
其顯赫可想也按張鷟耳日記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  
仁傑檄告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繆假  
神器不可以力爭云云檄刊如律令遂除項羽廟及餘  
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在焉亦見沈佺期史又封氏聞見  
記亦謂狄公檄書責其喪失八于子弟而妄受牲牢之  
薦然則項羽神唐初前盛其以狄梁公檄除之後遂漸  
衰替耶然梁溪漫志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即項羽神靈  
陔餘叢考

卷五

八

衡嶽借兵

癸辛雜志有衡嶽借兵一條衡嶽之廟四門皆有侍郎  
神惟北門主兵朝廷每有兵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然其  
門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乃張子亮  
也張為湖南運判死于官丁卯戊辰間南北交兵朝廷  
降香神許啟門三寸臬使遂全門大啟旋以提告而廟  
旁數里居民皆被風災最後有聲若雷居民喜曰神歸

矣果遂帖息沈作詰寓簡亦云衡山南嶽廟國家每大  
出兵則遣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鐵礎視出兵之數凡  
出兵幾萬則啟門若干尺寸法甚嚴不得少差事畢又  
遣使告謝舉鐵礎塞門如故自廟焚之後礎亦莫知所  
在矣

關壯繆

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暫亦若有運數而不可意料  
者凡人之歿而為神大概初歿之數百年則靈著顯赫  
久則漸替獨關壯繆在三國六朝唐宋皆未有祀祀考  
之史志宋徽宗始封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  
高宗建炎二年加壯繆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

陔餘叢考

卷五

九

濟王祭於荆門當陽縣之廟獨醒志李若水初為大名府元城尉有  
村民持一書來云夢金甲神人告我到  
關大王廟側遺鐵冠道士以其書下李縣尉表堅志明  
格都統自立生祠於關王廟側是宋時關王廟亦已多元文宗天歷元年  
加封顯靈威勇武安英濟王元史世祖尊崇佛教  
用漢關壯繆為監壇明洪武中復  
侯原封萬歷二十二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進爵為帝  
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  
天尊關聖帝君又封夫人為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子  
平為竭忠王與為顯忠王周倉為威靈惠勇公賜以左  
丞相一員為宋陸秀夫右丞相一員為張世傑其道壇  
之三界敝魔元帥則以宋岳飛代其佛寺伽藍則以唐  
尉遲恭代劉若愚燕史云太監林朝所請也繼又崇為  
武廟與孔廟並祀 本朝順治九年加封忠義神武關

聖大帝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塞垣凡兒童婦女無有不

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

前而顯燦於後豈鬼神之衰旺亦有數耶表堅志若江張恒侯廟祀與初張魏

公且撫蜀中有死卒更生傳神語欲助順未幾金匱室元術連犯漢中皆敗夫魏公承制追封忠顯王則張桓侯之正封亦自宋始

又按宋牧仲筠廊偶筆載馮景所記解州斷碑一事

謂壯繆生辰世皆以為五月十三日不知乃其子平

生日也康熙十七年解州常平村人于昌者讀書塔

廟廟壯繆故居也書夢壯繆授以易碑二字驚悟適

見濬井者得巨碑數段昌合而讀之乃記壯繆之祖

考諱字生卒遂奔告州守王朱且朱且因據碑作記

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光二年庚寅生居

陔餘叢考 卷三五 十

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卒于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

六十八子諱教字道遠桓帝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

日生侯侯長娶胡氏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

日生子平云云然則侯之生以六月二十四日也亦

見吳青壇讀書質疑按東漢人尚無別號今既名審

字問之則石磐乃別號一可疑也名審則字問之名

教則字道遠皆取論語中庸之文其時中庸雜在禮

記中何以兩代名字恰用中庸論語二書二可疑也

壯繆尚有子曰興碑既載其兄何不載其弟三可疑

也壯繆歿後子孫在蜀解州故鄉尚屬魏晉此碑何

時何人所立並不附見四可疑也馮景所記其信然

耶否耶姑存之以備一說

漢壽亭侯

關壯繆斬顏良曹操表為漢壽亭侯見三國志先主即

位時勅進表列名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更可証

也宋書王鎮惡以平劉毅功封漢壽縣子沈林子亦封

漢壽縣伯南史蔡道恭梁天監中封漢壽縣伯又劉悛

以漢壽人邵榮典六世同居特表其門是漢壽本地名

後人誤以漢字屬上但稱壽亭是以洪容齋隨筆力辨

其非王敬哉冬夜箋記亦謂漢壽二字不宜拆用吳青

壇讀書質疑并稱漢壽縣在犍為史稱費禕被害于漢

壽是也然青壇亦未詳考按漢壽縣本有二費禕被害

陔餘叢考 卷三五 十一

之地在蜀中郭璞爾雅註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

至梓潼漢壽此本廣漢葭萌縣建安二十五年蜀先主

改名漢壽者今為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曹操表封關公則在建安五年

固無由預立此名續漢郡國志武陵屬縣有漢壽乃漢

順帝時改名關公所封蓋卽此地三國吳志有潘濬武

陵漢壽人晉書有潘京亦武陵漢壽人是武陵之有漢

壽明甚而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侯關羽

其下格註云武陵此尤關公所封漢壽在武陵之明証

也壽亭亭上之漢字蓋傳寫誤惟劉禹錫有漢壽亭春望詩自注在荆州

刺史治名勝志亦云荆州有漢壽城是曹操表封關羽

處則似荆州又有一漢壽按漢末武陵郡亦荆州所屬

然刺史治所則不在此此蓋後人因關公會鎮州而建城築亭以誌遺蹟耳至世之稱壽亭則已非一日大明會典亦止稱壽亭侯

明初鶴鳴山建廟止稱壽亭侯嘉靖十年宋牧仲筠廊偶筆記大內有壽亭侯印九紐連環四翡翠

爛然傍有痕似嵌寶石取去者牧仲之父文康公嘗印取一紙云又許觀東齋記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

方僅二寸製甚古紐有連環四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漁者以為金鏡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

字遂留長沙官庫庫吏見印上時有光怪白于官乃送荆門玉泉寺關壯繆祠淳熙四年玉泉祠僧真慈將獻

之東宮忽光焰四起眾皆驚遂不復獻云亦見司馬如白所傳關侯印記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紹興時所獲古印已但稱壽亭侯則知世俗之訛公本號已久矣乃本號已訛而神靈猶式憑之展轉示異一

若不妨委曲遷就而終不能忘情於此者何也按後漢書詩亭侯關羽似關公初封印曰壽亭侯然蜀志明言關羽初封為漢壽亭侯後漢表蓋傳寫脫誤

天妃

江漢間搽舟者率奉天妃而海上尤甚張燮東西洋考

云天妃前之淵洲嶼人五代時閩都巡檢林願之第六女生于晉天福八年宋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化去

後嘗衣朱衣往來海上里人虔祀之宣和癸卯給事中

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遇風他舟皆溺神獨集路舟得免還奏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乙卯海寇至神駕風一掃

而通封昭應崇福乾道己丑加封善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開禧景定間累封助順顯衛英烈協正集慶等

號又夷堅志興化軍海口林夫人廟靈異甚著今進為妃云則在宋時已封為妃也元史祭祀志南海女神靈

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祝文云年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護

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又續通考云至元十五年封泉州神女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二十

五年加封廣佑明著天妃七修類彙亦謂至元中顯靈于海有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順

帝又加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是天妃之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名自有元始何喬遠閩書載妃生卒與張燮同又謂生時即能乘席渡海人呼為龍女昇化後名其墩曰聖墩

立祠祀之洪武五年又以護海運有功封孝順純正孚濟感應聖妃則又有聖妃之稱七修類彙則云封昭應

德正靈應孚濟聖妃通考永樂中建天妃廟賜名宏仁普濟天妃宮有御製碑正月十五三月二十三日遣太

常寺致祭故今江湖間俱稱天妃天津之廟并稱天后宮相傳大海中當風浪危急時號呼求救往往有紅燈

或神鳥來輒得免皆妃之靈也竊意神之功效如此豈林氏一女子所能蓋水為陰類其象維女地媪配天則

曰后水陰次之則曰天妃之名即謂水神之本號可

林氏女之說不必泥也張學禮使琉球記又云天妃姓蔡閩海中梅花所人爲父投海身死後封天妃則又與張燮何喬遠所記不同矣

成化間給事中陳詢奉命往日本至大洋風雨作將覆舟有二紅燈自天而下遂得泊于島若有人告曰吾輩爲天妃所遣也又嘉靖中給事中陳侃奉使封琉球遇風將覆舉舡大呼天妃亦見火光燭船船即少寧明日有粉蝶飛繞舟不去黃雀立柁樓食米頃刻風起舟行如飛曉至閩午入浙之定海但見七修類稿吾鄉陸廣霖進士云臺灣往來神跡尤著土人呼神爲媽祖倘遇風浪危急呼媽祖則神披髮而來其效立應

陔餘叢考

卷三五

古

若呼天妃則神必冠帔而至悉稽時刻媽祖云者蓋閩人在母家之稱也

金龍大王

江淮一帶至潞河無不有金龍大王廟按湧幢小品神姓謝名緒南宋人元兵方盛神以戚晚憤不樂仕隱金龍山築望雲亭自娛元兵入臨安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瘞之祖廟側明祖兵起神示夢當佑助會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遂大潰水樂中繫會通渠舟楫過河禱無不應于是建祠洪上隆慶間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爲文責神有書吏過洪遇鬼伯擒以見神神詰之曰若官人何得

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爲我傳語司空吾已得請河將以某日通矣已而果驗于是季馴事之甚謹施愚山獲齋雜記亦載之然則神之祀始于永樂中而隆慶以後乃益盛歟本朝順治二年十二月封黃河神爲顯道濟金龍四大王之神運河神爲延休顯應分水龍王之神

祠山神

俗祀祠山神稱爲祠山張大帝王弇州宛委餘編引酉陽雜俎天帝劉翁者惡張翁欲殺之張翁具酒醉劉翁而乘龍上天代其位亦見諸書及殷芸小說周興死天帝召興升殿典私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曰古天帝已仙去此是曹明帝耳云云以爲張大帝之證此特因一張字偶合故引之以寔其說殊不知酉陽雜俎及殷芸

陔餘叢考

卷三五

古

小說固荒幻不經卽其所謂張天帝者亦指昊天上帝言之而于祠山無涉也世俗荒怪之說固無足深考然其訛謬相仍亦必有所由始按程棗三柳軒雜識廣德祠山神姓張避食糝而引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長興縣疏聖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爲糝縱使陰兵爲夫人李氏所覘其工遂輟是以祀之避糝未稗所載更詳謂其神姓張名勗烏程縣人役陰兵導河欲通廣德自長興縣疏鑿聖瀆先與夫人約每餉至鳴鼓三聲王卽自至不令夫人見之後夫人遺餐于鼓鳴啄鼓鳴王以爲餉至至則無有已而夫人至鳴鼓王反不至夫人遂親至河所見王爲大豕驅陰兵開濟王見夫人自慙工遂輟而

逃于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人思之為立廟夫人亦至縣東二里而化為石人亦立廟歷漢唐以來廟祀不廢云詹仁澤曾樵又編輯廣德橫山神張王事蹟名祠山家世編年一卷大略相同癸辛雜識廣植守廣德日郡中祠山有理藏會植不信用郡印印之其封明日發視無有焉此祠山神之見于小說者也文獻通考祠山神在廣德土人多以耕牛為獻南唐時聽民租賃每一牛出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絹悉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以葺廟宇上曰此載在祀典應官為修葺宋史范師道傳廣德縣有張王廟民歲祀神殺牛數千師道至禁絕之黃震傳通判廣德軍舊有祠山廟民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禱祈者歲數十萬其牲皆用牛并有自嬰桎梏考掠以邀福者震皆杖禁之明史周瑛傳瑛守廣德祭祀祠山閱又振仰山縣錄瑛考者祠山辨以息好鬼之俗此祠山神之見于史志者也合而觀之則祠山神之祀本起于廣德其所謂化豬通津蓋本淮南子禹化為熊通轅轅之路塗山氏見之慚而化為石之事移以附會于祠山然俗所傳祠山張大帝寔本此而非如介州所云也且祠山張大帝之稱乃近代流俗所傳而宋以來尚稱張王並未加以帝號夷堅志華亭胡直家供事廣德張王甚虔其子婦慘妬杖妾甚酷妾潛縊將死直夢有神撼之起乃得解而救之蓋蒙神佑云又毘陵胡瑤少年過廣德謁張王廟求夢夜夢入

大數字叩一吏問以窮通吏曰可至通直胡意殊不滿已而竟以通直致仕陸放翁有張王行廟詩高翥菊圃小集亦有詩為輦下酒行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而作者詩云簫鼓喧天鬧酒行二郎賽罷賽張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元泰定帝加封曰普濟而王號如故明史禮志祠山廣惠張王勸以二月十八日祭則所謂張大帝者本流俗之稱安得以流俗所稱之帝而擬之昊天上帝乎介州所云殊為失考余自黔歸江行以風水為命舟人為余歷數每日風報多驗其中有所謂祠山報者云帝以二月八日下地為三女營嫁一嫁風一嫁雪一嫁雨待食凍狗肉始上天蓋謂二月八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日以後必多風雨雪直至戌日乃止驗之果然然則俚俗誕妄之說固不足信而以之候晴雨驗災沴則有不爽者明祖雞鳴山十廟獨不廢此祀其亦有所驗歟

文昌神

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弇州宛委餘編謂即隋河神張惡子而引其所著化書謂本黃帝子名揮始造絃張羅網因以張為氏周時為山陰張氏子以醫術事周公卒托生于張無忌妻黃氏為遺腹子詩所稱張仲孝友者也以直諫為幽王所醜魂遊雪山治蜀有功五丁拔山蛇壓死蛇即其所化也尋為漢帝子曰趙王如意為呂后所殺魂散無歸孝宣世至邛池其令曰呂牟

卽呂后之後身也母戚夫人亦生于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澀血石曰中祝曰我無子倘得一動物亦遺體也自是感生爲蛇呂令有馬乃呂產後身蛇輒食之呂令怒繫張夫婦將殺之蛇遂揚海水作雨灌城邑皆陷今所謂陷河也以所殺多譴爲卬池龍受熱沙小虫之苦遇文殊皈依脫罪復生于越國張禹家名勳爲清河令卒又生爲張孝仲時順帝之永和間也西晉末復生于越雋張氏年七十三入石穴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陽見姚萇後萇入蜀至梓潼嶺神謂之曰君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請其氏曰張惡子也後萇卽其地立張相公廟唐僖宗幸蜀神又出迎帝解佩賜之還日賜遺無筭王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中令鐸有詩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云按陷河事亦見王氏見聞及窮神秘苑太平廣記諸書所載略同北夢瑣言亦謂梓潼張亞子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又云雋州張生所養蛇托生爲雋蜀王建太子元膺有蛇眼竟以作逆誅誅之夕梓潼廟祝巫爲亞子所責言我在川今始歸何以致廟宇荒穢若此據此則所謂張惡子者乃流轉于人與蛇間一變幻不經之物耳不知與文昌二字何與又續通考云劍州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爾

等悉當夷滅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改封英顯王號此見于祀典者然亦與文昌二字無涉也明史禮志宏治中尚書周洪謨等議祀典云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名惡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祀記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闕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宜勅能又續通考嘉靖中倪文毅請正祀典疏亦本周洪謨之說謂梓潼神景泰五年始勅賜文昌宮今宜祀于蜀不宜立廟京師至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乃合而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爲一誠出附會所有前項祀典伏乞罷免則亦謂梓潼之與文昌了不相涉也然世以梓潼爲文昌則由來已久按葉石林屋下放言記蜀有二舉人行至劍門張惡子廟夜宿各夢諸神預作來歲狀元賦甚靈異高文虎蓼花洲閒錄亦載此事然則張惡子之顯靈于科目蓋自宋始亦自宋之蜀地始朱子語類所謂梓潼與灌口二郎兩個神幾乎割據了兩川也世人因其于科目事有靈異元時遂以文昌帝君封之前明又以文昌額其宮而張惡子之爲文昌帝君遂至今矣明都印三餘贊筆則謂梓潼乃四川地四川上面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爲神明所宅或又謂斗魁爲文昌六



府主賞功進爵故科名之士多事之此二說理雖較長然皆從文昌二字立說而于張惡子之所以稱文昌則毫無干涉也蜀志秦安傳蜀有文星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河圖坊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并路帝以會昌神以建福都理之本此

灌口神

夷堅志永康軍崇德廟乃灌口神祠爵封王置監廟官蜀人事之甚謹每時節獻享及因事有所者必宰羊一歲至四萬口一羊過城納稅錢五百歲終可得錢二萬千為公家無窮利當神之生日郡人釀迎盡敬官僚亦無不瞻謁者按獨醒志灌口二郎神乃祠李冰父子也冰秦時守其地有龍為孽冰鎖之于離堆之下故蜀人

陔餘叢考

卷五

羊

德之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每祭但一羊不設他物蓋有自也元至順元年封李冰為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為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見元史本紀

張仙

世所稱張仙像張弓挾彈似貴游公子或曰即張星之神也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後蜀主孟昶挾彈圖花蕊夫人擲入宋宮念其故主嘗懸于壁一日太祖詰之詭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于是傳之人間遂為祈子之祀云即瑛七修類稿亦載此說又王弼州勘

書圖跋宋初降王惟孟昶具天人相見于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為元詰武士為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寔乃目為文皇耳據此則此像又有托之為唐太宗者余謂此二說皆未必然昶之入汴也宋祖親見之花蕊果携其像宋祖豈不能識別而敢以詭辭對至托為唐文皇則更無謂按高青邱有謝海雪道人贈張仙像詩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見贈蓋蘇老泉畫圖卷贈成都仙云昔蘇夫子建之玉局禱甚虔乃生五色兩鳳鷄和鳴上不相聯翩然則此像本起于蜀中閩闕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携以入宮後人以其來

陔餘叢考

卷五

羊

自蜀道轉疑為孟昶像耳按蘇老泉集有張仙贊謂張名遠霄眉山人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陸放翁答宇文使君問張仙事詩自註云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灾者輒以鉄丸擊散之又附宋道人詩云我來欲訪挾彈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續通考云張遠霄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來質錢三百千張無斬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當實用之後老人再來遂授以度世法熟視其目有兩瞳子越數十年遠霄往白鶴山遇石像名四日老翁乃大悟即前老人也眉山有遠霄宅故址李石詩云野草開花不計年亭亭雙檜欲參天讀書却得騎驢老買藥來尋跨鶴仙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畫張弓挾

彈乃正其生平事實特未知何以爲祈子之祀胡應麟  
又謂古來本有此張弓挾彈圖後人因附會以張弓爲  
張挾彈爲誕遂流傳爲祈子之祀此亦不加深考而爲  
是臆說也按古者男子生懸弧矢又祀高禩之禮於所御者皆以弓鞠授以  
實以姓名耳

### 鍾馗

顧寧人謂世所傳鍾馗乃終葵之訛其說本于楊用修  
郎仁寶二人仁寶七修類稿云宣和畫譜釋道門載六  
朝古碣得于堽墓間者上有鍾馗二字則非唐人可知  
北史魏堽暄本名鍾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訛而捉鬼之  
說起于此也用修丹鉛雜錄云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

### 骸餘叢考

#### 卷五

三

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也蓋因堽鍾葵字辟邪遂附會  
畫鍾葵于門以爲辟邪之具又宗慈妹名鍾葵後世因  
又有鍾馗嫁妹圖但葵馗二字異耳此事見沈括筆談皇祐中  
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宗  
慈母鄭夫人宗  
慈有妹名鍾馗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椎曰終  
葵圭首六寸爲椎以下殺說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首謂爲椎于杼上明無所屈也禮記玉藻天子指筮注  
亦同云云是用修之說較仁寶更詳則鍾馗由堽終葵  
字辟邪之訛固屬有因而大圭之終葵何以轉爲人名  
之終葵則未見的義顧寧人乃引馬融廣成頌揮終葵  
揚玉斧謂古人以椎逐鬼如大儼之執戈揚盾此說近  
之蓋終葵本以逐鬼後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爲人

名流傳既久則又忘其爲辟邪之物而意其爲逐鬼之  
人乃附會爲真有是食鬼之姓鍾名馗者耳胡應麟筆  
叢朱國楨湧幢小品亦引堽終葵字辟邪以爲鍾葵本  
辟邪之物然俱不如寧人引馬融頌之融貫也至用修  
謂唐人戲作鍾馗傳則不詳其載在何書今按天中記  
引唐逸史明皇因疴疾晝臥夢一小鬼盜太真香囊及  
上玉笛上叱問之奏曰臣乃虛耗也能耗人家喜事成  
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破帽藍袍角帶朝靴捉  
小鬼列其日勞而嘆之生問爾何人曰臣終南進士鍾  
馗也武德中應舉不第觸堦而死得賜綠袍以塋感恩  
發誓爲帝除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而疾遂瘳乃詔

### 骸餘叢考

#### 卷五

三

吳道子畫之道子沉思若有所覩成圖以進上視之曰  
是卿與朕同夢也唐逸史不可見天中記所載斯其故  
事矣亦見沈括筆談然此事不辨可知其妄也後魏北  
齊及周隋間多有名鍾葵者魏獻文帝時則有袍罕鍾  
將楊鍾葵又張袞之孫白澤本名鍾葵獻文改名白澤  
于勁亦字鍾葵孝文時有頓邱王李鍾葵北齊武成時  
有宦者宮鍾葵後主緯時有慕容鍾葵奔于周隋煬時  
漢王諒反有大將喬鍾葵又隋宗室處綱之父名鍾葵  
又魚俱羅與蜀將段鍾葵討平越僞蠻唐時王武俊有  
將張鍾葵寇趙州爲康日知所殺古人名字往往有取  
佛仙神鬼之類以爲名者張鍾葵無論若楊鍾葵等係

六朝人俱在唐前倘食鬼之鍾馗係唐武德中進士則楊鍾葵等之命名何由逆知後世有是辟鬼之神而取之也哉則天中記之說真附會也然唐時則鍾進士食鬼之說盛行甚至朝廷之上每歲暮以鍾馗與歷日同賜大臣此亦起于明皇見沈括筆談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賜鍾馗歷日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元歷敬授人時又代李中丞謝表云繪其神像表去厲之方須以歷書敬授時之始至宋時猶然神宗于禁中得道子所畫鍾馗因鏤板以賜二府然則訛謬相沿已非一日也又蘇易簡文房四譜云號州歲貢鍾馗二十枚用修亦以為即考工記大圭終葵之義謂硯形銳其首如圭耳據此則硯之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銳者亦名鍾馗并不名終葵矣胡應麟非之以為附會然鍾馗列于文房四譜則其為硯之形製而非造為神像可知至高江邨釋考工記注終葵謂蔓生之物葉圓而厚圭首之圓厚如之故以為名此未免臆說顏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玉珽杼上首終葵首當作何形答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為忍笑江村之云母乃類是要之但據考工記注槌曰終葵再以馬融所頌終葵逐鬼之物証之自可了然毋庸更多枝辭也

王靈官

道觀內多塑王靈官像如佛寺之塑伽藍作鎮山門也

孫國救燕都遊覽志謂永樂間有周思得者以王元帥法顯京師元帥者世稱靈官天將二十六居第一位文皇禱輒應乃命祀于宮城西宣德初拓之額曰大德顯靈宮按帝京景物略及列朝詩集文皇獲靈官藤像于東海朝夕禮之如賓客所征必載及金川河昇不可動就思得問之曰上帝界至此也果有榆川之役夫曰獲藤像于東海則古來已有是像非至永樂中始朔也而傷岳青溪漫稿述道家之言宋徽宗時有西蜀人薩守堅嘗從林靈素傳法而王靈官則玉樞天府天將又從守堅受符法者永樂中勅建天將廟宣德中改為火德觀封薩為崇恩真君王為隆恩真君歲時遣官致祭然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則王元帥者特有宋方士之流林靈素已無他術况又從而輾轉受法者乃其威靈至今不泯世俗尊奉益盛何也宏治中周洪謨議及嘉靖中倪文毅請正祀典疏皆云道家之崇恩真君薩守堅嘗從林靈素傳道而隆恩真君則天府天將王靈官又從薩真君授法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德以靈官之法顯于京師乃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火德觀崇奉二真君成化中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再易以新製珠玉錦綉所費不貲每歲萬壽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議言之薩真人之法皆林

靈素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本無可信况近年附體降神者乃充軍顧珣顧倫之父子其為鄙褻尤甚怪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祀俱應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為定例云

### 城隍神

王敬哉冬夜箋記謂城隍之名見于易所謂城復于隍也又引禮記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以爲祭城隍之始固已然未竟名之爲城隍也按北史慕容儼鎮郢城梁大都督侯瑱等舟師至城外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于是順人心禱之須

### 陔餘叢考

#### 卷三五

隍

史風浪大起凡斷其荻洪鐵鎖三次城人大喜以爲神助遂破墳等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是城隍之祀蓋始於六朝也至唐則漸遍唐文粹有李陽冰縉雲縣城隍記謂城隍神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是唐初尚未列于祀典張曲江集有祭洪州城隍神文杜甫詩有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之句杜牧集有祭城隍祈雨文則唐中葉各州郡皆有城隍五代錢鏐有重修城隍神廟碑記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武辰顧寧人謂以城爲牆以戊爲武蓋以朱全忠父名誠曾祖名茂琳故避其嫌名而改陸放翁寧德縣城隍廟記所謂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是也宋史蘇

緘狗節邕州後交人入寇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來矣交人懼遂歸又范旺守城死邑人爲設像城隍以祭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自有城隍在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或在祀典是宋時已久入祀典也洪景盧夷堅志滑世昌所居應被火而城隍救之殿前程某部綱馬濟江以不祭城隍神而馬死過半鄱陽城隍誕辰士女多集廟下命道士設醮張通判之子病祟乞路當可符法治之俄有一金紫偉人至路詰之曰爾爲城隍神知張氏有鬼祟何不擒捉朱琮妾以妻王氏妬至于自刎遂爲祟朱請閣皂山道士禳之道士牒付城隍廟拘禁是時城

### 陔餘叢考

#### 卷三五

隍

隍之祀一如郡縣有司官與今制大略相同矣吳澄記江州城隍廟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按查初明太祖初封京師城隍爲帝開封臨濠東日詩今平和平以王府曰公縣曰侯洪武三年去封號但稱某府縣城隍之神

### 韓昌黎爲土地神

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傳爲唐之韓昌黎不知其所始按夷堅志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沈約父墓約官于朝嘗每歲一歸祭掃其反也梁武帝輒遣昭明太子遠迎之約不自安遂遷葬其父于金陵而捨墓爲普靜寺故寺僧祀約爲土地神又宋史徐應鑣傳臨安太

學本岳飛故第故飛為太學土地神今翰林吏部之祀  
昌黎蓋亦倣此

五聖祠

鈕玉樵謂明太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  
拜乞恩帝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但五人為伍處處血  
食可耳命江南人各立尺五小廟祀之俗謂之五聖廟  
後遂樹頭花間為疇豕圈小有災殃輒曰五聖為祟  
本朝有湯公斌巡撫江南奏毀之其禍遂絕述異記亦  
載康熙八年秀水縣民郭季平為五聖所祟丙寅江蘇  
巡撫湯公奏除五聖潘祀妖禍遂絕云云然寔未盡絕  
也余少時見隣人王祥龍及俞奕干之女皆犯此祟謂

陰餘叢考

卷五

天

之神和病男則有女鬼與合女則有男鬼與合來則必  
有泄精遺血之事而山村野岸尺五小廟所在有之如  
汀州七姑子建昌木下三郎之類蓋幽明之際變幻無  
窮固非命甲所能禁也然玉樵謂起于明祖則未必然  
按夷堅志林劉舉將赴解禱于錢塘門外九里西五聖  
行祠遂登科為德興尉到任奠五顯廟知為五聖之祖  
祠也則五聖之祠宋已有之七修類稿又謂五通神即  
五聖也然則五聖五顯五通名雖異而寔則同夷堅志  
所載韓子師病果請客以符水治之見五通神銷金黃  
袍騎馬而去又醫者盧生托宿趙喜奴家其枕席天明  
但見所寢在五聖廟側草露之上武林間見所載宋嘉

泰中大聖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于獄吏求為泰和樓  
五通神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而陳友諒僧號亦在采石  
五通廟則五聖者宋元已有之而非起于明祖矣

晏公廟

常州城中白雲渡口有晏公廟莫知所始及閱七修類  
稿乃知明太祖所封也時毘陵為張士誠之將所據徐  
達屢戰不利太祖親率馮勝等十人往援扮為商賈順  
流而下江風大作舟將覆太祖惶懼乞神忽見紅袍者  
挽舟至沙上太祖曰救我者誰也默問曰晏公也及定  
天下後江岸當崩有豬婆龍在其下迄不可築有老漁  
教炙豬為餌以釣之獲貫緡而下獲單其項其物二足

陰餘叢考

卷五

天

推拒不能爬于土遂釣而出岸乃可成眾問老漁姓名  
曰姓晏條不見明祖聞之悟曰蓋即昔救我于覆舟者  
也乃封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吾  
常所以有此廟也又續通考臨江府清江鎮舊有晏公  
廟神名成仔明初封為平浪侯

常州忠佑廟

常州有忠佑廟祀司徒陳杲仁相傳南唐封為武烈帝  
故今俗以帝號稱之而邵人劉宗浩輯為實錄一書謂  
公本晉陵人在隋立功授司徒沈法興其婦翁也大業  
末法興欲襲常州懼公不敢動乃詐以疾告公不得已  
往問疾飲中毒歸而卒後法興方剽掠公現形黑雲中

發神矢斃之唐初詔為立祠乾符中以陰兵助裴璩討賊王郢有功封忠烈公廣明之亂神力示現賊不入浙西加封感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淮南楊氏封忠烈王南唐時錢俶遣將來攻公以陰兵驅黑牛觸敵艦敗去乃册為武烈帝宋又賜廟號曰忠佑此司徒祠于常之始末也按舊唐書沈法興為吳郡守煬帝使與太僕丞元祐討賊樓世幹會煬帝被弑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杲仁執祐起兵又令杲仁破賊樂伯通法興自署江南道總管謁越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為司徒是杲仁本隋將與法興通謀害其主帥而司徒之官又法興所授也新唐書并不言

陔餘叢考

卷五

辛

承制但云法興以杲仁為司徒則其為法興黨更不待言矣然常之人所以崇祀者實以自唐及五代宋以來歷著靈異故累請褒封至帝號今常州雲車之製甲天下相傳像公空中破敵時神兵也豈失節于生前而獨能反正于身後耶抑郡人所傳公為法興所害者本是定事而新舊唐書所記不無訛謬耶史册所載往往有與傳聞互異者未必傳聞皆偽而史册真也

常州忠義祠

常州有忠義祠祀宋末守城死事諸臣是時元兵至常郡守趙與鑿先遁郡人錢嘗以城降劉師勇復之朝議以姚嘗知常州事王安節率兵守之自夏及冬拒守數

月伯顏驅城外居民運土填堊土至併人築之城破官民盡殺無遺類得免者僅七人事見續資治通鑑常州屠戮之慘自開闢以來未有也伯顏因常州拒守至平江疑有備乃不預兵而下罔笑曰常州紙城鐵人平江鐵城紙人祠

中神位首文天祥時為安撫大使知平江遣兵來救者也次姚嘗次王安節一文臣一武臣皆城主也次陳炤郡人為通判助守者也次師勇先復常州後城陷遁去卒死於闕中者也次判官郡人胡應炎次知武進縣包圭皆城破身死者也次巡檢尹玉麻士龍即信國遣來援士龍戰死虞橋玉戰死五牧者也次知無錫縣阮應得鄭所南集作阮正已其子亦從父投水死常州破後兵至無錫亦殉節者也次僧人萬安道士徐道明巡檢方允武溧陽尉莫謙之皆

陔餘叢考

卷五

辛

同守常州同死節者也而元末守土死事之武進縣令劉溶亦祠焉從其類也今以宋元二史考之尚有遺漏者陳炤傳錢嘗以城降後有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師勇為內應師勇遂復常州則王通宜增祀也伯顏傳常州守判既降師勇與張彥王安節復之彥尋被執於呂城不能完節固難從祀而安節傳常州既復命安節與張詹共守則張詹宜增祀也尹玉傳謂師勇復常州後即赴平江而張世傑傳則云師勇守常州城陷振柵出走其弟馬障墮羅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惜其弟名不傳此亦宜增祀者也宋史又謂莫謙之宜與僧人起義兵歿於戰贈武功大夫則謙之官號所謂溧

陽尉者宜改書也元史劉良傳良為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來攻城陷良赴水死武進縣尹劉溶戰於葛仙橋亦死是與溶同戰死者尚有劉良今溶既附祀則良亦宜增祀也

近日忠義祠內增入劉忠毅熙祚馬文肅世奇王節愍章金忠潔鉉皆明末死國難者劉巡按湖南死於永州馬王金官京師死甲申之變以之附祀固宜然實有不必者此祠之建本因宋末常州守土諸臣以身殉城故血食於此而祠創於前明故并元末守常州死事之武進令劉溶亦附焉凡以祀守常州殉節之人非祀常州人之殉節於外者也若并祀常州人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之殉節於外者則又不止此四公即以明季而論宜與盧忠烈公象昇戰死於鉅鹿南都亡後其弟中書象觀赴水死從弟象同拒戰死又有王行儉崇禎十年進士守重慶府張獻忠之難被擄而死吳炳為永明王大學士兵敗自縊於湘山寺莫可及為長沙照磨攝寧鄉縣事流賊破城力戰死子若鼎若銓亦遇害史夏隆為南昌推官集兵守城城破殉難皆無錫堵允錫仕永明王死於潯州王孫蘭為韶州副使流賊將至城中人盡逃乃自縊死龔廷祥宏光中為中書舍人城破步至武定橋赴水死皆無錫而江陰舉人夏維新武舉黃略諸生許用明史後明會傳內作許用縣志作許用德王華呂九韶

以守城死貢生黃毓祺出亡後仍抗節死問應元傳內江陰死事之人更多見明史第二百七十六卷此皆常郡人也劉馬四公既祀則此十數公者不當增祀乎若謂劉馬四公死流賊之難其餘則多抗本朝故不得與然本朝修史已備書之或專傳或附傳皆不沒其實則亦何不可增祀乎况莫可及王孫蘭等亦皆死流賊之難者乎若謂盧堵數公皆常之屬縣人故不祀於郡堵允錫明史無錫人然四公內馬文肅亦無錫人非郡城中武進人也何取此舍彼乎况武進人尚有薛聞禮薛應玠聞禮為黃陂典史流賊所設偽官至為士民殺死聞禮令士民盡逃獨以身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當之為張獻忠所殺應玠攝龍州事李自成來攻城破罵賊死又吳鍾繼魯王監國時為禮部尚書兵敗入昌國衛抱孔子木主自焚死鍾繼之子名福之亦舉兵太湖中據長白蕩為大清兵所執殺於江寧又何以不祀乎且劉忠毅之弟永祚守興化城破仰藥死親兄弟也祀其一而遺其一可乎此當日增祀時不及詳考遂致掛一漏百本欲表揚常州之忠節而適以形常州忠節之少也愚謂常州忠義祠內本不必增此四公福王時南都建旌忠祠馬王金三公已在正祀之列我

世祖章皇帝又命所在給田七十畝建祠致祭俱見明史

馬王金三公本有專祠永州當亦有劉忠毅祠若本郡則宜入鄉賢而不必混于守常州死事諸臣之內既欲增祀此四人矣則當于祠內隙地另建一堂彙祀常州人之殉節於外者而虛塔諸公並列祀焉庶不致貽笑于考据之疎也

亥餘叢考

卷三十六

至尊

亥餘叢考卷三十六

陽湖 趙翼 耘松

至尊

臣稱君為至尊吳青壇謂起于孫吳之世據三國志周瑜病與孫權書曰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魯肅謂權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曰關羽所以未便東下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為計俱見吳志而魏志蜀志皆無之故知此稱起於吳俗也然此亦未詳考賈誼過秦論履至尊而制六合則西漢已有此語後漢書董卓欲遷都陳紀曰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非計也獻帝起居

亥餘叢考

卷三十六

注見三國志郭汜兵遮帝車不得前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汝何不却而敢迫近至尊則漢末已有是稱又史記

漢武本紀朕以渺渺之身承至尊律書秦滅六國登至尊之日淺漢書路溫舒傳陛下初登至尊朱博傳匹夫相要尚得相死何況至尊外戚傳史皇曾孫收養掖廷遂登至尊位王章傳章劾奏王鳳曰鳳知張美人已適人不宜配至尊乃托言宜子納之後宮王莽傳未央宮置酒為傅太后張帷坐太皇太后側莽按行令置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並遂撤去哀帝崩太皇太后詔曰定陶太后與至尊同稱號非禮宜廢五行志趙皇后由微賤登至尊是至尊之稱見於西漢者且不一而足



安得謂起于孫吳之世耶又按魏志司馬懿奏誅曹爽謂其使張當看察至尊廷尉鍾毓奏李豐等迫脅至尊大逆無道則魏亦有至尊之稱非獨稱于吳也後世又有稱大尊者北史後周宣帝時屢赦京兆丞樂運上疏曰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恩是也又人主之稱曰上史記封禪書有今上字後世人臣稱君曰上始此又莊子云今處昏上暗主之間則人主稱上又自戰國始漢書宣帝紀詔曰史增辭飾非上亦無由知師古曰上天子自謂也漢藝文志孝武世書缺簡脫聖上謂然而稱曰朕甚憫焉人君之稱聖上始此三國志註引英雄記曰呂布為曹操所攻遣許汜等求救于袁術曰明上今不

陔餘叢考

卷美

二

救布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已僭號故云然則又有稱人君為明上者後魏元遙傳遙以本服絕應除屬籍乃表云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皇上二字見此

寡人

春秋戰國時諸侯王皆稱寡人至漢猶然如漢王為義帝發喪遣使告諸侯曰寡人親為發喪及諸侯王上皇帝號漢王曰寡人開帝者賢者有之文帝為代王時諸大臣迎立之上有天王之詞帝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韓信為齊王時謂蒯通曰先生相寡人何如淮南王黥布對隨何曰寡人北面而臣楚吳王濞反亦稱寡人以約諸侯王東漢北海王睦遣使朝賀謂所遣使曰

朝廷若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是東漢猶有此稱也至東漢之末則袁紹劉表曹操孫權劉備之徒無不稱孤惟孫盛魏晉春秋記曹操謂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裴松之以為盛著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則此稱或即盛所演文而非當時實語也按左傳吳王對趙鞅使者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北史魏東陽王元榮辟令狐整為主簿曰寡人當委以庶務肅諾而已宇文泰為丞相時謂權榮曰寡人與權從事未嘗見失信宇文護當國將廢孝閔帝告公卿曰先王勤勞天下三十餘年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奉略陽公立之革魏與周為四海主乃荒淫無度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隋書庾季才

陔餘叢考

卷美

三

傳宇文護謂季才曰公既是王官無煩別詣寡人也又隋時徐則絕粒養生既死而支體柔弱如生數旬不變晉王廣下書曰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宜送還天台定堇云云史策之稱寡人者惟此按是時爾朱榮高歡之徒皆稱孤獨此數公稱寡人意當時諸侯王原有兩稱耶唐書德宗時宮市之弊最甚順宗時為太子曰承人見上當極言之五代史郭威遣馮道迎漢高祖從于贊于徐州將立之既而中變又遣郭崇以兵來迎贊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耳此又唐以後稱寡人之故事也

稱孤

老子道化章人之所惡惟孤寡不殺而王公以為稱戰國策顏觸亦曰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之自謂蓋古人自稱皆從謙詞按禮記庶方小侯自稱曰孤諸侯自稱曰寡人其在內服曰適子孤是孤本小侯之稱諸侯遭喪則亦稱之此定制也晉悼公將立謂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此未為君之詞猶沿遭喪稱孤之禮也諸侯或遇危難則亦有稱孤者臧文仲曰列國有內稱孤禮也晉惠公失國使郤乞歸子金教之言曰孤雖歸辱社稷矣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孤之罪也此皆因危難而有此稱其他如屈瑕敗于羅楚子曰孤之罪也孟明敗於殺秦伯

陔餘叢考

卷五

四

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則亦以喪敗而自為貶損之詞非諸侯本稱也猶之不殺本蠻夷君長之稱而周襄王以王子帶之亂告難于魯亦稱不殺也左傳天子內服降名禮也註降名稱不殺也按魯之稱不殺此則無所從而過自謙之詞戰國時諸侯王猶稱寡人惟燕昭王謂郭隗曰孤誠知力不足以報齊然誠得賢士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蓋昭王初立猶是適子孤之遺意衛君謂如耳曰孤請以衛世世事先生此則小侯之本稱魯仲連勸燕將曰當封之如陶衛世世稱孤亦謂封之如庶方小侯耳及秦漢之間而孤已為南面之稱稱曰晉始與漢王皆南面稱孤韓王信對使者曰陛下

下推僕閭巷南面稱孤可見是時為侯王美稱非復古制適子孤及庶方小侯之詞矣然史記漢書文內亦不見有稱孤者至漢末及三國群雄之制據僭竊者始稱之三國志曹操下教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又孫權雖已僭帝位惟詔命稱朕而對臣下言尚稱孤其誅呂壹後責諸葛瑾等書曰自孤軍興五十年所又曰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中蜀先主稱帝後為孫桓所敗嘆曰昔見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唐書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連衡拒朝命各僭為王推滔為盟主滔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則反以孤為大寡為小僭竊之徒固不知考訂禮文也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公  
白虎通公者謂三公及二王後也此說本公羊傳柳子厚房公銘亦謂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入為王卿士稱公此皆以爵位稱者也然美稱所在輒多借用周時本國之臣已稱其君皆曰公如闕宮詩乃命魯公俾侯於東孔子修春秋凡書魯君皆曰公則已不拘三公及二王後矣後世遂益有濫及者年之長老尊其道而師之亦稱公則如毛公申公之類孔文舉告高密縣為鄭康成特立一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又

吳志程普年最長時人皆呼程公南史南齊宮中有婦人韓蘭英自宋孝武以來常在宮為女博士教書學宮中呼為韓公此皆以年老稱公者也至文舉謂太史公亦以年德稱公則甚誤吳斗南云春秋之世楚縣令皆稱公如沈諸梁為葉令稱葉公蓋楚君已僭稱王故縣令亦稱公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是也漢高祖初起兵亦從楚制稱沛公其後曹參為成令稱成公夏侯嬰為滕令稱滕公司馬遷自稱太史公者亦以官為中書令也此又令之稱公者也太史是遷襲其父之官被刑後又兼中書令之職武帝時以官為中書令故也又彼此相呼亦稱公戰國策毛遂所謂公等碌碌晉書樂志公莫舞註所謂古人相呼曰公是也方外亦有稱

修餘叢考

卷美

六

公者如遠公支公之類是也有孫呼祖為公者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孔子問之曰子之公有恙乎次及其父母兄弟妻子是祖之稱公其來最古北史鄭道有常戲徐之才呼為師公之才荅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南史何偃呼顏延之為顏公延之以其輕脫乃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呼為公此皆古人以祖為公之故實也今江南人猶呼祖為公公有子稱父亦曰公者列子黃帝篇家公執席戰國策陳軫將赴魏王之召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郭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此子稱父為公也又有人臣稱帝王

亦曰公者南史焦度傳度欲向孝武求荊州不知所以置詞親人授之數百言習誦數日略皆上口及見上猝忘所教曰度啟公度啟公梁武納齊東昏妃余氏頗妨政事范雲諫未納王茂曰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借此又人臣之稱帝為公也有以父稱子而亦曰公者史記晁錯更漢令削七國其父聞之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為公陸賈傳賈亦呼其子為公五代史李克用養子存信從克用與劉仁恭戰大敗克用怒曰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為我戰耶宋史蔡

修餘叢考

卷美

七

京懷奸固位王黼忌之乃稱旨遣童貫偕京子攸往取致仕表京一時失措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為公皆竊笑亦見瓊牖問評按父呼子為公公與子呼父為公公對此父稱子為公之故實也又人主稱其臣亦有曰公者漢書景帝謂謁者僕射鄧公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武帝謂田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是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後漢書光武救吳漢曰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破尚尚敗公亦破矣南齊書周盤龍大敗魏軍高帝以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救曰爾周公阿杜此又君稱臣為公之故實也按六朝以來大臣之稱三公者人主稱之皆曰公唐初猶然南北朝各史可考

卿

六朝以來大抵以卿為敵以下之稱王戎妻呼戎為卿戎曰婦那得卿婿答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山濤謂妻曰我當為三公不知卿堪作夫夫否夫呼妻為卿則無詞妻呼夫為卿則謂不可益見卿為敵以下之稱也世說王夷甫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曰用卿法南史王規傳朱異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南齊陸慧曉見士大夫未嘗卿之曰貴人不可卿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故常呼人官位北齊祖信年少時父遙為李庶所卿信欲報之乃

陔餘叢考

卷美

八

君侯

衛宏漢官舊儀列侯為丞相相國者號君侯又云丞相之刺史及侍御史皆稱卿不得言君蓋其時丞相稱君而以列侯為之故兼稱君侯也按丞相稱君本沿戰國之制田文相齊封孟嘗君蘇秦相趙封武安君是也至如謝萬謂王述曰人言君侯疑君侯信自疑李自與韓荆州書亦曰君侯此則非列侯為相者蓋自漢以來君

侯為貴重之稱故口語相沿凡稱達官貴人皆為君侯耳

世父母

今人謂伯父母叔父母皆曰世父母按鄭康成云世父伯父也賈疏伯父言世者其繼世者也邢昺亦曰繼世以適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然則世父專指繼世之伯父猶國君嫡子之稱世子也雲谷臥餘謂爾雅釋親四章總無伯字但稱父之昆弟先生者曰世父後生者曰叔父稱父之兄妻曰世母父之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謂叔父叔母則亦可謂伯父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云云按伯父之稱亦見於禮記曾子問婿使人弔女之父

陔餘叢考

卷美

九

母若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伯父即世父世母即伯母互文也鄭注又云若伯父母不在則稱叔父母蓋見叔父母之非世父母也白虎通亦云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諸父內親故別稱之也姑外適人故疎而總稱之也

太公

輟耕錄云今人稱曾祖曰太公非也以之稱祖為是後漢李固之父邵為司徒及固伏誅日固女泣曰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注太公謂祖父邵也據此則太公當稱祖矣魏了翁古今考云古人稱父曰太公漢高祖之父曰太公齊世家云西伯獵遇呂尚曰吾太公望

子久矣亦謂王季也後漢書袁譚袁尚兄弟相攻劉表以書諫譚曰孤與太公志同願等戮力乃心共獎王室此孤與太公無二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云云太公謂其父袁紹也又隋末郭子和起兵自稱永樂王亦尊其父為太公據此則太公又當稱父矣然南史齊高帝令左右拔白髮問曾孫昭業曰兒言我誰耶荅曰太翁高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則曾祖之稱太翁其來已久蓋古今稱謂不同今人既呼祖曰公則呼曾祖為太公亦等級之自然者也

或疑太翁與太公稱謂不同不知古人翁與公通稱北史李訢傳魏太武詔崔浩選中書學生為助教浩

陔餘叢考

卷五

十

選三人而李訢不與帝曰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來訢崇之子也蔣少遊傳少游以工藝進人望頗輕高允特稱為士族文明太后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謂書師也高允老公乃謂其人士李元忠傳元忠初勸齊神武起義成霸業後因宴集戲謂神武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恐如此老翁不可遇耳杜弼傳神武謂弼曰今江東又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又神武臨終謂其子澄曰庾千秋鮮卑老公斛律金勳勒老公並性忠直終不負汝彭城王浟傳浟為定州刺史去任有老公數百人獻食於道

左平鑿傳和士開索其愛妾阿劉鑿即與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計不得不爾王軌傳軌侍周武帝宴將帝髮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以上數條可見公與翁皆年老之通稱也

繼室側室之誤

世以續娶之妻為繼室非也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聲子生隱公若繼室即妻則隱公當立無疑矣何必始終稱攝欲俟桓公長而立之杜預註聲子蓋孟子之姪姊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姊姪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也據此則繼室乃長妾之攝內事者耳非續娶之妻也宋武公生仲

陔餘叢考

卷六

十一

子歸于魯生桓公此在元妃孟子已卒之後似後世之續娶者然不曰繼室蓋見續娶之不曰繼室也臧桓叔娶于鑄生賈及為死繼室以其姪生紇註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則亦媵妾之類也惟齊景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時齊女少姜有寵於晉平公而死故更以女繼之則繼室似續娶之稱不知少姜之在晉本非夫人也觀齊送少姜時齊使陳無宇送晉侯謂無宇非卿而執之杜註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也欲使以適夫人之禮明乎少姜本非適夫人也則亦不得以繼室為繼娶之妻也白虎通天子必一娶何也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蓋古者人君不再娶妻死則以其姪姊之媵者為繼

室後人遂以續娶之妻亦為繼室也由白虎通之言觀之則以續娶為繼室其起于漢以後歟又俗以妾為側室亦誤也左傳晉侯命太子曰仇而命太子之弟曰成師封于曲沃師服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杜註建國者封餘子為侯也立家者使餘子為卿大夫也側室者衆子也卿有衆子得立此官以處之也然則側室乃嫡子外之衆子非必妾所生子也即嫡母所生之第二子亦側室也側室之稱係乎子不係乎母也士會謂秦伯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不曰側室子而直曰側室可見側室即衆子也註亦曰側室支子也師曠對晉侯曰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註亦謂側

陔餘叢考

卷美

三

室支子之官也韓非子八姦篇亦曰側室公子人主所親愛也亡微篇曰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側室亦謂君之弟也漢文帝賜南越王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亦謂嫡子外之餘子也顏師古乃註云非正嫡所生則竟以側室為妾矣後世以妾為側室之誤或本此然南史齊安成王秀早孤文帝命側室陳氏母之又韋放傳放與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姻則六朝時已以妾為側室不自師古之誤始也

姊

姊字有二義正韻長婦為姐介婦為姊爾雅釋親長婦謂稚婦為姊稚婦謂長婦為姐婦此則如姐之義

釋親又云女子同出先生為姐後生為姊謂其姊一夫也共一夫則以先生為姐後生為姊然則非同嫁一夫者則曰姊妹不曰姊姊矣左傳衛莊公娶于陳曰厲婦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媽生桓公又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晉獻公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穆伯娶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襄公薨立敬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子野即昭公也穆伯不欲日皆非適嗣何必其姊之子此則姊妹之義也按六書故古之嫁女者以姪從自嫡而下皆謂之姊則不必親姊妹為姊妹凡族從之隨嫁皆稱姊

姪

俗稱兄弟之子曰姪非也凡男子稱兄弟之子當日從

陔餘叢考

卷美

三

子經書所載未有稱姪者姪乃兄弟之女也正韻兄弟之女曰姪又釋名姑謂兄弟之女曰姪是也故姪字從女旁也又女子謂兄弟之子亦曰姪見爾雅釋親篇左傳所謂姪其從姑又唐書狄仁傑傳仁傑諫武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是也按顏氏家訓兄弟之子北人多呼為姪則以從子為姪起於北朝杜工部詩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杜牧之詩小姪宜則唐時久已稱姪矣聞見錄宋真宗過洛幸呂蒙正第問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有姪夷簡宰相才也此又宋人以兄弟之子為姪之証

夫兄稱伯

叔嫂之稱見於經書而婦人呼夫之兄為伯則無所據  
爾雅釋親篇但曰兄公耳然稱伯則出來已久五代史  
補李濤弟泮娶婦竇氏出叅濤濤答拜泮曰新婦叅阿  
伯豈有答禮雲谷臥餘云爾雅稱夫之弟為叔則夫之  
兄亦可為伯也容齋隨筆記宋慶歷中陳恭公為相以  
曾公亮自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陳之弟婦曾出也陳  
語之曰六新婦曾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  
伯伯提挈極喜只是外婆不樂陳問何故曰外婆責三  
舅以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今朝廷如此處置必是廢  
學故耳蓋陳不由科第不諳典故受訊於弟婦如此據  
此則弟婦稱夫兄為伯宋時已然而夫之兄呼弟婦為

陔餘叢考

卷五

十四

新婦外孫女呼外祖母為外婆亦見于此

夫弟稱小郎

女呼夫之弟曰小郎是六朝人語晉書謝道韞為小郎  
解圍世說王衍妻使婢擔糞王澄諫之嫂曰太夫人臨  
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南史孫棘傳棘與  
弟薩欲相代死棘妻許氏亦寄語棘曰君當門戶豈可  
妻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謝述奉兄純之喪  
還經西塞遇風喪舫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舟尋求經純  
妻庚舫過庚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  
耶述不聽

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

左傳齊桓公多內嬖有如夫人者六人後世稱人之妾  
為如夫人本此也後漢書竇融傳融女弟為大司空王  
邑小妻又宗室四王三侯傳趙惠王乾居父喪私娣小  
妻註小妻妾也孫鑛據此謂小妻之稱起自范史然前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陽都侯張彭祖為小妻所殺枚乘  
傳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孝成許皇后傳后姊嬀寡  
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因為之小妻孔光傳定陵侯  
淳于長小妻廼始等六人則小妻之稱前漢已有之後  
漢書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嬖為小妻樂成王嬖娶中  
山王傅婢李羽生為小妻又梁王暢傳臣小妻三十七  
人其無子者聽還本家此又小妻之稱之見於范史者

陔餘叢考

卷五

十五

也亦謂之傍妻元后傳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是也又  
謂之下妻王莽傳立國將軍建奏言今年癸酉不知何  
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  
後漢書光武紀詔依托人為下妻欲去者聽之師古曰  
下妻猶言小妻又新唐書楊慎矜傳王鉉與李林甫作  
飛牒告慎矜蓄識緯妖言規復隋室帝怒收慎矜御史  
崔器索識書於慎矜下妻臥內得之詔賜死是也又謂  
之少妻後漢書董卓傳卓將朝升車而馬驚墮泥還入  
更衣其少妻止之不從遂入為呂布所殺是也又謂之  
庶妻王世充傳世充祖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為庶妻  
其父收從之因冒粲姓是也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

皆妾之稱也

夫子

邢昺疏謂孔子所以稱夫子者孔子嘗為魯國大夫子者男子之稱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於餘人按此說非也左傳孟明之敗或勸秦穆公殺之公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寧廡論陽處父曰夫子其不歿乎晉賈季奔狄趙盾使史駢送其帑或勸駢殺之駢曰夫子禮于賈季我報私怨不可楚遠子馮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者韓宣子聘齊齊大夫多笑之晏子曰夫子君子也鄭子皮死子產哭曰惟夫子知我子產勸子大叔為政以猛不從既而多盜悔之乃曰吾早從

咳餘叢考

卷美

七

夫子不及此孟僖子病謂家臣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國語晉悼公初居于周單襄公論之曰此十一德者夫子皆有焉楚莊王以教太子之事問申叔時申叔時曰夫子踐位則退夫子指太子也屈到嗜芟既卒宗老將薦芟曰夫子屬之夫子指到也沈子高曰楚國之平均者夫子也夫子謂子西也是夫子本春秋時先生長者之稱故孔門弟子稱孔子皆曰夫子顏淵曰夫子循循善誘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蓋皆沿當時之稱非特創也惟專稱曰子則自孔門弟子之稱孔子始如論語所記及孟子禮記所引孔子之言皆稱子曰中庸雖有仲尼曰然係首引孔子之言以後

即皆稱子曰明乎子即仲尼也此則孔門創例孔子以前未有專稱子者也然則專稱子乃孔門所創而稱夫子則當時所同邢昺所云以孔子嘗為大夫而連官稱之以別於餘人者乃臆說也厥後因孔門有夫子之稱於是夫子遂為師之專稱如史記司馬相如傳有嚴忌

夫子鄒陽傳亦曰枚先生嚴夫子註當時尊尚師稱之北史斛斯微傳周武帝命徵授皇子經諸皇子皆呼徵夫子是也因孔門有專稱為子之例於是又有以子為師之專稱者公羊傳序有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曰加子于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也梁溪漫志云列子書亦其門人所集故曰子

咳餘叢考

卷美

七

列子子冠氏上明其為師也不但言子者所以避孔子也又陳后山以南豐辨香稱為子曾子朱晦菴稱周程曰子周子子程子亦自托於弟子之列也此又皆因孔門之稱而援以為例者也

門生

唐以後始有座主門生之稱六朝時所謂門生則非門弟子也其時仕宦者許各募部曲謂之義從其在門下親侍者則謂之門生如今門子之類耳宋書王微嘗將門生兩三人入山采藥南史庾子與之官巴陵病篤不肯入廨因勸門生不許輒入城市何敬容罷官後起為侍中其舊時賓客門生喧譁如舊冀其復用顧協有門



生始來事協知協廉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東昏時丹陽尹王志被驅急步走惟將二門生自隨臧嚴為武寧郡守郡多蠻俚前守多以兵自隨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北史崔瑛精于醫廣教門生令多救療此數者以之移作門弟子尚可通至如沈慶之佐孝武起兵元凶劭使慶之門生錢無忌齋書使之解甲慶之執以見孝武薛安都降魏大見禮重至于門生無不收敘慶之安都皆武人目不知書若如後世受業弟子安得有此又謝靈運因祖父之業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後湖功役無已則并用之工役矣王僧達為吳郡守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遂乃遣主簿

陔餘叢考

卷美

六

顧贖率門義劫寺得數百萬門生義義從也則并用之劫掠矣劉義宗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免官德靈以姿色故義宗寵之則又取其姿媚矣徐湛之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宋孝武責沈勃周旋門生競受賄賂少者至萬多者千金則并大收其賄賂矣又徐湛之謀逆謂范蔚宗曰已報臧質悉携門生義故前來故應得健兒數百則并用之叛逆矣劉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餘人充宿衛則其武勇并可充禁旅矣合此數事以觀則門生不過如僮僕之類非受業弟子也其與僮僕稍異者僮僕則在私家此蓋在官人役與胥史同顧琛傳尚書等門有制八

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私與碩同席坐乃坐謹益可知門生者正如胥史之類也然富人子弟多有為之者蓋其時仕宦皆世族而寒人則無進身之路惟此可以年資得官故不惜身為賤役且有出財賄以為之者陸慧曉為吏部尚書王晏典選內外要職多用門生義故慧曉不甚措意王琨為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屬用二人後復有所屬琨不許此可以見當日規制也顧寧人既謂六朝門生與僕僕同而謂其非在官之人則未知門生有可入仕之路則不得謂非在官人也

陔餘叢考

卷美

五

按漢時門生本非弟子之稱蓋其時五經各有專門名家其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如所云為梁邱氏學為歐陽氏學之類也後漢書楊厚傳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曰上名錄則不必親受業但習其學即是也賈逵傳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春秋及古文尚書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皆拜為郎曰弟子及門生可見門生與弟子有別也鄭康成傳康成沒門生相與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論語為鄭志以弟子問答之詞而門生撰述之蓋如論語所謂門人受業于弟子者也李固傳固下獄門生王調賈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亮負

鉄鎖乞收固屍曰門生曰弟子又可見門生之非弟子也惟其不必親受業但爲其學者皆可稱門生於是依勢趨利者并不必以學問相師而亦稱門生如邳壽傳壽爲京兆尹時大將軍竇憲貴盛使門生賞書有所請壽卽送詔獄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于郡界中辜權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憲權臣甫奄寺豈有學術教人而亦有門生蓋卽後世拜門生之陋習也浸尋至六朝遂更爲門下僚從之稱耳

門子

今世所謂門子乃牙署中侍茶捧衣之賤役也古時則否左傳戲之盟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杜註

駭餘叢考

卷美

三

門子卿之嫡子也又襄十年鄭子孔當國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子孔將誅之亦卿之嫡子也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韋昭註凡王之子弟謂之國子也蓋古時王之子弟曰國子卿大夫之子弟曰門子也又國語周景王殺下門子註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又國語晉悼公初立育門子選賢良註門子大夫適子周禮曰其正室謂之門子又韓非子亡微篇群臣爲學門子好辯其國可亡也亦謂卿大夫之子也唐時則守門之人謂之門子舊唐書李德裕傳亦與今俗所謂門子者頗異人謂正如六朝時縣監耳

真人道士

呂覽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莊子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謂之真人史記盧生說始皇亦言真人者凌雲氣駕日月與天地長久淮南子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又云真人者動乎至虛游于滅亡之野馳于方外休乎宇內臣雷公役夸父妾必妃妻織女蔡邕作王子喬碑及仙人唐公碑文皆有真人之稱李善文選南都賦真人註引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此皆真人之所本也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召逸人居之謂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三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續通考云據此則道士之名自周已有之又抱朴子仙藥篇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是終不能得也此

駭餘叢考

卷美

三

又道士之所本也

居士

輟耕錄云今人多以居士自號考之六經惟禮記有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會能改齋漫錄云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居居士狂商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排而食之掘而飲之云云則居士之名由來久矣南史阮孝緒屏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到洽築室若阿蘭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虞寄居閩中知刺史陳寶應有異志恐禍及乃着居士服居東山寺魏書盧景裕不仕貞素自得人號爲居士

徵君徵士

有學行之士經詔書徵召而不仕者曰徵士尊稱之則曰徵君後漢書黃憲傳天下號憲為徵君魏志王肅傳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註經傳頗行於世又管寧傳註引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年八十而不倦于書吾于胡徵君見之矣胡徵君謂胡晦也後魏高允作徵士頌凡四十二人皆與允同徵者

野老

詩人多用野老字不過謂田野老人耳按漢書藝文志有野老十七篇註云六國時人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則二字所出最古矣

陔餘叢考卷三十七

博士待詔大夫郎中

陽湖 趙翼 耘菘

黃省曾吳風錄謂張士誠走卒厮養皆授官爵至今呼惟油作麵備夫皆為博士刺工為待詔云按明祖實錄洪武中已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為名稱其時去淮張未遠而民俗濫稱已遍至煩明禁則由來已久未必起于士誠也又陸容菽園雜記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太保茶酒稱院使此草率各分國初有禁云然亦不言起于淮張則知非一日也今江南俗惟油賣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七

茶者尚稱博士鑷工尚稱待詔醫生尚稱郎中而北俗則稱醫生為大夫按博士本師長之稱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為置弟子五十人後四方來學者皆詣博士受業故其時弟子稱師皆曰博士沿及六朝此風不改宋書王微為兒時從博士讀小小章句北史劉晝知宋世良家多書乃求為其子博士恣意披覽北齊張景仁教太原王紹德書武成帝又令景仁侍後主書後主呼為博士登極後與左右語猶稱張博士武成又為琅琊王儼求博士得張彤武與景仁號二張博士後周文帝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樊深為博士可見博士猶先生云爾封氏聞見記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時茶飲初

盛行陸鴻漸來見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乃手自烹  
茶口通茶名區分指點李公心鄙之茶罷命奴子取錢  
三十文酬煎茶博士此茶博士之名之始也蓋其時茶  
事初起精其技者尚少故有茶博士之稱而李公因其  
稱以嘲之可見是時賣茶者無不稱博士也舊唐書開  
元十一年命州縣置醫博士二人則醫亦稱博士也其  
惟油者之稱博士蓋亦因專習其技而有是稱或因煎  
茶者稱博士而倣之耳按博士之始本起於職因漢書其禮法  
本紀後生盧生曰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用又始皇不樂極令博士為仙真人  
討命樂人歌之漢初亦設此官不過有問未有進用者至武帝立五經博士遂  
為師儒之宗此  
博士之沿革也待詔之稱古來原多雜流舊唐書翰林有合  
鍊僧道祝卜術書奕各別院以廩之天寶中有嵩山

陔餘叢考

卷三

二

道士吳筠乾元中有占星韓穎劉頊貞元末有奕棊王  
叔文侍書王任元和末有方士柳泌浮屠士通寶歷初  
有善奕王倚典唐觀道士孫準並待詔翰林遼時翰林  
畫院有畫待詔翰林醫院有醫待詔前明文徵明亦以  
能書待詔可見翰林中待詔者原不皆文學之士則鑄  
工之稱待詔蓋亦實有以此技為待詔者而人因以稱  
之也若醫生之稱郎中大夫碩寧人以為起於宋時而  
引老學菴筆記醫生曰牙推卜相日巡官之類以証之  
按牙推之名不自宋始唐鄭注以藥術于李德裕之書為牙推則醫生之稱牙  
推起于唐也此等名後唐在宗廟皇居之文書以醫為業並宗殿曰醫藥堂今  
子孫衰或謂相自稱劉衙  
推詩云直入后宮后大怒  
然亦第意擬之詞而未見郎中大  
夫之的據按夷堅志鄙醫趙球本上官彥成之隸粗得

其術人稱為趙三郎中又劉師道業醫有婦人托為魏  
師成之妻求其療夫疾劉初不知魏已死也至則魏仰  
手求診脈覺骨節堅冷如木石婦忽笑曰劉郎中細審  
此病不可醫也劉曰娘子拉我來何忽如此婦曰郎中  
試看俄化為狐去又信州吏毛遂病為劉醫誤用藥致  
死忽復活曰是那个郎中主張劉方喜以為已功應曰  
是我毛曰今後須仔細我病本不至死為汝以藥殺我  
我今只在鬼門關候汝耳言訖而死劉亦繼歿此醫生  
稱郎中之明証也夷堅志又云張二大夫者京師醫家  
後徙臨安官至翰林醫官人仍稱為張二大夫則北方  
醫生之稱大夫亦起於宋矣又按唐時醫生亦稱待詔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張祐有病官人詩云藥餌無徵待詔愁此正醫卜待詔  
翰林之本稱也  
又按大夫本秦漢時士人之通稱漢書高祖紀呂公  
從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  
吏令諸大夫日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按沛中豪傑  
吏蓋不過鄉豪及健吏之類而通謂之大夫蓋秦制  
賜民爵有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七大夫諸稱  
漢書註五大夫第九爵也七大夫第七爵也大夫第  
五爵也度其時民之有此爵者人即以其爵呼之相  
沿日久遂以為尊奉之呼故鄉豪及健吏皆得稱耳  
一漢書高祖詔曰七大夫以上皆高爵也久立吏前會

不為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  
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又可見當時爵雖大夫而以  
事至官吏前仍循部民之制

大人

大人之見於經書者周易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陸德明  
釋文引王肅云聖人在位之目以及孟子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莊子大人者聖人不足以當之之類皆以  
德位兼言惟論語畏大人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則以勢  
分而言又左傳閔子馬曰夫人必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邪黑肱以濫來犇君子曰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註皆  
言在位者然此特泛論有位之人非覲而尊奉之呼也

陔餘叢考

卷五

四

司馬相如大人賦則更以稱天子而其時公卿大臣無  
大人之稱可知其呼為大人者則以施于父母伯叔如  
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又史記范蠡之長子曰家有  
長子今弟有罪而大人不遣是吾不肖也漢高祖云始  
大人以臣為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南  
史王僧儒幼時有人以冬李餽其父先以一與之僧儒  
辭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北史田式以事下獄欲自盡  
其子信勸之曰大人朝廷重臣又無大過何至于此唐  
書裴葵云大人病痛若此撫言楊國忠子應試學問荒  
陋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使其子撫先白國忠曰大  
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黜落五代史

王珂妻本李克用女珂被梁圍急使妻致克用書曰賊  
勢如此大人忍不救耶宋史蔡京子攸入謁握父手曰  
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又隱逸傳南安翁以長  
子被拘于官欲詣官代長子杖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  
兒當代此皆以呼其父也漢書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  
此以呼其叔也張博詐淮陽王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  
去後漢書范滂曰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皆以呼其母  
也柳宗元稱劉禹錫之母云無辭以白其大人亦謂禹  
錫之母是大人之稱止以稱父母伯叔從未有以之稱  
尊官者考唐宋以來仕宦相呼敵以下或稱字尊長稱  
丈公卿貴官則稱其官位宋天聖中詔文武官不得過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稱官品諸節度使觀察使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  
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皆本等檢校  
所應帶之官也又洪容齋記李德裕自崖州與某侍郎  
書云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及李文定  
稱王沂公云樞密太師相公之類是皆以官位相呼無  
所謂大人者戴埴鼠璞云四明有大人堂本錢億曾為  
此州節度後其姪惟治復來節度因創為祠名曰大人  
堂蓋大人之稱乃子弟稱父兄之詞而俗訛以為闕相  
公廟誤矣梁溪漫志及莊紳雜助編亦謂世惟子稱父  
為大人若施之於他則眾駭笑之矣可見宋時猶以大  
人稱父母而不加之達官貴人也元人高則誠琵琶記

蔡狀元呼黃門為大人則元時達官已有大人之稱明  
尹直嘗齋瑣碎錄吳與弼以處士徵至京每見士大夫  
皆稱大人又湧幢小品徐晞以吏員起仕至尚書歸郡  
守率諸生迎之諸生以其非文學出身頗偃蹇晞出一  
對曰鎊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諸生不能對晞為對  
日咬開銀杏白衣裏一個大人王弁州觚不觚錄三司  
見督撫稱老先生見巡按稱先生大人此又前明以大  
人為貴官之稱也按後漢書鄧禹傳禹孫康以鄧太后  
臨朝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官人出入多  
能有所毀譽其中者宿稱為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婢  
也亦自通中大人康詎日汝我家出亦敢爾耶又陽球

陔餘叢考

卷三

六

傳球小妻程璜之女璜方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蔡  
邕諫靈帝疏亦云乳母趙婕諛驕溢門吏霍玉依阻  
為奸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  
患據此則東漢時已有大人之稱蓋本宮闈近侍之人  
身無官位而勢居顯要故以大人稱之其後遂為近侍  
尊稱如晉書劉聰時中宮僕射郭琦欲王皮劉惇二人  
證成皇太弟劉義謀逆之事以計脅之皮惇大懼皆曰  
謹奉大人教此又近侍稱大人之明証也琵琶記黃門  
稱大人黃門亦近侍也惟近侍稱大人因而後世相沿  
京朝官亦稱之如徐晞以尚書稱大人也京朝官稱大  
人因而京官出使於外者亦皆以大人稱之如巡按稱

先生大人是也因而遂為貴官之隆稱於是督撫亦稱  
之此又近日京官外官位高者皆稱大人之所自也  
按諸史所載亦有以官位而稱大人者後漢書岑彭  
傳韓歆南陽大人註謂大家豪右也唐書郭子儀應  
回紇大人之占段秀實傳田少榮稱秀實為仁信大  
人高駢傳女巫王奉仙謂畢師鐸曰揚州災當有大  
人死是古來原有貴官稱大人之例據雞肋編所云  
則南宋時尙專屬子之稱父而不以稱貴官則唐以  
前稱貴官為大人者乃從旁指目之詞而非觀面相  
呼也觀而稱大人則始於元明耳

顯考

陔餘叢考

卷三

七

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則父也曰王考廟則祖也曰皇  
考廟則曾祖也曰顯考廟則高祖也檀弓殷主綴重注  
始死未作主先以木為重至虞乃作主殷人作主後則  
聯其重縣諸死者之廟去顯考乃理之疏顯考高祖也  
世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猶在離顯考乃理之是古人  
皆以高祖為顯考也其稱父亦曰皇考皇考大也於君  
上之義無涉曲禮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離騷朕皇考曰  
伯庸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祔廟文亦曰敢昭告於皇考  
清惠亭侯是也徐健菴讀禮通考謂今人以顯考為父  
則起於有元之世時以皇字為君上尊稱遂易為顯考  
然葉石林云漢議宣帝父稱恭宗初請諡為悼太子魏

相以為宜尊稱曰皇考自是皇考遂為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石林之言如此則似宋時已無稱父為皇考之例矣健菴之說不知何所本

孤哀子

今人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按古禮父母喪皆稱哀子如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孔疏曰祭謂卒哭以後之吉祭喪謂虞以前之凶祭又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是哀子之稱不特為母亡也孟子幼而無父曰孤故父喪亦稱孤子如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又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此皆以無父言

骸餘叢考

卷三

八

然雜記諸侯之禮他國弔合禮皆對曰孤某須矣曲禮諸侯在喪曰適子孤左傳列國有凶稱孤在喪也有凶也皆通乎父母之喪言之非專係乎父也宋書巴陵王休若傳謝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並不知沈居喪適自稱孤子眾乃駭愕袁粲傳粲丁母憂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慷慨謂諸將曰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是母喪亦稱孤子矣六朝人每言偏孤如梁書韋復傳父義正早卒復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北史皇甫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親授以經書此則其父先亡者也梁書裴子野生而偏孤為祖母所養魏書裴延儒少偏孤事後母以

孝聞北史刁冲年十三而孤祖母高氏哀之撫養尤篤此則其母先亡者也謝貞傳貞以母憂毀瘠將歿謂姚察曰孤子毀禍所集將隨灰壤時貞父已先亡此則父母俱亡者也可見孤字之義本無定屬董禕又引鄭氏禮注三十以內未有室而無父母者謂之孤子當室如禮所云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是也今世以孤屬父以哀屬母者實本於司馬溫公書儀而朱子亦是之或問朱子孤哀二字之義朱子曰溫公亦只據今俗不欲父母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是孤哀分屬父母在宋世已然又按開元禮四品以下卜宅兆泣卜者命曰孤子某云云注曰今儀父及祖稱孤子

骸餘叢考

卷三

九

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則孤哀之分稱實始於唐又不自溫公始蓋自唐以來已相沿成俗而溫公仍之耳又宋政和禮虞祭至大小祥祭祝文父曰孤子母曰哀子則亦不獨載之溫公書儀也

下官

戲本凡官員自稱皆曰下官漢書賈誼傳大臣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下官二字始此然非官員之自稱也其以之自稱高江村天祿識餘謂始於梁武帝改稱臣為下官按此說非也南史劉穆之傳宋以前郡縣為封國者其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使止孝建中乃創制稱為下官宋書武帝孝建二年定制諸王封

一第... 丹... 頁三下

國者二十四條內一條凡封內官止稱下官不得稱臣能官則不復追敘通典及龔熙正續釋常談皆引之然晉書成帝時庾亮欲廢王導與郗鑒書公與下官並荷托付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晉載記新準對劉粲曰下官常慮福過災生王誕說盧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王鎮惡乘利趨潼關乏食欲還沈林子怒曰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為將軍辦之則晉時已有此稱蓋晉時仕宦者皆自稱下官惟王國之僚屬見其王則稱臣至宋則并令王國之僚屬見王亦稱下官耳

咳餘叢考

卷三七

十

使沈慶之領隊防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又慶之與蕭斌議兵事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元顥藉梁兵破洛陽自立沛郡王欣欲附之崔光韶曰元顥引寇兵覆中國豈惟大王所宜切齒下官亦未敢仰從曹景宗醉後對梁武帝誤稱下官帝大笑此皆六朝時仕宦稱下官之故事也又按五代史補宋彥筠謂李知損曰衆人何為號足下為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耳然則五代時尚相沿有此稱也今仕途中不復稱下官凡知府自稱卑府府以下皆稱卑職按程榮三柳軒雜識淳熙間高曩進對上稱其不為高

談梁相戲云高曩不為高談以何對周益公對云卑牧且為卑牧謂武臣見知州自稱卑牧也則屬吏之以卑自稱自宋已然

小生晚生

漢書朱雲傳雲罷官過薛宣宣曰君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師古註小生謂宣新學後進乃欲以我為吏乎小生之名始見此然非自稱作謙辭也其以之自稱者唐李陽冰自稱其篆書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斯翁謂李斯也又元稹上令狐相公曰白居易易能詩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調名為次韻

咳餘叢考

卷三七

十一

此文士自稱小生之始也朱晦翁和劉秀野詩有小生自愧衰頹早之句則二字并入之詩矣又晚生二字按晉書戴淵傳淵弟逸請立學校疏曰今後進晚生目不覩揖讓之儀隋書薛濬寄弟模書曰吾幼丁艱酷晚生早孤不聞詩禮是晚生二字晉以來已有之但以之自稱不知起於何時知新錄云嘉靖丙戌刑部趙公乃費閣老同年每投謁必書年晚生屠應峻曰趙老真神童或問其故曰費鵝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晚生非神童而何此近代稱晚生之見於記載者也

老先生

先生本古者父兄師長之通稱然古人有尊稱生或單



稱先者史記蘇秦被刺死齊王求其賊誅之燕人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讐也註生一作先言先生也叔孫通諸弟子以制禮皆賜為郎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弟子稱師曰生亦謂先生也漢書貢禹傳禹請老元帝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故親近生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師古曰生謂先生也時禹年八十餘元帝敬之稱生非輕之乃尊之也此單稱生也史記鼂錯傳學中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註先猶言先生也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曰鄧先好奇計註亦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此單稱先者也王新城謂明朝中官稱士大夫曰老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先本此衛宏漢官舊儀博士稱先生博士師也此又後代師稱先生之始也至老先生之稱見漢書賈誼傳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然第謂諸儒之老者耳非親而尊奉之呼也至宋始有此稱劉元城語錄凡引司馬溫公則不著姓名必曰老先生劉過上周益公詩云昌黎前進士司馬老先生蓋用此故事又鐵圍山叢談鄭尚明昂老先生也後世京朝官稱老先生蓋始此然宋史王黼諂事梁師成呼為恩府先生趙范致書丞相史彌遠亦但稱先生范上彌遠書曰天下之人無不知李全欲反雖先生亦知其必反時彌遠當國權位最重而范稱之曰先生文與韓愈全與白居易源同而後謂安內曰非先生不足曰主事非曰源不足以此則宋時老先生之名尚非仕途常稱元人程鉅夫集有送學舟老先生詩疑此稱

起於元初王弁洲觚不觚錄三司見督撫稱老先生見巡按稱先生大人則前明老先生之稱猶未濫及王新城香祖筆記謂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科稱掌科道稱道長是也自康熙丙子以後則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矣此又近日京官通稱老先生之故事也

官人

奴僕稱主及尊長呼卑幼皆曰某官人亦有所本杜田杜詩博議官人乃隋唐間語北史梁彥光傳初齊亡後訴訟官人千變萬端舊唐書高祖紀官人百姓賜爵一級武宗紀中書奏赴選官人多京債御覽文士傳棘尚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見陸雲作逸民賦嵩以為丈夫出身不為孝子則為忠臣必欲建功立策為國宰輔遂作官人賦以反之此官人之見於史傳者然唐以前必有官者方稱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云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也至宋則已為時俗通稱宋史岳雲傳雲年十二即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為羸官人夷堅志易官人及第條有報榜者至逆旅曰此店有易官人及第又陸氏負約一條陸氏再醮後獨步廳事有急足來稱鄭官人有書鄭乃其前夫也張次山妻一條次山喪妻後入京參選偶游相國寺與亡妾遇驚問之妾曰現服事媽媽在城西一空宅官人可以明日飯後來相會此又可見

官人之稱在宋時已為常談也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然官人之稱已遍於士庶固不僅王府支屬矣

官

世俗以行相呼曰幾官此亦最古梁書武陵王紀聞湘東王繹將討侯景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後紀為繹兵所敗繹將樊猛入其舟紀曰願送我見七官唐據言李舟與齊映友善映為將相舟以書與之猶曰十二官足下

爺

爺本呼父之稱說文云吳人呼父為爺是也今不特呼

咳餘叢考

卷三

西

父凡奴僕之稱主及僚屬之呼上官皆用之宋書王或子絢六歲讀論語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耶耶乎文哉以郁乃其父嫌名也南史侯景既僭位王偉勸立七廟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惟阿爺名標是六朝人但以爺呼父也今通用為尊貴之稱蓋起於唐世按通鑑高力士承恩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為兄諸王諸公呼為翁駙馬輩直呼為爺新唐書曰直呼為爺可見從前但以呼父未有以呼貴官者自此以後遂相沿為尊貴之稱今世俗所稱王爺公爺老爺所自來矣本前詩不問爺娘喚女聲杜詩見爺仰而啼爺娘妻子走相送此爺字之入詩者

爹

莊綽雞肋編云今人呼父為爹母為媽兄為哥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說爹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刺荆州還民歌之曰始興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荆楚方言謂父為爹乃徒我切又與今世俗所呼之音不同也云云然戴埴鼠璞已辨之謂爹字原有兩音按廣韻陟斜切羌呼父也徒可切北方人呼父也隋書回紇傳以父為多唐書回紇阿吸可汗亦呼其大相頡干迦斯曰見愚幼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與也則亦與徒可切之音相近矣又韓昌黎祭女文亦有阿爹阿入之稱宋人小說記顯仁太后自金回值壽節高宗

咳餘叢考

卷三

五

極天下之養用宣和故事以龍涎沉腦屑灌燭內列十數枝白太后曰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每夜常設數百枝上私謂憲后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仇遠釋史錢良臣自諱其名其子讀書凡遇良臣字皆令避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亦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聞者大笑

家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

賓退錄云今南北風俗稱其祖及父母莫不加以家字按後漢書王丹傳大司徒侯霸欲與丹交遣子昱候於道曰家公欲與結交列女傳馬融女嫁袁隗隗譏融有舍名妻曰孔子不免武叔之毀家君獲此故其宜爾顏

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則家祖家父家母之稱由來久矣魏略文帝嘗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家兄謂晉載記苻堅時慕容泓起兵與堅書曰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家兄謂慕容北史楊津傳津事兄橋極敬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陽俊之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謂其兄亦不知吾才士也梁元帝攻蕭答答曰家兄謂其兄無辜屢被攻圍七父若顧親恩豈應若是此家兄之稱之見於史傳者也又魏文帝謝鍾繇見與玉珎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苻仲茂從容喻鄰言又世說戴安道高隱而其兄欲立功業謝太傅曰

卷三

六

聊兄弟志業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愛家弟不改其樂南史齊東昏賜蕭懿死懿臨歿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家弟謂梁武帝唐書柳公權為侍書學士其兄公綽與宰相李宗閔書曰家弟本志儒學以待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徒散秩此舍弟家弟之見於史傳者也顏之推又云姑姊妹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稱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然蔡邕書文稱姑姊曰家姑家姊北史高道穆為京邑出遇魏帝姊壽陽公主不避道穆令卒林破其車公主泣訴帝帝他日見道穆曰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為愧則家姑家姊之稱亦有自來矣今俗惟子孫

不稱家其猶顏氏之遺訓歟褚河南帖稱其姪曰家姪

堂兄弟

俗以同祖之兄弟為堂兄弟按禮經曰從兄弟無堂兄弟之稱也其稱蓋起於晉時晉書司隸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詔未下而愷造太傅楊駿第傳咸因劾奏愷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方隕輒行造謁急詣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同堂之見於史者始此南史劉暄傳徐世檨曰明帝是武帝同堂尚加滅害後魏書公孫獻封氏之甥其從兄遂季氏之甥地望懸隔祖季珍曰士大夫須好姻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別元顯人洛廣陵王遙欣集衆議曰北海長樂俱是

咳餘叢考

卷三

七

同堂兄弟今欲何向北齊書孝昭帝謂趙郡王叡曰須拔是我同堂弟舊唐書中宗即位以堂兄千里為成紀郡王又李師道伏誅其堂弟師賢等並流張獻誠請老薦其堂弟獻恭自代徐堅傳詔書有與逆黨同堂親不得任京官柳漁傳臣堂伯祖爽與褚遂良等同被譴戮則更有堂伯祖之稱矣唐書韋縉傳有議堂姨舅服制一疏又有堂舅堂姨堂甥之名

尊老尊兄令弟

杭州人自稱其父曰尊老徽州人自稱其兄嫂曰尊兄尊嫂他處則稱人之父曰尊公尊老稱人之兄嫂曰尊兄尊嫂按晉書載記劉淵謂傅祗之子暢曰尊公雖不

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南史何子平之母年未及終養而籍註有誤年例已滿子平即便去官顧愷之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何即辭祿吉粉之父犯重罪粉乞代父死蔡法度誘之曰上知尊侯無罪行當自釋北史楊播與北海王詳議論不屈詳顧播姪昱曰尊伯姓剛不服理唐書李林甫恐嚴挺之大用乃謂其弟損之曰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策此皆稱人之父母伯叔爲尊而非以自稱其父母伯叔也然以之自稱亦有所本何子平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易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享白粲是自稱其父曰尊老也三國志註袁術與袁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七

丈

紹書曰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北齊書後主緯居南宮其弟琅瑯王儼從上皇胡后居北宮嘗於南宮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竟無後儼殺和士開後主緯使人召儼儼曰尊兄若欲殺臣臣不敢逃罪此自稱其兄曰尊兄也隋煬帝將即位先縊死其兄勇乃即位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此又自稱其兄曰令兄也謝靈運與惠連弟詩云末路值令弟酬問問心顏杜工部詩令弟草中來倉然請論事是又自稱其弟曰令弟也

丈人

王充論衡人形一丈正也故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也至堪呼婦翁曰丈人不知起於何時吳曾能改

齊漫錄謂本於史記匈奴謂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然史記注丈人尊長之稱非必專以之指婦翁也論語子路遇丈人莊子子貢遇灌園丈人戰國策秦王謂唐雎曰丈人芒然而來嚴遂奉百金於聶政曰爲丈人相糲之資史記荆柯傳高漸離家丈人名使前擊筑灌嬰聞魏勃本教齊王反責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宋書袁熙爲彭城王義康說范蔚宗曰小人請以七尺之軀立功事成歸諸吾子丈人何如孔熙先亦以語激蔚宗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爲婚南史張充與王儉書曰所可推襟送抱者惟丈人而已唐書元載擅權時有丈人從載求官載度其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七

丈

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丈人不悅及往謁節度使大獲過望杜甫贈韋濟詩丈人試靜聽是皆尊者通稱耳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裴松之註云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古無丈人之稱故曰舅也此則雖非妻父然以舅爲丈人則裴松之時已有是稱而妻父曰外舅則以外舅爲丈人蓋亦即起於是時耳莊綽雜助編引柳子厚稱妻父揚詹爲丈人以爲後世呼妻父爲丈人之始然南史齊東昏呼潘妃父寶慶爲阿丈唐書杜黃裳之婿韋執誼爲相黃裳勸其請太子監國執誼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是六朝及唐已有是稱宋史張永德乃郭威婿威起兵常

遇謂永德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此又近代婦翁稱丈人之故事也蓋唐以前凡尊長及婦翁皆曰丈人後遂專以屬之婦翁耳今人呼婦翁為丈人而稱交游中尊者亦尚曰某丈想六朝及唐亦如此也至婦翁曰岳丈曰泰山其說尤紛紛不一或曰晉樂廣為衛玠妻父岳丈蓋樂丈之訛也釋常談則曰因泰山有丈人峯故也按泰山有丈人峯而玉置經青城山黃帝亦封為五岳丈人則山之稱丈人者不一世俗以婦翁有丈人之稱而丈人又有山岳之典遂引以為美稱耳晁氏客語引開元十三年封禪泰山三公以下例遷一階張說為封禪使其塔鄭鑑自九品至五品會大宴明皇訝之黃幡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綽曰泰山之力也宋人釋常談引此以為丈人為泰山之始然則唐時并已有泰山及岳丈之稱矣又黃譜筆記謂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呼婦翁矣世俗之稱未必不因此又因山嶽而轉為泰山耳此雖近附會亦可備一解通鑑唐紀宗廟出弄

舅

舅之稱有三爾雅母之舅弟為舅秦風所謂我送舅氏是也妻父曰外舅孟子註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也夫之父曰舅禮記所謂舅姑爾雅所謂姑舅在則稱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是也後人呼妻兄弟曰舅本非古法爾雅謂妻之昆弟為甥劉熙釋名謂之外甥是今

之所謂舅正古之所謂甥乃俗呼正相反蓋妻之昆弟方謂我之子為甥而我呼妻之兄弟亦為甥本無差別故從乎已之子之稱以尊之耳新唐書朱延壽傳延壽為楊行審妻弟行審以其私附朱全忠乃誑其妻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來代我無憂矣及至乃殺之通鑑則云軍府事當悉授三舅胡三省註云延壽第三呼妻之兄弟為舅始見於此則五代時已有此稱也

內兄弟

儀禮姑之子稱外兄弟舅之子稱內兄弟閻若璩云今人稱妻弟為內弟非也從史記當稱妻弟從漢書當稱婦弟云云然顏真卿家廟碑銘云祖昭甫工書與內弟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殷仲容齊名父惟貞少孤育於舅仲容氏蒙教筆法是仲容乃昭甫之妻弟也而云內弟則妻弟之稱內弟自唐已然

親家翁

輟耕錄云男女姻家相呼曰親家翁此三字見唐書蕭瑀傳瑀嘗因宴太宗語羣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羣臣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何說曰臣是梁朝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天子親家翁又唐明皇女新昌公主下嫁蕭嵩子衡嵩妻入謁帝呼為親家母是也然隋書煬帝令宇文述之子士及尚公主呼述為親家翁述治李渾獄成帝曰吾宗社幾覆賴親家翁而獲全則隋

時已有此稱又後漢書禮儀志上陵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咸列註凡與先后有瓜葛者曰親家是親家二字本起於漢也五代史李愚代馮道為相而惡道每指其所失謂劉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蓋昫乃道之親家也蘇氏閒談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妻譴罵鳳令婢訴道凡數百言道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此亦親家翁之見於記載者呂監衍言儲謂親家翁親字讀作去聲自五代時已然然亦不始於五代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唐已作去聲矣

郎君大相公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三

吳斗南云漢制二千石以上得任其子為郎故謂人之子弟為郎又其時稱相國為相君尚書令中書令為令君使君曰使君太守曰府君故謂郎亦曰郎君云云是郎君之稱其原皆出漢任子也漢以後則凡身事其父者皆呼其子為郎君而郎君遂為貴介及裙屐少年之美稱至唐又為極尊貴之稱并有加之帝王大臣者後漢書西南夷傳越雋太守張翕卒安帝以其有遺愛乃拜其子滿為太守夷人歡欣奉迎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魏書甄琛好弈碁通夜不止令奴秉燭或時睡輒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閉碁日夜不息豈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

亦非理南史齊晉安王子懋為明帝所害子昭基以二寸絹為書參問消息故史僧慧見之曰此郎君書也一勸而卒張冲為梁武帝所圍臨歿囑其子元嗣固守及力屈將降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日月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唐明皇欲立忠王璣為太子而李林甫勸立壽王上猶豫不決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之復誰敢爭史思明嘗為裴寬裨將後據東都訪得其子諤呼為郎君後唐莊宗為晉王時令其子繼岌為張承業舞承業以帶馬為贈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梁敬翔謂末帝曰臣事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三

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徐温徙治昇州使養子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誥不樂宋齊邱曰三郎驕縱謂也敗在旦夕潤州去廣陵一水耳此天授也又吳王之弟歷陽公濠以國政盡歸徐氏心不平念周本乃吳之勳舊遂往投之本將出見其子宏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此皆身事其父而呼幼主之稱也周瑜稱周郎何晏稱粉郎何郎潘岳稱潘郎檀郎江敦稱江郎謝道韞稱其夫王凝之為王郎王僧辨稱鮑泉為玉郎隋滕王瓚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美姿容時人稱曰楊三郎此皆少年之美稱六朝以來王公之子弟皆稱之晉書桓元傳元興中有童謠云長干巷

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已而會稽王之世子元顛果為元所害是也至唐而郎之稱益尊張易之兄弟舉朝稱為五郎六郎安祿山呼李林甫為十郎劉駱谷自京來安祿山必問十郎何言宦官李輔國用事宦者不敢呼其官皆謂之五郎甚至裴坦之子勛呼其父為十一郎何后呼元宗為三郎韋堅唱得寶歌亦有三郎當殿坐之語優人黃幡綽對元宗并稱三郎郎當代宗罷李輔國中書令輔國憤之謝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而郎之稱直加於帝王矣至如李義山見棄於令狐楚而有詩曰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等乃令狐勳相國之子也朱滔遣人說田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來救今

陔餘叢考 卷七

語

願八郎治兵與滔共取大梁王武俊亦稱田悅為八郎朱全忠取河中王珂而縛出降全忠止之曰太師舅之思何敢忘謂河之父王承榮也若郎君如此使僕何以見舅於地下此又皆貴人子弟之通稱也又唐人稱新進士亦曰郎君據言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贏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前導人謂逢曰迴避新郎君是也又後唐莊宗既被害弟存霸奔投李彥超軍士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又明宗子從榮年少驕狠或勸之曰河南相公有老成之風相公宜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河南謂其弟從厚也潞王從珂拒命閔帝使安彥威張虔劍等討之從珂在城上自訴從先帝百

戰得天下今何罪而受誅問者哀之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率諸兵降從珂此又稱幼主為相公之見於書傳者也蓋時俗之美稱雖其始本不甚尊往往漸加之於極貴及相呼既久則又為通稱如宋時猶稱宰相為相公今則下賤者亦稱相公矣

哥

哥字廣韻云今呼為兄韻會亦云今人以配姊字為兄弟之稱是哥之為兄其來久矣然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四哥謂睿宗也元宗又元宗子棟王瑛傳惟三哥辨其無罪三哥謂元宗也是以哥呼其父矣顧寧人以為君父之尊而呼之曰哥名之

陔餘叢考 卷三

語

不正莫此為甚然古人稱哥原有數種漢武故事西王母授武帝五嶽真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侍者四非答哥哥此以之稱帝王者也唐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及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園池此稱其兄者也晉王存勗呼張承業為七哥又三司使孔謙兄事伶人景進呼為八哥此亦稱兄長者也王荆公與其子雱評論天下人物屈指謂雱曰大哥自是一箇大哥哥趙善湘臨歿顧其長子疑曰汝官不過監司太守語次子范曰汝開闢恐無結果三哥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三哥謂弟此父之稱其子者也蓋古人又以哥為郎君之稱雖宮闈之間亦然晉王存勗命其子繼及為張承業起舞指錢積謂

承業曰和哥乏錢宜與一積周太祖子青哥意哥皆為漢所誅周世宗長子曰宜哥俱見五代史歐陽公名其子曰僧哥見稗史陸放翁之伯小名馬哥見老學庵筆記又韓魏公君臣相遇傳英宗即位光獻太后心不悅一日謂韓琦曰昨夢這孩兒坐慶寧宮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謂英宗子神宗也又顯仁太后白金將歸欽宗歸其車前曰傳語九哥吾南歸但為太乙宮使足矣他無所望於九哥也九哥謂高宗則兄之稱其弟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高宗已命高士儂尚柔福帝姬及顯仁太后歸謂高宗曰哥被番人笑說錯買了顏巷帝姬呼高宗為哥則母之稱其子也又高宗禪位後遊大滌山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七

美

有陸凝之獻詩高宗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歸當語大哥行之大哥謂孝宗也則亦父之稱其子也又前明泰昌升遐閣臣劉一燝等請熹宗既出李選侍猶呼哥兒卻還者三可見宮庭中呼太子諸王皆曰哥乃親貴之稱思唐時已如此然則顧寧人之議毋亦狃於吳中習俗而不知哥字之本有是異稱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娘子

韻會娘子本少女之稱北齊裴讓之謂祖延曰老馬十歲尚號騮駒一奸耳順強稱娘子可見娘為少女自昔已然北史后妃傳序高歡妃有馮娘李娘王娘穆娘南史劉孝綽妹嫁徐排才尤清拔人謂之劉三娘唐書太平公主起兵應高祖號娘子軍楊貴妃初入宮有寵宮中號曰娘子崔令欽教坊記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有姿媚花藥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昌黎祭女挈文稱四小娘子祭姪孫女李千妻稱李氏二十九娘

陔餘叢考

卷三十八

子東坡為子邁求婚啓云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金史海陵以第二娘子大氏為貴妃第三娘子蕭氏為昭容是皆以娘為少女之証也然呼母為娘亦始於六朝木蘭詩不聞耶娘喚女聲南史竟陵王子良傳武帝為縣令時與子良母裴氏不諧遣人送還都子良年小帝謂之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處何用讀書北史常世康傳世康欲引退與子弟書曰娘春秋已高溫清宜奉隋太子勇語衛王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亦是可恨阿娘謂母獨孤后也呼母為娘則娘又為尊稱矣杜詩爺娘妻子走相送亦謂母也宋史韓魏公傳宮中稱郭后為大娘劉妃為小娘龍川雜誌仁宗稱劉氏為大娘



娘楊氏為小娘娘則竟是母后之稱矣高宗宮中亦有兩劉娘子一喜誦經宮中呼為看經劉娘子一善治饌宮中呼為上食劉娘子則亦以為尊稱而非以為少女也蓋俗稱與古義往往有不相合者如小姐之姐說文本蜀人呼母之稱而今世反以稱少女又北史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此亦稱謂之可異者按呼母為家家亦不獨北齊蓋六朝時南北皆如此琅琊王儼既誅和士開等後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謀廢至尊刺家家頭使作阿尼臣故矯詔誅之家家謂母也尊兄若欲殺臣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謂後主乳母陸令萱後主見兵不解啓太后曰有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十一

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又齊文宣以姪女樂安公主妻崔達等嘗問公主達等於汝云何答云甚相敬惟阿家憎兒文宣乃殺其母阿家謂其母此北朝之呼母為家家也南史范蔚宗歸刑其妻罵之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作計蔚宗母泣責蔚宗仍以手擊其頸蔚宗妻云罪人阿家莫念此南朝之呼姑為阿家蓋亦因夫呼母為阿家故婦稱姑亦同也漢時又有呼母為社者淮南子說山篇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高誘註江淮人謂母為社也四朝間見錄宋高宗欲以憲聖吳氏為后謂之曰俟姐姐歸當舉行此姐姐指母章太后也憲聖曰大姐姐遠處北

方妾豈敢干此大姐姐謂高宗元妃邢氏也則南宋又有稱姑及正后為姐姐者

小姐

今南方搢紳家女多稱小姐在宋時則閨閣女稱小姐子而小姐乃賤者之稱耳錢惟演玉堂逢辰錄記營王宮火起於茶酒宮人韓小姐謀放火私奔是宮婢稱小姐也東坡亦有成伯席上贈妓人楊姐詩夷堅志傳九者好狎遊常與散樂林小姐綢繆約竊而逃不得遂與林小姐共縊死又建康女娼楊氏死現形與蔡五為妻一道士來仗劍逐去謂蔡曰此建康娼女楊小姐也此妓女稱小姐也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三

姨娘

姨本妻之姊妹之稱見爾雅及釋名又左傳莊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是也然世俗又稱妾為姨娘亦有所本南史齊衡陽王鈞五歲時所生母區貴人病便悲戚左右以餅餽之不肯食曰須待姨瘥晉安王子懋七歲時其母阮淑媛病篤有獻蓮花供佛者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合此花竟夕不萎二王皆呼母為姨蓋姨本姬侍之稱二王所生母皆非正嫡宮中久呼為姨故其子之呼母亦同耳

三姑六婆

輟耕錄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也

嫗婆

俗稱乳母曰阿嫗亦曰嫗婆其不乳哺而但保抱者曰乾嫗婆按漢時稱曰阿母讀如阿房之阿所謂長於阿保之手也後漢書袁閔少時往省其父彭城相在途變姓名人無知者既至府吏不為通會阿母山見之入白夫人乃召入又陳忠傳帝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是漢以前皆稱阿母也至六朝始有嫗婆之稱宋書何承天年老始除著作諸佐郎皆年少名家荀伯子嘲之為嫗母承天曰卿當知鳳凰將九子何言嫗母耶北史

陔餘叢考

卷三

四

魏靜帝每云崔季舒是我嫗母謂政事皆與之商榷也北齊書陸令萱以乾嫗婆封郡君唐書哀帝二年九月詔封嫗婆楊氏為昭儀第二嫗婆王氏先已封郡夫人今准楊氏例改封李商隱七不稱意內云少阿嫗又春渚記聞施嫗婆年六十育沈氏二子為人纖履及緝紉之事以供之

連衿

爾雅兩婿相謂曰亞註云今江東人呼為僚婿助傳呼友婿嬾真子錄云江北人呼連衿又呼連衿也連衿二字見此

布袋

俗以贅婿為布袋按天香樓偶得云三餘帖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舅有瑣事輒曰令布代之布袋之訛本此

家生子

奴僕在主人家所生子俗謂之家生子按法苑珠林記唐嶺有大蛇為患都尉令長求人家生婢子及有罪家女祭之家生之名見此然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注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輟耕錄引之以為家生子之據更為明切

奴才

罵人曰奴才世謂起於郭令公子儀諸子皆奴才之語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非也晉劉淵罵成都王穎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田嵩罵楊難敵曰若賊氏奴才安敢希覬非分王猛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况數十萬乎魏爾朱榮謂元天穆曰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唐末董璋反以書誘姚洪不聽城陷璋責之洪曰汝奴才固無恥吾義士肯隨汝所為乎是晉唐已有此語按奴或作鴛顏氏家訓謂貴游子弟當離亂之後朝市遷革失皮而露質當此之時誠鴛才也又五代史朱守殷傳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後為都虞侯使守德勝王彥章攻之守殷無備南城遂破莊宗罵曰鴛才果誤子事

底下人

俗稱奴僕為底下人南史陳伯之傳褚綢謁范雲雲不見綢怒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唐洋州刺史趙臣議選舉疏有曰授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室之嘆

阿

俗呼小兒名輒曰阿某此自古然如漢武云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蜀先主謂龐統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魯肅拊呂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共阿戎談以及謝惠連之稱阿連唐武后之稱阿武婆帝后自稱阿帝之類亦有不連其名而直以次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六

第呼之者魏略散騎皆以高才充選獨孟康以外戚得之人共輕之呼為阿九梁書武帝謂臨川王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隋書文帝呼其弟瓚為阿三五代史王從珂小名阿三莊宗見其勇曰阿三不惟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各處方言不同而以阿呼名遍天下無不同也 本朝國語亦以阿厄漪起而余隨征緬甸軍中翻譯緬文亦多阿喀拉等音凡發語未有不起于阿者嘗細思其故小兒初生到地問曰第一聲即係阿音則此乃天地之元音宜乎遍天下不謀而同然也

僧稱

僧之稱釋家從釋道安始道安謂佛氏釋迦今為佛子

宜從釋氏帛尸因請學佛者皆姓釋氏此僧家稱釋氏之始其曰比丘者羅仙原始秘書云稱佛為牟尼謂德同仲尼也沙門為比丘謂德同孔子也女沙門曰比丘尼謂德同孔子仲尼也葉石林避暑錄云晉宋間佛家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按齊書莊嚴寺有僧達道人講座東昏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避去藏草間帝將殺之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是也僧之自稱則曰貧道顏竣傳釋僧舍謂竣曰貧道常見誠記是也僧之稱和尚本於釋典羅云出家 佛命舍利佛為共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黎故沙門以和尚為尊貴之稱亦見香祖筆記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七

牙郎

輟耕錄云今人謂馴僧曰牙郎其實乃互郎主互市者也按此說本劉貢父詩話馴僧為牙世不曉所謂道原云本謂之互即互市耳唐人書互作牙牙互相似故訛也然舊唐書安祿山傳祿山初為互市牙郎則唐時互與牙已屬兩字

名號

士之有名者曰名士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呂覽尊師篇為天下名士顯人史記張耳陳餘魏之名士漢書田蚡傳進名士家居者貴之後漢書種暠傳河南尹田歆常舉六孝廉其五人皆有貴戚書命不敢違歆欲自用

一名士乃以高應詔又黨錮傳陳蕃竇武欲誅宦官引  
用天下名士魏志荀攸傳何進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  
餘人又梁習薦州界名士常林楊俊等吳志孫策論太  
史慈曰子義青州名士終不欺我裴松之三國志注引  
漢末名士錄甚多是名士之稱起於秦漢也亦曰名流  
南史阮孝緒傳其為名流欽尚如此是也亦曰名輩蔡  
傳傳其為名輩所知如此又范泰傳宋武問謝混如秦  
者名輩誰比是也亦曰名家裴松之傳晉孝武太元中  
選名家以參顧問是也公卿有名者曰名公裴松之論  
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又邴原別傳河南張範名公  
之子宋書謝景仁傳武帝目景仁為名公之孫以其為

陔餘叢考

卷三

八

謝安從孫故云蔡凝傳凝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是  
也亦曰名卿漢書王吉傳蓋執諸名卿可幾是也亦曰  
名臣魏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梁沈約論謝宏微古之  
所謂名臣宏微當之是也為人父而有名者曰名父漢  
書蕭育傳王鳳以育名父之子除為功曹齊書武帝稱  
劉景素名父之子是也為將而有名者曰名將漢書樂  
布傳贊終為漢名將李廣傳李廣程不識皆名將是也  
為郡守而有名者曰名守南史齊明帝謝瀟徐孝嗣並  
為吳興皆號名守是也醫之精於技者曰名醫南史李  
希世傳母病名醫療之不能愈又許智藏傳時號名醫  
是也番長之有名者曰名王漢書宣帝紀單于遣其名

王奉獻顏師古註名王者謂有大名以別諸小名是也  
獨漢書蕭育傳鄴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右扶風誅之  
又唐書高祖女平陽公主遣奴馬三寶論降名賊何潘  
仁李仲文等各率兵會高祖名賊之稱大奇

姦細

舊唐書王賓傳云此輩降蕃翻作細作宋史紹興二年  
翟汝文與秦檜對案相詆目檜為金人姦細

別號

月令大雩帝鄭康成註云帝上帝也乃天之別號別號  
二字始見於此然世之有別號古不經見吳萊三墳辨  
謂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則別號起於上古韓詩外傳及

陔餘叢考

卷三

九

漢書古今人表謂帝嚳學於赤松子淮南鴻烈作赤誦  
子此又在黃帝之前則別號當以赤松為首然歸藏乃  
黃帝書名赤松亦或周秦人所臆撰未必上古之人如  
後世於字名外別立一號以自標榜也別號當自戰國  
時始丹鉛錄云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  
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樛里故號樛  
里子又范蠡去越自號陶朱公又號鴟夷子皮又號海  
濱漁父蘇秦張儀皆師鬼谷子南華書有庚桑子秦漢  
間有江上丈人河上公之類皆後世所謂別號也然其  
人類多隱逸者流欲自諱其姓名而為此非如後人反  
借此以自標異也兩漢之時尚少其見於史傳者惟商

山四皓綺里季角里先生等四人至今終莫知其姓氏  
又封君達號青牛師程高醫術自言得一老父號涪翁  
者至晉而陶潛號五柳先生南齊臧榮緒號被褐先生  
梁陶宏景號華陽隱君人問書札即以隱君代名又瘞  
鶴銘有華陽真逸說者謂卽宏景別號或以爲顧況別  
號北史李昭徽將妻子入嵩山號黃冠子李綽常逸游  
放恣自號隱君李公緒自號達生丈人鄭道昭號中岳  
先生則別號之風漸開然尙皆喻人逸士好奇弔詭者  
之所爲卽至有唐如李淳風之父號黃冠子王績號東  
臯子又號無心子川游巖號由東隣鄉世隆號隱元先  
生張薦號史遁先生鄭薰號七松處士賀知章歸老後

陔餘叢考

卷三

十

號四明狂客又號秘書外監元結號漫郎又曰聳叟又  
曰琦耳子郝純號伊川田父陸羽號桑苧翁陸龜蒙號  
江湖散人又曰天隨子又曰甫里先生張志和號烟波  
釣叟又曰元真子司空圖號耐辱居士亦皆巖棲谷汲  
隱居不仕或仕而歸田者乃有此號至達官貴人則自  
以官位相呼不聞別署一號以托高致也達官貴人之  
有別號蓋始於宋之士大夫亦謂之道號如長樂老六  
一老泉半山東坡之類相習成風遂至販夫牙儈亦莫  
不各有一號宋人小說載某官拿獲一盜責其行劫盜  
輒曰守愚不敢詰之則守愚者其別號也盜賊亦有別  
號更何論其他矣近有人訊別號詩曰孟子名軻字未

傳如今道號却紛然子規本是能言鳥又要人稱作杜  
鵑可爲一笑也輟耕錄吾子行云唐人雖有道號却不  
會刻入印章別號刻印亦自宋人始

古人雖無別號而學行足以服人人自有加之美號  
者如東觀漢紀每臘賜博士羊甄宇獨取最瘦者後  
詔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人因以號之後漢書伏生  
之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州人號爲伏不鬪董宣爲  
洛陽令人號爲卧虎鄭均家居年老賜尙書祿人號  
爲白衣尙書張霸年數歲卽知孝讓入號爲張曾子  
魯匡有權術人號爲智囊江革至孝人號爲江巨孝  
黃憲德甚高袁閔稱爲顏子楊震博學諸儒稱之曰

陔餘叢考

卷三

十

關西孔子廖扶高行人稱爲北郭先生馬瑤隱沂山  
人號爲馬牧先生以及漢末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  
厨之類黨綱傳所謂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天下  
名士爲之稱號也南史宗元卿性至孝鄉里號曰宗  
曾子蔡曇習人稱蔡曾子何伯璵人號爲何展禽膝  
曇恭至孝王儉稱爲膝曾子周續之通十經人稱爲  
顏子徐陵早慧慧雲師亦稱爲顏回孔休源多識典  
故人稱爲孔獨誦許懋明於故事時稱爲儀註學江  
祐又稱之爲經史荀唐書李守素淹通譜學虞世南  
稱爲肉譜張鷟工文詞如青錢萬選員半千稱之爲  
青錢學士殷踐猷博學人稱爲五總龜谷那律淹貫

羣書褚遂良稱之為九經庫王起博學人號當世仲尼賈會有高節人稱關中曾子裴敬葵以孝行文學重於時人號為甘露頂薛大鼎為滄州鄭德本為瀛州賈敦頤為冀州皆有治行人稱為鑄脚刺史北夢瑣言趙光逢風神秀異人稱為玉界尺元史廉希憲好孟子人稱為廉孟子明史永樂中周新為御史人曰為冷而寒鐵魯穆為福建僉事人呼為魯鐵面李綱巡按南畿罷職史四百餘人稱為鐵御史黃紱剛直人呼為硬黃馮恩劾汪鏐被逮朝審時與鏐爭詈時謂其口膝磨骨皆鐵稱為四鐵御史

混號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世俗輕薄子互相品目輒有混號呂氏春秋簡選篇夏桀號移大儀謂其多力能推牛倒也此為混號之始史記酷吏列傳都人號為蒼鷹嚴延年人號為屠伯漢書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媪乘黃牛車詣闕百姓謂之黃牛媪後漢書郭況家富號金穴馬援稱公孫述為井底蛙蜀志孔融稱袁術為塚中枯骨顏師古匡謬正俗人呼董卓為董礫魚參典略記禰衡稱荀文若可借面弔喪趙稚長可監厨請客魏志許褚多力而癡人稱為虎癡世說晉張湛好于齋前植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人歌輓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晉書羊曼人號為駱伯載記李特之先自巴西至楊車坂抄掠行旅人號為

楊車巴干寶撰搜神記人謂之鬼董狐南史宋武帝少未涉學及為相頗慕風流有所談論人不敢忤惟鄭鮮之難必切至帝感其輪情終厚之時人謂鮮之為格佞沈慶之患頭風嘗着狐皮帽羣惡之號曰蒼頭公殷景仁號殷鐵范蔚宗以香名嘲朝士謂庾仲文為麝香何尚之為零藿沈演之為詹糖羊元保為棗糕徐湛之為甲煎慧琳為蘇合孝武帝狎侮羣臣多鬚者謂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齜劉秀之儉恠謂之曰老慳王元謨本北人號之曰老儉廢帝以湘東王或肥大盛以竹籠謂之豬王以建安王休仁為殺王以山陽王休祐為賊王齊東昏時奄人王寶孫有寵號為侯子梁武時陸驗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容貌特醜人號為生犀劉胡面均黑人號均胡蕭惠開在蜀嚴猛人謂之卧虎蕭坦之肥黑語呼人號為蕭啞北史古弼頭尖魏道武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元暉與盧利為魏宣武帝所寵人號曰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李崇在淮南亦號曰餓彪許惇為主簿以明斷稱人號為入鐵主簿惇美鬚人又號為長鬚公谷楷眇一目性暴酷人號為瞎谷武元崇每向臺駕赤牛人號赤牛中尉元慶智為主簿事無大小得錢乃判或十數錢或數十錢時號十錢主簿魏明帝為太子時郭祚以黃罽奉之祚又與應詔趙桃弓相附人號為桃弓僕射黃罽少師祚子景尚善事權勢人號為郭尖宇文忠色黑

裴伯茂呼為黑字邢斯好忤物人謂之牛副李象使于  
梁談者謂牛象圖李世哲善事人人號為李維柳遂無  
拘檢人謂之柳癩諸葛穎好諧毀人時號為冷葛宗道  
卿好着大屐冀州人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宋公鼓宋安德宗道  
卿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梁彥光官相州政弛緩人  
呼為戴帽錫崔暹貪酷人呼為懶兒刺史侯景呼韓軌  
為噉豬腸兒河南人笑河北人食榆謂之稽榆賊唐書  
崔日知為太常卿自以歷朝久每朝集常與尙書同列  
時號尙書裏行竇從一娶韋后乳母為妻世謂媼婿為  
阿翁時人因呼從一為國奢盧藏用隱終南山有意當  
世人目為隨駕隱士姚崇當國慮懷慎不能有所建白

陔餘叢考

卷三

四

人稱伴食宰相酷吏周興人呼為牛頭阿婆李林甫傾  
險人呼曰李猫來瑄善擊賊賊呼為來嚼鐵裴寬貧時  
衣碧瘠而長人呼碧鶴雀張公素眼多白人稱白眼相  
公常袞為相政事壅滯人謂之稽伯資輩與人言若不  
出口世稱囉囉翁資申倚其叔參勢招權納賄人目為  
喜鵲王志愔政嚴厲人呼曰皂鵬杜棕為相未嘗薦士  
時號秃角犀令狐綯執政其子滿用事人號白衣宰相  
崔休四拜宰相人號崔四入唐時宦官多閹人杜宜猷  
為觀察使歲遣祀奄人慕時號救使葉戶于頔在襄陽  
騎縱不法初襄陽榷器名天下謂之葉樣至是以頔故  
凡方鎮不法者皆謂之葉樣節度鄭榮作詩為俳諧語

故使落調人稱為歇後鄭五路嚴與韋保衡當國勢動  
天下人目其宅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也李匡威殘  
暴人稱金頭王張鷟朝野僉載武后時張元一好品題  
以趙廓渺小起家御史謂之泉坐鷹架魯孔邱為拾遺  
有武夫氣謂之鶩入鳳池蘇味道有才識為九月得霜  
鷹王方慶體質鄙陋為十月被凍蠅妻師德長大而黑  
一足蹇為行轍方相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  
為望柳駱駝袁本身黑而瘦為嶺南考典宋前疑身體  
垢膩為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為外軍校尉唐波  
若矮短為鬱屈蜀馬長孺子視望陽為呷醋漢蘇微舉  
止輕薄為尖孔老鼠而張元一腹粗脚短吉頊亦目之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為逆水蝦蟆又侯思正好食籠餅每縮葱和肉其中人  
呼為縮葱侍郎朱隋侯姿少媚為腫亂土梟賀若瑾眼  
皮急項又粗為飽乳犢子又魏光亦好品題朝士以姚  
元之長大行急為趕蛇鶴鴿虛懷慎好視地為覷鼠貓  
兒姜皎肥而黑為飽棋母猪倪若水黑而無鬚為醉  
部薄精齊處冲好眇目視為暗燭底覓蠶老母呂延嗣  
長大少髮為日本國使人又曰鄭勉為醉高麗蔡孚為  
小州醫博士張孝嵩為小村方相楊仲嗣為熟鐵上糊  
孫袁輝為王門下彈琴博士魏恬為祈雨婆羅門李全  
變為品官給使李廣為飽水蝦蟆而張鷟既號青錢學  
士有董方九舉不第號白蠟明經時人以之屬對又通

鑑李全交王旭為御史專以酷虐為事人號李為鬼而  
夜叉王為人頭羅刹中書舍人陽滔適當草救而令史  
持鑰他出無舊本檢尋乃斷窻取之時稱斷窻舍人朱  
泚之亂源休姚令言收圖籍貯倉廩自比蕭曹人目為  
火迫鄒侯北夢瑣言韋宙有積穀七十堆宣宗稱為足  
穀翁夏侯籍為人鄙穢人目為夏侯驢子蘇楷無行人  
稱為衣冠士偶夏侯孜少淪落人稱為不利市秀才温  
庭筠貌陋人稱為温鍾馗方干謁王龜大夫一見卽兩  
拜王答之未起問干又一拜時稱為方三拜蔣侍郎凝  
貌甚美時稱為水月觀音五代史李振為朱温腹心每  
入京必有貶降人目為鴟梟劉仁恭為小校時善穴地

咳餘叢考

卷三六

六

攻城軍中號劉窟頭後唐莊宗優名李天下又優人郭  
從謙混名郭門高李罕之攻摩雲山居民盡殺之人號  
為李摩雲明宗淑妃王氏有美色號花兒羞崔協不識  
文字人號為沒字碑廢帝時張敬達性剛人謂之張生  
鐵石晉時安重榮號安鐵胡高季興到處稱臣又好切  
鄰道貢物人呼為高賴子梁有驍將陳章號陳野又慕  
容彥超黑色胡髯嘗問姓問人謂之問崑崙馬幸孫為  
相號為三不問謂不問口以議論不問印以行事不問  
門以延士大夫也南漢劉鋹有肥妾號媚猪宋史韓通  
性剛嚴人謂之韓瞪眼其子病瘦人謂之瘦兒李重  
進色黯人呼為駝黑大王韓溥熟唐朝故事人稱為近

世肉譜吳時敏于文人稱為立地書厨王繼勳善用鐵  
鞭鐵梨鐵搥人稱為王三鐵王彥昇好擊劍人稱王劍  
兒李沆為相無所建白人稱為無口孤張士遜為相無  
所可否人稱為和鼓王珪為相人稱三首相公上殿云  
取聖旨下殿云領聖旨出詔人云已得聖旨也魯宗道  
性骨鯁人目為魚頭參政劉安世強直人目為殿上虎  
趙卞稱鐵面御史錢顛亦稱鐵肝御史王廷義好自大  
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人稱為王當代王承祐為團練  
使好言事人稱為武諫官陳思讓信釋氏人目為陳  
佛子祁廷訓形質魁岸而無才人呼為橐駝姚內贊善  
戰夏人目為姚大蟲燕瑛在嶺南括犀珠香藥以賂權

咳餘叢考

卷三六

七

要人目為香燕陳象輿董儼日夕會趙昌言第京師語  
曰陳三更董半夜蘇紳與梁適同在兩禁皆險詖人語  
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劉隨臨事明銳人稱水晶燈籠  
孫道夫亦有此稱葉祖洽逢迎宰相曾布人目為小訓  
狐楊畏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于紹聖人目為楊三變  
李邦彥為相人目為浪子宰相薛昂無學術為大司成  
請罷史學哲宗斥為俗佞王德擒夏將姚太師姚對欽  
宗曰被縛時但見一夜叉耳人呼為王夜叉王俊善告  
訐號王鵬兒何羣性剛同舍生目為白衣御史李先洽  
信州有聲人目為錯安頭言其貌陋而有才也在楚人  
又目為照天燭以其明也章鑑與人多許可人口為滿



朝歡張成戰酣則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鵝眼  
李全將張惠多力人目為賽張飛獨醒志姜遵知開封  
府人號姜擦子言其威也祥符中有王捷者善燒金人  
謂之王燒金詩話總龜劉吉南治河人呼為劉跋河同  
時內侍石金振領河隄使尤苛急人呼為石爆裂貢父  
詩話薛簡肅尹京以嚴為治人號為薛出油陳彭年竭  
精盡思以固寵人謂之九尾狐宋中道穎利而么小蘇  
子美呼為維宋盛度體豐大丁謂疎瘦梅詢好薰香寶  
寶不事修潔時人謂盛肥丁瘦梅香寶吳祐中士多  
馳騫請托有一人號望火馬一人號日遊神崔遠風致  
峻整人目之為何座黎慶歷中有衛士震驚宮闕捕得

陔餘叢考

卷三六

六

殺之御史宋禧言蜀有羅江狗宜畜之以警夜時謂之  
宋羅江御史席平鞠獄甲上殿仁宗問其事奏曰從車  
邊斤矣斬時號車斤御史翰苑名談有吉水令治邑嚴  
酷馬道為啄木詩諷之人目為馬啄木宋史王安石去  
位請以韓絳代而呂惠卿佐之二人守其成規不變時  
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又王景亮結一社  
專以嘲笑為事人號其里曰豬嘴關以呂惠卿清瘦語  
次輒以手指畫謂之說法馬留邵篋高鼻閣髻以上殿  
泄氣出知東平謂之泄氣獅子陳和叔少通率暮年為  
質朴之狀時謂之熱熱顏回孔文仲對策有為痛哭嘆  
息之語和叔語人曰此可謂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

杜園賈誼正可對熱熱顏回耳拊掌錄米芾好怪常戴  
俗帽衣僧衣人目為活卦影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詩  
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  
蔡元度對客嬉笑人莫能測時稱笑而夜又洛中有稗  
將張師權好以甘言悅人時號蜜翁翁楊景宗為章府  
太后弟好以木槌擊人時謂楊骨槌靖康時京城破王  
時雍搜取婦女與金人時號為金人外公又號賣國牙  
郎建炎進退志李綱奏曰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  
有吳玠莫倚傳道意旨京師謂之捷疾鬼紹興乙卯以  
旱禱雨諫官趙鼎言請禁宰鵝鴨時稱鵝鴨諫議適聞  
金有龍虎大王來南侵胡致堂曰此間有鵝鴨諫議足

陔餘叢考

卷三六

七

以當之有鄭廣者本海寇號滾海蛟後歸降授官所謂  
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却做賊  
鄭廣做賊却做官者也周益公日記楊存中人號為聶  
闖以其多聶而善逢迎也亦見王梅溪集嘉定中御史  
羅湘上言越州多虎乞飭多方捕殺張次賢奏入盤嶺  
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宋孝  
宗夜與胡銓飲有宮人號滿頭花令出侍酒見銓所記  
玉音問答楊誠齋與尤延之相戲尤呼楊曰羊楊呼尤  
曰蝨蟀書問往來尤則曰羔兒無恙楊則曰彭越安在  
王梅運勾骨立有風味人號為風流骸骨金陵府官妓  
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謂之生色懶懶開禧中有郭倪

為殿帥白以為卧龍酒後輒咏三顧頻煩之句後出師竟敗對客山涕時號為帶汁諸葛道士吳含靈好睡人呼為吳孫軒渠錄莊綽極腫江仲本呼為細腰宮院子夷堅志宗室公衡善滑稽而寡髮人呼為趙葫蘆湖州民許六以賣餅為業人呼曰許糖餅潘姓者善理冥間事人呼為潘見鬼陳州人蔡乙極凶惡貌又獠劣人呼曰取命鬼福州有丐者陳餽頭婺州一叟自稱養皮袋鄭人連生好酒每飲必插花于首人呼為連花鄱陽張廿二面醜口潤人呼為張鱖魚宋史韓侂胄當國值生日陳及之後至門已閉而闢未闢遂偃而入當時有由寶尚書屈膝執政之謂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為業人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呼為楊鞍兒李全善用槍人呼為李鐵槍梁成大為史彌遠主搏擊人目之為梁成犬又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同除諫官人目之為三不吠犬賈似道當國漕帥朱浚每有扎稟事必稱浚萬拜時謂之朱萬拜癸辛雜識杭醫張防禦言語好異人目為張風子趙孟頫造黑漆大船極工巧人號為黑漆船至龔開所讚宋江等三十六人各有混號如尺八腿一直撞之類尤為新異也金史景祖善啖人呼為活羅<sub>大馬</sub>章宗時宮中有優人號玳瑁頭徒單恭為總管嘗畫一佛像云當以金鑄之賦屬縣金而實不鑄金盡入其家時號金總管完顏訛可傳同時有兩訛可一曰草火訛可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

曰板子訛可嘗誤以牙牌為板子也故時人以此列焉完顏定奴號三脆羹紇石烈牙忽帶號盧鼓椎以其好用鼓椎擊人也酷吏傳徒單思忠好以麻椎擊人人號麻椎相公李特立為人短小鋒利人號為半截劍馮驥號馮馬削雷淵為御史至蔡州杖殺民之姦豪者凡五百人時號為雷半千明史給事中胡以寧請禁食蝦蟆時號蝦蟆給事成化中帝久不與羣臣相見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司禮約以御殿日召對及見纔奏二事萬安居首即頓首呼萬歲欲出時等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以此戲朝士一時傳笑以安為萬歲閣老又是時劉吉萬安劉翊為相無所匡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書之謠吉在內閣十八年人目之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宏治中元守直為通政使王敞為左通政姜清李浩為參議時人謂元哭王唱姜辣李苦蓋元與王聲音俱不稱而姜急躁李氣促也又前明呼蜀人為川老鼠以其善鑽也呼楚人為乾魚以其善治鱈魚也呼江西人為臘雞以元時江西人仕於朝者多以臘雞饋客也嚴嵩生日江西紳士畢集嵩長身聳立諸公俯趨高新鄭在旁笑嵩問故新鄭曰偶思及韓昌黎鬪雞詩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是以笑耳又嚴嵩當國以萬菜為文選郎方祥為職方郎人稱二人為文武管家甫田陳愧齋為翰林時客至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

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時因號陳也罷高歷中蘇人有邱姓者勤於弔喪而形體短小人呼之為邱的篤天啓中周應秋附魏奄每魏良卿至其第進豚蹄留飲時號根蹄總憲又其時有東林點將錄以水滸傳中各混號加之士流李三才為托塔李天王葉向高為及時雨之類尤不可枚舉宏光時金陵名妓李香君號香扇墜至如歷代流賊如後漢書黃巾賊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稱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髯者號於氏根大眼者曰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以及歷山飛蝎子塊之類更難悉數矣沈括筆談吳人謂梅子為曹公以嘗望梅止渴也謂鵝為右軍以換鵝書也有士人遺醋梅

咳餘叢考

卷五

三

與燂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甕湯燂右軍兩隻是物類亦有此雅號矣

諱龜

莊綽雞肋編浙人以鳴為諱謂鳴僅一雄者不能生卵須二三雄始有子故俗以此為諱也今俗以縱妻淫行者為龜不知起于何時左傳宋有公子圍龜楚有鬬韋龜漢有京兆尹陳龜幽州刺史朱龜曹魏有典農劉龜北魏孝明帝以神龜紀年孝昌中有大臣叱列伏龜正始中有羽林監王元龜唐時宗室有楚王靈龜嗣曹王龜年大臣有崔從龜王龜劉崇龜李權龜庶僚有樂朋龜薛元龜協律有李龜年進士有張仁龜處士有陸龜

蒙道士有解元龜白樂天名其姪曰龜兒字文籍字夏龜張志和本名龜齡王俯字興龜賀知章稱股踐猷為五總龜謂龜十年五聚問無不知也五代前蜀有京兆李龜頑宋則呂蒙正之父名龜圖其弟名龜祥即夷簡之祖也何承矩之子名龜齡范雍之祖名從龜王大寶字元龜丁陟傳有員外郎董龜正畢士安傳有郎中王龜從陳堯封之子漸自號金龜子陳季常作龜軒東坡贈詩所謂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也江陰葛延之訪東坡于僊耳以親製龜冠獻坡答以詩楊時號龜山紹興中有侍御史黃龜年慶元中有直講彭龜年洪龜父王十朋字龜齡陸放翁築堂曰龜堂又以龜殼作冠

咳餘叢考

卷五

三

高二寸許有詩云龜屋新裁二寸冠孟珙傳有隨守張龜壽金宣宗詔趙秉文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元至正中謝應芳自號龜巢老人所著有龜巢集又戴良自著其居曰龜毛廬是唐宋以來並未以龜為諱也惟魏太武斥宋文帝為龜鼈小豎夫何能為則亦僅喻其渺小耳皮口休謁歸仁紹不得見因作咏龜詩北夢瑣言謂火蛇龜訊之硬骨殘形知幾秋尸骸終是不風流頭皮死後鑽須遍只為平生不出頭亦謂其不見客耳雞肋編又謂楚人諱烏龜頭云郡城象龜形嘗被攻有術者教以繫其首而破故諱之然所諱又是一義皆非謂縱姦也王阮亭池北偶談謂諱龜自明始惟張江陵生時母夢一大龜因

名之後仍改名云按明人閩莊駒陰允記謂三山士人鄭唐好訛謔嘗爲一老人題真容曰精神爛爛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有人橫讀之乃精老烏龜四字也老人遂毀之此可爲明人諱龜之証然所以諱之之故終莫得其說也及閱輟耕錄記秀州多故家大姓其子孫不肯廢敗蕩盡有金方所作詩嘲之曰興廢從來古有之爾家忒煞欠扶持諸墳掘見黃泉骨兩觀番成白地皮宅眷多爲撐日兎舍人總作縮頭龜強奴猗幹欺凌主說與人家子弟知撐日兎謂兎望月而孕以見其不夫而姪也縮頭龜則以喻其夫也思其時已有此諺語而入之詩也又堅瓠集張伯雨贈葉景修詩家藏

該餘叢考

卷三六

畜

逸少籠鵝帖門繫龜蒙放鴨船龜蒙句訛其婦女不潔故藏一龜字云則諱龜起於元時無疑矣

雜種畜生王八

俗罵人曰雜種曰畜生曰王八後漢書西羌傳滇零等招集諸雜種晉書燕載記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此雜種之名所由始也漢五行志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東漢時則又曰畜產後漢書劉寬傳坐客罵蒼頭曰畜生寬私遣人視之恐其自殺曰此人也而被罵畜產吾懼其死也北史高車傳其先匈奴單于生二女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當以與天乃築高臺處之二三年有老狼守臺不去小女意其神欲嫁之其姊驚

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遂爲狼妻于孫繁茂成高車國此畜生之名所始也隋文帝疑疾太子廣與陳夫人侍夫人爲廣所逼奔歸于上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以實對上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誤我此又罵人爲畜生之明文也北齊熊安生以訟事欲訴徐之才和士開二人及相對時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不敢自稱姓名但云觸觸生羣公晒之以其音同畜生也五代史王建少時無賴以屠牛盜鹽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此又王八之稱之所始也金史亦有王八與王毅共守東明兵敗被執王八前跪將降毅以足踏之此則不可與王建並稱爲賊明人小說又謂之忘八

該餘叢考

卷三六

畜

謂忘禮義廉恥孝弟忠信八字也

綠頭巾

明制樂人例用碧綠巾裹頭故吳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謂其夫爲綠頭巾事見七修類稿又知新錄云明制伶人服綠色衣良家帶用絹布妓女無帶伶人婦不帶冠子不穿褶子然則伶人不惟裹綠巾兼着綠衣按唐史及封氏聞見記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綠巾以恥之隨所犯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此服爲恥明之令樂人裹綠巾或本諸此也

養瘦馬

揚州人養處女賣人作妾俗謂之養瘦馬其義不詳白

香山詩云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年間已開換一主宋漫堂引之以為養瘦馬之說本此

冤家

將津葦航記談引烟花記云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有死無異心一也兩情相繫阻隔萬端二也臨岐分袂黯然銷魂三也山遙水遠相思不見四也憐新棄舊怨深刻骨五也一生一死觸景悲傷六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累世同居

世所傳義門以唐張公藝九世同居為最然不自張氏始也後漢書樊重三世共財繆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彤乃閉戶自搗諸弟及婦聞之悉謝罪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又陶淵明誠子書云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是此風蓋起於漢末今按歷代義門見於各史孝義孝友傳者南史十三人北史十二人唐書三十八

陔餘叢考 卷三十九

人五代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其尤盛者張公藝之先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皆躬造而表其門至公藝又被唐高宗褒諭此一家而旌於三朝者也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必共坐犬百餘亦共牢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已見五代史而宋史又載其家名昉者已十三世同居昉之後又六世大中祥符中曾擢其名延賞者為員外郎此一家而見於兩史者也浦江鄭綺九世同居已載宋史而鄭文嗣又載元史鄭濂又載明史此一家而見於三史者也其不在孝友孝義傳而雜見於本紀列傳者魏書楊播及弟椿津總服同爨盧潛自祖至孫百口同居唐書李綱五世

同居崔元暉三世同居羣從皆寓郊野自遠會食無別  
費朱敬則與三從兄弟同居高崇文之先七世不異居  
崔卿四世共居李奮累世同居劉審禮再從皆同居遼  
史聖宗紀有遼州張庭美坤州劉興嗣道宗紀有慶州  
斯文高奚人達魯錦州民張寶宋太宗紀有金鄉李光  
襲理宗紀有潭州李符度宗紀有高郵夏世賢皆累世  
同居而陸九淵傳其家累世義居李庭芝傳其家十二  
世同居元史趙毓家已三世同居至毓又申先訓汴梁  
女子李氏為賊所執欲犯之氏罵曰吾家六世義門豈  
污賊乎此皆別見於孝義等傳之外者也又有正史所  
不載而雜見於他書者賈氏談錄博陵崔僅三世同居

陔餘叢考

卷五十九

十一

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僅為首鐵圍山叢談河東姚氏  
十三世不析居累代旌表義門湧幢小品周德威五世  
孫徙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已十世同居趙帥帥越  
聞於朝明隆慶中山西巡撫賀一桂題長治縣仇氏六  
世同居又連江楊崇亦六世同居此又正史之外見於  
紀載者也余同年大學士王惺園先代亦四世同居問  
其家法大率一家中推一人有才者為主而尊卑皆聽  
命焉親疎無異爨婚娶無異禮以是心志一而食用儉  
故能保世滋大因考陸九淵傳謂推一人最長者為家  
長家事悉聽命子弟分任家事用時庖費賓客之事各  
有主者明史鄭濂傳亦稱其家代以一人主家政可見

治家固不可無經久之法也家庭雍睦和氣致祥自必  
碩大蕃滋福祿駢集如楊播一門七郡守三十二刺史  
崔僅生六子一居輔相五任大僚宣宗賜其堂曰德星  
堂浦江之鄭余闕嘗表為浙東第一家李文忠取浙亦  
嘗遣兵護之而貸以粟趙天羽又記明太祖嘗召濂獎  
之退朝語馬后后曰陛下以一人尙得天下今鄭一家  
三千人為患何難太祖悟再召見將誅之問曰汝家何  
術能如是對曰無他惟不聽老婆言耳太祖大笑免之  
明史又記永樂中有傳建文帝在其家者遣使索之其  
廳事有十大櫃五貯經史五貯兵器以備不虞使者所  
發適皆經史其半不發乃免禍人以爲至行所感而湧

陔餘叢考

卷五十九

十三

幢小品又記連江楊氏子孫互相乳哺家雞亦互哺其  
子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歿崇率子弟拜禱  
復活又十三年乃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豈非積善餘  
慶報施不爽有如是耶然楊播家七郡守三十二刺史  
後遇河陰之變盡為爾朱氏所殺惟餘楊情相北齊又  
為常山王所害楊氏遂幾絕鐵圍山所記十三世同居  
之姚氏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二人方居憂而弟婦  
又卒弟獨與小兒同處其亡妻每夕來哺兄兄聞弟室  
中有婦人聲疑為妖魅伏刀殺之尋血跡所起則弟婦  
塚也婦家訟於官兄弟皆死獄中姚氏亦遂絕此又天  
理之不可曉者

守節絕域不傳者甚多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不屈節而漢書匈奴傳馬宏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戰死宏被執亦不肯降至蘇武歸匈奴乃令其隨武歸其時又有楊信路充國等皆為單于所留數歲始得歸張騫使月氏亦為匈奴所得留十餘歲始與同行之胡人堂邑父脫歸魏遣子什門使於北燕為馮跋所拘不降至二十二年魏燕通好乃得歸魏主嗣比之蘇武唐溫彥博為突厥所執問以虛實不對置之陰山苦寒地及突厥歸欵始還宇文元璿亦奉使為叱羅所拘數年始還高祖比之蘇武張騫鄭元璿陷突厥數年太宗許頡利可汗婚元璿

陔餘叢考

卷三九

四

始得還太宗亦比之蘇武又契苾何力使賀蘭被執拔刀割左耳誓不屈太宗聞之許毗伽和乃得還以蕃人為中國抗節尤絕奇也蔣儼使高麗被囚及高麗平始還崔倫使土蕃被執逼為書約涇州降倫不從囚邏娑城六年始還陳行焉使土蕃論欽陵欲其拜不屈留之十年卒於土蕃邊使只刺里至高麗被留六年不屈後高麗降始得還南宋洪皓使金留十五年乃歸朱弁張邵使金亦皆留十餘年始歸又有陳過庭司馬朴膝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沒於金理宗時有王善使元留七年乃歸元世祖初遣郝經為國信使使於宋通好賈似道方以鄂圍之解為己功慮經至泄其情乃拘之真州至

伯顏南伐始禮而歸之被留於宋者凡十六年又月里麻思使宋議和宋將脅以兵欲降之不屈乃囚於長沙飛虎寨凡三十六年而死石天麟奉使漠北為海都所拘二十八年始得還明太祖起兵江左使汪河至擴廓所被留六年明兵至河南擴廓走乃得還此皆抗節絕域歷久不變者今蘇武事噴噴在人口洪皓朱弁士大夫尙有能記之則猶兼以文學傳也若馬于月里諸公則罕有舉其氏名者矣又蘇武射雁一事乃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帛書知武等在某澤中所以使單于不敢隱匿非真有雁書實事也經則在真州得一雁題詩於帛以繫其足放去其詩云羈客風高老所如歸期何日是春初上林天子接

陔餘叢考

卷三九

五

弓繳窮海瓜 果為汴民射得於金明池遂以進世祖然則蘇武雁書乃托辭而經雁書則實事尤絕奇也袁柳題郝伯常雁足詩云一寸蠟丸憑雁寄明年春盡克生還

為法自斃

史記秦商鞅為令使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者與降敵同罰後鞅得罪出亡民莫敢留鞅嘆曰為法自斃一至此乎宋書劉毅為劉裕所破夜投牛牧佛寺先是桓蔚之敗走投此寺僧昌藏之殺毅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乃嘆曰為法自斃一至於此遂縊而死唐書路巖為相嘗請三品以上得罪誅者別取喉驗

其死及巖流儋州賜死亦別取喉五代史蘇逢吉陷李  
崧族誅後逢吉隨隱帝軍敗自殺周太祖梟其首正當  
李崧被刑之所閩主璘時薛文傑擅權會吳兵來伐閩  
士卒欲得文傑以快心方肯出戰乃檻送文傑於軍前  
先是文傑以古制檻車疎濶更爲之如木櫃攢以鐵鉗  
皆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癸辛雜識春州  
瘴毒可畏羸逐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匡時知開封府李  
符言朱匡雖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  
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  
月餘死續通鑑宋章惇爲相貶蘇轍雷州司戶叅軍不  
許住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治以

陔餘叢考

卷三九

六

傲券甚明乃止及惇敗亦謫雷州僦舍於民民曰前蘇  
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輓尸

史記伍子胥以吳兵破楚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  
出其尸鞭之三百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但言鞭  
平王之墓三百不言鞭尸北史王僧辨爲陳  
霸先所殺其子頌逃入北朝在隋伐陳之役從韓擒虎  
先鋒渡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卒千餘人對之涕  
泣其問壯士曰郎君讐恥已雪而悲不止將不爲霸先  
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請發其墓斷棺焚骨頌頓頌陳謝  
額盡流血曰其墳甚大恐一宵發廬不及更至明日事  
乃彰露乃各具鍬鉞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

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自縛歸罪  
晉王廣表其狀文帝特不問

刮骨

三國志關壯繆嘗爲流矢所中貫左臂後創雖愈每至  
陰雨嘗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刮骨去毒公便  
伸臂令劈之時方與諸將飲臂血流於盤器而公言笑  
自若此壯繆事嘖嘖在人口者也吳志留贊因討賊一  
足被創屈而不伸乃以刀自割其筋氣絕良久已而足  
伸瘡愈北史長孫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  
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人以爲踰於關羽宋史  
太祖在周世宗時乘皮船入壽春濠中城上發連弩射

陔餘叢考

卷三九

七

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身蔽之矢中瓊髀鏃着骨不  
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  
若劉遇足有灸瘡痛醫謂火毒未去遇卽取刀割瘡至  
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馬懷德流矢中頰鏃入於骨  
以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姚麟中矢透骨亦以強弩出  
之韓世忠中毒矢入骨亦用強弩括取之元史趙匪刺  
與宋將管萬壽戰矢鏃中左肩不得出元帥取罪囚剖  
其肩視骨節淺深知可用卽鑿其創拔鏃出之匪刺神  
色自若

威怖兒啼

通鑑後趙將麻秋最勇猛人呼爲麻胡民間小兒啼怖



以麻胡來輒止南史劉胡面黥黑為越騎校尉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以劉胡來便止桓康驍悍所至為暴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書其形於寺中痲瘡者摹寫於牀壁無不立愈北史楊大眼威振淮泗童兒啼者呼云楊大眼至即止高車國倍侯利奔魏勇健善戰北方人畏之嬰兒啼者曰倍侯利來便止唐書郝玘為邊將獲虜必剝剔而還其尸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宋史劉錡傳錡少時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遼史邪律休哥敗宋兵宋人欲止小兒啼曰于越至輒止于越其官號也金史牙吾塔好用鼓椎擊人其名可怖兒啼世呼曰盧鼓椎

陔餘叢考

卷五九

八

千里駒

千里駒之稱見於漢魏六朝者不一而足漢書楚元王傳武帝召見劉德曰為千里駒魏志曹休傳休避亂至吳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晉書傅咸年六歲列女杜憲見之曰千里駒也以其妹之女妻之載記劉淵謂劉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苻堅謂苻朗亦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南史宋武帝召見張敷曰之曰真千里駒也邱仲孚少好學其從祖靈鞠稱為千里駒王規少俊異叔父暕深器之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明僧紹見劉杳亦曰此兒實千里之駒梁武帝以姪暎聰敏謂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王茂少時其祖深嘗

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任昉少時從叔晏嘗謂阿堆吾家千里駒也北史魏太武徵李孝伯為中散謂其從兄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李伯尚少有重名魏孝文曰此李家千里駒也崔昂少孤祖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吾家千里駒也濟陰王暉業謂元文遙曰此我家千里駒也張乾威隋書作虔威性聰敏世父高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袁躍有偁才其兄翻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齊馮翊王潤幼時神武稱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唐書張柬之曰李嵩為宗室千里駒又李千里初受封時武后謂曰兒吾家千里駒乃更名千里遼

陔餘叢考

卷五九

九

史耶律的疎伐高麗有功聖宗壯之曰真吾家千里駒也宋史宗室子洎有才蘇軾謂其父令鑠曰此公家千里駒也黃山谷見其甥洪芻詩曰不意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按魯連子齊有辨士田巴一日服千人有徐劫之弟子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能數言折巴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而已則千里駒三字實起於戰國謂年少而有逸才者後遂以為獎進後輩之佳稱耳

五月五日生子

世以五月五日生子為不祥自戰國時已有此忌史記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舉母私舉之文既長問父

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戶損父文曰何不高其  
戶誰能至耶世說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藏  
之葫蘆投於河有人收養之及長有盛名父母又欲取  
之廣以爲背其所養則忘恩而無所歸乃托葫蘆所生  
姓胡名廣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父欲不舉其  
叔曰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乃舉之宋書王鎮惡以  
五月五日生其祖猛以爲此兒必興吾家乃名之曰鎮  
惡後果爲名將唐書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太史占之  
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采日中文明之盛也果以  
文名又宋史趙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後嗣位日以強大  
此皆俗忌之見於史傳而卒不驗者也然亦有時而驗

咳餘叢考 卷三

十

者北史北齊南陽王綽以五月五日辰時生後主緯以  
是日午時生後緯爲韓長鸞所譖搯死緯亡國後入周  
賜死緯死百餘日顏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觸不壞癸辛雜識謂屈原以五月五日  
生投汨羅江而死近世翁應龍亦五月五日生後被刑  
湧幢小品謂宋徽宗五月五日生改天寧節於十月十  
日終有五國城之厄遼懿德皇后五月五日生改坤寧  
節於十二月後亦以十香詞被乙辛譖死豈惡月之說  
果有驗也

同年月日時生

子平家以人命推算休咎固是一術然兩人同年月日  
時則其吉凶當符合矣乃竟有絕殊者漢書盧縮與高

祖同日生而一爲帝一爲亡虜宋人小說載一軍校與  
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王有一大遷除則軍校必有  
一大責罰有小遷轉亦必有小譴河洛中士人張起宗  
與文潞公同年月日時見潞公軒騎過嘆曰同丙午生  
相懸如此有著者曰我與汝算命因算之良久曰好笑  
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兩人當並案而食者九月後潞  
公退居於洛遊會節園聞側有訓徒者則張也一見  
大喜問其年又同遂日日並案而食將及九月公之子  
及甫知河陽公往視之遂別自後歸洛亦忘之矣又蔡  
京命乃丁亥壬寅壬辰辛亥有都人鄭某者世以黨粉  
爲業生子與京同八字謂且必貴遂恣其所爲年十八

咳餘叢考 卷三

十一

忽騎馬溺死可見星命之不足憑也然如軍校之與韓  
王遷除責罰節次相應則又何故夷堅志甫田士人黃  
裳與友戴松同年月日時生有推命者曰二命大略相  
似但黃君是正寅時戴君得寅氣淺當是丑末其發必  
在後既而戴但預薦年不滿五十不第而卒黃入太學  
始晚奏名然以病求岳祠歸雖登科食祿與戴不同然  
一紀殘廢與死爲隣所去亦無幾也此則境遇之相似  
者七修類稿謂沈石田與同郡盧知縣鐘年月日時皆  
同而在隱不同又杭州吳泰議鼎與徐憲副之子應祥  
亦同年月日時吳既貴子亦登科而應祥皆無之王阮  
亭又記沈石田干支八字與明英宗同而貴賤相懸若

此意或時刻前後之不同也善乎呂才之論云漢高入關封侯者三百人豈無一人行衰絕運趙括四十萬人皆被坑豈無一人行生旺運梁溪漫志云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止生十二人以一歲計之不過四千三百二十人而已而天下之大生人豈止此數哉則知同年月日時者甚多而富貴貧賤判然不一子平推命之說似又不足憑也

遷官最速

張璠漢紀荀爽有時名董卓秉政詔拜平原相行至苑陵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九十三日而至三公世語司馬懿辟州參既至三十六日擢為新

陔餘叢考

卷三十九

三

城太守懿使鍾繇謂之日君釋褐三十六日擁麾蓋乞兒乘小車抑何駛乎唐書宗泰客在武后時一歲中賜袍白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白敏中自員外郎五年十三遷為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李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崔鉉為李石荆南幕僚入朝不三載至宰相石猶在荆南柳璨起布衣至宰相不四載宋史蔡堯甫解褐除秘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向敏中自郎中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纔百餘日至若陳自強以韓侂胄塾師除太學錄遷博士轉國子監博士遷秘書郎入館中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

樞密自布衣至兩地纔四年明嘉靖中張璠釋褐六年即拜禮部尚書大學士入閣夏言由給諫未浹歲至禮部尚書張居正以吏部侍郎入閣進禮部尚書去學士五品才歲餘萬歷中沈鯉由六品不二年至禮部尚書入閣王家屏去史官纔二年即入閣至張綬附劉瑾一歲中自吏部郎擢左僉都御史超拜吏部右侍郎進尚書天啓中田吉由淮揚參議附魏忠賢取中旨擢太常卿未匝歲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此皆附權奸而速化者

仕宦最久

又有仕宦最久者有明一代尚書胡濙歷事六朝垂六

陔餘叢考

卷三十九

三

十年致仕歸王恕亦歷官五十餘年在吏部最久宏治問衆正盈朝皆恕力也英國公張輔之子懋嗣公爵六十六年握兵柄四十餘年劉翊之子銳八歲時憲宗賜中書舍人歷官五十餘年至太常卿嘉靖中猶供事內閣誥敕房又漕運總督郭鉉歷官五十七年

射石沒羽有四人

呂氏春秋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為伏虎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乃知其為石也史記李廣為北平太守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也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再射終不入矣北史李遠出獵有石在叢薄中疑為伏虎射之鏃入寸

餘視之乃石

虎渡河二人

後漢書宋均為九江太守多暴虎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至任虎渡江去劉昆為宏農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去劉昆事亦見王充論衡

廢蓼我兩人

晉書王裒父修為司馬文王所誅裒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每讀詩至裒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門人為廢蓼我篇南史顧歡早孤讀詩至裒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受學者為廢蓼我篇

陔餘叢考

卷三十九

十四

謫仙有四人

李白對酒憶賀監詩序云太子賓客賀監于長安紫極宮一見呼余為謫仙人孟棗本事詩亦載此事是以世皆以李白為謫仙其實謫仙人之稱不自白始也南史杜京產傳會稽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又李白詩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號謫仙則白且以之稱曼倩矣白之後東坡亦稱謫仙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子瞻文章議論獨出常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史季溫亦曰山谷常呼李白及東坡為兩謫仙按山谷詩喚取謫仙蘇二來李肇傳壁少穎悟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

文曰此謫仙才也

倒用印有三事

朱泚之亂德宗西奔泚遣將韓旻以銳師追之段秀實乃倒用司農印追回旻事見唐書及柳子厚集按五代史後唐魏王繼岌平蜀擅殺郭崇韜慮軍變李崧教以用黃紙偽作詔書倒用都統印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又宋史郭威將反魏仁浦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為詔令威誅諸將校將校皆懼遂從威反皆倒用印故事也

御溝流葉凡四見

御溝流葉事見於傳記者凡四其一唐人本事詩云顧況在洛偶與友遊苑中流水上得梧葉有詩云一入深

陔餘叢考

卷三十九

十五

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於上游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王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又得水上一葉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時楊虢寵盛宮娥皆怨嘗有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聞而和之既達上聽遣出內人不少此皆唐人小說所記蓋即顧况一事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遊苑中見御溝流葉

有詩與盛源所後僖宗幸蜀茵奔匿途遇宮娥雲芳子因與同行具述宮中事曾有詩書葉上即此女也其四玉溪編事侯繼圖於大慈寺忽風吹木葉有詩云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云云龐元英談藪謂前三則蓋本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集有御溝流紅葉記則又取前數則而易其名為于祐云

捕鱷魚二人

韓昌黎傳潮州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為文祭之其夕暴風起谿中數日水盡洞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此人所

陔餘叢考

卷五十九

六

共知也宋史陳堯佐通判潮州有張氏子與母濯於江鱷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小吏操網往捕鱷竟帖碑受捕堯佐作文示諸市而烹之則竟殺鱷魚矣

東西南北道主人

俗稱居停主人為東道本於左傳燭之武之詞舍鄭以為東道主也後漢書彭寵傳朱浮對光武曰大王遺寵以所服劍佩倚以為北道主人又常山太守鄧長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洪容齋隨筆及都穆聽雨紀談俱引此以為北道亦有主人之稱然不特此也魏書裴延儻傳咸陽王禧牧司州辟裴仲規為主簿表行建

與郡事孝文自代還洛次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駕還謂禧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又唐

鄭餘慶為嶺南節度與羅讓善鄭還朝薦讓讓至謁鄭鄭指語坐客曰此吾南道主人也是又有南道主人矣

大唐創業起居注帝遣書諭馮翊賊帥孫華率騎數千至自郃陽帝厚加撫遇仍命華先濟為西道主人華

大悅而去是又有西道主人矣通鑑顏真卿起兵拒安祿山清河人李萼乞師於真卿且曰今當先擊魏郡執

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是又有西南道主人矣至南史王僧辨討侯景晉州

刺史魯廣達出境候接僧辨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

陔餘叢考

卷五十九

七

師東道主人也此則本左傳語

三武信君

張儀在秦惠王封以五邑號武信君陳涉使武臣為將軍與陳餘張耳略趙地武臣自號為武信君項梁立楚懷王孫心梁自號武信君俱見史記

四武安君

趙封蘇秦為武安君見國策秦封白起為武安君趙封李牧為武安君漢封田蚡為武安君俱見史記

六萬石君

史記石奮與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官皆二千石景帝乃名奮為萬石君漢書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

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姬師古謂一門之馮勤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萬石君此西漢之萬石君也後漢書秦彭傳秦氏世位相承有名襲者為穎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此東漢之萬石君也唐張文瓘高宗時為侍中四子潛魏州沛同州皆刺史治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宋史廖剛傳剛曾為工部尚書子四人遲過遂遠皆秉廉節人號為萬石廖氏此唐宋之萬石君也元史王磐世業農歲得麥萬石人號萬石王家則非關仕宦矣

六李杜二袁劉二鮑謝四蘇李三李郭兩元白

陔餘叢考

卷三九

六

西溪叢語云後漢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唐人謂李白杜甫為李杜杜子美詩云李杜齊名真不竊實隱用此事云然後漢所稱李杜并不止此二人也滂母所云李杜乃李膺杜密後漢書黨錮傳所謂膺密俱坐黨禍而名行相次故時人稱李杜是也而膺密之先有李固杜喬皆為梁冀所殺故據楊匡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歸葬郭亮亦乞收固尸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不能安上納忠卿曹何等腐生乃犯詔書乎此又一李杜矣梁冀誅後宦官用事白馬令李雲上書諫諍桓帝怒下雲北寺獄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益怒下廷尉皆死襄楷

上書訟之謂李雲上書明主所當不諱杜眾之死諒以感悟聖朝太尉黃瓊亦上書言李固杜喬既以忠言見滅李雲杜眾復以直道受誅此又一李杜矣魏書世宗詔王肅曰杜預葬於首陽司空李冲葬於覆舟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宜葬於預冲兩墳之間又傳修期亦遠慕杜預近好李冲買地葬二公間是預冲亦稱李杜則合之唐李白杜甫共有五李杜又宋史李韶與杜範皆廉直中外稱為李杜則并有六李杜矣又齊高祖九錫文前云袁劉構逆實繁有徒此袁劉謂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也後云袁劉構逆成此亂階此袁劉謂袁粲劉彥第也是宋齊間有兩袁劉皆忠於

陔餘叢考

卷三九

九

宋而被害於齊者西溪叢語又謂南史稱鮑照謝元暉為鮑謝唐書鮑防與謝良弼友善人亦謂之鮑謝是古來共有二鮑謝漢時蘇武李陵稱蘇李唐時蘇味道李嶠亦稱蘇李明皇時蘇頌李又對掌文翰明皇亦稱為蘇李又東坡答李公擇詩云從來蘇李得名雙坡又欲與公擇稱蘇李也是漢唐宋又共有四蘇李唐李光弼郭子儀稱李郭宋史開禧用兵李汝翼郭倬取宿州畢再遇至虹遇二人喪瘡還再遇謂陳孝慶曰李郭軍潰賊必追躡是亦一李郭也然不可同年語矣吳梅村贈劉雪舫詩依稀李與郭流落今誰存則指前明神宗李太后之父倬及光宗皇后之父郭維城皆國戚也是又

一李郭矣唐元微之白樂天並以詩名時稱元白李元  
元遺山為一代之文人之冠其時有白君舉字高舉  
人以進士官岐山令詩名與遺山相頡頏元白本世契  
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相往來時人亦謂之元白

三二陸兩三陸

晉書陸機陸雲兄弟入洛人稱二陸魏書陸倕傳陸暉  
與弟恭之並有時與孫惠蔚曰不意二陸近在座側此  
又一二陸也宋史陸九齡與弟九淵相為師友亦號二  
陸是古來共三二陸矣又陸機傳機雲尚有弟耽同時  
遇害孫惠曰不意三陸一旦湮滅南齊書陸慧曉之子  
僚任倕並有美名人稱三陸是古來又有兩三陸

咳餘叢考 卷三五

三二宋

宋郊宋祁稱二宋人皆知之按宋史葡人宋琪少通書  
史與同縣宋雄齊名人稱二宋登遼進士晉天福中始  
歸京師是又在郊祁之前又元史宋本諡正獻弟宋契  
諡文清人稱二宋是共有三二宋

四三王

漢書王章傳章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  
王謂王尊王駿及章也又王鳳傳贊外戚興者有許史  
三王之家謂王成侯及王商王鳳也唐滕王閣有三王  
則王勃作序王緒作賦王仲舒作修閣記也又王方翼  
子珣珣瑒並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兩二蘇

東坡頴濱兄弟並以文名世世稱二蘇按魏書蘇亮與  
蘇綽齊名人稱二蘇則又在坡頴之前矣

三三楊

明宣德中有三楊謂楊士奇楊溥楊榮也晉書楊駿與  
楊珧楊濟當國勢傾天下時人目為三楊新唐書楊憑  
傳憑與弟凝凌皆有名擢進士第時號三楊

兩赤松子

一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龍入火不燒蓋即張良所欲  
從遊者見劉向列仙傳一即晉之皇初平牧羊時所遣  
道士叱石成羊者見葛洪神仙傳又許觀東齋紀事亦

咳餘叢考 卷三九

載之

兩洪崖

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仙人衛叔卿與數人博  
於華山石上其子問並坐者誰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  
巢父耳郭璞詩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崖肩即此也其一  
唐張氤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及豫章職方記云氤晉  
州人洪州大疫氤至施藥病者立愈元宗聞之驛召之  
果氤也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者負六  
角垂雲笠往來市間亦見許觀東齋紀事

兩四皓

漢有商山四皓齊書徐伯珍兄弟白首相對時人亦呼

四皓

兩涪翁

黃山谷晚年謫宜州自號涪翁按後漢書方術傳郭玉醫術師於程高程高之術得於一老父常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則山谷蓋仿而襲之者也

三大小山

漢淮南王安招徠文學之士著為篇章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梁何嗣何點並甘棲遁世號點為大山嗣為小山明周肅王之後睦樛安流俱有學行人稱睦樛為大山安流為小山

三十八學士

陔餘叢考

卷三十九

三

唐太宗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番宿更休至形之圖畫顧寧人日知錄畫內又有開元十八學士圖皆開元中人五代史馬殷開天冊府置官屬亦以廖光圖徐仲雅李宏臯拓跋常等十八人為學士

二四貴

秦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君稱四貴宋蒼梧王時蕭道成袁粲褚淵劉秉更日決事亦號四貴

兩王八

五代史王建僭號時人呼為賊王八遼史聖宗時有安州團練使王八副馬保祐留守開京

二花藥夫人

花藥夫人本蜀王建妾號小徐妃也大徐妃生王衍小徐妃即其女弟後二徐遊讎亡國唐莊宗平蜀後二徐隨衍入朝遭害於途及孟氏再有蜀孟昶時又有一花藥夫人即作官詞者也後隨昶歸宋昶死入內太祖亦頗感之為太宗所射死事見鐵圍山叢談

四參寥

莊子大宗師篇元冥問於參寥唐有道士名參寥見孟浩然集又唐末高彥休自號參寥子見本傳宋杭州僧名參寥見東坡集

兩辨才

唐有僧辨才藏蘭亭帖為蕭翼騶去見畫苑宋有僧辨才隱於西湖見東坡及淮海集

兩蘇小小

南齊有錢塘妓蘇小小見郭茂倩樂府解題南宋有蘇小小亦錢塘人其姊為太學生趙不敏所眷不敏命其弟娶其妹名小小者見武林舊事

陔餘叢考

卷三十九

三



陔餘叢考卷四十

陽湖 趙翼 雲松

五官並用

北齊書唐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此三官並用也南史宋劉穆之目覽詞義手答腹臆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此四官並用也隋書劉炫能左畫圖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此五官並用也唐書張巡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崔涓守杭州初莅任不能盡識吏卒乃令各以紙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指呼無誤則即用一官而已有不可及者

陔餘叢考

卷四十

以官編集

南史王筠文章以一官編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大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宋史王延德掌御厨則為司膳錄掌皇城則為皇城紀事從郊祀則為南郊錄奉詔修內則為版築記從靈駕則為永熙皇堂錄山陵提轄記蓋彷彿故事也宋史又載王承衍喜為詩所至為一集此則不必有官而以所處之地輒名其集近日查初白編詩亦援此例

自書奏牘

六朝人奏牘多自書今淳化帖有鍾繇表蓋三國時已然也晉書王右軍自書表穆帝使張翼寫題後答右軍

當時不別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宋書衛陽王義季為文帝所愛季素拙於書上聽使人書啓事惟自署名而已以親王愛子始聽令人代書則臣下奏牘自書可知也廢帝子業為太子時啓參起居書迹不謹孝武責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可見太子亦自書也齊書謝朓守吳興表疏或有遲緩其弟瀹在京輒代為之明帝見非其手迹詰問乃知瀹書南史王僧虔自書讓尚書表辭製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王韶之傳韶之父偉之凡表奏輒手自書為蕭思話傳蕭引工書陳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

陔餘叢考

卷四十

二

按自書奏牘本不自六朝始後漢書樊宏所上書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楊賜疏末云臣謹自手書密上皇甫嵩前後上奏五百餘事皆手自書毀草不宣於外蔡邕上封事末云手書具對願寢臣表無令宣泄此皆因慎密之故非必以書法相高也六朝則書法盛行無人不從事於此遂無有不自書章奏者按魏晉世始重書法然漢書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人皆藏去以為榮後漢書北海靖王善書當世以為楷則及病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又蔡邕書石經於鴻都門觀者車日數千輛則漢時已重書法但未如六朝之人人習書耳唐時則表章多有假他人

書者陽城劾裴延齡倩李繁書之繁卽以告延齡是也宣宗命柳公權自書謝章勿限真行亦以其時多倩人書者故特命自書耳宋胡邦衡諫和議一疏亦自書後高宗藏於德壽宮以爲賞玩其後幅已爲秦檜批汚孝宗命匠裁去重裱完善見邦衡所記經筵玉音問答又宋史張孝祥傳孝祥工書嘗自書奏牘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此又後世自書奏牘故事也

世擅書名

新唐書武后向王方慶索其先世義之書方慶進一軸又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二十八人書武后御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序其代閱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

世擅文字

南史劉孝綽傳兄弟及子姪同時七十餘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也王筠自序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非有七葉之中人入有集如吾門之盛者也江左之王可謂盛矣然不特文也卽書法亦然自羲獻之外先有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鈞荊州刺史虞丹陽尹僧虔黃門侍郎渙之會稽內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曇首衛將軍珣中

書令玳皆以書名合方慶所上家藏真跡觀之可謂世其家學者矣

著述最多

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周易毛詩尙書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軍實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帝撰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註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十卷內典博要百卷

陔餘叢考

卷四

四

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十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卷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頌雜錄二十卷廣卓異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十卷李白別集十卷神仙宮殿篇宅記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又編已作爲仙洞集百卷周必大著書八十一種又有平園集二百卷李心傳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篇五卷誦詩訓五卷

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証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燾作長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尙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各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通守錄三十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為四十一卷王應麟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詩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五

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註急就篇六卷補註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六卷小學韻詠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富者也

作文最速

南史劉穆之與朱齡石在武帝坐上答他人書自旦至日中齡石得八十兩穆之得百兩而穆之應對無廢謝莊出獄使為赦詔使者立待詔成其文甚工齊書蒼梧王廢立之際蕭道成命劉係宗寫諸處分救及四方書

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三十人配之事皆稱旨北史徐紇傳有急速詔命數吏執筆紇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北齊書李弼典樞密神武或造次不及宣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杜弼從高歡戰芒山大捷弼草露布即書絹會不起草侯景叛入梁文襄命魏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送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陳元康傳隨齊神武軍行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在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盧詢祖傳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詞義可觀隋書高祖宴百官有神雀來集許善心即於坐請紙筆賦之帝甚悅賜物二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六

百段煬帝不庭決事退朝後召虞世基口授世基承旨日且百紙從無遺謬唐書岑文本為中書舍人或策令叢遽書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咸無遺義劉禕之傳詔命叢繁禕之占授少選可待也蘇頌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為中書舍人在太極殿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陸贄傳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贊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贊沛然有餘柳公權傳為學士時帝令賦詩公權應聲而成帝曰子建七步爾乃三馬劉琰傳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瑑提筆便成

詞皆允切鄭畋傳討龐勛時書詔紛委畋爲翰林學士  
思不淹晷文成燦然無不切機要吳融傳昭宗反正御  
南闕融最先至帝有指授登十餘紙融跪作詔書少選  
成語皆當帝意北夢瑣言韋阜設醮欲換齊詞符載方  
陪侍命小吏十二人人分兩題載口占授之俄頃俱就  
宋史韓絳傳絳在翰林時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夜傳  
詔撰十一殿上梁文遲明奏之鄧潤甫傳一夕草二十  
二制劉敞傳敞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  
之九制成晁宗慤傳一夕草將相五制褒揚告誡各得  
其宜倪思傳故事學士一人當直如行三制則並宣學  
士思直夕孝宗欲試其才一夕併草四制王漢之傳一

咳餘叢考

卷四下

七

日有詞頭三十三下筆立就應麟傳帝一夕召麟草麻  
夜四鼓五制皆就程秘傳寧宗崩丞相史彌遠矯詔廢  
皇子竑而立理宗秘直禁中一夕草七十五制遼史道  
宗時廷臣薦馬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特召試  
之明史劉定之在閣奉旨製元宵詩中使卻立以待立  
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屠隆嘗戲命兩人  
對案拈二題各賦百韻詩咄嗟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  
對弈口自誦詩使人書之書不逮誦也陳際泰爲文敏  
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餘首此皆文思最  
速見於史傳者也又唐書王勃傳勃兄勸爲鳳閣舍人  
會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議忘載冊文羣臣已立乃

悟其詞宰相失色勸召主吏分占其詞粲然人人嗟服  
則并有不起草而臨時口占者又與北齊杜弼同一神  
速也

書家代筆

韻石齋筆談謂東坡時有丹陽人高述能仿公書趙松  
雪時有京口人郭天錫仿松雪書逼肖董思白有門下  
士吳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書爲諸生時  
思白頗拂拭之後思白官京師諸祈請思白翰墨者思  
白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而去楚侯寓舍  
綾素堆積多於思白架上也然則今世所傳思白墨蹟  
大抵皆楚侯書耳

咳餘叢考

卷四下

八

文人相輕

班固論揚雄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  
不足動人故輕其書王充論衡亦云書工好畫古人不  
肯圖近世之士者尊古而卑今也貴鶴賤雞鶴遠而雞  
近也揚子雲作法言張伯松不肯觀以同時也使子雲  
在伯松前伯松必以爲金匱矣劉勰文心雕龍云韓非  
儲說始出相如子虛賦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  
時矣則韓因而馬輕豈非同時則賤哉此皆以同時見  
輕固世情之所不免然猶非彼此相忌而相軋也劉勰  
又云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謂下筆不能自休  
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

也則此習自古已然北史魏收傳收與邢邵俱以才名  
互相訾毀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  
大倫竊收聞之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倫  
任收從叔季景亦有才名李庶謂收曰霸朝遂有二魏  
收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邢輸之比卿耶輸陳繼伯之子  
愚癡有名者也收以季景方之邢邵傳袁翻以文章位  
望稱先達嘗有貴人初授官大宴客翻與邵俱在座翻  
意主人必托己為讓表主人竟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  
謂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此  
皆文人相輕之陋習也附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  
多不解乃發憤讀書後為文以示松松亦多不解此則

陸餘叢考

卷四十一

九

非相輕而以相勵固不得以好勝議之矣

竊人著述

顧寧人謂昔人著述往往自藏其名而托之於古人如  
張霸百二尚書之類今人則好竊人詩文以為己作此  
誠風尚之愈變愈下也梁漢漫志云世所傳地聖指掌圖稱自足以  
傳乃托之東坡則宋人著書尚有托于他人者  
然昔人亦有竊人著作蔡邕疏云今待詔之士或竊  
成文虛冒姓氏是漢末已有此風世說向秀註莊子未  
竟而卒郭象遂竊為己注劉勰亦云排人美詞以為己  
力寶玉大弓終非己有南史徐廣傳高平郗紹作晉中  
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  
不復俟此延舉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

有著述傳後宜以為惠紹不與後法盛諸紹不在直入  
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唐摭言李播  
典蘄州有李生者以詩投播覽之駭曰此僕舊作何乃  
見示生愧懼曰某執公卷行江淮已久今乞見惠播曰  
僕老為郡牧此已無用便可相借生謝別播問何之生  
曰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播笑曰秀才又錯矣盧乃  
僕表丈何復冒此生惶恐曰承公假詩則并荆南表丈  
一併見假播大笑而遣之葉石林玉澗雜書楊衡有一  
一鶴聲飛上天之句最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衡  
自至京追之既怒問一一鶴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  
不敢輒偷衡乃解明楊士奇跋三禮考註云此書本吳

陸餘叢考

卷四十一

十

澄所作舊藏康震家後有晏壁者從康之孫求得之遂  
掩為己作余見其所錄初本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  
曰有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字而書之其迹  
尚隱然可見此皆竊人著述之故事也至如玉澗所云  
宋之問從劉希夷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  
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則竊書賊而非為盜矣  
按史記多采尚書孟子左傳國語世本楚漢春秋等  
書或全用其文或摘敘其事班固作漢書凡武帝以  
前皆取史記而刪節之又史記秦本紀贊全用賈誼  
過秦論班書陳勝項籍傳贊亦全用過秦論及史遷  
項羽贊此則書各專行不嫌引用並非掩其美為己

有也

武將能詩

王阮亭歷述古來武將能詩者宋沈慶之梁曹景宗北

齊斛律金北齊書斛律金不識字初名敦以其難乃改名金猶以為難則馬

子如作星况之其字始就則其所唱歌勸本其國俗歌唱非

高敖曹唐王智興宋曹翰岳飛明郭定襄湯勤戚繼

光凡十一人阮亭所徵引博矣然如郭威諸公本有詩

名固亦不足為異此外又有絕無詩名而其句可流誦

者霍去病歌曰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未央

分載戡于戈兮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

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南史梁武製武宴詩三

十韻示羊侃侃即席上應詔周羅喉參宴席陳後主曰

咳餘叢考

卷四十一

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孔範曰羅喉執

筆成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北齊書高敖曹好為

詩言甚鄙陋然其祭河神文曰河伯水中之神敖曹地

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酬決亦自爽快可喜則不特隴

種一曲也後周書武將高琳在文帝席上賦詩云寄言

寶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隋書賀

若弼贈源雄詩交河驛騎暮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

無我二人名唐書契必何力本鐵勒人入唐為名將梁

修仁新作大明宮成植白楊於庭以示何力曰此木易

成不數年可此何力不言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

人修仁愧謝改植桐以蕃將能詠詩切諷尤絕奇也渾

城嘗慕司馬遷自敘乃作行紀一篇其詞不自矜大雖

不言能詩而操筆自敘則能文可知北夢瑣言高崇文

席上咏雪詩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

箇孺兒射落雁白毛空裏亂紛紛羅紹威武夫乘時竊

據乃好為詩慕羅隱詩認之為叔自名其詩為偷江東

集以隱詩號江東集故也宋全忠起盜賊每覽太原記

室李習吉書檄恨不得此人嘗曰以鄙夫之智算得習

吉之才筆如虎之附翼也則全忠雖不能詩而其解文

義可知至如高駢之煉汞燒銀二十年至今身在藥爐

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依稀似曲纔堪

聽又被風吹別調中等句則雖工於詩者亦不能及矣

咳餘叢考

卷四十一

楊文公談苑載武將劉吉文詩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

釣魚臨漢隱居詩話載武將張師本詩云舊將封侯盡

降王賜姓歸又分鹿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梁

溪漫志記韓蘄王初不知書晚年能作小詞其臨江仙

一首云冬日青山瀟灑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

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云云又七修類稿及錢琦

語測記元伯顏南征回詩云電掃風煙過嶺馳王師到

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此或他

人托為之伯顏元初蒙古人豈暇讀書作此惟張宏範

有淮陽集如讀李廣傳詩云但教千古英名在不得封

侯也快人具見英雄本色詠燭淚之蠟花本是無情物

特向人前也淚流亦復纏綿有致王文祿龍興慈記徐武寧病亟太祖親臨問之達口占曰聞說君王繫駕來一花未謝一花開蓋諷眾賢之待用也又萬歷中蕭如璜為保定總兵能詩士趨之賓坐常滿此皆武將之能詩者記之以補阮亭所未備

鬪將

類要云兩陣既立各以其將出鬪謂之挑戰王阮亭池北偶談謂古來真有鬪將之事非盡稗官之妄說而引劇談錄自故中討吐蕃有緋衣會帥出陣召漢軍鬪有潞州小將馳馬出射中其頂抽劍踏之於鞍又李臨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仙及五代史周德威生擒陳夜

駭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三

又事為證然不特此也春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鄆獲莒季傳云公子友謂莒季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是春秋時已有此事矣漢書漢王與項羽軍廣武之間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又羽使壯士出挑戰漢將樓煩輒射殺之三國志註引英雄記郭汜攻長安呂布謂汜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來救乃各兩罷晉書載記劉曜使平先追陳安安左手執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遠則馳射平與安戰三交奪其矛而還宋書衡陽內史王應之與何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

殺之南史魯爽反薛安都討之爽世梟猛安都直前刺之應手倒焦度與魏豹皮公遇交梨鬪豹皮公墮地陳慶之在懸瓠城魏驍將堯雄子寶樂最勇求單騎校戰慶之子昕躍馬直趨寶樂魏軍潰散梁書柳仲禮在青塘與侯景戰稍將及景為支伯仁所肩遂遁陳書北齊師至呂梁有西域胡善射吳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乃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摩訶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徐嗣徽驍將鮑碎以小艦殿後周文育跳入碎舟斬碎仍牽其船而歸北史魏宗室可悉陵從征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鬪兩架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恐其救至不及拔劍

駭餘叢考

卷四十二

十四

以刃戾其頸斷之後周與北齊戰周將王雄追斛律光光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不殺爾當生擒以見天子光射中雄額雄退走至營而卒蔡祐河橋之戰東魏令厚甲長刀者直取祐祐俟其進至十步乃射之正中其面便以稍刺殺之北齊書蔡連猛傳突厥逼晉陽陣中一騎將超出來鬪猛挺身獨出與之相對刺賊落馬因即斬之後周書侯莫陳崇討万俟醜奴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擒醜奴眾莫敢動隋書竇榮定征突厥阿波可汗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乃遣一騎挑戰榮定遣史萬歲出應之萬歲斬其首而還楊

義臣傳漢王諒反造喬鍾葵圍代州鍾葵有將王拔驍  
勇善戰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王思思請  
當之義臣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思望見拔乃投觴於  
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冠為拔所殺唐書單雄信直趨秦  
王尉遲敬德躍馬大呼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王世充  
子琬在竇建德軍中乘隋帝馬鎧甲華整以夸眾敬德  
與高颯生梁建方三騎出擒琬歸秦王討劉黑闥圍將  
高雅賢單騎逐李世勣勣將潘毛刺之墜馬秦叔寶傳  
每敵有驍將夸耀秦王輒命叔寶取之刺於萬眾中無  
不如志薛仁貴傳征高麗時高麗有善射者殺官軍十  
餘人仁貴單騎出擒之王難得傳士番贊普子郎支都  
駭餘叢考 卷四十 十五

高季興季興從子名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決戰  
楚將廖匡齊出關拉殺之夏魯奇從攻幽州劉守光有  
將單廷珪元行欽皆驍勇魯奇與二將關輒不能自解  
兩軍皆釋兵觀之宋史王君萬傳君萬略地忽一騎躍  
出矛將及君萬側身避之回擊斬其首乃羌會藥斯通  
也侯益傳益初從唐莊宗與梁戰梁將李立李建以驍  
勇聞益挺身出關擒二將以歸侯延廣傳延廣獨與賊  
將劉渥鬪於大樹下斷其右臂張玉傳築青澗若夏兵  
來爭有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筒出鬪取其首及馬還  
郭遵傳夏兵來寇陣出驍將楊言當遵揮鐵杵破其  
腦王珪傳夏軍有驍將持白幟植槍罵曰誰敢與吾敵  
駭餘叢考 卷四十 共



橋之戰姜才軍中一騎躍出直趨張宏範宏範旋趨返  
迎刺之應手而斃張柔傳攻宋滁州宋驍將突出執柔  
繼曳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間柔乃得還燕帖木兒  
傳王禪自上都興兵至榆河燕帖木兒禦之阿刺帖木  
兒以戈刺燕帖木兒將及燕帖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  
斫之中臂明史熊天瑞據嶺常遇春聞之天瑞養子元  
震竊出覘兵遇春亦引數騎出猝與遇元震不知常遇  
春過之始覺遂單騎前襲遇春遇春遣從騎揮刀元震  
奮鐵搥且鬪且走遇春曰壯士也舍之傳友德守徐州  
擴廓遣將來攻友德單騎奮槊刺其將韓乙遂敗去庭  
聞述略記也先入寇時有一騎舉旗一騎挾弓矢將薄

駭餘叢考

卷四十

七

城下石彪出城一斧砍落其首又彙書記成化末劉千  
斤作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勦之僧直入賊營謂  
千斤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以氈裹兵器  
醮灰試鬪身有白點多者為負汝負則當面縛以降賊  
許之兩人鬪至暮賊衣污滿乃詣軍門降又柳軒叢談  
黃得功裨將林報國被賊趙虎誘殺得功直入其陣斬  
虎有少年賊號無敵將軍者馳至欲取得功得功立擒  
之橫置馬上而歸此皆近代鬪將之事也

古來川兵兵多者敗

古來用兵往往兵多者敗蓋兵過多則號令不齊氣勢  
不貫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為將者有恃眾之意

而謀多疎為兵者亦有恃眾之心而戰不力自三代以  
後能以多取勝者惟王翦滅楚以六十萬人韓信破趙  
以二十萬人垓下之戰漢兵六十萬人裴行儉破突厥  
擒阿史那奉職以三十萬騎郭子儀收復西京以三十  
萬眾明太祖取中原以二十萬眾征雲南亦以二十萬  
眾耳其他如冒頓以四十萬騎圍漢高於平城突厥始  
畢可汗以數十萬騎圍隋煬於雁門契丹以三十萬騎  
敗周德威於新城蒙古濶端以五十萬眾破曹友聞於  
大安軍此又當別論蓋北俗號令簡而心志一故能以  
多取勝中土所不及也至如明太祖破陳友諒亦以二  
十萬眾然友諒是時且六十萬則不可謂明兵之多也

駭餘叢考

卷四十

太

其以多致敗者長平之戰趙括括兵四十萬為秦所坑章  
邯攻趙項羽破之被坑者且二十萬其多可知也漢高  
以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為項羽三萬人  
所破溺死者二十餘萬龍且以二十萬救齊韓信擊斬  
之吳王濞兵二十餘萬周亞夫擊走之新莽時王尋王  
邑以四十二萬兵圍昆陽為光武所破銅馬諸賊合數  
百萬亦為光武所破官渡之戰袁紹兵十餘萬曹操兵  
僅十分之一擊破之赤壁之戰曹操治水軍八十萬周  
瑜以三萬人破之劉聰以十餘萬陳於洛西石勒以四  
萬人破之淝水之戰苻堅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  
其先至者已三十萬乃為謝元等八萬人所敗呂光攻

龜茲龜茲王帛純引猶胡諸國兵七十餘萬爲光所敗  
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爾朱榮兵七千衆寡不敵葛榮  
聞之大喜令其衆辦長繩以爲至便縛取爾朱榮乃爲  
奇兵大破之及爾朱兆以二十萬攻鄴高歡馬不滿三  
千步兵不滿三萬大戰破之渭曲之戰高歡將二十萬  
衆宇文泰不滿萬人破之沙苑之捷宇文泰又以七千  
兵破歡十餘萬乃於戰所準當時兵數人種柳一株以  
旌功凡七千株後宇文泰又與歡戰雖斬高歡曹然是  
日置陣旣大首尾懸遠彼此不能相知遂大敗燒營而  
遁則亦以兵太衆也隋文帝滅陳合總管九十兵五十  
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然賀若弼韓擒虎先入建康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九

擒後主兵纔八千耳其時陳將魯廣達等陣於白土岡  
亘二十里乃爲賀若弼等所破煬帝征高麗凡一百十  
三萬人餽運者倍之竟潰於薩水宇文述等九軍共三  
十萬先度遼其脫歸者僅二千七百人竇建德之救王  
世充也置陳虎牢下長二十餘里爲秦王所擒突厥犯  
塞黑齒常之以二百騎破其三千騎安祿山之反也潼  
關之戰哥舒翰以二十萬衆爲崔乾祐所敗尹子奇兵  
十三萬張巡許遠以六千八百人敗之九節度之師潰  
於相州步騎共六十萬黃巢入潼關兵六十餘萬呼聲  
震河華及據長安李克用以四萬人破走之契丹將阿  
古只以騎兵五百敗老相軍三萬石晉杜仲威以三十

萬衆擊遼遼將高謨翰以三百騎殺其先鋒餘兵皆走  
遼天祚使蕭吼里步騎十萬討女真阿骨打兵三千七  
百至者僅三之一力戰破之遼又使耶律訛里朶等騎  
二十萬步卒七萬來伐阿骨打又敗之於阿婁岡遼又  
使蕭特末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討女真并遼主自  
將亦俱爲阿骨打敗於護步答岡張浚富平之敗兵四  
十萬人馬七萬匹宋將黃勳等以兵三十萬柵於文水  
縣金突合速以兵九千敗之殺八萬餘人時康民率兵  
十七萬捷不野敗之又以騎二千敗淮南兵十萬餘人  
及和尚原之戰兀朮以十萬衆爲吳玠所敗仙人關之  
戰撤離喝亦以十萬衆爲吳玠所敗劉麟劉猷三十萬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十

衆楊沂中等破之於藕塘夏人二十萬騎李顯忠以所  
部八百人破之順昌之戰兀朮韓常兵十餘萬爲劉錡  
所破金主亮南侵兵六十餘萬虞允文敗之完顏九斤  
胡沙虎以四十萬衆伐蒙古敗於會河堡銀青衆二十  
萬亦爲蒙古木華黎所敗已而蒙哥以五十萬衆敗於  
宋合州城下遂死又察罕兵八十萬圍廬州爲宋杜杲  
敗去賈似道之潰於江上也兵十三萬凡此皆以多致  
敗歷歷可考者也其以少擊衆戰功最著者如合肥之  
戰張遼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孫權兵十萬後秦姚萇以  
千餘兵破雷惡地三萬餘衆乃命軍士各植一木於柵  
孔以旌功或疑營地大小萇曰吾自結髮以來未嘗如

此以少勝多者正以小為奇耳高昂以十餘騎破爾朱羽生兵五千宇文忻以五百騎破尉遲迥精甲三千薛萬徹以百騎擊收寶建德兵十萬薛仁貴以卒二千攻扶餘殺萬餘人馬麟從李光弼攻史朝義於北邙以兵五百出入三反敗其眾十萬光弼曰吾未見以少勝多如馬將軍者李嗣源救幽州契丹萬騎遮山口嗣源以百騎衝破之楊業以數百騎出雁門破契丹兵十萬殺其將駙馬蕭咄李劉溝堡之捷劉昌祚以二千騎敗夏人萬騎李師中上其功謂西事以來以少抗眾未有如此者燕達以五百人抗夏人三萬騎九戰皆捷岳忠武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眾於南薰門以八千

陔餘叢考

卷四

圭

人破曹成十萬眾於桂嶺以嵬背八百破兀朮於順昌又以五百破之於朱仙鎮皆敗其眾十餘萬金完顏陳和尚以四百騎敗蒙古兵八千於太昌原而尤最奇者宋武帝微時以數十人覘孫恩遇賊眾數千便與戰所將人俱死帝獨奮長刀所殺傷甚眾南齊周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騎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歿盤龍馳馬奔入時奉叔已大破虜得出在外不見其父復躍馬入父子兩騎縈繞於數萬人中虜遂大敗陳侯安都以十二騎破齊陣禽其儀同乞伏無芳又刺東方老墜馬蕭摩訶與北齊戰於呂梁以七騎破齊軍奪其大旗及周滅齊遣將爭呂梁有精騎數千摩訶

領十二騎入周軍斬殺甚眾隋張須陁以五騎覘賊遇賊裴長才等二萬奄至圍之數百重力戰而出唐王君廓以十三人破郭士衡等兵一萬宋之悌應募擊驪州蠻與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不敢動遂平之金阿骨打以十人擊走遼兵於混同江劉整在宋時以十二人入金信陽軍擒其守時以為唐李存孝以十八騎拔洛今整更少乃書其號曰贊存孝元渾察征乞失哈里敵兵二千渾察以勇士五十人破之揚子橋之戰張宏範以十二騎渡水敗姜才軍明初洛水北之戰常遇春以單騎入元軍敵二十餘人刺之遇春殪其前鋒一人大呼馳入壯士從之敵遂大

陔餘叢考

卷四

圭

潰傳友德攻山西獮廓萬騎突至友德以五十騎衝却之丁德興從攻洪山寨以百騎破賊數千成祖靖難兵起款台以十二騎破南兵三千人東昌之戰薛祿以五十騎敗南兵數百又皆古今所罕觀者也按癸辛雜識賈似道命廖瑩中刊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眾如赤壁淝水之類成一書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其書今不傳今姑撮諸史所載於此

取蜀將帥不利

洪容齋歷敘古來中國取蜀將帥多不利漢伐公孫述大將來歆岑彭俱被刺客之禍魏伐劉禪大將鍾會鄧艾皆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

籍皆不得其死宋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此北宋以前可歷歷數者也元憲宗率兵入蜀攻重慶被傷卒於釣魚山下明湯和傅友德取蜀和被鐫責不賞友德雖獲賞而終不得其死則取蜀將帥誠不利也

### 臨陣不自標異

淮南子云將軍不敢騎白馬蓋懼其易識也蒼梧雜誌亦云古戎服上下一律皆赤色恐戰有傷殘或沮士氣故衣亦使血色不見也所以左傳有均服振振之語魏歸闕評亦云軍主不可白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也宋南渡以前戎服猶皆川緋紹興末乃變而用皂色云今

### 駭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三

按左傳蔡聲之戰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鄆陵之戰石首納旌於弢中得免南齊書殷孝祖臨戰以塵蓋自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是日果中流矢死北史芒陰之戰高敖曹輕敵建塵蓋臨陣西人盡銳攻之遂為魏所殺賀拔勝從周文望見高歡塵蓋出精兵擊之歡幾為所獲王思政戰河橋從者死盡思政創重亦悶絕於積尸中思政久經軍陣每戰惟破衣敝甲敵人亦疑其將帥故得免夜半而甦遂歸五代史周德威之擒陳野叉亦微服雜卒伍中伺野叉過以鐵鎚擊之墮馬遂擒之魏闕評王則叛貝州常裹花帽人見而識之遂擒獲至死終不去花帽宋史李晟兒劉光世張

蓋行陣不介冑知為主帥併兵圍之王德突圍擁光世出金史夏人攻會州郭蝦蟆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甲一箭殲之此古人遺法蓋陣上不自標異有急則易免難且可出人不意以制勝也然梁魏交戰韋叡乘板輿督勵將士勇氣無敵周齊芒山之戰周將蔡祐著明光鐵騎所向無前齊人咸曰此鐵虎也皆避之薛仁貴從征高麗未知名欲白顯乃著白衣持戟腰弓所向披靡太宗望見乃召之李晟圍朱泚於長安每戰必錦裘繡帽以自表韓世忠之圍淮揚也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致敵此又威名勇略足以懾敵不可以一律論者

### 解散降兵

### 駭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三

爾朱榮既破擒葛榮其眾皆降爾朱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其居止於是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人服其處分機速唐書秦王世民破擒竇建德俘獲五萬人即日散遣使還鄉里蓋乘其潰散之勢遣之使還莫不弭帖而去眾既無主自不能復嘯聚為亂而我亦免安插供饋之煩也

### 兵富難戰

後漢書度尚傳尚破賊卜陽潘鴻等猶未殄滅而士卒騎富莫有鬪志尚乃令軍中恣其出獵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歸皆泣因勞之曰賊財寶山積足富數世諸君但不努力耳乃人人爭奮大破平之

紙為木鸚畫獅

臺城之圍梁武以紙為告急於城外而援師莫有進者  
金守汴日為紙為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  
俘者識者謂宰相以此退敵難矣然唐張伍守臨洛為  
田悅等所攻馬燧等救兵未進伍急以紙為放過悅營  
悅射之不及乃落燧營言三日不救洛人且為悅食燧  
等遂進解圍是紙為亦有時濟用隋東都被圍越王侗  
以木鸚隨水而下冀達江都求救而卒無救至明傅友  
德取蜀既破階文以湯和兵在重慶無以通聲息乃作  
木鸚數百書取階文月日投之江順流而下和果得之  
遂進兵而全蜀俱下宋宗慤征林邑林邑以象來戰慤  
咳餘叢考 卷四十一 圭

火馬火豚

左傳吳闔廬敗楚師至於郢楚王使鍼尹執燧象以奔  
吳師註火繫象尾也史記田單守即墨收城中牛束兵  
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縱之燕軍牛尾熱  
怒而奔燕壯士從之遂破燕軍此火牛燧象二事人所

共知也 宋王德討鄒魯亦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 後漢書楊璇為零

陵守賊攻郡縣璇乃制馬車數十以囊盛石灰於車上  
繫布索於馬尾將馬居車前順風鼓灰因以火燒布布  
然馬驚盡突賊遂破之則又有用火馬者宋史趙適傳  
適攻晏州賊據輪轉大圍陟峭不可上適令士丁從山  
後挽藤葛而上得猿數十頭束麻灌以膏蠟縛於猿背  
及賊柵燃火炬猿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猿竄其上火  
輒發遂破賊柵則并有用火猿者又前人未出之奇也  
陷敵脫歸

李廣為匈奴所得置雨馬間絡而盛之廣偽死脫其旁  
有一兒騎善馬忽騰而上因抱兒奔數十里取兒弓射  
咳餘叢考 卷四十一 圭

殺追者乃得脫其後有絕相類者南史宋魏交兵參軍  
王羅漢為魏所擒鎖其頸使三郎將守之羅漢夜斷三  
郎將首抱鎖亡歸北史後周李弼從周文帝與齊神武  
戰河橋為齊所獲陽隕絕於地脫其旁有馬乃躍而上  
得免隋書麥鐵杖為賊所擒賊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  
至凌亭衛者憇食鐵杖取賊刀殺衛者皆盡悉剗其鼻  
懷之以歸唐書段志元從討王世充馬跌為賊所擒兩  
騎夾持其髻將渡洛忽騰而上二人反墮復奪其馬馳  
歸明史顧成從攻鎮江與勇士十人入城被執十人皆  
死成躍起斷縛仆持刀者脫歸導眾入城克之靖難兵  
起薛祿戰敗為平安所執奮脫縛拔刀殺守卒馳還復

戰

事急為僕隸免禍

左傳楚公子遇國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僕操筆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疑竟出公羊傳云牽之戰逢丑父面目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左傳亦同漢書王林卿通輕俠為不法何並捕之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而身自變服並斬奴頭而還三國志曹操圍呂布於濮陽城中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及戰敗布騎追操問曰操何在操給之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

咳餘叢考

卷四

七

而操得出通鑑晉元帝曆初在鄴逃歸會成都王穎先救諸關無得出貴人屠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朱典自後來以鞭拂屠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南史王慧龍家為劉裕所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送之過江為津人所疑彬曰此隨吾受業者乃免王華父厥從王恭起兵兵敗逃走華隨沙門釋曇冰逃使華捉衣僕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眾乃不疑遂免袁昂父觀既敗昂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詬之遂免北史西魏宇文泰與東魏侯景戰馬驚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扶泰

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遂得逸唐朱泚之亂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為僕潛出事固有相類者

口打賊

五代史後唐諸將各自論功李嗣源獨無或問之嗣源曰諸君好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按此語亦有所本晉書西陽夷反太守楊珉會僚屬議拒賊朱伺獨無言珉問之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唐書號王巨傳安祿山反張垆薦巨有謀略召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謂曰比來人多以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為相公手打賊者歐陽史蓋本此也

咳餘叢考

卷四

夫

縱敵

丁公為項王將逐漢高祖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引兵還慕容紹宗既破侯景亟追之景使人謂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又高歡使彭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遂還唐李寶臣討田承嗣屢立戰功朝廷遣中使勞之寶臣贈以百緡中使怒擲於道王武俊說寶臣曰令公新立功豈子尚爾若寇平後以一詔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宋威擊王仙芝等陰與會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能免乎不如留賊劉巨容

破黃巢於荆門或勸之窮追巨容曰國家好負人有人事則撫存將士事寧則棄之不如留賊以為富貴之資又左良玉追張獻忠急獻忠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啗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即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事極相類

懸賞購賊

宋夏竦判永興軍募擒趙元昊者爵萬戶侯元昊令募得竦者與錢三千明季楊嗣昌督師募擒斬張獻忠者資萬金爵侯翌日督師幕府白堂皇庖漏遍題有斬督師者資白金三錢古今事固有相類者東魏高歡攻魏玉壁不能克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大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五

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城主韋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安丙傳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一萬匹兩則猶未肆侮也

賊稱

晉書南燕載記泰山民王始聚眾僭號為官兵所獲臨刑或問其父兄所在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咎其正坐此口語始謂妻曰皇后自古豈有不亡之國哉五代史劉守光僭帝號為唐莊宗所擒將刑守光乞哀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一呼其妻曰皇后一呼其夫曰皇帝正可作對也

陔餘叢考卷四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吳起嘗學於曾子後乃殘忍好殺為名將所學與所用有如此之相反者而尤莫甚於李斯史記李斯傳斯少時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而賈誼傳河南守吳公治行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師事焉然則李斯之師乃大儒而斯之弟子又能以經術飾吏事獨斯則焚詩書嚴法令為禍於天下何也蓋斯本學帝王之術以戰國時非可以此干世乃反而為急功近名之術以佐秦定天下及功既成自知非為治之正道恐人援古以議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已故盡毀諸書以滅帝王之迹欲使已獨擅名耳

趙高志在報讐

趙高之竊權覆國備載李斯傳中天下後世固無不知其奸惡矣然史記索隱謂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為秦所滅誓欲報讐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則高直以勾踐事吳之心為張良報韓之舉此又世論所未及者也金史宦者梁琬本宋奄人也勸海陵伐宋人謂其與宋通謀使海陵疲敝國中云

魏豹李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反

史記魏豹立為王薄姬之母納薄姬於其宮許負相姬云當生天子豹聞之乃反後豹被誅薄姬得侍漢高祖

生文帝果爲皇太后新唐書憲宗孝明皇后鄭氏本李  
錡妾有相者謂氏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爲侍人遂反錡  
誅沒入掖庭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立尊爲皇太后五  
代史李守貞子崇訓娶符氏有術者能聽人聲以知貴  
賤守貞出家人使聽之至符氏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  
貞方有異志聞之益自負曰吾子婦猶爲天下母吾有  
天下又何疑哉於是決反後爲郭威所誅符氏遂歸周  
世宗爲繼室果爲皇后然亦有徒死而不驗者唐書羅  
藝傳有女子李氏自言通鬼道嘗謂藝妻當母天下妻  
令視藝曰妃之貴由於王藝夫婦信之遂反後被誅又  
張亮謂公孫常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王太姬遂反後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二

亦被誅而藝妻亮妾皆不驗

蔡邕女甥多貴顯

蔡邕無子其女文姬初適衛仲道後歸董祀生女爲司  
馬師之妻又羊祜傳母陳留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也  
則邕又有一女嫁羊術即祜既生祜而祜同產姊乃景獻  
皇后也

王羲之爲雲南先師

元史張立道傳雲南未知尊孔子皆祀王逸少爲先師  
立道至始立孔子廟設學校擇蜀士爲之師雲南始知  
尊孔子按唐書先天元年南詔晟羅皮已立孔子廟於  
國中又漢書司馬相如人蜀西南士人盛覽從學歸以

授鄉人滇之文教始開章帝元和初滇池出神馬甘露  
降白鳥見乃建學立師則滇之有學校已久矣元史所  
云恐不足爲據

唐武后能容直臣

武后之嚴刑濫殺縱周興來俊臣等荼毒善類固古今  
未有之凶暴然亦有不可測者方其寵薛懷義時蘇良  
嗣遇懷義於朝叱左右批其頰曳去而朱敬則疏謂陛  
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柳  
諶自言其子良潔白美鬚眉左監門長史侯詳自云陽  
道壯偉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見舊唐書張易之傳葉石林以  
宋璟劾張昌宗引妖人占已有天分武后欲赦之桓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三

彥範疏諫謂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是皆直揭后  
之職跡宜乎老羞變怒立賜誅夷乃於良嗣之批懷義  
則置若不知於敬則則勞之謂非卿不聞此賜綵段百  
匹而彥範璟亦不聞斥責也懷義等憾此數人次骨牀  
第間所以媒孽之者宜無所不至后獨始終不爲所動  
陸贄所謂天后收人心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  
之用固亦英主之所爲也

唐中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中宗之名還固由狄仁傑以母子天性感動武后世皆  
知之其實乃張易之兄弟力也唐書仁傑傳易之聞自  
安計仁傑勸迎廬陵王吉頊傳易之以兄弟寵盛謀自



全計於項項曰公家以寵幸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策非惟保身且福及後嗣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諸武非海內所屬意公何不請迎立廬陵以繫人望易弔為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項教后意乃定遂還中宗是廬陵之復仁傑與項發其端而成之者易之兄弟也凶穢之朝欲濟大事固有非正人所能為而反藉孽倖以集事者

趙普遇合

孫公談圃謂宋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有趙學究聚徒課學宜祖造藝祖從之後遂館於宜祖第趙學究即普也則藝祖嘗受業於普矣然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四

默記皆言宋太祖入滁之始趙韓王教村童於山下太祖訪問得之用其計俾為鄉導取道清流關側蘆子乳浮西澗入自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聞變躍其愛馬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一劍揮之人馬俱墜遂就擒姚鳳即以其眾降又厚德錄趙普初為滁州判官太祖至滁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命普訊之所全活甚多是二說雖不同然大概可見普之遇太祖在滁也按宋史普為承興節度使劉訶從事周世宗兵至淮上宰相范質奏普為軍事判官宋太祖拔滁州適宣祖臥疾普朝夕侍側宣祖乃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後遂辟為推官掌書記所至輒請以自隨則

普之遇太祖在滁無疑談圃所記或得之訛傳也

滄浪亭

姑蘇滄浪亭世但知為蘇子美遺址而不知子美前後凡數易主按子美自記謂訪諸故老錢氏有國時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葉石林詩話則謂錢氏廣陵王所作慶歷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傍水築亭名曰滄浪歐陽公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死後為章僕射子厚所得廣其故址為閣為堂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併得之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千餘株亦廣陵舊物益以增累遂雄冠一時是子美後又屬之章相矣石林又云王元之為長洲縣令無日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五

不攜客醉其上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有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為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年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則章惇後又屬之蔡京矣洪邁對兩編又謂子美買時僅用四十千今為韓蘄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則蔡京後又屬之韓蘄王子孫也然至今言滄浪亭者但知有蘇子美而章蔡韓三氏莫有記之者豈非富貴勢力之不可恃而文人風流文采可以久而不泯乎

蘇東坡秦少游才遇

歸震川滄浪亭記謂子美之後有韓者居之改為大雲庵二百餘年矣後亦易章蔡韓數主未及詳考然宋元以來廢為僧寺寺又改為今之滄浪亭則與實又可見

缺月掛疎桐，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汀冷。此東坡詞也。野客叢書記坡至惠州，居白鶴觀，其鄰溫都監者有女，年十六，聞坡至，欲嫁焉。坡夜吟咏，則其女徘徊隱外坡，後知之，正呼王說為媒，適有海南之行，遂止。其女旋卒，坡回聞之，乃作此詞以記當日情事也。又秦少游南遷至長沙，有妓生平酷愛秦學士詞，至是知其為少游，請於母願，托以終身。少游贈詞所謂「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者也。念時事嚴切，不敢借往貶所，及少游卒於藤，喪還將至長沙，妓前一夕得諸夢，即逆於途，祭畢歸而自縊，以殉。按二公之南皆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六

逐客且暮年矣，而諸女甘為之死，可見二公才名震耀一時，且當時風尚，婦人女子皆知愛才也。

東坡詞評以此為東坡在黃州時事，又云坡伴抗日與劉貢父兄弟遊西湖，忽有一女子駕小舟來自蘇州，慕高名無由得見，今已嫁為民妻，聞公遊湖不憚呈身以遂景慕之忱，願獻一曲坡乃為賦江神子詞以贈之，其末句所謂「依約是湘靈，擬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者也。

東坡晦菴南軒皆有賢子孫

宋史韓琦有孫曰浩，守濰州，建炎二年金兵攻城，浩率眾拒守，城陷力戰死。裨史蘇叔黨過坡，公季子也。靖康中赴官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耶？通夕痛飲而死。吳師道棲真寺記：蘇轍子遲，建炎初以秘閣出守婺州，疏請減本州歲貢羅詔從之。金史列女傳：蘇轍家於

許其後蘇嗣之母白氏少寡，常於宅中祀東坡，穎濱二像。許州被兵時，辭兩先生像自縊，死則蘇氏不特有賢子孫，且有賢婦矣。神史元兵入闕，執朱晦菴，曾孫浚欲降之，浚曰：「豈有朱晦菴後而失節者？」遂自殺。則朱子後亦有人也。然朱子語錄謂叔黨為梁師成妻持服，而何燕泉餘冬序錄又記朱浚為浙漕，每有書至，賈似道必稱萬拜，人因謂之朱萬拜。則其居官時似亦不能自守者。謝枋得集有薦朱山長書云：「朱文公會孫名沂，字泳道，守貧不仕，嘗曰：『吾家侍郎總領畿漕，受知宰相以文公之故，應仕可唾手得終為一俗吏，既無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據此則朱子曾孫名沂者乃節士而名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七

浚者俗吏也，其被執自殺之事不見於史，惟元人劉麟瑞作昭忠逸詠五十首，俱記宋末忠節，內詠浚一首云：「身披薜荔去瓊瑤，迢遞南來八使車。人隱考亭春自遠，馬嘶春水難誰紓。好扶名義垂千載，不把衣冠辱四書。為守爨倫先訓在，潔身珍重返吾初。則浚自殺之事乃裨史妄傳，其為完節不仕，則有確據。鄧光薦忠義傳：張唐長沙人，南軒張宣公諸孫也。宋亡後起兵復衡山、湘潭等縣，兵敗被執，欲降之，唐罵曰：「宋紹興至今百五十年，乃我祖公收拾撐拄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於地下？」遂遇害。亦見宋史文天祥傳，又鄭所南集：宋亡時趙淮被擒，逼使至揚州，誘降淮，謂城上曰：「此城是我祖

我父所收拾語李制置決不可與賊賊怒殺之是趙方有賢孫趙范有賢子此皆名臣子孫之不墜其家風者也惟文丞相子弟皆仕於元殊足為玷其弟壁仕元時或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元人劉洗有輓文又溪詩云平生惟客在後死有兄知日後死有兄知其心又文山子昇仕元至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有輓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按昇本壁之子也丞相子道生佛生環生並流離中死丞相過南安遣人告先太師墓有云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曰昇我身是嗣並有詩寄壁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可證也見吟嘯集又鄭所南集文丞相家人皆落元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八

人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燕山欲歸廬陵不可得是信國亦有賢妹也又宋史嘉定十四年金犯淮南有蘄州通判秦鉅與州守李誠之竭力拒守城破死之贈秘閣修撰乃檜之曾孫也鉅之子浚灑皆從死此則奸臣之後亦有守節者可謂能幹蠱矣

孫觀為東坡子

吾郡宋時有尙書孫觀相傳為東坡遺體馮具區祭酒所云陽羨孫老得坡公棄婢而生者也觀所著有鴻慶集今郡城外有降子橋城中有觀子巷云是棄婢生觀以觀見坡之遺跡王阮亭則力辨之謂坡往陽羨見一

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子璠璣器童子對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即孫觀也坡甚喜之據此則觀非坡子明矣然是時已傳播其事至以之名橋巷何耶豈宋人好名如童貫自托於韓魏公所出梁師成自謂坡公所出耶按觀在靖康時附欽南仲倡和議有不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又草表媚金極其筆力見宋史高宗初召為中書舍人知制誥紹興二年又知臨安府以贓敗編管象州則觀本非端士所云東坡子者蓋即出於觀之自言欲以攀附名流而不以中書為恥也

蔡京宅修城

李忠定傳信錄靖康被圍之初忠定守京城運蔡京家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九

假山石疊門續通鑑綱目金人懼蒙古之攻修築汴京裏城募人能致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平陽州判官完顏阿刺左廂訊察官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一宅足供兩朝禦敵之用可見京當時營造之侈

岳忠武之死

岳忠武之死固由賊槍陷害然亦必因思陵有所疑忌故讒言得以中之蓋高宗初即位時集諸路勤王兵置御營司韓世忠已為左軍統制張俊已為前軍統制楊沂中已為殿前軍管公事數人皆元從功臣思誼久固陸放翁德劄廟碑謂高宗聞大元帥府張俊王以山西蒙傑首入侍帷幄其後高宗每謂之腹心舊將又曰從來待卿如家人又曰是人與他功臣相去萬萬忠

武雖因劉翰薦見帝於相州僅予承信郎後積官於外未嘗一日在朝思陵之分誼本視諸將較淺其易於媒孽一也且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韓家軍岳家軍張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而張俊楊存中等則皆治第臨安貪財殖產即賢如韓忠武亦家於杭多營田宅是以思陵不疑獨岳忠武引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之義不治生產因母死葬廬山遂家焉初未置宅臨安今杭州府學相傳為忠武舊第乃召為樞密副使之後所居其初固未嘗有此宅也兵權在握又不營生產為子孫計想思陵不無顧慮觀韓世忠為將時欲營新淦田思陵聞之即專敕以賜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十一

田詔即許之則思陵於諸將結其心而防其變固未嘗一日忘也德勳廟記又謂金人請和而一二重將未嘗宿衛論者咸謂非久長計張俊率先請罷兵權奉朝請於是議始定是以檜與張俊謀陷忠武欲其部將自相攻擊因及忠武父子使帝不疑乃手自具獄謂岳雲致書令張憲營還忠武兵柄万俟卨治獄又誣飛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以為有不臣心証佐既定思陵亦不能不信之而忠武之死決矣檜俊之計夫固有以窺思陵之隱而深中之也是時和議甫成檜擅國之日尙淺言官誣劾韓世忠帝猶能格其議不下王次翁謹事檜帝惡其人終斥去勾龍如淵亦謹事檜竟與奉祠去檜亦不能違也則忠武之死帝固與知之而小說家及續通鑑謂歲暮

獄不成檜因其妻縛虎縱虎之語以片紙付獄吏即斃忠武於獄一似帝初不知者此特以甚檜之惡而非當日實事也

岳墳鐵像

西湖便覽記岳墳鐵像明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鑄銅為之乃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人被遊人撻碎萬歷中按察副使范洙更鑄以鐵而添張俊一像惜乎今沒王氏張俊矣張待制集又謂萬歷中司禮中貴孫隆添鑄張俊而為四按湧幢小品王氏張俊二像乃巡撫王汝訓沉之於湖者也然今墓前又仍有四像不知何人更鑄又先有同知馬偉取一檜樹析榦為二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十一

植岳墓前號分尸檜亦見湧幢小品又杭州府志孝宗雪飛之冤改葬於棲霞嶺廢智果院為祠賜額曰褒忠演福寺而輟耕錄謂王廟宋時賜精忠二字為額元初墳圯王六世孫諱士廸者與宜興岳氏通譜合力起廢墳廟復完久之王之裔孫有為僧者居墳之西廢壞且盡天台僧可觀訴於官湖州推官柯九思乃歸其田然廟寺尙無寸椽杭州總管李全初以為己任鄭明德為作疏語郡人王華父力任之於是寺與廟俱成申明中書省乃敕封如宋官號加保義二字此又岳廟之源流也元人白庭咏岳王孫暉野復棲霞墓田事有詩岳鄂諸孫復墓田清明寒食起新烟道旁為我除香楸山下如今哭杜鵑高廟神靈應悔此中原父老向僕然西初廟廢行人去却望棲霞轉可憐此縣尉益即諱士廸者也林清源有詩云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鳥

葉夢得周草窗

葉夢得所著石林燕語玉澗雜書避暑錄話等書周密所著癸辛雜識齊東野語等書在宋人說部中最可觀洵能文之士也然夢得之依附蔡京密之依附賈似道即其書可見按宋史毛注傳謂蔡京以夢得為腹心胡安國傳謂夢得知臨安府以蔡京黨落職奉祠強淵明傳淵明與夢得為蔡京死友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皆夢得等所為夢得本傳雖隱而不書然以他傳參考之固不能掩也今觀其所著書中凡敘京事一則曰魯公再則曰魯公則夢得亦不自覺其盡露心曲矣周密於賈似道會否造膝雖不可考然癸辛雜志內凡及似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三

道事無不寓迴護之意如敘演福新碑謂似道捨田萬三千畝以為寺僧贍口之資後似道敗寺僧傳人作碑大罵賈相則以寺僧為無人理其敘韓震之死謂似道出師時先與震約如師不捷則震奉駕航海似道帥師至海上奉迎及似道師敗陳宜中反其計誅韓震議師守京師乃北軍既入宜中仍挾二王航海走則賈韓之謀原非無見而宜中之反之而仍不免襲之者之可笑也又舉其制外戚抑北司職學校諸事以為其才不可及是其立論多為似道訟冤想平日亦嘗受似道之盼睐故耳宋舟曲洧舊聞謂釋文瑩嘗遊丁謂之門謂待之厚故文瑩作湘山野錄頗左右之區區感恩知己之

私本欲為所附者彌縫掩覆而不知欲蓋彌彰并自露其攀附之迹也

謝臯羽

世傳謝翺翬髮集謂翺曾在文丞相幕丞相歿翺常至嚴陵釣臺作歌有化為朱鳥兮其嚼焉食之句以竹如意擊為節歌罷竹石俱碎然宋史忠義傳歷敘從文天祥勤王者鄒鳳等十九人而無謝翺但有謝臯者乃死李成之難非信國同事也信國集杜詩及吟嘯集凡生平同患難諸人無不見之歌詠亦無臯羽其人鄧光薦忠義傳記當時與信國同危難者亦無臯羽但有謝杞者秘書郎大學名士與督府幹辦架閣許由李幼節等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三

皆為閩士之秀登進士第以文采重一府空坑之敗莫知所終豈即臯羽耶或本名杞國變後乃改字名耶宋濂集有翺傳謂福建長溪人後徙浦城文丞相開府延平署諮事參軍已而別去又懷麓堂詩話元季東南人士重詩社聘工詩者為考官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翺為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為首則臯羽未嘗無其人也然曰元季恐誤

葛嶺大石佛

杭州葛嶺有大石佛一軀泗水潛夫所撰湖山勝概謂宣和中僧思淨發願鑿成者也而陸雲士湖壘雜記則謂宋時有喻彌陀者兒時指多寶山大石發願云異時

當錫此為佛及出家精於畫佛方臘之亂獨請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為稍戢垂老鑿此石為佛以償夙願或曰彌勒在天何用鑿此頑石師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按輟耕錄喻彌陀即思淨也錢唐人喻其姓思淨其僧名也嘗建妙行院於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阿彌陀佛入於神妙楊侍郎傑贊為喻彌陀云然輟耕錄謂彌陀鑄石為大佛頭乃石所鑿成余丙戌至杭州見大石佛雄偉壯麗會作長歌一首亦以為全石所成及己亥再至杭正值裝修石佛乃知肩以下就山石鑿成而佛頭仍是草泥所為非山石也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古

少林寺僧兵

僧兵起於少林寺日知錄已詳之并列舉古來僧兵十數事然尙有未盡者今補之後周書齊主緯既被擒任城王浩猶固守沙門來應募者亦數千人唐書李罕之少為浮屠後去為盜北夢瑣言高駢在蜀忽召開元寺僧千人遍筭之曰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是以厭之其後土人果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寺為逆會達臣獨醒志廬山回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傑皆起兵有僧義端亦聚眾千餘欲遊辛棄疾知其將奔金追殺之金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

惟桑通寺僧看通昭通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鈐轄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勦之通直入賊營獨與千斤鬪千斤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此又皆僧兵故事足以補日知錄之缺

大忠祠

廣東省城有大忠祠祀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而新會之崖山亦有大忠祠祀此三人皆宋末忠臣陸與張皆死於崖山之戰文山雖不死於廣而其被執也在潮之五坡嶺崖山之敗文山繫於元軍中又目擊之故以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五

之並祀宜也然三公生平亦有不合者文山集杜詩內謂秀夫在行朝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崖山陷全家赴水死是於陸固無貶詞其於張則曰闕之再造實賴世傑之力然其人無遠志擁重兵厚賞惟務遠遁自三山登極世傑遣兵戰邵武大提然不為守國計即沿海船聞警遽浮海南去天下事遂不可為又咎其崖山之戰不守山門而作一字陣於是船皆幫縛不可動不能攻人而專受攻惜乎其不知變而徒守法則文山與世傑始終意見不合也按癸辛雜識世傑死其部曲張廟收其遺費放舟回永嘉途次為周文英所害周得世傑所愛一美人盡知供軍金帛數凡數十船悉掩有

之則世傑固貪財好色者耶然金帛供軍非私財也中  
土無家眷屬隨軍亦非好色也匡山之戰恐軍士易散  
故連艦相貫所以示士卒以必死也忠臣義士當危難  
時固有各行已見而不必相合者如李庭芝守揚州聞  
文山自元軍逃出疑為說降乃飛檄諸路擒捕則亦未  
喻文山心事者然庭芝卒以身殉國不得以其捕文山  
而輕議之也

畫角聲

譙樓畫角聲相傳為明太祖所演以示警者其聲曰為  
君難為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保家  
難保身又難難也難說見海鹽錢琦所著語測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其

鳳陽丐者

江蘇諸郡每歲冬必有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  
散入村落間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間始回其唱歌則曰  
家住廬州并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到有九年荒以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來  
行乞如故蚶菴瑣語云明太祖時徙蘇松杭嘉湖富民  
十四萬戶以實鳳陽逃歸者有禁是以托丐潛回省墓  
探親遂習以成俗至今不改理或然也

虎邱賣花

黃省曾吳風錄云自朱勔以花石綱取媚至今其子孫  
在虎邱以賣花為業然則今虎邱賣花自朱氏始

陔餘叢考卷四十二

陽湖 趙翼 雲松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古有男人而女名者如帝有女媧氏魯隱公名息姑春  
秋傳有石曼姑孟子所稱馮婦莊子所稱偶女高戰國  
策所稱女阿史記惡來之子名女防荆軻傳徐夫人七  
首註徐姓夫人名男也漢書郊祀志有丁夫人虞初等  
以詛軍為功韋昭亦曰丁姓夫人名男也漢武內傳及  
後漢書魯女生長樂人絕穀八十餘年仙去三國志陸  
抗傳有暨艷晉書載記鳩摩羅什本名耆婆宋書魯爽  
小字女生梁書馬仙琕本名仙婢魏書後魏昭成帝有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子曰閼婆永安中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  
入城曉諭巒首雷婆思後周書蔡佑傳有夏州首望彌  
姐唐書李君羨小字五娘五代史後唐莊宗有衛州刺  
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錢鏐小名曰婆留宋太宗紀  
有西族首領名羅妹此皆男子也又癸辛雜識黃姑星  
即牽牛星與織女相對則黃姑亦不可謂之女星也女  
人亦有男名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嫫祖絳侯為河內  
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應劭註負河內溫人老  
嫫也故高祖封為鳴雌亭侯漢書外戚傳薄姬少時與  
管夫人趙子兒相愛子兒亦女也武帝皇后有衛子夫  
子夫之姊長曰君穠次曰少兒又霍光夫人囑女醫淳

于衍壽許皇后謂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少夫衍字也文  
后傳后名政君妹名君力君弟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  
馬君力西域傳岑暲尙江都公主生一女亦名少夫又  
褚先生曰者傳有婦人能相馬者曰陳君夫後漢書鮑  
宣妻桓氏字少君吳孫權長女名魯班適全琮少女名  
小虎適朱據南史宋武帝女會稽公主名興弟豫康公  
主名次男山陰公主名榮男孝武帝母路太后名惠男  
陳武帝章皇后名要兒北史列女傳有郇縣女子孫男  
玉嘗殺人報夫讐金史蒲察阿虎迭尙鄧國長公主崔  
哥又海陵有妃定哥石哥又南齊宮中有婦人韓蘭英  
有文詞自宋孝武時入宮至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二

書學以其年多識官中呼爲韓公則又女人而有男  
子之稱矣

命名奇詭

世俗命名多有取用古人名者如何尙之名其子曰偃  
曰求曰點此以古賢爲名者也袁愷孫慕荀奉倩之爲  
人改名榮字景倩劉湛慕汲黯崔琰之爲人名其子黯  
字長孺琰字季珪顏竣初生子適江夏王義恭亦生子  
宋孝武爲之制名名義恭子曰伯禽以比周公之子名  
竣子曰辟疆以比張良之子此亦以賢臣爲名者也王  
涯名其長子曰孟堅次子曰仲翔此以古人之字爲名  
者也晉韓延之以劉裕將傾司馬氏知裕父名翹字顯

宗乃改己字爲顯宗而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此  
別自有意甄濟生子長曰禮闈次曰憲臺此又以生子  
時所歷官爲名者也任昉四子西華南容北叟東里則  
以東西南北切合古人名爲名者也若漢書魏相傳天  
子所服令中謁者趙堯李舜兒湯貢禹各舉一時宋孝  
武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孝武移其點於外改爲犬子  
苗晉卿名其十子發丕堅榮垂向呂稷望咸皆與古帝  
王同名德宗惡之命與外官故皆不顯此則狂誕不檢  
不取禍已爲幸矣南齊庾肩吾名其長子曰黔婁次子  
曰於陵唐亦有楊於陵則以古人極清貧者爲名至如  
魏之高菩薩周之席毗羅隋之喬鍾葵陳之阿羅喉鄧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三

沙彌唐初之宋金剛王羅漢明皇時之高力士等皆以  
神將爲名尙屬有說魏元义本名夜叉弟羅本名羅刹  
則專以凶神惡煞爲名何也漢書酈食其之子名疥南  
史張敬兒本名狗兒其弟名豬兒齊明帝改爲敬兒恭  
兒宋史劉繼元之子名三豬金史海陵紀有刑部郎中  
海狗宣宗紀有李瘤驢唐拓狗兒哀宗紀有完顏猪兒  
又兀木之孫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猪糞封濮王他如  
紇石烈猪狗完顏狗兒兒西夏傳邪律赤狗兒見盧彥  
倫傳金史謂金人尙質故沿舊俗不改元史亦有石抹  
狗狗甯猪狗又伯答沙次子名潑皮皇慶中有駙馬醜  
漢江浙行省黑驢此亦北俗之尙質也按古人名原



有不避醜惡之字者左傳晉成公名黑督衛侯之弟名黑背魯文公名其子曰惡齊田子名其子曰乞晉景公名獮鄭成公太子名髡頑次曰侯獮衛獮羊肩史狗鄭有堵狗史記韓有公子蟣司馬相如名犬子漢書梁冀子名胡狗此本古俗金元之人名多醜惡原無足異也魏晉閒評蔡京三子長曰依次曰務次曰餘當時語云蔡京之後尤蕭條此又命名而成語賦者

女字繫姓

班昭為曹世叔妻而字惠班荀采為陰瑜妻而字女荀古女人有以母家之姓繫於字者

女扮為男

古來有女裝為男者樂府木蘭從軍小說家祝英臺其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四

最著者也其見於史傳者宋書晉熙王昶謀叛事世奔魏攜妾吳氏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南史崔慧景傳東陽女子婁逞變服為丈夫能基解文義徧游公卿間仕至議曹從事事發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倆還為老嫗豈不惜哉北史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宏宏令婦人被甲居中精卒陣於外東奔高麗楊大眼妻潘氏當遊獵之際亦戎服與大眼並馳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大眼指謂諸將曰此潘將軍也唐書謝小娥以父與夫俱為盜申蘭申春所殺乃詭為男子服備蘭家伺隙殺春太平廣記張譽為郭汾陽所任使譽既歿其妻貌與譽極相類乃偽為丈夫衣服稱譽弟上謁汾陽喜

之合居譽職累兼御史大夫汾陽薨後乃棄職嫁潘老為妻五代西蜀女子黃崇嘏亦詐為男入仕宦元人有春桃記傳奇崇嘏會登第為狀元王弇州藝苑卮言以為崇嘏仕至司戶參軍此皆女詐為男入仕者也至如金海陵王命諸妃位下皆以侍婢服男子衣冠號假厮兒金之將亡宗宰承宗女阿魯真寡居有眾千餘蒲鮮萬奴來攻阿魯真衣男子服督眾力戰破之哀宗在蔡州被攻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石上城此亦假男之事若漢末東海呂母稱將軍晉末王恭起兵王厥聚眾應之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顧琛母孔氏為之司馬此或假男子官號未必詐為男子唐初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五

男子稱佳人

男子有稱美人者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少陵詩美人何為隔秋水東坡亦壁賦望美人兮天一方之類是也男子亦有稱佳人者楚詞惟佳人之永都兮註佳人也指懷王後漢尚書令陸閔姿容如玉光武嘆曰南方多佳人魏曹爽從蹕謁高平陵司馬懿閉城拒之桓範勸爽挾天子詣許昌發兵爽不從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

汝兄弟狃憤耳又符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讀者不能盡通蘇氏嘆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是皆男子稱佳人也

一母生數帝二后一母生三名儒一母生兩狀元  
晉書宣帝張皇后生景帝文帝是一母生二帝然師昭皆追謚為帝非及身正位者明帝后庾氏生成帝衍康帝岳又成帝貴人周氏生哀帝丕廢帝奕此則一母生二帝  
武帝子德宗為安帝德宗為恭帝未和同母而史無考然所生帝皆短祚且失國尚無足紀北史齊神武妃婁氏生子洋為文宣帝演為孝昭帝湛為武成帝其長子澄雖未正位號亦追謚文襄帝又二女一為魏孝武帝后一為魏孝靜帝后則古來未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六

有之奇也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遼太祖述律后生長子倍為人皇王後亦追謚帝次子德光即太宗也亦一母生二帝金史景祖昭肅皇后生世祖劼里鉢肅宗頗東為帝者惟太祖阿骨打太宗吳乞買則皆世祖簡翼皇后之子是亦一母生二帝元史睿宗后唆魯帖尼怯烈氏生二子蒙哥為憲宗忽必烈為世祖又順宗后宏吉刺氏生海山為武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為仁宗亦一母生二帝其後武宗二子長和世棟為明宗次圖帖睦爾為文宗未知同母否張端義貴耳錄宋乾道間有廢隨嫁至單氏生尙書夔又嫁耿氏生侍郎延年及卒兩

家爭非孝宗乃命官為葬之陳了翁之父與潘良貴之父交好潘以無子為憂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遂遣往即了翁之母也往果生良貴後此母常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大官二名儒亦前古未有也又明人笑史載馬狀元鐸母本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亦中狀元御筆於馬字旁加其字名騏即李騏也一母生二狀元亦奇事而首

宋廢帝時山陰公主謂帝曰妾與陛下皆托體先帝陛下後宮千百妾惟駙馬一人人事不均平何至於此帝乃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齊文帝王皇后當鬱林王時尊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七

為皇太后稱宣德宮鬱林為置男左右三十人皆前代所未有也  
再醮后  
呂藍衍引漢武帝皇太后以為漢后乃有再醮者按漢書淮南王安為太子遷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修成君皇太后先適金氏所生之女也藍衍之說按此不知史冊再醮之后甚多左傳楚子滅息以息媯歸此猶是國夫人也漢以後有再醮而為后者如劉瑁妻吳氏嫁劉先主袁熙妻甄氏嫁魏文帝石重幸妻馮氏嫁晉出帝李崇訓妻苻氏嫁周世宗是也有既為后而再醮者晉惠帝后羊氏為劉曜所虜立以為后嘗

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彼為帝王不能庇妾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中櫛以來乃知天下自有大丈夫也其後相襲最多者莫如後魏及北齊後周之世魏明帝嬪爾朱氏本爾朱榮之女榮迎立孝莊帝帝立以為后後孝莊被害齊神武又納為別室生子彭城王浹又廢帝元朗建明皇后小爾朱氏神武亦納之生任城王湝後廢徙靈州適盧景璋高歡又納廣陽王妃鄭氏任城王妃馮氏城陽王妃李氏魏孝武皇后高氏本神武女孝武西奔后又為彭城王韶妃東魏孝靜皇后高氏亦神武女孝靜禪位後封太原公甚護視帝帝被害乃又嫁楊愔為妻靜帝李妃後亦為齊武成帝妃齊文宣后李氏文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八

宣崩後武成帝逼淫之後有娠其子紹德叩閤不得見怒曰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慚遂生女不舉武成怒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遂殺紹德又文宣帝段昭儀文宣崩後改適錄尚書唐邕孝昭帝元后齊亡後亦入周宮中武成帝后胡氏齊亡入周恣行姦穢後主緯后斛律氏廢居別宮齊亡後嫁開府元仁為妻又后胡氏齊亡後亦改嫁而淑妃馮小憐將立為后齊亡後周武帝以賜代王達達嬖之與妻李氏不睦隋文帝受禪後以賜李氏之兄訥令著布裙以配春後主之弟瑯琊王儼被害追稱楚帝妻李氏進號楚帝后齊亡亦改嫁周靜帝后司馬消難女也被廢嫁為刺史李丹妻元泰定

帝后丞相燕帖木兒娶為夫人此皆見於史策者蓋當衰亂之世革易頻仍禮教廢而廉恥喪故習以為常恬不知怪然亦有守志皎然不污者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自劉氏廢即稱疾不朝莽欲嫁之不肯莽敗投火中死曹操女為漢獻帝后及曹丕篡遣使求璽后怒抵之於軒下因涕泣橫流謂皇天不祚楊堅女為周宣帝后堅篡位封為樂平公主后憤惋甚堅欲嫁之不許李昇女為吳太子璉妃昇既篡封為永興公主妃痛楊氏失國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此數后者節行高千古以視夫正位中宮覲顏再適者真狗彘之不若矣後漢書靈帝崩皇子辨即位董卓廢為宏農王而弑之王妃唐姬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九

歸於其父瑁瑁欲嫁之誓不許李傕之亂為所掠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白獻帝乃下詔迎姬置宏農王墳園拜為宏農王妃此雖不能死而始終不辱身其情猶可憐也

長壽

古來所傳長壽人最多然列仙述異諸書荒幻不足信其見於史傳者三代以上帝王具載韓昌黎佛骨一表至秦漢以下則亦有可數者漢書趙佗卒於漢建元四年徐廣引皇甫謐云其時漢興已七十年則佗蓋百餘歲東甌王壽百六十歲北史魏神元帝一百四歲高麗王連年百餘歲吐谷渾王夸呂在位百年此人君之最

壽者漢書丞相張蒼年百餘歲陳思王集桓君山曰余  
前爲王莽典樂大夫自王莽至魏已二百餘年魏書代  
人羅結魏太武初遷侍中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  
精爽不衰一百十歲始聽歸老又十年乃卒唐書甄權  
在隋開皇時爲秘書正字至貞觀十七年年一百三歲  
太宗授朝散大夫白香山九老中有李元爽年一百三  
十六歲金史芮國公吾里補一百五歲海陵立太子時  
有忽里罕解衣進太子曰臣今年百歲有子十人願太  
子與臣同海陵大喜元史阿瓦丁一百二歲扎八兒一  
百十八歲此人臣之最壽者漢書孝文帝時得魏文侯  
舊樂人賈公年一百八十餘歲後漢書冷壽光年可百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十

五六十歲三國志註引世語并州送漢故度遼將軍范  
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能言霍光時事謂霍顯乃  
光後小妻也明友妻光前妻女也通鑑蜀范長生先事  
劉先主至李特時尚在年一百三十餘歲南史梁普通  
中北侵穰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能復食惟飲  
曾孫婦乳簡文賜以束帛又荊州上津人張元始年一  
百十六歲臂力過人九十七歲時生子子遂無影鍾離  
人碩思遠年一百十二歲有子十二俱死惟小者存已  
六十餘廣信侯蕭候見之驗其頭有肉角長寸許遂載  
還都進見武帝擢爲散騎侍郎遼史霸州民李在宥一  
百三十三歲賜束帛錦袍銀帶金世宗次遼水召見一

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賜之帛此民  
人之最壽者又梁武時餘姚海外浮鵠山有女人年三  
百歲其女官道士四五百年皆出百遣使來獻紅席  
云席草嘗有紅鸞居其下也此女人之最壽者

按東漢馬融年八十八陳實年九十二孫吳時呂岱  
九十六晉顏含九十三王祥八十五劉宋時羊元保  
九十四北魏高允九十八唐孫思邈年百餘歲王希  
夷九十九孟詵九十三潘師正九十八李綱八十五  
虞世南八十一李百藥八十四李靖七十九張柬之  
八十二令狐德棻八十四傅奕劉仁軌蘇良嗣郭子  
儀皆八十五張暉李客師九十柳登楊隆禮裴遵慶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十一

崔元綜皆九十餘裴仙先李勣唐休璟八十六員半  
千九十四烏承玘九十六蕭昕九十三褚亮柳公權  
王起歸崇敬八十八苗晉卿八十一杜悰吳兢八十  
王縉王及善八十二宋文彥博梁適九十二張士遜  
喬行簡八十六陳堯佐蘇頌崔與之八十二曾公亮  
富弼八十李光楊萬里八十三周必大七十九史浩  
八十九陸游八十五包恢八十七鄭望之八十四元  
石天麟王磐尙文九十二李昶蕭鄭黃澤八十七陸  
文珪歐陽元美澄八十五明史所載大臣老壽者尤  
多大學士則劉健九十四謝遷八十一沈鯉八十五  
尙書則胡濙八十七魏驥九十八王恕九十二薛文

八十六馬文昇八十五劉大夏八十一郭宗臯陶瑛  
 九十陸樹聲九十七王翺八十九王直八十四王驥  
 八十三章懋八十六懋生三子俱前卒年八十一又生子名潘恩八十七宏治  
 中胡拱辰以尙書致仕及年九十巡按御史請存問  
 正德三年始卒則年且百歲矣王學夔亦以尙書致  
 仕隆慶萬歷間存問者再年九十四侍郎以下則劉  
 淳九十七錢宰九十六葛誥九十二蔡天祐九十五  
 楊守隨八十五閔珪八十二孫原貞八十七以上皆  
 見於正史者又梁書始興王簾傳內記顧思遠一家  
 多壽宋史韓億生八子絳為相年七十七緝太子太  
 保年七十九維太子少傅年八十二緝子宗武大中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三

多子

史記秦繆公子四十人田常子七十餘人田嬰子四十  
 餘人漢書中山王勝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晉載記姚弋  
 仲有子四十二人宋書孝武子二十八人胡藩子六十

人梁書鄱陽王恢男女百人封侯者三十九人陳書宣  
 帝子四十二人北史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馮跋有子百  
 餘人後俱為馮宏所殺馮盎子三十人李暹哲妾媵百  
 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里間第宅相次姬妾之有子  
 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子孫參見或忘  
 其名披簿以審之唐書邠王守禮有子六十餘人棣王  
 琰五十五子延王玢三十六子靖恭太子琬男女五十  
 八人李林甫子女各二十五人宋史錢昱生子百數王  
 弁州皇明盛事慶成王九十九子

醜女變美

南史梁武帝丁貴嬪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去又體多  
 瘡及武帝將納之遂並失所在遼史欽哀皇后蕭氏黝  
 面狼視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  
 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生奇子已而果生興宗宋史謝  
 皇后面黧黑又醫一目早孤嘗躬親汲甕有詔選謝氏  
 女入宮諸父憐伯不肯送曰即入宮不過一老宮婢耳  
 會上元夕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憐伯不得  
 已送就道后忽病疹及愈膚脫瑩白如玉醫又以藥去  
 其醫入宮未幾遂立為皇后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三

一門才女

唐書貝州宋廷芬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  
 若倫若憲若荀皆不願適人欲以學名其家節度使李

抱真奏之德宗愛其才悉留宮中帝作詩每令廣和呼  
為學士秘禁圖籍皆令總領若昭歷憲穆敬三朝皆呼  
先生后妃與諸王皆以師禮見而廷芬有男獨愚不可  
教為民終身

### 童女生子

南史張麗華初事龔貴嬪方十歲後主見而悅之因得  
幸遂有娠輟耕錄至元丁丑民間訛言采秀女故婚嫁  
不問長幼松江民蘇達卿女年十二贅浦仲明之子為  
婿明年生一子此皆事之絕奇者晉明帝崩時年僅二  
十七其子成帝享國七年年二十二則明帝生成帝時  
年僅十三耳北魏獻文帝亦十三歲生孝文帝北齊珽

### 駭餘叢考

#### 卷四十一

十四

瑯王儼被害時年十四已有四男此亦皆生子最早又  
漢昭帝年十二立皇后上官氏北齊高澄亦年十二尚  
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後周書于翼年十一尚宇文泰  
女平原公主此又婚期之最早者

### 老婦生子

太平廣記張管妻與管貌相似管事郭汾陽既歿妻偽  
為丈夫衣冠名為管弟復事汾陽汾陽死管妻年七十  
餘再適潘老生二子曰滔曰渠金史始祖爾普居完顏  
部部有兩族交惡爾普解之部人遂以六十歲未嫁之  
賢女配之即明懿皇后也生德帝烏魯季曰幹魯女曰  
注思版亦兒洪皓松漢記聞

### 賣妻再合

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  
孔景行妻不肯卒賣之以其貲養母景行既歿妻歸謂  
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遂復  
為夫婦

### 風吹送妻

王阮亭自記其先世本農家無妻室忽天大風空中吹  
墮一女遂以為妻厥後子孫繁盛仕宦歷數世不絕人  
多疑其妄然古亦有此事元時郝經有天賜夫人詩一  
首云八月十五雙星會佳婦佳兒好婚對黑風當筵滅  
明燭一朶仙桃降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芋氏忽從鍾

### 駭餘叢考

#### 卷四十二

十五

建背負來燈下見鬼物雲髻欹斜倒冠佩自說成都五  
千里恍惚不知來此際甘心與作梁家婦詔起高門勝  
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

### 古婦女不嫌鬚

晉書桓溫傳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蠟毛磔尚南康公主  
是尚主時已有鬚也宋山陰公主夜就褚淵淵不敢從  
公主曰褚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氣是公主并愛其有  
鬚也唐武后時朱敬則疏曰近聞尚食柳模自言子良  
賓潔白美鬚眉堪充宸御是鬚眉之好者并可進御於  
武后也

### 內監娶妻

內監多有娶妻者流濯僮僕之事亦所必需不必盡如雙槐歲抄所云此輩男性猶在也按漢書劉倫傳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監宦之人亦復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於白首歿無配偶單超傳四侯轉橫多曹宮對食應劭注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唐書高力士傳河間人呂元晤有女國姝力士娶之元晤自刀筆吏擢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女為妻擢以故為梁州刺史宋神宗疾宣仁太后諭內侍梁惟簡曰令你新婦做一領黃袍十歲來孩兒着得者又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經往哭水東日記明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七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明史本傳作兩宮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第宅田天順中霍瑄奏鎮守大同中官韋力轉強取都民女為妾此皆前代故事若元順帝時有中官趙伯顏不花本契丹士人被擄者年已三十餘妻子具矣帝憐其才刑為閹人命為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仍與之共處則未聞以前之妻非可概論也至如秦趙高養義女贅其婿閹樂此宦官之有養女也後漢書順帝四年詔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劉倫傳中官競立繼嗣繼體傳爵或乞子於疎屬或買兒於市道又曹騰有養子曹嵩即曹操之父此宦官之有養子也唐德宗生母沈氏因天寶之亂失所在登極後使人遍求有高

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乃與女官李真一合謀希圖望外力士子白其誣此亦宦官子女也魚朝恩有養子名今徽服綠朝恩攜以見代宗乞金紫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遂賜之武宗時宦官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昭宗時楊復恭多養假子守信守亮守忠守貞守厚等為節度使刺史孔緯於上前詰之復恭曰子壯士欲以衛國家緯曰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此又宦官養子之極濫者也夷堅志大瑞張去非之子安世使北朝人送之有便是中朝一漢兒之句京師人以內侍養子不閹者為漢兒也元至順二年御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七

史臺言江西參政李允中乃宦者李邦寧養子也至如後漢書樂巴先為宦者給事掖廷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乃拜為郎中北史魏孝文帝幽皇后馮氏因帝南征遂與中官高菩薩亂北齊武成帝胡后與諸奄人襲狎明魏忠賢與客氏淫亂此又宦官變異仍能為人道者後漢書袁紹勒兵誅宦官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唐中宗時宦官用事實從一曲意下之見訟者無鬚亦曲加承接

神像配合

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為婦人塋像武后移河西梁山神塋像以配之開元十一年有司始遷梁山神像於別

室歐陽公歸田錄小孤山日久訛為小姑而對江有彭  
郎磯土人遂為小姑嫁彭郎之謠蓼花洲閩錄臨海有  
杜拾遺廟年久訛為杜十姨塚為女像又有伍子胥廟  
訛為伍髭鬚遂塚長髯者為伍髭鬚神以配十姨張南  
軒集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祠廟之神以訛  
傳訛而又為之配合此里俗之最可笑者也

男婦尼姑和尚教坊

比頑童之訓見於尚書可見三代已有此風後有彌子  
瑕鄂君龍陽君以及漢之籍孺閔孺鄧通韓嫣董賢之  
徒至於傅脂粉以為媚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帝時有飛章  
告李固胡粉飾貌擡頭弄姿魏曹子建亦好傅  
粉者何晏動靜自容粉白不去手唐張昌宗得幸於武后又薦其兄昌之  
傅粉施朱俱承薛陽之寵後唐莊宗嘗自傅粉與伶人戲此皆傅粉故事史臣

咳餘叢考

卷四三

十六

之贊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矣辛雜  
識謂東都盛時有以此圖衣食者政和中立法告捕男  
子為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南渡後吳俗尤盛昔傅  
脂粉盛粧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其為首者號師巫  
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此  
為甚云按此風相習歷代皆所不免然如宋時之傅脂  
粉并有師巫行頭之類則罕矣矣辛雜識又記臨平明  
因寺尼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  
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  
需名曰尼站會三異同話錄唐元和中有僧文淑者聚  
衆論說內典托言鄙褻之事同輩爭為歌曲呼所居為

和尚教坊此皆事之不經者也

妻肉僧

呂藍衍言謂陝西邊郡山中僧人皆有家小以為異  
不知其地近蒙古風俗凡喇嘛多娶妻食肉毋足怪也  
元人馬祖常河西歌贊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歲高髻齒  
根髮衣光如霞如名體曇作夫將正是甘涼一帶舊俗也唐書李德裕傳  
蜀先主祠旁有孫村民皆剔髮若浮屠者而畜妻子自  
如鄭熊番禺雜志廣州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呼僧  
之妻曰梵嫂房千里投荒雜錄謂南人不信釋氏間有  
一二僧皆擁婦食肉土人以女配之呼曰師郎或有疾  
請僧設食宰殺羊豕以噉之目為除齋陶穀清異錄京  
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會三異同話錄僧鑿虛作

咳餘叢考

卷四三

十九

煮肉法行於世是僧之妻肉由來久矣又古今原始宋  
太祖時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是古來道士亦皆有妻  
室矣今世俗亦尚有一種火居道士有妻子與民人無  
異

館師為帝王

古來有以孝廉而為帝王者孫策死孫權方哭於喪次  
張昭曰此豈孝廉哭時耶晉武帝初以貴公子當品鄉  
里莫敢為葦州內十二郡中正乃共舉鄭默與帝並登  
孝廉是吳大帝晉武帝皆曾舉孝廉也隋書許善心謂  
梁武帝出自諸生又徐鉉所撰劉鄩墓志有云元宗方  
在膠庠吳帝使君召拜為郎中元宗乃南唐主李昇也



是梁武李昇亦俱由秀才起也有以狀元為帝王者夏  
主遵頊也又有以館師而封王者北齊後主緯有侍書  
張景仁封建安王而馬敬德先為後主師已卒趙郡王  
彥深曰何容侍書封王而侍講翻無封爵乃亦追封敬  
德為廣漢郡王宋趙普少時亦為館師人稱為趙學究  
後封韓王有以館師而為帝者南史陳霸先少時嘗游  
義興館於許氏後遂為帝五代史朱溫之父誠以五經  
教授鄉里號朱五經卒溫既為帝乃追尊為烈祖

奴封侯

竇建德兵至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降建德曰  
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唐太宗嘗曰近有

駭餘叢考

卷四十一

手

奴告主反者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破何  
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唐書魏  
謩傳大理卿馬暹有厚甲為奴王慶所告議者謂奴訴  
注法不聽蓋引此詔律也郭子儀壻趙縱為其奴告謀  
反德宗留其奴於內下其事御史雜治張鎰力引太宗  
事因爭乃杖殺奴而貶縱建中元年詔書奴婢告主非  
謀叛者以自首論違聖宗詔家主非謀反大逆不得告  
元史速不台傳征欽察時有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  
為民太祖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明史何  
真攻賊王成募擒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成出真子之  
鈔命具湯鑊烹奴令於眾曰奴叛主者視此是皆嚴於

主僕之分所以杜悖逆之萌也哥舒翰戰敗揭榜收散  
卒欲復守潼關其將火拔歸仁執之以降安祿山祿山  
曰汝叛主不忠不義乃執而斬之蕭仲宣家奴告其主  
怨謗金海陵湯王亮曰仲宣之姪以誹謗誅故其家奴  
敢妄告趣命殺告者雖劇賊暴主亦復知此何光武之  
討彭寵寵蒼頭子密殺寵以降竟封子密為不義侯又  
劉永將慶吾斬永降亦封慶吾為列侯耶侯景圍臺城  
募北人先為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黥奴乃以  
其儕踰城投城景以為儕同使至闕下誘城內乘馬披  
錦袍詔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  
已為儕同於是奴僮盡出光武之侯子密母乃近是

駭餘叢考

卷四十二

手

按後漢書光武紀十一年詔殺奴婢者不得減罪又  
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是光武之政多假借奴婢豈當時深有見於奴婢之  
受虐而為此令耶

九儒十丐

謝靈運集有送方伯載序曰今世俗人有十等一官二  
吏三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  
鄭所南集又謂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  
獵八民九儒十丐而無七匠八娼之說蓋元初定天下  
其輕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間各就所見而次之原非制  
為令甲也

盜賊敬名德

東漢時盜賊亦知敬信名德周黨居廣武托疾杜門賊暴縱橫惟至廣武過城不入姜詩至孝赤眉賊經其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乃遺米肉而去樊宏恩德著於鄉里赤眉至皆曰樊君素善何心攻之孔嵩宿驛亭盜竊其馬既而知爲嵩也乃相責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遂還之姜肱兄弟遇盜劫去衣資後盜知肱叩頭還所劫衣物孫期至孝鄉里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相戒不犯孫先生舍李恂罷官家居西羌反恂被執羌素聞其名放遣之徐幸隱居不仕漢末賊寇縱橫皆敬幸轉相約敕不犯其閭袁閔隱居黃巾賊獨不入閔鄉鄉人就閔避難者皆獲免鄭康成自徐州還高密遇黃巾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入其縣境事皆見後漢書各本傳蓋其時風氣如此雖盜賊亦知敬賢也張角之亂向栩請不必興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讀孝經以化之語雖可笑然當日人心習俗略可概見使在後世雖極迂腐之士亦必不出此言矣

權奸有仙骨

說郭載李林甫外傳林甫少時有道士見之謂曰某行世間五百年始見耶君一人已列仙籍當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耶君何所欲林甫曰願爲相道士婉惜良久臨行囑其勿行陰賊後果爲相安祿山嘗語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三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三

術者曰我對天子亦不懼惟見李相公輒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在左右皆銅頭鐵額及李相公至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來則僕射銅頭鐵額之類皆避去當是仙官暫謫耳凌準餘腥日疏盧杞未第時遇仙嫗麻姓者引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夫人問曰公有仙相能居此乎能爲地仙時一到此乎能爲中國宰相乎公願何事曰願爲宰相遂遣還何遠春渚紀聞蔡京能目視皎日久而不瞬又洪容齋隨筆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還葬皮肉俱消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就者夷堅志安惇爲諸生時夢入大宮闕一真官坐殿上有江濱神先在庭下真官命吏引惇居其上

一人殺四王兩大臣

惇不敢真官曰鬼趣安得處神仙上汝生前乃富陵朱真人也此數事雖皆出於小說然必非無稽豈古來大奸大惡必有仙骨者乃能爲之耶其理不可曉也  
北齊趙郡王叡欲逐幸臣和士開爭論於宮中既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平秦王歸彥謀逆上合劉桃枝牽入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子孫十五人皆棄市簡平王浚被收入地牢盛以鐵籠文宣帝使劉桃枝就籠刺之粟每下浚以手拉折之於是薪火亂投燒而死瑯琊王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以袖塞口反袍蒙頭負出大明宮鼻血滿而立

殺之後主欲殺斛律光召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例光曰桃枝慣作如此事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後主殺隴東郡王胡長仁亦使劉桃枝馳驛至齊州賜死桃枝一人凡殺四王兩大臣此前古所未有也初齊文襄令善相者皇甫玉相桃枝曰極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亦異矣哉

一將軍平三國皆生擒其王

唐書蘇定方征賀魯破降其五弩失畢兵十餘萬追敗賀魯於伊麗水上賀魯遁至石國定方遣蕭嗣業往擒之思結闕侯斤都曼擁所部及疎勒朱俱波葱嶺等國復叛定方討之將至其地一日夜行三百里遂圍其城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書

都曼面縛出降後又為熊津道大總管討百濟賊傾國來拒定方大戰破之其王義慈及太子隆等奔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眾不服有來降者定方乘勢登城泰開門降其大將又以義慈及太子隆等送款定方凡平三國皆生俘其王以歸前此所未有也明史安南黎季犛弑王自稱太上皇立子蒼為帝其故王之孫陳天平入訴季犛請還國而伏兵襲殺之張輔奉命往征破其多邦城進克東都季犛遁輔遣將窮追至奇羅海口獲季犛及蒼并偽太子等乃班師後陳氏故臣簡定復叛別立陳季擴為皇而自稱越上皇沐晟討之反為所敗乃復命輔往分道進擊獲簡定

於美良山中惟季擴未獲帝詔班師而季擴雖已請降乘輔歸復出肆劫輔再往屢擊破之季擴奔老撾輔遣將師祐索之破其三關遂縛季擴出輔一人凡三定安南皆生俘其王可與定方並稱也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書

咳餘叢考卷四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成語

洪容齋謂世俗稱引成語往往習用為常反不知其所自出如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杜牧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羅隱詩也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高駢詩也容齋不過偶舉此數語耳今更得二百條於此按詩話總論謂今朝有酒二句係常侍詩其上二句云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漫悠悠採得百花二句又見拈掌錄謂佛印燒豬肉待東坡而口占此詩蓋即用羅隱句也

咳餘叢考

卷四十三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見家語孔子論叔仲會之語亦見大戴禮及漢書賈誼傳冰元章海岳名言

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

見隋書楊素傳楊素謂古語也

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

曹子建詩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陳後主詩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陳後主入隋侍文帝在仁壽宮所上詩見北史

得他心肯日是我運通時

見翰苑名談本唐太宗詩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後唐莊宗每見王慶則心憤然

日出事還生

全唐詩話武元衡被刺之前一日作詩云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遂成詩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羅鶴林王路以此為俗語方詩話謂張嘉甫以此為水部賀公所作賀於天聖

在家貧亦好

我思詩

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詩話集亦載之俗語云勢敗奴欺主

海澗從魚躍天空任鳥飛

見古今詩話本大歷詩僧元覽詩謂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忍事敵災星

司空圖詩

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曹鄴咏李斯詩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馮道詩

但教方寸無諸惡狠虎叢中也立身

亦馮道詩

一朝權在手便是令行時

朱灣咏柳籠詩一說在戎酒齋詩

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

林寬詩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

見齊隨筆蓋亦宋人語

咳餘叢考

卷四十四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

白樂天簡簡吟

舉世盡從愁裏過何人肯向死前休

杜荀鶴詩韓昌黎亦有何人肯向死前休之句

最恨年年握針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秦德玉貧女吟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見雲溪友議釋靈徹答章丹詩

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見西溪叢語蔡州襄信縣棋道人詩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丁冠詩

猶恐相逢是夢中

吳叔原詩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皇池

見輟耕錄劉昌言上呂蒙正丞相詩事文類聚又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見命文豹隱玉集杭州巡檢蘇麟上范文正詩

腹有詩書氣自華

蘇東坡詩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見宋人書

真个有天没日頭宋詩

閉門不管牕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名諱一之詩真西山劉漫

字賞為

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見冷齋夜話華亭船子和尚詩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以上二條俱見事林廣記

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見吳堅志都統明椿自注生祠於蜀王廟側時人嘲之

詩

兒孫自有兒孫福見蔡辛雜識葉季紀夢詩

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張叔仁送謝森山入燕詩

咳餘叢考

卷四

三

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元遺山論詩絕句

死人身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見周道約隱紀談及葉實詩話謂但語自然成對也

狀元必在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絡多見堯山堂外紀徽人請唐車下第詩

你是何人我是誰見輟耕錄道士洪丹谷與一牧神妓語幸案詞丹谷集舊曲送之中有此語

巧妻常伴拙夫眠謝詩

多言多敗宋六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閔子馬勳公劍之言

所得不償所失楚子進伐吳既歸而吳來伐君子謂所獲不如所亡也

噴有煩言謝敬子謂衛靈公之言以上皆左傳

金玉滿堂

知足不辱

輕諾者必寡信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唐朱泚篡位而敗走野人謂之亦有此語

深根固抵

和光同塵

大器晚成以上皆老子天網句又見後漢書郭願傳深根句又見韓非子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法也大器句又見呂覽樂成篇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亦本老子善者不辨辨者不善句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見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荀慈侯之言

擇禍莫若輕范文子之言

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見管子大臣篇知子句又見國語晉祁奚之言知臣句又見左傳楚子玉聞申侯死之言

鵲蚌相持漁翁得利蘇代對燕王之言

咳餘叢考

卷四

四

畫蛇添足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冠上加冠二皆陳彰說楚令尹昭陽之言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蘇秦說韓惠王語

自相矛盾有對矛盾者曰矛之利無不陷也盾之堅物莫能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如何其人無以應以上皆因葉子盾句又見韓非子救寒句又見魏志王昶戒子弟語

守株待兔宋人田中有株兔觸而死宋人釋其未而守株冀復得兔

遠水不救近火失火而取水於海雖多而火不滅遠水不救近火也又後魏杜朔周請宇文泰來主質拔岳軍事亦有此語

耳而目之王子登罵人於襄王曰我耳登已耳而目之登取人又耳而目之也又見呂覽作趙襄子與任登語

吹毛求疵以上皆韓非子

以不解解之見呂覽

密問篇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見莊子逍遙遊

為善無近名養生

知其一不知其二天地篇 又史記漢高祖與高起王陵論所以得天下之故謂起等知其一不知其二

名者實之賓許山答帝亮語又南史沈麟士引之答沈約書中語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刻意篇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飴山木篇又見禮記

數米而炊庚桑楚篇

富則多事天地篇 堯咨華封人祝以多富之語

見笑大方秋水篇 河伯自言嘗見笑於大方之家

每况愈下北海篇 本言每下愈况言政喻也

搔虎頭弄虎鬚盜跖篇 孔子見跖退而嘆之詞謂幾不免於虎口 以上莊子

咳餘叢考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其業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皆孔子家語 其業句又見史記張良勸沛公從樊噲

亡賴史記漢高祖紀始大人以臣為無賴

人微言輕史記懷王封齊景公白謂人微權輕又後漢書楊賜為詔管疏中語

將門有將田文對其父語又宋武得王鎮惡亦云梁武見王訓人才謂宋異曰可謂相門有相隋楊元政自請為將楊帝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國

利令智昏平原君納馮亭之陰而攻秦兵有長平之坑人謂其利令智昏也

官久自富晉領傳廉吏久更富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管晏列傳 又宋書何承天跋庾亮登之語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世說新語越後將去之言

罪過信陵君竊符救趙王迎之信陵自言罪過 又隋書長孫晟至突厥其責其帳中有草當難以待帝樂于曰罪過又曰罪過誠氣帝不能語但於馬上低頭 自稱曰罪過

一敗塗地父老欲以沛公為沛令高祖辭之之言

傍若無人刑制前高漸離飲市中傍若無人又北史顏延之獨酌郊野其得道傍若無人

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將李克之語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各不引道家言又宋書王僧辯勸宋文帝

明目張膽張耳陳餘對陳涉之言

數見不鮮陸賈過他卷不至再奉如皇問君收天下誓不中用者盡去之又王制用器不中度漢書外戚傳舞宮人不中用者去之王尊傳教功會不中用者各自退避

不中用以上各史記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見說苑權謀篇

咳餘叢考

愛及屋烏見韓詩外傳太公謂武王曰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及骨餘

湯澆雪見孔子家語王言湯若湯之沃雪又後漢謝忠說皇帝蕭嵩云將軍黃中其於湯雪南史謝超家求王登之父以噴屬要用一吏曰丈人一音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見淮南子兵略篇謂勇將奮不顧身也今俗語以為人之無忌憚者

膽欲大而心欲小見淮南子後漢書思遠亦有此語

刻舟求劍劍連契其舟而流而遺其劍連契其舟而流而遺其劍

矯枉過正見漢書諸侯王表漢懲秦弊大封同姓可謂矯枉過其正

談何容易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中語

若要不知除非莫為枚乘諫吳王書欲人勿圖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鄒陽在獄中所上書

積少成多董仲舒對策集少成多積小致鉅

寧逢惡質莫逢故人

公孫宏語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張禹諫安帝秦涼州之貢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趙充國贊

百聞不如一見

趙充國欲馳至金城上方略之言

和氣致祥

劉向封事上封事語又後漢楊賜疏中語以上十條皆漢書

酒囊飯袋

見王充論衡別通篇謂不學之人徒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

庸庸多厚福

漢書謂庸庸多厚福以庸庸爲庸庸庸庸多厚福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孔奮居官人笑其過廉之語

入室操戈

何休著左氏膏肓解康成作針膏肓休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

守錢虜

馬援謂有財不能施之人

開心見誠

馬援對魏器進光武之爲人如此

不識丁董

曹操擒呂布欲緩其縛到帶曰公不見丁建陽董太師乎以上六條皆後漢書

矢在弦上不得不發

見三國志曹操責陳琳爲袁紹作檄討已辱及先世琳對操自解之言

求田問舍

漢昭烈與許子將語又北史荀亦松効顏延之謂求田問舍皆賢所鄙

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吃飯

本魏文帝詔書三世長者知衣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鐘鳴漏盡夜行不休

見魏志田豫辭官之語

騙上高樓拔短梯

見世說殷浩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着百尺樓上騰將梯去又三國志劉琦與孔明登樓去梯謀自安之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世說衛康問鍾會之語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見後漢書宋宏對光武辭娶湖陽公主之語

生子癡了官事

揚濟傳成昔俗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好物不須多

晉元帝曲宴賦詩宋章止成聯自言好物不在多也

雅人深致

謝安問道韞詩中何句最佳道韞以吉甫作頌二句對安謂有雅人深致

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晉書陶淵明謂范隆曰一物不知君子之恥又梁書陶宏景亦有此語又劉淵云一物不知君子恥之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見晉書桓溫語

福過災生

見宋書劉劭直答請壽長民語又謝朓以弟暕驛言於宋武帝恐福過災生請降黜以保家門

人面獸心

宋書明帝紀

小屈必有大伸

宋書孝武以張岱爲新安王子鸞別駕謂之曰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宋書沈慶之對文帝語謂將伐魏而徒與徐湛之等白面書生議之也

不耐煩

宋書庾仲文爲人強急不耐煩又五代史後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不耐煩煩當代我

三十六策走是上計

齊書王敬則起兵謂明帝父子惟有走故云禮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蓋引宋人凱檀道濟之語也

那得此副急淚

南史羊志從孝武過殿貴妃慕命志哭之志卽嗚咽或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妾耳

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本無

南史沈懷文稱江智淵之詞又庾亮問桓彝以徐安期爲人爨曰人所應有而無不必無

不無一不可有二

南史齊高帝稱張融之語

寄人籬下

齊書張融自言其作文不肯寄人籬下

分路揚鑣

齊書蕭琛謂裴子野所撰宋略可與過秦論王命論分路揚鑣又魏元志爲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孝文帝詔分路揚鑣

各士風流

齊書袁粲曰齊民風流各士耳

聽人穿鼻

梁武帝論徐孝嗣才非柱石終當聽人穿鼻又五代史張彥反梁末帝論以詔書彥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

後進領袖

梁書武帝謂張纘朝中領袖又齊竟陵王子良西邸多才士劉繪爲後進領袖又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曰領袖者非弟而誰

名下無虛

魏書劉劭奏漢曰名下無虛士

風流罪過

北史即其歷官清勁惟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其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老蚌出明珠

見三輔決疑云元將仲將見孔融融之謂其父備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又北史陸子彰之子印有才那那謂子彰曰以卿

老蚌出明珠

出明珠

老蚌出明珠

出明珠

老蚌出明珠

出明珠

老蚌出明珠

出明珠

繫孔樹鬚 魏書李庶生而天閣崔諶謂之曰教弟種鬚以雞編刺作孔挿以馬尾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世說阮仲容七月七日以長竿掛犢鼻褌於中庭晒之或規之亦答以此語

富貴逼人來 北史楊素少為周文帝所知曰善自勉不要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無心圖富貴也

十羊九牧 北史楊尚希奏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宜併省州縣

寧可玉碎何能瓦全 北齊書元景昭語

土牛木馬 別上蘇詩謂有門資無才具者如土牛木馬形似而非

聞者不如見面 別上蘇詩謂有婦人訴其子不孝者景伯母謂曰聞者不如見面可呼其母子來諷示之

掩耳盜鈴 通鑑唐高祖起兵時語又按淮南子有竊鐘而走者鎗然有聲恐人聞之乃自掩其耳盜鈴蓋本此語

膽大於身 唐書邱悅劾李昭德曰臣觀其膽大於身身息所制上拂其笑

斬草除根 張柬之等既誅張易之兄弟薛季昶勸并誅武三思謂斬草不除根終當復生

咳餘叢考

卷四

九

五經掃地 祝欽明以經學顯入內宴欽明作八風舞掃地曰虛藏用曰五經掃地矣

快行無好步 朱敬則傳急趨者無善跡

上不上下不下 田季安傳諱忠說李安歸正之言

坐鎮雅俗 楊綰傳世以綰坐鎮雅俗比之楊震山濤謝安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陸象先語

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郭子儀之子曖尙公主與公主反目有薄天子不為之語公主訴於代宗子儀執曖請罪帝以此言慰之按宋書庾仲文傳尙之對文帝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又北史及隋書有告大都督那羅非毀朝政文帝將誅之長孫平曰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則六朝

垂頭喪氣 韓全誨等失勢皆垂頭喪氣以上九條俱唐書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見王績負谷者傳謂張鷟朱者赤近墨者黑

張公吃酒李公醉 張鷟耳目記則天時謠言張公謂易之兄弟李公謂盧陵王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 五代史王彥章之言

不做好事 五代史後唐明宗責王建曰汝為節度使不做好事

不快活 五代史李穀相賀曰自此我曹不快活矣魏鶴山天寶間事詩云成晚成不快活

酒有別腸 五代史陶主王職嘗醉臣惟用雜岳不醉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 北齊書和凝以填曲人呼為曲子和凝云

乘船走馬三分命 北齊書和凝云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朱子名臣言行錄謂富鄭公語又蔡辛雜識謂本梁武帝殿第六卷

一網打盡 蘇軾卿以故紙錢會客為王拱辰所劫得界者拱辰曰吾一網打盡矣

笑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 鄧綰附王安石得集賢校理為人所笑故以此自解

黃桂之性老而愈辣 吳敦復對秦檜之言

咳餘叢考

卷五

十

汗流浹背 趙鼎謂豐稜曰聞君言使我汗流浹背

一鱗不如一鱗 通鑑周數使吳拔鏡傲以鱗供客自鱗蚌以下十二種鱗之來謂一鱗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史彌遠責陳垣好名垣曰求士於三代以上惟恐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急流勇退 宋史麻衣道人目錢若水語見陳擢傳

一部十七史何處說起 宋史文天祥入燕李羅丞相欲用之問盤古至今幾帝幾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耳聞不如口見 見韓琦君臣相過錄琦為陝西安撫使疏中語

語言無味而口可憎 黃山谷謂人不讀書則應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疑人莫用人莫疑 金史大臣請以州郡皆用木國人應宗以此語答之按陸贄疏中已有此語

急則抱佛脚 古今詩話王安石有句云投老依僧客應歸口急則抱佛脚安石曰投老句是古詩客曰佛脚句是俗語上頭下脚是



對安石大矣按垂老抱佛脚本孟東野詩王氏因學紀問嘗引之

佛頭着糞 曲籍便覽歐陽公修五代史或作糞冠其前王荆公曰佛頭上豈可着糞也

福至心靈 見畢仲詢幕府燕閒錄吳學政以學充登科後為學士常草制以示歐公歐公曰君福至心靈矣

生薑樹上生 俗語謂人之執拗者劉後村詩人遺生薑樹上生不應一世也隨聲

大人不責小人過 謝曰沈作誥寓簡有小官醉後塗改貴人文字明日以啓謝曰沈作誥寓簡有小官醉後塗改貴人文字明日以啓

小人過益二句本皆謙語

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自為小人 明潘春補遺南時方務德為廣帥待之頗厚潘春死

方罷官入京謀起用會潘春已召用偶與王梅溪語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方山此進用故時人有樂得為君子之語

聊以塞責 通鑑記事本末曰當國官不敢言事但泛論君德時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見莊子雜別編謂當時諺語

打草驚蛇 見顏常談有王海貪所事上長言打草驚蛇

除餘叢考 卷四三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方馬為楊五所害死後向楊索命之詞

自身照不亮 胡仲微將應試有宿人亦就試欲胡為助胡曰吾學業有限所請自照一身猶未光也

高來不可低來不可 李祐為縣令見太守鞠躬作揖太守責之明日俯首太守又責之祐乃具狀言高來不可低來不可

乞降一介嗒像

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妻七以養母積為業有客宿其家聞婦作人言客以語七七不聽謂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以上四條皆夷堅志

陰地不如心地好

癸辛雜識倪文節家與秀玉郎為鄰頗被侵占文節嘗語曰作場好不如肚腸好陰地好不如心地好

養兒防老積穀防飢 百川學海發源民積穀明乞代父償命臨刑無懼色滿此二句太守會天爵奏之乃免死

蛇無頭不行 余史軒卯愛其言自草括葉文謂無頭蛇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以而作兒樣史不敢改

精神滿腹 本温太真集錢鳳語余史李獻甫心

燃了一把汗 元史憲宗召趙璧問為治之要璧請先誅近侍之尤不聽者璧出世祖謂曰秀才汝渾身是膽即吾亦為汝汗也

黑漆皮燈籠 歐新錄元至正中遺官赴諸道問民疾苦使者多稱

過橋拆橋 續通考有子科曰出身含有詔能利舉者有子科於後改謂之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

一馬不被兩鞍 元史列女傳表氏

讀書種子 魏林玉露附益公謂士大夫家可使讀書種子衰也子又魏廣孝為文皇入京勿殺方孝孺謂此讀書種子也見明史

拔去眼中釘 五代史趙在禮閣之後通鎮令民各出拔釘錢

一語撞倒牆 宋史胡瑗居學館瑗正老謂方子通云立朝

一牀錦被蓋過 宋史柳瑒素與王德不睦會張浚以瑒制瑒

十八層地獄 梁書劉隆阿暴亡有兩吏引至十八層地獄見諸受苦者

脚着實地 宋史邵雍傳議論

千里奇鵝毛 東坡以揚州土物奇子出詩云且同千里奇鵝毛

除餘叢考 卷四三

花又不損窻又得成 余史汴州南總合周奉命括粟其後或規之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窻又得成我謂不損花何由成事也

及不得一脚指 北齊書李幼廉遇事立辨神武實誌

兩脚書樹 齊世學種博而積易不解文義王儉曰陸公書對也今人謂讀書多而不能用者為兩脚書樹本此

騎驢覓驢 見佛燈錄道人不解心

旗鼓相當 管輅別傳太守舉子春欲試駱之才

毛病 黃山谷刀筆云此病

與人不睦勸人造屋 宋王船欲取龍河言只用回易錢便足文彦博曰可已乃方增多

便宜 齊書頭意之疏云便宜

當堂桂窟

俗謂母為萱堂蓋因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注云背北

當堂桂窟

俗謂母為萱堂蓋因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注云背北

堂也戴植鼠璞以為此因君子行役而思念之詞與母何與呂藍衍亦謂詩注護草可忘憂背乃北堂也詩意並不言及母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也按古人寢室之制前堂後室其山室而之內寢有側階即所謂北堂也見尚書顧命註疏及爾雅釋宮凡遇祭祀主婦位於此主婦則一家之主母也北堂者母之所在也後人因以北堂為母而北堂既可樹萱遂稱曰萱堂耳世以登科為折桂本於郗詵對策有桂林一枝之語或以月中有桂遂因桂而移於月中之桂又因月中有蟾謂之蟾窟遂又移而為桂窟展轉相訛皆沿襲之陋也五種通義月中有兔與蟾何也月陰也蟾蜍也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春秋演孔曰蟾蜍月精也其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觀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樹後生

陔餘叢考

卷四三

圭

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並無所謂鶯字也自唐蘇味道有遷鶯遠聽聞楊補詩軒樹已遷鶯禮部試士遂有遷鶯求友鶯出谷之作

點心

世俗以小食為點心不知所始按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唐鄭僂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僂詬曰適已點心今何得又請是唐時已有此語也亦見輟耕錄又癸辛雜識記南宋趙溫叔丞相善啖阜陵聞之曰朕欲作小點心

相請乃設具飲玉海至六七又啖籠炊百枚

茅柴酒

酒之劣者俗謂之茅柴酒此語蓋亦起於宋時東坡詩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學齋估畢引李白金樽美酒斗十千杜甫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之句以為酒價何太相懸如此想是老杜不擇飲而醉村店中壓茅柴耳又蘇叔黨詩茅柴一杯酒相對奈愁何劉後村詩茅柴且酌兄是茅柴酒宋人已用之於詩文矣然曰壓茅柴蓋酒之新釀用茅柴壓而醉之耳

綿力

謙言力之薄曰綿力見淮南王安諫漢武伐越書曰越

陔餘叢考

卷四三

十四

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對手

凡相角伎藝彼此均者曰對手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王子善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

張王李趙

見朱弁曲洧舊聞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也然梁范鎮神滅論已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之語是張王李趙俗語其來已久

籌馬

今人博局諸戲多用籌馬紀數其原蓋本於投壺記所謂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又云正爵既行請

為勝者立馬也然今世之籌用以紀數而記所謂籌即投壺之矢其紀數則別有算所謂算長尺有二寸也是則投壺之籌之用與今不同今之籌乃投壺所謂算耳按儀禮鄉射等八十注云籌算也博戲所用之籌其或本此歟然鄉射又無所謂馬者要之投壺與射禮相通籌與馬皆古人所以紀數後世遂襲其名而其用小變耳猶投壺之馬為勝算而今所用亦不專以紀勝也天香樓偶得云今世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為法馬蓋亦本此又按古人馬制不詳晉太康中掘地得玉馬或以為即投壺所用也

屠家稱姜太公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三

十五

俗戲屠宰者謂之姜太公此亦有所本國策姚賈謂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按楚詞師望在肆鼓刀揚聲註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乃載與俱歸淮南子亦云太公之鼓刀又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則太公又出自舟子也

世界

世界見首楞嚴經佛告阿難言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為世方位有十流數有三猶淮南子所云往古來今謂之宙西方上下謂之宇也揚子雲太元則謂闔天謂之

宇闔宇謂之宙陸績云闔天地晝夜之稱闔謂闔天地晝夜之稱

呬

吳語謂躲避曰呬亦有所本陳後主創齊聖觀民謠曰齊聖觀寇來無處呬見言鯖

外後日

陸放翁云今人謂後三日為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歷中人則此稱已久矣

登時

俗謂俄頃間曰登時亦云卽刻宋書盧循之走也劉裕知其必寇江陵登遣索邈援荊州北齊書祖珽守北徐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三

十五

州會有陳冠珽令城中寂然寇疑人走城空不復設備珽忽鼓噪聒天賊大驚登時退散唐書武后幸興泰宮欲就捷路韋安石力諫武后登時為之迴輦

鑽

世謂黃緣干進者為鑽按東坡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云不敢包裏鑽權倖王安石秉政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等同時擢用士大夫有十鑽之目王子韶傳劉安世劾子韶在十鑽內為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如刀鑽之利也呂公著作相務簡靜不多接士大夫惟談禪者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古寺冀邂逅之以自售時謂之禪鑽又蔣津韋航紀談嘉定間士

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者皆改官獨顏子不得改夫子曰回也不改或曰鑽遂改子曰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方勺泊宅編亦云今之巧宦者皆謂之鑽是宋時已有此語然班固答賓戲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則漢時已有此語也

### 暖房

俗禮有所謂暖壽暖房者生日前一日親友治具過飲曰暖壽新遷居者鄰里送酒食過飲曰暖房輟耕錄亦曰暖屋又曰暖室按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五代史後唐同光二年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則暖房之名由來久矣

### 陔餘叢考

#### 卷四三

七

### 穿孝

父母喪而成服俗謂之穿孝其親朋臨送暫用袒免者謂之帶孝蓋以喪服即爲孝也此語自六朝已有之北齊書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已而婁太后崩武成帝服緋不改北史宕昌公王暉薨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和士開喪母富商丁鄒嚴興等亦爲義孝新唐書韋挺傳世俗營葬既畢鄰伍會集相與酣醉謂之出孝李方叔談記東坡爲禮部尙書宣仁太后上仙甫七日忽有旨光祿官供羊酒爲太后太妃暖孝此皆不經之語

### 杜撰

宋稗史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世謂事不合格者曰杜撰此說非也湘山野錄盛文肅度撰張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問誰撰文肅率然對曰度撰滿堂皆笑按文肅在杜默之前則非起於默矣呂藍衍言鯖謂道家經懺俱杜光庭所撰多設虛誕故云杜撰此亦非也沈作喆寓簡謂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徒杜陵號杜田生今之里語謂白撰無所本者爲杜田或曰杜園蓋本此豈當時譏何之易學無所師承而云然耶云云此乃杜撰二字所由始蓋本因杜田又轉而爲杜園宋時孔文仲對策有可爲痛哭太息之語而人謂之曰杜園賈誼是也因而俗語相沿凡文字之無所本

### 陔餘叢考

#### 卷四三

六

者曰杜撰工作之不經匠師者曰杜倣後世并以米之不從商販來者曰杜米笋之自家園出者曰杜園笋則昔以杜爲劣作而今轉以杜爲佳品矣

### 差

官府遣役輒曰差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詩云旣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謂擇取強壯者今云差科亦此意遣人曰差蓋亦謂揀擇其人可應役者耳

### 叱氣

俗語以泄憤爲出氣北史作叱氣荀濟謀誅高澄事敗見執楊愔謂濟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然氣鬱於中而借事以泄之究當以出氣爲是

着力

齊書若栢王欲害蕭道成陳太妃罵曰道成有大功今害之誰復為汝着力者南史作誰為汝盡力

相打

俗以鬪毆曰相打語本南史黃回傳回在宣陽門與人相打

底

江南俗語問何物曰底物何事曰底事唐以來已入詩詞中按北史徐之才傳高德正故犯之才家諱之才問坐客曰箇人諱底則六朝以來已有是語而入之書策則自北史始也顏師古匡謬正俗問云俗謂何物為底

咳餘叢考

卷四

九

物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也其後遂省但言等物又轉而訛為底耳

箇

俗語言這箇那箇按舊唐書李密傳密以左親侍在仗下煬帝詢知為李寬之子謂宇文述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入宿衛也

生活

活計曰生活見梁書武帝檢視臨川王宏庫室百餘間有錢三億餘萬他物稱是謂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北史胡叟蓬室草筵以酒自適謂友人曰我此生活殊勝焦先尉景居官貪穢齊神武戒之景曰與爾計生活孰

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大笑

扯

俗云以手牽物曰扯然經書無此字宋史杜紘傳作夏國使入見夏使欲有所陳乞紘連扯之乃不敢言扯字始見於此

你

你字惟詞曲用之詩文未嘗用也惟北史齊文襄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一日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即其人也又隋書李密傳密與字文化及隔水相語責其弑逆之罪化及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許善心傳字文化及之逆執善心至朝堂化

咳餘叢考

卷四

十

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踏而出化及怒命捉來罵曰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遂害之你字見於書惟此

賣弄

近代俗語賣弄二字專指誇耀之意六朝以前則謂招權攬勢也後漢靈帝紀注閔貢厲聲責張讓等賣弄國恩朱浮傳浮坐賣弄國事免又楊震傳震疏言親近倖臣賣弄威福南史齊高帝時竟陵王子良啓以范雲為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

請安

左傳昭公遜于齊齊侯將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朝何享焉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二字見此

香火

北史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慕容紹宗諫之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陸法和在江夏大治兵艦梁元帝使人止之法和曰求佛之人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以備救應耳唐書秦王世民遣騎告突厥突利可汗曰爾往與我盟緩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

斲喪

人不自愛惜耗其精神於酒色者曰斲喪語見左傳齊陳瑾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享之亦不可知也

駭餘叢考

卷之三

三

又唐書楊復恭傳斲喪天下

門房

魏孝靜詔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甚愍之自今非謀反大逆罪止其身於是爾朱文暢謀殺齊神武事敗姊方有寵於神武乃止坐文暢一房舊唐書中宗即位大赦惟徐敬業一房不在免限李錡以反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蔣又問一房自大功可乎又爭執乃止錡一身及子息餘無旁坐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楊氏有越公房李氏分隴西趙郡二支隴西有四房趙郡有六房

馬頭馬門

水陸總滙泊舟之地曰馬頭南史何承天傳宋元嘉三

年討謝晦到彥之率兵先至馬頭北史楊侃傳梁豫州

刺史裴邃欲襲壽春謬移云魏於馬頭置戍魏書太平

真君十一年帝南伐命長孫真趨馬頭此即是馬頭郡

按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注

云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也五代史梁將

攻淮南遣劉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宋史馬

默傳河決小吳水官以為宜使東流默與轉運使以為

宜使北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此乃俗所謂

馬頭之見於史者也船艙有門曰馬門曾三異同話錄

云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謂之馬門必先闔而後入

因其字義而析之也明人顧元慶詹曝偶談亦云船門

駭餘叢考

卷之三

三

曰馬門蓋闔字之義也引首而觀曰闔

生口

生口本軍前生擒之人漢書蘇武傳李陵為言捕得生口言太守以下皆白服王莽傳陳歆言捕虜生口知犯邊者皆單于咸子角所為後漢書袁安傳和親以來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魏略太祖賜楊沛生口十人皆謂捕獲生人也今北方人乃謂驢馬之類為生口此亦有所本魏志王昶傳註任殿當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疋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疋殿仍止取本價八疋則以牛馬為生口三國時亦已有此語矣

騾馬驢馬騾馬

俗以牝馬為騾馬非騾字也後新錄謂課馬之誤唐六  
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謂之課者歲課駒犢也  
是騾馬應作課馬也按顏師古匡正俗云俗呼牝馬  
為草馬以牝少用常放草中不飼以芻豆故云然則唐  
以前本呼牝馬為草馬及牧監設課後遂呼課馬後人  
又易以馬旁而為騾馬耳牡馬之去腎者曰騶馬五代  
史作扇馬郭崇韜深嫉宦官謂魏王繼岌曰王登極後  
必盡去之即扇馬亦不可騎也北夢瑣言周帝賜馬南  
平王王論良馬不可遇但要坐下穩惟扇庶幾自是江  
南蜀馬往往學扇然則五代以前馬尚不皆扇也不鞍  
而騎曰騶馬明史常遇春夜襲擴廓於太原擴廓出不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車

麤鼻

意不及鞍乃乘騶馬以十八騎遁去此騶馬之見於正  
史者也古時則曰誕馬魏書王瓊見廣平王自言馬瘦  
王以誕馬并乘具與之註不施鞍轡曰誕也

拳訛頭

伺人作奸從而嚇詐取財俗謂之拳訛頭此俗語未有  
見之筆墨也顧寧人日知錄載明泰昌元年八月御史  
張潑上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  
謂之拳訛頭者請將巡城改為中差拳訛頭三字見此

迴殘

凡買物應用後仍減價賣之俗謂之迴殘此二字見舊  
唐書王毛仲傳毛仲管閑厩馬凡芻粟之類吏下不敢  
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又新唐書食貨志太和九  
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倉本錢

毛作無字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一

畜

朔人謂無曰毛蓋聲之轉也宋人小說有人邀東坡喫  
昂飯乃蘆服豆腐白菜三者皆白也坡明日邀其人喫  
糞飯其人意必獸之有毛者及至則竟日不設飯詰之  
坡答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借河朔間土音以無為  
毛也相與大笑按此雖土音亦有出處後漢馮衍傳飢  
者毛食謂無食也五代史述黃幡綽賜緋毛魚袋謂無  
魚袋也則古人文字中亦用之矣

吳趙

蘇常間俗語謂不擇言而亂語者曰吳趙按明史張居  
正奪情時吳中行趙鼎賢皆以疏論被杖吳中人謂之  
吳趙此其始也

呼箸爲快

俗呼箸爲快子陸容菽原雜記謂起於吳中凡舟行諱住諱翻故呼箸爲快子幡布爲抹布也今北方人呼幡布爲轉布則又因翻字而轉耳

歲寒三友

元次山丐論云古人鄉無君子則與山水爲友里無君子則以松竹爲友坐無君子則以琴酒爲友東坡詩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





惜抱軒筆記目錄

卷之一

經部一

卷之二

經部二

卷之三

經部三

卷之四

史部一

卷之五

惜抱軒集

筆記目錄

史部二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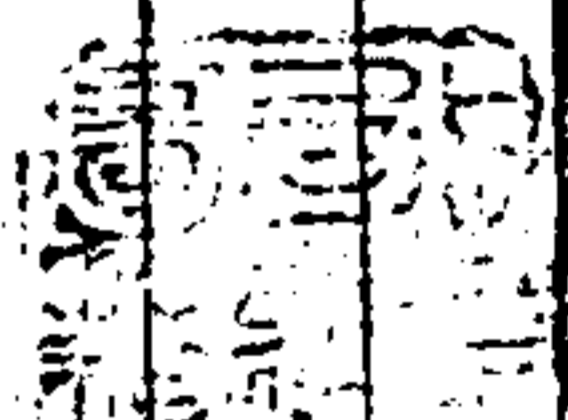
史部三

卷之七

子部

卷之八

集部



刊姬傳先生遺書跋

姬傳先生所著後集十一卷筆記八卷未及刊而卒華亭姚椿春木以刻資寄會亮屬為刊刻人事牽繞家居不恆閱數載而後成去先生捐館時已六年矣可慨也夫其校是書者則上元管同與之道光元年春二月門人上元梅會亮謹跋

惜抱軒集

筆記跋

惜抱軒筆記一

經部一

易

譙天授說易 往闕宋郭子和易說其論欲人知易象  
而其書解易但說理而已殊不言及聖人取象處極以  
為疑今閱朱子語類載胡籍谿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  
看見乃謂之象一句他日又問天授曰象之在道猶易  
之有太極天授之學出於郭氏蓋所謂象乃冲漠無朕  
中始動之幾幾動則成象矣然則其所謂學易之要在  
乎慎獨也此與漢以來說易者言易辭取象於物之意  
指抱軒集 筆記一

不同朱子又云譙作牧牛圖然則今僧家所傳牧牛圖  
出於天授也  
余解易震卦億以安為順按說文意志也意十萬也億  
安也今隸書亂意於意又作億字說文無此字易真正  
當作億若億則屢中不億不信正當作意耳  
說文咎灾也俗毀也經典皆通用咎按毀失過謬之義  
若內省不咎及過涉滅頂凶無咎皆俗義而通用咎

書

允釐百工 史記五帝本紀信飭百官眾功皆興堯曰  
誰可順此事依太史公意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不上

屬治歷事而下屬若子采意此讀是

滔天 史記云似恭漫天太史公意蓋作欺謾意此滔  
天疑古文尚書本作滔或謂皆欺謾意假借作滔與下  
洪水滔天字異

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依五帝本紀則當即黃  
帝矣然但言堯太祖者五帝世系似太史公雖依大戴  
禮記序之殆亦未敢信為真孔子之言耶

怙終賊刑 鄭注謂其人終身為殘賊則刑之賊字讀  
屬怙終者說偽孔賊殺也言刑殺怙終之人此解勝鄭  
矣而義未盡蓋賊止是傷殘之義內刑皆賊不獨殺也

惜抱軒集

筆記一

二

左傳亡人得賊者言被傷殘也同此解

彭厥有常吉哉 世讀常字作句非是常吉二字當連  
讀之與立政庶常吉士同凡人為善天貽以福故古人  
以修德之善與履境之善其字多同用毅善休吉皆是  
也彭厥有常吉之吉吉即是上九德之事常即是下文  
日字常而不變乃為可用之人立政所言文王官人正  
如唐虞之法是以其末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常  
吉之人也吉如見羣龍无首吉之類以處境言也與書  
子孫其逢吉之吉同大吉无咎之類以修德言其書常  
吉哉之吉同

史記河渠書曰禹却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踰橈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州鵠疑此蓋大禹謨之正文也漢時謂堯典以下統名虞夏書故漢書溝洫志亦因史記曰夏書云云而說文標字下引虞書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橈澤行乘軻即謂之虞夏書故或謂之虞或謂之夏皆可耳要皆是引大禹謨也漢儒注書說四載多据此文而明言於書者惟太史公功固許慎三家此三家固皆真見古文尙書大禹謨者也作偽古文禹謨者豈不見此然偽作古人

惜抱軒集 筆記一 三

為論說之辭差易為序事之辭則難故雖見此語而不敢用耳  
蕭韶九成 蔡傳謂蕭是今文古文作籥舞者所執之籥先儒誤以蕭管釋之所說極當無可疑者蓋夏擊鳴球至鳥獸踏踏是說樂之聲蕭韶九成是說樂之容也蕭乃是借字  
禹貢 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唐虞事與三代之制自各不同周時諸侯之於天子不朝之年則有聘聘有幣是歲歲有貢也唐虞時蓋惟有來朝之貢耳故朝即謂之貢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是也貢即享

物也享多儀而輕物任土所有不須珍異高之道也盤庚 余作盤庚說云盤庚之後商乃稱殷其時未聞國百詩語也頃閱馮山公集引百詩語乃同余說山公又駁之云竹書載帝甲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云云謂此當以此語益證今世竹書之偽耳不當以偽竹書駁閻說也水經注道水出山連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則鄴道元所引真竹書如是足徵百詩與愚見所言之不謬矣  
予若觀火予亦焯此字依說文引書其解云火光也也此字依說文引書其解云火光也火出聲讀若巧拙之拙然則今假借字謀作乃逸 言子非荒德而妄為也審度作勞

惜抱軒集 筆記二 四

若以火照予既有焯明知不可避勞故謀振作安逸畏勞之眾汝等從予振作若網在綱若農服田力穡何大難不可濟乎慮難曰謀後文聽子一人之作欲正與此句相應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短長猶言是非也當盤庚將遷時事勢艱難是非非愚民所能遠曉如云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其言似有理而不知其為浮言恐沈於眾者也夫小民胥顧於箴言發有逸口阻撓國是已可畏矣汝等國之舊臣知君制是非之命宜以民之意告於君果其是則當從民意果其非則當以圖害莫若輕

之意不匿厥旨曉諭於民奈何反胥以浮言恐說於眾哉說文矧况也詞也此矧字止是詞也意

箴 箴字止是刺意小人依箴及箴言皆刺譏之意非箴銘之箴也

今予其敷憂賢揚歷告爾於朕志按此是古文尚書其作心腹腎腸者乃歐陽夏侯等之今文尚書也正義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按說文惠愁也憂為和之行則古文優進之優正當作憂其正義內腎字當作賢陽當作揚傳寫者誤耳當盤庚時雖有不悅遷之人而賢有識者自與

惜抱軒集 筆記十

五

盤庚同心所謂老成人所謂篤敬也遵用其言是為優賢以所歷見之明揚示於眾是謂揚歷古我先王適於山今吾亦然也左思魏都賦魏陶邱乙等薦管甯表皆用優賢揚歷字其意以揚歷即優賢義蓋非經旨然當時有康成古本經文若此故文家據以為用偽古文乃反依夏侯等之今文易康成之古文者蓋不達其義訓以為難通也世傳黃庭經作道憂柔身獨居義之俗書猶存此古字爾知鄭本作憂之非誤矣  
學是大篆字教是小篆字二字一意也學字从教皆兼有教人及自覺悟兩意禮記引書學學半此隸書从大

篆文若从小篆即教學半也安得兩字一大篆一小篆乎故學記內學不獵等讀胡技反又善教者教字一作學讀胡技反未嘗改作教字也康成註禮記學學半取教及覺悟意分釋之豈謂如大篆文專訓覺悟如小篆文專訓教也又說文子部有孝字教也必欲用兩字體宜云孝學半不當云教學半也作偽古文者於諸經之訓皆頗涉獵雜竊其辭獨於說文荒略故說文引經多係古文而作偽者不知取茲又不知大小篆之別妄分二字而後世皆循其謬矣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六字句案說文猷言意也謂吾意欲言也此猷乃猷之

惜抱軒集 筆記十

六

假借字馬融本作猷亦假借字爾雅爰粵於那都猷於也此猷字正如爰粵字義又大誥肆哉說文肆極陳也按肆乃極言吾意之意肆可斷句猷不可斷句尚書中用猷字必連誥告字非如吁嗟歎詞可斷為句也而前人釋猷為道讀斷句致偽作古文者云猷殷王元子則文理不可通吾為拈出亦可笑也 秦誓尚猷詢茲黃髮亦是猷字義  
以猷訓道當是歐陽夏侯之詁故王莽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也又馬融本猷字在大誥下以王莽大誥推之西漢經文亦在大誥字下今本則與多士多方篇同在

大誥上要之此是虛字在上則如爰粵在下則如於義訓皆可通也訓爲道則非

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肆辭也哉初也言昔初庶

邦君庶御事成爽邦之功由爾等之明哲今何不明哲

耶肆字古文作肆與遂字不同不承上文但是發語之

詞此處當十字爲句讀哉斷句之誤正與篇首猷字斷

句誤用同

康誥 康者國也稱康叔猶管叔蔡叔之稱也武王始

命康叔爲康侯故其辭曰孟侯朕其弟孟者始也言始

命吾弟爲侯也謂吾弟爲諸侯長者非是康叔封衛時

情抱軒集

筆記一

七

年長德益著而國大可長諸侯若封於康年猶小國小

不可爲諸侯長也此篇自孟侯至作新民命爲康侯之

辭也自微明乃罰至末命爲司寇之詞也夫周制以諸

侯爲六卿既爲卿必不能尙居其國也吾疑武王命之

諸恐亦非一時之辭成王命侯於衛乃以先王命辭合

爲一篇以授康叔耳以爲衛之兼司寇猶前日也而王

卽爲命辭安能有加於先王之上哉一篇而兼有二誥

猶之酒誥有誥妹邦誥康叔辭焉亦兼二誥也

周公成勤 勤撫勞之也猶內則見於公宮則劬

司寇卿也國之獄訟豈能坐獄於司寇之廷哉外事者

都鄙鄉遂之事也

要囚當依陸德明音於宵反周時聽訟之名左傳所云

合要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皆同此讀

庶子者卿大夫子內衛王宮最親之職也由親職授官

外出曰外庶子此當與疏賤驛仕不同乃其訓人別播

敷以取私譽而病君故甚可惡

外正惟威惟虐作一句讀言君長不能修於宮寢之內

以示家人及小臣而外之所正率以威虐藏身不怒而

求喻諸人所謂非德用乂也

酒誥爾大克羞如洪範羞其行之羞進也言進能事其

情抱軒集

筆記一

八

者長及在君之事固可飲食醉飽矣然又必內自觀

省無媿於中德乃齋明而可進而饋祀於神明蓋庶士

有正庶伯君子非第如庶民第能養其父母無大過而

已必進於誠意正心大人之學乃爲勝其任也

人於當爲之善則爲之固惟恐其益也於其所不當爲

之不善則不爲惟恐其不逸也妹士當天下既定之後

不惟自息乃逸助武庚爲亂以取滅亡之禍豈不痛哉

故誥庶士有正日爾乃自介用逸逸者不爲不善之所

誘往而已商人最重家法故周封魯衛分殷民皆以族

名宗工者族之長者也酒誥末劫愆殷獻臣至百宗工

皆以殷故臣言之矧惟若事以下乃周今命於衛之臣也

梓材惟其塗丹雘 此當依說文作敷今因塗暨亦作塗誤也爾雅木謂之敷玉謂之雕郭注皆治樸之名既斲則加敷治之功乃可丹雘

洛誥朕復子明辟 漢人解為周公復政成王自是實事但以云復王位則不可耳周公攝政至是年既建洛邑乃歸政成王以成王年長又甚明哲足以為君故曰復子明辟若第以復命言則明辟二字無義矣

此篇周公在洛以佯告王王答之往返皆非而相語也

情抱軒集

筆記一

九

故篇名洛誥其末乃紀成王在洛烝祭事若其誥皆王未至洛之言也周公攝政凡國要政公皆為之矣而頌實功臣修飭祀典尚未備固是未暇而公意亦畱以與王為之使其新即政施德於天下以見其休美也而又恐其少涉私暱故又以其朋為戒也成王尚不敢盡任故言予至洛但烝祀即退命公畱於後居洛今未定於宗禮是周公攝政時治國之功未竟未克收撫公功而成之也然必公在此地將其後卒成之則紀功飭紀咸得其宜若公去而予任之則是困我也舊解以命公後為命伯禽者誠為非是而蔡傳又以故公功即下文命

甯之事則尤非是命一使問何至無暇而云未克哉

以功作元祀其人功大賜族爵命為一族之祖是為元祀雖其人尚存而為祖已定亦可云元祀也周公所未暇為而今當為者莫大於此此成王所以稱為舉協賞

詞也成王畱周公迪將其後定此宗工監其優劣使其人誕保文武受民而治為周師保疑丞之輔則救公功之事略竟矣經云公定即承上文未定於宗禮之定也蔡傳知命公後非以伯禽為後之謂而以四輔仍指周公言則不可通矣四輔者指諸功臣所謂汝受命篤弼者也 救公功猶救甯武國功之救謂繼其事而成之

情抱軒集

筆記一

十

佯來烝殷蓋周公欲以在周工往治新邑成王乃先使舊臣來洛治事故云烝殷而因即使甯問於公也 秬鬯二占 蔡傳以謂成王以此甯問公者非是天子與諸侯相見以鬱鬯祓除不祥此身相見致問之禮非甯問之禮若甯問豈可謂之明禋且一占足矣二占何說哉蓋洛邑文武廟成當致告焉王使周公以秬鬯告廟而已此文與上烝殷甯子自是三事同此使耳予不致宿如不宿肉之宿甯者問其安否此常禮也蔡乃以此當上文救公功以為重與故其說轉支 廟成自當致告康成云六典成祭於明堂及偽孔傳云周公致太

平敬告文武以此釋明禮已是支離蔡傳以謂甯周公以此二句則其失彌甚耳  
多士惟三月 蔡傳謂作洛次年之三月甯謂卽作洛之月也康誥所云乃洪大誥治者卽包諸誥之總詞酒誥以誥妹邦之殷士多方以誥遷洛之殷士正是一時事也史自分載之耳

弼我 按弼字說文从弼弼其兩反強之也此弼字乃弼戾意強之也天人交迫不得已也非可以輔弼解繼世以有天下前王之德猶存後王雖失德天下臣民猶當奉之此事理之常固天命也至其失道之極爲天

惜抱軒集

筆記一

七

人所惡天乃更求賢聖以爲民主此又天命之大者逸王恃天命之常恃以淫佚所謂圖帝之命肩有辭也茲其詩也若夫故臣民心係故君亦以是圖天之命雖未達天命之大者而非詩也故多士篇曰率肆矜爾多方謂之義民反覆誥諭以天命之大辭戒雖嚴而未嘗不寓其溫厚責其罪而諒其心此其所以爲聖人書也君爽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古以死爲無祿則有祿者謂號叔死而幸四人尙存也

儒者於孔子刪書後作序於一篇事理當序其原始若史氏則只序本年見事前後各載當時事如周公東征

事舊史於當時記載詳之久矣豈須於封蔡叔時詳述之哉如僞書則是作史者逆知孔子刪其前事之篇須於此序其事也又不知管蔡致辟不在流言而在助畔不敘其畔而序其流言若周史乃爾無識聖人刪書豈肯取之哉

多方不肯言於民 人君德之建不足以懷民而致民之怨怒而僅以哀感之言動民固已晚矣雖然其自責果能深痛猶足以感人心回天怒也唐德宗奉天之詔是也若驕主則更有辭以責人之罪而自居無過故曰大淫佚有辭肩有辭而終不肯感言於民是乃唐德

惜抱軒集

筆記一

七

宗之不若者也

爾心未愛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周公知商故民感憤故國之亡不恤以死而圖報周也故以柔巽之言欲動其自愛之心而終不以誅戮爲事固周之至仁而其所以動天下而久無患之道正在此也爾心未愛卽酒誥之厥心疾很不可畏死也

立政帝欽罰之 說文欽爲欠兒欠乃出氣意上帝無言而降有氣故曰欽罰

亦越文王武王 武王二字衍此篇專在文王官人觀後亦越我周文王句自明亦越武王節乃言武王事也



左右攜僕百司六字句與表臣百司句對

立政之要知人也專任也我其克灼知厥若四句說知人時則勿有問之說專任自一話一言承知人而所以能知人必君自能修身明理遠詔佞樂忠直此等皆周公所素以教王者所謂徽言咸告孺子王也王守之則可以知人既知人則專任故下其勿誤於庶獄庶慎又承專任自古商王至勵和我國家又承知人今文子文孫至大烈又承專任言天子自有所當任之事豈可下侵有司牧夫之事而於已所當任之大者反廢其職哉然專任要非得人不可故又以其惟克用常人終之也

惜抱軒集 筆記十 幸

夫小人亦有為善之時其為善以要名希寵而已得所欲則其人變矣惟君子有常惟克灼見其心乃能用常人皋陶之言彭厥有常文王之時庶常吉士能用常人而人君之道盡矣

顧命伯相命士須材 舊說謂材木為喪用非是此篇喪之常禮不載成王乙丑崩庚午日當殯於西階上經不載也况材木細事乎癸酉去王崩九日矣始取材木不太晚乎此篇所重在王崩太子未在即待其至乃受顧命冊於廟因以朝見諸侯皆非尋常喪紀之事夫當喪受冊與會同事際一時有司定職固有之而固有之

可責於定職須特命者矣命士須材而任之此家宰攝政時之大事故變上文太保而特書伯相也材者人材非木材也

狄設黼辰綴衣 按此事在周禮為司几筵之職茲云狄設者司几筵掌其禮法設者狄小臣事也此文總下四處設辰皆同其異者下乃言之篋席說文引作布重篋席云織蒺席也讀與蔑同按司几筵王位設黼辰辰前設莞筵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纁席削蒲蒺展之次席桃枝席龜按顧命重席祇用一類周禮所用次席亦纁席次弟加之故曰次席耳豈別類乎司几筵

惜抱軒集 筆記十 幸

掌五席名物蓋其後文有纁莞熊羆萑葦萑以喪用不數則以顧命補之篋即纁也豐即莞也屮與荀合為五矣偽孔注依鄭桃枝之說轉篋為篋篋是俗字非經舊也尙書疏引馬融說亦以為蒺席與說文同篋讀如蔑則假借作蔑可也作篋不可也

麻冕蟻裳人即位 蔡傳謂從王升西階非是古人所言位本在廷之立位若堂上或立或坐亦有稱位者乃是通稱非正訓也康王受冊時卿士拜君非有執事於堂者無升堂之禮安得有堂上之位其所即位乃立於廷禮記云其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是也禮記雖

言爲同姓然異姓固不得有異

率循大卞 卞字必有誤蓋卞本弁字隸作弁又易其  
下作兩筆則成五六之字故作卞此豈古文所有字哉  
竊疑本是辨字辨章治也大治之義或假借弁字遂轉  
爲卞抑或本是異字其文似卞而致誤異亦治也此皆  
臆說無徵姑存以俟好學深思者

尙書爲偽作古文者竄增以亂聖經固可惡矣而自漢  
以來所傳之今文尙書亦頗爲所改易轉失其真顧命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吾始疑經云王受同瑁而介  
圭安所置乎及讀吳志虞翻傳注內引翻駁康成之注

惜抱軒集

筆記一

圭

書乃悟經本是上宗奉同其瑁字則作偽者因虞翻語  
而妄增後文王受同瑁瑁乃圭字亦作偽者改之也若  
經本有瑁字虞翻安得復讀同爲月而反譏康成釋爲  
酒杯之非乎蓋康王朝諸侯本執介圭不執日謂執日  
此自仲翔之誤而作偽書者乃信而入之經文則是康  
王升階之後兩手受三器而應門受朝手持兩器也亦  
未不成禮儀矣古太廟中必有崇玷以康圭玷在兩楹  
之間康王所受惟同與圭將祭則奠圭於玷執同以祭  
祭者灌也既灌則退立奠同而執圭少俟如聽命焉乃  
復奠圭秉同以祭如是者三禮以三而成也及太保受

同則王手惟執圭而出至應門之內也說文引書作三

託丁故反奠爵也余舊尙書說內解馬融本作託託與

託一也寫者或誤加點作託又轉爲吃而讀陟嫁反則

誤之甚矣又據說文太保奉介圭奉上當有稱字

古經文本無瑁字瑁惟見考工記玉人文耳然以黃帝

合符釜山語推之古實有此器意天子輯瑞後專命一

官以瑁合符卒乃頒瑞羣后此合符非必卽朝覲之日

亦非天子手執斯器也玉人執瑁四寸執字須善會之

蓋莠言天子有是器以待羣后來朝者耳若必朝時手

執以爲禮則與圭同爲瑞矣典瑞安得遺之覲禮亦不

惜抱軒集

筆記十

夫

言合符事何也說文瑁字注惟引玉人文白虎通惟引  
考工記及尙書大傳以瑁字只見此二書耳若顧命先  
有之孟堅叔重何皆不知引耶  
白東晉有偽本古文後人讀古書有與此不合者或反  
加竄改以就偽本使與之同白虎通引尙書曰王再拜  
與對乃受同明爲繼體君也宋元本俱如此明人刻白  
虎通據晚晉出之尙書同下加瑁字則似尙書漢時果  
有瑁字矣又尙書疏內引鄭注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二  
人凡三人用其上二人也按鄭意謂大宗伯一人用此  
一人故經曰上宗上宗安得有二人耶此二人必是一

入蓋鄭本經只有上宗奉同無瑁字唐人欲就晉書之  
偽古文加一爲二以爲分執同及瑁而不思於鄭說上  
宗義不可通也此與明人之加白虎通瑁字皆似是而  
非吾恐後人讀書者據此妄改之本反謂吾爲刪改經  
文也故詳著之

誕受美若 說文美進善也受而順之從諫不逆所以  
恤西土而受天命也

呂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刑極點 按說文引作刑  
劓敬黜敬去陰刑也然則此卽宮刑極乃假借字竊意  
苗民以前似五刑之法不備苗民乃爲之故云始也堯

情抱軒集 筆記一

七

舜既治苗殺無辜淫刑之罪然其五刑之法實因用之  
暴民之用法之當卽聖制也其劓刑恐亦當依說文作  
劓則此言五刑之所始也

鰥寡析言之則老而無夫無妻之名通言之則但被傷  
殘死生之餘者皆可名也大誥之允蠢鰥寡呂刑之鰥  
寡其訓皆如此

金贖 余說呂刑以金贖爲聖人法門人葉治三不助  
爲然以爲非疑當流放不當使贖余謂贖者情尤輕於  
當流者也治三猶未豁然後見紀曉嵐筆記載近事一  
妾婦既斷法杖歸其夫而懷懷姙孕於律產後子當歸

姦夫其木夫忿恨其兒甫降地卽殺之姦夫以故殺控  
循名果爲故殺不誣然原情卽滅等入流亦覺重矣然  
後知夫辟金贖之法果不可不用也

惟貌有稽 說文引作惟緇有稽緇旄絲也謂絲之散  
亂者經言簡定民罪所以能孚乎眾心者惟典獄者悉  
心稽於紛亂之中如治亂絲不厭其繁也若有厥心有  
所未聽遠以簡定人罪是簡於不聽忽略人命豈所以  
嚴天威哉貌合作緇亦假借字無訓爲母

墨罰之屬干 言墨與罰其屬共有千條下文大辟之  
罰亦如此古人之字多作與字解有一刑條則疑者卽  
情抱軒集 筆記一

六

爲罰條非謂重在罰條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肇勉也如肇牽車牛之肇  
幽平之閒王朝卿士無恤國事者故有卽我御事之歎  
內卿不能有績余一人乃有望於外侯文侯去王都地  
隔矣乃能會以繼紹王朝之事文武之世外侯來會其  
常耳至平王時而有來會者勉法文武盛時之事則難  
矣又捍王于艱卒獲於東建國焉此其功之鉅也

汝則有無餘刑 餘者留也凡獄審定必加覆問而後  
決此常刑之法也軍前則不依常制當時卽刑之不問  
待餘日故曰無餘刑但其刑惟劓明之類蓋此是魯人

備築者略緩於在戰陣之地故非殺耳若軍士不時懼  
及魯人運芻糞不給者則乏軍甚急皆大刑必死矣以  
孥戮解無餘刑非是罪大身死乃復孥戮身尚不殺豈  
有孥戮之理

惜抱軒集

筆記一

元

惜抱軒筆記二

經部二

詩

深則厲 以衣涉水曰厲毛傳依爾雅為訓蓋雖深而  
以衣涉之猶可度以此事可權者若更深則厲亦不可  
以比經權並不通者此訓不可易說文有砣字引詩深  
則砣不知為誰家詩說然非是惟無石砣故須厲揭若  
有石砣雖涉亦不揭矣若有狐之在彼淇厲厲或可作  
砣字訓乎

星言夙駕

古晴字本作陞陞亦可作星若星辰字自

惜抱軒集

筆記二

作壘詩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曰星精也精明晴之謂  
也世久以星字當壘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言即晴字  
南晴即駕足以為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喪者  
之事衛文固不得為也又爾雅四時和為通正論衡作  
四氣和為景星星字亦今晴字故為四時氣和之名也  
候人之詩刺遠君子親小人遠君子之意自見於末章  
其首章但言小人任用之非非謂候人為君子所居也  
毛傳鄭箋以此為君子之事朱子不取但作汎說引起  
誠是也但此候人是徒役非候人之官毛傳以為君子  
之官本誤鄭康成注周禮候人職治其禁令以設候人

去送卒以為之即引此詩其說為是朱子猶引毛傳送  
迎賓客之官不若改云送迎賓客之卒蓋候人之官亦  
不何戈服也古人掌其事之官與供其事之役不嫌同  
名周禮中此類多矣

檜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彛論諸侯及其臣有正朝之  
朝有相見通言之朝詳於論語說中此狐裘以朝乃是  
燕見臣下非三朝之正如孔子三朝記之朝故其次章  
即曰狐裘在堂正朝必在庭燕見乃在堂也解狐裘為  
諸侯朝天子服非是

三事大夫 上正大夫是六卿正官此大夫在其下而

惜抱軒集 筆記二

皆有任人準夫牧三事之責之大夫也集傳以三公訓  
之此猶為偽古文周官三事暨大夫句所誤也

君子至止韎韐有奭 鄭箋以君子為諸侯初即位來  
朝尚服士服故云韎韐其解支甚朱子以君子即指王  
而韎韐為軍服其解明當不可易矣彛謂韎韐實本是  
士服說文士無巾有衿制如楹缺四角其色韎為意尋  
常在國則天子至士巾衿不同及至行軍則上下均服  
故自天子至士同用韎韐耳

楚茨四詩以為即周禮之鬯雅者其說蓋是觀其詞意  
實與七月相出入似一時一人作也七月但言民事故

為風此四詩則有君公之事故為雅使君壽考君婦莫  
莫非大夫所可稱樂具入奏方社而用犧牛非大夫禮  
也

信彼南山 信讀申南山橫亘雍州幾及千里故曰信  
信直長遠之義也南山所俯之地皆天下之沃壤其北  
限以截薛九嶷又自是而北則去終南遠雖雍州之地  
而非沃壤矣周之先居戎狄之地固在截薛九嶷北也  
公劉遷豳乃得沃土南望南山自是岐下豐鎬皆接終  
南而實自豳始此詩豳雅故前篇言抽棘闢草萊之事  
此又言禹甸此南山下雍州之田上上而公劉得之以

惜抱軒集 筆記三

疆理而成王業之始也公劉既以疆理而成肥饒為狄  
人所羨故來奪其地及太王遷岐雖避狄而成強大串  
夷載路幽之地旋為周復取未知其為太王時與抑王  
季文王時與

甫田以我齊明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此解是也齊  
明即齊盛也集傳引曲禮稷曰明粢謂倒文以就韻此  
有小誤稷固在齊盛中而齊盛不但稷說文皿部盞黍  
稷在器以祀者此經典齊盛之正字也禾部齋稷也或  
從大作粢此稷曰明粢之正字也食部養字之或體作  
粢稻餅也今隸書盞盛明粢皆借養字然盞明與明粢

實義有別矣集傳偶未審耳

毛詩於楚茨以下之小雅盡以為述古刺時之詩朱子不之從誠以其詞氣稱述懿美略無傷刺之義序說誠不可通朱子之傳是也惟魚藻采芣兩篇竊以謂仍當如序說然非刺幽王蓋亦厲王之詩也厲王蓋暴虐苛急以威嚴繩下而恩義潛焉自懿王居廢邱而厲因之故詩人以思先王昔居鎬時上下和而事簡易可以豈樂而飲酒豈若今之督責煩碎尊倨而使人乖離哉至其於諸侯也已自尊而視人極卑已欲富而不恤人貧已欲安而不恤人勞已欲樂而不恤人憂是以諸

惜抱軒集 筆記一

四

侯畏憚不敢來朝若先王之時厚賜諸侯而以福履視望之王惟親諸侯故諸侯親王當其時諸侯之朝者從容安樂何為而不樂見王乎優哉游哉亦是矣使意不得優游夫何怪其不戾也此二篇者所述者美而意則傷辭不迫而情實切嗟乎是則道路以目之時也行葦 寇榮上書云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此不知為齊魯韓三家誰氏之說然觀毛詩序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雖未指明公劉而義亦近之皆以不傷行葦為實事此等前儒舊說未嘗不可存若以言得詩人之旨則必如

朱子集傳之解乃當安得以其所從來之古而必以為是哉 近時學者每謂毛詩原本出于子夏其說必不可易竊謂此非智者之見也漢書言毛詩來自云本於子夏自是傳疑之詞且諸經之始孰不原於聖門而後學者得以意增益如左傳非盡出邱明言齊詩者乃有

四始五際之詭誕未必出於轅固范蔚宗言衛宏為毛詩序其言必有所從來謂序盡出於宏固不可抑豈盡出於毛公而况以言子夏乎 桑柔職涼善背毛傳涼薄也康成讀為諒朱子從鄭籟意毛詁是也蓋此字本當作涼而借涼字為民不利此

惜抱軒集 筆記二

五

世之存心極薄人也爾雅涼薄也若涼當以眾人水漿醴涼公正或訓薄為借義而說文水部亦但以薄訓涼此許氏之疏矣 離詩朱子謂武王祭文王廟誠是蓋武王時文王廟在豐天子亦須自鎬往故首言有來至止兼辟公天子言也其後周公別作清廟維清之詩此詩乃退用於徹意清廟等詩詞少而音長此詩閒句用二韻其節蓋短故于徹宜與廢徹不遲以速為貴也 元鳥 元鳥詩序謂祭高宗朱子以其無据不敢決但以為祭祀宗廟之樂多聞闕疑損孔氏之家法也馮山

公臆斷以謂報祭上甲微以宅殷土茫茫句証上甲微之始殷此無稽之談不足辨但取本文誦之自元鳥生商以及有今日之盛宅殷土而有天下矣乃復追溯始有天下之成湯故加以古字此文理之易明者若自上甲微順序而下則古字真不通矣

周禮

周禮一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非也鄭康成云周公居攝作六典之職宋儒亦信以為周公所為此亦非也劉歆以謂周公致太平之迹謂之迹非謂其書周公作也其語差近實矣吾則以謂其書非一時之書漢鄭

惜抱軒集

筆記二

六

仲師以為即尚書周官篇後儒多譏其誤吾以謂仲師雖誤然其說亦有失中之得焉竊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家宰此殆正西周時周官之語其下所載略如今書之序官而已下當即接以地官春官等後人蓋取周官文增益之以其文既繁為編開隔乃又加惟王建國二十字於五官之上西周之文豈若是繁複哉以其原本周官篇故其書曰周官仲師之言亦不為甚謬然則是書當依西漢舊名曰周官不當曰周禮也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 說文作兆五帝解云畔也按

禮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但有四面之界時而已秦漢因其制以立五帝時時亦界畔之謂即兆耳鄭康成周禮注云為壇之營域按其義宜云為壇之營域蓋古人於壇壇字惟金縢祭法明分之其餘如周禮左氏春秋多通作壇康成此注壇字宜讀曰善

大司寇之首掌建邦之三典夫立官定法正以其法可常行者耳若夫輕典重典此是未定官時變通之法設官分職豈可載之職內哉朝大夫職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此尤無理既誅朝大夫矣以為朝大夫之職可乎

惜抱軒集

筆記二

七

宋熙甯中神宗謂王安石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曰古非特十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眾闔市有征而貨有不出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取財豈特十一而已按此則安石之禍宋固由安石之不善用古然周禮之言本為有弊害及後世亦當與安石分任其咎矣

儀禮

儀禮晉宋儒者多有專為喪服作疏者故其疏首云今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一明黃帝之時云云至第七

明鄭元之注經傳兩解之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姓鄭名元云云此是以喪服篇專行故其辭如此唐人作正義全不省視抄襲入全經之跡則重複冗亂矣又唐人作疏之體不駁注文注縱有失必強伸其說獨士虞禮取黍稷祭於苴鄭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奠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疏乃云此据文有尸而言將納尸有苴按下記云無尸者亦有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按司巫祭祀則供匱主及菹館是常祀亦有苴者是其意以鄭為不然也此不知本出何人之疏

惜抱軒集

筆記十一

本

然所辨自勝注

既夕禮大夫髮散帶垂卽位注此互文以相見耳髮婦人之變鬢謂此解非是當未成服時男子免而婦人髮矣既成服後男子著喪冠惟為將啓變而去冠袒免免之制蓋露其髮髮非如冠之覆髮故云大夫髮若婦人則自未成服後常髮矣經何必言乎

禮記

入戶奉局 此處古注不甚分明古人門大戶小凡向室者於入戶之時必側其身不敢平入既以致敬亦妨旁木或汗衣也局者扛鼎橫木奉局入門戶者勢必側

行今雖空手猶像奉局然故曰入戶奉局也

前有水則載青旌至各司其局 按此一章並是軍禮非為王行乃然也王行有軍從者固亦然耳近行不從軍旅者亦不須設此也前有士師者士卒徒眾以為士師之官非是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 史記序此在見戲陳俎豆之後年十七孟僖子卒之前且云季氏享土要經與往則是母喪期而小祥之後年十五六可與兵革之役矣然則不亡時正年十三四也十二歲前母未告父墓所在不能往展此於情事無可疑又其母亡非

惜抱軒集

筆記二

九

卽外殯殯寢三月當葬矣乃送至五父之衢五父之衢乃四字里名非殯於衢路所殯亦邑外可葬地也古人殯亦掘坎而其上畢塗與葬相似此亦正如今人之浮厝耳故見之者以為葬特訪知父墓而後合葬此正見聖人幼時卽善處疑事太史公必見真家語其紀年皆可推尋不誣烏有如陳澍所疑之事哉

方密之先生通雅謂填池卽是填殯時所掘坎其說非是殯所掘坎在寢西階上將葬遷祖廟時固填坎矣閔夕祖於祖廟之處此推樞反之應是受弔於廟豈復殯於寢乎與填殯坎事不相涉驚疑填讀為顛池卽池視



重雷之池棺既設飾復取下之也降婦人非謂降階是時婦人固在階下使避去謂之降於是柩升西階主人於阼階下行受弔之禮是謂降婦人而後行禮

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 鄭注謂以朝服十五升布為衰按喪服上曰衰下曰裳此通言也若正言之衰則喪服記云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此長六寸博四寸當心前者乃是衰也自斬衰至總衰既名曰衰則是皆綴此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矣又鄭注喪服記云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鄭於此特舉孝子是斬衰之上衰乃旁綴

昔抱軒集

筆記上

十

博後綴負大功以下第有當心衰無博負也此子游以朝服十五升布是既有事其縷復有事其布全是吉服而卻綴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當心於禮安有此衰制哉衰既非禮乃子游特造然則其牡麻經亦必特造乃與衣稱按禮齊衰大功之經大小不同而皆用牡麻小功總麻之經大小不同而皆用燥麻子游之弔惠子以常禮言當弔服加麻環經大如總麻之經耳今經蓋如總麻經之大小而其麻質乃不加燥治之牡麻與齊衰大功麻同禮亦無此經制皆子游特為非禮之制以啓將軍文子之疑者也

叔仲皮學子柳 按檀弓屢言子柳其人魯賢士知禮者蓋即孟子所言泄柳魯穆公時人次於子思者也其氏蓋泄氏也叔仲皮乃叔仲氏與子柳非一族但嘗從學於子柳耳叔仲皮親死皮之妻雖魯人尚知為舅姑齊衰繆經而叔仲皮乃聽其弟叔仲衍耶說使總衰環經倍師乘禮甚矣經文叔仲皮死句蓋誤脫一字舊說者不誤其脫文而以妻為子柳之妻以皮為子柳父則謬之甚矣此章及雜記泄柳死徒由右相皆記子柳之徒不承其傳之事

燕不與 按燕禮獻士於西階上是燕時士之升階不

情抱軒集

筆記二

士

待言矣疏以無士升階之文故云不與殊失其義蓋此燕不與非指燕禮之正乃指君之曲宴惟私暱得與耳猶上文之朝不坐非正朝也

朝義詳論語說內

般人作誓 言誓盟國民如魯盟於僖罔詛於五父之衛之類周人作會言會集其民訓誥之即周禮月吉請法之事以誓軍旅會諸侯誥之則失其義

王制一篇陳結謂其雜有緯書說非也其詞有同於緯書漢元成開作緯者習聞其說而亦用為說耳漢文帝命博士作王制時尚無緯也蓋所采皆周末諸子之言第雜有純駁耳所采孟子少易其詞皆不逮孟子之善

載王者一歲四巡此惟唐虞有之三代之君已不能行此所取爲過高矣至於亂政疑眾四誅不聽而殺此由商之言也王者教化修明固不當有處士橫議又諸作姦致此四誅之人也卽有之度其情罪最重流放足蔽之矣殺而不聽惡之有甚於寇姦究者何哉惟其法太重而不可行故後世民之若此者徧天下公行恬然莫得而罪之是皆失其平矣當文帝時才無出於賈生者賈生言雜申韓况才不逮賈生者乎此其所以不能無純駁也後之君子知其有純駁而擇善從之其可矣王制公家不畜刑人與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是

惜抱軒集

筆記二

圭

先王之正法若周禮墨者守門之類乃衰世之法周之盛時刑者少而極當被罪者固不可用也且無如許刑人以供用後世刑者多而或不當乃有復進之人竊意先王之世惟奄或不得已用刑人其時宮女亦少用奄固少宮中任猥雜之事者狄也周禮無狄而奄多則刑人在君側者眾此豈周盛時之事哉同律二字句不言度量衡者如漢書歷律志意度量衡統於律也攝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竊謂此生字解如漢書律志生其竅厚薄均之生治也言和氣平行於四

時而後可以月分治四時之進退是以三五而盈則爲一節三五而闕則爲一節氣不和則疴煥恆寒月不可以察治此氣矣

揮杓 陳氏集說以杓爲洗設非也此杓是酌酒於尊以入爵解者

剗楹達鄉 鄭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按此是漢人所說明堂四隅有室之制竊以謂此本非周人明堂之制已辨之矣此鄉字卽幽風塞向之向北牖也鄉大夫宮室無北牖天子廟制有北牖與前牖正對故曰達鄉也

惜抱軒集

筆記二

圭

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鄭注出尊當尊南也按禮鄉大夫之堂但有西階上坫天子諸侯則兩楹閒有坫兩君之好既獻反爵若天子享諸侯蓋亦以反爵故曰天子之廟節也皇氏解天子於諸侯用燕禮尊於東楹之西卽爲兩楹之間此說不誤疏依注欲尊當兩楹正中而坫在尊南則坫非兩楹閒矣吾意出尊文不必連上白爲一事天子諸侯廢禁出置地上故曰出耳崇坫之坫似卽用反坫之坫當諸侯朝覲時此坫上加木以承圭以重其事故曰崇坫康圭非兩楹閒築有兩坫也

祭法幽宗粦宗如僞家語六宗之說良爲虛誕康成讀

為崇甚是說文說絲莖為營以曠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禮記雩祭水旱是叔重時字本作祭不作宗也

思慈愛忘勞 鄭注言思父母之慈愛已吾謂此如慈以自甘之慈言子思奉養父母之事孝經亦言慈愛恭敬皆言子於父母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 此夫婦止作男女字解檀弓夫婦方亂左傳夫婦辛苦墊隘義亦如此

親親之沒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按此經義言親親則必有沒尊賢則必有等此理勢之自然而先王所以制

情抱軒集 筆記二

南

之為禮禮所以為天理之節文而下文所云君子不可不知天者也凡經語字同而義各有當此禮字與孟子禮之端也禮指性所有之德在內者微別而與仁之實章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正同皆指行禮之實事言故注亦用節文字此節經總是從內推出非從外倒推進內今世俗解乃有禮生等殺之說非是

情抱軒筆記三

經部三

春秋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鄆 水經注云京相璠曰公羊傳作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以此推之所云微子去之者正是去居於此耳其宋地似武庚未畔時尚屬武庚武庚滅乃以封微子故樂記云投殷之後於宋正謂武庚耳當武庚滅成王封微子為宋公之時固以安殷遺民之心然殷之大家大率遷於洛又以六族七族分之魯衛微子故

情抱軒集 筆記三

十

國不以與宋而與魯聖人慮經盛衰假令微子後人更有畔心周與魯衛三面包宋於中固足以制之矣至微子既為宋公然周止稱為微子不曰宋公知微子之心非樂為宋公者也死不葬宋地越境而葬微殆以受微於先王歸首於所封之土其微子遺命乎

左傳

左傳葵邱之會齊桓自稱小白余此余字是語辭非我字義說文余語之舒也正得此余字之解

七穆 鄭穆公子見經傳者可二十人靈公夷襄公堅

公子歸生子公子尤成十四年公子去疾子公子宋公

公子曼滿公子魚臣公子偃公子班如公子喜罕公

子駢子印士子孔子豐子然子羽五人不知其名公子鱣公

子發國子公子嘉子襄二十二年杜注七穆氏游氏罕

印氏乃云穆公十一子意有名字各出當併為一人者

耶然亦不止十一也穆族同字者兩子孔兄弟也有夫

疾子良又有士子孔子子良有子羽又有行人子羽公

孫揮伯叔與兄弟子也有偃子游又有駟帶之子偃子

游兄弟之曾孫也名字悉同若印段子石則其行輩不

可考然皆穆族以是知論語於子羽必加行人字者以

別於公子子羽耳當時穆公子既多蓋有賜族者有不

情抱軒集

筆記三

二

賜族者子羽之父蓋未賜族者故傳但稱公孫揮也

賜為禽焉 左傳昭四年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村

注言其舊為闔廬之臣非也沈尹戌必無適吳臣於闔

廬之事蓋臣者臣僕之意卑視之也猶王彥章謂亞次

鬥雞見之意故恥為禽

其工氏 郊子言其二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然

則其工亦更姓改物之天子非諸侯也太子晉言虞於

耽樂淫失其身者蓋其工末世之君猶夏商之桀紂矣

古者王伯皆君長之稱耳無天子諸侯之別禮記其工

氏之稱九州即是王天下之異稱也太子晉言黎苗之

王即公侯君一國之異稱也漢書載劉歆三統歷謂其

工任智刑以強故伯而不王吾謂其說非是杜元凱謂

其以諸侯伯有九州此承劉氏之失也

徵褻與禴 注云褻褻也蓋禴與禴對即是褻也其異

於褻者分袂在面不同裳之分在兩旁耳以其分袂可

褻揭故又名之褻也漢書昌邑王傳衣短衣大袴袴字

惠文冠朱博傳官屬多褻衣大褻師古曰此大袴也又

敘傳綺縞紈袴之間此皆以褻袴相對並即是裳之面

分袂者說文袴脛衣也古自股以上可通名曰脛故有

脛衣之名六朝時人猶上衣下裳而武人乘騎於下裳

情抱軒集

筆記三

三

不便則另以帛縛之謂之袴褶江表傳言呂範釋講看

袴褶此如今戰帶矣隋煬帝大業六年以臣下從巡游

禮服為不便又以袴褶不宜見君乃去袴褶而衣袍無

上衣下裳之制此是古今一大變革自是衣不分上下

而世遂疑禴為袴不知袴之即褻而非禴也禴禴是一

物袴禴是一物

公羊傳

孫以王父字為氏 考之於傳似不必盡然如子產已

稱國氏子國子也豈待孫乎吾疑無駭即字展非其祖

字展也羽父明為請謚與族隱公依以字為謚之法賜

證曰展父而族曰展氏傳義自明前儒不達字證之法故說之窒滯耳

論語

小大由之 集注以小大由之屬上句讀此從程子說也程門楊謝諸公及後李延平皆屬下有所不行爲一句以文義論似屬下爲是屬上則全是臆語或問朱子有辨然彌不敢以爲是蓋此小大由之卽是以和用禮之人原不至於大放肆但未免少偏於和故小大之中於禮偶有所惑卽有所不行若本是一味於和放廢禮法則事事不行豈得云有所不行乎

惜抱軒集

筆記三

四

周禮孝德以知逆惡蓋至孝之人視其於父母少有未盡之處卽是逆惡故孔子以能養不敬者比至犬馬此卽逆惡也近世說論語者以朱子集註爲非謂不應喻及犬馬不知此卽以不敬之養爲尙可苟安非所謂孝德以知逆惡者矣

先生 先生本是父兄之稱後生本是弟子之稱以師長猶父兄也故亦謂之先生而後生亦以是稱凡受學者固不必親子弟也然立名之始則原以一家人而分之故論語先生饌及儀禮兄弟後生舉解乃正是其本義近世所有之韓詩外傳賈生新書乃有以先醒釋先

生之義大爲鄙陋且說文有醒無醒醒乃後世之字卽此一端足明此兩書皆爲後人僞作之本也世乃有信其說者亦可嘆矣如晚生字晉人以稱家之幼小見晉書元帝紀又王大令帖二女晚生皆佳後世乃以爲通用之卑稱其理亦正如此耳禮記道先生於道先生與之言則對此先生皆當通父兄師長言之正義固已誤以師長爲主矣

可也簡 余往作雍也章義以可也簡可字亦屬使南面此從上蔡說也或問不從上蔡之說亦是朱子未定之論語類一處云可字連屬上節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出說苑十九卷今

惜抱軒集

筆記三

五

家語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 從政是專執國政之稱左傳言荀林父晉之從政者新及子產從政一年是也季康子之時仲由三子已見用但未嘗使如孔子於季桓子之時之從政耳使康子而用孔子其爲東周矣此既非所能使委任三子使當國重任故猶足以治魯也是以孔子亟勸之金正希作此題義云從事其聞贊未議焉耳不知三子此時久已從事其聞康子習知其勝在不待問矣從政非贊未議之謂也今之從政者何如及論語末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亦當依此解

澹臺滅明 史記澹臺滅明狀貌甚惡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幾不知其為賢也而家語乃言其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為以容取人失之子羽索隱以其異為疑吾謂今家語偽耳史記所采或即孔氏真家語也劉原父以有婦人焉為邑姜嫌以為太妣則武王不可曰子有亂臣也鄭按釋文作子有亂十人云本或作亂臣非按陸德明所云有臣字非者即原父意耳然即依今論語作亂臣而婦人作太妣亦無病蓋武王所云子孫云我國家非指已身也惟武王所言乃文王時事故孔子言三分有二亦言文王也

惜抱軒集

筆記三

六

鄭康成謂惟裳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朱子集註用康成說而略加字云其餘若深衣蓋深衣乃以上衣下裳縫合為一其殺削何待言古蓋有非朝祭禮服而燕服亦分衣裳為二者如黃衣狐裘之類此不得即謂之深衣但削幅若深衣耳  
羔裘元冠不以弔 按檀弓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如孔穎達說此但指主人小斂之後若主人小斂之前當以朝服往則正是羔裘元冠矣其說非是禮記但載子游裼裘以弔事裼裘豈即朝服哉檀弓承上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則將弔人亦必易去羔裘元冠雖主人未

小斂必不以羔裘元冠往也至所易則古人常居布冠止是白布漢魏六朝人巾帽猶白情唐後乃不然又古人弁以葬則弔者或弁或白布冠皆可其衣或素衣或深衣其裘或麕鹿或狐貉無不可所弔若是朋友自當疑衰其但為所知死而不必疑衰但不以羔裘元冠弔

耳

說文拱拳皆居竦切拱斂手也拳攤也子路拱之當是欲攤持之拱乃假借字

閔子 閔子衣蘆花事見或問所載吳氏引韓詩外傳語檢今韓詩外傳此語不可見宋時蓋猶有外傳真本

惜抱軒集

筆記三

七

今坊刻乃抄集之書偽為之耳語類載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及論語考異又有論語解然則此吳氏必才老也  
司馬牛憂口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按桓魋奔衛在哀十四年左傳傳因敘司馬牛奔齊又奔吳終至魯而死於魯其年不可知此章是桓司馬既亡牛出奔至魯之語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此亦是夫子既喪追述昔聞語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欲其不以奔亡濱死為戚戚也故其下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說若見有兄存而告以四海皆兄弟則無差等矣記者因上章不憂不懼類記

之耳固非一時事也

子路仕衛 朱子謂孔子雖有正名之說告子路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不仕孔悝此事不可曉痛考孔子在衛與子路論為政時其時孔氏乃悝之父文子蓋子路尚未仕於孔氏故得從子反魯仕於季氏及以不肯要言於小邾叛臣始於季氏不合而去檀弓子路去魯章正此時事意至於衛為孔悝所招而入其家此孔子所未及料無由豫告以事悝之不可也若在衛時居其國不非其君大夫但言正名義亦分明惜子路迂之終不悟耳其情事曲折意是如此

情抱軒集

筆記三

八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一章 如子夏所自解則子游之所譏為過矣然愚意以謂其論有未盡蓋儒家所謂本末自有不同若以性與天道為本文章為末其為本末者義甚深則所謂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人能之不可以語於小子者也若以人立身大節大行為本而威儀言語小節為末其為本末者義稍淺此非不可以語於小子者也度子游之旨非必以聖人所罕言者責子夏以教門人小子也嫌其專講小節而開啓大義處少耳子夏遠以有始有卒惟聖人為辨恐未足服子游之心而集注所云誠意正心之事則無者亦稍失子

游之意矣

朱子以明道伊川二程子之學如一人故於集注內但稱程子更不分別有連引二人之說者但以又曰隔之正以為如一人也至朝聞道章賢哉回也章飯蔬食章子在川上曰章子路曾皙章皆引伊川在前明道語在後亦止用又曰字又有銘合兩人語為一者如中庸首子程子曰一段及論語解先難後獲所云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教而不宏則隘陋而無以居之皆合兩人語也在朱子之義止取明義理而不復較其語之出於兩賢此自是著書之變體若以文字之體言之似不

情抱軒集

筆記三

九

若明白分出之之為當也

胡氏曾氏 語類輔廣問語解胡氏為誰曰胡明仲也

又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 曾幾字 黃氏是祖舜 或問事

章言葉山黃資政說得之按宋史黃祖舜福 晁氏是兒

清人不言其字語類一處祖舜乃字繼道 晁氏是兒

以道年道名說之初以元祐黨人禁錮不得仕二十餘

鈞詩話語類載其附梁師成意 李氏是李光祖 語類稱

其語致仕乃宜和未非靖康也 李氏是李光祖 語類稱

子傳不載其父兄名爵光祖當是字其名不可考 又按

今集注中引胡文定說亦稱胡氏不別其父子猶程子 不別其兄弟洪氏係景廬否記者亦恐是洪興祖 劉聘君 加我數年集注稱劉聘君者蓋草堂先生劉

勉之也

孟子

集義以方外也必有事焉敬以直內也必有事焉之事非行事之事言其心戒慎恐懼常有事於誠敬未嘗少懈也敬義夾持而成浩然之氣即文言傳之不疑於所行也程子及程門諸賢說必有事焉皆從心體上說朱子他處亦多取之至孟子集注乃云必以集義為事似是誤也若此處仍說集義則於聖賢功夫有闕漏而文辭亦繁複矣蓋惟恐專以有事就心上說是禪學也實則孟子以兩處合來元無偏著空虛之弊朱子用意

惜抱軒集

筆記三

十

太過反失孟子之旨

周井有公田、周衷理四書典故辨證謂周止是一井九家本無公田此襲萬充宗之說實謬說也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上文明言土地則知此九夫之地非九家人也若公田明載於詩在私田之外公羊傳云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蒨盡取焉此皆經之明文非出後箋注豈可易哉如必謂九夫為井即斲為九家則試讀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亦將謂以一夫居之乎古人田之畝畝本是田形之名非是田數之名又周一夫之田為

百畝因轉以畝為數名故云五畝之宅則畝非畝也

夫亦本是民庶之名非數名而轉為數名故云市朝一夫則夫非民庶之夫矣此二事正一理也

委吏非周禮之委人其官蓋如周禮之廩人所屬之下士十六人倉人所屬之下士八人者耳故所職但云會計料量也乘田亦非周禮之牛人羊人所主蓋祭法用牲牲之法不親司楸乘田乃牧尋常牛羊者正當周禮之牧人耳疑乘字當讀如甸言養牲於甸野者若充人則養牲於國中矣充人牧人皆司楸而充人又差重於牧人也

惜抱軒集

筆記三

十

委積 委積者少曰委多曰積聚物之名不必定主何物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鄭君云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此是言穀委積也鄭又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此是言財貨委積也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委積也然推字之本義從禾當以穀為主孔子嘗為委吏趙注主委積倉廩朱子只用委積字以委積包倉廩而言委又可包積也其職主受聚穀故史記世家曰料量平其官曰委吏專以委命穀猶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亦專以委命穀也此與周



禮遣人兼掌財與穀之委積委人掌薪芻委積者語稍異要之委積字以言穀為主而古人多是通用柳子厚鈔母潭記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此用委積字非誤望溪宗伯議之乃是誤也

堯舜性者章動容周旋中禮惟此句是說性之者之事下哭死而哀至末皆是言反之者事蓋如此乃是致曲使曲能有誠也

自文王至孔子五百有餘歲 依漢志三統歷計之文王崩至孔子生五百八十八年及上推自湯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又上推堯在位七十載舜在位

惜抱軒集 筆記三 主

五十載夏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然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王皆五百餘歲與孟子合

集註 孟子集註林氏者三山林少穎豐氏者豐稷呂侍講者呂希哲稱其官以別于呂與叔也閻百詩謂王子章所引陳氏為陳耆老

爾雅

西北隅謂之屋漏 孫炎以當室之所白日光所漏入此解無可疑曾子問所云當室之白也劉熙釋名以古人親死撤屋西北隅薪以爨竈若值雨則漏此乃謬說親雖死屍猶在室安忍撤之使漏以士禮言之室西即

無房猶有序撤屋之西北豈即室之西北乎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扃 此當謂門堂之門樞蓋古人門堂制亦是五架屋故前堂可以行禮內外左右有塾四其門宜正居堂中棟之下而別施下梁以受門樞所謂楣謂之梁也若樞達北方則在北樞之下北樞已卑不須加楣其地則南有餘而北寡也意有外塾無內塾與以此為室之戶樞者非是

宋廂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椽 郭注梁為屋大梁此語殊不分明近焦循斷以為此南北施者今俗所云駝梁其解不可復易蓋其形上穹微有屈勢似度水之梁故

惜抱軒集 筆記三 主

名梁而椽可加其上若今俗所呼東西施之梁乃爾雅所云棟謂之椽其上安得復置楹哉古人藻椽藻是水草蓋取辟火之義

椽謂之椽椽直而遂謂之閱不受檐謂之交 椽本方長木之名而屋椽方不圓者亦名椽易鴻漸於木或得其椽凡方木則鴻可立足矣左傳子尾抽椽擊扉此非椽也適有長方木可抽取耳度舍援廟椽動於葺乃是爾雅椽謂之椽左氏故加一廟字義故顯椽直而遂言其直至屋宇勢垂也不受檐者不直至宇更加短椽宇勢微揚以利吐雷謂之交者言兩椽相交矣中棟崇甚

者於交宜不甚者於閱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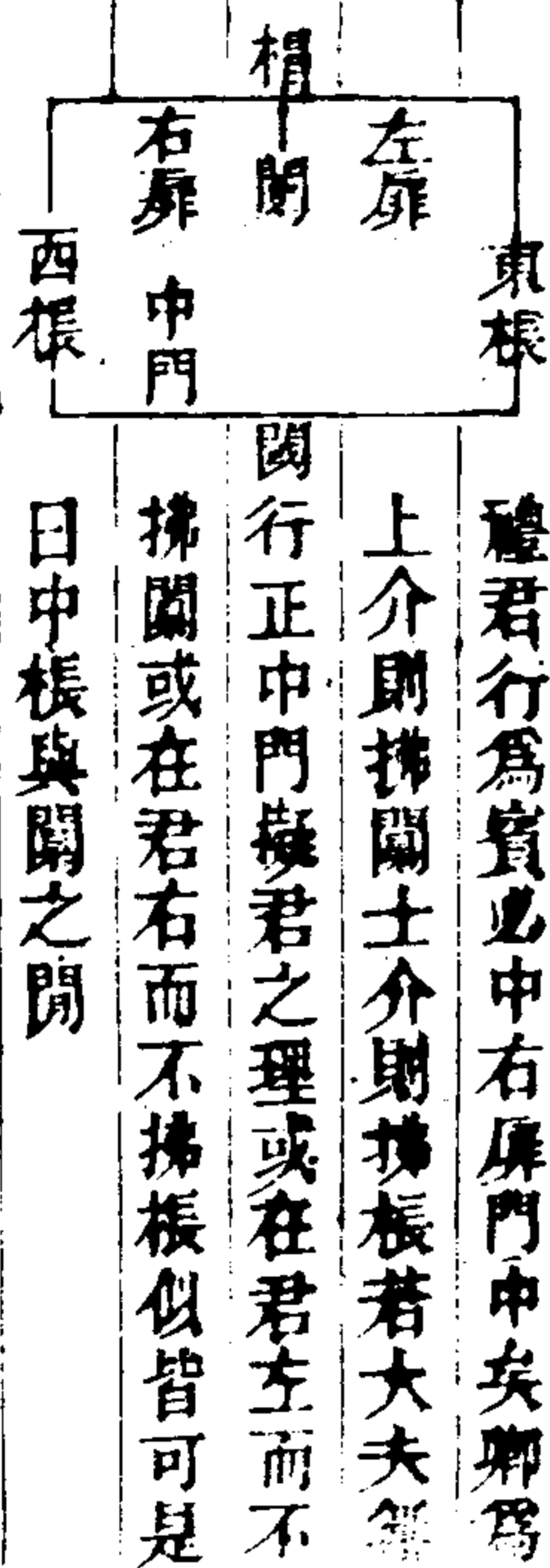
楨謂之棊在牆者謂之楨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楨長者謂之閱 大者二句皆承在牆者言也閱所以閱物天子之閱左達五右達五即此閱也楨者以木棊於牆承閱以固之必有兩故曰楨也邵二雲解為門閱誤矣後所以止扉謂之閱乃是門閱

厥謂之臬 郭注門閱按郭注禮記閱闔也蓋闔是限義橫於下以為限者閱也豈於中以為限者臬也故並可以受闔之名 吾舊為此說近見張阮林士冠禮闔西闔之說可以解其紛矣

惜地軒集

筆記三

西



闔之謂扉所以止扉謂之閱 按此闔字郭本誤為閱字陸德明以作闔為別本證之說文闔所以止扉則別本之當從固無疑矣近邵二雲併郭本改之且於所引左傳高其闔亦改為闔是於爾雅則是而於郭注則非矣竊意古人門大者中有臬而無門杜別以大木

為拒以止風撼扉啟則拒使勿闔闔亦拒使勿啟是為閱也

小學

凡一家之學數十年或百年相承前必有所受後必有所增其增而得者雖多而固不能無失吾謂許氏說文誠為字學之精然謂其無失則固不然也夫古文以木貫鼎耳而舉之日鼎其字从口讀古螢切考工記作肩易作鉉吾謂考工之肩假借也鉉非借乃正體蓋其字非從元黃之元乃象形下土者鼎腹上土象耳以一橫貫之故其讀亦當古螢切讀元典切者非也若鼎則諧

惜地軒集

筆記三

五

聲字至若賓祭之禮鼎彝簠簋之上以絺緇覆以蔽塵其字依古但作日耳入隸書時苟作日則與八亂故假借密字康成士喪禮注鼎彝之字古文皆作密是也其後經師又作纂鼎字以代密取其易別也蓋其變已在許叔重之前而鼎與纂遂至相亂說文鼎部鼎字云从鼎口聲周禮廟門容大鼎七個其解皆是說鼎字而其字形乃作鼎又爾雅灋沒勉也此其字亦當從鼎鼎舉重之意故以為勉義又古螢之音與鼎相近故灋沒通為鼎也而爾雅既亂於鼎故灋亦變為灋而許氏灋部遂與灋為一字而灋之一字亦不見於說文矣 按劉向

作盜沒則其變固已久矣

說文無由字余疑由字古作田象其下根株盤結上萌  
葉初出形非从田無部可附說文又無笑字徐氏乃附  
入之所引唐人說甚陋吾謂此字本不从竹漢書薛宣  
傳作关差是古蓋作关象人開口形非从天亦非从天  
亦無部可附故遺其字若載此二字當專立部由字中當引長  
若略出則鬼頭之由字又無安字吾疑此从安省以手撫安之不  
可入女部可入爪部又無希字此字从巾與布之从巾  
義同而从爻者象其疏之形織葛之名也猶織麻之名  
布也禹貢鹽絺當止作希亦非論粗細之別若謂足細

惜抱軒集

筆記三

七

葛則當入厥匪不第曰貢矣後假借希字為希少義而  
別津絺字為細葛絺為粗葛而希為織葛之本字反忘  
之竊謂說文以布入巾部則希亦當入巾部許氏蓋失  
希字本義故不能歸部而遺之竊意古文爻是兩體一  
斷一連許氏止有爻而失爻義

說文無免字竊意此亦象形字為喪服之免作也免象  
上覆首見髮而下則人也免非常服冠則去免免則去  
冠故假借為免脫之義此字無部可歸當專立部故許  
氏遺之也又說文以衰為衰笠之衰竊為纒服此亦非  
是按古文衰作絲是上从哀省會意而下象垂衰之形

則本為喪服作字明矣假借為衰笠雨衣又假借為盛  
衰後人因加糸為纒以致別耳加糸為纒猶隸書之加  
草為蓑笠字豈得反以為本字乎

說文謂古所貴鳥乃專造字若凡鳥第从鳥佳偏旁而  
已焉亦專造字為江淮閒鳥黃色按江淮閒今安有一  
黃色鳥而當貴之者乎竊謂焉即雁也雁知時為大夫  
所執摯故可貴矣後以焉為語辭乃更作雁字猶於為  
語辭乃更作鳥字朋為友朋乃更作鳳字也劉焉字君  
朗似亦取知時之義乎小學之義殆有許氏所未詳而  
漢人尚有別傳者乎

惜抱軒集

筆記三

七

說文夷章束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言古文戈象束章  
形小篆从其象形小變之耳此意自明又民眾萌也从  
書文之象蓋古文民作𠂔亦从𠂔字而加筆以著數多  
之義小篆又从而變耳然小篆於古字之形太遠矣  
許氏亦姑為說耳又鳥隹古文鳥隹象形此亦从古  
象形而變說文無免字有免字生子也二王帖借勉字  
為免

黃庭憂柔則正台古字意若惠乃愁意也又說文閉从  
門才蓋象門壯形非从才也俗書自誤石軍作閉差得  
之

說文引書教育子又月部胃是兜整因部胃皆也胃皆各一字

說文引書今尙書無者虞書雉勢周書我有載於西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負求得之傅巖商書以相陵懷周書來就恭恭

說文所載譚長說漏沙壺

徐巡說栗 揚雄說緝量

賈侍中說厄毒稽罔豫 甯威說狎 尹彤說少

荻下注周書所說 杜林說蓋娶焚米叟性 司馬

相如說朝 王育說女无禿 劉歆說蟻 董仲舒說

蟻 淮南王說蚶蝸 宮溥說東 衛宏說粉 逸安

惜抱軒集

筆記三

木

說句

分部之法蓋古有之似不始於許氏辛部凡辛之屬皆

从辛張林說少部凡少之屬皆从少尹彤說女部王育

說凡女之屬皆从女而部凡而之屬皆从而周盛說似

此四部林彤育盛所立也

古分用後通用字亦有小篆家分用而古人實亦通用

應寬大 廣大屋

龜新龜

鮮魚名

適高平 原水原借為適

擡舉手下揖讓

厚山陵厚

空掃除

糞穢

音如 數厥

強迫

強有力

倒貞卦

悔尤悔

茵昔酒

綸說文亂也經多

悲惠也

愛行兒

露露弟

昆同也

惠愁也

憂和之行情為憂酒先禮反洗濯典反

重謹

專六寸簿

窺國名

窺因

窺安

團詞也

甸燒土

陶再成邱

零雨下

落草木落

蕙十萬

意志也

漏屋漏

漏刻漏

頰待

須髮

姪私逸

淫水溢

埃待

侯大也

初鳥食餘

殘傷

膊厄

圍獸圍

臭惡

臭氣

匪盛帛器

篋車笱

惜抱軒集

筆記三

充

卒大夫死卒伍士

迺至

帛帛表

歿亡

沒入水

既意

疏通

兩再

兩二十四銖

下符下

節竹之節

窳塞而

鼠迷

獸飽

厭窄借為飽

癩病

廢屋頓

破瘳病

跛行不正

攜二心

攜提

逆順

逆迎也

表衣

展聘

充

簪是俗字

迨遷

移禾相倚

暨日頗見

息鼻鼻陶

龔給

共同

丰草蔡也

芥菜

晨早

晨星名

井泉炒

莽犬逐兔艸中

曆日月會辰三月陽氣動 沅不順子突犬从穴出

曆側出泉 沅水崖枯土 氣雲氣 氣氣陳 槩餽或

曆礪石 措置 矧知業 办創傷办之或

叶叶疑 濶下首 稽爾

隕溝 續續 瀆溝水四瀆水又為買瀆

零雲覆 舍古文 陰水南山北

丞下丞 陞危 垂遠邊

雙治 又為治意 艾五行志引洪範艾恆陽若

學擬持 娶至也 贊執以相見

罰詞 罰誰 疇田疇

惜抱軒集 筆記三 手

遺損皆解 貫錢貝貫貫則心字

復地室 復重也 復反

管厚 竺厚 篤馬行遲頓

鉞次第 雙列 序東西牆

欽幸 覲幸 冀州

達先道 銜將衛 帥佩巾 率捕鳥畢

諷隨 避避行 粵粵繁

跋妙 駁見 微隱行

鞞窮 籍理異 鞠養 鞠革毬 鞠酒 鞠鞠字皆

弄室 寒誠 塞隔

得使 傳使 奔周頌借此 說文無存字

何何負借荷 荷花借 作何負

辨辨治 辨辨治 辨辨也 辨辨也

詛詛 詛直又切今隸借祝

爪覆手 叉手指甲

今分古通

橋篆通為樺 篆篆通為久 考工記久諸精士喪 歷篆即

象字漢書梅福傳用為馬 歷 美 古文誘 襍 籃 衣服歌謠

鳥獸通用妖孽

君子於學無所不收苟有善焉吾則取之不沒其所自

惜抱軒集 筆記三 三

得曷嘗掩人善以為已有載夫音韻之學中國古固有

之然由西域傳字母之法而啟中國學者之解悟則其

實不可誣隋書藝文志云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

西域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蓋

字母之名漢時無與有未可知而字母之法具矣至東

晉譯華嚴經則有字母之名按今世華嚴經雖唐譯而

王簡栖頭陀寺碑已用華嚴經則僧云有晉譯者不誣

第東漢時婆羅門書其字母十四而已而華嚴所云善

財受於善知眾藝者其字母自阿至陀凡四十二至僧

守溫乃定為三十六字母蓋盡用中國之字音為母無

西域二合三合無字有音之母此尤便於中國之書故  
至今學者皆遵用之字母非始守溫三十六之字母始  
於守溫耳戴東原乃謂字母始於唐季且謂儒者但當  
言切音本於孫炎不當言字母吾謂孫炎所以悟切音  
之法正原本婆羅門之字母孫炎固可貴而字母之法  
不可忘守溫之功不可沒必欲掩彼所長意尊儒而其  
於儒者之量小矣

惜抱軒集

筆記三

三

惜抱軒筆記四

史部一

國語

替獻典史獻書師箴些賦滕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  
盡規親戚補察替史教誨耆艾修之此文再言替史韋  
注以前替為樂師後為太師前史為外史後史為及史  
吾謂此皆兼言太師七史以下官也而自滕誦以上言  
常時也自百工諫以下言臨事王有過而諫爾之

周語替獻典韋注典樂典也宋荅公校本如此史記周  
世家內正文注文同今蘇州刻明道二年本宋文海所

惜抱軒集

筆記四

十

影鈔者作替獻曲錢辛搨以曲為是爾按曲字見於莊  
子或徧曲及宋玉對襄王其曲彌高及高唐賦赴曲隨  
流等語皆指樂之音調節奏而言似不足當替所當獻  
於王之義惟樂典則禮有上下之分辭有勸戒之義於  
獻王為當此字仍當從宋公本作典

晉文公請隧賈侍中以為葬禮是也韋注誤

穀洛關韋注謂穀在王城東入瀨至靈王時盛出王城  
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毀王城西南王欲壅之使北出隴  
按韋說誤矣若誠如此則靈王引穀入故道夫何失哉  
蓋穀即澗水本在王城之西而瀨自在王城東二水夾

王城各南流入洛故書曰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也靈  
王之時穀桑盛與洛門然入洛之處非改也靈王欲除  
其患壅其城西之南流使東流出于城北入瀍雖免毀  
宮之裁而大逆山州之性以王都形勢度之水汨其後  
斯為失所是以一傳而衰矣韋聘以靈王壅改之流為  
穀之故道豈非失乎穀水似復出城西入洛東漢王梁  
東自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似梁所穿略  
河靈王之故迹遙山川之常性故不流也  
晉語胥臣言文王諷於蔡原而訪於辛尹然則蔡是周  
成內邑名文王所諷之蔡不知為誰後以其地予子蔡  
叔度及蔡仲之封因舊名以被新邑猶鄭之居新鄭也

情地軒集

筆記四

二

以此足證偽古文書邦之蔡三字於文為不順若左傳  
命之以蔡則其文無病邦之者必其地先有蔡名也命  
之者命復蔡侯耳

史記

太史公藏象往入舜宮鼓琴事與孟子微異恐是真舜  
典語而孟子與史公所聞於孔安國各解之不同以理  
論之似史記是蓋舜先為匿空藏身其中瞽瞍象實土  
所不能及待瞽象去而舜出入宮當在象後矣  
太史公係後人尊稱之辭漢官儀乃云其官本名太史  
公此謬說也漢書臣瓚注引茂陵書司馬談以太史丞

為令又孔北海告高密縣曰昔太史公廷尉崇為諸者  
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  
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据此則凡史記內以太  
史公稱談者即子長所加以稱子長者皆後人所益又  
何疑焉若文選載報任安書首云太史公牛馬走公字  
乃令字之誤耳稱太史公猶後人之稱衡稱牛馬走猶  
後人稱僕稱弟之類  
夏本紀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殫疑  
四時四方之時也蓋指南之法禹時已有其時道路不  
通非以候時日定方嚮不能行也

情地軒集

筆記四

三

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有夏氏有扈氏按  
啓滅有扈而封以同姓如所云滅唐而封太叔者  
湯誥以禹皐稷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所立所以為  
諸侯法以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不予所以為  
諸侯戒是蚩尤亦諸侯也三朝記云庶人之貪者此豈  
真孔子言哉

余謂盤庚遷河北殷墟與太史公異說而史記殷本紀  
未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亦修行盤庚之政殷賢  
君多矣獨行盤庚之政者正以其始遷居殷故也正義  
引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

不徒都封時稍大其邑按竹書年數字有誤而更不徒  
都之說不謬堯舜紂皆名也後世以堯舜為美稱以紂  
為惡稱耳史記天下謂之紂此語似謬

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衛字蓋衛文後  
晉唐叔得嘉穀

亦然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率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

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

章顯聞於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此日字是  
尹佚讀讀

奕膺更大命革殷安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此處敘

事與霍光傳讀奏於皇太后前中夾以太后語相類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此幽不知所在商邑

情抱軒集 筆記四 四

則河南之毫偃師也此即下文南望三塗北望嶽鄙之事

麋鹿在牧蜚鵠滿野今逸周書作夷羊在牧然猶意以

史記為是此即孟子所謂沛澤多而禽獸至

其登名氏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言殷有

賢三百六十既不顯用亦不賓禮滅字屬下讀蔑棄之

意言棄之以至今裴駰讀屬上句誤也

秦本紀裴駰注引漢書曰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

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千石其爵名亦為公士云云今漢

書百官表中脫欲為官者句又按韓非子斬一首者爵

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

官者為百石之官然則裴注千字十之誤也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各四百

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按太史公此語必有所本其說

最的當侯百里兼五侯者方二百五十里耳小於魯衛

也此語非本左傳班固時已不得太史公書所原出誤

以謂即本左氏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說遂改云太史

公於齊亦兼五侯九伯之地不知征之者言所統有此

侯伯十四國得以方伯之命征其軍賦耳非兼有其地

也由班氏之誤而後之說左氏者亦誤

史記平準書言漢伐匈奴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

十餘萬斤此言應賜者有是數而大農實無以予之故

詔曰無歸無所食乃置武功爵以賞戰士戰士得此爵

得賣與民其直錢十七萬則當一級劉貢父以為  
字為衍非是武功

爵十七級漢時黃金一斤當錢萬第一級值十七金二

級以上遞加所直合軍中應得以功受爵之人計其直

多於應受賜金之數矣故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

金一斤也 足以抵戰士之賞矣然功少爵卑者可賣若

功大爵尊亦不得矣蓋爵尊其人必少而國家亦可以

官之不至留蹠故云爵得至樂卿樂卿第八級此言買

者不得至九級也買爵者補官先除又或以贖禁總免

情抱軒集 筆記四 五



罪故人尚樂買以惠帝紀較之賜爵一級貴於萬錢而已而此爵級十七萬則大貴於彼蓋武功爵優於常爵又以此抵戰士之賞高舉之其賈者亦何必真得一級十七萬錢哉及至後以民賈復者多徵發十辭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而令伐赫上林作昆明池不欲者出馬則是受買爵之害者又多矣此皆欺詐其民之術為國若此良可悲哉故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出擊胡得首虜者當賞賜五十萬金而財賈戰士頗不得祿蓋雖有武功爵而民不欲買之矣

惜抱軒集 卷四 筆記四 夫

虛為史漢解者皆不甚明曉說文錯業也賈人占鉛錫是本字史漢言錫乃借字耳是時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所藏者非錢幣乃貨也故令以其物自占自占者有物若干值錢若干自官於官也直二千則一算然則緡者猶今商賈之言貨本以錢準之耳而手力所作者無本錢則以其所作直四千乃一算其匿不自占不悉者沒入緡錢其實物而非錢故後言得民財物以意計奴僕以千萬數及田宅此皆非錢特以錢計耳而李斐及顏監率以錢貫解緡若人家有藏錫者皆出算則漢固未嘗有是事矣惟續日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

罪桑農所生出謂之緡此解同許慎之說為得之矣若吳孫結以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所在斬之此是以太守兼為商賈事而怙勢不出算錢故斬亦非如李斐等之說至元世祖時盧世榮所為立市易司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正漢時算緡法也

柯維騏論平準書後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至何足怪焉四百餘字謂是平準書之發端非其後贊其說極為的當無可疑者惟云其文止於烹宏羊天乃雨為敘事未竟而遽死不得成就則非是太史公此書以平準為題敘至此年置平準則事完矣載卜式之言以

惜抱軒集 卷四 筆記四 七

論平準之失義亦盡矣無可復益以為長語矣此書止於元封元年封禪書止於天漢三年較平準過十年以報任安書少卿抱不測之罪語推之是征和二年太史公尚在見任安之及禍又過封禪書十年矣豈因其死而有未竟哉太史公本文謂至是可以止耳若太初二年藉吏民補車騎馬太始二年鑄麟趾裏蹏之類此在漢書食貨志似當續入乃為前後相備而班氏於元封元年之下遂入昭帝事則為疏漏甚耳  
周公居東即伐殷事故史記唐叔得嘉穀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此居東之證

衛世家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  
為侯太史公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世皆稱伯至頃侯  
稱侯故疑衛本伯爵不知周初字諡之法其稱伯者以  
字為諡非爵也王曰孟侯衛自康叔為侯矣豈待夷王  
時哉又云釐侯卒太子其伯餘立為君其伯弟和以其  
賂賂士襲攻其伯其伯自殺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按和  
舟詩髡彼兩髦髡者子事父母之禮也明其伯死於釐  
侯之前安得有立為君之事武公衛之賢君而太史公  
采雜家之說誣以篡弒可謂考之至疎矣

趙良說商君言百里奚相秦五年而東伐鄭此鄭是漢  
惜抱軒集 筆記四 六

中之南鄭抑或即京兆尹之鄭所謂宣王弟鄭桓公邑  
也秦昭公十年已縣北鄭矣意其側猶有戎居猶藍田  
之居驪戎也秦穆公并國三十茲必其一秦得此則通  
於關東其勢益大故獨舉為百里之功若謂伐桓公子  
孫之新鄭其事在晉秦圍前或有或無固不可考然即  
有之只是尋常伐國亦何足誇述耶

史記魏文侯十七年伐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表作  
洛陽誤此雒乃入渭之雒分枝津入西河者非河南之  
雒

余作郡縣考論郡本不統縣三晉既立之後郡乃統縣

矣然楚懷王時秦取漢中地漢中在秦之制一郡耳而  
屈原傳以謂亡其六郡蓋楚是時猶依春秋時舊制郡  
小不過一縣地耳故漢中使為六郡此足見七國制各  
不同處三晉郡自統縣楚自不也

蔡澤傳曷鼻巨肩魁顏蹙鰓說文魁為神獸柱回切頤  
出額也直追切此借魁為頤字當讀直追切又頤鼻莖  
也烏割切或作鬪

傳易者楚人野臂子弓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按江東是  
楚郡名甘茂傳范蠡言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迨至秦  
猶為郡名烏江亭長云江東雖小地方于里意項羽時

惜抱軒集 筆記四 九

猶為郡名至漢高乃名之曰鄣郡于

貨殖傳太陰在卯穰正義云歲後二辰為太陰漢書注  
張晏言太陰在歲後三辰蓋晏說猶張守節說也述本  
辰計之耳以其說推之漢書歷志武帝元封七年十一

月甲子朔冬至日月在建星建星斗也是時日月如合  
璧五星如連珠然則歲星固在斗牽牛分矣其辰丑也  
丑合子歲星所合為太歲所居故志曰太歲在子子後

二辰寅也太陰當在寅故是歲曰闕逢攝提格此以歲  
太陰名之也太陰之所以名太陰似本以歲星所去之  
辰名之太陰居於不用之地其前兩辰以居太歲乃為

太陰之用其必前兩辰者殆亦避歲星也於是歲星若旋太陰太歲左旋歲星與太陰每遇丑寅申未則互易歲星與太歲每遇子丑午未則互易故翼奉傳云今年太陰見於甲戌考其年太歲在甲戌太陰當在子言太陰所建非太陰自居也太陰不用其用在太歲故曰建也孫滿如解太歲即可稱太陰似非是

孟子章句引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云云或謂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主為魏文侯時人不得下與孟子相及疑此別一白圭窮謂貨殖傳當魏文侯時五字專屬李克說言舊有此情抱軒集 筆記四 十 務盡地力之道而已而其後白圭乃別用一術非謂圭亦文侯時人也故載圭言吾治生產若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若文侯時人亦安取稱述後進如吳起商鞅者乎故知集注之非誤也

漢書

惠帝紀始卽位詔中郎郎中滿六歲賜爵三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此爵是合十九等之爵遞加而上故一爵貴於萬錢也又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此爵級不遞加止是第一爵公士之爵買三十爵用錢六萬一爵二千而已此本是以

賄賂罪假買爵為名取古人議貴之意耳若非以救罪雖三十爵猶一爵耳人豈貴之或又惠帝所云免死罪者當是可疑之死罪如市刑所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錢之義故其所取亦不多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贖錢五千萬減死一等則正當死者矣而其取以為利故甚重也太史公家貧不足自贖蓋其時子長於吏議亦是死罪不能自贖則就戮為宮刑是其家無五十萬錢也漢文帝除肉刑所去黜削刑三者而已其腐刑乃尚用者蓋有故也漢時風俗尚厚民之自闕以求進者蓋未有也除腐刑則天子宮中無宦者可用矣且民之正犯

情抱軒集 筆記四 十

當官者亦希故復當募死罪為宮刑以備宮廷之用若張賀為衛太子賓客當誅張安世為上書得下獄室司馬子長吏議為誣上則漢律所謂不道罪當死者其下獄室必是自請亦如張賀故報在安書言幽獄土之中而不辭反覆自明其所以不忍死之故也自闕其子以求進似東漢之世始有之於是宮中腐者乃至千人以其無罪而為刑餘則可悲以其黨盛亦可畏矣此西漢所以士人多內侍禁中而東漢則不然也至其宮刑亦相沿未絕至隋乃斷疑對策言肉刑不用又言除去刑乃巧詆以殺人之刑除刑張晏注陰刑為宮刑非是陰文帝有言刑不除去也

景帝詔云嘗算十以上乃得官朕甚怒之今嘗算四得  
官按此所云官者皆謂郎也漢初之制以郎須有衣馬  
之飾乃得待上故以嘗算張釋之云久宦減冲之產衛  
將軍請令舍人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是也漢之仕進大  
抵郎侍及仕州郡及卿府辟召三塗而已郎乃宦於皇  
帝者也無嘗不得宦於皇帝自可仕郡縣及卿府也至  
武帝建學校舉孝廉後則郎不必嘗算而後登是郎之  
選盛而入羊入粟得補郎更甚於昔之嘗算是郎選亦  
衰此皆景帝以前所未有也應劭謂衣食足知榮辱故  
限嘗十算乃得為吏不悟此制不通行於凡吏也

惜抱軒集

筆記四

三

元帝紀贊云善史書應劭以為史籍所作大篆非也史  
謂晉史史書即隸書耳貢禹傳言擇便巧史書習於計  
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此正謂俗書豈古篆哉  
平帝紀在所為駕一封詔傳如瀉日律諸當乘傳及發  
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  
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賜會累封兩端各兩封凡四封  
也乘置馳傳五封兩端各二中央一也駟傳兩馬再封  
之一馬一封也按此如瀉引律以高紀注所引律合之  
此所云五封者即彼所引四馬高足為置傳也如劉屈  
整傳長史乘疾置是也所云四封者中足為馳傳也所

云三封者下足為乘傳也以緩急別用馬之上下此三  
等乃出使者及吏二千石所乘故當用御史大夫印封  
也若駟傳則乘者事輕所在為駕固不必是御史大夫  
印矣如梅福從縣道求假駟傳司隸從事為申屠蟠封  
傳是也然則後世有以使臣出當名乘傳而稱駟傳者  
乃是誤也至漢律所云當乘傳謂其爵位使命當乘也  
發駕置傳謂其爵位非應乘傳特發傳以往迎其人也  
如儒林傳言以安車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駟傳注  
申公所乘則所云發者與如前所云尺五寸木  
西漢二百年官制前後不同孟堅不能盡紀其改變也

惜抱軒集

筆記四

三

讀史者當以推考其時事而知其制之變惠帝紀載郎  
位初賜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  
歲二級此所云中郎者乃天子禁中親近之人其所任  
乃景武以後侍中中常侍之職其言郎中者言郎侍於  
中非以郎中為官名也外郎者外廷郎也其所任乃景  
武以後三署中郎侍郎郎中之職後之所云中郎者乃  
在司馬門中其周廬之外為外也漢初所云中者官禁  
之中而殿署在司馬門中皆為外矣又漢初有中大夫  
既又置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蓋併是侍從調議之官而  
有三等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祿

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按此文蓋誤景帝  
詔王薨遣光祿大夫弔祠諸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光  
祿大夫之置久矣豈待太初乎又光祿大夫比二千石  
中大夫似不逮非同秩而改名也至大中大夫當在中  
大夫上必非比千石疑光祿大夫舊是中二千石太初  
降之為此二千石而太中則比二千石如故耳其中夫  
夫官蓋秩千石太初元年裁去之而紀者遂誤以謂改  
中大夫為光祿也諸傳所載中大夫大抵在太初以前人太初以後惟王國有中大夫  
昭注後漢百官志引漢官云大中大夫秩比二千石車  
服志引東觀書亦然此語蓋得其實故賈生自太中大

惜抱軒集 筆記四

古

夫降長沙傳為降謫太史公自序稱太中大夫蓋遂曰  
上大夫而班孟堅兩都賦序稱公卿大臣內有太中大  
夫董仲舒也仲舒本傳內脫失大字但云為中大夫若  
中大夫則非大臣矣劉向傳亦云仲舒為太中大夫  
食貨志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地方百里田六百萬畝治  
田勤謹則晦益三斗此依臣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  
之增減為粟百八十萬石矣竊疑古人大抵計米以石  
權也此志鼂錯云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是也計粟以斛  
量此志趙過代田一歲之收常過緹田畝一斛以上是  
邑惟李悝法以石計粟云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

五十石此即鼂錯之百石也蓋粟百五十石得二百斛  
為米百石矣

食貨志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揆  
直三千二曰曰呂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  
楯之其文龜直三百劉仲馮欲移白撰於一日之下非  
也重八兩以重差小復小乃白金上有此字故加曰字  
而白撰乃其名非白金上字如王莽鑄錢文曰小錢曰  
么錢曰幼錢曰中錢曰壯錢曰者錢上有此字也

惜抱軒集 筆記四

古

乃平陽之誤韓至哀侯乃滅鄭而都新鄭而景侯乃哀  
侯曾祖世家云景侯九年鄭圖我陽翟其時景侯安得  
有新鄭哉當時韓北有平陽南有陽翟蓋包新鄭於腹  
中迄哀侯滅鄭而定居故志於新鄭下云韓自平陽徙  
都之蓋自景侯至哀侯雖居陽翟而平陽之為都猶南  
北並建焉故於新鄭尚云自平陽徙也惟陽翟則必  
不可云自新鄭徙耳六國魏之都四河北也安邑也鄴  
也大梁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晉獻公  
滅之以封大夫畢萬會孫絳徙安邑又安邑縣魏絳自  
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又魏郡魏縣應劭注云魏武侯

別都水經鄯水又東出山過鄯縣西注云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鄯以衛諸夏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地故曰魏也鄯至秦漢為魏郡魏縣以理推之應邵別都之說良是不爾何以有魏名哉水經注有文侯七年封地事不知所出意地即擊文侯子擊是為武侯魏世家子擊逢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道文侯時此地已為都到遷居之故與子方遇於此也六國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瑩生瑩即惠王文侯時子擊雖父在而列為諸侯矣故其子曰太子也然則文侯武侯之世往來於安邑與鄯者也惠王時安邑逼於秦鄯逼於趙故徙居大梁

惜抱軒集 筆記四

六

殆自鄯徙耳而地理志於安邑下云至惠王徙大梁猶云韓自平陽而徙新鄭矣地理志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何義門云平帝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王莽遣中郎平憲等持金帛誘羌羸獻地為之非改金城舊名也竊按義門之說是班志誤也此郡臨羌縣下固云西海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古僊西一音此僊海即王莽之西海而志謂之塞外蓋地志皆本元始二年劉歆等所紀後班氏大抵因之若以元始四年置郡事論之僊海非塞外矣西海郡自此近臨羌更為一郡而此金城郡終

莽世未嘗改命曰西海故隗囂來歙傳於光武未定隴右前皆云金城郡也明莽時存此郡名矣若莽之西海郡在臨羌外者水經注明載云王莽諷羌獻西海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又云湟水東南流逕龍吟城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縣西三百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為西海郡治此城據此則西海五縣其一龍吟餘四不可知而別於金城可知酈道元既載十三州志西海郡之木地明文矣而猶沿班氏之誤曰金城郡莽之西海郡則可謂惑矣大抵西海之郡不過羈縻暫置羌旋徙之豈真可以設縣命稅比之內地故志所不得而載也武帝

惜抱軒集 筆記四

七

元狩二年得匈奴昆邪王地置武威酒泉郡矣元鼎六年乃為張掖敦煌徙民以實之而地志云武威太初四年開張掖酒泉大初元年開敦煌云後元年分酒泉置此必文誤當云後元年開耳其分置計四郡之初置亦尚羈縻其開設縣邑可命令長收召賦役同於內郡乃在得其地二十餘年之後王莽安能以此行之西海乎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顏監引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與孟柳俱待詔韋昭曰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竊疑子高乃馮奉世之子姓故馮奉世傳敘其先世如太史公

目敘之體蓋子高之自敘而班氏即因之以為奉世傳南史謝朓為侍中齊受禪朓當日在直侍中當解璽乃引抗臥傳詔使稱疾欲取兼人又王延之傳內載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王彧謝莊為一雙阮瞻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按侍中每日應有人在省正直無人正直攝者兼假若既常充是正直矣而又謂之兼假蓋重其官也蓋以子人之意謂假攝曰兼此蓋漢制舊已有此語非傳縣宰缺者數年守兼是也故張晏注項羽傳假守日假兼也今人不達古時俗語觀是此注反增惑矣唐給傳為羣臣缺望師古曰缺謂相缺也語殊不明雅惜抱軒集 筆記四 大

謂缺即缺少之意故孫寶傳傳太后言撻缺以揚我惡是撻其缺失義此缺音缺而舊作漢書音有或讀邱瑞反而解為覲望之義故蔚宗李通傳論云以缺一切之功此音義乃顏監所不取又按說文無缺字依顏義即缺字之異體依舊義則欠部缺字之異體

公孫宏傳開東閣以延賢人此閣是小門宏不以賢者為吏屬以為賓客故別開門以延之也若後漢汝南太守韓崇召蔡順為東閣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閣祭酒者甚多此則正是參佐耳又有西閣祭酒如孔琳之為桓元太尉西閣祭酒是也蓋公府及州郡皆得作

閣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津東閣自別異而書籍字形往往互當各隨義正之

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邵曰大內都內也師古曰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按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為大內誤會此書之語應顏以官解之是也而即以大內為都內則尚非也蓋武帝太初以後國家穀貨統於大司農若漢初之制則治粟內史自掌穀粟大內自掌財貨故史記景帝紀云中六年以治粟內史為大農以大內為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是大農大內各為一職之徵也淮南上書在武

惜抱軒集 筆記四 九

帝建元三年其時大內之官固在也及後更定官制裁大內之官而左右內史之名亦去更設均輸平準都內之官以領左右內官之舊職而皆屬於大司農然則大司農誠掌穀貨矣若為治粟內史之時但掌穀耳班氏百官表蓋未稽其分合第知大司農原於治粟而遂先書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表內更不載大內之名則已疏矣應顏因班表為注故有未盡悉者若大內之官蓋亦本於周之職內非秦官也又律歷志言度者分寸大尺其法用銅又用竹為引職在內官師古注引宗正屬之內官長丞竊疑此內官乃本大內屬之左右內官

後爲都內主財貨者若屬宗正之內官恐是主宮內者非律歷志之內官也

輦者古人一稱而其制有三者之別詩我任我輦周禮注引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及左傳輦重如役之輦皆以人輓行重車而大者也巾車連車組輓連讀爲輦後居宮中從容所乘此則以人輓行輕車而小者也左傳南宮萬以乘車輦其母及魏獻子以二婦人輦以如公國策老婦侍輦而行霍光傳其妻顯作乘輿輦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此皆略與巾車連車同制而與輦重之輦異制雖異而

惜抱軒集

筆記四

干

皆有輪皆以人輓行者也至後世帝王游行宮中升降高下又以有輪之輦爲不便乃前後皆以人舉之如今之輜無輪唐人謂之擔子亦曰輦王莽傳晉灼注引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舉以行此西都賦乘茵步輦是也言步所以別於有輪之車

李尋傳五經六緯尊術顯士何義門云言緯者始見此故張衡言緯始哀平耶謂尋此言本非指讖緯注家誤說耳尋上下文皆言天文當爲人主所取法此五經者五經星也六緯者十二次相向爲六故人主當法之以尊五行之術顯十二州之士耳與經書讖緯何涉哉

從事中郎幕府之官自漢至太朝皆有之始見毋將隆傳按中郎本天子之衛臣以衛臣而從事公卿之幕府故曰從事中郎唐時藩鎮幕僚有郎官御史之稱其端蓋已啓於漢也

秀平王皇后傳便時上林延壽門按漢上林有兩處一在城內一在城外城外之上林武帝時所起所包廣遠在南山之下若城內上林高帝時卽有之蕭何所請令民入田者也蓋景武以後不以爲豫遊之所而屬大農以鑄錢藏幣平準書揚可皆繕錢上林財物重是也平后自王莽第入宮皆在城內無行至南山上下上林之理

惜抱軒集

筆記四

干

蓋在城內上林去宮甚近故可便時耳便時顏注不明章懷注揚震傳引此解云待吉時而後入其解似明而實非蓋平皇后之便時未嘗非欲待吉時而此但言改便停住許時耳此時非指吉時如此此便時爲吉時以解揚震傳尙亦可通而以解魯不傳趙王商避疾欲便時移住學宮不可通矣

漢書敘傳言綺襦袴昌邑王傳言衣短衣大袴袴之制世或未明今爲考之蓋裳袴禕禕三者各異物也周人上衣下裳者禮服也袴者幼童不裳者之衣內則曰衣不鳥襦袴其制似裳而小裳前後交掩在旁而袴左右



交掩在中也本非成人士君子之服而無貴賤衣之其在戰國之季騎與車謝時乎其形固便於騎也左傳徵裘與襦裘袴也魯昭公時未必士遽衣袴戰國造飾為是諺耳吾固疑左傳多後附之書也漢始承秦其禮服皆約元無衣裳之別故當時朝廟服惟用單衣至東漢明帝乃復古衣裳上元下纒之制然止用於三雍及大祭祀其日朝亦循西漢之單衣單衣乃周人之深衣其制連上衣下裳而合之腰中有橫縫無裏斯以別於襦襦袍製以為禮服而已漢人分上下衣而二之者上襦下袴袴非禮服不可見君第可以接賓昌邑王以接張

增補軒集 卷四 筆記

三

相見皆袍古人腰中橫縫猶分上下之深衣遂不得見而男子亦無衣袴者矣單衣元可以加袴之上以見君用帶帽如家人禮也梁元帝子方矩入朝公服中符碧絲帶布袴符者猶今言袴也單衣內襖袴可也而碧絲帶則非正人所當著故摠衣見之而元帝以為惡也

增補軒集 卷四 筆記四

惜抱軒筆記五

史部二

後漢書

明帝紀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按三朝乃正月朔之謂北指謂建明堂辟雍靈臺不應云三朝當如前書河間獻王傳及班固兩都賦稱三雍乃是此字誤耳順帝紀孫程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惠定字引如清注司馬遷傳絳侯囚於請室請室若今之鍾下語遂解順帝為被廢囚於請室而程等就迎之請室宮殿旁有小室曰請室言人臣於此得請事待詔

惜抱軒集

筆記五

凡官殿旁意多有之非定於一處亦非必以請罪及以囚人也賈誼傳蘇林注引胡公漢官天子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又續書百官志云車駕出在前請所幸中興省此官蓋此令亦主請事者耳周勃逮於廷尉文帝或以其大臣不令人廷尉獄特詔置入請室豈入請室者必曰哉如霍光止畫室當即是請室也東漢則德陽殿鍾旁有小室謂之鍾下故如清比之前漢請室當順帝廢不為太子猶為王也年才十一耳聞顯使居殿旁室內固不礙與外人交通然不可云囚故孫程等十八人得就其下之室合謀定盟則非囚室可知既盟入殺

江京出迎即位其即位必即在德陽殿矣謂德陽殿旁有囚室豈其然哉

蔡邕續漢志曰十意者避桓帝諱也華嶠為漢後書所為三譜即表也而云譜避其父諱也 華嶠書傳於江左僅三十餘卷至隋僅十七卷范蔚宗於皇甫嵩傳引其語是從他史所引而轉述之蔚宗不盡見嶠書也一漢書律歷志部太子舍人馮恂惠定宇謂未有太子則舍人之官領屬少府故云部非也此部即治歷之部稱班固傳云校書部也本卷又有太史部郎中劉固續漢書律歷志中卷論漏刻一則自永元十四年至昏

惜抱軒集

筆記五

明中星列近刻本於下十數行並當在下卷二十四氣之前蓋漏刻又是歷中餘事可置於末而所云列於下之文即當載其所刻不得分置兩卷也此志初不言四分之所從起但言建武八年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楊岑課序事若此良為闕昧劉昭譏為序致肩約不為過矣若東漢之主尊奉讖緯賈逵等論歷引據及之蓋不得已劉昭注志於讖何賴而其序云星候秘阻讖緯藏殿時或有見頗邀旁遇蓋梁武帝嚴禁緯書故劉昭云爾然所旁遇亦采錄長充如四分以冬至日在斗而注反引叶圖徵日月起於

奉牛之初以此為注非乖舛耶

郡國志載淮陽郡之野人廣陵郡按西漢有淮陽國約當今陳州府地有臨淮郡約當今淮安府地光武建武十四年封皇子衍為淮陽公衡為臨淮公十七年衡薨明帝永平十五年改臨淮為下邳國封子衍為王按明帝封子只數縣必不盡予以臨淮全郡况名下邳是已兼有東海縣而又加一郡乎疑下邳建國時臨淮猶自有郡存故章帝建初四年以下邳國小以九江之鍾離等縣益下邳國也此臨淮郡蓋旋改名淮陽故說文淩字注水在淮陽也至西漢之淮陽則章帝章和二年遣

惜抱軒集 筆記五

生

詔改為陳國徙西平王羨為陳王矣獨臨淮之為淮陽史不見其事而此淮陽之縣併入廣陵史亦不載其年惟郡國志及說文見其名耳

西漢建章宮在長安城西上林苑在南當王莽建九廟時蓋盡毀建章及上林內諸宮館林木以為用意其廟略言建章宮地耳故三輔兵焚之火照城中必不在上林去城遠也邵禹馮異皆屯兵上林成都蓋昔為宮苑王莽時已為墟既而又為民居聚落矣

池蔚宗云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此說不載所出惟馮異傳載永初六年安帝詔建武元功

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則應宿之文出識記也馬嚴拜將軍長史置司馬從事同之將軍過武庫祭畢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眾按此閣乃閣宇之誤堅鐔傳注引洛陽記建始東有大倉倉東有武庫蓋士眾向武庫必過宮前阿閣乃宮城之閣樓故可馮觀非門閣也中山王焉傳官騎百人稱姪前行章懷注稱姪整齊也竊謂天子則稱蹕王公則稱姪蹕姪皆辟人於道之聲非整齊義

惜抱軒集 筆記五

南

西京時孝廉為郎皆三署郎也至光武時以孝廉丁郎為尚書郎郎不肯為則是尚書郎下於三署郎也至永平中則徐防以孝廉為郎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則是開數十年尚書郎已重於三署事任樞機所寄勢使之然也至安帝時胡廣以孝廉為天下第一拜尚書郎矣子乘哀王傳與諸儒講論白虎殿按西京未央宮有白虎殿東京有白虎觀耳此當因西京之名而誤

崔瑗傳為濟北相李固為太山太守奉書禮致殷勤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以減罪奏瑗范蔚宗言李固高潔奉贊結好杜喬之功殆其過矣吾意李之書禮不過尋常通問耳若杜則使職所監見罪安得不劾崔氏以被杜劾為恥引李書以自瀦此家傳之私情耳

范史迷信以為杜過則識淺矣

范書言崔實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正論按隋經籍志法家正論六卷尚書崔實撰不審正政字孰是

後漢書屢言以尺一詔蓋詔書有版其版長廣有定式

朱博言三尺律令疑漢官書制必三尺也說文檄二尺

書臣下檄二尺則天子詔三尺矣詔版從尚書下三公

其體嚴重若偶以小詔便下不經公府斯謂之尺一詔

殆猶唐之墨敕矣故楊賜疏有斷絕尺一之語魏志夏

載有詐作尺一詔書以元為大將軍許允為太尉以詔

版付允門吏然則尺一詔亦有版但小耳魏時尺一詔

正是齊王芳手詔謂之許者司馬氏之詔詞耳又

高貴鄉公伐昭出懷中版投地此亦是尺一詔矣

情抱軒集 筆記五 五

張皓傳言順帝即位拜皓司空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

政下有司收賸繫考黨輩八十餘人皆當伏重法皓上

疏諫帝乃悟按皓以順帝四年罷順帝即位十一歲迄

皓罷司空才十五歲其時皆大臣任政未至欲誅無辜

入十餘人也此因安帝時有收考趙騰之事附會造此

虛言耳至其子綱傳言為人使埋輪都亭遂劾梁冀冀

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按漢制御史平出為令長

綱以御史出典大郡乃優擢也果嘗劾冀冀反擢之乎

至其載降張嬰事尤為謬妄嬰巨賊降之不罪已過寬

矣而為卜居宅相田疇召其子弟為吏是不仁者重

得利矣且果如此使嬰歸誠安有復反之理蓋偽造此

說者不知永嘉元年有張嬰攻殺堂邑江都長事在綱

死後而妄云南州晏然蔚宗依舊紀書漢安二年揚徐

盜賊攻燒城守被掠吏民及永嘉元年張嬰明有攻城

殺吏之事矣而既取雜說以立綱傳兩不相合則於紀

加云張嬰於漢安元年降於綱而永嘉二年復反用以

相彌縫而不知其非誠然也至其云嬰等五百餘人制

服行喪送到健為詔曰嬰等級杖若喪考妣漢時詔出

尚書安得作此非體之言以加臣下良由鄉曲小生無

識妄造大抵東漢多鄉曲偽飾之事華陽為甚如張楷

情抱軒集 筆記五 六

等傳皆多謬誕蔚宗不能裁削以誣示後世為可歎也

埋輪當是漢時俗語猶感有言埋根立足於此不復

退日知根非真理其足也駐車於此不復行口埋輪非

真理其輪也埋其輪於都亭此成何理因語誤會為實

事不知此舊文之失耶抑談由蔚宗耶觀陳虞寄與陳

得應書云長驅深入擊馬埋輪則奇意正如余說

臺閣署皆近臣所居西京天祿石渠東京東觀皆閣也

謁者御史尚書是為三臺蔡邕傳補侍御史又轉持書

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庸疑補下脫謁者遷

三字若如今傳文則止是二臺其三字誤矣

史祠傳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陳蕃傳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按桓帝紀太后臨朝詔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孝廉賦吏子孫不得察舉此詔在木初元年梁太后之詔也至桓帝親政蓋變易不用太后之舊詔而一切皆得參選矣竊度此一切詔必在延熹誅梁冀之後宦官亂政之時而桓紀第載太后之初詔而此一切詔書遺而不載亦史家之疏矣

黨錮傳言趙典在八俊惟名見而已竊按小學紺珠引薛瑩書天下才英趙仲經則典有字傳也及八俊荀昱

惜抱軒集

筆記五

七

薛書作荀緝八顧無范滂有劉儁滂在八及八及無翟超入廚無劉儒有劉翊

范滂傳舉孝廉光祿四行為清詔使按滂當是舉孝廉為郎郎屬光祿乃舉四行而出使非孝廉即為使也

孔昱傳云字元世小學紺珠引薛書海內才珍孔世元則今書誤倒又范康字仲真紺珠作苑康按荀朗陵傳

內頴陰令勸海苑康則今黨錮傳字誤也

後漢循吏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齎賣於井上先濯也謹按春秋井田記八家九頃二十畝其為一井因井為市故稱市井謂此兩說皆非

是田民在野或飲溪谷溝渠若在邑居則必須井飲故邑必有井易改邑不改井是也與井田之井乃不相涉市旁則作市井國語處商就市井孟子市井之臣史記律書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及平準書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為吏市井之稱古矣要之市必在邑中有井以便市者豈論鬻物之濯否哉

古議政擊集臣於朝其朝廷而非堂余於論語說詳之矣西漢若議魏其武安於東朝廷霍光廢昌邑後議立帝傳言光坐廷中則但是於廷矣而孟堅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耶謀謨乎其上似有議政

惜抱軒集

筆記五

八

朝堂事而於漢書無徵焉至後漢之朝堂集議則紀傳俱可徵矣然恐東西京未必同制又班賦西都云左右廷中朝堂則朝堂有兩而張平子西京云朝堂承東則惟一耳竊意西京遭王莽赤眉兵火之後宮室蕩盡班張雖漢人亦有不得聞其詳者未知二人之所聞孰正也又古朝廷皆立議政漢則設席坐雖天子在殿上而臣在殿下有席故成帝紀青蠅集未央殿中朝者坐又和帝永元七年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書封事必坐矣又戴憑傳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此有席坐之徵也古天子諸侯初朝位其位皆在廷立而不

空漢以後在堂似即位即是也然無明文淮南史  
說文阿傳文阿蕭陳文帝即位儀云古禮朝廟迎生正  
禮聽羣臣之政此所云古禮  
未知何本預只是漢人禮耳

陸續傳序楚王英錄尹與名徵與詣獄連逮就考後帝  
因聞續行狀而赦與事在永平中續少子喪哀子康按  
明帝永平至獻帝之初平可百二三十年康乃獻帝時  
為廬江而其祖乃上及承平乎又陸康傳言袁術在壽  
春遣孫策攻康於廬江康固守二年乃陷按袁術以初  
平四年初據淮南次年為興平元年孫策從術即以是  
年破陸康安得有攻圍二年之事然則此陸氏之事必  
出秋紀有可疑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言陸康第三子紆  
為吳城門校尉袁父揚州別駕續計

惜抱軒集 筆記五 九  
續孫不能及吳  
時為校尉也

三國志

魏志高堂隆傳附棧潛疏引詩猶之未遠是用大筒與  
成八年左傳同孫奕示兒編可證今俗本乃訛作諫  
滿寵傳太和三年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按漢廬  
江治舒舒在合肥南此時已為廬野人所不居矣魏之  
廬江蓋治六安故言休自是南入合肥後又言吳將陸  
遜向廬江龍謂賊舍船二百里來亦指六安也吳志嘉  
禾六年冬全琮襲六安朱桓傳嘉禾六年桓與全琮迎  
魏廬江主簿引還桓自斷後廬江太守李膺不敢出蓋

吳尚謂之六安魏則呼為廬江

田豫傳言豫搆離鮮卑軻比能與彌加素利之功及馬  
城戰勝追討虜僮尸蔽地及闕東夷傳豫勝軻比能小  
帥瑣奴致鮮卑懷貳其後眾遂強盛圍豫於馬城頓闕  
志說之豫僅自免耳似豫傳有飾詞而東夷傳乃紀實  
也

東夷傳景初二年報倭女王詔有絳地交龍錦紺地句  
文錦裴松之以地應為緇疑傳寫之誤非也地者質也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光明錦是魏晉時故有是  
語

惜抱軒集 筆記五 十

魏志載國淵詐求讀二京賦以得諂者吳志載周訪請  
曹休之辭並市井小人之行而為之立傳以為美談則  
史家之無識矣至馬超乃亂臣逆子在蜀又無纖毫功  
績而為立傳列關張之次尤為謬甚蜀雖少才亦何必  
載此耶

吳志黃武四年書丞相孫劭卒不立劭傳注引志林云  
吳之創基砂為首相史無其傳嘗問劉聲叔聲叔云推  
其名位自應立傳以與張惠恕不能後章昭作史惠恕  
之黨故不立傳按史之立傳當以賢能豈論名位孫劭  
既見惡於張溫其無得而稱可知已不為傳者史體當

爾裴注所載非也

孫權赤烏十二年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孫亮即位諸葛恪率軍還巢湖是皆以水害鄰之計猶蕭衍之逼淮也又孫權時作濡須塢塢是小城當正在江口若恪之東與城當在今巢縣當湖亦將出之地

漢丹楊本治宛陵漢末徙治曲阿孫策舅吳景為丹楊太守策載舟徙曲阿是也吳雖以建業為都而太守猶居曲阿孫休徙居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乞徙郡是其居不在建業也至晉以後丹楊太守乃居建業然俗俗舊呼太守治口曲阿以逮宋文帝欲以庾炳之

惜抱軒集

筆記五

十一

為丹楊尹何尚之云曲阿近在水南是也吳志孫韶傳言孫翊為丹陽遇害孫何馳赴宛陵此宛陵乃曲阿之誤蓋漢舊稱猶何尚之之稱曲阿矣當時殺翊者矯覽戴員乃吳郡守盛憲所舉曲阿近吳故翊禮致之若宛陵則太遠矣孫何為京城督比近曲阿故聞亂即至又覽員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曲阿故可與歷陽庶宛陵則形勢不接矣此足證當時翊亡在曲阿非宛陵也又孫堅死葬於曲阿後謂之高陵孫權太元元年大風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此亦足見當時郡治實在曲阿

孫皓天紀三年有買茶生工人吳平家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按此枇杷即俗用琵琶字也王右軍帖知欲批把卿所欲真無違者即此說文本無琵琶字也

皇象善書見趙達傳注內不言其何官南史梁皇侃傳云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疑此皇象晉人非吳之皇象而清化帖題吳青州刺史皇象書不知是否

晉書

晉書孝武紀太元八年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此說極不分朋讀之大可駭據食貨志成帝時度田畝稅三升

惜抱軒集

筆記五

十二

孝武時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獨在役者至八年增至五石然則此皆言王公以下有田而不供役之人豈汎及百姓哉

古人稱人官每止稱上二字如驃騎將軍曰驃騎中郎將曰中郎之類此在史傳若述人語言不妨因之以當時稱謂常體本如此也若自序事則必不可省字唐人作晉書者不達此理名號將軍多止稱上字如趙王倫傳云左衛王與前軍司馬雅又征虜張淵左軍蔡瑛前軍閻和等皆當有將軍字而前軍左軍之稱不知其為前將軍左將軍耶抑前軍將軍左軍將軍耶此皆由節

字之不當也

前後左右將軍本漢官魏晉別有前軍後軍左軍右軍將軍乃宿衛之職謂之四軍屬中領軍宋書官志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左軍右軍前軍後軍將軍銀印青綬晉書與服志內載大駕鹵簿騎隊後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至豹尾後領軍將軍中道後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此四將軍分於前中後左皆自乘一車各有鹵簿鼓吹至其中金根車駕六馬中道此天子矣於是左軍將軍騎在左右軍將軍騎在右此不得自有鹵簿者也而今晉書本金根車旁左軍將軍右軍將軍脫兩軍

惜抱軒集 筆記五

三

字與前引後從之將軍無別矣而大駕鹵簿至渡江後已不備四軍所統殆亦滅於西晉此四軍將軍王彪之直欲省去併其事於殿中將軍者也王羲之桓伊皆是右將軍而本傳乃誤作右軍將軍致王方慶進右軍帖所題銜亦襲其誤而樂毅論後偽附鼓之誤又不足論矣

官制名同而前後事勢不同讀史者不可不辨如左右前後將軍官本行軍時分部局之稱嵩壽為大將軍出定襄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

將軍咸屬大將軍此其名之正也其後置左右前後將軍於京師無關行軍局部矣而襲其名第不置中將軍

耳此其變一也光武時廢其官桓靈之世乃復置之其後相襲以至六朝發展風流之子而有此名其甚不稱矣郡守牧民之官也西漢元兼以統兵故謂之郡將而不必有將軍之名加以將軍之號始於王莽光武初起乃復因之如寇恂姚期以太守行大將軍事邳彤為後大將軍和戎太守此並倉卒用兵時事耳及天下大定即不用此制故馬成拜為中山太守即上將軍印綬矣收守而帶將軍事更與東漢之末而相沿竟於六朝天

惜抱軒集 筆記五

古

子禁中有左軍右軍前軍後軍四將軍魏晉之制也官雖小於前後左右將軍而宿衛禁近則過之故西晉有以重號將軍而兼領此職者若秦始初置中軍將軍盡統宿衛七軍最為重職以羊祜為之旋罷改祜為衛將軍西晉卒無中軍將軍諒亦以權過盛也東晉復置中軍蓋殷浩皆為此官然權不如羊祜時亦未必責以宿衛第終是內臺之官故何充云殷浩居門下也及桓沖為揚州刺史居姑孰而帶中軍則於臺衛遠矣然猶在統內及為徐州刺史辭鎮北將軍而尚帶中軍則名尤不稱矣又魏時本以中領軍為重任後加其名曰中領軍



將軍至晉武帝泰始初改名曰中軍將軍既有中軍將軍即不當復有中領軍其後廢中軍將軍復置中領軍誠其宜也若江左既有中領軍不當又置中軍將軍大抵虛號存而權寄非昔故亦不知其繁複也晉書百官不云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資重者為領軍護軍按其文當云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護軍將軍此亦是省字之甚謬者齊時柳世隆為護軍而衛軍王儉修下官敬甚謹

晉書趙王倫有三部司馬不言何為三部職官志有基強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史之語此文係有誤脫以食貨志及輿服志大駕鹵簿證之前驛部持戟盾者一也

惜抱軒集

筆記五

五

由基部持弓矢二也強弩部三也殿中及左右衛蓋皆有三部司馬司馬非官乃是以勇士為衛此在漢如惠帝紀所云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耳晉乃美其名曰司馬清近世執戟者名枝尉而非官也其司馬督乃是官此司馬既是近衛故倫之廢賈后及王與之廢倫皆假之以濟事又聞續表理太子賈謐謂其欲與諸司馬宋馬謐是時已聞諸司馬欲為變復太子也意蓋欲殺續矣又倫傳言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閣中斬孫弼此於書又必無兵字蓋唐賢誤以司馬為官遂增一兵字才馬下豈更有兵哉

梁孝王彤傳敘彤督關中致周處被害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此文蓋誤多大將軍尚書令六字大將軍最尊不當置彤以過徵豈遽有此顯授且既為大將軍即不為領軍既為尚書令亦不為錄矣其下文敘彤嘗大會謂參軍王註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饗此乃是彤在關中時事所謂從兄必下邵王吳也而傳敘於為領軍後亦誤

王導六子長悅是曹夫人生次恬洽是妾雷氏生見世說注引語林又世說注引姪記曹夫人見小兒可愛左右對是四五諸郎然則協邵督皆庶出也導於蘇峻亂

惜抱軒集

筆記五

六

攝二子出奔所攝始悅恬乎協等或襁褓或尚未生而協傳言為元帝撫軍參軍協安能上接元帝蓋簡文帝為撫軍將軍時協為其參軍耳王述少初為臨川內史見世說最可據非江州刺史也而晉書本傳誤作江州又載在會稽時遣僕射謝安書按述少在會稽謝安尚為處士未出也此必是與謝安仁祖書此或由雕本字誤至謝安傳載安登石頭遠避安之規之按述少嘗慕之後未嘗更入都而安之仕進在述少去官後安在官而有遠想遺事之過述少安得現之此事亦出於世說則世說之妄也唐時執筆者蓋

乏學識故所取舍皆謬

超傳言王獻之兄弟於超死後備敬於超情此本世說吾謂其誣也子敬佳士豈慢舅若此且超權重為人所畏乃簡文時及孝武時桓溫喪超失勢矣其存沒豈向足重輕於其父哉

荀羨傳慕容蘭屯泚城羨引彼通渠至於東阿征之斬蘭按魯郡有下縣與汶水東阿近故有軍有一帖云荀侯定居下邳復遣兵取下城正指此事而今晉書乃誤作泚

徐邈字僊民本傳不載其字想避唐太宗諱也而郎邪

惜抱軒集

筆記五

七

王道子傳雲中詩仍書僊民他傳字犯唐諱多以他字易之如王彪之字叔虎而易云叔武之類是也此作者非一人體例不一故也邈傳言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選教坊常侍猶處西省按齊百官志云自二府五核四軍以下謂之西省而散騎為東省

通鑑太康二年帝既平吳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以竹葉押戶鹽汁灑地引帝車按羊車見考工記晉書車服志羊車一名輦車此自是車名非以羊駕其車之謂竹葉鹽汁之云必出小說流俗不達車制者所妄造唐修晉書誤取之而溫公乃又承其誤一

南齊書志亦有近世不復駕羊之語蓋亦未考古本非駕羊也

惜抱軒集

筆記五

六

惜抱軒筆記六

史部三

隋書

隋書地志江都郡清流舊曰頓邱置新昌郡及南譙州開皇初改曰滁州又全椒梁曰北譙置北譙郡後齊改郡為臨滁後周又曰北譙按全椒在清流之南相比近而置譙郡在全椒反曰北譙者蓋此是梁人以有譙郡之人僑居江南對此居江北者故曰北譙及隋代周以已本有淮北譙郡之正地此地名北譙為不順故改曰南譙州而以清流為州治此隋文開皇以前之事志分

惜抱軒集 筆記六

書於兩縣反覺混耳

五代史

五代史言耶律德光葬木葉山似誤德光葬乾陵蓋在今遼陽州地醫巫閭山之東南胡嶠所見拋殘之處也阿保機葬木葉山耳

宋史

宋制天子在殿有橫行蓋殿陛之下衛士立仗者皆以自北而南為行列是為直行其閣門使等武臣近職則侍於陸上由御前自中而東西分為行列是其橫行也故容省便至閣門使曰橫班官宋做求退朝錄云舊制

朝官連假三日後朝官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橫行次日仍赴內殿起居按此朝官至正殿有橫行班處參見北本沿唐時天子日於正殿視朝之禮也至宋天子不日視朝而假滿者猶必先至此正殿橫行列班之處朝於虛位當時即呼此朝謁曰橫行此省字語耳宋又云近年連假後多便起而廢橫行之禮言直入內殿起居不先朝於虛位矣宋人此等稱名亦列不正吾鄉方密之先生通雅於此兩言橫行繳繞為一則義不可通矣

吾嘗謂東坡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此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既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乃追在

惜抱軒集 筆記六

二

是文聊以發揮已意其以烹宰禽獸為譬乃是在黃州戒殺後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者在外惟趙高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高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書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而安得忘之哉近畢秋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為方平實事載於元豐四年又載帝遊呂公著趙高事於元豐六年是矛盾之說也又方平乃僉人屢為司馬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作誌之美而嘉子之皆非實也

東坡仕為安福王簿此主簿是選人初階子曰為墓志

昔授安福主簿宋史本傳作調安福主簿則誤矣稱調  
則是實官矣又墓志云歐陽公以直言舉之故對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策傳乃云以才識兼茂舉之者亦是誤  
也

### 遼金光史

遼之上京卽西樓當在今熱河之上流多倫諾爾之西  
遼東京所取渤海國地也遼中京德光入中國以鎮聖  
州爲中京旋失  
宗統和二十五年以七金山土河之南地建中京今之  
遼陽州遼北京南京卽燕京  
金之上都今瀋陽也中都燕京也東都遼東也西都今

### 借抱軒集

#### 筆記六

三

大同也北都遼統和所建之中京也南都宋之開封府  
也  
元之上都似與遼上京相近

### 地輿附

布僕水 蜀中西南之水皆入大渡河金沙江轉入大  
江水經注言江水至臨邛合事僕水布僕水出徼外沈  
黎郡旄牛道水從縣西布僕水分爲二流一東流者卽  
至臨邛入江者也一南流者逕越嶲郡都靖蛤床降麓  
冷入海按水至麓冷入海者莫大於牂柯江下流爲鬱  
水者矣其行漢四郡數千里合水甚多而如水經所云

布僕南行之水則下流又在其西上流乃在其東北橫  
斷南嶽之山脈包大渡河金沙江及鬱水之上源其行  
蓋極遠矣其說未知信否而西藏地程記有言察木多  
外有水分流有二橋一曰雲南橋一曰四川橋此豈卽  
水經注之布僕乎

前藏後藏 中國至西藏有南北二道北道自甘肅西  
甯出口西南行由青海至前藏四千一百餘里南道自  
成都西九百二十里至打箭爐出口西六百八十里至  
裏塘西五百餘里至巴塘西千四百里至察木多四千  
五百里至拉里西千里至札什城札什城者前藏也南

### 借抱軒集

#### 筆記六

四

道別一途自打箭爐稍北行由草地至察木多由察木  
多復稍北又由草地亦至札什城其路近於裏塘拉里  
之路然與北道皆寒苦尤甚故行者由南道裏塘者爲  
多昔漢欲求大夏四道並出其北方閉氏笮南方閉  
昆明計今通藏之南道漢氏笮所閉道也自札什城南  
行九百里至札什倫布所謂後藏也自札什倫布又南  
行則至怒江接雲南城外西夷之境自前後藏東至裏  
塘司其地者皆以僧與民長雜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  
者曰達賴喇嘛在後藏者曰班禪喇嘛此其尤尊者呼  
曰胡土克圖胡土克圖者師也其弟子曰班弟班弟所

任職曰倉儲巴者主其財任其煩事其分居他部爲喇嘛之長曰堪布而民長曰磔巴又有堪布兼磔巴者蓋西夷所敬惟僧也喇嘛者皆於佛法修夙命通死而知所往生之所然亦間有死而失其通者其班弟輒諱之迎民間子擇其慧者一人以謂卽其先師曰先師受生數十餘世矣而猶一人也其寺宇極華盛然禁婦女入甚嚴胡士克圖出則班弟驅少婦不使見蓋恐其心亂而失道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壽八十班禪自後藏來覲爲祝 上禮祿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責甚厲以謂入中國見繁麗盛美非其宜也班禪聞而伏

惜抱軒集 筆記六

五

首媿服之甚未幾果死於京師不能言所往生其後後藏猶立所謂班禪者而實迎異人子當之而已

頃見景定建康志乃馬光祖之客周應合所作其書亦紀載失倫詳略無準然彼得得見六朝事蹟建康實錄二書而採取者故所載猶當可據也又景定志云郡人朱舜庸編金陵事蹟慶元六年上之府遂修爲建康續志時知府吳瑤

建康古圖志今皆不可復見近代新志舛謬實甚偶閱顧起元客座贅語載陳魯南金陵圖及顧所論以史考之亦大爲訛失聊復辨之 所謂臺城者當北倚山岡

岡外爲苑苑外有湖蓋其形西北多而三面皆少非正方也今北極閣雞鳴寺正是其北城所屈故雞鳴寺東猶存一段古城城下有門俗曰臺城門此殊不誤意卽古北掖門矣其宮城之西北所包爲華林園園中有景陽山山有景陽樓齊武帝於六代之君始爲奢侈永明中宮女萬餘人猶以爲未足帝數幸琅邪城爲獵夜發宮中曉至元武湖北因有雞鳴埭之稱焉吾疑雞鳴埭略當今邁高橋左右宮女當夜起嚴妝從之去端門遠者不聞鐘漏故於中園之地作鐘以警宮女今鐘鼓樓之東有臥鐘長幾二丈吾疑以謂卽景陽鐘也當由隋

惜抱軒集 筆記六

六

滅陳時剗削故宮獨此鐘大不可移易一臥於地至千餘年與其東數丈之城隍未盡者俱留於今日而其外則皆不可觀矣若其前則有宣陽門朱雀門門向朱雀桁衍蓋略當今南門內鎮淮橋地之左右六朝宮省南北宮城門闕率有差互非若引繩然又民間車行者得過中堂故宋明帝作南北馳道其後卽廢蓋以馳道既不可取直隨勢紆曲諒非觀美又須禁遏東西俾限於一處得過不使人行故終不立也顧氏所載城圖乃爲方勢豈有當耶明時有雞鳴寺之名今人乃誤謂卽雞鳴埭之地不悟埭在湖北今寺乃湖南於六朝實城址

也故六朝民居皆在城南無在城北者

臺城勢北倚湖南去淮稍遠其左東府城其右石頭城  
兩城據地蓋不多故世說會稽王繞東府城行散也  
兩城皆前臨淮而淮流又曲繞石頭西入江六朝凡兵  
自南來者皆先取石頭東府乃後取臺城惟自京口北  
來者直先取臺城矣近志又有以今雞鳴寺左右為雞  
籠山及覆舟山者亦大誤考尋雞籠當在明故宮今駐  
防城北晉元帝以下四陟蓋在此山而覆舟又在其北  
以今蔣廟以西山也覆舟山南為樂遊苑故祖冲之於  
樂遊苑造水碓磨因蔣山後湖之水勢也宋孝武置凌

惜抱軒集

筆記六

七

至於覆舟山藏冰因後湖之冰也當宋武帝義兵之至  
桓靈寶遣兵拒之於雞籠覆舟固是扼其要道不容空  
置兵於今雞鳴寺側也宋武帝崔慧景及賀若弼之師  
皆自京口南取臺城而武帝慧景行蔣山雞籠之北合  
所謂姚坊門路也賀若弼行蔣山雞籠之南今所謂戲  
麟門路也

石頭城蓋本吳時築以備武備者晉因之嘗治鑄於此  
亦謂之冶城戴洋謂王丞相云君本命在申而於申上  
石頭立冶金火相鍊致疾以此推之石頭治城固為一  
矣又東府之東復有東冶則此為西冶當時徙刑者往

惜抱軒筆記 卷六

丹志可惡王意雖與石城連城而猶富小有陽藉以別  
之故諫靈運撰征賦其前既賦治城後乃云次石頭之  
也岸也要之治城不在石頭之外近志以石頭治城截  
分為三則不然次石頭之西臨淮對岸更有置兵營壘  
有急則兩岸為柵斷之以拒水師故稱雙岸法帖王僧  
虔啟二岸雜事悉命臣判是也雙岸所夾之淮乃是秦  
淮將入官處石頭城半臨江上故江濤有入城之事規  
朱子語類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上得岸方得攻  
城所以津業可守觀宋武帝拒盧循事知朱子論最得  
形勢今則江去城已甚遠故險不如古又揚州刺史廡

惜抱軒集

筆記六

八

在石頭自王丞相以兼職刺史急此其都督揚州及三  
公諸將軍則有府都督府在東城故有東府西州之稱  
統兵理民州任量要故謝太傅亦居石頭州廡其歸自  
南充入西州門而增疾致薨其後袁粲以衛軍開府儀  
同三司而兼揚州刺史故卽州廡為府意猶王文獻謝  
文靖之舊制矣

後湖之水度其地勢當本由盧龍山今獅子山畔人江  
昔人鑿岡導之南由清溪以入秦淮景定志吳赤之四  
年冬十一月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又云晉  
太興三年創北湖築長隄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

一九五

西至宣武城六里餘，傳按宋文帝紀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元武湖於樂遊苑北，然則擁遏北流，始於晉而成於宋。今後湖水入城，地曰北水關，殆通潮溝之遺跡。齊明有疾，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疾，帝行水溝欲塞之，而南引淮流會崩，事寢。其後侯景引湖水以灌臺城，蓋皆用此清水。晉書載秦鑿秣陵北以厭王氣，又宋書符瑞志秦始皇改金陵曰秣陵，鑿北山以絕其勢。此事張紘傳注內引世乃謂所鑿在方山，然方山既非在北，又秦淮發源山，瀆應過方山，似非人鑿。吾謂秦厭之說既已虛誕，而傳者又各以意歧，毋乃晉書所指

惜抱軒集

筆記六

九

乃即潮溝耶？至於溝水既引而南，而北流堙絕，明之城郭北出者，橫包廣遠，則尤不可見。然以天地之性論之，固當與今形大異耳。

六朝既都建業，東南漕運士商舳艫皆由曲阿達於秦淮，不行江路，故謝安鎮兗設航海之備，欲經略事，了便由海道東歸。蓋當時潤州之道未通，謝公意不欲再詣都門而欲東歸，則非泛海不達也。曲阿之路，事由人鑿，水小舟不竝行，故蕭子良言臺使於破岡，逼商到下先過已船，又水易洩，非埭無以儲水，以濟舟。古云埭者，今所謂閘壩也。宋元凶劬破北岡方山埭，以絕東軍齊明

帝時王敬則反，兵至曲阿，曲阿令仲孚鑿長岡埭，洩瀆水，敬則軍至瀆，涸不得進，遂敗。瀆水易洩而難久盈，意當時頻年修埭，功力必煩，階滅陳而建業，故都同於下邑，埭功既省，深谷為陵，固其理也。今句容縣茅山岡，或云古通水瀆，經此吾鄉，章淮樹黨知江甯府時嘗相視，以謂其岡石巨勢高，欲鑿通入丹陽湖，功力極為難，成若由溧水縣鑿小茅山岡引水通東壩，亦至丹陽湖，其道少迂而功少，易竟不知六朝通瀆必在何處。吾謂山壑形或消長，不可執今形以決古事，姑記此以待考古博聞者辨之。

惜抱軒集

筆記六

十

吳志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景定志引建康實錄云：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曲阿本雲陽，名破岡，瀆上下為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甯界，於是東郡舟行不復經京江矣。晉宋齊因之，梁以太子名綱乃廢破岡瀆，而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一源西南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上容瀆西流入江甯，至陳霸先又壅上容瀆，修破岡瀆，隋既平陳，詔並廢之。

臺城蓋晉時止四門宋元嘉二十五年新作圍闕廣奠  
二門改先廣奠曰承明開陽曰津陽於是六門故梁  
元帝云六門之內自極兵威疑所云六門者北承明  
諱改南宣陽即津陽為南掖東萬春即東掖西千秋又  
北掖曰昌明即西掖東北廣奠西南開闕此城門也其內則  
雲龍神虎端門之類皆宮殿門鳳莊齊避諱  
改延賢是華林園  
門皆非城門其城外更有朱雀元武建陽清明之類蓋  
所謂離門有門無城尋四掖門者本係西晉宮門之稱  
非都城門名蓋當晉元帝時草創江東粗為宮衛不備  
都城之制故名同西晉之宮掖王丞相不肯建石闕亦  
惜抱軒集 筆記六 七

術既以臺城降為蘇逸所擊溫嶠欲救之羅洞曰今水  
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楊抗以楊抗即是梁後湖瀆水上  
者又元凶邵使監琅邪郡琅邪郡羊夷柵斷班瀆白石  
諸水口此殆與沙門浦為一地耶  
後村清涼寺詩惟應駐馬坡頭月會見金輿納晚涼自  
注山有後主暑風亭井欄刻保大三年字然則今之所  
謂翠微亭者即暑風亭也  
今江甯橋名多與古異推尋故跡頗為難合今南門橋  
宋之鎮淮橋在古為朱雀航也景定志言其橋嘗為水  
毀又為火燬然則宋以前只是木橋推之他處大抵皆  
惜抱軒集 筆記六 七



攻南唐時兵士所燬上有逃難婦女千餘人一時皆死  
事見景定建康志

江東丹楊自漢為縣晉地志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然  
則因有楊樹名之與楚丹陽因水名者各異右軍大令  
帖內猶作丹楊知晉人時未誤而後來書籍或作陽或  
作楊參差不定吾疑此殆陳時因北朝楊氏日盛忌以  
其姓加於吾之都故寫作陽耳由其暗避忌諱非有明  
詔改稱故於史無記嗣後隋唐乃承沿其誤後來遂無  
辨其當作丹楊者惟顏魯公祭濠州及祭姪文章皆列  
銜丹楊侯故不誤也景定建康志乃云西漢地理志從

惜抱軒集

筆記六

古

楊後漢郡國從陽以為兩可此謬說從陽乃離本誤耳  
晉志尚從楊况後漢乎

今世或指鷺峯寺西溝為古青溪殆非是青溪當在秦  
淮北蓋源出鍾山下流合潮溝以入秦淮景定建康志  
吳赤烏四年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壑潮溝此雖不  
知所本然梁書言朱异家列宅自潮溝至青溪則潮溝  
下通青溪無疑齊蕭遙光於東府反時臺軍曹虎屯青  
溪大橋拒之又齊高祖在東府亦有我以青溪為鴻溝  
之語然則青溪在秦淮北東府之西略亦與今大通橋  
水流相髣髴耳

唐韓翃詩新衣早入青楊巷細馬春過皂莢橋按此送  
人歸江甯詩青楊巷在東府之南齊武帝為南康王子  
琳造青楊巷宅皂莢橋在朱雀航南宋廢帝時丁文豪  
破臺軍於皂莢橋至朱雀航是也

惜抱軒集

筆記六

古

惜抱軒筆記七

子部

荀子

荀子富國篇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髮按周禮注趙葵麥夫葵麥成餽黏著於物最難撥去矣故以比治國之將難取楊倬反以為脆弱易取何耶

非相篇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禱言文章采畫可見者久而息不見矣聲音節奏可聞者久而絕不聞矣以此有司守禮之久而亡也

節奏久而絕場倬讀節字屬上句奏改為族此非也節

情抱軒集 筆記七

委音響也音響之傳久則絕矣說文下部有弓字註下也則候切翕意此即荀子之奏字也節者止樂也弓者止而又奏故以反下

莊子

莊子天地篇其名為椽釋文云木又作橋翦按說文無椽字古人止用橋字曲禮奉席如橋衡康成正以桔椽解之然則別本作橋者是也

關尹老聃按關尹乃古有道者在列子前列子又在老聃之前非老子所遇之關令尹喜也以喜釋關尹乃後人妄說列子第四篇未引莊子所引關尹之言而云關

喜吾斷以此非列子之文乃張湛妄以入之者

法言

揚子法言君子篇或問屈原知平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知如其知言丹青可變而玉不變屈子如之是其知也法言文擬論語揚子之知屈原如孔子之仁管仲注家乃謂其譏屈子失其指矣

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此言或問如諸子之言亦可為戶乎答言諸子各有所長亦可云戶也然所入偏小非聖人之道故君子有不以為戶者矣

情抱軒集 筆記七

問道篇它則苓開發按苓乃櫪字假借言一櫪之開亦有明焉然其明發小矣

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劍反自眩形亦皆自然也此言或謂刑名之學亦自古傳之有自然而然矣宜可為道也答言圍碁擊劍及西域幻人反易人自吞刀吐火眩形之事孰非有自然而然哉

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言衍衍若能知渾天之形必不為大九州之誕言誕則無知也

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言書序百篇百篇內亡者可知百篇外亡者不可知

如酒誥設空則可知其旨有而今亡獨舉酒誥者以與康誥梓材共一序不容中空也解者乃疑子雲未見酒誥則失之矣後言天俄而可度是以俄為設若之辭可證也

五百篇雉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歷觀也色斯舉矣時哉時哉是雉噫也孔子為時君所不用其機兆微而可知足以決行如鳥舉矣豈久留而歷觀哉司馬溫公本去雉字非是

淵騫篇曰寢或曰淵騫何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異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爾按此寢即孟子姑

情抱軒集 筆記七

三

舍是義也或問淵騫曷為不寢所能而僅為淵騫乎答以二子誠欲上希孔子但如龍鳳豈常禽所及其於已之所就固寢之為不足尚矣且非獨淵騫七十子皆學孔子以文章為不足盡聖蓋志之所嚮與力之所逮固異矣其欲寢所能而追所不逮之情何嘗不厲乎注家於此皆不得其解

司馬法

不嘗論今世司馬法為偽書今抄撮古書所引司馬法於後

古書引因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說文引載獻賦 執羽外投 有虞氏械於中國 善

者折民之善閉民之惡 飛衛斯與 師多則人讚

小罪取中罪別大罪頸 晨夜內鈹車 夏執黃戎殷

執白威男左杖黃鉞右秉白髦 史記裴駰注引夏執元鉞

周禮鄭注引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

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情抱軒集 筆記七

四

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

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

二千人 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日輪輦

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鈕周禮加二版二築 夏后

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昏鼓

四通為大鼙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 鼓

聲不過闔輦聲不過闔鐸聲不過琅 上下下謀是謂

參之 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上多前虜 王國

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

里為都

左傳杜注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又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逐奔不遠從緩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

論語集解馬融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竊按周禮小司徒賈疏云鄭所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是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云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一人竊意鄭注論語蓋因於馬馬所引當

惜抱軒集 筆記七

五

亦有甲士三人二句蓋何晏節之至賈疏以爲畿內畿外異法則非也蓋所云士十人者可以戰之士而及戰又選其才而甲而居車上者三也卒七十二人者可以爲徒兵之卒而及戰又選其才而爲徒兵者二十也士非卽甲士卒非卽徒蓋守營壘護輦重皆必有人焉然則司馬法之文備而鄭於周禮論語引其文或互有詳略歟

馬融廣成頌命師於韃褭偃伯於靈臺章懷注引司馬法卽今世言耳不知偃伯靈臺果出司馬法否

鹽鐵論

漢昭帝元始五年今太常三輔舉賢良各二人郡國舉文學各一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此鹽鐵論之所由起也其國病篇大夫謂賢良曰文學皆出山東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以賢良爲三輔太常所舉宜先在京師也論內丞相大夫之外有丞相

史御史之言按漢制丞相下有長史二人蓋卽此書丞相史矣若御史本近御之官自御史大夫出佐丞相爲外朝官而其屬有兩丞其一中丞仍統內臺侍御史內臺之臣非特詔不與外朝議外朝議成旣奏乃與天子論所取舍然則此議鹽鐵時之御史非中丞及侍御史

惜抱軒集 筆記七

六

也其御史之一丞在外者乎夫有司議政反覆亦不得過多昔武帝時韓安國與王恢論誘匈奴事漢書所載語稍繁讀者固以爲後人所擬爲非當時言之實矣然豈若桓寬此書繁多若是甚哉其言明切當於事不過千餘言其餘冗蔓可削也又其議鹽鐵自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末奏復詔可而事畢矣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大夫復與文學論伐匈奴及刑法事此殆尤是桓之設言而其首日賢良文學旣拜皆取列大夫按漢時士初登朝大抵爲郎而已罕得大夫若嚴助朱買臣之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事昭帝時惟韓延壽以

父死難自文學為諫大夫今議鹽鐵者六十餘人豈皆取大夫哉魏相以賢良對策高第得縣令其即與此對者與固未可決要之取大夫之事非實殆桓寬之臆測耳寬蓋讀太史公書者所言每出其內而於昭帝初之時事或不甚切至述大夫語亦引貨殖傳桑宏羊豈讀太史公書者乎此書世少善本明宏治時江陰知縣新淦涂禎得宋嘉泰本摹刻今江甯知府陽城張古餘敦仁又取涂本重摹刻之頗精善又為考證一卷附後以一本見遺其書相傳故多訛謬古餘考證所得多矣其不盡者乃更論之輕重篇國用篇大夫各各乃君字之

惜抱軒集

筆記七

七

誤篇內稱大夫君者非誤也稱宏羊大夫君猶稱相君矣張以各與君皆為名字之誤者非

水旱篇言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按卒徒工匠四字衍文言故時民自鼓鑄煮鹽占其為鹽鐵之業報於官而納租昭帝紀罷權酷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若鹽鐵在民自為之時亦如此酷酒之占租矣又按說文錯業也賈人占錯而食貨志公卿言異時算輅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以說文錯業也之解推之錯乃本字緡乃借字錯如今俗語所云本錢耳非藏錄於家者學有算也此所云占租鼓鑄煮鹽正食貨

志所云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者也而顏監不推錯緡同之義解緡為錢貫者殆非是矣

貧富篇大夫曰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加昭帝始元六年才六十年耳桑宏羊侍中必不在武帝即位前然則若非六十字外誤則桓次公造說之謬矣

伐功篇文學曰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擄西域按西域傳但載宏羊請田輪臺武帝不從至武帝之通西域張騫唐蒙相如輩之事豈本出桑宏羊策乎此亦其可疑者又云自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餘年按

惜抱軒集

筆記七

八

宏羊以武帝後元年為御史大夫至此才七年耳若合其為大司農時計之又不止十餘年也

漢書錯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是賢良文學士乃一途也及昭帝紀乃分言太常三輔舉賢良郡國舉文學而鹽鐵論其稱說尤各為類是真若二途之不可混矣吾以謂漢所舉皆賢良而已自武帝未興學校之先文學與賢良皆虛名無位言士之有是名者則可舉耳至武帝興學之後郡國縣有文學士則上其人屬所二千石於是郡國專有文學之日抑或限有員位矣昭帝蓋令郡國之舉賢良則取於文學之中非是不舉而太

常三輔所舉則無定限猶文帝以來舊制要之所舉皆當謂之賢良文學士而當時流俗乃別呼之實非有二途也

雜記

酉陽雜俎王勃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燕公不解訪之一公公言北斗建於七曜在南方者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藉按此段成式杜撰謬說北斗所建有常焉有變理按南指之南本當作東帝車斗也斗本指東宮言南以言其昏正避下中字雙聲耳夏小正云斗指尾天官書則云杓攜

惜抱軒集

筆記七

九

龍角皆東宮也房四星爲明堂正在角尾閒隋天文志角二星爲天闕其內天庭也黃道七曜之所行也又房星中間爲天衢之大道黃道之所經也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通於中街卽不由天衢也言天下亂耳酉陽雜俎載任昉大同四年於鍾山得銘龜言士著言水云云戒其子孫世世以訪通人及唐元宗世昉五世孫升之以問鄭欽說乃得解按任昉以天監六年出爲新安守期歲卒及大同四年昉沒三十年此亦成式妄記也而新唐書誤取之入欽說傳

江陰趙敬夫註顏氏家訓盧抱經侍講補註未及觀我

生賦然尙有須補者數處賦述侯景之窺荊州云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地道爾按景純江賦云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此言景之犯巴陵以地道字代猶以渚宮代荊州耳他字誤也又指余權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注疑兩東爲湘東譌非也此用楚賦孰兩東門之可蕪語又祇夜語之見忌甯懷叔之足恃注引韓子久語懷叔小資也猶以成富解下句是也而疑夜語爲久語之譌則非此用杜襲與魏武夜語王祭忌之事見襲傳

江甯諸生有汪兆虹吳剛偶於市肆見一書曰聖學入門取歸讀之有當於心卽依其法持循不輟然其書不

惜抱軒集

筆記七

十

載撰者之名不知爲誰書也乾隆壬子余見桑叟再撰勞餘山先生行狀載豐潤董定嚴觀察榕初學爲陸王之學後欲學湯文正之尊朱子作聖學入門課程然則是書乃定嚴之書是年正月汪生已喪終不得知余以告吳生而已

方均堂云此太倉陳瑚號確菴崇禎壬午孝廉所作

金剛經所言四果次第當以十二因緣分段釋之須陀洹能斷愛有不入兔聲味觸法根塵清淨六用同源故爲入流但尙有漏受之支於物支雖不受染而尙有迹也斯陀舍則往來如一無迹可分故曰一往來實無往來但尙有名色六入之微迹阿那舍則名色空盡六入

之微通亦泯故曰不來但本根之識尚有含藏未盡化耳至阿羅漢則漏盡而纖豪之識亦絕矣僧家謂須陀洹須七受生斯陀含尚須一受生故曰一往來者殆失其解

夫有耳聽則有聲無耳無聲矣有目視則有色無目無色矣意染始成諸有世界緣此而成是謂一合相也一合相者而東則忘西聞吳歛則不知越哭若泯此一合真心懸照妙明法性光徧恆沙不可說世界與現在之一合非寡非多何與何有故曰一合相即是不可說也不可說三字是數名見華嚴品

惜抱軒集

筆記七

七

右軍所書黃庭經乃漢魏神仙家相傳之法其言精實非如齊梁道士所造內景黃庭經之浮誕也大抵人身鼻受天氣自喉喉而降下通前陰共有七門謂之廬閒五藏之所居也口受水穀自喉喉而降下通後陰亦有七門謂之三焦胃腸之位也養生家以心神腎神交於脾地其地謂之黃庭略與臍相對黃庭下有闕略與胃腸之交關相對廬閒七門此門最要呼則關閉而心氣通於腎喻則開門而腎達於心此處開闔呼喻調而通身關節無有不調矣關下有丹田是為精海神仙家多以心腎交而胎結於黃庭升丹田之精以養之丹成嬰

長至於昇舉然吾見世之學此者率中道而敗蓋此事非離絕人閒屏除七情故不能專精以致成功此一病也神仙不死此達天之事其人無功德於世何以居不死之壽故必兼功與行而後成仙行不足者功雖專天所不許此又一病也若常人第調攝呼喻恬淡以安心戒欲以保腎差得無病以盡天年斯則可矣

惜抱軒集

筆記七

七

惜抱軒筆記八

集部

文選

嵩山古謂之崇山國語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李善進文選注表云崇山陸簡是用束皙辨嵩山下竹簡為顯節陵策文事何義門謂是用大酉小酉二山事誤矣漢書敘傳言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於樓煩壹子儒儒子長長子回回生況女為婕妤徙昌陵昌陵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然則班氏本籍樓煩而卒居長安今後漢書班彪傳以謂扶風安陵人而文選注引范書乃曰

惜抱軒集

筆記八

十一

班固北地人而班超傳又云扶風平陵人何以牙異若此據北征賦朝發軔於長都是班氏固長安人矣又云過泥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修泥陽屬北地則其祖固北地人文選注所引或他人之後漢書校者誤增范名耳

西漢賦武威章溝嚴更之署注云未聞其義按署乃郎衙所居如楊賜傳言引賜及議郎蔡邕入金商門崇德署此止是郎之所居西漢之武威章溝猶東漢之崇德耳

漢宮周衛蓋郎一層在內衛卒一重在外郎所居曰署

卒所居曰廬故班云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利羣

百郡之廉孝此言郎選其下周廬干列乃言衛卒

平子東京賦乃新崇德遂作德陽薛綜注崇德在東德

陽在西相去五十步魏謂崇德光武時本有舊故曰

新德陽明帝始作創建故曰作皆在北宮崇德儉下德

陽高大然二殿最近又章懷光武紀注引蔡質漢典職

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兩宮相去七里廬

植執戈數段珪何太后投閣得脫即此閣道矣又續書

五行志蔡邕對災異云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百官

志雒陽十二門北宮門屬衛尉然則南宮南暨城北宮

惜抱軒集

筆記八

十一

亦北暨城故賦又云詔門曲榭邪阻城血城中民人東西行者其必經閣道下乃可通又賦云於南則前殿靈臺何義門改靈字為雲按雲臺固在南宮然恐即是前殿南宮又自有靈臺殿續漢志中平二年南宮大災火燒靈臺殿樂成殿此與三雍之靈臺自異地彼三雍皆在城外

東京賦下雕輦於東廂按謁陵之禮自外而入則下輦

於東廂下朝會之禮皇帝自內出輦出東房叔孫通傳

可徵也此廂字必是房字之誤

子虛賦微執受屈司馬彪曰微執遮其倦者說文御字



注云微御受屈也不云出司馬賦蓋此四字或蒼頡爰  
歷蒼語而御為正字

說月魄者古有兩說周髀曰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  
日所蔽爾雅魄閒也漢書歷律志引周書武成三月既  
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下說之為三月己未朔  
越五日甲子為三月六日克紂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  
康曰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此一說也後之說尙  
書者率依此解又洪言日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  
終魄於東其邇於日乎說文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  
二日承小月三日此卽以明為魄李商隱詩玉輪顧兔

惜抱軒集

筆記八

三

初生魄蘇子瞻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江深黑  
皆如揚子雲許叔重之解若郭景純遊仙晦朔如循環  
月盈已見魄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朏魄雙交則正  
如漢書之解朏明也言初三日之月明與質相交也而  
李善注顏詩引說文釋之則不可通矣

應璩百一詩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等者何等也福  
衡謂黃祖死公云等道是當時口語如此匡謬正俗  
已說此義

景純遊仙詩尊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按天之西陸西  
方七宿也主肅殺之氣景純言尊收之氣應之此本不  
誤非謂日之所行也當秋日之所行自在東陸續書志

云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  
之秋今李善既不達郭旨遂改續志之文曰西陸謂之  
秋何其謬耶

老子樂與餌過客止謝康樂詩樂餌滿所止衰疾倏在  
茲用此言非不欲仕奈衰病何五臣注文選誤作藥餌  
甚謬然江總詩幽居服藥餌杜公詩亦屢見之蓋樂餌  
字自可通而謝公詩則非耳

後漢胡廣傳注引漢雜事云羣臣書通於天子者四品  
一曰章章者需頭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  
二曰奏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

惜抱軒集

筆記八

四

聞其中有所請及罪法劾按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  
者臺也三曰表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云某官臣甲乙上四  
曰駁議駁按此是後漢之制其西京及魏晉以降不必  
盡爾然故有髣髴文選所載如劉越石之勸進表是章  
體而晉時已通謂之表彈事是奏體故其題上猶存奏  
字其餘表牋皆表體牋又表之尤簡者耳

五言詩選

阮亭五言詩抄置謝朓於齊置江淹於梁此以二人所  
卒之朝定耳實則體陵乃元暉之前輩故鍾嶸云齊永

明中謝朓未遄江淹才盡以江在謝前也江詩之佳實  
在宋齊之間仕宦未盛之時及名位益登塵務經心清  
思旋乏豈才盡之過哉後世詞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  
恩息不暇唱渭城文通休文固皆不免爾耳

阮亭謂梁時江淹何遜為兩雄在沈約范雲之上吾謂  
隱陵果勝隱侯若仲言詩才亦弱耳隱侯猶當勝之彥  
龍固非休文之匹鍾嶸品休文云辭宏於范意淺於江  
此殊為公允安得謂其追宿憾也

謝朓同沈右率賦鼓吹曲右率即休文也沈約傳但載  
為太子家令其為右率見杜京產傳 同謝諮議詠銅

惜抱軒集 筆記八

五

雀臺此當是謝超宗超宗為竟陵王鎮北諮議按超宗  
謝奕之五世孫朓謝據之四世孫祖免從父子也而稱  
其姓此六朝人相稱之體 將遊湘水尋句溪觀其辭  
是罷宣城郡改為零陵或長沙然傳未載 酬王晉安  
注王德元晉 後又有別王丞僧孺詩齊文惠太子薨僧  
孺是王僧孺 孺出為晉安郡丞 休沐重還丹楊道中謝氏世居會  
稽此當是朓在丹楊請假歸會稽後復來丹楊就職之  
詩 和宋記室省中此題字誤當是宗記室宗夫為鬱  
林王記室王為皇太孫仍管記室故曰省中詩故云清  
揚婉禁居也 冬緒羈懷此是在荊州時少作所云蕭

諮議即梁武帝劉江二常侍乃隨王國之常侍

史於何遜在齊代事不詳未知所歷職其詩有從主移  
西州寓直按揚州刺史廡在石頭城稱西州疑遜在齊  
為西昌侯為幕僚其移西州明帝紀載之又遜詠早梅  
首云兔園標節序以其仕揚州時主為宗王故用兔園  
事也

江淹望荆山此從建平王景素在荊州作又有從冠軍  
建平王登廬山詩史但云景素為荊州不云為江州觀  
詩題必嘗為江州史遺之耳又有劉僕射東山集詩按  
劉勳為尚書心僕射勳嘗經始鍾山之南以為栖息朝

惜抱軒集 筆記八

六

士雅素多往遊之所謂東山集也然則此皆在宋時少  
作 侍始安王石頭始安王遙光也此齊時作  
陰鏗和侯司空登樓望鄉此謂侯安都安都始興曲江  
人故詩云思歸想石門  
江總詒孔中丞奐此總流寓嶺南時作自梁侯景亂至  
陳宣帝立乃有二十年總以文帝天嘉四年徵還才十  
六七年而詩云辭鄉二十年舉成數也 南還尋草市  
宅此是自嶺南還時詩時總年四十六七詩雖有白首  
入轅轅句而實非甚老故杜公云遠媿梁江總還家尚  
黑頭 借劉太常說文此劉之遜為太常時總在梁朝

少作也 於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詩心逐南雲逝  
形隨北雁來按隋以江都為揚州治總率於江都年七  
十六此絕句殆其將終時矣

杜子美集

杜公贈張洎詩黃麻似六經余初疑翰林草詔不用黃  
麻用白麻此詩何以云黃麻後閱丁謂談錄宰臣除拜  
翰林學士草制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字謂之白  
麻翌日降麻宜訖送中書出勅寫官告其官告只下直  
日知制誥官名更不下元撰麻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  
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故也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  
情地軒集 筆記八 七

花羅紙寫按此是宋制然當略本於唐然則白麻只用  
於宣時而此詔詞必歸中書重為頒下然則云黃麻亦  
未嘗不可也  
杜公秦州詩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按此時為隴右  
節度使駐秦州者郭英乂也觀公在鳳翔送英乂詩頗  
有知交及在華州貧不能自給其適秦州蓋欲往依英  
乂英乂小人必於舊情薄甚故不得已南走同谷以至  
入蜀如英乂固不足責而杜公之迂疎不識物情以致  
狼狽亦可傷已

蒙叟杜箋前人多推之以余觀之其議論之頗僻引據

之外錯紛然雜出今略舉之 詠懷蚩尤塞寒空蓋蚩  
尤能作霧此但言霧塞寒空耳箋所引蚩尤旗兵象等  
於詩何與 雷花門百里見積雪橫大防云回鶴人衣  
冠皆白故云此解本是今反以為非而以為白沙如雪  
則以承上連雲屯左輔句安得通耶 遇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背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薑陽先生云二句  
謂人固不易知惟深相契合乃識之耳而箋謂王生以  
美饌愈疾如仙膠之續絕弦少陵即老饕不至如此箋  
之陋 幽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薑陽先生云此  
如謝客以心雜遠公屏不入社義箋以強附李泌為李

情地軒集

筆記八

七

輔國所譜事大非 營室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爾  
按考工記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鄭司農云審察五材  
曲直方面形勢之宜此雖古說而非杜公意杜用面字  
止作相度意詩言東偏若面其勢則設戶牖甚佳箋用  
鮮于注若順也則失其旨矣杜公寄贊上人又云面勢  
龍泓頭其面字亦作相度解未知杜公所本誰氏之說  
余謂勝司農說 遣懷奉呈楊中丞偏裨表三上鹵莽  
內一貫始謀誰其閒迴首增憤惋按公呈聶令詩自注  
楊中丞琳問罪將士自澧上達長沙然此題所云呈楊  
中丞者未知即澧州刺史琳或衡州刺史楊濟似當時

刺史率稱中丞也其所云偏裨表三上者自指當時長  
沙城之亂城中之偏裨也通鑑載澧州刺史楊子琳  
起兵討玠取賂而還琳之取賂在後杜公作詩時蓋不  
及知又通鑑內子琳疑子字當衍宜以杜公自注名琳  
為正楊子琳自是蜀中起兵討崔旰者與此澧州刺史  
非一人也箋既合為一人已誤矣又偏裨表上等語謂  
即兼指子琳之答若子美於其伐叛時豫知其助惡者  
亦無是情理 贈太常張卿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  
建標天地闊詣絕古今迷按此詩前人以為贈張洎是  
也洎為主婿地連禁密望之不可攀踏若神仙然故以

惜抱軒集

筆記入

九

方丈崑崙形容其貴峻氣象亦暗用蕭史事耳公於洎  
蓋有文譏之過故贈此詩及其居翰林與外人隔絕矣  
故再贈八韻有無復隨高鳳之句再贈之作不復稱其  
家世才望以先有此作故也題下注洎字傳本偶誤作  
均箋必欲依作贈均既非太常又起四句不能通則  
謂均嘗為玄宗求妙寶真符于寶仙洞謂其求仙得幸  
使杜公文理大為僻謬 武衛將軍挽歌赤羽千夫騰  
黃河十月冰古人謂旗幟為羽故有羽獵之名軍中大  
旗得稱羽公詩樹羽成皋閒是也軍士身佩小幟亦曰  
羽古謂之負羽公此詩赤羽千夫是也赤羽字本說苑

又李陵傳人持二升糲一半冰此詩言其軍裝糲糧既  
具即以之橫行沙漠沙漠難得水故搗冰連下結句讀  
之義自通貫今箋以赤羽為箭羽大是杜撰又言仗一  
矢以給膳而冰字解若詩釋冰左傳執冰之冰則本句  
文理即不可通可為撫掌矣 送郭中丞宸極祇星動  
說文妖孽字本作祇鬣左傳昭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  
星焉此祇字即妖之異體耳箋用西溪叢語祇音醜堅  
切解為胡神非是祇字從天與祇字異體又見收京  
收京功臣甲第高按此時京師甫定功臣不及大營第  
宅詩乃慶慰之詞不得如箋指為諷刺 寄岳州賈司

惜抱軒集

筆記入

十

馬巴州嚴入使君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鷟肅宗之初  
以鳳翔單弱拒祿山之強雖諸將忠憤敢戰然恐徒為  
併命轉失爪牙故用公孫昆邪憂李廣數與虜戰恐亡  
之意是以必有奉使借助回鶻之事也何與言哥舒翰  
事箋解此極憤憤 寄張山人彪世祖修高廟文公賞  
從臣此二句但言中興之事非有諷刺下商山猶入楚  
言山人於是時山是路歸嵩陽去渭水不離秦則言已  
之留也箋並誤 戲為六絕句此六詩前三首謂六朝  
初唐之可取者僅愈於今人之陋耳後三詩則公所自  
命正不欲僅以齊梁初唐比也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

齊梁作後塵乃公自負之語而箋以謂譏人之侈言屈  
宋者何其於文義違反也未首謂遞相祖述者此原不  
可廢之法但別裁偽體而折衷之以歸於風雅此中自  
有權衡耳轉益多師蓋有仲尼焉不學之意而云汝師  
者如抑詩之稱爾乃杜公自指不特非前詩所云爾曹  
者所可語即魏晉以降盛唐以上諸賢孰足以語此哉  
夫狂者進取自為文家之勝槩明代成宏諸人摘首高  
視雖論有失平然豈得盡詆為謬妄牧翁以其排貶李  
何王李之論乃欲援杜陵以自助而反易其本旨譬之  
自為醢雞而亦納子美於糞中也此老不將稱屈地下

情抱軒集

筆記八

十一

乎至於洗兵馬秋興諸箋為說彌繁其失彌遠前人已  
有論者茲不更辨哀江頭之說朱長孺得之牧翁說非  
是曲江在長安城外之東南故結句言已不欲入城但  
往城南高阜望城北王師之或至錢本從忘字者誤矣

李義山集

重有感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言甘露之  
禍事連君上但尚未便至廢弒耳故云蛟龍未失水然  
但擁虛位不能行其意與廢辱無異所深望於有見無  
禮於君而為鷹隼也結句云兼幽顯者幽謂大臣無辜  
之已死者顯則謂文宗也

義山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語詩結莫驚五勝埋香骨  
地下傷春亦白頭此蓋李有悼亡之戚義山因追憶已  
悼亡之事五勝不知其詳然必戴勝之屬言莫驚以五  
勝從葬之促若義山之婦亡在地下已久矣注家引五  
德相勝解大非

韓同年新居詩一名我漫居先甲者義山蓋王茂元之  
長婿故云先甲結句南朝禁鬱即戲以自指無人近疑  
許以女而尚未迎致耳義山本受知令狐楚成開成二  
年進士是年令狐楚卒蓋義山未幾即為王茂元之婿  
故黨人惡其薄此詩亦開成時作在王茂元為涇原節

情抱軒集

筆記八

十一

度使時故稱之曰征西若會昌三年王茂元為河陽節  
度使義山入其幕其為婿因在前矣唐書李商隱傳王  
茂元鎮河陽辟為掌書記茂元愛其才以女妻之因辟  
類序之耳非辟而後妻也茂元於鎮河陽年旋卒其時  
義山四十五茂元亦必不妻以女矣近注王谿詩者考  
此多誤蓋過泥唐書語也送劉五經長律自注外舅太  
原公亦受經於公詩內有秦雲隴葉語亦足為婿在涇  
原時之證

碧城深宮聖女祠皆刺宮掖之語但以碧城為刺貴主  
以深宮為宮怨猶未盡其旨耳此等事豈文士所當以

入吟詠義山輕薄故舉見於此

西江詩朱長孺以為前四句追感元宗貴妃臨幸時後四句則言王涯等被禍此本不誤惟結句朱說不明蓋天荒地變四字仍指天寶之變以其時雖遭大變貴妃被燼然其罪固應若此若比今日之冤殺無辜天子束手而不能救不更甚於昔日耶

王子敬小名官奴若唐宋人自呼妓女為官奴李義山似誤認樂毅論之官奴亦為妓也妓席詩請書為小字切莫喚官奴此誤用右軍語也若東坡欲借官奴遣吹笛及在湖州有遣官奴持燭語此皆指女妓與子敬無

情抱軒集

筆記入

幸

蘇子瞻集

三國志田豫答司馬宣王書云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按漢法晝漏盡則鳴鐘鐘鳴則人皆息夜漏盡則鳴鼓鼓鳴則人起魏蓋因之故豫言晝漏盡而夜行者是罪人也東坡次韻楊次公詩云漏盡雞號厭夜行乃是言夜漏盡矣此人正當起行之時豈可為罪蓋誤會田豫之意矣

東坡對制科策云以代宗之昏愚程元振之用事柳沆之賤且疏一旦去其心腹之患王伯厚困學紀聞據翰

林記載沈以太宮博士為翰林學士非賤且疏也竊按唐元宗時翰林學士無貴賤皆居之肅代時尚沿其制與憲宗以後翰林學士即為尊職不同太常博士官不為貴東坡謂之賤亦可但不可謂之疏耳

雜記

梅聖俞謝歐公贈澄心堂紙詩幅狹不堪作詔命然則此紙式乃小窄故歐公作史以屬草

衣翁詩半生花月張三影兩鬢滄桑郭四朝陶隱居一帖郭午邨在長隱山東數里仙人郭四朝初至山種植於此江甯張君教字立人甲戌乙亥余晤之於京師時

情抱軒集

筆記入

南

立人以拔貢入都後仕終萍鄉令余愛其蕉葉一絕云午夢南窗暑漸經非關風細嫩涼生綠雲一葉知誰翦墮向懷中當月明

王禹卿嘗謂辨論古人法書當以其神氣體勢鑒別真偽方為正法眼藏如米襄陽董思白輩是也若如尤延之何此瞻輩以考證求當豈有是處吾謂君言固是然亦復太偏且如世所傳虞永興被邪論序自署銜太子中書舍人太子官但有中舍人安有中書舍人永興父名荔而序中用薛荔字此必唐時僧徒寡聞見者所妄作偽託欲以自取重於世耳思翁乃不能辨屢云學永

與破邪論精鑿者乃如是乎又戲鴻堂帖載陶隱居書  
而稱元帝陶隱居安知湘東即位後之謚此皆考証之  
明見其謬而思翁不能無失也然則自詡鑿別或亦不  
免輕信而自欺反有不如考証家之無可藏匿耳

惜抱軒集

筆記八

五

嘉慶己未夏鐫

# 讀書脞錄

予少時溺苦於八比文自五經章句外塾師戒勿汎涉  
偶借得毛西河集於鐙下竊讀之不寐者累夕稍有啟  
悟壯歲通籍承乏西曹龜勉簿領幾束書不觀者十年  
逮丙申歲陳情歸里瑟居多暇始得恣意披覽又慮師  
丹之善忘偶有所得隨筆疏記積久成帙因有感於盧  
抱經學士辛苦纂集煙飛灰盡之語迺略加詮次付諸  
剞劂凡說經二卷說子史二卷雜識三卷唯冀直諒多  
聞之君子匡其不逮而糾正其失庶炳燭之明得以及  
今更定此則區區求益之心也夫

嘉慶己未六月朔日仁和孫志祖識於梅東書屋

讀書脞錄





仁和孫頤谷侍御以研經菲史之學擢上第游歷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歸杜門著書浙之窮經者多宗之侍御少而淵雅與全謝山杭堇浦諸前輩往復質疑故能實事求是為流俗餽飭之學晚年著述益勤丹黃甲乙靡閒寒暑家人生產事不問也嘉慶六年春侍御謝世巡撫儀徵阮公作傳述其詳生平著作極多嗣子同元先刊其讀書脞錄以行而乞余為之序自宋以來說經者堅守先儒義傳不復更求其流別其失也憑虛論斷無所依據往往為考古之士所詆譏其專主漢唐之學者溺於名物象數而不窮其大義之所歸則又穿鑿

序  
傳會歧途雜出辭愈多而旨愈晦夫漢儒宋儒各有精微得力之處學者並觀其說融會貫通則於經學均有裨挾漢以凌宋尊宋以薄漢皆非也侍御統會羣說未嘗有心矯枉務釋其胸中所疑而後已於子史異同沿譌處亦一一辨正之其言約而賅醇而確勿迎縷解而不師心自用洵乎蓄之有源而出之有本矣經自秦火以後率多殘逸各家師授不同且篆隸之後易以今文字畫又不能無譌然必先以經解經而後能以字解經也善乎朱檢討之言曰六經如江河日月無所不包解之者惟其不肯於經斯已爾侍御所著書立意與檢

討吻合使學者皆如其用心則窮溯源本而不涉於虛精審義理而不至於鑿又何聚訟之患與脞錄凡七卷續錄四卷其書盛行於時同元博聞強識為巡撫阮公所知能以經術世其家云

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春三月吳郡潘世恩序



序



孫頤谷侍御史傳

揚州阮元謨

侍御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

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出以箸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鑿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

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於鄉也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弟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尚書新建袁公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媿於科名任刑部時於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榜字非人間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

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秉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吳越閒固多靈氣其生也有自來其苑也有所歸歟侍御所箸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偽難鄭誣聖背經既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偽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刪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鞠盜之獲真賊也其有功於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四卷據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眾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朋輩商榷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

五卷讀書腔錄七卷考論經子襍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而不爲鑿空武斷之論愨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偽託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腔錄續編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讀書脞錄卷之一

仁和孫志祖

易贊

困學紀聞曰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  
見水經注 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志祖案書  
潘水篇 堯典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  
此學自世祖興後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  
既宣之矣蓋謂古文尚書之學然則所謂贊云者乃書  
贊尔厚齋誤記以為易贊闕何兩家亦未舉正

鄭氏易

讀書脞錄

卷一

自唐孔穎達作五經正義易宗輔嗣而鄭學漸廢宋王  
厚齋始哀輯為書近惠定宇復加補訂甚有功於來學  
然有非康成易注而誤入者數則一泰卦初九拔茅茹  
以其彙征吉云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  
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案此出漢書劉向傳鄭氏注非康  
成易注也康成於彙字作夤云勤也見釋文而反遺之  
一小過亨利貞云中孚為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為陰  
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案此乃易緯乾鑿度之文非注  
語一繫辭兩儀生四象云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  
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

陳鐘按揚雄傳注  
引鄭氏曰亦非易  
注北宋本史記注  
誤鄭氏為鄭氏注  
古周史記索隱疏  
正之

案此則鄭乾鑿度注而非易注也一君子知微知章云

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案此出文選西征賦李善

注引易注不云鄭注也古經解鈎沈 一序卦可觀而後

有所合云易乾鑿度曰陽起于子陰起于午天數大分

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一之行出

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案後漢

書崔駰傳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後有所合故能扶陽

以出順陰而入章懷注引鄭注易鑿度曰云云所以解

本文扶陽順陰與上文可觀而後有所合義不相涉以

此為易注尤誤吾友丁小山杰始一一訂正之

讀書脞錄

卷一

易文言

易乾坤二卦之文言傳為夫子十翼之一見正 次於上

下繫之後鄭氏注易亦文言自為一篇故全書久佚而

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宋時尚存見崇文 蓋今之混

文言於象象後者自王輔嗣始

元亨利貞

趙鹿泉先生佑云元始也元者萬物之始觀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元者善之長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皆以始

字解元字元固有訓大者然易中有言元吉亦有言大

吉恐當不同自朱子始云元大也于是為大通而至正

則是四德止二德亨貞為實義元利為虛字矣又曰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則四字又側重利貞恐未然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周易稽疑云項平甫舍讀作去聲止也猶傳舍之舍謂龍出潛時寓于此志祖案下經井卦時舍也王注亦作棄舍解則舍當音捨本義之說是

苞桑

文選六代論李善注引鄭康成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亾矣其將亾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亾也案苞桑桑之堅固者不當以為危亾之喻

讀書勝錄

卷一

三

鄭注得之通鑑一百七十七卷隋文帝詔云家無完堵

地罕苞桑注云苞桑多根亦可證

鴻漸于陸

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與九三同正義曰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竝稱陸但陸不高於陸是以朱子本義從胡氏程氏之說改作達云謂雲路也以韻讀之良是然儀

字古音牛何反不與達叶說詳日知錄且達亦無雲路之訓

不如仍舊之為安善乎楊廷秀之說易也曰自木自陸

而復至于陸以退為進也翼為進退其言得之矣江氏

經補義云陸當作阿大陵曰阿九五為陵則上九宜為阿阿儀相叶菁菁者阿是也先儒謂當作達達與儀非

古音韻

與地之宜

與地之宜本義引王昭素曰與地之閒諸本多有天字志祖案此所謂諸本者不知何本也漢書藝文志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俱無天字其後漢書荀爽傳有者乃後人妄加惠半農易說云地之宜者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二曰川澤動物宜鱗植物宜膏三曰邱陵動物宜羽植物宜竅四曰墳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莢五曰原隰動物宜羸植物宜叢所謂地之宜者其略如此吾聞有地宜未聞有天宜

讀書勝錄

卷一

四

立成器

本義云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立下疑有關文周易稽疑則云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志祖案漢書貨殖傳引易仍無象字蓋師讀之異不必增也翟義傳引易又作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豈得據此又增功字乎晉棗據船賦曰立成器以備用因垂象以造舟見御覽卷七百七十

尚書釋文本異

左哀十八年傳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陸德明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孔穎達正義則

云夏書大禹謨之篇也唯彼能作先介據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陸孔並存唐初而經文已互異若此釋文本單行後人附入注疏往往改陸以就孔頗疑此克字釋文近得其真先字後人以意改也

虞書

顧亭林日知錄疑古時有夏書無虞書歷引左傳所引夏書今皆在虞書中云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志祖案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疑古人蓋以二典為虞讀書勝錄 卷一 五

柳谷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康成解尚書違失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志祖案鄭氏書注已佚然其注周礼天官縫人引書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是康成本正作柳穀竝不讀柳為昧也且書正義亦云夏侯等書昧谷鄭為柳谷豈仲翔誤記而誤駁之邪困學紀聞云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九經古義云鄭注尚書依賈逵所奏定為昧谷故虞氏駁之未詳所據

舜典無鎔簡

舜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蔡傳引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蓋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志祖案史記舜本紀於命夔之下亦有夔曰於十二字非鎔簡也蓋夔此言正所以荅舜之神人以和正義所謂神人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亦極言樂之神效而已豈必獨言其功乎且蓋稷之文方君臣交儆而夔又何以獨言其功乎此皆宋儒拘墟之論疑其所不當疑者也史記夏本紀又有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語此即蓋稷篇之文言各有當也或疑蓋稷篇重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八讀書勝錄 卷一 六

蓺祖

宋人每稱太祖為蓺祖日知錄引之甚詳蓋本書歸格于蓺祖偽孔傳以蓺為文浴用之介鄭康成注亦以蓺為文祖見詩周頌我將正義今案書之蓺祖即礼記王制尚書大傳白虎通之祖禰也蓺禰聲相近釋文云蓺魚世反馬王云禰也豈有歸格于祖而不及禰者乎當以馬王說為長偽傳多同王注而此獨襲取鄭義何也

幽洲

書流共工於幽洲當從孟子作幽州即釋地所謂燕曰

幽州是也史記作幽陵說文水中可居者曰州周繞其旁从重川管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徐鉉曰今別作洲非是志祖案今毛詩亦正並改从俗作洲此處僞孔傳有水中可居者曰洲一語衛包之徒不察遂并經文亦加水旁其實九州之幽州從無作幽洲者正義仍作幽州良由文多不能盡改亦書中此類甚多讀者當一一證明之

丹朱弄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上文云無若丹朱傲下文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

讀書勝錄

卷一

七

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弄乃知丹朱弄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弄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弄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弄而後禹稷志祖案論語弄盪舟自孔安國注以澆爲弄而集注因之實則澆之盪舟於經傳無所據也弄蓋別是一人介斗南此論頗有理然以先羿弄而後禹稷爲次序亦失之疏然則羿善射弄盪舟何以羿先於弄乎或以羿爲堯時彈日之羿亦未必然堯時之羿未聞不得其死也斗南以孟子蓬蒙殺羿爲堯時之羿不確

三品

詩大賂南金正義云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

以梁州云厥貢鏐僞孔傳本鏐銀鏐亦正釋器云黃金

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爲名

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檢禹貢之文厥貢

鏐鐵錫鉛銀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

鑄兵故以鑄三鐘攷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

鐘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青白赤也案僞孔傳

亦云金銀銅也與王肅同亦王注多類孔傳之一事所

以疑僞傳出於肅造也

讀書勝錄

卷一

八

九河

九河之名見於介正自漢以來師儒相承守其說而不  
易不知蔡傳何以增入河之經流合簡絜爲一又譌絜  
爲潔案介正郭注水性約絜李巡曰絜苦也則潔絜之  
不可混明矣孟子禹疏九河朱子集注亦誤作潔字

孥戮

甘誓不用命戮於社戮是刑戮之意非必竟殺之也孥  
戮者戮之以爲奴孥奴古通字周禮鄭司農注引尚書  
曰子則奴戮汝漢書王莽傳亦作奴戮古者罪人不孥  
解作戮及妻子者非兩戮字本一義殺人于社經典無

徵用鄒子于次睢之社衰世宋襄之所為豈三代之法哉

柰何

古文尚書之偽至今日而論定不必回護亦無庸摺擊近之攻古文者吹求於字句之間轉滋口實使毛西河至今存必有續冤詞之作矣如桐城姚姬傳補左傳注云古經傳皆言如何若何惟楚人言柰何申叔展遠啟疆皆楚人故左傳止此二處稱柰何老莊屈宋皆有柰何固楚言然也偽為五子歌者不知其為楚言而誤用之竟忘却召誥有曷其柰何勿敬之語偽古文自襲

讀書勝錄

卷一

九

召誥非用楚言召誥非古文召公非楚人也

優賢揚歷

堯典正義曰鄭注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案憂腎陽不可解予讀左思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云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又魏志管寧傳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始悟正義憂腎陽三字乃優賢揚之譌蓋康成尚書本以心腹腎腸為優賢揚又以下歷字屬上作句余諫釋截漢成陽令唐扶頌云優賢歷

王人

書說命王人求多聞孔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王人二字連讀王人猶言王者余君夷王人罔不秉德義亦猶此也蔡傳於說命用林氏之說以王字為句於君夷又連上百姓為句而古訓已矣淮南道應訓成王曰懼哉王人乎可為王人連讀之證孔傳雖魏晉閒人偽作猶不至如宋人之滅裂也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注疏以西伯為文王蔡傳定為武王蓋以黎國近紂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不應遽稱兵天子

讀書勝錄

卷一

十

之畿亦然文王受命五年伐者者即黎六年伐崇明見伏

生大傳分年實事豈可移於武王竊謂戡勝也戡與堪通

堪勝也郭注引書西伯堪黎當伐密與犬夷之後周道日隆黎素黨

紂為惡此舉或因黎與師犯順文王不得已而距之因

以獲勝余如此則可無稱兵畿內之嫌而亦不必以西

伯為武王矣

周本紀明年敗耆國亦與上伐犬戎伐密須書法不同

殷本紀云西伯伐飢黎耆飢三字並同國滅之似誤

攷定武成

疑武成有錯簡者自唐孔穎達始至蔡傳竟別載攷定

武成于後然明儒如歸震川近儒如李安溪猶紛紛改  
易迄無定論今反復讀之知武成之錯簡僅丁未祀于  
周廟與既生魄兩節余蓋以歷推之四月丁未為十九  
日庚戌為二十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律歷志四月既朔  
生霸粵六日庚戌  
武王煥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  
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餼于周廟今乃倒敘于前其  
為脫簡無疑若正義疑無作神羞之語不結而以既戊  
午至血流漂杵皆屬史詞云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  
則誤矣夫當日禱詞無作神羞之下或尚有如荀偃禱  
神崩墮禱祖之云而武王之告百官原可不具述惟孔  
氏以既戊午以下皆屬之史詞則前後之紀日既倒而

讀書勝錄

卷一

七

詞亦不結因輾轉疑誤若以戊午師逾孟津為武王追  
敘之詞自天下大定以上俱屬王言則文義完贍亦可  
無孔氏大聚百官唯誦禱詞之嫌左傳載楚芋無尹曰  
昔先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  
薮見昭  
七年則數商罪以告諸侯當孔壁未藏之前屬讀顯  
然後儒亦何所庸其攷定乎

。洪範無錯簡

洪範惟辟作福二節或疑與三德無涉移置篇末五福  
六極之後案正義云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  
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

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經文連屬自有深義宋儒憑臆  
改經于武成洪範二篇顛倒錯亂幾不復存聖經之舊  
夫洪範不獨今古文具太史公全采其文入史記宋  
世家中益無錯簡乃必欲割裂補綴不知何意然九疇  
俱有演詞而八政仍不能補其闕此亦猶蔡氏之攷定  
武成而以爲猶有關文者也

曰蒙曰驛

經傳作蒙驛疏作蒙蓋衛包所改而疏本單行尚存  
古字余正釋天云天氣下地不應曰蒙邪疏引洪範曰  
蒙鄭注云蒙聲近蒙則知經文本作蒙字而康成讀爲

讀書勝錄

卷一

七

蒙也詩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蒙蒙明也即  
引洪範此文史記宋世家作  
弟乃弟字之譌說文圍字注尚書曰圍共  
下又云圍玉篇廣韻此  
下有者字升雲半有半無此叔重自釋圍  
字之義而洪容齋以圍圍連讀并作二句爲逸書誤矣  
又案周礼太卜注引曰雨曰濟曰盂孟同曰圍曰尅賈  
疏引孔注云盂謂陰闇圍氣落圍不連屬然則偽孔傳  
亦尚未改字後人因改經而并改傳尔

。康誥四十八字

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此康誥之本敘也下文  
在茲東土正與篇首東國相應成王既滅武庚乃得以



殷餘民封康叔所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卽衛地也若武王時則衛地已封武庚矣安得又封康叔乎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云云康叔之不封于武王時亦明矣宋儒徒泥于朕其弟小子封一語遂以爲武王封康叔而又與篇首四十八字不合則以爲此洛誥之文不知周公稱成王命以誥康叔亦猶多方之周公曰王若曰是也朕其弟之朕周公自謂也明乎康叔之非武王所封則四十八字決非錯簡夫然後可

讀書勝錄

卷一

七

以讀康誥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殺亂二年克殷注誅管蔡及祿父等也三年踐奄四年建侯備五年營成周六年制札作樂七年致政

棊字

朱子文集云棊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注漢書云棊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棊忱猶曰天難諶尔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嘗疑今孔傳并殺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尔疋也志祖案尔疋釋詁明云弼棊輔比備也郭注引書天畏棊忱爲證則棊之訓輔淵源尔疋真漢魏以來相傳之古訓豈可以

其出於僞孔傳而疑之乎漢書孔光傳引書曰天棊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顏師古亦訓棊爲輔唯燕刺王旦傳母作棊德師古曰棊古匪字也朱子語本此尔然書中棊字疋不必盡作匪字解

迪惟

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傳云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不過以道字釋迪尔未見其爲迪字斷句也書中多用迪惟字君奭迪惟前人光卽此句例正義竟以古之人迪四字爲句誤

惠鮮

無逸惠鮮解寡僞孔傳云加惠鮮乏解寡之人是以鮮與解寡分作三項言文王尤加惠於此也句法殊未穩愜蔡傳謂惠鮮云者賚予賜給之使之有生意鮮字作平聲讀說亦太新黃氏日抄云鮮我方將鮮亦上聲訓善仍以惠鮮二字相連不必改爲鮮活之鮮文義自協

霍叔

僞古文蔡仲之命云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正義云霍叔不監殷民於時蓋在京邑聞管蔡流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案此則孔氏之臆說也管蔡霍爲三監若霍叔不監殷民則止二監矣當管蔡流言之

讀書勝錄

卷一

西

時不與朝廷同心者應不止霍叔一人何獨降為庶人乎蓋霍叔亦監殷而同畔但其罪較管蔡為輕故寬其誅放介至路史後紀卷十云霍處以祿父降而經絕不見所出周書作維解但云管經而卒羅莘注乃云周書管叔霍叔經死恐誤然于此知周公所謂誅管叔及致辟者非必手刃之也不得以殺兄為周公疑矣

### 三朝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蔡傳云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案周禮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外內朝一在路門之內

### 讀書勝錄

#### 卷一

五

燕朝是也一在路門之外應門之內治朝是也治朝對燕朝而言則又謂之外朝蔡傳於此不甚分明

### 荒度

呂刑度作刑以詰四方蘇氏連上荒字作句云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貢曰予荒度土功以尚書大傳引書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證之似鮮度即荒度之異文蘇讀為優丁小山云輯尚書大傳者讀困學紀聞破句以鮮度二字連文致有此誤然周礼太宰之職鄭注又引書度作祥刑以詰四方則仍以荒字屬上讀而刑字上又似有缺文蓋古書句讀之難是正者多矣  
漢書刑法志穆王既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 齊詩

王伯厚詩攷所載齊詩僅十餘條然其中如匡衡伏湛蕭望之之流不過因本傳有習齊詩之語即以所說為齊詩亦惟翼奉傳所云五際之要則明指為齊詩也漢書地理志所引齊詩子之營兮自杜漆沮班固時齊詩未亾猶可證據至宋人如洪氏邁董氏道曹氏粹中范氏處義所述齊詩俱屬臆說齊詩魏代已亾見隨書宋經籍志人更何所案據邪

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黍離之詩見新序節士篇劉向世學魯詩者此蓋魯詩說洪容齋以為齊詩

### 讀書勝錄

#### 卷一

六

誤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此五經異義引韓魯說見周礼鍾師疏范處義解頤新語以為齊詩章句亦誤也

### 毛詩置弟子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袁宏後漢紀遂言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疑袁紀之言非實也或暫置而旋罷全謝山先生云毛詩之立學官在魏黃初時者近之吳陸璣草木疏云魯齊韓詩三氏皆立博士唯毛詩不立博士後漢書儒林傳序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

○毛傳非毛萇

世傳詩毛傳為毛萇作蓋據後漢書儒林傳云趙人毛長長萇傳詩是為毛詩故也隋書經籍志亦云毛詩二

十卷漢河閒太守毛萇傳然攷鄭康成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毛詩草木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

敘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

小毛公康成元恪距毛公較近當得其真然則作詩傳者毛亨非毛萇審矣正義云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

維參與昴

詩維參與昴毛傳昴留也正義引元命包云昴六星昴之為言留言物成猶繫留蓋昴留字竝从卯不从卯卯即酉字卯為二月象陽之開卯為八月象陰之閉西方之宿故字从卯又一名留詩昴與稠猶為韻當讀為留釋文音卯非也劉字亦从卯而讖文有卯金刀之說大抵讖文多近鄙別字如口天為吳水丑木為梁之比豈足為典要乎

韓詩外傳引衛女詩

韓詩外傳二載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或疑此論柏舟之詩衛女謂共姜子謂共姜非衛女也此蓋指許穆夫人初許求許穆夫人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於衛侯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卒有翟難而許不能救事見列女傳故外傳此下即引載馳之詩以證之外傳引詩有與本事不相比附者有即述本事者此其例也

流離

毛氏奇齡續詩傳烏名卷云流離惡鳥名即梟名之別

讀書勝錄

卷一

七

出者也詩流離之子陸璣疏云自關以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此引比以為狄雖微末終當為患未可置之不聞也後衛果為狄所滅此引喻之最切者若以流離釋漂散則謂微末是漂散之子已自難通況漂散何云之子邪志祖案西伯戡黎而祖伊奔告蓋紂都朝歌黎國在上黨壺關縣偏近紂都故也衛即殷之故墟黎亾而商震黎侯失國而衛亦為狄所滅層亾齒寒勢所必至則以流離惡鳥喻狄於情事正合古訓相傳如此自未可輕易然集傳以漂散解流離所云流離之子猶言流離之人也西河泥子字而極詆之亦過

釋文誤入注

詩東門之池箋孔安國云停水日池見秦儀札士昏札誓傳注婿悉計反从士从胥俗作婿女之夫案此皆陸氏釋文語誤刻作箋注者闕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乃據此謂康成曾見孔傳又云鄭作反語有此一條以百詩之精博猶不免為俗刻所誤予於此蓋信讀書之難也

蠶月條桑

幽風日月但錯舉以見三正之並用朱子云變日言月言是月之日是也春日蠶月特古人之變文蓋即曰五之日曰三月亦未始不可正義以日月分陰陽其說失

讀書腔錄

卷一

九

之太巧至毛西河云自子逮已析支之前而為陽自午逮亥析支之後而為陰又云日可始子而迄于巳月可始已而迄于亥則蓋穿鑿矣解經不當如此

十月之交

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正義謂漢世通儒未有以歷攷此辛卯日食者困學紀聞引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廟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閏百詩云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廟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志祖案康成

果攷得日食在幽王六年建酉之月不應作譜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屬之厲王時自相違反蓋黃初以來治歷者始課日食疏密而攷此辛卯日食則疑出於後人之傳會也

杼柚

揚雄方言云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案此蓋釋詩杼柚其空之義言東國土木之役不堪其苦也疑三家本有此解而方言用之鄭箋云譚無他貨惟有絲麻尔今盡杼柚不作也說似迂

行葦

讀書腔錄

卷一

十

漢儒相承以行葦為公劉之詩蓋本三家舊說也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葦惻然為痛之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義傳體公劉之德行勿剪之惠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潛夫論邊議篇公劉仁德廣彼行葦德化篇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其義

彼徂矣

古讀彼徂矣為句與土句彼作矣為對命改徂作岨而

讀彼沮矣岐為句誤也說苑君道篇引詩岐有夷之行  
子孫其保之多其字余正釋詁夷易也邢疏亦引岐有夷  
之行豈可證韓詩外傳卷三引詩同

亦服爾耕

詩亦服爾耕亦有高廩鄭箋俱訓亦為大古亦奕字通  
國語奕世載德中常侍樊安碑北軍中候郭仲奇碑豈  
作亦世孔穎達正義云亦大釋詁文彼亦作奕音義同  
然則孔氏所見唐初之本詩作亦字不與余正同也乃  
日本七經孟子攷文據其國足利學相傳之本經注俱  
為奕字明係彼國淺人所攷攷文中所言足利木大率  
讀書脞錄 卷一 三

類此學者無輕信為古本也

讀書脞錄卷之二

仁和孫志祖

以字為諡

左隱八年傳諸侯以字為諡明陸貞山左傳附注云  
鄭氏駁許慎五經異義見史記集解引此傳云諸侯以字為  
氏今此以氏作諡者傳寫譌也杜攷之不詳乃妄斷其  
句而強解之志祖案杜讀誠誤然謂諡為氏字傳寫之  
譌則未必然凡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鄭注云誄其行  
以為諡也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明用左傳此語又儀  
刑少牢饋食刑注云大夫或因字為諡春秋傳曰魯無  
諡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為展氏是也據此二文康  
成讀左傳以諡字絕句而本文之作諡不作氏有明證  
矣駁五經異義書已久佚其引此傳文作氏者恐轉是  
傳寫之誤夫以字為氏則傳文因以為族四字該之矣  
若云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不嫌詞費乎穀梁傳孔氏父  
以字為諡也范甯注

城小穀

左莊三十二年傳城小穀為管仲也顧亭林日知錄據  
范甯穀梁解以小穀為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志祖考春  
秋之言穀者除亭林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

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句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字所言齊桓公城穀而賓管仲焉語正合故杜注以爲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中有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俱作小穀者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預手定本已亡無從是正

王族

左成十六年傳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攷證齊氏讀書脞錄卷二  
召南云前後文皆作王卒疑此文亦當作王卒但襄二十六年傳聲子述苗賁皇之言亦作王族尋文攷義王卒則應比他卒良不應王族竝能良也且古本若係王族杜必有注今無之恐本是王卒後人因一處誤作王族遂兩處均改而從譌也志祖案族字不誤杜注偶略余不但左傳兩處竝作王族楚語亦有此文韋昭解曰唐云固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其解族字最明確安得并左傳國語之文盡以爲字誤乎

生而賜諡

困學紀聞云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諡也何義門云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事杜注云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志祖案注皆未死句絕言二人皆未死也卽從今本有未字亦非如厚齋生而賜諡之說玩傳終而言之句語意自明宋槧不全本左傳四卷今藏歸安嚴九能元相臺岳本照家有未字

封父

札記明堂位崇鼎貫鼎封父龜左傳定四年封父之繁讀書脞錄卷二  
弱鄭康成杜元凱注竝以封父爲古國名蓋寶龜大弓二物皆得自封父故繫之以其國公羊傳所謂器從名也近姚姬傳左傳補注以封父爲龜名猶句僕之類其說太僻且以封父之繁弱謂封父及繁弱與夏后氏之璜之字句例不一亦未必然也後世氏族譜雖多依託然如封氏之本於封父以國爲氏確有依據豈眞爲鄭杜所誤乎

太宰嚭

左傳哀二十四年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于越杜注云嚭故吳臣也案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事見史記吳越世

家伍子胥傳又見吳越春秋二說苑雜言篇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此時安得有太宰嚭乎陳句山先生云史公必不誤恐二十四年之太宰嚭又是一人而杜注誤也志祖謂越初滅吳時未必誅嚭越之誅嚭當在季孫納賂之後史公特因滅吳而牽連書之亦或曰是時陳亦有太宰嚭見禮記檀弓然季孫因嚭而納賂於越則不得謂是陳之太宰也

孔子生

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案經上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為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

讀書胎錄

卷二

四

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余穀梁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生左襄三十一年正義引公羊傳亦有十月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

公羊經衍文

公羊經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同盟于幽案二傳皆無公字此經公字衍文也後十九年傳注云先是郵幽之會公皆不至疏云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亦言幽之會莊公不往董子學公羊者也然則公羊經無公字斷然矣

公羊傳脫文

攷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鄭注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賈公彥疏引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文為證志祖案今本公羊傳但有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而無天子僭天之語蓋今本脫也賈氏所見唐本猶有此四字天子僭天其義甚精非秦漢以後儒者所能道也

儀禮稱士礼

儀禮十七篇非盡士礼也而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礼十七篇近儒江慎修據賈公彥序周礼廢

讀書胎錄

卷二

五

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因疑博士之博譌為傳而傳字易為礼遂誤作傳士礼亦志祖案儀礼之稱士礼蓋以篇首冠昏諸篇俱係士礼漢儒因有士礼之目未可以賈公彥敘節引之語竟謂傳士礼為譌字也如江說史記又將何解儒林傳秦焚書獨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大燭

儀礼燕礼闈人為大燭於門外石經無大字錢竹汀先生云闈人為燭于門外與大射之文合今本燭上多大字志祖案注云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疏云此闈人為大燭于門外亦是大燭在地者據此則注疏本此處自有

大字不必援大射文以為證也恐石經誤

大史

儀礼大射儀云大史在干侯之東北石經大史監本作大夫誤也上文已云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不應復言大夫之位陸氏釋文云大史音泰後大平大師大史皆同可證乃監本既誤為大夫併將釋文語刪去遂不可尋究矣張爾岐儀礼句讀本不誤

小戴刪大戴

戴東遠大戴礼記目錄後語云隨書經籍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傳

讀書脞錄

卷二

六

會為是言隨志以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不足據也吾友錢廣伯韻則云晉司空長史下邳陳邵字節良周礼論序云戴德刪古礼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礼戴聖刪大戴礼為四十九篇是謂小戴礼見釋文則隨志以前已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隨志之言固自有本也小戴本四十六篇馬融附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四十九

八十九日耄

姜宸英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當是八十九日耄九十九日悼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日同稱日耄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日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

悼何其不祥邪况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為九十無

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刪矣志祖案白虎通攷黜篇引

礼記此文正與札記暗合然白虎通上文言君幼稚唯

攷不黜則不當但言八十九也似從今本為得近虛

刻白虎通已據曲礼改正釋文本或作八十九日耄後人妄加之

冠毋免

曲礼冠毋免集說云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不可免言吉凶皆當著冠不可脫去余與注疏音訓俱

同竝不音問觀其注檀弓免焉始詳免制而音為問則

此處如字讀可知也學者但見注有喪冠二字遂誤讀

讀書脞錄

卷二

七

問而補正即以此糾陳氏之失過矣

稷曰明粢

曲礼稷曰明粢正義載隨王劭勘晉宋古本立八疑十

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惜不詳著其說惠定宇九經

古義中引周礼大祝注及獻帝宗廟祝嘏詞蔡邕獨斷

得其三證餘亦莫能詳也或曰詩以我齊明朱子云齊

與粢同曲礼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余豈

非曲礼此句之明證乎志祖案嘗蒸二名協韻言蒸嘗

可也明粢一名協韻言齊明不可也毛傳器實曰齊在

器曰盛鄭箋潔齊豐盛皆不引曲礼正可為古本無此



句之證

檀弓句讀

檀弓討做邑之罪又從而赦之師與正義以及從而赦之句師與二字自為一句非也當從謝疊山以師與二字屬上為句與上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相應如此讀解方合

王制

礼記王制正義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釋文同案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

讀書附錄

卷二

八

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然則文帝之王制非礼記之王制也盧植以其書名偶同而誤牽合之鄭康成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見正義蓋亦不以漢文時之王制當之也

社稷之牛角尺

詩有捋其角毛傳云社稷之牛角尺正義云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疑與賓客同尺也志祖疑王制賓客二字或即社稷之譌蓋以祭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言祭矣礼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

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礼記宗廟社稷角握六宗五倍三十一年注用礼緯說春秋繁露郊事對篇引王制賓客之牛角尺

逸周書月令

逸周書闕月令篇或取吕氏十二紀以補之非也馬融論語注引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周礼司燹鄭司農引鄉子說與此同召誥正義引三日粵臚蓋漢唐時此篇尚存也邢疏云其詞今亾則宋時始佚余其文與十二紀迥異

是察阿黨

月令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與上文覺龜

讀書附錄

卷二

九

策占兆審卦吉凶語意不相聯屬疑有脫誤據七經攷文云古本足利本作是月也宋本標題亦作是月然則今本是字下脫月也二字余吕氏春秋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北史何妥傳引孔子云是察阿黨

曾子問脫文

礼記曾子問云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率哭而致事今注疏本誤以周率哭句入注汲古閣本改周作則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興國本大書而為經文曰周人率哭而致事視注文復添一人字以三代之礼並言之未為非也志祖案何休公羊宣元年

注引孔子語有周人率哭而致事句疏云曾子問文則知此句當從興國本作經文明矣集說本無此句

櫓巢

礼記夏則居櫓巢七經攷文云古本礼記作櫓巢家語亦作櫓句解本音魯予向載其說於家語疏證中德清許周生不以為然曰鄭注謂聚柴薪居其上蓋與尔疋豕所寢櫓相近釋文櫓或作增或作曾皆與櫓同音不當作櫓攷文未可信說文櫓大盾也何巢之有廣疋櫓巢也

蕃鬣

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鬣正義蕃亦也周尚赤陳氏集說讀書脞錄卷二因之案蕃字解有訓為赤者尔疋青驪繁鬣駮郭注引礼記此文作繁鬣繁義同邢疏所謂髦鬣繁多而美者得之鄭注無文恐亦不以為赤色也

學記句讀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以大學之教也時絕句正義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退息必有居絕句鄭注云有居有常居也學字自為一句蓋總下諸目也集說則以時字屬下句學字屬上一句然解居學為燕居之學說究牽強不如舊讀之為安始駕者

學記始駕者反之釋文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案孔氏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在車後而行則正義本無馬字明矣今注疏及集說皆作始駕馬者誤

孫心

礼記緇衣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惠氏九經古義云宋監本礼記孫心作慈一字誤為二字也引說文慈順也書云五品不慈為證志祖案慈順之慈經典相承省作孫字其作遜者俗字尔然惠氏以緇衣一字誤為二字則非也此民有孫心與上文民有格心民有遜心句法讀書脞錄卷二一例若刪去心字而但云則民有慈豈復成文乎且有字亦無著矣

狸首

礼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鄭注狸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案以曾孫八句為狸首之詩固未見有確據熊朋來經說又以大戴礼投壺篇弓既平張八句謂亦狸首之詩云首章必有狸首二字故以名其詩此必第二章第三章也亦鑿空臆說至呂氏引原壤歌兩句傳會狸首逸詩尤屬悠謬江慎修羣經補義取之以女手之卷然女為尔汝之汝蓋久役于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故

云狸首者樂會時也不思札記下文明云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而可解為室家會遇乎狸首逸詩無攷其義當如鄭儀札注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釋文首先也因以名篇也劉原父云狸首即鵲巢也篆文狸似鵲首似巢

大夫士無主

鄭康成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賈公彥儀札士虞札疏遂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蓋以士喪札虞札俱不言作主故也然大夫士果無木主神將何所式憑以幣主神久則朽壞非孝子事親之道蓋賈氏牝度之詞余左哀十六年傳衛孔懼

讀書勝錄 卷二

使貳車載祔於西圃杜注祔藏主石函可為大夫士有主之的證孔穎達云孔懼得有主者當時僭為之皆狃于鄭說而不知其非也後魏書札志嘗辨之公羊文二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云卿大夫以下正札無主故不言之

大戴札錯簡

大戴札勸學篇珠者陰之陽也一段凡七十四字與上下文語意不屬疑他處錯簡也管子侈靡篇有此文孔廣森補注云前文有珠玉故旁及之

四戶八牖

大戴札盛德篇今本別立明堂篇誤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

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盧抱經先生據續漢志注定作八聰聰與窓通云若是每室之數下可不必再贅并援白虎通辟雍篇八窓象八風四闔法四時為證志祖竊以為不然此書古本作八牖非八聰也札記明堂位疏載五經異義引戴札說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正作八牖且下句增一其字則為總計之數義更明顯使改八牖為八聰將四戶亦可改為四闔乎四戶八牖與四闔八窓言各有當也不必合而為一且下文又有九室十三堂室四戶戶二牖古人文章正不嫌複又何疑於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語

讀書勝錄 卷二

為贅設乎

四書重文

論語憲問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疏以此二句與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合為一章蓋曾子引易以證夫子之言語意本一貫猶牢日子云吾不試故藝也集注因泰伯篇有此文注為重出而以曾子曰自為一章誤矣孟子盡心下孔子之去魯章較萬章篇多去他國之道也一句蓋此章專明聖人去國之義他國與父母國有別也言各有當以為重出亦誤

孔安國論語注

何晏論語集解敘既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乃其所集諸家之說仍有安國注語後之疑偽古文尚書孔傳者往往據論語孔注以爲證今讀海盜陳仲魚鮪所輯論語古訓摘其孰謂鄰人之子知礼乎注云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謂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紇此大可疑者予乃歎古來僞書何限惜無明眼人道破尔若僞日本孝經古文孔傳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其謬妄不待言矣

反論語

翟教授顛四書攷異云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張升反論

讀書脞錄

卷二

十四

語今不知反論語爲何等書據其名目恐亦如劉子元輩所爲是以反論語與疑孟刪孟同科也志祖案張升乃後漢人見范書文苑傳其所著反論雖不載本傳中大概如應劭風俗通十反篇之意文選注引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此語又見魏都賦注引但標張升反論乃反論中引述成語義主相反晴江誤以論語二字屬讀故疑其類疑孟刪孟尔左傳昭七年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崔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絲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張叔皮論亦張升反論之譌

康成解論語

書湯誥正義云鄭解論語用元牡爲舜命禹事於時總

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詩陽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

論語說受終文祖左總祭五帝也案國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

下韋昭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爲證蓋其時

古文湯誥未出故舊書相承以日字屬上句亦命禹爲

句於詞亦順然予小子履句不知康成作何解想必不

以履爲湯名尔據大戴礼少閒篇商履代興白虎通姓

名篇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竹書紀年則湯稱商侯履

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或以論語履爲湯字之誤尚書

古文大謬湯非名也豈有告天而自稱予小子湯者乎

讀書脞錄

卷二

十五

論語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十卷當南宋時已佚故朱子亦未之見近始與古文孝經孔傳並得之日本國中嘗取二書衡量之則孔傳贗而皇疏似真也其中遺文佚事若管仲奪邑之伯氏名偃公冶長辨雀語張石虎難夷齊之類洵足以資多識而廣異聞且所采舊說數十家標新領異非唐以後人所能僞撰然經文與今本多異其合于史書徵引者固可擇善而從而流傳既久亦容有彼國人之竄改如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與皇音餘而今本義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是仍讀如字而不音餘

也子溫而厲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義疏本仍作子吾不能無疑焉好古之士當分別觀之而不徒震為異域之祕書斯可矣

論語點句

王楙野客叢書云孔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孔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孔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志祖案中庸又云吾學夏孔杞不足徵也讀此不又當於之字下點句邪解經之不可泥一說如此

讀書勝錄

卷二

其

叢書又云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更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某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不必用意過當為穿鑿之說志祖案陸德明釋文云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為下句首則老先生之讀解固有本矣

三歸

論語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為歸朱子則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善說志祖案三

善說

善說

志祖案三

歸之為臺名是也然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故尔詩新臺敘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娶之杭堇浦先生云古昏礼有築臺以迎女之事左傳言秦穆姬登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也管仲僭諸侯故有三歸臺礼經鼓凸無諸侯昏礼三礼中不一及此南北諸儒亦無從引證存此以俟深於礼者

管仲非仁

管仲才優于德輔翼桓公尊周攘夷其功元不可殁夫子所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亦第褒其功尔如其仁如其仁者蓋疑而不許之詞非重言以深許之也豈有夫

讀書勝錄

卷二

其

子而輕以仁許管仲乎自孔安國誤解而集注因之後世學者遂疑聖人立論之偏與器小章抑揚懸絕而欲置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為齊人祇知有管仲云尔不知齊論之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魯論所無而為齊論所增者也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舊豈容齊人刪潤點竄於其間乎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鄭康成本作謗人見釋文初疑其說之不經後讀左傳襄十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

見釋文

見釋文

初疑其說之不經後

襄十年

襄十年

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

經按皇疏引一宗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某者則其餘焉不如某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再故斷確曰所以忠信不如某者由不能好學如某耳尚能好學則忠信可也如某也即釋文所釋衛瓘句詩

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為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為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康成解經悉有據依未可輕詆安得一疏通而證明之乎

友便辟

論語友便辟辟字凡四解釋文辟婢亦反此讀辟為僻而集注從之者也馬融注云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此讀辟為避也公羊傳定四年疏云便辟謂巧為譬喻蓋出鄭康成注疏又云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僻者非鄭氏之意即指釋文音此讀辟為譬也又漢書佞

讀書脞錄

卷二

六

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讀辟為嬖也

趙岐注孟子

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引趙岐本傳岐京兆長陵人年已五十因恥疾宦官數為貶議中常侍唐珪為京兆尹岐岐家屬陷以重法岐變易姓名與其從子范書逃竄嘗憩息於濟岱之間有安邱孫嵩年二十歲范書二十餘察其非常人密問之岐以實告遂與同載而歸藏之複壁中岐隱忍困厄者三年注成孟子數年後唐衡玪輩死因赦乃出志祖案所引趙岐本傳與范蔚宗後漢書

趙岐本傳云其弟  
子之誤也  
去也此也  
亦作也

小異其所云藏複壁三年注成孟子此事范書不載但云藏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而已傳末著要子章句劉貢父校要當作孟以岐注孟子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何氏所引豈出謝承書邪元時謝書尚存未可知也錄之以誌讀史者

孟子章指

趙岐孟子章指為作偽孫宣公疏者刊去近山東孔氏得影鈔宋本刻之始復臺卿之舊然其中疑文滯義有未能盡明者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章云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

讀書脞錄

卷二

九

子之命語出楊子法言學行篇司馬光集注云桐不慎則有患矣案好謀臨事之語與本旨全無關涉而畏失言之解又似牽合上章易言無責來其下乃接以故曰師哉師哉云云語意前後不相聯屬竟不知其何所指也

孟子異文

孟子注疏本有與集注本異者故行者有裹糧也注疏本作裹囊案疏云行者有糧裹於囊則經文自作裹囊鹽鐵論取下篇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可證放勳曰曰注疏本作日孫奭音義云日丁音駟或作日誤

有攸不為臣注疏本為作惟案趙注云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則古本自作惟字政不足聞也注疏本作與聞多一與字夫子之設科也注疏本子作予趙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則夫當音扶蓋以此為孟子之言也集注夫子如字舊讀為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注疏本作萬子扶余者非曰趙注云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說固迂曲然經文自作萬子無疑志祖謂七篇萬章所輯故於篇終特著萬子以表異之亦如論語有若所錄故篇首大書有子曰正其例也向來訓詁家罕有及

讀書腔錄 卷二

此者

孟子異讀

趙岐注孟子不但文異也其句讀亦異嚴九能嘗語子以趙注證古文尚書之偽者二事一瞽瞍亦允句若字屬下讀若是連文屬讀較順今偽古文大禹謨刪去瞍字以允若斲句而解允若為信順非也一若崩句厥角稽首句厥豎也不連崩字為文故章指有殷民厥角之語今偽古文泰誓以若崩厥角四字為文而訓厥為其崩角之詞殊不可解漢書諸侯王表敘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文選陸倕石闕銘厥角稽類可證古讀

孟子外書

近刻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正撥拾子書中所引孟子逸篇以成文詞旨淺陋通儒疑之余謂即其篇題之謬誤尤可直斲其為偽而無疑王充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是篇名性善非性善辨也孟子道性善性惡當辨性善又何辨乎孝經一書孔子以授曾子豈有孟子著書亦以孝經名篇之理蓋四篇之目當以性善為一辨文次之說孝經則必其中有推闡孝經之說而惜乎其書之久佚也今作偽者并此篇名之句投尚誤又何論其它乎或曰宋

讀書腔錄 卷二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以性善辨為篇題古矣安見其偽予曰謝氏所藏即偽書也後人不察或即因此一帙而附益以三篇亦未可知其一篇既以性善辨標題則不得不以文說為二孝經為三矣然總之皆偽也昔潛邛閻氏以漢志尚書卷數證梅賾古文之偽余故師其意以斲孟子外書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由是而疏通證明之儻亦潛邛之意乎偽古文尚書魏晉間人偽之也偽孟子外書宋以後人偽之也魏晉間人之所偽者古文宋以後人之所偽者

偽書偽古文難而偽偽書易何則孟子之有外書偽書也趙邠卿已譏其不能闕深似後人所依托今因其偽而偽之即詞旨淺陋庶幾讀者怨焉蓋作是書者較之偽古文尚書學愈疏而心愈狡也又慮孟子逸文之有所漏失乃於為正篇之末凡八章而注云以下闕則雖古書所引有在此四篇之外者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偽書無此二語皆盡舉而歸諸所闕之列以視偽古文之首尾完善而墨子之引泰誓猶有所遺致貽潛邸口實者不更善於彌縫邪雖然既云闕矣何以又云凡八章乎嗚呼亦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讀書脞錄 卷二

鄭注孝經

後漢書鄭康成傳敍康成撰述有孝經注而謝承書無之或疑謝氏脫誤非也康成孝經注晚出前世通儒竝疑其偽南史陸澄傳云康成自敍所著眾書亦無孝經此為明證一說是康成孫小同撰近人所刻古文孝經孔傳謂得之日本國者尤不足信大唐新語開元初劉子元奏議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略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官今驗孝經非鄭康成所注凡十二條

鄭亦正注

周礼大宗伯疏引緯書文曜鉤天皇大帝之號又引亦

正北極謂之北辰其下引鄭康成注云天皇北辰曜魄寶此文曜鉤注語非亦正注也近余氏蕭客古經解鉤沈列之康成亦正注誤矣隨書經籍志有康成孟子注亦疑誤

郭璞亦正贊

郭璞亦正注外別撰圖贊二卷語極妍妙予嘗于釋文邢疏及它書中偶見數則如釋水初學記引云川瀆綺錯渙瀾流帶潛潤秀通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混東會又河出昆侖虛色白釋文引云昆侖三層號曰天柱實惟河源水之靈府釋草鞠御覽引云鞠名曰精布華

讀書脞錄 卷二

月仙客是尋薄采薄掇又卷施草拔心不死亦正翼引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適興有遠旨釋木椶木桂說文繫傳引云桂生南裔拔華峯領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釋蟲蝟亦正翼引云蟲之清潔可貴唯蟬釋鳥鸛鸛如鸛短尾疏引云鸛鸛之鳥一名鸞羿應弦銜鏑矢不著地逢蒙縮手養由不睨釋獸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疏引云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蔽其目終亦號眺反為我戮近讀邵氏晉涵亦正正義又得數則釋地比目魚云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協



不得密離不為疏比翼鳥云鳥有鸚鵡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飛合翮山海經鸚鵡翮首蛇云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釋草菟葵穎凍云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款冬之生擢穎堅冰物體所安焉知渙凝釋蟲螢火即炤云炤耀宵火物之微么出自腐草煙若散漂物之相煦孰知其陶釋獸雌叩鼻而長尾云寓屬之才莫過於雌雨則自懸寒鼻以尾厥性雖陋列象宗彝惜不著其采自何書郭氏注山海經亦有贊抱經先生羣書拾補據道藏本刻之竝載補遺數十則今此諸贊多有與彼文相

讀書脞錄

卷二

西

涉者疑莫能定或彼誤以尔疋贊為山海經未可知也

坎律銓也

尔疋釋言坎律銓也自注疏釋文而外鄭樵陸佃諸家俱無異說亦可無庸置喙矣乃近日解尔疋者改銓作詮而以坎律為吹聿之譌不知釋言上文已有律通述也若此又云吹聿詮也不已贅乎律通與聿吹通而非此處之義且此處銓字亦從無作詮者解經而盡改經字以求通此郢書燕說也

讀書脞錄卷之三

仁和孫志祖

史表一人兩見

太史公作表體例多疏有一人而兩見者如惠景閒侯年表休侯劉富以孝景元年封三年以兄子戊楚王反富與家屬至長安北闕自歸更封紅侯於例自應附書而表以休紅竝列誠為踳駁又如海常侯劉福以孝武元朔四年封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元封元年復以校尉從擊東越封繚嫫侯而史公於建元以來侯表書繚嫫又於王子侯表書海常豈始以宗室後以軍功故分

讀書脞錄

卷三

見兩表歟然於繚嫫功狀但云以故校尉故字從橫海將軍說擊東越功侯又不著明免侯復封之由前後判

若兩人其能免於後來之指摘乎班史於王子侯表既正休紅竝列之失而於功臣表復以休紅并數為八人顏師古曾糾之矣至海常繚嫫之兩見則班表亦沿其失而未之正也

史表疑義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莊王二年有兄弟六國年表魏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二條不詳其義注家皆畧而不言嘗以詢之金海佳先生姓先生云左傳

桓十八年周公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克奔燕初子儀克即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云云周本紀則載之莊王四年案此禍醞釀已久或二年先有兄弟之釁至四年始發之史表止書有兄弟三字尚有闕文未可知也又魏世家惠王二十一年與秦會彤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年雖不合文與此同意者王不出而大臣往會也所書者秦比表畧明然文義終不可解且彤地丹名字亦近似或有脫誤

公孫固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敘云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

讀書勝錄 卷三

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索隱曰宋有公孫固無所述此固蓋齊人韓固傳詩者也志祖案傳詩者韓固非韓固亦不可稱公孫且不與荀孟韓非同時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固一篇注云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正戰國時人與史記合索隱之說謬矣

鹵卿秦樂閒

史記趙世家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鹵卿秦樂閒案樂毅傳廉頗禽栗腹樂乘乘樂閒之宗也閒遂奔趙則是為廉頗所虜者樂乘非樂閒也陳句山先生兆云案國

策樂閒未嘗降趙但以計不用而入趙爾燕王既不用其言安得復與是役而云與卿秦竝虜邪使其為虜則燕王必不復以書招之而閒亦無所歸怨矣梁曜北云樂閒下缺奔趙二字

韓姬

史記韓世家昭侯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案韓前後無悼公亦不知韓姬何人也小司馬索隱云姬亦作玘然韓玘為韓安相見李斯傳不聞有弒君之事亦與昭侯世不相涉故全謝山先生云此句是誤文當芟去志祖攷年表於韓昭侯十年亦載此事安得盡以為誤文而

讀書勝錄 卷三

芟去乎君子於其所不知而闕疑焉可也若芟去則武斲矣梁曜北云韓姬乃別一韓大夫非玘也悼公非韓君也攷三晉遷晉靜公於屯雷後三十二年鄭取屯雷鄭即靜公遷為家人又歷十一年為昭侯十年疑悼公即靜公至是被弒也各國之君有二諡者甚多靜公在位二年而遷故又諡悼

伍子胥傳誤字

史記伍子胥傳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是時鄒魯未滅也盧抱經鍾山札記錢竹汀史記攷異竝以魯為虜字之通然必改之字為其

且吳囚邾邾即邾子於樓臺乃左傳魯哀公八年事在十一年敗齊艾陵之前亦與史記本文不合予攷吳世家敗齊艾陵後有為邾伐魯至與魯盟乃去事則滅疑盟字之譌也一本滅作威意亦相近

史記誤字

嘗以李善文選注校正今本史記之誤者四事一秦始皇本紀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文選西征賦憶江使之反璧告亾期於祖龍注引史記作明年闕百詩潛邱札記引李太白詩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證今字為明字之譌惜未援據及

讀書勝錄

卷三

四

此也梁曜北云初學記卷五亦作明年一齊太公世家非熊非羆見賓戲周望兆動於渭濱注後漢書崔駰傳注同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注與今本同今本誤作非虎非羆一孔子世家述三五之法見東都賦事勤于三五注劉琨勸進表三五以降王元三五迭隆注茲同今本誤作三王又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今本脫子游子據困學紀聞則宋本已脫矣

漢書地理志誤字

漢書地理志蜀郡前氏道云禹貢潛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案

江為南紀巨川自蜀至海水程遼濶不應江行僅二千六百餘里齊息園漢書攷證疑之欲移上旄牛縣下劉奉世曰里數蓋誤八字於此條之下今攷徐鍇說文繫傳水部江字引漢書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始知今本乃傳寫之誤楚金本尚不誤也惜息園先生未曾攷證及此

漢書古今人表

漢書人表之謬誤昔賢已詳論之然古人姓名藉此表流傳可以攷鏡優劣亦未可全非也讀史者每度之高閣即顏師古作注號稱孟堅功臣而於人表亦多所缺

讀書勝錄

卷三

五

略唐初書籍尚多惜未能逐一證明致留遺憾近梁曜北著人表攷始網羅舊典補正譌舛可謂詳矣至如王青二友謝邛章向于史留采桑羽之類則他書未之概見固不能穿鑿傳會也

漢書杜周傳不誤

漢書杜周傳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日知錄云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其時暴勝之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宏羊坐燕王且事誅史家之謬如此志祖案

杜周傳所云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者此自指桑衛昆弟子犯法周能不避權貴而逐捕之也至衛后巫蠱事及宏羊謀反自在周卒之後本文並不云治桑衛獄無緣以此為班史之謬也

漢書無名

伏生名勝字子賤見後漢書伏湛傳晉書伏滔傳遠祖勝鄭君名

榮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史漢皆不著其名蓋譜牒所載多不足據唐書謂鄭君與其濫采寧闕之也又漢書

楊王孫亦字而非名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文翁名黨

字仲翁見張崇文歷代小志

讀書脞錄 卷三

後漢書一人兩傳

後漢書方術傳之蒯子訓計子勳蓋一人也方士姓名詭幻傳聞異詞音轉字易蔚宗遂誤以為二人余葛洪神仙傳止載蒯子訓其所云陳公以葛布單衣送之至時子訓乃死正與後漢書傳計子勳事相合尤可證其非二人矣

後漢書陳球傳誤

後漢書陳球傳載球議竇太后配祔事云李咸始不敢發見球詞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竇爾誠與臣意合志祖案袁宏後漢紀李咸先執藥上書詞甚懇至袁紀全

載之靈帝感其言乃詔公卿更議而陳球始下議與咸意合余非咸始不敢發見球詞正而後言也且范書亦載李咸時病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得生還矣之語何前之慷慨而後之依違乎一人之身前後乖錯蓋蔚宗博采眾書而忘其矛盾也

孟氏三世死義

後漢書循吏孟嘗傳云其先三世為郡吏竝仗節死難不著其名案論衡齊世篇云會稽孟章父英英字公房覽四百二十一卷引會稽典錄為郡決曹掾郡將擣殺非辜事至覆攷英引罪自子卒代將死章後復為郡功曹從役攻賊兵

讀書脞錄 卷三

李北敗為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父子死義可補

范史之闕特其一世莫詳後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引謝承後漢書云孟政字子節地皇六年六當作四為府丞虞鄉書佐時太守缺丞視事毗陵有賊丞討之未到縣道路逢賊吏卒迸散操刀盾與賊相擊丞得免難政遂死於路案地皇乃王莽偽號當在孟英之先於是孟氏三世死難之事始全乃歎昔人謂漢以後事無不可攷者其信然乎吳志虞翻傳注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

續漢書律歷志脫誤

周甄鸞五經算術引續漢書律歷志始于黃鐘終于中

呂今本脫始於故各統一月其餘以次運行當月者各  
自為宮今本統誤又苟非草木之聲今本革上生不得  
過黃鐘之濁下生不及黃鐘之清今本誤作上生不得  
不得及黃鐘之數實於律為寸於準為尺於律為分於準為寸今本  
脫下又南事不生六十律終于南事故不

謝承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已久佚陽曲傳徵君自言其家有此書為  
永樂時雕本恐妄也全謝山先生云即果有之亦偽書  
而已志祖案隨書經籍志云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  
無帝紀則謝書無本紀也北堂書鈔引封告事云出謝  
讀書脞錄 卷三 八

承後漢書風教傳則謝書有風教傳也太平御覽引臘  
日祭祀事云出謝書東夷傳則謝書有東夷傳也史通  
書志篇云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訓則謝書有百官  
輿服志也雜說篇云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  
則謝書有姜詩趙壹傳也范書姜詩事載又論贊篇云  
謝承曰詮與諸史不同則謝書易論贊而為詮也又雜  
說篇云謝承漢書偏黨吳越煩省篇云謝承九悉江左  
京洛事缺於三吳蓋偉平為孫吳貴戚容有偏私也世  
有作偽者當以此數事證之鄉先輩姚荃園之撰後漢  
書補逸中有謝書予憾其闕畧廣為蒐輯得五卷視姚

按尚有劉焉  
華位二八

本幾倍之矣宋吳淑淳化中進注事類賦狀云

三國志失限斷

後漢書與三國志有一人而兩史竝傳者董卓陶謙二  
袁劉表呂布公孫瓚臧洪孔融魏志附崔荀彧是也案  
董卓諸人俱非魏臣即荀彧設謀定計操嘗以子房比  
之然究為漢臣而非魏臣其卒在操未為魏公之先安  
得列於魏志乎此陳壽之失於限斷也蔚宗傳於後漢  
書是矣後之作史者皆當以是為斷

印文似成信字

魏志陳留王咸熙元年印文似成信字注孫盛曰昔公  
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始述所作也金海  
住先生曰志云璧玉印各一印文云云則但言印文不  
言璧玉也孫盛云二玉之文似欠審核或盛語別有所  
承邪志祖案蜀志向朗傳注引襄陽記云得璧玉印各  
一枚文似成信字則璧與玉印之文竝似成信字也故  
孫盛以為二玉之文此志誤衍一印字余

讀書脞錄 卷三 九

孝愍

蜀志先主傳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  
曰孝愍皇帝案此即漢獻帝也獻乃魏世所諡後人但  
稱獻諡不稱孝愍者蓋以獻為美諡且先主時獻帝尚

在傳聞不審遽加追諡未可以為定典也惟劉淵自以漢氏之甥冒姓劉氏其僭即漢王位下令有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語見晉書載記唐哀帝乃朱溫所諡至後唐明宗追諡為昭宣光烈孝皇帝新唐書及通鑑並用後唐諡新唐目錄仍作哀帝諡

孫策襲袁術

吳志蔣欽傳云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攷證盧明楷云案孫策傳袁術僭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術之事疑誤志祖案趙氏一清校本改李術然以策傳核之策以書絕術之後曹公即表策為討逆將軍裴注引江表傳有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

讀書臆錄 卷三

牧劉璋并力討袁術之語是策未嘗無襲袁術事特軍嚴當進而術旋死尔至策襲破劉勳乃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是策所襲者劉勳非李術也校改李術誤

吳志丁奉傳脫文

吳志丁奉傳云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案文選辨亡論丁奉離斐即黎斐離黎通以武毅稱李善注引吳志曰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據此則志文魏大圍之應作魏人圍之而句上尚脫魏將

諸葛誕據壽春降九字至選注黎斐力戰有功恐仍是屯于黎漿之誤何則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者奉也非斐也

王子春秋

晉書惠帝紀廬江杜嵩儒林杜夷傳作崧作任子春秋或疑任子為杜子之誤非也任當作壬日知錄云壬子元康二年賈后弒楊太后于金墉城之歲

杜弢黨杜曾

晉書愍帝紀建興元年十月荊州刺史陶侃討杜弢黨杜曾于石城錢竹汀先生攷異云以杜弢杜曾二傳攷

讀書臆錄 卷三

之曾不與弢同黨志祖案王敦傳亦云陶侃為弢將杜曾所敗是曾乃弢將此云杜弢黨不誤也

晉書地理志脫誤

晉書地理志有濟南郡而無北海郡濟南郡領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細核之則五縣中除祝阿外俱當隸北海郡而濟南自有歷城縣左桓十年注平陸縣左莊十年注於陵縣左昭十年注濕陰縣左哀十年注志皆無之不知何以脫誤乃尔然觀輿地記云晉以平壽為濟南郡治攷其屬邑乃漢北海平原膠東地非濟南地也則其脫誤久矣

晉書嵇康傳

郎瑛七脩類稿云嵇康魏人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羞也此說本之困學紀聞固是至謂傳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為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此則郎氏之誤案魏志王粲傳云時又有譙郡嵇康至景元中坐事誅裴注引山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舉康自代蓋在此時至武帝受禪後濤再為吏部史並不云舉康自代何得以後事牽混景元中邪且山公為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是以舉康自代見世說嵇康別傳亦非辭官而舉康也

讀書脞錄 卷三

儒林參軍

晉書江統子惇傳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參軍攷證从宋本改為羽林將軍志祖案征西官屬不得有羽林將軍之名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嶷傳開館立學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蓋沿晉宋舊制儒林參軍職主文學不當改為羽林將軍也宋本亦誤

吳達傳

晉書孝友宋書南史孝義俱有吳達傳晉書敘達行事甚略無歲月可攷宋書則云太守張崇之三加朞命太

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南史案王韶之本傳以宋少帝景平之年出為吳興太守則適當傳於宋書明矣唐修晉書在沈約之後奈何復以之充數乎

晉書苻術傳

晉書苻術傳中如佛圖澄鳩摩羅什諸傳皆全襲梁釋慧皎高僧傳之文而不如高僧傳之詳核晉書麻襦傳高僧傳附云石季龍石虎字晉書佛圖澄云石季龍書避唐諱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恆著麻襦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節天馬及元帝嗣位江左以為天馬之應高僧傳無元帝嗣位二語蓋

讀書脞錄 卷三

徐廣陶潛

晉書采自小說也案石勒於成帝咸和五年僭號稱趙傳子為勒從弟虎殺而代之麻襦在石虎時距元帝即位久矣不當以為天馬之應以年代攷之殊非事實

徐廣陶潛

徐廣陶潛晉書宋書俱有傳以愚論之野民當晉宋革命之日雖流連舊朝乞歸桑梓然在晉已歷顯職目睹國祚傾移但哀感歔歔未能以身殉國永和之際上表稱臣歿于元嘉二年見宋書本傳晉宋書俱云年七五經一編則不止七十四也以入宋書宐也淵明為彭澤令於義熙二年即解印歸里高風亮節但可為晉之隱逸而不可

爲宋之隱逸也晉宋書俱入隱逸傳宋書有傳毋乃淵明之所差乎

劉遺民

史通雜說上史記篇注云劉遺民曹續一作續皆於檀氏

春秋有傳今晉書則了無其名案宋書周續之傳云續

之入廬山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

召謂之尋陽三隱史通所稱劉遺民殆卽其人白樂天

宿西林寺詩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

不及柴桑冷一宿西林便却回注云柴桑令劉遺民是

也曹續無攷七修類稿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嘗爲柴桑令故陶集中有和酬劉柴桑詩

讀書脞錄 卷三

宋書闕卷

宋書第四十六卷全闕後人取南史補之而仍闕到彥

之傳何也南史列傳之例凡其人子孫兄弟皆類聚一

處故張邵傳後卽附傳其子敷兄子暢宋書則各自爲

傳敷傳在卷六十二暢傳在卷五十九補宋書者但當

補張邵傳不當併及敷暢也今乃不加芟蕪致有一人

兩傳之失何前後略不契勘邪宋鄭穆等編校宋書亦

但以稱魏主謂與南史體同而不糾其敷暢之複出亦

失之疏

庾登之

宋書謝晦傳先書同黨庾登之孔延秀等竝伏誅後書

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竝皆原免一庾之身乍生乍死

朱昭芑明史糾譏之盧抱經先生則以爲有兩庾登之

昭芑誤以爲一人志祖案同時除庾元龍外不聞更有

同姓名爲宣明同黨者卽或有之史家記事亦當如侍

人賈舉國師劉秀之例變文以示區別此傳同黨下庾

登之三字明是衍文不必爲之曲解也

羅企生

宋書胡藩傳外兄羅企生張南漪先生增讀史舉正云

讀書脞錄 卷三

企卽仙字志祖案企字見說文呼堅切然此乃企字之

誤也羅企生見晉書忠義傳北史泉企周書作泉企

梁書范述曾

范述曾歷仕齊世梁高祖踐阼雖曾輕舟詣闕旋卽辭

還高祖詔加太中大夫賜絹二千匹以天監八年卒未

嘗一日仕梁也且其爲永嘉太守勵志清白不受饋遺

正在齊明帝世乃南齊書無述曾傳而姚思廉作梁書

良吏傳以齊之良吏充敷蓋兩失之馮山公解春集中

有范明王廟紀夢一篇夢入廟見神謂曰吾齊時中散

大夫范子元述曾字也恥事二君此足以證梁書之誤



北齊書叢

趙明誠金石錄云北齊書叢定遠從弟叡既附見定遠傳案定遠為叡昭子而於外戚傳又重出南北朝諸史北齊書但有昭傳猥并類如此志祖案今世所傳北齊書非完書也李百藥所闕者後人多取北史補之百藥書例稱廟號其書神武文襄者皆非百藥元文叢昭傳亦其一也故叢叢一人既附見於昭傳中而又別出於外戚傳其為後人妄補顯然不可以此譏百藥之猥并也

明山賓傳誤字

南史明山賓傳昭明太子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讀書脞錄 卷三 六

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夷齊梁書作夷吾是也山賓乃平原南人故詩以管晏况之東秦亦當作東齊山賓非棲隱者何為遠擬夷齊邪

驚斬元禧非實事

北史魏宗室傳驚字孔雀永安初封華山王咸陽王坦謂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之驚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攷異云驚封王在孝莊時距咸陽王禧之誅已二十八年矣本傳及禧傳俱不載斬禧事恐未可信志祖案咸陽王禧於孝文時賜死私第竝未斬首驚因禧子坦以老武官見嘲為此忿懟之詞本非實事不必

據以相難也

北史儒林傳

朱明鎬史糾云張景仁以八體進身餘無他菑厠諸儒林徒辱逢掖志祖案張景仁本非儒林中人史附見於馬敬德傳後非專傳也北史儒林傳多此類如冀雋趙文深之附黎景熙蕭該包愷之附何妥目錄俱當小字分注今刻本俱提行別傳非也此傳寫之失不當以咎本書

隨唐書一人兩傳

李密王世充皆為唐室先驅者也此兩人隨唐書俱有讀書脞錄 卷三 七

傳唐高祖及身而有天下非操可比二人之列於唐史宜也隨書以其事在隨代而傳之猶未為大失至裴矩者亦隨唐書俱有傳然矩後仕唐而卒於唐代又非荀彧輩可比隨書不當立傳

舊唐書魏知古傳

舊唐書魏知古傳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攷異云紫微令崇所居之官也尋改二字衍志祖案紫微令即中書令也本有二人蓋時知古與姚崇竝為紫微令崇以其同官而忌憚之余新書亦云由黃門監改紫微令尋改二字恐非衍文宰相世系表知古相元宗以其為紫微令故言相

新唐書王鎔傳

王西莊先生十七史商榷云新唐書藩鎮鎮冀王鎔傳未敘鎔事未了闕然便止古來紀述家無此體裁當贅一句云後事入梁在五代史志祖案史家限斷之法王鎔終於梁世唐書本可無傳若云後事入梁在五代史王鎔傳在五代史卷三十九恐古來紀述家亦無此體裁也

萬齊融

舊唐書賀知章傳云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攷異云下文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兖州兵曹巨監察御史皆舉其名今鄞縣有育王寺

讀書脞錄

卷三

六

常住田碑秘書監正字萬齊融撰蓋賀朝萬一人萬齊融又一人也傳脫一萬字志祖案舊書于休烈傳亦云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新書疑賀朝單名此傳下文朝萬止山陰尉蓋衍一萬字余名儼律師碑萬齊融撰見金石錄

姚班

姚思廉之孫名班新舊唐書本傳俱作班誤也舊書李尚隱傳云時姚班為同州刺史甚礼之即此人本傳云歷六州刺史同州蓋其一班莅汴州見大唐新語新書藝文志姚班俗本誤漢書紹訓四十卷亦可證蓋宋人避諱班缺

末筆與班字形似致誤舊唐書姚思廉傳云琦班別有班子姚傳不作班又節愍太子傳左庶

金城公主

新唐書公主傳太平公主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宐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攷異云案長寧安樂宐城新都定安皆中宗女太平則高宗女也神龍朝公主別無封金城者惟高宗女高安公主始封宣城神龍初進冊長公主實封千戶開府置官屬此金城或宣城之誤志祖案金城公主乃中宗養雍王守礼女景龍元年以妻吐番贊普見新唐書突厥傳下通鑑卷二

讀書脞錄

卷三

五

百八非宣城之誤也闕朝隱有送金城公主過西番詩

氏叔琮李彥威

氏叔琮李彥威即朱友恭二人皆弑唐昭宗者旋為梁太祖所殺在末受唐禪之前新唐書以此二人附於姦臣柳璨傳中而不入逆臣名已不正乃歐公作五代史於雜傳第三十一中又為此二人立傳不但失於限斷且雜傳者但歷仕兩朝而非純臣之謂若弑君之逆賊豈可一例入雜傳乎

五代史脫文

五代史唐家人傳睦王存义娶郭崇韜女崇韜被族宦

官誣言存父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案存父乃莊宗之弟安得云族邪疑莊宗下有脫文據通鑑莊宗幽存父于第尋殺之未嘗以兵圍也蓋歐史敘殺存父後并及朱友謙謀與存父為郭氏報冤莊宗遣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族之見朱友謙傳史文脫去一行不相承接竟誤以為族存父也

五代史誤字

五代史盧程傳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案任圜當作任團團乃圜之弟莊宗從姊婿故程罵之云欲倚婦力也見通鑑二百七十二卷任圜非莊宗姊婿亦不為少尹

讀書勝錄

卷三

以團圜字近後人見程傳後即繼以任圜傳誤校改余

五代史攷證

五代史安重誨傳任圜辭疾退居于磁州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攷證王文清案袁樞通鑑紀事云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官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此數語任圜本傳亦不載姑附于此今案趙鳳語自見鳳本傳非歐史有遺漏也又司天攷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掩上將攷證此天福三年也張希崇傳天福三年月犯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

也我其當之乎本卷不知何以不載今案攷書月犯上將即月掩畢口大星非二事也故張希崇有畢口大星邊將之語亦非歐史失載

韓通無傳

歐公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自是闕事攷異云通之死事在宋已受禪之日於例不當入五代史符彥卿李洪信等功名顯於五代而歿在宋初即不為立傳史家斷限之法宜余志祖案史例於其人之歷仕兩朝者如符彥卿李洪信等歿在宋初自應入宋史若韓通者未嘗一日仕宋其捐軀殉國為周而歿雖宋已受禪不可與

讀書勝錄

卷三

符彥卿等一例立傳作五代史者又以其人歿于宋世而不為之立傳則無可位置矣于是宋史創立周三臣之目首列韓通以補歐公之闕此又史例之所當變通者也

周太祖柴后

袁文襄牖閒評云魏人柴翁之女初備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父母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進其女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者乃極貴人願事之即郭威蓋周祖也竟為皇后志祖案此事五代史家人傳不載未詳袁氏所據何書史云太祖即位后已先

卒但冊封為皇后尔亦未嘗正位也

李瀚

著蒙求者困學紀聞諸書竝以為李瀚攷五代史李瀚無傳附見於桑維翰傳中通鑑作李瀚濬濤之弟也兄弟竝仕石晉為翰林學士濬請誅張彥澤名節顯然濬後隨契丹北還復仕契丹為勤政殿學士五代史四夷附錄亦作李瀚

王曦謚

通鑑載閩王曦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與崇妙保聖堅牢塔記所稱王曦尊號睿明文廣武

讀書脞錄

卷三

五

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略同錢竹汀金石文跋尾云當以碑為正曦以永隆三年稱皇帝即上此尊號既沒遂以尊號為謚其時篡奪相仍諒無暇別議謚矣通鑑失載曦上尊號一事五代史并謚亦略而不書毋乃太簡乎志祖案五代史闕世家謚曰景宗與通鑑異非略而不書也通鑑蓋誤以尊號為謚尔

金史札字

金史百官志有諸札詳穩一員在諸部族節度使之下諸移里董司之上札蓋部落之類而字書不載札字錢竹汀先生云記曾有小說家書讀為管不知所據志祖

案札疑札字之誤蓋部落有札聚意其讀為管者肌說也

札詳穩見遼史耶律隆運傳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題谷應泰撰而姚氏際恒庸言錄云本海昌一士人所作後為某以計取攘為己書其事後總論一篇乃募杭諸生陸圻作每篇酬以十金案此說不知所據姑識於此以質博聞

海昌士子謂談遷

歸安鄭元慶今水學略例云朱竹垞言谷氏紀事本末

徐蘋邨著

名傳字方虎德清人康熙進士禮部侍郎

蘋邨諸生時為谷所識拔故以此報之然谷氏以私撰受累蘋邨得脫然幸

讀書脞錄

卷三

五

矣與姚說又不同

讀書脞錄卷之四

仁和孫志祖

曾子

顏氏家訓勉學篇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盧抱經先生據高誘淮南子說林訓注呂望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疑曾子為呂望之譌蓋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其從遊必在少年也志祖疑七十為十七之譌然於書傳亦無確證又宋書建平王宏子景素傳內載劉瓛疏云曾子孝親而沈乎水又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為暴也然則後人所述曾子事之無攷者多矣

讀書脞錄 卷四

宋汪暉輯曾子一卷亦撥拾二戴朮孝經為之佚文緒論未能有所發明也漢志曾子十八篇隨唐志曾子一卷俱佚

墨子經說

丁小山云一人之書而有經有解者始管子牧民形勢立政收法明法五篇內有經有說者始墨子有經有傳者始韓非內外志祖案墨子經上下經各有說凡四篇俱用旁行讀法詞旨奧衍兼以傳寫錯互未易梳剔晉魯勝嘗引說就經各附其篇見晉書本傳而其書已久佚近畢秋帆尚書校刻者略可推尋小山復與其友許周生互相闢釋大有端緒然其疑誤之處究未能一一是正也

纏子

文選文賦注引纏子陳少章云纏疑墨又漢書菽文志有董子一卷注云無心難墨子此纏子或董子之誤志祖案選注引纏子凡三條文賦外又見陶淵明雜詩及荅賓戲注非誤也胡元瑞經籍會通云纏子漢志不載而意林引用二條皆與董無心論難語無心戰國人著書闢墨子纏子蓋戰國墨之徒也廣韻纏字注云又姓漢書菽文志有纏子著書不知所據

鬼谷子注

鬼谷子注向有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四家今所

讀書脞錄 卷四

傳者不著撰人名氏近秦太史恩復刻本題為梁陶宏景注以注中有引元亮日之文元亮為陶潛字宏景引其言去姓稱字故斷為陶注志祖案注中又有稱陶宏景日者則其人在宏景後而非宏景注明矣近刻去此四字但注云別本引稱去姓稱字古人注書亦無此體例疑所稱元亮者或其人姓元未定是五柳先生也今本蓋唐尹知章注尹知章鬼谷子敘困學紀聞嘗引之宏景丹陽秣陵人與陶潛本非一族

尸子逸文

尸子有注太平御覽中閒引之今其書久佚不傳近震

澤任氏兆麟刻其家舊藏仁意君治廣釋三篇尸子有

見介定復據惠松崖所輯為附錄一卷蒐討可謂勤矣

然尚有遺者如史記袁盎鼂錯傳索隱引孟賁水行不

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荀子王霸篇注引堯南撫交阯

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

恕也文選晉紀總論注引便事以立官也廣韻十五海

病字注云病也見尸子御覽八十二引昔夏桀之時至

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容臺振而掩履淮南覽冥

犬羣淮南有而入泉彘銜藪淮南而席隩美人婢淮南

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飛鳥鍛翼走獸

讀書脞錄 卷四 三

決蹄淮南作山無峻軫淮南澤無佳淮南水穀梁桓公

九年傳引夫已多乎道楊升菴集四十六引楚人有鬻

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

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其人弗能應也又六十四引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喚也

字彙補引廣澤釋同篇贖人也隨園隨筆詩文類引堯寄

于伊者舜灰于常羊又黃帝者少典之子又衣不務于

隅胝之削冠無觚贏之理二語亦見淮皆任刻所無

尸子五王

陶潛聖賢羣輔錄云秦公牙吳班孫尤夫人丹贊公子

麋右五王竝能相焉尸子曰古有五王之相迺謂之王

其貴之也案此五王未詳何代於它書無攷近日輯尸

子者亦未及此

孫子脫句

文選鶴鶴賦李善注引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草樹蒙

籠案今武經所載孫子行軍篇云軍旁有險阻潢井林

木蒹葭翳蒼者必謹覆索之無草樹蒙籠句蓋今本孫

子為魏武刪節非完書也漢書晁錯傳萑葦竹蕭中木

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似引兵法成文南都賦

台山賦注並引草樹蒙籠

讀書脞錄 卷四 四

吳越春秋元大德十年徐天祐字受之俗本音注本十

卷前有天祐敘後有補注九條末題前文林郎國子監

書庫官徐天祐音注并載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

克昌等姓名名人刻漢魏叢書併作六卷復刪去前後

敘跋及目錄每卷下校語惟宏治開袁大倫重梓者尚

存舊觀良可寶也敘云史記注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

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者它如文選注引季子遺金

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注嘗載越事數條

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本咸無其文志祖案隨唐經籍

志俱云吳越春秋十二卷今本止十卷則徐氏所舉佚文或在二卷之中未可知也予又攷得文選豪士賦敘注引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及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六所引吳王祠子胥事竝今本所無然則又五百二十六此書之闕佚者多矣西溪叢語引吳

越絕無二書

毛奇齡蕭山縣志刊誤云攷後漢書當作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餘暨縣云越絕書曰蕭山西施之所出其云越絕書者非今本越絕此正春秋時人如子貢范蠡輩所作其書亾散與今本越絕作於東漢袁康吳平者大異志

讀書臚錄

卷四

五

祖案郡國志注引越絕書西施之所出本無蕭山二字今越絕書無此文蓋偶有缺佚絕郡國志諸暨下引越吳靈縣今亦無此文必非古越絕也非別有古越絕書也如子貢范蠡輩果有古越絕書豈容漢菽文志不載西河持論乖僻往往如此

齊物論

莊子齊物論張文潛王厚齋皆以物論二字連讀謂物論之難齊而莊子欲齊之也程正公則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子烏能齊之而作此論哉是以論爲論斷之論後人或摘其誤志祖案文選魏都賦萬物可齊於

一朝劉淵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蒼盧謚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晉人崇尚元學然皆不以物論二字連讀也梁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直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尤可證明六朝舊讀矣

莊子弟字

莊子應帝王篇因以爲弟靡釋文弟徐音頽又回反蓋弟頽聲之轉列子黃帝篇作茅靡注云茅靡當爲頽靡是也今本莊子弟字偶缺一撇字書遂於弓部增弟字誤矣埤雅茅靡言其轉徙無定一作弟靡弟讀如稊稊茅之始生也此又一解然可證無作弟字之理

讀書臚錄

卷四

六

柳生肘

湯大奎彙硯瑣談云莊子至樂篇柳生其左肘柳瘍也非楊柳之謂王右丞老將行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昔人已譏其誤矣嗣見元微之詩乞我杯中松葉酒遮渠肘上柳枝生當時謬誤相承皆讀書不求甚解之失也志祖案柳之訓瘍釋文無此說且他書亦無以柳爲瘍者南華本寓言卽謂垂柳生肘何害乎王元兩詩引用皆同未可以爲非也抱朴子論仙篇支離爲柳秦女爲石亦以

楊柳

荀子脫句

荀子勸學篇蓬生麻中不扶而書正義史世直書洪範

正義引此文下尚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二句史記三

王世家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

黑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竝見荀卿子然則今本有脫

文也大戴禮勸學篇亦脫

淮南逸文

後漢書劉瑜傳注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

右諧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袁紹傳注同又見初

學記文選求通親親表李善注所引略同今淮南無此

文又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登祀中嶽見夏后啟母石

讀書脞錄 卷四 七

顏師古曰禹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

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

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

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洪興祖楚詞天問補注亦云

今惟修務訓有禹生於石之文豈此事出許慎注邪語

涉怪誕不似鴻烈本書山海經五傳云啟母化爲石而

注引元田爲畜白居易六帖生啟見淮南子玉篇田部畜字

淮南誤字

予向與盧學士抱經梁孝廉處素互校淮南子攷證頗

詳今黃君以靈楨覆校天文訓又爲審定數事始知落

葉之喻不虛也亟錄如左云八十歲而復故曰日當作

日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八十歲計有四

百八十七甲子而餘分皆盡仍復故日干支也又十二

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

所居十二月當作十一月上文云陰氣極陽氣萌故曰

冬至爲德又曰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冬至

爲十一月中氣則此十一月無疑也又有四十五日而

立夏五當作六凡言四十六日舉成數言之其實四十

五日又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又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二日干支誤依顓頊壬申部推之當得戊申日戊初冬

讀書脞錄 卷四 八

至甲午日午初立春篇首以顓頊原起案漢書言漢興

襲用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史記又言張

蒼爲淮南厲王相則此用顓頊歷可知也又月日行十

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注或作八案作八是也七

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卽十九分度之七也作六字誤

景古影字

顏氏家訓書證篇景字至晉世葛洪字苑傷始加多而

惠氏棟九經古義乃云高誘淮南子注曰景古影字誘

漢末人當時已有作景旁多者非始于葛洪字苑志祖

案高誘淮南注竝無此語俗刻原道篇注有之乃明人



安加唯大戴孔曾子天圓篇注有景古以為影字語虛  
辨固在葛洪後也段懋堂則云惠定宇說漢張平子碑  
即有影字不始于葛洪然則古義之說蓋誤據俗本淮  
南子當改引張平子碑方合

狐梁

淮南齊俗訓狐梁之歌可隨也狐梁無注或疑即有狐  
綏綏在彼洪梁之詩志祖案蜀志卻正傳瓠梁託絃以  
流聲注引淮南子瓠巴鼓瑟而鱉魚聽之今本淮南說  
山訓作淫魚  
聽又引此文作瓠梁之歌蓋瓠與狐通也與衛詩無涉  
梁曜北云梁字何  
解豈巴又名梁邪

讀書脞錄

卷四

九

馳字

淮南詮言訓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注馳競驅也近  
莊氏達吉新刻校正云馳即騁字省文引孫氏星衍程  
氏敦皆說如是志祖案玉篇馬部有馳字除救切廣韻  
在四十九宥內注皆訓為競馳與高誘注正合非騁之  
省文也

賈誼新書

賈誼新書較之漢書本傳及食貨志所載諸疏率多任  
意增損或一事而分為兩篇疑此其平日論議而奏疏  
則芟蕪浮語鎔鑄偉詞故其文益茂美或班氏小有潤

色而新書又閒出後人點竄未可定也本傳中凡人之  
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一段與大戴孔孔察篇略同  
而新書無之蓋即第十卷孔容語上之文而今本闕也  
何燕泉不察新書有闕乃錄孔察篇全文於過秦論後  
別立審取舍篇名甚矣其不知而作也

宋本說苑

海昌吳君騫以宋本說苑見示乃咸淳乙丑所刻予取  
以校漢魏叢書程榮刻本其立節篇云比干殺身以成  
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程  
本脫尾生句則與下文舉忠舉信舉廉之語不應又復

讀書脞錄

卷四

十

恩篇籛伯玉得罪於衛君一則程本所無此舊刻之可  
寶也然予尚有疑者鼂氏郡齋讀書志敘說苑篇目避  
宋庠諱易敬慎為法誠而此本仍作敬慎且王厚齋南  
宋人也撰困學紀聞引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上書求  
見云云此本亦無之則非真宋本矣

說苑誤字

困學紀聞曰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原注甯  
子甯越曰取士有  
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楚倭胥丘負客出公之晉晉  
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謬  
矣志祖案此見說苑尊賢篇細翫本文平字是乎字之

譌當以君不聞夫楚乎句絕王字屬下句下文又有士  
曰苗賁皇云云皆歷言楚前事不得概屬之平王也厚  
齋不知字有譌舛摘以為謬甚矣古書破訂之難

### 說苑衍字

說苑政理篇云魯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  
案魯安得有周公此公字羨文也尚書大傳略說韓非  
子難三家語辨政篇俱無公字

### 弦章

說苑君道篇晏子曰昔先君桓公左右多過刑罰不中  
則弦章侍案後文又載晏子歿十七年景公飲諸大夫

### 讀書脞錄 卷四

酒播弓矢弦章入事則弦章乃景公時人新序雜事弟  
四管仲言齊桓公曰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  
臣不若弦章韓非外儲說作弦商呂氏春秋勿躬篇亦作弦章說苑晏子語蓋  
誤弦章為弦章也弦章疑即弦章之後

### 列仙傳

世說文學篇注引列仙傳贊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  
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  
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案撰得七十下脫二人  
二字蓋百四十六人除七十四人外尚有七十二人也  
故李石續博物志云列仙傳七十二人陳直齋書錄解

題亦云列仙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是宋本尚不誤  
也今本列仙傳止七十人末有總贊一篇亦無出佛經  
之語蓋今本為後人綴輯非向書之舊又見世說注云  
撰得七十不悟其有脫字故數止於此也文選吳都賦  
注引鼇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又見海賦思元賦注又登江中  
孤嶼詩注引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昆侖山又西京賦  
注引贊曰秦穆公受金策祚世之業天台賦注引贊曰  
吞水須茹芝莖斷食休糧以除穀氣今本皆無之

### 冠先

列仙傳效先斂字誤也廣韻冠字注云又姓列仙傳有

### 讀書脞錄 卷四

仙人冠仙據此則今本作斂者乃後人妄改御覽弟一  
千卷引作冠先生古人先生亦單稱先蓋先非名也水  
經注睢水篇亦誤又女几譌作女几女几山以仙得名

### 列女傳缺文

太平御覽卷一百三十五引列女傳曰黃帝如日嫫母  
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今列女傳  
無此文案列女正傳每類十五傳獨母儀傳止十四以  
有虞二妃居首蓋缺黃帝嫫母一傳也今所傳宋本列  
女傳亦缺海昌吳槎客始據御覽補之

###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舊題晉葛洪撰盧抱經學士校刊改為漢劉歆志祖案此書固本子駿然出自稚川甄錄閒亦參附已說內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一條末云亦洪意也直著其名似當仍舊標題之為安

神異經述異記

神異經題云東方朔撰而中有引張茂先語豈別一人非晉之司空邪述異記題云任昉撰而中有北齊武成河清年事案武成河清已在陳世非昉之所得記也蓋此二書皆後人偽託亦偽書

方言

讀書臚錄 卷四

方言卷二抱婉耦也新刻移耦也二字於上條竊以為未安上條云臺敵匹也東齊海岱之閒曰臺自關而西秦晉之閒物力同者謂之臺敵語意本足今以謂之臺斷句而以敵耦也三字綴其下則東齊海岱之閒曰臺關西秦晉之閒亦謂之臺語不近複而無別乎抱婉之為耦雖於古訓無所攷然婉一作媿說文媿生子齊均也則自有耦意且抱婉耦也與下條倚崎奇也相對若此處無耦也二字則抱婉究作何解於上下文句例亦不畫一似不若仍舊之為善

風俗通逸文

風俗通本三十一卷今世所行者止十卷非足本也錢竹汀宮詹嘗搜輯逸文予稍加補綴刻入抱經堂羣書拾補中而未盡也武進臧在東堂復廣為采集得十餘條一天子治居之城曰都舊都曰邑華嚴經音義上又下一城之為言宸郭之為言廓謂寬廓宸受也華嚴經音義上一寺司也廷之有法度者也華嚴經音義下一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御覽四一賢堅也堅中廉外也御覽四一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長德艾事長於人以之為長者故也華嚴經音義下一御史中丞舊持書御史也御覽二百二十六一案京房制五音唯

讀書臚錄 卷四

加瑟十二絃此乃箏也今足樂箏十二絃他樂十三絃如箏稍小曰雲和樂府不用王王字據漢志補定記曰秦逐客李斯上書曰夫擊壤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使快耳者真秦之聲御覽五百七十六一銖六則錘錘暉也二錘則錙錙則兩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一賈誼書曰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豪是故立一豪以為度十豪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用也御覽七一期氏有期思國廣韻七一賁氏賁甫漢有賁赫晉書音義中又賁一一香氏彭城香景為計掾晉書音義下一穀梁

氏穀梁赤子夏門人釋文敘錄一食于氏漢有博士  
食于公河內人廣韻二一光和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  
子生兒兩頭異肩四臂共胸俱前向以為不祥因棄去  
朝廷替亂上下無別二頭之象也開元占經

舜有推義

風俗通皇霸篇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四字舊  
者上以盧循堯緒也抱經先生校推字改准云准音近  
舜志祖案准舜雖音相近然推行道德文義較明若作  
准行頗覺不古白虎通號篇舜猶舜也言能推信堯道  
而行之可證推字之義且廣疋釋詁三舜推也舜古舜

讀書勝錄

卷四

字益可信是推非准矣

高士傳

續博物志云皇甫謐高士傳亦七十二人而直齋書錄  
解題則云皇甫謐高士傳十卷自被衣至管寧八十七  
人是宋本已不同矣今本高士傳止三卷自被衣至焦  
先九十一人卷數少而人數多蓋亦出於後人之增損  
也予所見選注諸書所引皇甫書多有在本本之外者  
嘗逐一標記本書之上其但題高士傳而疑於叔夜之  
書者不泛及也今本謐自敘云自堯至魏凡

家語攷

九十餘人疑亦後人偽撰

予嘗惡王肅之作偽著家語疏證六卷後閱七修類彙  
云魯齋王文憲公柏家語攷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  
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書割裂織成之孔  
衍敘亦王肅自為也乃知古人已有先得我心者王攷  
惜未之見明何孟春注家語於它書所載為家語者別  
為外篇予亦未之見也僅見其敘於汲古閣所刻家語  
後劉宗周亦有家語攷 國朝  
陳厚燾注家語廣輯亦未見

家語逸文

左傳敘正義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  
與左邛明棗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邛明

讀書勝錄

卷四

為之傳共為表裏案王肅家語觀周篇無之蓋嚴氏所  
引者乃古家語文也又詩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正義曰  
家語引此詩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  
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列子湯問篇張湛注  
引鯤魚其大盈車皆今本所無若論語集注引家語記  
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則恐朱子誤記說苑為家語也

孔叢子與家語合

臧在東寄示其高祖玉林先生琳經義雜記一則云孔  
記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注相近當為禳祈聲  
之誤也禳卻也祈求也釋文相近依注讀為禳祈王肅

作祖迎案禳字从襄襄與相聲亂祈近皆斤聲故禳祈誤為相近注義甚確鄭不云相近或為祖迎則知本無作祖迎者惟孔叢子書論篇云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與王肅正同孔叢子亦偽書朱子云似東漢人語琳疑并非東漢人當出于魏晉間故解納於大麓禮於六宗皆與偽孔傳及王肅注合尚書正義又云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是知孔子家語言禮于六宗亦取礼記祭法為說其相近於坎壇句當必作祖迎於坎壇與孔叢子同今家語非全書孔氏所見本有之故知肅據家語也嘗疑孔子家語孔安國書傳孔叢子皆出于讀書脞錄

卷四

肅手鄭以相近為禳祈肅於礼記改作祖迎以見作相近者為形似之誤鄭注以為聲誤非也恐後人不信其說故託家語證之又恐後人知家語為己所私定故又著之於孔叢子以見不特家語之有其文也肅之詭計苦心往往若此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恐急索解人不得也志祖向疑孔傳家語孔叢子竝出肅一人所作喜其言暗合故亟錄之

孔叢子博物志注

孔叢子注據李濂敘蓋嘉祐中宋咸所撰注甚簡略吳師道國策補注所引有出今本之外者則其為後人所

刪節者多矣博物志有盧氏及周日用注語周日用未詳何代人盧氏并不著其名蓋明季人刻書往往刪去原敘甚或竄改數語竊為己作以致注書之人姓名莫破亦一恨也

李濂孔叢子敘云嘉祐中宋咸嘗為之注矣俗本亦刪去此語

博物記

楊升菴丹鉛錄云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攷後漢注始知博物記為唐蒙作志祖案張華博物志亦稱博物記無二書也但今世所行博物志本非完書後人見劉昭注引有佚文遂疑別一書亦續漢書郡國志健為郡下有蜀都賦注斬鑿之跡今

讀書脞錄

卷四

存昔唐蒙所造本謂唐蒙開道事也其下乃引博物記縣西百里有牙門山升菴誤以唐蒙所造連下博物記為讀云唐蒙作博物記鹵莽甚矣胡元瑞丹鉛新錄亦未加駁正

抱朴子逸文

文選雪賦注引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案今抱朴子無此文古本每篇各自為卷隨書經籍志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今本止二十卷豈釋鬼篇即在所佚之一卷邪唐書藝文志亦二十卷蓋已非李善所見之本矣

劉子

直齋書錄解題云劉子五卷近刻漢魏叢書題作新論劉晝孔昭撰

袁孝政敘云晝傷己不過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

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或曰劉歆劉孝標作終不知晝

為何代人志祖案劉晝見北齊書儒林傳即賦六合者

也直齋偶忘之亦或云孔昭未嘗播遷江表本傳亦不

云有此書當再攷

諸子奇字

梁曜北警記云管子多奇字如勢陞壯地員篇筭旬策重

甲泝丁增篇戊抹己之類音義未詳墨子奇字軒鶴下非

讀書勝錄 卷四

優節用限節儉儻天志搃明親非謂經新經下悞顯難切

上經說顛流飄件下經說激耕岵耀問魯坵掘扞軫佩備城

磨臨備高驚冊掘墀隄祛醜備融葬墟備荏旗苜守音

義亦皆難攷外此唯荀子多古字呂氏春秋閒有之如

知士篇有頤字又辨土莊字任地注墉字未詳志祖案

以上諸字皆不見於說文玉篇唯謂字孟子明謂背讓

音義明字亦作謂餘俱無攷

諸子中穆天子傳多奇字不止唐王起所舉之齋門二

字也至呂氏春秋名類篇水雲角觶乃水雲魚鱗之譌

以淮南覽冥訓證之可見吳任臣字彙補收觶字為徐

仲山所譏予因是類攷之晏子春秋問下其竟久乎竟

不成字當從左傳作能久呂氏春秋本味篇雋鱗之翠

字書無鱗字文選七命注引作雋燕是也重言篇有執

蹠瘠而上視者字書無瘠字說苑權謀篇作柘杵疑蹠

瘠即柘杵之譌審時篇厚糠多糝處碎御覽八百四引

無處字疑即下句定字之譌衍論衡書虛篇不見唾螺

唾字無攷說日篇作唾塊謝短篇將使使一本然各知

所之恢疑爽字之譌韓非子難三篇龐欄氏之子不孝

以論衡非韓篇證之欄則攔字之譌也孔叢子公儀篇

作龍欄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吳太子友曰黃雀徘徊枝

讀書勝錄 卷四

陰蹶蹶微進蹶蹶二字字書所無淮南子倣真訓重九

烈俗整字作愬蓋即愬字也地形訓寔生海人海人生

若菌寔藏本作寔山海經東山經有崱崱獸崱疑即攸

字中山經大崱山畢秋帆校作大苦又蒲鷄水注音薹

亦字書所無風俗通愆兀篇筭弁二字本算字誤分為

二錢竹汀已正之矣管子黃微荀子性惡篇說苑建本

篇俱作排檄蓋黃微即排檄之譌

讀書脞錄卷之五

仁和孫志祖

秦用夏正

萬斯大學凡質疑以呂氏春秋十二篇首皆從夏正疑呂不韋為相時已改從夏正至始皇二十六年始改建亥志祖案此說甚有理觀史記始皇紀云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若此時仍用周正則十月乃建酉之月而非建亥之月矣然謂秦首以十月而不首以正月改年始而不改時月異於三代則未必然夫春夏秋冬此万世不易者也若如萬氏所說將秦四時之序皆先冬而後歷春夏秋有是理乎蓋誤以史記所述太初以後史臣追改之詞為本文也

讀書脞錄

卷五

閏正月十二月

近歷家置閏唯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二月不置也予攷得閏正月者二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二月癸酉朔則此年閏正月矣孟簡撰左常侍薛莘碑題元和十五年閏正月見趙明誠金石錄又湯大奎炙研瑣言云或謂古來無言閏正月者余曰不然元仇遠詩云閏正月過二月來溧陽溪頭花亂開濃雲急雨海雷電不待羯鼓花奴催攷得閏十二

月者一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三年閏十二月梁曜北又攷得齊書武帝永明四年閏正月明帝建武三年閏十二月梁書武帝大同九年閏正月尚未及徧檢各史也蓋西法未行之先此二月之置閏者多矣

三商

儀凡士昏凡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商字內从八不從十故釋文無音賈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夏文莊蓮花漏銘云五夜持籌三商定夕見困學紀聞亦以商字作平聲用王應奎柳南隨筆譏韻瑞以三商收陽韻為誤非也

讀書脞錄

卷五

河徙

漢書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案此事不見於史記周本紀周有兩定王前定王五年當魯宣公七年如果有河徙之事春秋豈應不書且春秋是年書大旱尤不應有河徙事此必後之定王亦稱貞定王者也本兩字諡後人从省或單稱定王余予嘗以此說質之丁小山亦以為然竹書紀年貞定王六年晉河絕于虜

干遂

呂氏春秋知分篇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高誘注干遂吳邑楊倞荀子勸學篇注引干遂作于越誤也使

本文是于越高氏必不注吳邑矣淮南道應訓夫差之  
所以自到於干遂也可為干遂吳邑之證敬齋古今註  
乃因楊倞之誤引而并詆及高注非矣古書亦有今本  
不誤而舊本反誤者唯其是尔不當過信宋本也

标氏

抱經先生龍城札記云漢書注縣名莫黜下音怛怛标  
氏下音權精此自音黜為怛音标為權尔非連莫讀怛  
併氏讀精也今人不曉古例往往誤讀不知音兩字者  
古人自當作怛怛二音權精兩音又自有例矣縣名以  
氏稱者甚多又莫字人所易曉故古人不嫌相混志祖

讀書脞錄

卷五

三

案怛怛二字成文故五原郡之莫黜如淳曰音怛怛師  
古曰音了葛反此祇音黜字不當連莫讀怛也若權精  
二字義不相屬自當併氏讀精不得專音标字且漢書  
代郡标氏下孟康注固明云标音權氏音精矣縣名以  
氏稱者固多而此之氏字則當讀精無疑也安定郡月  
氏道應劭

音支

從陽

錢竹汀先生荅問錄云盧江之從陽續志所無也而謝  
承後漢書稱劉駒除從陽長見太平  
御覽駒駘仕於鄧太  
后時是安帝之世尚有從陽矣志祖案謝承後漢書此

事檢太平御覽不得惟職官部良令長類引續漢書云  
劉駒駘為滇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  
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案劉  
駒駘乃北海靖王興之孫臨邑侯復之子永寧中鄧太  
后召入東觀未嘗為令長見范書北海  
靖王興傳御覽所引續漢  
書劉駒駘事則劉陶之誤也陶除順陽長順陽屬  
南陽郡非滇  
陽亦非從陽也事見范書劉陶本傳御覽多誤字恐不  
足據

餘干

韓門綴學云干寶之姓或譌為于餘干之縣且竟為干

讀書脞錄

卷五

四

文集于干南雅敘說同志祖案干寶之譌為于誠然  
至餘干縣名恐不當作于也蓋餘干之所以得名以王  
山縣有二溪名上干下干故見盧浦  
筆記漢書地理志作餘  
汗屬豫章郡餘汗即餘干應劭曰  
汗音干嚴助傳越人欲為變  
必先田餘干界中可證隨志餘干屬都陽郡都陽由豫  
章郡析置也其字俱作干不作于韓門之說未詳所據

潘縣

漢書地理志上谷郡潘縣顏師古音普半翻續志及晉  
魏志俱作潘字而通鑑卷一百  
三十七詔祀堯於平陽舜於廣  
甯胡三省注云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潘據



水經注潘當作漢經史問荅從之且誇為一字千金此非也水經注灤水篇潘縣潘水俱作潘字惟河水四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語作漢不知此正傳寫之誤胡氏注上文所引同是元晏語明作潘字可證乃其下又云據水經注潘當作漢豈非目睫之論且以河水篇一誤字而欲盡改漢晉諸史及灤水篇之潘縣潘水亦萬無是理近 殿本水經注已據永樂大典改正作潘惜謝山之不及見也

大秦

日知錄云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

讀書勝錄

卷五

興國號非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因引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以證之亭林之言似乎可信而予友蕭山徐北溟 鯤徧探釋藏謂今佛經皆題姚秦鳩摩羅什譯無有云大秦者不知亭林何據且鳩摩羅什生於天竺距大秦國尚遠不當題云大秦也

畫螺

張萱疑耀引許氏說文畫螺舜妹嫫或作嫫畫始於嫫故曰畫螺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則畫又非始於舜妹矣事物紀原引周穆王傳穆王時其臣封膜始

作畫者非也志祖案說文女部無嫫字其嫫字注云女侍曰嫫引孟子舜為天子二女嫫支部敷字注則云舜女弟名敷首竝無畫螺舜妹不知張氏何所據而為此說至穆天子傳封膜畫于河水之陽以為殷人主注膜畫人名疑音莫安得改畫為畫而云封膜始作畫乎封建之封非人姓事物紀原之說尤謬

太甲放桐

孫奕示兒編辨書敘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謂伊尹不當有放君事放敘字相近當讀作伊尹敘諸桐非也伊尹放太甲不獨書敘為然一見於左傳襄二十一年

讀書勝錄

卷五

見於孟子豈盡敘字之譌晉語寺人勃鞞曰伊尹且公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孫丑曰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是放字非敘字明甚然則示兒編之說亦但出於後儒拘曲之見而可以私臆改古經邪元句曲外史張天雨取此說書於伊尹像之後見讀書敏求記彼詩人烏足以知經學哉

太戊桑穀

漢書五行志神之曰書敘云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剝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顏師

古注云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卽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伏生差謬志祖案近刻尚書大傳亦以桑穀生朝爲武丁事與劉向說正合豈師古誤記而翻以伏生爲差謬乎或注本云其說與大傳同傳寫者誤衍不字介容齋三筆但譏顏注委曲爲辨亦未及細覈大傳又案五行志所引傳曰云云卽尚書大傳也疑大傳自屬太戊不應與書敘乖違近刻或出後人誤采說苑之文以入伏書更詳攷之

伯夷叔齊

讀書脞錄

卷五

七

小倉山房尺牘與韓紹真云嘗讀呂氏春秋載伯夷就養於文王未至岐州而道卒王荆公最博疋未必不見此書乃作伯夷論曰豈其年高不及至周而歿邪抑或未及待武王而歿也故意跌蕩其詞以作波瀾而不宜引呂覽以實之於此可以悟作文之道志祖案呂氏春秋誠廉篇云伯夷叔齊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非夷齊未至岐周而道卒也如呂覽果有此事則史記叩馬之誣不辨自明荆公亦何必故跌蕩其詞爲此疑而未定之說乎簡齋先生此論求深而反淺矣

蹇叔百里奚

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欲襲鄭問蹇叔百里奚案左傳晉滅虢在僖公五年百里奚因虞公而入秦孟子云年已七十矣秦襲鄭在僖三十二年如奚此時尚在必且百歲而商君傳云奚之相秦僅六七年疑諫襲鄭者止有蹇叔而無百里奚也當以左傳爲正公羊作百里子疑別一人未定

禽息薦百里奚

文選陸士衡演連珠云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李善注引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奚之賢乃召禽息謝之

讀書脞錄

卷五

八

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愛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歿以上卿之祔葬之案今本韓詩外傳無此事蓋缺佚也後漢書朱穆傳注引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當車以頭擊闔腦乃精出孟嘗傳注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歿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亦見孟嘗傳注與選注又異據選注所云是秦穆公已知百里奚之賢而謝之矣又奚爲觸楹而歿哉當以章懷注爲正

鮑叔先管子歿

管子諸書載齊桓公問管仲病欲相鮑叔管仲以爲不

可而舉隰朋似管子死在鮑叔先而說苑復恩篇云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七條類稿以為劉向傳聞之誤志祖案韓非子十過亦載桓公與管仲問荅事而云居一年餘管仲死然則安知鮑叔之死不在此一年中未可定以為誤蓋管仲垂死而失生平第一知己宜其哭之哀也管仲死後十月隰朋亦卒於是故臣無一在者而豎刁之徒乃相與比周作亂矣

大夫種非鄞人

王伯厚據高誘呂氏春秋注尊師篇注楚鄞人當染以篇注又云楚鄞人茲誤以文種為鄞人因謂范蠡去而種不去者以父母之邦也

讀書勝錄

卷五

九

全謝山辨之見鮑琦亭集三十五據越絕書外傳吳越春秋內傳以證非鄞產然據高誘當染篇注以為楚鄞人鄒與鄞皆從邑相近而譌亦非也此時鄒未為楚所滅安得云楚鄞人乎近錢竹汀引太平寰宇記江陵府人物云楚南鄞人謂此必本於高氏注北宋本猶未譌也志祖案文選陸士衡豪士賦序文子懷忠敬而齒劔注引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鄞人也姓文字少禽始恍然於種之為楚南鄞人本出吳越春秋特今本非完書介選注之可寶如此太平寰宇記明州人物又載文種字子禽鄞人

閔子

閔子事後母以孝著嘗疑於書傳無徵今攷菟文類聚卷十知其事出劉向說苑而今本佚之也附錄於此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與即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漢武梁祠堂有閔子騫御車像贊云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移子騫衣寒御車失秩

子思有兄

讀書勝錄

卷五

十

隨園隨筆引續通典云子思兄死使其子白續伯父孫潛邱札記引羅虞臣長子速亦可為人後議作孫速而無子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曰重宗也案續通典宋白流傳頗少向未見其書但家語孔叢子所載孔氏世系子思不聞有兄孫速亦未詳何代人此二事皆無可攷或引檀弓子思哭嫂為位以為子思有兄之證然據正義引皇侃以此子思為原憲則亦未可傳會也即或子思有兄早卒恐未必有使子白續伯父事馮山公先生解春集中與耶髯書曾辨之

孔墨

班固荅賓戲云聖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

黔李善文選注引文子云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案  
今文子自然篇與善注孔墨二字互易蓋此事為孔為  
墨本不必有定也淮南修務訓陸賈新語劉晝新論竝  
以無黔突屬孔不暖席屬墨自班固倒用其語其後趙  
岐孟子章指云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庾信陝州五張  
寺碑韓昌黎爭臣論竝相沿承用而孔席墨突之語習  
之已熟鮮有用今本文子者矣

孔氏三世出妻

海寧周孝廉廣業記其父執祝人齋先生注著孔記讀

本云孔子所喪出母謂耶叔前妻施氏也施氏雖不見

讀書脞錄

卷五

上

傳記以顏氏父性嚴難事之言推之亦可見且顏氏禱  
尼生子則孔子所有兄姊皆施所出而今曲阜無施氏  
墓又無耐庸之主即家譜亦不載其非施歿而顏繼甚  
明孔子有兄非為之後故於施之歿為之持柩所謂道  
隆則從而隆也志祖案孔氏三世出妻之說謂伯魚子  
思子上之母也未有誣及聖母者唯家語後敘云叔梁  
紇始出妻其說之誣妄本不足辨且施氏生九女而無  
子史記世家無文僅見於索隱所引家語今本家語無施氏字乾  
隆年間廷臣議請以施氏崇祀加封經天台齊侍郎議  
駁見寶綸堂文集中是施氏有無尚難定今又橫加

以被出之名豈所謂游談無根者乎

孟母

十一經問對問孟子之父名何而其母則誰氏也對曰  
俱未有攷史記本傳止載孟子幼孤而母教之以三遷  
之訓史記本傳無此語孟子先貧後富喪葬之礼母喪踰於父  
喪而趙岐敘曰喪母而歸於魯父名母氏未聞志祖案  
世傳孟子譜云孟父名激字公宜孟母仇氏仇音亦未  
詳出何書也譜又載張頴孟母墓碑云頴讀廟碑其稱  
母曰李氏不知何據孟子妻田氏見明王圻續文獻通  
攷

讀書脞錄

卷五

上

卞和獻玉

韓非子和氏篇載卞和三獻玉事作楚厲王武王文王  
蓋文王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故傳元豫章行曰琅  
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盧諶荅魏子悌詩曰恨無隨侯  
珠以酬荆文璧然攷史記楚世家無厲王但云蚡冒立  
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  
豈蚡冒諡厲而史缺邪前漢書鄒陽傳注後漢書陳元  
孔融傳注引韓非子竝作武王文王成王文選荅賓戲注引同曹子  
建贈徐幹詩注引作武王成王文王誤是韓非子有二本也新序載此事  
作楚厲王武王共王誤琴操作懷王平王見後漢書趙壹傳注以

平王為懷王之子尤謬

荀卿

史記荀卿傳云葬蘭陵而國策謂其歸趙全謝山以國策為是據荀子書中有與臨武君論兵於孝成王前一事知其自楚歸趙又謂或者荀子辭春申而去及春申歿荀子以甘棠之舊復游蘭陵而卒焉亦未可定志祖攷風俗通窮通篇云荀子為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為蘭陵令焉然則荀子生平始仕齊繼仕楚自楚歸趙復為蘭陵令而卒於楚史記國策之言未嘗不合也然尚有可疑者據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

讀書勝錄 卷五

於齊當齊襄王時荀卿已為老師計齊襄王即位至春申君之歿在始皇九年又五十餘年則荀卿已百餘歲矣其卒又後於春申不知在何時恐未必然也謝山云荀子游齊當在湣王或以史記五十為十五之誤後漢書謝山孫卿之去國注引劉向孫卿子後敘云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黃綺

黃伯思跋四皓碑云云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淵明詩亦云黃綺之南山畢文簡讀杜詩黃綺終辭漢疑四皓之目宐曰綺里季夏曰黃公志祖案漢魏詩文用黃綺者尚多漢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見文選絕交書注

魏繁欽角里先生訓黃綺削跡南山下逮六朝沿襲承用不可殫述然四皓之目終當以夏黃公為一人孔記曲孔疏四皓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角里先生後漢書鄭康成傳云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則漢唐舊讀自審不可以詩人摘用據為口實也野客叢書云夏黃公姓崔名廉字少連見崔氏譜

楊雄仕莽

全謝山經史問答中辨楊子雲一條云楊子年四十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也次年而王根秉政薦之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楊子以

讀書勝錄 卷五

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止七十年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為不逮事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楊子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為之詞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成帝竝未祀甘泉楊子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乎志祖案漢書雄本傳贊薦雄待詔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非王根也王音歿後王商代之秉政若根之秉政又在商後今以雄為根所薦自與本傳四十餘入京之語合若是王音則不得有四十餘矣宋祁云音字是根字之誤此昔人所以欲移楊子入京之歲為在建始初也但據成帝紀王音薨於永始二年幸

甘泉在元延元年幸長楊校獵在元延二年又與本傳上方郊祀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及贊所謂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云云皆不相合予以爲不特非王根亦非王音也雄荅劉歆書曰雄先作縣邸銘王何頌階闡銘及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雄之自述者如此李善取以注文選蓋庶幾得其實矣文選王文憲集注引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案自宣帝甘露元年計至成帝未始四年正合四十餘年

東漢三公

困學紀聞云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入一

讀書勝錄 卷五

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志祖以後漢書破之太尉再入者尚有劉寬司徒再入者尚有楊賜至牟融則但於明帝時代伏恭爲司空無三入事司空再入者四人黃瓊劉寵楊賜楊彪厚齋攷之未盡

無錫侯

菀文類聚卷五十一引東觀漢記云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爲鮦陽侯子傳灑強侯陰盛爲無錫侯案范書陰興卒於建武時未嘗封侯明帝封陰興子慶疑卽盛爲鮦陽侯慶弟博疑卽傳爲灑強侯無陰盛爲無錫侯事陰氏侯

者凡四人陰識封原鹿侯興弟就封新陽侯并鮦陽灑強爲四安得更有無錫侯乎疑東觀記誤續漢書郡國志吳郡無錫下云侯國蓋非陰氏封也再詳攷之

崔元

梅鼎祚書記洞詮載盧璩與崔元書曰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礼此皆衰世之慢行也注曰元散騎常侍鴻子祕書郎謀反逃竄赦免周嬰后林駿之曰太平御覽簡傲門應璩與崔元書云云在晉書上洞詮乃列之後魏爲盧璩書盧璩於魏無所見若崔鴻子則名子元與此不合

讀書勝錄 卷五

惟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寔不拘細行休璉差及同時或與書箴之乎志祖案崔元始卒於靈帝初疑不與休璉同時此蓋別一崔元也若元始正與戴叔鸞邊文礼同時不得云昔

郭巨

郭巨之孝古今豔稱而後儒或疑其忍以爲賊恩之大見柳南志祖案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一引劉向孝子圖隨筆曰郭巨分財兩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鄰宅妻產男慮舉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欲掘地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鐵券云賜孝子郭巨巨還宅主宅主不敢受

遂以聞官官依券題還巨遂得兼養是郭巨之兒不終埋也李瀚蒙求亦但云郭巨將院何得遽譏其賊恩乎郭巨漢人事亦見搜神記

黃香扇枕

王觀國學林云後漢黃香傳不載扇枕事陶淵明作孝士傳贊曰黃香九歲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養暑月則扇牀枕李瀚蒙求曰黃香扇枕注蒙求者引東觀漢記曰黃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在淵明傳則云事父在東觀記則云事母世患無所質證案後漢書黃香傳年九歲失母思慕顛顛始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

讀書脞錄

卷五

七

守劉護聞而召之辟門下孝子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蓋本傳先云九歲失母後云年十二太守召為門下孝子盡心奉養則香猶有父在而盡心奉養也然則香為父扇枕可知矣志祖案東觀漢記書已久佚今檢太平御覽七百七卷引黃香事親暑則扇枕寒則以身溫席但云事親不細別父母蓋文彊學林云東觀漢記字文儒天性孝成無妨九歲以前母在之時亦扇枕溫席也至文彊之父葉令況見章懷注引謝承書當文彊拜尚書郎時尚在章帝賜臥几靈壽杖亦見東觀記御覽七百十卷可謂孝子之榮遇矣

田子春

陶淵明擬古詩間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西溪叢語引漢書劉澤傳之田生注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為證固非校者據魏志田疇字子泰以改陶詩亦非也田疇本字子春疇與春字義相協後漢書劉虞傳注引魏志正作子春則今本魏志泰字譌也何妨有兩田子春乎梁曜北云水經鮑邱水注亦作子泰通正以為史避諱作泰

子建八斗

李瀚蒙求云仲宣獨步子建八斗李義山詩亦有宓妃愁坐芝田館用盡陳王八斗才之句注家引南史謝靈

讀書脞錄

卷五

六

運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可繼也今檢南史竝無此語唐以前書亦未見有引及此者

關公生日

今世以五月十三日為關公生日攷吾鄉馮山公先生解春集中有關侯祖考名氏記云戊午解州有常平志于昌得碑於關侯故居之塔廟碑記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略曰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梁常平村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率于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壽六十八

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于桓帝  
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于靈  
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據此則公之生  
日乃六月二十四日而五月十三日為公之子平生日  
也然此碑出於近世恐不足據潛研堂金石跋尾續載  
元至正十二年關王廟  
碑云荆楚之人相傳顯烈關王廟額六月二  
十二日生昭顯王子平廟額五月十三日生  
閻潛邛割記云世傳五月十三日為關公生辰明會典  
亦載之但云其八字為四戊午則不可不辨公歿于獻  
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史不言其壽元人胡琦破之當  
在六十上下果生於戊午則四十有二余不合一戊午

讀書臚錄

卷五

十九

乃靈帝光和元年攷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戌朔五月  
無戊午不合二古人始生止記年月日不及時即屠李  
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安有公生東漢閒而  
傳其戊午時於千載下乎不合三

周將軍

讀書敏求記云關神座右塑立周倉像傳來甚久徧攷  
史書絕無其人僅見於小說傳奇那可為據又如桓侯  
字益德內府板演義傳尚未之改而流俗本竟刊為翼  
德豈不可笑志祖案山西通志云周將軍倉平陸人初  
為張寶將後遇關公於臥牛山遂相從樊城之役生擒

龐德後守麥城歿之順德府志與參  
軍王甫同歿里居事跡卓然可  
紀未可以正史不見其人而疑之也元魯貞漢壽亭侯  
廟碑有乘赤兔兮

從周吳志魯肅傳載單刀會關公事肅語未究竟坐有  
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尔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  
詞色甚切所謂坐有一人者疑即傳奇所演之周將軍  
而史偶失其姓名尔水經注云當陽縣城在綠水長坂  
南即張翼德橫矛處也亦作翼德或桓侯本有二字小  
說非盡無稽也宋本華陽國  
志六作益德

華譚

焦弱侯筆乘云水經注和夷底績即西傾因桓之桓漢

讀書臚錄

卷五

二十

書桓東少年場注桓楹即和表和表又轉為華表桓譚  
新論隨志作華譚桓和華三字古通用志祖案書鄭康  
成注和讀曰桓見釋文蓋和桓一聲之轉此古訓也偽  
孔傳以和夷為地名失之若和表之轉為華表乃其名  
稱各異而非必字之可通至華譚字令思晉書有傳著  
書亦名新論正如劉晔新論之比豈獨一君山乎且字  
即可通而姓不可通如焦所說桓譚又可稱和譚邪攷  
隨書經籍志桓譚新論十七卷華譚新論十卷二人二  
書何焦氏之鹵莽也

顧虎頭



能改齋漫錄云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  
晉陵無錫人攷世說顧愷之為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  
至本人或問曰漸入佳境則知虎頭非小字名畫記誤  
志祖案長康此語見世說排調篇然竝無為虎頭將軍  
之文晉書本傳亦不言其嘗居此職也且虎頭將軍未  
悉其為何等官屬仍當以名畫記為正類引世說有為  
虎頭將軍語

蕭芝

事文類聚載蕭望之為郎有雉數十常隨車翊集案漢  
書望之本傳不載此事李瀚蒙求云朱博烏集蕭芝雉

讀書脞錄

卷五

主

隨蓋類聚誤以蕭芝為蕭望之也太平御覽引蕭廣濟  
孝子傳此事正作蕭芝但未詳何代人余杜少陵奉贈  
蕭十二使君詩王鳧聊暫出蕭雉只相馴用此

阮簡

李瀚蒙求云阮簡曠達注家未詳案水經注渠水篇引  
陳留志云阮簡字茂宏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  
急數阮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  
其耽樂如是李語本此錄以補遺

陸德明孔穎達

唐初經學首推陸德明名朗以字行孔穎達然二人皆嘗仕

王世充陸為國子助教孔為太常博士世充令其子師  
事陸德明就其家行束脩之礼德明稱病不語猶有媿  
心若穎達之造禪代儀較之劇秦美新抑又甚矣以廁  
儒林傳中能無貽後人口實乎全謝山鮭埼亭外集中  
有孔陸優劣論亦以陸  
為優

柴紹

通鑑一百九十六卷唐太宗圖功臣二十四人於凌烟  
閣內有譙襄公柴紹注云柴紹當作許紹案柴紹尚高  
祖女平陽公主以懿親而兼勳舊其功在許紹之上且  
柴紹諡襄許紹雖亦封譙而未嘗賜諡也新唐書李愷

讀書脞錄

卷五

主

傳載凌烟閣功臣姓名有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  
國公柴紹而無許紹可證注以為當作許紹未詳所據  
新書秦叔寶傳云荆  
州都督譙國公紹

褚文忠

杭之褚塘有褚河南祠土人以助聖廟呼之案公諡文  
忠見唐會要又唐彥卿集言褚河南之柩至咸通中始  
得蒙恩歸葬陽翟其時以平徐肆赦賜其孫八品官扶  
護以歸蓋文忠賜諡亦在此時而新舊唐書不載故後  
之人莫或攷焉予作楹帖書之俾易名大典昭示來茲  
他日榜席額曰褚文忠公祠庶乎其可也因附錄於此

云唐食褚塘大節一生垂史冊魂歸陽翟易名千載表  
文忠

劉洎賜歿

褚公譖劉洎事新舊唐書通鑑並載之唯孫甫唐史論  
斲力辨其誣足以雪文忠之冤今備錄之云伐遼之行  
太宗諭劉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  
其疎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之或言誅  
大臣事亦與前疎健之語何異倘爲遂良所奏太宗疊  
前怒殺之跡其事狀近于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它  
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  
讀書勝錄 卷五

唐伯虎

隨園詩話云宋史有唐寅名伯虎亦在文苑傳志祖案  
宋唐庚字子西其兄名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見  
宋史文苑傳是宋之唐伯虎不名寅也先生偶誤記

黃六

張萱疑耀云京師句調中諱語以給人者曰黃六蓋黃

巢兄弟六人巢爲第六而多詐譎故以爲詈也志祖案  
以唐史攷之黃巢之兄名存尚有弟鄴揆欽秉萬通思  
厚等則巢兄弟不止六人巢亦不行六也疑耀之說疑  
屬附會

寶利房

隨園隨筆云秦時西域沙門寶利房聘秦始皇囚之而  
飛去見法顯佛國記而正字通引之志祖案佛國記書  
已久佚不知從何處錄出也七修類彙卷二則云秦時  
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異而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  
亦未詳所出室與寶字異亦未審孰是也徐北溟云寶  
讀書勝錄 卷五

萬回

通鑑二百 中宗神龍二年賜闕鄉僧萬回號法雲公胡  
三省注曰萬回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妊回回生  
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成役  
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齋所備而往  
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宏農去安西萬里以其萬里而回  
因號萬回武后賜之錦袍金帶案唐徐堅有萬回法師

碑崔湜有字通居士張萬回墓誌徐彥博有萬回神跡

記竝見趙明誠金石錄初生武后以母賤欲不齒以示

浮屠萬回 唐虢州閿鄉萬回傳見宋高僧傳卷十八

蘇小小

芥隱筆記引白樂天詩揚州蘇小小人道最天斜周嬰

厄林辨之云樂府錢唐蘇小小歌妾乘油碧車郎騎青

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題曰小小南齊時錢塘

名娼也樂天楊柳枝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

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則亦以為武

林人知揚州為杭字之誤志祖案樂天餘杭形勝詩夢

讀書脞錄

卷五

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自注蘇小小本錢塘

妓人也小小之產錢塘甚明無緣忽以為揚州近刻樂

天詩集和春深二十首正作杭字芥隱筆記所引或傳

寫偶誤不足辨也野客叢書卷七引白詩作莫言蘇小

小人道最天斜又不同

讀書脞錄卷之六

仁和孫志祖

用孔門弟子字

馮山公與俞德滋書云用孔門弟子字為字者漢人多

有之如杜欽杜鄴孔光萬章皆字子夏吾邛壽王王尊

皆字子貢謝躬馬武皆字子張伏勝字子賤平當字子

思鄭崇字子游爰曾字子路志祖案此所舉未盡也牛

商梁相孫建張宏亦皆字子夏見漢書表張忠遂義亦皆

字子貢同上劉岑同上許荆亦皆字子張見章懷注張猛亦

字子游范延壽亦字子路百官表尚有何湯見桓榮陳寔

讀書脞錄

卷六

皆字仲弓漢荆州從事苑鐘又漢許暹字顏回見顏氏

撰吳丁固字子賤見吳志虞

東漢二名

東漢承莽禁二名之後習非成是沿襲莫改史傳所載

名字並舉灼然知為二名者如蘇不韋字公先見蘇

靈舉字季智見郭泰傳注馬日磾字翁叔見馬融王延

壽字文考見王謝夷吾字堯卿東郭延年字公游方術

傳之類蓋無幾人劉盆子劉萬歲俱有伏無忌見伏

不疑見梁劉駒及劉珍傳似是二名然已莫詳其

字矣此外系以伯仲叔季或子字卿字及君公者皆字

而非名由范蔚宗博采它書不究史例每好稱人字介  
班史例書名然楊王孫字也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  
范書方術傳除謝夷吾東郭延年外若任文公樊志張  
魯女生費長房蒯子訓計子勳疑一人解奴辜麴聖卿  
編盲意封君達名衡見神仙傳郝孟節名儉見博物志王和平此數人  
者竝疑字非名公沙穆複姓公沙傳中俱稱穆可驗或  
併數為東漢二名者誤錢廣伯云蔡邕撰司徒袁公夫弟排行之始  
華陽國志漢中士女志云張亮則字元脩似二名者然  
下文云畏則換臨其郡疑元脩本名則

讀書腔錄 卷六

父子同名

史繩祖學齋佔畢記父子同名者有襄陽隨處士羅君  
墓誌云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水經林邑王范陽邁死  
其子咄代立慕先君之德復名陽邁亦見梁書蕭山汪  
龍莊祖輝語子明人劉江父子同名見明史劉榮傳此事  
之絕奇者也志祖案漢書王子侯表廣陵孝王子廣平  
侯名德其子嗣侯者亦名德以宗室侯封而父子同名  
尤可詫異然班史無譏顏氏不注疑今本漢書傳寫之  
譌也

楊揚一姓

揚用修云芊楊揚陽本一姓揚子雲自以為蜀無它楊  
其揚字不從木而楊修云吾家子雲亦同關西之楊特  
子雲好奇之過獨自標異尔志祖案漢書雄本傳據其  
自敘出於晉之楊侯而廣韻楊字注又姓出宏農天水  
二望自周楊侯後并於晉因為氏也其揚字注不云又  
姓是古人但有从木之楊姓無从才之揚姓矣或譏修  
家子雲一語謂德祖自紊其譜牒者蓋失於不攷杜子  
美壯遊詩云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謂班固楊雄也  
其下又押心飛揚則子美亦以子雲之姓从木矣故夏  
日楊長寧宅詩又曰醉酒楊雄宅古今同姓名錄以子雲與隋觀王為同姓

讀書腔錄 卷六

陶淵明世系

陶淵明為大司馬侃之曾孫見於晉宋書南史及昭明  
太子所作傳竝載其祖茂武昌太守此無可疑者乃闕  
百詩之子詠著辨一篇誤讀陶集中贈長沙公族祖詩  
絃長沙公於予為族祖以族字絕句又以同出大司馬  
改大為右謂是漢之陶舍而非陶侃夫長沙公於予為  
族既不成句且與題所云族祖相戾矣愚謂長沙公不  
著名字必非士行之子為淵明大父行者其改大司馬  
為右司馬良是蓋以同出陶舍之後故云召穆既遠尔

觀命子詩敘長沙桓公之勳業而繼之以肅矣我祖於穆仁考緊相承接淵明高士必非妄攀勳貴以它人之祖為祖者明白如此而可以臆說翻成案乎至淵明孟府君傳云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或陶侃二字為孟氏後人所增未可知也全謝山疑淵明非為侃七世孫亦

兩袁閔

後漢書黃憲傳郭林宗少游汝南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乃還劉貢父云袁閔字奉高閔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閔當作閔志祖案字夏甫者乃袁安之元

讀書勝錄

卷六

四

孫汝南汝陽人潛身土室不應徵辟范書附袁安傳後字奉高者別一袁閔見世說德行篇注引汝南先賢傳汝南慎陽人辟太尉掾卒者也黃叔度亦慎陽人與袁奉高同縣故郭林宗先過奉高而後見叔度閔之字奉高取左傳高其閔閔之義至袁閔姓名亦見世說言語篇其氏族裔里注未之詳也貢父蓋誤以兩袁閔為一袁閔字奉高為汝南功曹見王龔傳疑閔亦字奉高或閔一名閔

兩牟融

張文蠶螺江日記云漢兩牟融俱著書俱號牟子志祖案後漢太尉牟融范書有傳撰牟子二卷見隨書經籍志儒

家至宏明集所載之牟子不云名融也當再破之胡元瑞史書佔畢云二年融一漢太尉一漢布衣俱著書俱名牟子張說蓋本此

兩孫秀

敬齋古今註云孫秀有三誤也志祖破之止有二歸命侯皓之從弟秀降晉為驃騎將軍吳平降為伏波將軍見吳志孫匡傳注引晉諸公贊即晉書周處傳所云伏波將軍孫秀非有二人也其一則趙王倫之黨以倫敗被誅

兩孫炎

漢末孫炎字叔然康成門人注介正三卷音一卷見經典釋文敘錄又有一孫炎撰介正正義陸佃埤疋中引讀書勝錄卷六五之邢昺疏敘所云舊有高璉孫炎二家也未知是何代人要在叔然之後朱竹垞經義攷誤以為一人

兩孔明

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帝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汗君之朝也案此乃魏之胡昭字孔明魏志附管寧傳後云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札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趨勉卒雅尚義不相屈即此事也而胡氏史書佔畢乃云稚川去魏未遙孔明傳注俱不

載豈誤以魏之孔明為諸葛武侯乎案楊升菴引抱朴子於孔明上妄增諸葛二字遂有曹操不屈孔明之說元瑞蓋襲其謬

元史同名

邵氏續宏簡錄凡例載元有九伯顏十五脫脫然以史證之實多疏略汪龍莊云邵錄於伯顏云一世祖時江西左丞一成宗時河南平章攷世祖紀至元二十九年有江西行省伯顏未嘗云左丞也三十年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顏為中書省平章政事蓋即一人且河南平章亦非在成宗時也又云一文宗時左丞相一文宗時河南行省丞相一順帝時右丞相封秦王證以秦王本

讀書勝錄

卷六

六

傳實則一人而三之順帝時湖廣平章則紀傳無攷然則合之世祖時平宋功臣傳有武宗時駙馬紀首止四伯顏也其于脫脫則云一烈祖曾孫一仁宗初遼王攷宗室表烈祖子鐵木哥幹赤斤六世孫脫脫遼王則遼王即烈祖曾孫也一康里國族一英宗時南臺御史大夫以康里氏傳證之亦一人也一仁宗時雲南王諸王表無脫脫封雲南王者仁宗紀延祐元年諸王脫脫薨蓋即宗室表太祖子朮赤位寧肅王脫脫也仁宗紀延祐四年諸王脫脫稱爲雲南王蓋誤一劉國傑子則脫歡之誤一至正時萍鄉州同知本史不載然則合之憲宗時皇族宗室表太宗子

哈刺察兒位下有脫脫憲宗紀二年遷諸王脫脫于葉密立地是時所遷皆太宗子孫則此脫脫爲哈刺察兒也子茂里乞部長太祖紀三年世祖時千戶元世祖紀至元七年木華黎

元孫傳有泰定時中書參議文宗紀首順帝時右丞相順帝傳順帝時

時翰林承旨順帝至正十六年至正中知樞密院事順帝至正十七年

實止十脫脫也若見于元史而邵氏不及錄者伯顏則

有武宗至大二年使八憐不孫使臣紀文宗至順元年

中興路人紀泰定四年江浙直省舍人河渠志鹽官仁州海塘條

宗延祐元年右衛副都指揮使兵志鎮順帝至正十九

年參知政事宰相特薛禪五世孫禪傳世祖時拜要叛

黨伯帖木至正時察罕帖木兒部將察罕帖木兒傳泰定時官

讀書勝錄

卷六

七

官峇里順帝時廉訪僉事傳有世祖至元時監察御史桑其著姓者則又有完顏伯顏成宗紀首徐伯顏武宗至大二年章伯顏順帝元年周伯顏順帝至正楊伯顏達識帖木兒傳胡伯顏余闕高伯顏高與傳賀伯顏賀勝傳鄒伯顏傳移刺伯顏孔全二王伯顏一文宗紀天歷元年也脫脫則有成宗大德七年四川行省平章紀英宗至治二年駙馬紀泰定初監察御史紀泰定帝四年鷹師紀文宗天歷元年四川省左丞紀順帝至正十五年親王紀至正二十八年李思齊部將紀眞定昔寶赤兵志武宗至大二年左丞宰相至大二年尚書左丞相宰相表即脫虎脫與上承表

時三順帝至正二十五年平章政事宰相淮東宣慰使

里傳只其著姓者則又有方脫脫順帝紀至也惟所云十

三脫歡一太祖五世孫安定王宗室表脫歡為太祖子

祖已六一太宗侍臣耶律楚材傳一憲宗時札刺兒部人憲

年一世祖時福州達魯花赤傳一駙馬木安傳闕里吉

一苦徹子苦徹拔一成宗時參知政事成宗大德八年一哈刺

哈孫子哈刺哈一合丹孫成宗大德五年一仁宗時西臺中丞

明宗一泰定時治書侍御史文宗一文宗初湖廣平章

文宗至順元年即劉國傑一順帝時僉樞密院順帝至

子天歷二年亦作劉脫歡一順帝時僉樞密院順帝至

年皆見于史不誤然尚有世祖時鎮南王紀表成宗大

德二年西臺侍御史紀大德七年誣告諸王脫脫者紀

仁宗延祐三年太尉紀順帝至正元年平章政事宰相

至正七年右丞同特薛禪曾孫特薛禪博尔忽子博尔忽

赤台曾孫赤台忙哥撒兒子忙哥撒兒相威孫相威朵羅

台子朵羅至正時同知太常院事太平南臺御史大夫

泰不華傳中統時軍士張拔世祖時乃顏黨王綽世祖時廣

東按察使合刺普至正時宣政院使朴不又至順二年

王脫歡邵氏皆不及錄未免太略龍莊熟於史學著有

廿四史同姓名錄元史本證

叔姪稱父子

古人稱叔姪亦曰父子漢書疏廣傳父子並為師傅謂

廣為太子太傅其兄子受為少傅也後漢蔡邕傳陽球

飛章言邕及質邕上書自陳如臣父子欲相傷陷晉書

謝安傳朝議欲以謝元為荊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

位太重質乃邕之叔父元亦安之兄子也世說文學篇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謂殷融及兄子浩又通鑑

卷一百十慕輿護曰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慕

容德於寶為叔父亦稱父子晉以後則罕見矣

門人不稱婿

韓昌黎之女先嫁李漢後改嫁樊宗懿見皇甫湜所撰

讀書脞錄 卷六 九

墓誌李漢編昌黎集稱門人而不稱婿蓋以此後宋黃

幹編朱子集明余祐編胡居仁居業錄俱沿襲用之誤

矣潛邱劄記以為重道統而輕私親疑未必然

謚法無正字

錢竹汀唐書攷異云謚法無正字宋時避仁宗嫌名改

貞為正唐會要所載謚正者皆貞也志祖案史記正義

所載謚法解本有內外賓服曰正與貞謚兩字並列宋

世避諱廢貞謚不用然如王范司馬諸公疑本謚文正

非因諱貞字遷避也唐則貞正並用魏文貞公本謚貞

宋璟亦新唐書不改正疑羅云宋時謚文正者惟呂蒙

諡文貞正王欽若司馬光王曾范仲淹

鄭居中蔡十陳廉伯八人李昉王旦原諡文貞後避御諱世遂呼為文正介

唐人避諱

唐李賀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韓文公雖作諱辨而賀終不得舉也予讀唐律疏義名例三有一條云諸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疏義曰假有人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之官父祖名卿亦不合任卿蓋此風起于六朝而唐人因之懸諸律令其初本避父祖名之本字後乃并其嫌名而亦避之矣不知何時始剔除也唐書韋臯兄非避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買曾傳父言忠會羅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蕭復傳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史謂行軍長史五代史劉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案復父名衡亦避嫌名

讀書勝錄 卷六

胸傳唐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則五代時猶相沿未改矣

古三字字

古人一字字者多三字字者少王阮亭池北偶談及徐位山管城碩記所記數人外予之所知者尚有張天錫字公純峻崔宏度字摩訶衍又興唐寺主尼法澄字无所得見開元十年塔銘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為字無不為見續博物志盧抱經先生云宋遺民有千載心者亦三字字也

阿奴

晉書周顛傳弟嵩嘗因酒臨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

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尔亦見世說雅量篇案阿奴為周顛次弟謨小字見周顛母李氏傳世說方正篇周叔治字謨作晉陵太守周侯顛臨別撫其背曰阿奴好自愛注亦云阿奴謨小字此顛又以呼嵩則非小字也蓋晉世人通稱弟為阿奴尔

阿戎

杜少陵為征南十三世孫見祭遠祖當陽君文位乃少陵從弟集中有送柏二別駕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及棗雨入行軍六弟宅詩可證而杜位宅詩守歲阿戎家或以為用

讀書勝錄 卷六

王戎事指位為姪非也南史王思遠傳王晏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阿戎蓋思遠小字思遠為晏從父弟杜詩用此胡三省通鑑注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為阿戎阿戎才悟如此不當以常兒遇之子美詩正用靈運語也

太牢少牢

馮山公書野客叢談後引漢書外戚傳許后疏語證以特牛為太牢西漢時已然志祖案牛羊豕皆具曰太牢而以牛為主少牢無牛有羊豕而以羊為主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據此則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其來古矣儀禮少牢饋食



禮疏云一牲即不得牢名故亦特牲與士特牲皆不言牢也

古衣冠不忌白

古人居喪不脫衰經衣冠竝以麻為之其時但以衰經為凶服衣冠不忌白也浴及唐代猶以白紗帽為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服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白如銀製以為袍餘為巾杜詩狂遺白接籬白帽岸江臯皆可為不忌白之證雲谷雜記言之甚詳唯引管寧不應州縣辟常著白帽案今魏志管寧傳乃作阜帽豈張誤所見宋本有異乎杜詩阜帽應兼似管寧一本作白帽非

孔子無須

讀書歷錄 卷六  
何孟春餘冬序錄卷二十六引孔叢子子思告齊君言吾先君生無須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疑石刻唐吳道子畫須髯為誤後世據為偶塑勿加破正志祖案今孔叢子居衛篇子思言吾性無須眉是無須者乃聖胄與序錄所引不同豈今本孔叢子誤邪

須灰

須灰未聞療疾而舊唐書李勣傳云時遇嶮疾驗方云須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翦須為其和藥新唐書同使須灰可治則勣嘗因姊病為粥而燦其須何不自翦而乃索之至尊邪白樂天七德舞詩云翦須燒藥賜功臣李勣

嗚咽思殺身自注云李勣嘗疾醫云得龍須燒灰方可療之太宗自翦須燒灰賜之服訖而愈此為近實乃知新舊史少一龍字意便不明也大唐新語亦云勣嘗有疾醫診之曰須龍須方可太宗翦須以療之服訖而愈雲谷雜記云二史但據吳兢等所記不復旁攷遂至於謬

丈夫乳子

丈夫乳子此事理之所無而後漢書獨行傳云李善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相繼死奴唯孤兒續始生數旬善親自哺養乳為生湏新唐書卓行傳云元德秀兄子襁

讀書歷錄 卷六

襁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湏流能食乃止愚謂此皆史家采自小說不察虛實而書之未可信也大唐新語孟景休弟景禱年在襁襁景休親乳之又云畢構初丁繼母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襁親乳之乳為之出

秦人蜀老

史通曲筆篇云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注家未詳案洛陽伽藍記有趙逸者年百餘歲言曾親見秦王苻生竝不好殺言其酷者皆苻堅弑生後附會之詞蜀老事見魏書毛脩之傳

長兼

六朝官制有長兼之稱蓋如今人之題署而未實授非一時暫攝者比也晉書劉隗傳太興初長兼侍中孔愉傳長兼中書令南北史列傳中屢見之南齊書王儉傳昇明二年為長兼侍中南史長下並可證錢竹汀云假職未真授之兼讀去聲古念反一人兼兩職之兼古恬反字同音異

制科

沈作喆寓簡云予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卞山予時欲求試博學宏詞石林勉予曰宏詞不足為也宜畱心制科工夫據此則宋世所謂博學宏詞非制科也近人稱

讀書脞錄

卷六

古

博學宏詞為制科者蓋制舉無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傑以天子親策之故謂之制科博學宏詞科則南宋高宗時始有此名三歲一試與制舉之無常科者異然亦必召試定等而後授官則亦可謂之制科也宋史選舉志以博學宏詞入制科條下

添注塗改

近時鄉會試卷末行書添注塗改共若干字以防倩人竄改之弊案宋孫奕示兒編云今進士書試卷末云添注乙共計若干字則此制自宋有之元史選舉志塗注乙五十字以上者不考蓋沿宋制也

納採用鴈

說文佳部雁字云知時鳥也今本脫知鳥部鴈字云鵞也二字本不通用昏札納採用鴈自是舒鴈而鄭注乃云用鴈為擊者取其順陰陽往來意指知時之鳥是混雁鴈而一之矣今人以雁不可常得遂以木雁代之不知昏札擊當用生無取乎以陽鳥為擊也

漢律攷

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辜調削煩苛與民更始其後蕭何作律九篇蓋因李悝法經六篇而益以事律廢戶三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為傷章十

讀書脞錄

卷六

五

八篇此後世言例之始然大略猶闕疏也至武帝時用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禁罔寔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辜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見漢書刑志法及東京代有增損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廢律有逮捕之事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康成諸儒各為章句見晉書刑法志其書久佚今世所存唐律疏義猶有漢律遺意予嘗欲取經史注及說文諸書之引漢律者輯為一書而因循未就今就記憶所及敘其梗槩如左

書微子正義云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祭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周礼春官冢人注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大胥注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續漢百官志注作五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為舞人典路注漢朝上計律陳厲車于庭疏云漢朝集使上計律法謂上計會之法秋官朝士注無故入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辜疏云先鄭舉漢賊律案此即今律所謂夜無故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也司刺注過失殺人不至死又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

讀書勝錄 卷六 六

他皆不坐庶民注賊律曰敢蠱人及教合者棄市礼記內則注藪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雜記下注弃妻昇所齋左傳宣三年注淫季父之妻曰報公芊桓六年注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莊十年又昭三十一年注一人有數辜以重者論之閔元年注親親得相首匿文十六年注無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頭宣元年注行言許受賂襄七年注古者保辜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依漢律尔正釋獸注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邵氏正義云此引漢律周礼大司馬注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疏云此據漢田律而言

漢書高帝紀注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又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癘又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輶傳急者乘一乘傳惠帝紀注有斗食佐史又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文帝紀注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又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景帝紀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又注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又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又諸當占租者家長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

讀書勝錄 卷六 七

奴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昭帝紀注律所謂繇戍也又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宣帝紀注律名為復作也又非始封十減二又律名為藥又囚以飢寒而死曰叛成帝紀注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平帝紀注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輶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諸侯王表武作左官之律又注律鄭氏說封諸侯

一第152 册 續修四庫全書 7 卷六

過限日附益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注矯詔大害要斬  
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又律說出舉為故縱入舉為故不  
直外戚恩澤侯表注諸為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  
行為聽行者皆為司寇百官公卿表注都水治深隄水  
門又司空主水及舉人溝洫志注律說成邊一歲當罷  
若有急當畱守六月又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吳王濞傳  
注春日朝秋日請高五王傳贊注諸侯有舉傅相不舉  
奏為阿黨申屠嘉傳注律有蹶張士淮南厲王傳注有  
舉失官齋稱士伍汲黯傳注朝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  
鐵出關又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  
讀書脞錄 卷六 六

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揚雄傳注不為親行三年服  
不得選舉酷吏義縱傳注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  
舉一等為人解脫與同舉匈奴傳注近塞郡皆置尉百  
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又逗遛不進注律  
語也律以上高帝紀注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為積傳歸  
所居縣賜以衣棺也文帝紀注秩祿令姬內官也秩比  
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宣帝紀注令甲死者不  
可生刑者不可息哀帝紀注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  
罰金二兩平帝紀注令甲女子犯舉作徒如六月顧山  
遣歸說以為當于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工直故謂之顧  
讀書脞錄 卷六 九

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孔光傳令犯法者各以  
法時律令論之以上後漢書章帝紀律云掠者唯得榜  
笞立又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陳寵傳亡逃之科憲令  
所急通行飲食舉致大辟注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  
資給與同舉也孔融傳舉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  
續漢書孔儀志注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  
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又金布令曰皇帝齋  
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  
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  
兩皆會酎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真交阯日南者用

讀書勝錄 卷六

犀角長九寸以下若瑋瑁甲一鬱林川象牙長三尺以  
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魏志毛玠傳罪人妻子沒  
為奴婢黥面

說文敘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晉書刑法志  
受錢呵示部祀字注祠祀司命艸部藟字注會稽獻藟  
與苛同竹部箠字注小筐也貝部貲字注民不  
一斗亦見札記內則注 籥部籥字注船方長為舳艫豸部豸字  
籥貲錢二十二舟部舳字注船方長為舳艫豸部豸字  
注能捕豸豸購百錢水部濬字注及其門首酒濬魚部  
鮒字注會稽郡獻鮒鱸三斗女部威字注婦告威姑嫜  
字注若律令傷人保婢也姘字注齊人與妻婢姦曰姘

姘字注見姘變不得入祠糸部絳字注揚雄以為漢律  
祠宗廟丹書告絛字注綺絲數謂之絛布謂之總綬組  
謂之首縵字注賜衣者縵表白裏田部嚳字注嚳田林  
草列女珠崖二義傳法內珠入于關者  
初學記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

唐律疏義

唐律疏義三十卷永徽中長孫無忌等撰每卷末有王  
元亮釋文首載無忌等進律疏表其注語蓋亦出元亮  
之手表文有體國經野御辨登樞語御辨二字無注案  
御六氣之辨見莊子庾信詩虛無推御辨及御辨誠膺  
錄維皇稱有建皆用之又云五樓之羣爭回地軸十角

讀書勝錄 卷六

之旅競入天田五樓後漢初諸賊名號十角見後漢書  
南匈奴傳論即傳所稱四角六角皆單于子弟也  
唐律疏義後附圖蓋後人增加非長孫無忌等所定也  
據律疏義表題永徽四年進而五服圖內婦為舅斬衰  
三年子為母齊衰三年攷婦為舅姑儀祀喪服本期後  
唐始改三年父在為母亦期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  
請服三年當永徽時俱尚未改也

家譜載唐勅

子家舊有鈔譜不知何人所輯譜首載唐大將軍孫苦  
勅云勅尔武略將軍孫苦國家自乾符唐僖宗  
年號以來有

冤句黃巢與濮川王仙芝連年攻陷州郡致朕播遷今  
仙芝大敗於黃梅已為招討曾元裕所斬何巢賊愈肆  
猖獗僭號齊而南方山谷之窮民復嘯聚劫掠使黔首  
無辜羅於鋒鏑甚為可憫今余渡江而南奄有成績朕  
甚嘉焉特進余階為武大夫金吾大將軍統領部下精  
銳凡有奸惡暴亂悉先誅戮然後奏聞若遇勦賊務協  
諸將戮力同心大加誅殺俾南方底定而國久安則余  
有莫大之功朕當隆非常之報可依前件勅書如右符  
到奉行太尉兼中書令臣王鐸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  
事臣鄭畋宣奉司勳員外知制誥臣崔澤大唐廣明

讀書脞錄

卷六

三

七年改元廣明元年拾月八日下勅命之寶行書令史張安仁  
諳又云大將軍始遷餘姚之梅川後地名孫境其墓即  
名大將軍墓案古之事實於新舊唐書無攷五代史唐  
明宗紀贊云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疑非此  
大將軍也舊五代史孫岳傳天成中為潁耀二州刺史  
閩州團練使所至稱治後為康義誠所殺  
據唐書王仙芝攻洪州為招討使宋威戰敗殺仙芝傳  
首京師通鑑二百五十三則云勅以宋威久病罷招討還青  
州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  
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通鑑從實錄與此勅合然  
勅所載年月時事亦多參錯據僖宗紀及黃巢傳巢之

據潼關入京僭號大齊及僖宗出幸山南竝廣明元年  
十二月事不應勅書於廣明元年十月已有致朕播遷  
及僭號齊之語時黃巢方渡河而北何以岳反得渡河  
而南奄有成績且以侍中王鐸檢校太尉中書令及以  
鳳翔節度使鄭畋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竝在中  
和元年廣明二年七月改元何以勅於廣明元年已列銜如此竝  
屬可疑大抵謬牒多不足信未可據此以駁史傳也

讀書脞錄

卷六

三

讀書脞錄卷之七

仁和孫志祖

山海經銘

郭璞山海經注開引銘語盧抱經學士云此銘乃古來相傳或銘於鼎者與郭氏自為贊不同西山經沙棠木注引銘曰安得沙棠刺以為舟汎彼滄海以遊以遊又窮奇獸注引銘曰窮奇之獸厥形甚醜馳逐妖邪莫不犇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東山經蜚獸注引銘曰蜚之為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於鳩厲萬物斯懼思爾遐逝中山經跂踵鳥注引銘曰跂踵為鳥一足似夔不為

讀書脞錄 卷七

樂興反以來悲

几銘口字

柳南隨筆載周元亮亮錢爾跋陸燦俱云周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本不生垢戕口戕口四口字乃古方圈蓋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誤志祖案大戴礼盧辨注云言口能害口也几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為戒也據此則古本正作口字非闕文方圈明矣周錢兩先生說不知何本

石鼓

金荏平馬子卿定國斷石鼓文為宇文周氏物近人多

從其說汪韓門有跋見文集中周耕厓著避暑雜錄以為此鼓當作於周武帝時辨證極詳而其友人俞潛山名思謙跋之曰鼓文既刻於周保定元年辛巳下距唐永徽顯慶不過百年以百年以內之物竟勿作千二百年以上之物恐唐初諸鉅公未必憤憤至此可疑者一秦漢以下碑銘皆書年月三代時則無之此文有日而無年月以為在秦後可疑者二關中至岐陽不過三百里即以吉行日三十里計之亦十日必到何以丙申至丁巳越二十餘日則日月終未盡符可疑者三柳可貫魚花則亞谷皆春時景十一月安得有此可疑者四字

讀書脞錄 卷七

文都長安在汧岐之東何以言駕言西歸此可疑者五前人以為文成宣及始皇者固未見確據且其都皆在岐東與西歸不合馬氏以為宇文恐亦未見其必然也史記秦文公三年東獵汧渭之間水經注亦引其文於汧水下而盛言汧水之多魚與鼓文言漁于汧水適合疑此文出於秦文公也文公三年為周平王八年時籀文方盛行故文多籀文而文公四年始遷都汧渭之間其時尚居秦州西垂宮故曰西歸且其詩亦與車鄰駟鐵小戎諸篇相近曰天子永寧燕樂天子來嗣王始等語皆祝平王之詞若北周時籀文之傳者不過說文所

載百十字而已而石鼓籀文多在說文之外又何據邪  
志祖案此說甚辨然則馬氏之說雖不傳可矣汪容夫述學中

### 太上感應篇

世傳太上感應篇不著撰人名氏隨唐兩志俱不載案  
晉書慕容皝載記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  
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疑卽今之感應篇也卽記云太上感應篇宋理宗命鄭清之作敘自是始大行於世

### 顏之推賦語

北齊顏之推傳載其觀我生賦有云雷劔之妻人銜其

### 讀書脞錄

#### 卷七

三

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近注此賦者不能詳案太  
平御覽七百十八卷引晉記云王達妻衛氏太安中爲  
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雷書并釵劔訪其家庾信賦章  
臺雷劔正用此事擊磬之子見呂氏春秋精通篇

### 宗懷詩

楊升庵丹鉛錄云宗懷春望詩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  
楊都尉移棗蓋用漢菽文志有尹都尉移植棗杏梅李  
法司空種楊則用淮南子時則訓三當作月司空其樹  
楊也志祖案漢書菽文志農家尹鄰尉書十四篇竝無  
移植棗杏梅李之法此詩亦用時則訓十一月官都尉

其樹棗亦升庵既知司空種楊之出淮南而於上句乃  
謬引菽文志何邪

### 韓詩用虞翻事

昌黎贈劉師服詩云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羸  
餘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蓋言虞翻齒落  
僅存十三然比之太公兩齒未爲少也故方崧卿云虞  
翻吳志止載其上書謂臣年耳順髮白齒落無十三齒  
之明文也顧俠君乃引吳志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  
不過翻翻追與書云公詩用此疑崧卿祇引髮白齒落  
語而不及此爲未之見豈以十三爲年十三歲少爲少  
壯邪然攷吳志是年十二非十三歲也且十三歲而云  
豈少壯不可通矣

### 讀書脞錄

#### 卷七

四

### 荆公詩

七修類稿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  
當年身便歿一生眞僞有誰知諸書引者皆以爲荆公  
之詩臨川集不載不知何人著也以格律論之亦必宋  
人介案此白香山詩耶氏偶失記明劉定之劉氏雜志  
引此四句亦誤以爲荆公詩

### 王庭筠詩

金王庭筠有石刻游黃華山寺四絕句云帝遣名山護



此邦千家瑟瑟嵌西窗山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

十石刻作雙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

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

棟宇自隨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風染葉黃手拄

一條青竹杖真成日挂百錢游夕陽欲下山更好深林

無人不可留後有明庶吉士太和李元陽跋云右詩金

翰林修撰王庭筠書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登大定十六

年進士章宗明昌元年召試館職中選尋罷歸路出隆

慮游黃華山寺愛其幽絕因買田終焉自號黃華老人

作詩十餘首鐫之山石世傳其四書法追米元章與趙

讀書勝錄 卷七 五

風趙秉文俱名家云云志祖案王庭筠金史有傳其游

黃華山寺未久即召為應奉翰林文字出入禁近十年

兩任翰林修撰以終所謂買田終老者特虛語余士大

夫才名太盛其能享林泉之樂者幾人哉

汪鈍翁文誤

汪鈍翁不知犀首即公孫衍作文既用公孫衍又於蘇

秦張儀下別出犀首為世嘲笑乃於它文曲護前非云

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為一人不害其為良史鄭康成

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為大儒司馬相如不知

枇杷之即為盧橘不害其有詞賦名意以此自解也志

祖案班固古今人表以士會范武子為二人誠誤至史

記弟子列傳集解引鄭云公孫龍楚人原未嘗誤以為

六國時趙之公孫龍也張守節正義始誤以為一人鈍

翁乃移而屬之康成乎枇杷與盧橘亦非一物盧橘黑

色果也蓋鈍翁於攷據之學本疏故一誤再誤乃余

草書

顧亭林日知錄云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謹論次其

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漢

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

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魏漢之間箋啟之文有用草書

讀書勝錄 卷七 六

者矣志祖案後漢北海王睦善史書及癡病帝驛馬令

作草書尺牘十首尤可為漢魏箋啟用草書之證顧氏

偶未引及

趙文敏書

姚氏際恆庸言錄云杭之扁額趙文敏書致多以被燬

日零落予少時猶見貢院木牌坊明經取士四大字及

竹竿巷白澤廟扁今皆無存所存者僅法相寺左廂伽

藍殿扁虎跑寺之虎跑泉扁雲居寺長廊中雲居二字

扁而已今白澤廟扁是顧且卷先生書

回波詞

通鑑九二百唐中宗宴侍臣使各爲回波詞諫議大夫唐

新語作給事中舊唐書李懷遠子景伯景龍中爲給事中遷諫議大夫李景伯曰回波余

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

日知錄云劉肅大唐新語曰回波詞持酒卮首二句三

言下三句六言蓋回波詞體也通鑑作回波余時酒卮

恐傳寫之誤志祖案舊鈔本大唐新語亦作回波余時

酒卮疑此體通首皆六言今本大唐新語誤余日知錄

說非是舊唐書亦作回波余時酒卮

叶韻不始于吳棫往歲集西湖葛林園梁曜北以叶韻不始吳棫發問坐

讀書脞錄 卷七

客俱無以應近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題小學類古

韻讀五卷明黃之語始釋然也因備錄如左云攷叶韻

之說始於梁之沈重見經典釋文後李善注文選始稱協音

顏師古注漢書始稱合音協與合卽叶之說也陸德明

經典釋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其說至當吳棫書展

轉牽合皆臆說也

王羲之小學篇

顏氏家訓書說篇云陳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旁作

車近江陰趙氏曦明注本王羲之改作王羲云隨書經

籍志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羲撰諸本皆作王羲

之乃妄人謬改而佩觿及唐志皆從之失攷之甚志祖

案王羲之爲會稽內史非下邳故注以爲誤然王羲之

小學篇亦見北史任城王雲傳安知非隨志誤邪恐當

仍以舊本爲是

商歌

甯戚商歌今人習聞南山白石之詞出於應劭者本劉

錄爲世所傳誦文選嘯賦注又載一歌曰出東門兮厲

石班上有松柏兮清且闌粗布衣兮縵縷時不遇兮堯

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余側吾當與余適楚國蓋

出許慎淮南注也又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擊牛角疾

讀書脞錄 卷七

歌高誘注云歌碩鼠也後漢書馬援傳注引說苑甯戚

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今本說苑善說篇碩鼠

二字譌作願見梁孝廉處素嘗訂正之

九辯

焦竑筆乘以九辯爲屈原所自作引直齋書錄解題載

離騷釋文首騷經次九辯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

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之

理志祖案王逸敘明云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

文選亦以宋玉九辯列於屈子卜居漁父之後釋文舊

本自誤余注云皆解於九辯中不必定九辯在前也焦

氏因此遂以九辯為屈子所作非也林西仲又以招魂為屈子自作亦誤或以史記屈原傳贊云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謂當從林說予以為不然蓋屈子所作本名招魂後人以宋玉又有招魂之作故以此為大招史公所云招魂即大招也至宋玉所作又名小招魂見張載魏都賦注

上林賦

王觀國學林云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皆子虛賦也未嘗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公所然而笑為始以為上

讀書脞錄

卷七

九

林賦誤矣志祖案以史記漢書司馬相如本傳攷之相如著子虛賦在游梁時後武帝讀而善之召問相如言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其詞即文選所載二篇是也以子虛發端實非子虛賦本文子虛賦帝已讀之矣何庸復奏乎蓋此賦但當名上林賦不當名子虛賦昭明誤分而以舊題加之余學林以為首尾貫通一意是也其云皆子虛賦未嘗有上林賦則誤文選西都賦李善引張揖上林賦注珉石次玉也子虛賦琳又引翡翠大小如爵雄赤曰翡翠青曰翠翠之威蕤皆出子虛賦語而總名上林可證唐初別

本標題猶不誤也

髯奴文

王楙野客叢書云古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褒也褒所著者僮約尔志祖案文心雕龍書記篇云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李善東京賦注引王褒責髯奴文與劉勰合非僮約之誤古文苑晚出不足據也

疑耀非李贄著

疑耀七卷乃張萱撰舊題李贄者誤也王阮亭古夫于亭雜錄以書中有校祕閣書及脩玉牒語又一條云余鄉海忠介公云云證為萱作志祖案此書第三卷明云

讀書脞錄

卷七

十

衰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不能迎養則其為張萱無疑并未嘗托名於贄也不知何人偽撰萱敘遂以其書移而屬之於贄也亦類於作奏之忘去葛龔矣

古書重文

大戴禮誥志篇此謂表裏時合楊慈湖先聖大訓表裏作表表裏蓋當是此謂表裏表裏時合也丁小山云古書重文表二裏二如今人書何二如二千二萬三之例此篇上文動衆及四代篇之庶虞虞戴德篇之諸侯之教士皆其例也校者不知或誤刪其重文志祖案詩羔羊委蛇釋文云讀此句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

地地蓋其所書必本作委二地二故沈得異讀也攷工記斬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先鄭重讀後鄭不重亦同此例

碑銘變例

北史樊遜傳魏收為庫狄干碑敍令樊孝謙作銘陸邛不知以為皆收作蓋古人碑文前敍後銘不盡出一人之筆也唐工部尚書來曜碑張鎬撰敍蕭昕撰銘南唐徐鉉徐錯為人誌墓亦一撰敍一撰銘竝同此例近見王光祿鳴盛跋葉水心集云獨孤及至之毗陵集有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礼部尚書墓志銘至之作志尚

讀書腔錄

卷七

七

書右丞賈至幼鄰作銘蘇許公環墓碑盧藏用作敍呂向作頌皆一文而兩人共為之水心作陳同甫王道甫志兩人共一銘真希元跋永嘉葉公著作正字二劉公志二劉亦同一銘者此文章之變例王止仲所未及舉也

墓表用銘

古文墓志神道碑有銘墓表無銘此定例也近杭堇浦先生道古堂集中墓表亦有用銘者未審標題之誤抑別有例乎當質之知者

廓落帶

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文帝嘗賜劉楨廓落帶或疑廓落之義志祖案漢書匈奴傳黃金飾貝帶一注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此廓落帶當即郭洛帶亦見淮南主術訓注

鵲起

六朝人用鵲起二字為美詞謝靈運述征賦見宋書云初鵲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文選謝元暉和伏武昌詩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句其意竝同據李善注引莊子今本莊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子無

讀書腔錄

卷七

七

然則鵲起非美詞矣

紅丁

貫休詩蕨苞玉粉生香壘茵蒨紅丁出靜槎蓋詩家象形借用之語陸放翁詩滿貯醇醪漬黃甲密封小甕餉紅丁想即祖此然不出茵字則不知紅丁為何物矣宋人詩大抵源流於唐而不及唐律之細如此類可見

飲馬投錢

困學紀聞引風俗通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以證陶淵明咏貧士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又云吳志黃蓋傳故南陽太守黃

子廉之後志祖案風俗通今本多缺佚黃子廉事不見惟愆札篇云太原郝子廉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地望既殊姓氏亦別且不言飲馬也豈二人二事耶御覽卷四百二十六引三輔決錄云安陵項仲山飲馬渭水日與三錢以償之又異

雨絕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有雨絕於天語二字漢魏人屢用之禰衡鸚鵡賦何今日之雨絕今文選本作兩絕誤也王仲宣贈蔡子篤詩一別如雨及江文通擬潘黃門述哀詩雨絕無還雲注可證李善所云諸人同有此言

讀書勝錄

卷七

三

未詳其始也意林物理論傅子曰母捨己父更嫁他人與己父甚於雨絕天也雨字或誤作兩校者遂以絕字移於與己父之下又改天作夫而云甚於兩夫大謬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漉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見拜中軍記室牋注

為善最樂

楊升庵云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為善最樂見後漢書本傳亦是此意志祖案孔傳本文是民之行已盡用順道蓋訓若為順以順道解經之若字今升庵改順為善以證東平

之語其謬甚矣而近人猶有襲其說者何也

清貴

世說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楊升菴丹鉛錄云右軍清真謂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為詩右軍本清真是其證也近日吳中刻世說乃妄改作清貴志祖案太白詩乃借用山公目阮咸語亦不必泥世說又云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則是清貴非清真刻本不誤也晉書庾亮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亦可證

淮海

魏志陳登傳許汜曰陳元龍登字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案

讀書勝錄

卷七

四

後漢書陳球傳注引魏志作淮海蓋以登淮浦人故云今作湖海疑誤文人習用湖海元龍之語亦不加察亦當據後漢注正之

江河

通鑑八十七卷云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胡三省注云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渚也解江河二字最明析世說言語篇云正自有山河之異改江河作山河殊無義晉書王導傳作江山亦非是

鞠躬

論語鞠躬之躬字與窮同儀孔聘孔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可證蓋鞠躬與蹴踏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丁小山語予云破工記容不容只論門之廣狹不論高卑則入公門之鞠躬非曲身也且曲身則升堂轉易傾跌執圭亦不能平衡孔注斂身自專釋如不容三字非釋鞠躬其說最精核足補皇邢兩疏之遺廣正鞠躬謹敬之鞠躬史記魯世家躬躬如畏然徐廣音窮窮

五馬

隨園詩話載五馬三說引南史柳元筴傳兄弟五人同

讀書脞錄

卷七

五

為太守各乘一馬出入時人榮之號柳氏門庭五馬委蛇志祖案南史無柳元筴傳此事不知所出湛園札記則云宋人五色綵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於庭故時人呼太守為五馬與隨園所引南史又異然檢北史亦不見柳元伯事大抵說部書之沿譌襲謬皆不可信也

西垣

唐張說為麗正殿學士嘗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關國體一作聞國政講易見天心見大唐新語文章篇以學士院在省垣之西故曰西垣俗本改作西園

非也西園有何義乎潛邱札記云考舊本張說集是西垣麗正殿書院即開元十三年改名集賢殿書院者唐六典集賢殿在洛陽宮之右其為垣字無疑

春風啜茗

楊升庵云杜子美何將軍山莊詩薰風啜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十首皆一時作其曰千章夏木清又曰紅綻雨肥梅皆是夏景可證志祖案此是重過五首中句與前十首非一時作前遊在夏重遊在春當作春風非薰風也升庵誤

曾門

讀書脞錄

卷七

其

唐人稱曾祖為曾門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云曾門梁孝明皇帝惠源為蕭瑀孫女其所稱曾門者曾祖也新唐書孝友傳程袁師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亦當是曾祖之稱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稱曾祖為曾門未詳其義

陶衛

困學紀聞曰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荆王劭云魏并封陶商君封衛今案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王氏之言如此志祖案商鞅本衛庶孽公子故當日有衛鞅之稱非以其封於衛也潛夫論論

榮篇云衛鞅康叔之孫也可證然此言陶衛自當謂陶朱及子貢亦鹽鐵論刺權篇亦云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

蘧車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劉孝綽平生誦何遜詩常云蘧居響北闕愴愴不道車注家無解志祖案蘧居字誤當作車蓋用蘧伯玉事何遜早朝詩云蘧車響北闕鄭履入南宮見菀文類聚朝會類文苑英華彭叔夏辨證云集本題作早朝車中聽望是也愴愴不道車是譏何詩語然不得其解豈以蘧車二字音韻不諧亮邪

儲胥

卷七

七

尚書大傳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鳥不愛人者及其胥餘注云胥餘里落之壁胥即胥字別本作及其儲胥意亦同李義山詩風雲常為護儲胥蓋即籬壁之意近人以儲胥與扈養並稱作婢僕解者非是說苑貴德篇憎其人者惡其餘胥胥餘餘胥儲胥一也儲胥見長楊賦

因是已

戰國楚策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鵠因是已蔡靈選注侯之事因是已君王之事選注之事因是已三字句絕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

復有是也今本國策已作以屬下讀者非莊子齊物論亦有此句法

苟敬

說文苟字云自急敕也己力切字从V與艸部苟字音義迥別儀札燕札聘札之賓為苟敬俱當作急敕解讀同急傳寫或誤从艸鄭注遂以假且小敬解之失之矣大學盤銘之苟日新亦然此說予得之謝東野少宰足以補盧學士儀札詳校所未及

蒲山

唐皇甫枚三水小牘云內蛇歿而鄭厲入羣鼠奔而蒲

讀書脞錄

卷七

七

山亾或疑蒲山為蔣山之誤用隨書五行志陳禎明二年羣鼠隨流出江事以蔣山代陳也予以為不然此蓋用李密事李密屯營羣鼠銜尾西北渡洛經月不絕見新唐書本傳密父寬封蒲山公故云蒲山亾也

求瘼

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云慮深求瘼李善注云詩求民之莫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亦疋曰瘼病也志祖案漢書敘傳上引詩求民之莫亦作莫字顏師古注訓莫為定與毛鄭同說見匡謬正俗蓋李所據漢書本與師古異也宋書符瑞志引漢書此文作瘼蜀志馬超傳兼董萬里求民之瘼

鬱陶

孟子鬱陶思君尔本有憂喜交集之意故下文以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雙承之尔正釋鬱陶為喜其義未盡王逸注楚詞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胸也偽孔傳訓鬱陶為哀思又但有憂而無喜亦非也惟廣正云陶喜也憂也始得之蓋陶字兼憂喜二義雙言之則曰鬱陶

城狐

今人習用城狐社鼠語四字見晉書謝靈運傳社鼠見韓非子而城狐則無攷也後漢書虞延傳云尔人之巨蠹久依城社

讀書脞錄

卷七

九

不畏熏燒章懷注亦但引社鼠事不及城狐當更詢諸博正說苑善說篇有稷狐社鼠語

三九

顏氏家訓勉學篇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注云公讌公家之讌文選有公讌詩此云三九則有常日矣徐北溟正之云三九謂公卿也後漢書郎顛傳陛下踐阼以來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注云三公九卿也抱朴子內篇辨問云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又文選張銑注王仲宣公讌詩云此侍曹操讌時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讌據此則公讌屬公卿可知

醋

惠定宇云醯醬也宋儒誤以為醋其誤始於廣正古有梅無醋離騷吳酸亦非醋也志祖案儀礼聘礼醯在東鄭注醯穀陽也醯肉陰也賈疏云醯是釀穀為之酒之類在人消散故云陽醯是釀肉為之在人沈重故曰陰也公食大夫礼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注醯醬以醯和醬據此則康成亦以醯為醋非與醬一物也說文醯酸也玉篇醯醯酢酒也不得云誤

仞

孔叢子語多與書孔傳家語合予以為皆王肅一人所

讀書脞錄

卷七

十

作也惟書旅獒傳及家語致思篇注竝云八尺曰仞以異於康成之七尺曰仞也而小尔疋則云四尺謂之仞又與書傳家語注不同它書亦無有同小尔疋者不應歧互乃尔疋小山云當是四尺謂之下脫五字蓋四尺別有度名而倍之為仞仍是八尺曰仞也其說頗確予錄入孔叢子疏證

疹

說文疹字云瘡瘍也玉篇始云癰疹皮外小起也與今醫家所言疹者略相似宋史謝皇后傳有后忽病疹語至痘瘡痧三字則說文素問皆無之蓋俗字也李時珍云痘始於馬援



征武溪蠻染此疾歸名曰虜瘡卽今之痘也古書言人  
狀兒不及面麻知古無痘矣至瘖與痧則更不詳其所  
始書錄解題載宋元祐中董汲  
小兒痘疹論二卷疑卽痘

離古雅字

通鑑二百三注云離卽古雅字案雅與離音義迥別說  
文玉篇諸書俱無離爲古雅字之說未詳梅礪此語所  
本當詢之通六書者

花字

古書花皆作華玉篇始有花字顧亭林唐韻正云花字  
自南北朝以上不見於書隨書凡儀志梁武帝引孔安

讀書勝錄

卷七

三

國傳尚書山龍華蟲曰華者花也今傳無此語晉以下  
書中間用花字或是後人改易惟後魏書李諧傳載其  
述身賦曰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又曰肆雕章  
之腴旨咀文菽之英華花字與華竝用而五經楚辭諸  
子先秦兩漢之書皆古本相傳凡華字未有改爲花者  
得非造於魏晉以下之新字乎志祖案夏小正傳楊則  
花而後記之孔氏廣森補注改花字作菽云古文有華  
無花然廣疋釋草蔕草葩菁藥花華也花與華兩字竝  
用菽文類聚卷二十八引晉棗據詩旣云相伴步九華  
其下又云芳林挺秀幹一歲再三花亦花華竝用則魏

晉閒已有此字矣

葷薰字同

袁文藝牖閒評云世言葷腥蘇東坡作剖桃核得硫黃  
之說云自是斷薰血用薰字不知何故志祖案文選稽  
康養生論薰辛害目李善云薰與葷同然則東坡用薰  
字不誤也漢書霍去病傳以薰粥爲葷粥亦可證

澮澮同韻

說文澮水出桂陽臨武非鄭水也鄭水作澮水經今詩  
注同及春秋內外傳孟子竝作澮澮誤也近人以澮從秦聲  
在真臻韻澮從曾聲在蒸登韻詩首章澮與人韻二章

讀書勝錄

卷七

三

洧與士韻反疑說文水經注爲誤志祖攷廣韻澮字澮  
字竝在十九臻內云澮水名在鄭國此水南入洧詩作  
澮洧誤據此則不得以澮韻不協爲疑矣

斃字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牀斃之斃音已有此器引世說張  
元之顧敷暝於鐙下其敘客主之情以爲牀斃之始又  
云斃廣韻云出字林始後人所撰余志祖案鐙卽古燈  
字楚詞華鐙錯些可證又借以爲鞍鐙字與牀斃何涉  
邪世說自謂燈下不得云斃下也字林乃晉呂忱所作  
則斃字亦古矣吳謂晉有此器誤據世說之鐙字而斥

字林之癸字深所未喻

再字

再稱古字通大戴礼保傳篇再為義王再譌作再注遂以陽穀與召陵釋之非也賈誼新書作稱為義主可證文王官人篇敬再其說再亦再字之譌逸周書作亟稱其說

澠音繩

左傳昭十有酒如澠釋文澠音繩齊有澠水無繩水杜詩况挹酒如繩及如繩之酒常快意皆澠字傳寫之誤也其寄劉峽州詩展懷詩誦魯割愛酒如繩上有臨軒

讀書勝錄

卷七

五

對玉繩句尤為澠字之誤無疑學林譏契丹使有酒如繩繫行人而不住以其訓繩索為非不知此亦澠字之誤特借澠繩音同喻意亦觀劉沆對以在北日狄吹出塞以何妨亦借笛狄音同可證

木字有桑音

古木字有桑音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木之國注音木字為又康反山海經東山經南望幼海東望搏木注扶桑二音是也字書木字失載桑音人多如字讀之誤矣呂氏春秋為欲篇東至搏木亦當讀為扶桑

稟字

袁文夔牖閒評云班馬字類上聲稟字下从禾又有稟

字下从示於從禾稟字云史記礼書不稟京師於从示稟字下云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疑不稟京師當从示須諸國稟食卻當从禾恐是其錯誤也志祖案古止有从禾稟字其从示者俗書亦班馬字類分二字固誤而袁氏之說亦非

隋字作隨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隋字作隨當時金石之文二字通用自司馬溫公作通鑑以後始壹用隋字而水經注澠水東南逕隋縣西隨字作隋則知此自古人省筆之

讀書勝錄

卷七

五

字謂文帝始去辵而為隋者未必然也志祖案隋文帝因周齊之間不遑寧處省辵為隋此徐楚金之說因學紀問引亦見通鑑注本之廣韻也隋隨二字音義各別古人未必通用蓋文帝始改國號為隋而當時學士沿寫已久故金石之文往往仍書作隨書舜典武成呂刑正義並有大隨語蓋夔劉炫之至水經注之隋縣則譌字也新刻本已改正矣

破礮二字

說文石部無礮字但有礮字注云礮石也從石段聲春秋傳曰鄭公孫段字子石徐鍇繫傳云木華海賦礮石詭光是礮石文也案文選海賦作礮石詭輝注引說今文礮玉之小赤色者亦不作礮

春秋左傳書公孫碣作公孫段誤也痕加反志祖案詩取厲取鍛釋文鍛本又作礮丁亂反說文云礮厲石是厲石之礮當从段而不從段音丁亂反而非痕加反明矣左傳鄭公孫段印段一字伯石一字子石皆不从段可證也玉篇礮厲石也別出礮字云下加切礮高下也蓋說文本有礮礮二字今本脫去礮字之注又脫去礮字而以礮字之注入於礮字之下楚金不攻而誤音之反以今左傳作段為誤則謬矣九經字樣云礮音霞見春秋亦誤

賠字

讀書勝錄

卷七

美

楊升庵云昔高歡立法盜私物十備五盜官物十備三備償補也音裴今作賠音義同而賠字俗從備為古志祖案北魏昭成帝什翼犍論昭成帝立法令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事見魏書刑法志及通鑑一百二十二卷不聞北齊高歡時有此法且盜私物十僅備五官物則備三亦不應立法寬縱至此是賞盜也疑升庵誤胡三省通鑑注云備賠償者今人多云陪補據此則作陪字亦通

觸字無平讀

隨園詩話云高阜山人泰州題壁詩為墮無端逢腐鼠

角觸那信有神羊觸字韻本無平聲唯毛西河引西京賦百獸凌遽駭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矣趨作平聲押其博覽如此志祖案西京賦觸字趨字俱押去聲下文尚有投輪關輻不邀自遇二句其不讀平聲可知山人詩蓋誤讀也吾恐世人震於博覽之名又以其說出於毛西河竟謂觸字有平讀矣故聊一正之

般字本音

吳才老韻補專以叶韻說詩朱子詩傳因之其實古音與今韻不同古人自讀本音不煩叶也予與趙雲門沂春言及之雲門曰然詩關雎寤寐思般般字此叶韻之始

讀書勝錄

卷七

美

也然般字从良聲本與側為韻衛詩之子無般亦與在彼淇側為韻是其明證不特此也般字古篆或作般邑良聲相近或借作匄詩匄匄救之檀弓作扶般匄亦从畱得聲非如今人之讀入一屋也以此類推而三百篇之本音可知矣

古今字

字者孳也古人字少每多假借後代形聲相益踵有增加如艸木蟲鳥之偏旁大氏皆後人所增也然亦有古分兩字隸趨簡易止用一字者今以說文攷之如兩為斤兩而訓再者別為兩樹為樹木而訓立者別為封豕

爲水渡而訓氣液者別爲畫節爲竹約而訓瑞信者別  
 爲下漏爲刻漏而屋穿自作扇字農爲昧爽而房星自  
 作農字然燒也與語聲之噉不同端直也與初生之耑  
 不同微隱也與絃妙之絃不同稱銓也與偁揚之偁不  
 同鼓郭也與擊鼓之鼓不同異具也與擗卦之擗不同  
 他如溺本水名水即溺而沒水爲休陳乃國名而隙列爲  
 隙后羿號窺既殊窺極之字太岳胙鄒亦非聽許之文  
 此類不可枚舉使非叔重之書至今存學者幾無由識  
 別矣

男同元校錄

讀書脞錄

卷七

七

嘉慶壬戌春鐫

讀書脞錄續編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一

仁和孫志祖

鄭易

朱子記嵩山卦爻象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日知錄據魏志高貴鄉公與博士淳于俊問對之語以為連合經傳輔嗣實本於康成志祖案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蓋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其二篇為上下經而十篇則十翼也費直以十翼本解上下經故不自為章句非變亂十二篇之舊也戴東原先生嘗辨之矣志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一

祖則謂十二篇次第康成亦未嘗改易高貴鄉公所云孔子作象象鄭氏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蓋謂孔子十翼亦即易注仍自為一書不附經文之下與鄭氏之以已注附於經文者不同故帝云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氏何獨不謙也康成注經未嘗輕改一字寧有變亂古經如是邪然則以傳附經實始亂於王弼以為始於費直鄭康成者皆誤

女子貞不字

易屯六二女子貞不字本義云字許嫁也凡曰女子許

嫁笄而字此本耿南仲之說蓋女子稱字則已許嫁矣猶男子稱字則已冠矣非即以字為許嫁之詞也後人作墓誌者遂習用男娶女字之文此自沿襲之誤其實字字正訓止有愛與乳二義虞翻易注訓為妊娠是也山海經中山經黃棘其實如蘭服之不字可為確證

不耕穫不菑畲凶

易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凡坊記引作不耕穫不菑畲凶鄭注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畲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海寧俞潛山思謙云卦名无妄若不耕而穫不菑而畲則莫矣於是所以凶也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一

利有攸往利往而耕之菑之也未知何時誤凶字為則字說此爻者每多周旋委曲之詞不知惟必耕而穫必菑而畲故記引以證先事後祿之義若不耕穫不菑畲而无凶記又何為引之邪志祖案俞說甚是竊疑古本周易但有凶字無則利有攸往句若既云凶又云利有攸往恐非義也

皆甲坼

易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氏易本坼作宅注云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噉火亞皮曰甲根曰宅見文選蜀都賦注鄭注本釋經文皆字

之讀人倦之解與懈字同不與經之解字同也若鄭釋經解字之讀不應在木實曰果之下矣王厚齋困學紀聞引鄭注易改字皆讀如解不誤近惠定宇增輯鄭氏易作解讀如人倦之解非是

爻辭文王作

鄭學之徒並以爻辭為文王作易麻三聖謂伏犧文王孔子也乾鑿度通卦驗足相證明見周易正義而馬融陸績等則以爻辭為周公作其所據者四事皆非的證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謂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不應文王已自稱王不知此所謂王乃殷王非周王也

讀書勝錄續編

卷之一

三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謂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漢蜀人趙賓乃欲改箕子為莒滋然箕子之明夷本不言其囚奴也即與彖傳同文亦無不可也至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以西鄰為文王東鄰為紂者本出後儒俗說左傳韓宣子所云周公之德者乃以春秋皆周公之胤承上魯春秋而言不得專屬之易象也否則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亦何以言周公而不及文王乎孔氏正義乃據此以爻辭繫之周公誤矣

泰誓

伏生口授晁錯尚書二十八篇至宣帝時民間又得泰誓一篇增入伏生書內故又稱二十九篇見論衡此一篇乃真泰誓也雖宣帝時始得然婁敬董仲舒所述遠在漢初且伏生大傳亦引之其灼然可信如此特中下

二篇時已闕佚故左傳國語管墨荀孟所引多出此一篇之外馬融不知反詆其淺露於是梅賾書出反拾馬融之唾餘一一摭列而於墨子所引猶有遺者以是知

真者自真而偽者自偽也書敘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氏有得泰誓於壁內者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

冒問于上帝

蔡氏書傳句讀多憑臆妄改于於前錄中既摘其王人分句之誤矣其尤甚者如冒問于上帝句康誥君奭兩篇皆有此文亦可信其無異讀矣乃蔡傳於康誥則以冒字屬上乃西土惟時怙為句於君奭則以冒字屬上

迪見為句今人習用怙冒之語而冒問之義遂亾矣觀趙岐注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亦引康誥曰冒問于上帝足相證明不知蔡氏何以立意翻新乃余論衡初稟篇引

康王之語曰冒問于上帝衍王之二字

尚書大傳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佚也今觀困學紀聞所引書大傳虞傳有九其篇引書  
 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  
 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又云大傳之敝有嘉禾疑即揜詰  
疑即大詰又云大傳大詰曰民儀有十夫又康詰曰惟乃不  
 顯考文王克明俊德費誓大傳作鮮又云大傳說堯典  
 謂之唐傳又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  
 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又云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  
 任父言卑應言又云桑穀之祥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  
 王道廢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又大傳  
 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母侮矜寡而畏高明又通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一

五

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又大  
 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又大傳云古者十稅  
 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  
 小貊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又無逸大傳作毋  
 逸近刻大傳又云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  
 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又云書大傳載四海河  
 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物又書大  
 傳子夏葉拱而進又衣錦尚絀書大傳作尚黷注黷讀  
 爲綱或爲絀破字書無黷字疑黷當玉海云回命大傳  
 作驟命此皆明見全書而引之者不似後人之掇拾補

綴然白虎通引拊革著以楸今孔樂篇謬周孔大師賈  
 疏云今書傳無者在凶逸中則知唐時大傳已無足本  
 矣

七觀

尚書大傳云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  
 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  
 刑可以觀誠一作誠此文心雕龍宗經篇所謂書標七觀  
 也孔叢子論書改堯典爲帝典以偽古文有舜典也改  
 禹貢爲大禹以偽古文有大禹謨在禹貢前也又於咎  
 繇謨下增出益稷亦與偽古文符合至六誓改泰誓九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一

六

謬予向疑偽古文與孔叢子家語皆出王肅一手於此  
 益信

木瓜詩傳

詩木瓜毛傳云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朶行案此  
 語見孔叢子記義篇毛公不應引及蓋偽作孔叢者因  
 毛傳此文撰孔子讀詩論斷之語蔓述它詩以足成之  
 亦非毛傳引孔叢乃孔叢襲毛傳也或曰毛傳此文卽  
 王肅竄入王肅竄改毛傳見孔子語總釋木瓜全篇詩  
 義毛公如果引之當在敘下肅知毛不爲敘作傳句無  
 可附乃於末章竄入之以爲西京大儒蚤讀孔叢之左

證不知其竄入之迹可尋也然則孔叢亦王肅所撰無疑矣

款款方穀

詩款款方有穀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者非也案以書既富方穀證之陸氏本是後漢書蔡邕傳作速速方穀亦無有字

雨無正

詩敘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釋文正音政則雨無正三字乃篇名正讀為政與篇中正大夫之義不同乃宋元城劉氏偽造韓

讀詩臚錄續編

卷之一

七

詩有雨無極篇篇首增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一語夫韓詩宋代已亾而偽造此文其誰信之且弟一二章皆十句不可妄增也古人作詩篇題本無義例雨無正亦巷伯常武之類也後代樂府亦往往別立篇名安在篇題雨無正詩中必有雨無正之文乎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賓之初筵

詩賓之初筵毛傳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祀後為燕射無祭祀之事也鄭君則據詩烝衍烈祖之文以為將祭而射之大射正義載王肅述毛之言燕樂之樂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日然後能守

其宗廟而保其祭祀言烝衍非實祭也孫毓以為燕祀輕祭事重舉重可以明輕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為長志祖案王肅有心難鄭曲說不足據此詩言大射不獨烈祖子孫可為祭事之證也大侯九十弓見於儀禮大射儀惟大射得有之燕射張一侯君臣共之無所謂大侯也今詩言大侯既抗非大射而何且毛傳亦云大侯君侯矣此九一確證

會朝清明

詩會朝清明毛傳會甲也鄭箋會合也兩說皆紆曲偃

讀詩臚錄續編

卷之一

八

師武虛谷億羣經義證云屈子天問篇會鼂爭盟注一作會鼂請盟是朝鼂為一字明盟古通用清即請字音相近假借用之屈子引據在詩書未焚以前蓋必隱括詩義散見於此當以甲子日朝至枝野踐膠鬲請盟之約故申云何踐吾期斯義為近

毛傳逸典

西漢經訓之存於今者惟詩毛傳最可寶貴其所徵引古書逸典孔穎達作正義已不能詳今備錄之俾讀者有所攷焉一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亂御於君所女史



書其日月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

成法正義云此似有二定之方中傳云故建邦能命龜

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

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

音可以為大夫三黍離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

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偽孔書傳亦有仁

語說文引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

蒼天正義云當有成四邱中有麻傳云子國子嗟父正義

云毛時書猶多或有所五載驅傳云諸侯之路車有

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

朱革之質而羽飾正義云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

六伐檀傳云獸三歲曰特正義云毛氏當有七株林傳

云大夫乘駒八素冠傳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

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礼不設不及也夫

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

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礼不設過也夫子曰君子也

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

於礼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礼故曰君

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案此與

異正義云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九魚麗傳云古者不

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

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罽羅設是以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鷹不卯士不隱塞庶人不

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

鼈皆得其所然正義云此皆似有成文但十六月傳云

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

良也正義曰司十一車攻傳云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

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楸閒容握驅而入

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

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

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

逐奔走古之道也正義云昭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

二又云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之庖故自左

而射之速于右謂為上殺射箋云射右耳本次之射左

髀達于右謂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

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

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

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云此當有成文書

十三巷伯傳云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

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一 九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一 十

而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指屋而繼之自以為倅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立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閉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正義云此言當有此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十四瞻彼洛矣傳云天子玉璫而璫璫諸侯

讀書脞錄續編 卷之一

十一

梁士飲酒不樂正義云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十八烝民傳云仲山甫樊侯也正義云幾餘不知所出十九良耜傳云社稷之牛角尺二十駟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傳云黑身白鬣曰雉二十一闕宮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正義云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

檀弓脫字

禮記檀弓上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正義云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又云皇氏以為君命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季季氏無諡曰敬

讀書脞錄續編 卷之一

十一

子者皇氏之言非也志祖案經注並無敬子字正義何為反覆申辨向讀至此竊疑經文有譌脫而未能決今閱日本國七經孟子攷文載古本經文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麻年蓄疑一旦釋然為之稱快攷文如此類亦所謂披沙揀金也

王制西郊當作四郊

禮記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即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

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  
為四郊之譌無疑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正義云郊西  
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以西  
方成就之地故也是  
孔氏所據本已誤

八蜡以記四方

礼記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正義云言蜡祭八神因以  
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是經文作  
記字甚明而周礼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鄭注引  
作八蜡以祀四方賈疏云作祀者誤志祖案礼記注四  
方之有祭也不釋記字之義疑康成所據本為祀字與  
唐初疏家所據本不同賈氏不達乃以為誤尔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一

咳而名之

內則咳而名之釋文孩字又作咳蓋陸氏所據本作孩  
也案孝經聖治章疏引內則孩而名之說文云孩小兒  
笑也謂指其頤下令其笑而為之名當从陸本作孩為  
是眾經音義九云  
咳古文作孩

立容德

礼記玉藻立容德鄭注云如有予也陳澧集說則云應  
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二說俱不可通志祖  
案德字本有去入二聲釋文云德如字得也徐音置當  
以音置為正置植古字通蓋言植立也周易繫辭有功

而不德釋文云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鼂氏  
云德古文類置字因相亂

人莫知其子之惡

大學人莫知其子之惡惡謂貌醜也與孟子雖有惡人  
之惡同蓋此承上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言乃美惡  
之惡非善惡之惡也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注貌  
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  
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  
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可證

大戴礼逸篇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一

大戴礼記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為十三卷與隋唐  
志卷數竝同然唐人所引篇名有在本之外者蓋卷  
內之篇有逸也曲阜孔檢討廣森補注敘錄云唐人正  
義稱大戴礼尚有王度記辨名記禘于太廟諸篇見礼  
記曲礼及詩魏風儀礼少牢饋食疏志祖案詩標有梅  
七月正義引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  
武王靈臺敘正義引大戴礼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  
序劉昭注續漢書是尚有文王世子篇及政穆篇也又  
漢書儒林傳王式曰客歌驪駒服虔注逸詩篇又曰在  
曲礼是大戴礼又有曲礼篇五經異義引大戴記礼器

云寵者老婦之祭是大戴礼又有礼器篇也白虎通引有礼記諡法唐六典太常博士注云舊有周官諡法大戴礼諡法礼三正記礼五帝記礼别名記即礼親屬記疑皆大戴礼逸篇

南門

夏小正十月初昏南門見南門星在十月時方昏伏不得云見也孔檢討補注以初昏為昏姻謂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案小正之言初昏者屢矣何獨於此變其例乎戴東原直以初昏二字為衍文亦不得其說也惟震澤任氏兆麟本移下織女句於前云初昏織女正北鄉織女星名也南門見則且南門者星名也

讀書勝錄續編 卷之一

似較有理臨海洪百里震熈云四月之南門為元十月一日天之南門可證以歲差法推之夏時十月東井正以初昏見東方也

世婦

天官世婦王之妾也春官世婦卿大夫士之妻也尊卑不嫌同名故可俱稱世婦其得為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賈疏乃云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為之夫以奄人而稱為世婦有是理乎況天官小臣上士用奄康成已云奄稱士異其賢以刑餘之人而使為卿大夫非周公設官分職所宜有也賈氏此說顯悖經文且開後世宦官專國之禍故特正之

綠衣

周礼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有綠衣鄭注此綠衣者實作祿衣也綠字之誤也案詩綠衣箋云綠當為祿正義云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惟綠衣言色明其誤彼綠衣宜為祿衣故此綠衣亦為祿衣也據此則周礼經文本作綠字鄭破綠為祿云字之誤而賈疏以為綠與祿不得為聲相近但字相似故為字之誤也若綠與祿何得云聲不相近乎蓋賈氏所見本猶不誤也然釋文云綠或作祿同吐亂反沿譌久矣

讀書勝錄續編 卷之一

儀礼識誤

儀礼聘礼記辭曰非礼也設對曰非礼也設朱子云諸本經末有辭字注無復出辭字永嘉本張淳識誤云以注疏攷之經下羨一辭字注上合更有一辭字蓋傳寫者誤以注文為經文也當減經以還注志祖案上句言設者設不辭也下句言設者設不對也若句末增一辭字則對曰非礼也設六字可省經文不如是之繁複也此沿唐石經之誤義疏設本俱無辭字從為之服報

儀礼喪服傳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鄭注無文疏云

此母為父已服斬衰三年故子為之一期以從為二字  
連讀說本馬融非也王肅讀從字為句云從乎繼母而寄育  
則為之服不從則不服此說得之蓋與繼父同居者也  
否則繼母改嫁已同路人矣何服之有報字自為句亦  
當如雷次宗說凡言報者繼母報亦如此疏謂感恩者  
皆稱報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為報亦非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一終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一

七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二

仁和孫志祖

左傳字誤

左僖二十六年傳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注太公為太師  
兼主司盟之官武虛谷羣經義證云師當作史聲之誤  
也周官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注  
約劑要盟之載詞及券書也蓋周之定制以太史主藏  
載書又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于天府  
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太史與它  
官分職以擬相勘當者周書嘗麥解太史乃藏之于盟  
府以為歲典荀子春秋薰隧之盟太史書名皆可據證  
今傳本皆作太師蓋如礼記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尚書  
大傳作太師相沿致譌而杜氏依文曲說味其實也

檐動而鼓

左桓五年傳檐動而鼓釋文檐說文作檜建大木置石  
其上發機以碓敵案說文檐字自在於部與从木之檜  
名柏葉松身者字義迥別且孔氏正義明云說文載之  
於部陸孔同時非所據說文有異本也攷說文檐字注  
引春秋傳檐動而鼓又詩曰其檐如林今本毛詩作會  
蓋左傳古本亦是會字釋文當云會說文作檐傳寫誤

介

用寶珪于河

左昭二十四年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釋文本  
或作沈于河案漢書五行志中上載此事云王子鼂以  
成周之寶圭湛于河顏師古注湛讀曰沈介正祭川曰  
浮沈與釋文正合則古本有沈字也且襄三十年傳用  
兩珪質于河句例相同彼文有質字此亦當有沈字

王尹

左昭二十七年傳楚莠尹然王尹麋正義曰楚官多以  
尹為名知二尹是官名介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

讀書脞錄續編 卷之二

二

云王尹主宮內之政莠不可解王未必然定本王作工  
案下文有工尹壽則此處不得為工字矣錢唐梁處素  
履繩云服說非也官名豈可加以王號王尹者玉尹也  
古人作玉不加點所謂三畫平均也新序雜事第五篇  
載下和獻璞荆王使玉尹相之論衡對作篇引作王尹  
可證

公羊脫文

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  
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  
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案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

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  
末本有冬十月三字唐公羊石經亦有公羊經文偶脫介而何  
氏乃妄造為去冬之說以如晉為冬時惡成公而不書  
冬繆戾極矣且謂成公以下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  
非理也

何休公羊注謬

何休墨守公羊然有本非傳義而妄生穿鑿者如僖十  
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左傳鄆季姬來  
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情事之  
常無可疑者公羊傳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其義亦與

讀書脞錄續編 卷之二

三

左傳不異而何休注乃云使來請娶已為夫人又云魯  
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泆其謬甚矣錢竹汀荅  
問引褚刑部摺升之說謂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國  
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  
也此經書季姬不繫以鄆則為未嫁之女可知以曲申  
何義志祖案經下有鄆子之文則季姬之上不必更繫  
以國而知其為鄆國之夫人也蓋史例之省文不當如  
褚君所說至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婁何注云魯本  
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之則豈  
鑿空無稽矣白虎通嫁娶篇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或

當時經生家有此說然不可為據

公羊書石惡

公羊昭元年經宋向戌衛石惡注戌惡皆與君同名昭七年衛侯惡卒案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曲礼正義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術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此石惡二傳皆作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公二十八年出奔晉矣不應此時復列于會釋文但云國酌二傳作國弱軒虎二傳作罕虎而不云石惡二傳作齊惡是公羊舊本亦作齊惡也疏作石惡蓋徐木誤

讀書錄續編

卷之二

四

鄭引公羊異文

公羊有嚴顏二家鄭康成注礼箋詩所引公羊是嚴氏春秋本與何邵公所注顏氏春秋本不同如隱二年傳昉於此乎鄭攷工記注云旒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漢石經作五年傳登來之也鄭礼記大學注引作登戾之桓十一年傳遷鄭焉而野留鄭周礼大司徒注引作鄙留野疏鄭不同者何鄭莊八年甲午祠兵鄭詩采芑箋引作治所見傳異也兵周礼大司馬中春發振旅疏引鄭莊二十年傳大災兵氏駁異義云祠兵者公羊傳之誤者何大瘡也鄭曲礼下注引瘡作漬呂氏春秋貴公莊三十年傳蓋以操之為已蹙矣鄭攷工記凡察車之道

不微至無以為感速也注引作已感今本注誤蹙操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何休云躁迫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文閱二年傳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鄭儀礼聘礼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注引作使之將兵釋文兵則後加字文十三年傳羣公廩鄭易文言注引作羣公慊見詩采微正義鄭周礼太宰注引作為周公後宣六年傳佗然從乎趙盾而入鄭儀礼鄉飲酒礼礼賓西階上疑立注引作疑然從於趙盾

公羊注引緯

俗儒譏鄭康成以讖緯注經不知何邵公之注公羊引

讀書錄續編

卷之二

五

用尤多唐時緯書尚存故疏家猶能言其來厯今備述之如左攷引孝經鈞命浚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隱元年引春秋說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春秋緯所見謂昭定哀所間謂文宣成襄所傳間謂隱桓莊閔僖桓二年引春秋說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連連有帥三連為卒卒有正七卒為州州有伯也又引礼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又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桓五年引春秋說礼七十縣車致仕桓十一年引樂說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

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又引春秋說質家齋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齋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五者制由中也莊元年引孔緯含文嘉孔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斧鉞九曰拒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莊十七年引感精符象魯爲鄭瞻所迷惑也莊三十一年引孔說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又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

讀書陸錄續編

卷之二

六

臺以候四時僖三年引感精符卽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僖八年注引春秋說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僖十六年注引春秋說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僖十九年注引春秋說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僖二十八年注引春秋說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

又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三十一年注引孔說孔祭天牲角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三十三年注引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文二年注引孝經說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又引春秋說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又孔天子特禘特祫文五年注引春秋說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宣三年注引春秋說三牢者各主一月宣六年注引春秋說孔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宣八年注引春秋說天子諸侯曰繹卿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又武

讀書陸錄續編

卷之二

七

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成八年注引春秋說孔子曰皇象元道遙術無文字德明諡成十年注引保乾圖云唯天子取十二女成十七年注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襄二十九年注引孝經說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撰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襄三十年注引春秋說孔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昭二十年注引春秋說古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宐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五年注引樂說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



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三十一年注引春秋說季氏負極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定四年注引春秋說時子胥因吳之眾墮平王之墓毀其宗廟而已定八年注引春秋說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定十二年注引春秋說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又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哀四年注引春秋說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僻俠轂魯衛驂乘哀十四年注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又引演孔圖得麟之後天下血書

讀書錄續編 卷之二

八

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亾彗星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法制之狀

穀梁經有角字

穀梁哀元年經鼯鼠食郊牛角疏云定公哀公竝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據此則經文角字衍當與二傳同然此傳文明云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竊意穀梁經文自有角字疏據二傳而誤也

范甯穀梁注

顧亭林日知錄攷范甯穀梁集解中糾傳文者六事一莊元年公伐齊納糾傳一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拏傳一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傳此注恰無糾傳語一襄十一年作三軍傳一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般之于申傳一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傳志祖案集解糾正傳文者尚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一事亭林失采

民無德而稱焉

論語兩民無德而稱焉語意迥別泰伯三以天下讓正

讀書錄續編 卷之二

九

唯無德而稱所以為德之至猶云上德不德也若齊景公者徒以千駟夸耀於生前則真無德可稱矣伯夷叔齊唯其有德是以立名不朽也其斯之謂與斯字正據德言故邢疏云此章貴德也集注本誤德為得遂疑其斯之謂句無着而欲移誠不以富二句為此章之錯簡非也泰伯章釋文得本亦作德近刻皇侃義疏本兩章俱作得字

司存

論語遵豆之事則有司存邢兩疏竝以有司二字連文蕭山徐北溟鯉云後漢書文苑崔琦傳首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文庠徒揆日各有司存翫其文

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成樹司  
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闕外輒隨宜處分北  
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

刑罰不中

論語刑罰不中集解孔安國曰刑以安上樂以移風二  
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釋文中丁仲反非也中當如字  
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刑鄉士獄  
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論語筆解

讀書脞錄續編 卷之二

俞潛山云韓退之論語筆解中多異字有本前人之說  
者有不可信者宰予晝寢作晝寢則梁武帝已有此說  
浴乎沂作沿乎沂則王充論衡明等篇已作涉沂解此本  
之前人者也予在齊聞韶三月二字作音則史記引此  
文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可并作一字也回何敢歎作  
回何敢先吾以女為歎字句同則呂氏春秋勸學篇引此文並作歎  
而其上文曰曾點使曾參過期不至人見曾點曰無乃  
畏邪高誘注畏猶歎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與此一  
例不可改爲先也疑此書乃託名退之者

載十一征

孟子湯始征自葛載趙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  
十一征而服天下是讀載字絕句趙又云一說載當作  
再字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以載字屬下讀武虛谷  
經讀攷異云文選謝元暉辭隋王牋注引孟子曰湯始  
征自葛亦以葛字絕句若用孟子證之於齊人伐燕章  
引書作自葛始則此載字屬上句不可易也志祖案載  
本訓始安可言湯始征自葛始乎書之一征與始征異  
文不當引以爲例則載十一征之說亦必經師相傳古  
訓不可廢也

作興

讀書脞錄續編 卷之二

孟子間文王作興近讀以作字絕句非也徐榘中論  
國篇云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間成湯作  
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間文王  
作興亦自商如周蓋作興二字當連讀趙注云間文王  
起興王道朱注云作興皆起也讀並不異離騷呂望之  
文而得舉注引間文王作  
興查往歸之足相證明

孟子異讀

予前錄中以趙邠卿孟子注證古文尚書句讀之誤茲  
又得一事孟子引書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  
罪惟我在趙氏以寵之斷句以四方屬下讀注云四方

善惡皆在已今偽古文泰誓改寵之作寵綏四方四字連讀又刪去惟我在三字殊乖文義

孟子四破

海寧周耕厓廣業孟子四破斷孟子游梁在仕齊之後伐燕為潛王時事皆確惟以威宣為兩字謚合齊之威王宣王為一人則凡國策史漢諸書皆不足信疑未必然也史於魏之襄哀可灼然知其誤分者以有竹書紀年可證余若齊之威宣則未有明證也其引莊子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世而有齊國以田完數至威宣正得十二世使分威宣為二則當云十三世九非是

讀書錄續編 卷之二

上

十二世而有齊國原指威王以齊康公卒於威王初奉邑盡入田氏故云本不當數宣王且欲證伐燕之為宣王亦不必移威王之年下屬宣王而後可也惜耕厓下世已久無從質正矣

孟注古事

孟子非礼之礼非義之義趙注云若礼而非礼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讐是也偽疏不能證明但云此蓋史傳之文志祖案陳質蓋人姓名音義云質本亦長當讀為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

陳質事當類此借交報讐史記貨殖游俠傳俱有此文漢書朱雲傳借客報讐師古注借助也藉與借同

鄭何孝經注

歸安丁小山杰嘗語予以孝經鄭注據公羊昭十五年疏當是鄭何非康成并非小同志祖案孝經注果屬鄭何不應劉知幾司馬貞輩俱懵然不辨蓋自有鄭何注孝經觀徐彥疏云與鄭何同與康成異則何與康成為二家明矣惜隋書經籍志陸德明釋文俱不載何名氏無由知其爵里也錢唐梁曜北玉繩云鄭何為魏侍中與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何篤學大儒為武德侯叔即魏明帝也則何是魏人

讀書錄續編 卷之二

上

孝經孔傳

近刻日本國孝經孔傳詞意繁複不類西漢傳注文字較之魏晉閒人所作書傳體製更為卑下蓋彼國人偽撰以欺世并非唐人所見之本也前有太宰純絃云明皇御注之文邢昺以為依孔傳者畢有特一二字不同余予細校之天子章云孔傳以人為天下眾人言君愛敬己親則能推己及物孝治章引亦以相統理聖治章引郊謂圖丘天也書湯誥正義孔注孝又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案近刻注下文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三句亦孔傳語五刑章

引聖人制作礼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感應章引礼君  
燕族人與父齒皆近刻所無喪親章引恐其下有伏石  
涌水疑行字泉復為市朝之地故卜之案近刻作伏石漏  
水復為市朝遠防之也亦小異

### 孝經疏

今本孝經疏題云宋邢昺校則此疏似非出昺手即成  
都府學生鄉貢傅注奉右撰彼一篇亦不言作疏之人  
蓋疏非昺所撰也攷唐書儒學元行冲傳元宗自注孝  
經詔行冲為疏列於學官則疏為行冲作無疑藝文志  
又有梁武帝皇侃唐賈公彥孔穎達四家義疏惜皆不

### 讀書脞錄續編

#### 卷之二

西

傳大氏用鄭康成本也陸德明釋文敘錄云古文孝經  
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則釋文亦用鄭本  
今以釋文附刻明皇御注後而刪其鄭注之字故多不

合經義攷引崇文總目云咸平中昺等奉詔據元氏  
本而增損焉昺自敘亦有今特翦截元疏之語

### 蒟大也

丕正蒟大也字本从竹與从艸之蒟字音義不同故郭  
璞注云蒟義未聞釋文蒟郭陟孝反顧野王都角反說  
文云草大也邢疏又引韓詩云蒟彼甫田是直以蒟為  
蒟矣今案說文有蒟字無蒟字其蒟字注云草木到从  
艸到聲亦不訓大葢字注葢大也韓詩之蒟彼甫田必蒟字之

論景純非不見韓詩者豈容以為未聞而待後人之補  
釋乎玉篇艸部蒟字都角切韓詩蒟彼  
甫田竹部蒟字豬效切捕具也

### 廩廩也

釋言廩廩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案釋文引舍  
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  
傳羣公廩何休注云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丕  
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  
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

### 丕正敘篇

漢志丕正二十篇今唯十九篇仁和翟晴江灝云古丕

### 讀書脞錄續編

#### 卷之二

五

正當更有釋礼篇與釋樂篇相隨祭名與講武旌旗三  
章乃釋礼之殘缺失次者志祖案廣正篇第一依丕正  
廣正無釋礼篇則晴江之說非也蓋釋詁分上下二篇  
故漢志稱二十篇丕正人以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弟  
一正義引丕正敘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  
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欲以敘篇充二十篇之數然丕  
正果有敘篇景純豈應刪而不注且唐初作正義時尚  
存此篇則張揖魏人其著廣正亦必沿用之矣丕正敘  
篇不知何人所  
作應攷

### 鄭康成丕正本

鄭康成亦正本與郭景純本多異如釋詁絲於也郭注

於乎皆語之韻絕釋詩無易由言箋由於也正義云源

虛也詩我居閨卒荒箋荒虛也亦正釋文源郭云本或

厥熙興也孤學記不與其藝注興之言喜也引亦

正云歆假已也詩烈假不瑕箋瑕已也正義云釋言般

齊中也周礼以為民極注極中也賈疏云亦正文斯謬離也詩

王赫斯怒箋斯盡也正義云極誅也詩後予極焉箋極

誅也正義云屈極也詩致天之屈箋屈極也正義云

具也詩夏屋渠渠箋屋具也苛妍也孤記內則則疾痛

苛癢注苛疥也洪震煊云釋天春為芥天夏為吳天鄭

讀書勝錄續編卷之二

亦正贊

予於前錄中輯郭璞亦正贊茲又得兩條釋魚腹鴈博

三寸首大如擘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贊云蛇之殊狀其

名為鴈其尾如頭其頭如尾虎豹可踐此難忌履又初

學記二十七引金銀贊云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

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

亦正舍人注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亦正鍵為文學注三卷一云鍵

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錢竹汀云廣韻

有舍姓蓋其人姓舍名人志祖秦姓舍罕見且名人疑

未必然也李善文選羽獵賦注引郭舍人亦正注是其  
人姓郭亦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漢武帝  
時豈即其人邪蓋本鍵為郡文學卒史而入為舍人也  
名則不可攷矣

讀書勝錄續編卷之二終

讀書勝錄續編卷之二

仁和孫志祖

史記麻書

史記麻書後載麻術甲子篇自焉逢攝提格至祝犁大荒落七十六甲子此麻家部法也以焉逢攝提格為始者是殷麻之元殷用甲寅見續漢書律麻志論至太史公作史記成於天漢四年而有太始征和以下年名者索隱以為竝褚先生所續然焉逢攝提格本紀麻元非以紀年則太初天漢年名疑亦非史公本文也

南武城

讀書勝錄續編卷之三

日知錄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為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以愚攷之殊不然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云曾參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其為兩地判然東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費縣若曾子本邑之南武城自在今嘉祥縣於曲阜為西南與費縣之在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別之亭林此條疑誤

刺客傳

太史公作刺客傳於聶政事津津道之後儒以為刺客

小人不足取故綱目書盜誠萬古不易之義也志祖案史公之傳聶政皆用國策之文非真有取於政深嘉而樂與之也六國年表大書盜殺韓相俠累則綱目書盜其義例本之史公後之讀史記者多忽年表不觀故輕於持論而反奉紫陽為特筆亦

越妻子

史記南越傳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楊升菴云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越為人名何也志祖案徐廣曰越封高昌侯蓋術陽侯建德在越本封高昌侯而漢封為術陽侯也建元以來侯年表云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徐注本此非以越為人名而注本文之越妻子也若越妻子為越女之子本可不煩注釋

五屬國

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困學紀聞云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閻百詩云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志祖案厚齋玉海引地理志有屬國二

字疑今本脫也若西河屬國宣帝所置不在五屬國之數厚齋已明言之矣閻氏何為漫舉以充數乎全謝山則以續志推之謂張掖屬國都尉治居延不治日勒

九子母

漢書成帝紀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畫堂畫九子母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志祖案魯九子之寡母穆公賜尊號曰母師見列女傳漢時宮中常圖列女像於屏風應劭此言當有所據豈佛書所云九子母乎且佛書之九子母亦必不圖於甲觀中也朱氏譏應說為陋

讀書記續編 卷之三

適自見其陋亦

厭次

漢書地理志平原郡富平縣注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與續漢書郡國志同而漢書東方朔傳云平原厭次人顏師古注曰高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又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李善注則疑地理志為誤徐北溟云顏李止辨厭次之得名已久而不知曼倩不必定為厭次人也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楚人俱

與漢書不同詳見劉孝標世說規箴篇注乃今本列仙傳亦作平原厭次人明是後人據漢書所改亦文選謝靈運會吟行注藝文類聚卷一引列仙傳俱作楚人

小尔正弟子職

漢書藝文志小尔正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職一篇俱列尔正之後班固不著撰人名氏應劭於弟子職注云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志祖案此本古人單行之書也後之偽撰管子者以弟子職入之偽撰孔叢子者以小尔正入之以證其經訓之古然二書賴以流傳不可謂非作偽者之功也管子乃周秦間人所偽應氏已及見之

讀書記續編 卷之三

四

不加詳勘遂仍為管仲所作若孔叢子乃王肅偽撰又在應氏之後故應氏無注亦可見二書所出之時代先後矣其古今字一卷蓋字書之近古者漢志本與小尔正合為一書王肅無識不與小尔正並入孔叢遂令散佚無傳亦可惜也

伏儼注漢書

文選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注引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魯靈光殿賦朱桂黝儼于南北蘭芝阿那于東西注引伏儼子虛賦注則曰芍藥以蘭桂調食也錢唐張仲雅 雲 選學膠言疑伏儼乃服虔之

誤又云彼注無蘭桂調食之語可據子虛以正此注之  
譌又可據此注以補子虛之闕志祖案伏儼服虔二人  
竝注漢書李氏兩引互有詳略不可以爲譌闕也伏儼  
字景宏琅邪人見漢書敘例

伏后紀誤

後漢書伏后紀云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  
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案以后紀末附  
載皇女校之陽安長公主適不其侯伏完者乃順帝女  
名華此及伏湛傳竝云桓帝疑誤也又紀云伏湛八世  
孫與湛傳合而皇女華注云完伏湛五世孫疑注誤

讀書脞錄續編

卷之三

五

司徒劉郃

後漢書蔡邕傳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通鑑載此事  
作大鴻臚劉郃案後文邕上書自陳亦作大鴻臚蓋此  
處誤時司徒則袁滂也

程大人

後漢書蔡邕傳今者道路紛紛復有云程大人者錢竹  
汀攷異云案陳球傳云陽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  
中所謂程大人也漢時宮人中耆宿皆稱中大人見鄧禹傳  
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父父當婦婦當姪爲大人故宮  
婢亦有大人之稱崔烈因傳母入錢得爲司徒烈傳所

云程夫人疑卽此人志祖案此傳下文云中常侍程璜  
則是宦官而非宮婢明矣漢時宦官宮婢雖通得大人  
之稱然此程璜必非婦人若崔烈傳之程夫人亦見獨  
行劉翊傳疑非此人也韋昭語見史記荆軻傳索隱與  
論衡氣壽篇文同大人當作丈人說見盧抱經龍城札  
記

孔融傳注誤

後漢書孔融傳建安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募章懷  
注云竝獻帝子志祖案此注誤南陽王馮是獻帝子以  
建安五年七月封卽薨於是月者也若東海懿王祗則

讀書脞錄續編

卷之三

六

光武子東海恭王彊之後以桓帝永嘉二年嗣封薨於  
建安五年子羨嗣至魏受禪始降爲列侯見東海恭王傳竝非  
早歿無後但與南陽同時薨亦所云帝傷其早歿者乃  
傷南陽非傷東海也傳當云帝傷南陽王早歿文義便  
明

上成公

後漢書方術傳有上成公上字誤也當作卜成公蓋其  
人姓卜名成而號成公也抱朴子至理篇河南密縣有  
卜成者卽其人博物志五作成公舉其號也或以上成  
爲複姓恐誤楊宗吾希姓略上姓在二  
十三漾云上成公漢仙人



零陵蠻

後漢書南蠻傳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于餘人注零陽屬武陵郡案本文自作零陵零陵郡名何乃以武陵郡之零陽縣為注邪或謂正文陵字亦當為陽傳上文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是也竊謂上文零陽恐轉是零陵之譌武陵蠻長沙蠻皆舉郡名若果零陽則但書武陵蠻足矣且馮緄度尚傳屢言零陵蠻此傳下文又云又零陵蠻入長沙其非零陽誤為零陵瞭然可知

歸德侯劉諷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三

七

後漢書南匈奴傳光武六年始令歸德侯劉諷使匈奴案此劉諷官中郎將即更始時使匈奴者見漢書匈奴傳與漢書功臣表宣帝時歸德侯先賢揮之孫諷非一人諷之子襄以建武二年嗣封諷安得於建武六年尚使匈奴且先賢揮之孫未嘗賜姓劉也時歸德之國未除而劉諷亦稱歸德侯者或因匈奴遣使來獻故以歸德名號侯封之非汝南之歸德亦嘉定錢晦之大略撰後漢書補表以諷諷為一人云以故侯從光武得復國似誤

日知錄糾後漢書二條

日知錄糾後漢書之失有未盡確者如云橋公以太尉

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乎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乎以靈帝之世三為三公亦豈無錢者志祖案橋公於光初元年里居被劫卒於光和六年此五六年間雖有陸賈之橐蕩然無餘亦事理所恆有也橋公為人剛急則有之未嘗以貪黷聞不可以此議史文之矛盾

又云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而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志祖案黨錮傳上既列張儉劉表於八及而下文張儉鄉人朱並上書告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三

八

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則以張儉為八俊劉表為八顧蓋此但指目儉之同鄉有八俊八顧八及而無八廚劉表傳所云號為八顧謂此與上文海內希風之流其相標榜者不同亦非史文互異也

梁口

魏志母邱儉傳大戰梁口注梁音渴錢竹汀攷異云梁字不當有渴音疑誤志祖案仁和趙東潛一清云冊府元龜作梁口云音邊

魏志無王經傳

陳壽魏志不為王經立傳而附見於夏侯尚傳末朱昭

芑史糾譏之志祖案壽爲司馬氏之臣不能無所回避  
其曲筆猶可諒也宋臨川王義慶作世說時晉室久移  
乃於賢媛篇載經母事而曰經爲尚書助魏不忠于晉  
此何言歟夫司馬氏亦魏臣也經以身殉國豈得謂之  
助魏不忠於晉乎臨川此言三綱壞矣

蜀志爲字不誤

蜀志先主傳使爲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錢  
氏攷異云爲字誤當是助字之譌志祖案爲讀去聲有  
助義似不煩改字

蜀無史官

蜀志後主傳評曰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

讀書勝錄續編卷之三

九

災異靡書史糾云景耀元年史官書景星見則蜀漢未  
嘗無史官也志祖案此事劉知幾史通已譏之見曲筆  
篇然蜀果有史官何以列傳中諸臣無一人曾任其職  
者承祚之言似得其實

曹爽不反魏

魏祚之移移於曹爽之誅爽欲圖誅司馬幾事不密以  
至於敗其心乃反司馬非反魏也而晉書云爽晏何謂  
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黃門張當密謀圖危社稷其  
誣甚矣干寶晉紀曰高祖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疾

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見文選  
論頗得當日周內情事蓋言道爽反狀則爽非真反矣  
干寶晉臣其作史猶有微詞余之晉史脩於唐代乃漫  
無直筆乎

灼然二品

晉書阮瞻傳舉止灼然案止字疑衍灼然者晉世選舉  
之名於九品中正中爲第二品也溫嶠傳後舉秀才灼  
然二品監本無二品二字蓋江左初不以第一流評嶠見世說  
品藻篇故但得二品亦鄧攸傳亦云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

龔子之

晉書隱逸傳有龔子之東吳王西莊鳴盛十七史商榷

讀書勝錄續編卷之三

十

云龔子之舊本作龔子之龔是僻姓不學者妄改爲龔  
志祖案龔子之見水經注沅水篇

晉書敘例

史通正史篇云貞觀中晉書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  
載記三十并敘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案今晉書百  
三十卷目錄不在卷內竝無敘例不知何時刪去也彼  
時晉史十八家具存唐家新撰以後雖盡棄舊本然敘  
例中必略識梗槩惜今不可攷矣崇文總目有唐書  
敘例目錄一卷

廢浮屠老子法

困學紀聞云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為之何哉志祖案新唐書高祖紀武德九年四月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復浮屠老子法非高祖廢而太宗復也據舊紀所載詔文止是沙汰僧尼道士亦非竟廢其法且云事竟不行并非廢而旋復也

南北史兩傳

毛脩之辭安都二人南北史俱有傳愚細攷之毛脩之入魏後貴顯位次崔浩之下且身沒於魏自當傳於北史南史不為立傳可也辭安都反復無常其始功名顯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三

七

於宋代而究以魏臣終亦宜入北史至朱脩之者雖亦暫沒於魏不久即南還宋土為雍州刺史立功於孝武之世自當傳於南史又何必附見於北史毛脩之傳後乎且南北史俱李延壽一人所作尤不應如是之允復也若南朝帝子羈旅異國者北史彙在第二十九卷如宋文帝子劉昶齊明帝子蕭寶夤南史寶夤子贊南史帝諸子傳 梁武帝弟臨川王宏子蕭正表梁武帝弟南平王偉子蕭祗梁武帝弟鄱陽王恢子蕭退蕭泰梁武帝弟安成王秀子蕭撫梁武帝孫武陵王紀子蕭圓肅梁簡文帝子蕭大圓南史於各帝諸子傳中不得不

附見其名并略記其事迹又非一人兩傳之比也李氏於每卷首目但標某帝諸子而已其各卷總目臚列諸子之名以便檢閱者乃後人所增也然李氏體例亦有未能畫一者蕭退蕭泰並梁鄱陽王恢子乃南史恢傳後敘泰而不及退又安成王秀傳不及撫武陵王紀傳不及圓肅豈以其身沒北朝而略之邪此又李氏之自亂其例者矣

南北史列傳附載子孫

史家列傳之體與譜牒不同其子孫功名不甚顯著者本可不載或入仕異代尤不當附傳致乖限斷之例惟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三

七

李延壽南北史本合數代為一史故可牽連附傳使讀者便於尋檢此又史例之變也王西莊譏其以家為限斷不以代為限斷非是北齊書庫狄干傳後附載其孫士文士文乃隋臣此後入以北史補北齊書而失之者

俊士

唐書選舉志唐制取士科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凡有道舉有童子案唐制科目不間有俊士此有俊士三字疑衍也唐六典以秀才明經進士明法及書算為六科

張九齡傳不實

唐書張九齡傳云安祿山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據此是祿山嘗執送京師也案安祿山傳云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番邪何殺我守珪壯其節而釋之是時祿山才為范陽小卒生殺懸於守珪之手何煩執送京師疑九齡傳得自傳聞非其實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三

三

德清許周生宗彥云劇談錄中書合張九齡每因奏也對未嘗不諫誅祿山上怒曰卿豈以王夷甫議石勒便殺祿山據此則九齡請殺祿山當在祿山貴顯之後蓋祿山後因事入奏九齡見其有逆相因勸帝誅以絕患而元宗不欲無罪殺之故以王衍知石勒故事相比而卒不用其言也其後元宗在蜀思九齡之忠下詔褒贈云先覺合于蓄策指此

谷倚相

唐書儒學傳谷那律孫倚相仕為祕書省正字錢竹汀攷異云文藝傳富嘉謨吳少微谷倚相稱北京三傑即此人也志祖案谷那律之孫名倚相不單名倚倚官太原主簿與倚相仕為祕書省正字亦不合疑非一人

阿史那忠

新唐書蕃將列傳有阿史那忠突厥列傳有阿史那泥孰二人皆蘇尼失子以外國人尚宗室女者也據阿史那思摩傳云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明是二人新書於阿史那泥孰傳又云賜名忠似即阿史那忠矣然阿史那忠宿衛四十八年卒於中土陪葬昭陵故新史入之蕃將傳中若阿史那泥孰從思摩出塞後雖許其入侍未必歸朝宿衛也入之突厥傳為宜歐宋史例本自分明王西莊十七史商榷譏其前後兩傳似不確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三

四

拓跋思恭思敬

陳後山叢談譏歐公五代史以拓跋思恭拓跋思敬兄弟二人誤合為一人志祖案歐公史法謹嚴不應有此巨謬今攷五代史止有拓跋思敬無思恭之名李仁福傳云當唐僖宗時有拓跋思敬者為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案此乃拓跋思恭非思敬也思敬為武定節度使天復二年以洋州降王建見五代史蜀世家新唐書昭宗紀此卒於乾寧時者其為思恭無疑又攷通鑑二百乾寧三年保大節度使李思孝表請致仕薦弟

思敬自代詔以思孝為太師致仕思敬為保大節後據此則思諫承思恭之後思敬承思孝之後思恭為夏州節度使思敬則初為保大軍節度使後徙鎮武定降于王建判然二人而歐公誤合之者蓋緣宋人避敬字諱多以恭字代之後人展轉改易遂誤合為一亦

宋史孝宗紀

史糾云宋史帝紀之謬莫過孝宗舉大臣之書夢者言之一人之身倭而就木倭而遷除倭而捐館倭而降謫咄咄怪事又隆興元年既書給還岳飛田宅矣淳熙八年七月又復書之隆興元年既書盧仲賢齋書至金帥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三

五

府戒勿許四州仲賢擅許之下大理寺淳熙八年八月又復書仲賢齋書之前後重複志祖案脩史出於眾人之手成書太速重複在所不免不應訛謬至此細檢宋史孝宗紀監本闕淳熙八年誤以第三十三卷十一葉隆興元年事攙補有此巨謬此非脩史者之過也昭芑不加檢勘而妄駁之亦

宋史列傳之失

宋史作周三臣傳以補歐史不為韓通立傳之闕此史家之變例也乃有五代遺臣入宋未仕又無忠義大節如韓通比者於例本可無傳而宋史有之如弟二百五

十四卷之辭懷讓在周世宗時已請老致仕但云建隆元年卒贈侍中而已又二百六十二卷之李穀寶貞固穀卒於建隆元年因受昭義李筠賂遺筠叛憂恚而終貞固卒於開寶二年以前三公詣范質求任東宮三少預朝請質不為奏乃還洛放曠山水攜妓載酒以自適此三人在前代既無赫赫之功入宋亦無足比數而徒累簡牘此宋史之蕪也

元史宰相表

元史宰相表世祖至元九年右丞趙錢竹汀攷異云世祖紀是年十月以趙璧為平章政事十年趙璧卒表於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三

六

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俱有右丞趙似無遷平章之事未審孰是汪龍莊曰案紀十年不書趙璧卒據璧傳為平章在十年至十三年卒是終於平章也表於十年至十二年俱書右丞至十三年始書平章誤矣志祖案表於世祖中統元年四年至元二年已書趙璧平章政事矣八年至十二年俱書右丞趙至十三年又書平章政事趙璧傳中統元年中書省立授平章政事二年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領諸軍至元元年改樞密副使六年改中書左丞遷中書右丞十年復拜平章政事是璧凡兩任平章政事也當以本傳所載為得其實

忽篤華

元史石抹明安傳次忽篤華錢竹汀攷異云太宗紀胡  
土虎那顏畏答兒傳忽都忽食貨志忽都虎官人皆謂  
忽篤華也譯音無定字故紀志傳書名各異蕭山汪因  
可繼培曰案食貨志忽都虎官人賜廣平民戶即石高  
山父忽魯華詳石高山傳紀傳所載斷事官及料民事  
當即此人非石抹明安之子

按察兒

元史杜豐傳從國王按察兒攻平陽錢竹汀攷異云元  
初唯木華黎之後稱國王而太祖弟幹赤斤亦稱國王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三

幹赤斤之孫塔察兒亦有國王之稱此按察兒未詳何  
人也下文又有國王阿察兒阿按聲相近汪因可曰按  
察兒即按札兒本傳云攝國王李伯溫傳亦稱權國王

史家虛張傳曰

史家有虛張傳目而實無其傳者蓋由采自舊史失於  
檢照或作非一手刪改未盡也如晉書殷覲傳云弟仲  
文叔獻別有傳而晉書無殷叔獻傳舊唐書楊炎傳云  
父播名在逸人傳李吉甫傳云父栖筠國史有傳李德裕傳  
祖父自武元衡傳云祖平一事在逸人傳王績傳云兄  
有傳通自有傳通附見其而舊唐書皆無之新唐書裴守真

傳云子子餘耀卿巨卿別有傳昭成寶皇后傳云父孝  
謹自有傳而新唐書無裴巨卿寶孝謹傳見吳縝宋史  
王著傳云著有傳見五代史而五代史無王著傳又錢  
端礼傳云孫象祖嘉定元年為左丞相自有傳而宋史  
無象祖傳徐應龍傳子榮叟深叟清叟各有傳而宋史  
無徐清叟傳

父子各傳

史家列傳之體有父子各傳者然先後倒置則失之矣  
宋書何偃傳在五十九卷其父何尚之乃在六十六卷  
宋史梁適傳在四十四卷其父顯乃在五十五卷遼史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三

蕭陽阿傳在十二卷其父蕭樂音奴乃在二十九卷此  
蓋采自它書而未及詳覈也唐書王與者方慶六世孫  
在四十一卷

皇后紀

晉華嶠作漢後書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見晉書  
范蔚宗實沿用其例蓋以東京多母后臨朝故也然其  
時神器未移非如呂武之比一切用人行政俱詳載帝  
紀內自可不必別為后紀新唐書既為武后作紀矣又  
將其淫穢瑣屑之事入武后傳中以武嬰一人而紀傳  
並載亦可謂自我作古矣不如仍舊書之為善也

公主傳

范蔚宗作皇后紀後附皇女此公主傳之始嗣後新唐書宋史皆有之其實公主可不立傳其有事迹可紀者附於夫或其子可也舊唐書平陽公主附其夫柴紹傳太平公主附其夫武攸暨傳隋書南陽公主入列女傳最為得體嘗謂新唐書體例不如舊者此其一遼金史創立公主表較勝於傳

綱目誤書

俞潛山云朱子綱目於漢安帝延光元年大書汝南黃憲奉案郭林宗常從憲游累日而後漢書言林宗奉於

讀書記續編 卷之三

九

靈帝建寧二年年四十二是林宗生於順帝永建三年延光元年林宗尚未生也若是年叔度已奉林宗何能從之游邪因檢溫公通鑑但於延光元年書汝南太守王龔引進郡人黃憲憲不屈事而究其終日憲年四十八終非謂卒於是年也綱目誤矣或謂此書非朱子親定乃門弟子所為信然志祖案後漢書王龔傳建光元年推為司諫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建光止一年其明年即延光元年也故通鑑以引進黃憲事繫之是年

山海經逸文

今本山海經是完書然李善文選注所引亦有出今本

之外者西京賦注引閭風之山或上倍之是謂元圃或上倍之是謂大帝之居南都賦注引攻離之山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漢郭璞曰今清水在濟陽南

老子

東漢學者漸尚老莊然道德經之言皆平正精實非蒙莊之倣詭荒忽者可比也鄭康成注經於礼記礼運引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大學引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而莊子不一及焉亦可以定二書之高下矣韓康伯引老子曰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何平叔注老子

讀書記續編 卷之三

二十

世說文學篇前云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後云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前後自相乖刺據隋書經籍志釋文敘錄老子無何晏注當以後說為正魏志何晏附曹爽傳亦但云好老莊言作道德論

六韜

漢書藝文志周史六韜六篇注云惠襄之間或曰纘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

及軍旅之事發字與韜同原不以六韜為太公作也自  
隋書經籍志載兵家六韜始云周文王師姜望撰而後  
人滋疑其偽矣其實金版六弢見莊子徐无鬼篇金滕  
豹韜見淮南子精神訓非偽書也宋世列入武經七書  
刊落過多已非唐本之舊鄭樵通志藝文略六韜五章  
卷又有改正六韜四卷  
懷注後漢書何進傳云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弟  
二文師武論弟三龍韜主將弟四虎韜偏裨弟五豹韜  
校尉弟六犬韜司馬其篇目亦與今本不同也舊有注  
不知何人所作頗淺露不足觀

六韜逸文

讀書勝錄續編卷之三

意林引五事皆今本所無一太公云伏羲神農教而不  
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一聖人恭天靜地和神敬鬼一  
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奈何太公曰天下有眾賢  
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一人下伸萬人上唯聖  
人能行之案此三句引見容齋三  
筆知宋時尚有足本一冠雖弊加於首履  
雖新履於地一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  
人有九差惡口舌為眾所憎夜卧早起此妻子之將知  
人飢渴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  
千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將  
凡此皆今本所逸則容有出於後人之刪竄者矣

鵝冠子逸文

湘山野錄唐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游西山田間  
茅舍有老叟教邨童公觴於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  
梨號五臟刀斧不可多食叟笑曰鵝冠子云五臟刀斧  
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懷有如刀斧案今鵝冠  
子無此文

莊子逸文

王厚齋困學紀聞據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  
平御覽輯莊子逸篇數十條然未盡也穀梁哀二年疏  
引莊子楚人有賣矛及楯者見人來買矛即謂之曰此

讀書勝錄續編卷之三

矛無何不徹見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  
者買人曰還將爾矛刺爾楯若何顏氏家訓勉學篇引  
莊子魏二首文選西征賦注引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  
大體者也難蜀父老注引兩祖一作祖女浣於白水之上  
者禹過之而趨日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胼脛不生毛  
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藝文類聚二引陰陽  
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不爭故為電玉女投壺  
天為之笑則電又陽灸陰為虹八引水靜則明濁則混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元和馮實菴培云  
此段與莊子天道  
篇僅數字不同似又引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  
非莊子逸文也



動八十七引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九十一引鷓為鷓鷃  
為布穀布穀復為鷓此物變也初學記二十五引梁麗  
可以衝城司馬彪注麗小船也皆今莊子所無又南史何子朗嘗  
為賤家賊擬莊周馬捶見紀聞注豈馬捶亦逸篇歟

郭象竊向注

郭象見向秀莊子注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  
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  
而已見世說文學篇然世說注引秀本傳此疑出臧榮緒晉書注  
或言秀游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迹唯好莊子聊應崔  
謨所注以備遺忘然則郭象竊向秀而秀又竊自崔謨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三

也文人轉相剽襲自昔然矣崔向二家注唐初猶存今  
皆不傳而郭注盛行至今亦有幸有不幸哉

荀子逸文

文選左太冲招隱詩注引孫卿子曰桃李椿榮於一時  
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  
可謂得其真矣亦見蜀都賦及上林賦注今荀子書無  
此文

列女貞順傳

列女傳第四卷為貞順傳丁小山云貞順本作慎宋人  
避諱改志祖案宋鮑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

為順貞順二字之義即出列女傳似非宋人緣避諱改  
不可以說苑敬慎篇為例

列女傳注

注列女傳者曹大家綦母邃之外又有虞貞節注見後  
漢書皇后紀論注今皆不傳世說賢媛篇注引列女傳  
此非劉向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躄妻潁川趙氏女也  
才敏多覽躄既歿文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  
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蓋即章  
懷所謂虞貞節注也

家語有顏祖

讀書錄續編 卷之三

史記弟子列傳七十七人索隱云家語數同今本家語  
脫去顏何一人故止七十六人或謂史記顏祖字襄索  
隱曰家語無此人也今本家語有顏相字子襄若據索  
隱增顏何而去顏相則仍七十六人矣不與史記數同  
也嘗以詢之許周生云索隱家語無此人也乃家語字  
子襄之譌因下鄭單而誤亦史記索隱單行本頗多誤  
字不當據此遂生異說

抱朴子別旨

抱朴子內篇第四卷後附別旨一卷鈔本無之宋史藝  
文志道家類抱朴子逸旨二卷不知作者其文蓋不止

一篇又不知何人以此篇錄入抱朴子書也

鴻臚少卿

抱朴子僊藥篇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為臨沅令案晉書葛洪傳云祖系吳大鴻臚外篇末自敘同梁武帝時九卿始有卿名梁以前無之也若少卿之名始置於北齊隋唐因之尤非三國吳時所有汪因可云太平御覽屢引此文竝作鴻臚少時疑卿本時字之譌

宕人梁母

抱朴子辯問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人多不詳其事汪因可云列仙傳琴高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注涿一作礪文選魏都賦及江賦注竝引作礪水說文宕从水礪省聲蓋宕人即琴高也梁母火化事見列仙嘯父傳

許思妣孟少孤

顏氏家訓風操篇云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注竝未詳案許柳子永字思妣見世說政事篇孟陋字少孤見晉書隱逸傳又云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注亦未詳案朱張當作朱偃偃字孫卿見後漢書順帝紀注庾晏嬰見梁書文學庾仲容傳祖孫登見陳書徐伯陽傳唯許暹無攷亦

諸子奇字

諸子奇字中多譌別予前錄所載未盡也國語周語盧由勦媯勦不成字宋明道本國語作荆韓非子喻老篇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顛字無攷列子說符作頤疑此亦頤字之譌

穆天子傳一天子舍于漆澤澤字無攷似即下滲澤之譌四至于長泆下云至于長泆之山此泆字即沙字之譌又瓊瑤瓊字無攷案玉篇玉部瓊莫骨切引穆天子傳采石之山有瓊瑤此瓊字即瓊字之譌

讀書勝錄續編

卷之三

美

陸錄續編卷之三終

讀書勝錄續編卷之四

仁和孫志祖

六天

予向惑於宋儒譏康成以緯書汨經之說謂王肅解經云天一而已無六天也其說似正已載於家語疏證中矣今反復討論凡經知王肅此說亦謬也昊天上帝及五帝之分周官太宰掌次司服諸職已明白言之且開元占經引黃帝占曰天皇大帝名耀魄寶則其名自黃帝以來相傳已久非出緯書杜撰周官大祝辨六號所云神號即蒼帝靈威仰諸名也冬至祭天於圓丘配以

讀書勝錄續編 卷之四

魯夏至祭五帝於南郊配以稷郊與圓丘非一也天與五帝亦非一也豈可妄逞凡說譏短先儒乎擬別撰一說以駁正之讀陽湖家淵如觀察星衍問字堂集中有六天及感生帝辨一篇已極明暢因輟不復作而著其厓略如此否則世有通儒將疑予仍揚王肅之波矣

麟皮鼓郊天

孔融深敬鄭康成告高密縣為特立一鄉而俗傳有融譏康成麟皮鼓郊天之說不應反復若是今案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引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凡說人見其名學為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

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會子家策乎諸卿書不可解所云未定為孔融之說或下更有辨駁語而御覽徵引不全也

蠟磯

蠟磯在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蜀昭烈孫夫人自沈於此有廟在焉日知錄謂孫夫人自荊州復歸於權而後不知所終蠟磯之傳始妄志祖案蜀志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注引趙雲別傳但云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其夫人之還吳

讀書勝錄續編 卷之四

與沈江俱未可知不得竟斷為妄也且宋黃庭堅文云磯有靈澤夫人廟相傳蜀先主夫人葬此元林坤誠齋雜記云先主入蜀權遣船迎妹妹回至焦磯溺水而歿今俗呼為焦磯娘娘則自宋元以來相傳久矣廟有對聯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二語亦雅切梁北云蠟磯廟聯句徐文長撰

中橋

元和郡國志卷六河南府河南縣中橋咸通三年造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云咸通是懿宗號三年上距吉甫之卒已四十九年則此書後人附益者多矣歸安嚴九能

元照語予曰吳胥石孝廉云攷唐會要中橋乃高宗咸亨三年造因避肅宗諱改爲咸通非懿宗之咸通也安祿山待顏杲卿於中橋卽其地其非懿宗時所造甚明

女媧

女媧本古帝之號非如唐呂武之比以婦人而爲帝者也乃通志引春秋世譜云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故有伏羲妹之說路史引風俗通而唐盧仝與馬異結交詩又有女媧本爲伏羲婦之語蓋誕妄不足信山西女媧廟塑女像卽婦祈嗣乾隆年間金槍門宗伯奉使時奏請改設木主祀典始正然論衡順鼓篇云董仲舒言

讀書脞錄續編 卷之四

三

久雨不霽則攻社祭女媧俗圖女媧之象爲婦人形又其號曰女仲舒始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則其來久矣女媧爲陰帝見淮南覽冥訓注

子路子

子路之子爲父報仇於它書未有證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二引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蒯瞶之亂衛人狐靡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旣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靡知之於城西洩戰其日靡持蒲弓木戟而與子崔戰而歿賈誼與鄧通同時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用應劭風俗通語也錢唐汪師韓韓門綴學辨之以爲漢書所言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之語不符此應氏凡度之詞也賈誼與鄧通不同時志祖細核韓門之言尤爲凡度其謂鄧通寄次人家在景帝時則其尊顯應在文帝末年又云賈生歿於文帝十一年又十一年而文帝始崩鄧通之尊顯必在此十一年中果何所據而云然乎漢書食貨志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志於諫放鑄疏後卽承之云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是

讀書脞錄續編 卷之四

四

鄧通之爲大夫與賈誼同時明矣安得以下文接入武帝時事而併以是時二字謂不在賈生上疏時乎漢書云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言之屬則鄧通在其中矣班氏之意謂通不屑數也仲遠距西京未遠其言必有所據至衛綰在文帝時已爲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亦未見其在誼後非同時也劉禹錫詩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亦無可議惟改戲車作車戲不免趁韻亦

秦景

日知錄云隋書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

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案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真誥而前後失於契勘故或以為哀帝或以為明帝亦志祖案此自前後二事據魏書釋老志則哀帝時受經之博士弟子乃秦景憲也明帝時所遣之秦景既單名景又真誥稱其官為羽林郎是名與官俱不同且魏志云秦景憲受大氏月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蓋大氏月王之使來中國而秦景憲從之受經亦隋志既脫去憲字又脫去受大氏月王五字竟以伊存為西域地名顧氏遂仍為再使絕

域也  
陸璣  
經典釋文敘錄云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此與士衡名之从木旁者不同梁元帝作同姓名錄兼收名之音義通用者有兩陸璣一吳人字士衡一名璣字元恪注本艸者最分明而元恪又嘗注本艸則僅見於此也李濟翁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本不誤宋槧亦正疏引艸木疏作陸機或疑傳寫偶譌近錢竹汀宮詹據以定元恪之名亦从木旁謂邢叔明諸人識字勝於李濟翁此二字古人始

讀書錄續編 卷之四 五

通借用之歟

承慶淹師騫師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十四四分律四十九卷疏條引承慶云懶人不能自起如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瓜又懶人恆在室中故从穴又釋慧苑華嚴經四音義引淹師文選音義云猗美也又六音義引騫師注方言曰淡字又作痰也徐北溟云承慶者楊承慶也隋書經籍志小學類云字統二十一卷楊承慶撰北史陽尼傳云尼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字統二十卷行於世淹師者許淹也唐書藝文志云許淹文選音十卷又儒學曹憲傳云句

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為儒多識廣聞精故訓同公孫羅等並名家騫師者釋道騫也隋書經籍志楚辭類敘云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又云楚辭音一卷釋道騫撰

賈公彥

張文鯨螺江日記六云五經若無孔穎達周孔儀孔若無賈公彥則至今如漆室矣兩儒之有功於經學如此而歐宋作唐書竟不為賈立傳殊可怪也志祖案舊唐書儒學傳賈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孔義疏五十卷儀孔義疏四十卷新書儒學傳無

讀書錄續編 卷之四 六

之此歐宋之不如舊史也然賈氏之有功於經學實不  
但周礼儀礼此外尚有礼記疏八十卷孝經疏五卷論  
語疏十五卷亦見舊唐書經籍志惜皆不傳孔穎達礼  
記正義亦與賈公彥等對共量定見穎達正義敘

### 韓說韓洎

僧齊已送韓說秀才赴科舉詩云槐花館驛暮塵昏此  
去分明吏部孫才器合居科第首風流應是薦紳門案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韓愈子昶昶二子綰字持之袞字  
獻之昶自爲墓誌銘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  
綰曰緄疑卽袞曰綺曰紀舉進士蓋昌黎子不止昶一人

### 讀書脞錄續編

#### 卷之四

七

說則昶之猶子其名賴有此詩而傳也柳開與韓洎秀  
才書云聞足下好爲古文近得足下敍書讀之頗有吏  
部之梗槩自念韓柳氏子孫與足下幸同出於今世洎  
與昌黎不知幾世或同族之後人未可知也

### 胡安國

胡安國一生大節本多可議其始由秦檜薦用得預講  
筵呂頤浩謀逐檜引朱勝非爲助安國言勝非不可用  
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頤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  
曰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空先去之安國嘗言檜賢於張  
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事見宋史秦檜傳則其爲秦檜之黨明

矣明人無識徒以春秋主用胡傳遂從祀兩廡然胡傳  
借春秋指陳時事本不合於筆削之旨其論亦多迂謬  
近科場功令已斥胡傳不用俱以左傳本事爲主參  
用公羊穀梁之說則從祀之典亦所當議罷也

### 晴川先生

余族祖晴川先生諱之騷字子駿仁和貢生任慶元縣  
學教諭里居後著述甚富其已刻者晴川八識之外有  
松源經說四卷乾隆初年舉博學鴻詞科浙省試題有  
九法五政論歸安沈炳謙試帖盛行然以管子之說牽  
合周官擬非其倫也先生作說正之見經說弟四卷今

### 讀書脞錄續編

#### 卷之四

八

杭州府志儒林文苑中俱無先生之名恐後之人無攷  
焉故附識之

### 孔篆

困學紀聞云張燕公謝碑額表孔篆吳札之墳秦孖展  
季之壠言孔子篆者始此案金石錄八二十題唐重模延  
陵季子墓刻季子之賢孔子親銘其墓不應略不見稱  
於前世至唐而始傳也嚴九能曰案陶淵明詩云夫子  
具止爰詔作銘則非始自燕公矣太平寰宇記九十二  
注云季子冢在旣陽西孔子過之題  
曰延陵季子之墓今史記注無此文

### 泰山立石

日知錄云嶽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取史記反復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山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姜西溟湛園札記駁之曰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紀注引風俗通曰石廣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礼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云此古制也

讀書勝錄續編 卷之四

九

則武帝已用之矣又後漢書張純傳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若無文字則不當云刻石又不當增文字也志祖案碑既無字則為秦為漢後人何從肌斷闕其所不知可也亭林讀史記而不攷及注致有此失於此悟讀書之難

饒娥碑

困學紀聞云饒娥碑案魏仲兕原注大庾開樂平合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志祖案兕當作光樂平圖經謂娥訖父喪終身不嫁乾符間仲光族孫愔為合再立碣亦言終身不嫁

相風賦

近刻鄭康成集首載相風賦案此賦見北堂書鈔一百藝文類聚八十竝以為傅休奕作非康成作也無上稽天道至龍虎是從四十字北堂書鈔又有籊籊竹竿在武之庭二句蓋以其名偶同遂誤入鄭集亦北海大儒恐不屑為詞賦也

頌胡廣黃瓊

困學紀聞譏蔡邕文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志祖案後漢書胡廣傳云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則此頌乃邕奉詔所作不應以老韓同傳譏之

讀書勝錄續編 卷之四

十

頭責秦子羽文

容齋五筆云故篋中得舊書一帙題為晉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有張敏頭責子羽文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泯沒不傳漫采之以遺博雅君子志祖案此文見世說排調篇劉孝標注全載之與容齋所錄字句小異士卿劉文生名許世說注云許惠帝時為宗正卿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容齋作士卿誤又容齋云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甫則見於此案鄒湛

晉書文苑有傳容齋亦失檢亦蓋五筆成於晚年不免  
記憶偶疏也楊升菴云石崇金谷集敘今不傳案亦見世說品藻篇注

### 袁山松挽歌

世說任誕篇袁山松出游每好合左右作挽歌注云續  
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有行路難曲今云挽歌未詳  
志祖案山松既歌行路難曲復於出游好合左右作挽  
歌也自是二事不當牽合晉書本傳兩載之

### 朱子家訓

俗傳朱子家訓黎明即起云云非紫陽作也乃 國初  
高士朱用純所作用純字致一崑山人其父集璜明季

### 讀書歷錄續編 卷之四

守城殉難又四時讀書樂歌紫陽集亦無之攷仙居縣  
志載此四詩題為縣人翁森作森字秀卿號一瓢宋亡  
後隱居不仕著有一瓢集

### 說文脫字

說文鼎部本有鬲象二字鬲从口鼎覆也象从儿以橫  
木貫鼎耳以舉之也今本篆文脫去鬲字又脫去鬲字  
注文而以鬲字注移於鬲字之下衣部衲衲本有二字  
衲字服也音均見開居賦李善注引說文衲則衲之異文又為單衣  
今本篆文脫去衲字但有衲字繫傳本又以衲為衲沿  
譌已久近日說文之學盛行通儒始為訂正前說得之

阮雲臺侍郎儀孔石經校勘記後說得之段懋堂大令  
周孔漢讀攷左傳釋文云均字書作衲又石部當有礮礮二字今篆  
文脫去礮字又脫去礮字注文而以礮字注移於礮字  
之下

詩說說兮釋文說說文作舜曾不容刀釋文刀說文作  
𠂔彼黍離離釋文離說文作稿今說文無舜字𠂔字稿  
字左桓公六年傳不疾瘕齏釋文齏說文作瘕云瘕瘕  
皮肥也今說文無瘕瘕字

後漢書儒林傳章懷注引說文鬻學也今說文無鬻字  
徐鉉云

### 讀書歷錄續編 卷之四

文選魏都賦注引倂取也上林賦注引菴菴氣奄藹也  
長門賦注引踈踈也今說文無倂字菴菴字踈字

### 文選舊注

汪韓門文選理學權輿以類別為八門其舊注一門列  
舊作注者凡二十三人然如吳都賦之劉成殷仲文云  
二人皆注所引未詳何本案賦平仲君遷注引劉成說  
劉成不知何代人未見其為賦注至鳴律條鳴注云殷  
仲文所謂幽律是也則明指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爽  
籟警幽律語其非賦注甚明又南都賦注立唐祀乎堯  
山注引皇甫謐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蓋李



善采謚帝王世紀語謚必不為本賦作注也然則舊注之可攷者但二十人而已

墓表用銘

墓表無銘予前筆之於勝錄中實未詳攷金石文也汪龍莊云朱文公屏山先生劉公墓表有銘王行墓銘舉例載之集又載朝奉劉公墓表同元遺山朝列大夫張公墓表御史張君墓表曹徵君墓表有銘潘昂霄金石例載之集凡十八篇然亦非宋元創例也文苑英華墓表類李華著作權君墓表系以齊風柳宗元殿中御史柳公墓表系以文皆用韻語而梁肅外王父東平吳公神道表直系以銘

讀書錄續編 卷之四

十三

是墓表用銘唐代已然矣

古文句法

困學紀聞云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志祖案此類甚多大戴礼問入官篇優而柔之屢而飮之墨子尚賢篇富而貴之貧而賤之莊子庚桑楚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史記孔子世家綱而紀之統而理之管子小問篇五而六之九而十之吳子治兵篇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見梁曜北

之見梁曜北

官有卿名

官之有卿名始於梁武帝天監七年錢竹汀攷異云列傳間有稱其卿者皆唐初史臣不諳官制率意增加非當時本稱予校抱朴子亦主其說證少卿為少時之譌然本列於九卿故前代文章即往往綴以卿字如世說任誕篇鴻臚卿孔羣好飲酒排調篇頭責秦子羽文云士卿劉許注宗正卿或曰士卿假譎篇范公且可作太常卿之類又品藻篇注引石崇金谷詩敍曰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諸軍事金石錄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又巴郡太守宗正卿成平侯相劉君碑則自漢以來已然矣後漢有大鴻臚卿鄭循伯碑

讀書錄續編 卷之四

十四

員外

日知錄云員外之官本為冗秩今副郎而取名員外於義何居當繇定制之初主齋諸臣未攷源流有乖名實志祖案副郎俗稱也亭林亦沿用之乎今六部員外郎不可省去即字單稱員外蓋外郎無員而此則有員也

排行

日知錄云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謂之排行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水經注王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善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唐侯是後人追譏妄說東漢人二名者亦少吾友海寧錢廣伯複引蔡邕司

徒袁公夫人馬氏碑哀子懿達仁達以為亦東漢人二名而兄弟排行也嚴九能則云左傳長狄兄弟四人僑如焚如榮如簡如此兄弟排行之始更在前

伏辯

梁曜北警記律有獄囚取服辯條引樓攻媿集以為宋時已有此稱不始於元典章志祖案札記王制正義云異其或刑之罪而要之即是囚之伏毛本脫辯錄毛本脫此字為要狀然則唐時已有此稱并不始於宋矣

麥舟

冷齋夜話載范文正公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

讀書勝錄續編

卷之四

十五

舟次丹陽見石曼卿欲葬三喪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亦見猗覺寮雜記世皆豔稱其事然以予攷之不實也曼卿年四十八以仁宗康定二年卒於京師見歐公所作墓表堯夫名純仁據宋史本傳中仁宗皇祐元年進士第徽宗建中靖國改元卒年七十五計曼卿卒時堯夫才十餘歲亦安得有麥舟付曼卿之事宋史不載是也

却敵

能改齋漫錄引梁簡文帝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云水光臨却敵槐影帶重樓校者注云却敵一作御樓蓋

不知却敵之義也案三水小牘云刺史紇豆陵屠雄勇有智略及卒將吏奉遺旨窀於外城南之右却敵上太平御覽四十四引辛氏三秦記曰仇池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則却敵之名舊矣非御樓之論也華嚴經音義上云繞城往往別築過起土臺名為却敵

苜蓿

楊升菴丹鉛錄云齊崔祖思政事疏曰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絞幘三齊苜蓿五盞盤桃花米飯苜蓿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苜蓿字志祖案苜蓿音仙玉篇艸名似莞隋書札儀志南郊神座皆用苜蓿皮日休詩選勝

讀書勝錄續編

卷之四

十六

鋪苜蓿

紅羊

詩人用紅羊語多指宋南渡事攷宋史憲聖吳皇后傳后父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以乙未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宮牛氏埤疋廣要云宋孝宗母張氏夢雀府君擁一羊丁未生孝宗於秀州小名羊又天師世家云崇寧四年有張繼先建醮內廷因密奏赤馬紅羊之兆請脩德靖康丙午之變其言始驗或云紅羊謂少帝少帝以辛未生宋以火德王故為紅羊此數說皆可傳

會然唐人殷堯藩詩已云太平從此銷兵甲記取紅羊換劫來則紅羊事不始於宋且為佳兆矣

九如三多

近人春聯語有九如三多之文九如二字元好問詩敷陳天保歌九如用之已覺不典至三多二字則更不知所出攷莊子天地篇華封人曰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竝無三多之文且富壽不可云多也若堯日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以此為三多豈非佳語矣

右讀書脞錄續編一百五十一條先君未定之彙也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四

隨手疏記不分後先又塗乙頗多繕寫易誤同元荒

陋無似不設有所增損謹詮次為四卷就正於王毅

塍梁諫菴許周生諸執友校審數過爰付諸梓于是

先君之歿歲一周矣父書不能卒讀而手澤僅存彌

增感媿焉壬戌四月朔日男同元泣識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四終

清故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陽湖孫星衍撰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隆始遷仁和隆生紹武紹武生光祚有孝行載省志光祚生景雲南安寧州知州景生庭蘭以先生官誥封朝議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加一級又以先生兄景曾官晉封中憲大夫湖南岳常澧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與往來質難焉年十八為學附生中乾隆丙子科舉人丙戌

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撥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贍通古學為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裘尙書文達公曰修所賞拔置高第 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用補刑部主事游擢郎中先生鈎稽律令附合經義為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吏役革除弊規一時糧艘輸納稱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不問產業既家居奉親杜門著述博物識古無書不覽所藏卷帙率皆校刊謬誤丹黃始徧浙中之學自明季承宋學之弊空談性命或分門別戶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

宿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偽尙書不守漢儒注義者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岐而卮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之背經誣聖由僞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于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證肅之竄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聖證論及疏以證孔叢子之非古書惜未成宋明人率臆刪削古書善本甚難購先生病之嘗輯風俗通佚文刊入盧學士文弢羣書拾補中又合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補姚氏之駟漏畧今藏於家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仿困學紀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脞錄七卷子同元又輯續編四卷竝刊板行世又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又補汪韓門文選理學權輿中評論一卷桐鄉顧氏俱刻入讀畫齋叢書第一集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淳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造門問難者必燕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爲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明經中歿于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

其喪歸其篤于舊故類此晚年爲阮撫部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邁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第年六十有五妻汪恭人婉嫺淑慎克襄內治先兩年卒嗣子同元嘉慶戊辰

恩科舉人克傳家學孫世學世孝世厚世孳

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祀之鬻舍旋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昭叔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之心折因爲題柱云申鄭難王叔然所學先羣後紀北海之交星衍爲先生年家子也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先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猶在茲乎



嘉慶癸亥年冬

# 南江札記

面水層軒刊板

南江札記卷一

餘姚邵晉涵

春秋左氏傳

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汲古閣本戊申誤作

庚戌

阻兵而安忍 文選注引左傳阻兵而安忍杜註阻恃

也辨也

六年商書曰惡之易也 今盤庚無此句莊十五年傳

引書亦有此四字

八年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 陸粲曰當作諸侯以

字為氏因以為族鄭駁異義引傳文若此

南江札記

卷一

十一年為邗 周大夫有為國蓋食邑於為也玉篇野

王縣西有邗城後漢書野王縣有邗城水經注邗水

出太行之阜南流逕邗城西故邗國也

涇 後漢書郡國志密有涇山括地志涇山在鄆州新

鄭縣西南三十里

桓五年周公黑肩 周本紀集解引賈逵曰莊王弟子

儀也據賈注則莊王以周邑封其支庶公且之後不

得世封矣杜注作周桓公較賈注為長

六年是以聖王先成名而後致力於神 詩大雅旱麓

正義思齊正義兩引傳文並作先成於民

謂民力之普存也 我將篇正義引傳文作謂其民力之普存也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文選顏延年曲水讌詩註引傳文作於是人和而後神降之福

周人以諱事神 淮南子高誘注云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陸氏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孔疏云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當從高註

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地理志瑯琊折泉縣有折泉水水經注折泉水出縣北松山東南入

淮 南江札記 卷一 二

蒲騷 通典應城縣有古蒲騷城

十七年夏五月 沈廷芳曰序疏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又禮記中庸疏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此有夏字當是後人妄增耳陳樹華曰石經及淳化本無夏字公羊同

莊八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史記齊君無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嘗有怨於無知及其往游雍林襲殺無知

索隱曰本亦作雍廩是雍林乃地名也杜注雍廩齊大夫與史異

九年生寶 史記作笙瀆索隱曰賈逵云魯地句寶

堂阜 史記索隱引賈逵曰堂阜魯北境

十二年宋萬弒閔公于蒙澤 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今本杜注無中有

湯冢四字疑闕文也書帝告釐沃篇正義引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

冢水經注引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皆與今本不同

十四年使謂原繁曰 史記作而讓其伯父原無繁字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 水經注引服虔曰能投于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據此則劉光伯規過以蓋為車

南江札記 卷一 三

蓋者其說可從孔疏駁之非也列子亦有投蓋語

閔元年天若祚太子 祚當作昨 今名之大 史記晉世家作今命之大 其必有衆 風俗通義引作以是有衆不亦宜乎 社注有衆象 史記正義引註作衆多之象

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水經注引作渭隊服虔曰隊渭汭也則服本作隊

衛懿公好鶴 太平寰宇記故鶴城在長垣縣南十七里

立戴公以廬于曹 鄭箋引傳作以廬于漕

以戌曹 詩疏引傳作戌曹

衣之龙服 漢五行志作衣曰龙服

龙涼 說文引傳作龍涼

受賑於社 大明絲正義引傳作受賑於社

大帛之冠 雜記鄭註引傳作大白之冠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 今本作曹伯據正義則左氏與公羊穀梁同作曹師又莊三年經公次

於滑襄二十年傳次於雍榆正義兩引此文皆作曹

師是今本作伯者訛石經亦作師 聶說文作岳

齊人以歸 石經作齊人以尸歸係後人增入

南江札記

卷一

四

公敗邾師于偃 註偃邾地汲古閣本脫四字

莒挈 今本挈作拏釋文及岳本俱作拏傳同

三年徐人取舒 玉篇舒作郚

未之絕也 石經及淳化本俱作未之絕也岳本誤作

未絕之也明人諸刻本皆承其誤

四年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史記索隱云舊說穆

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

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疆界所至不然

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隋書地理志北海郡臨

胸有穆陵山今在青州府臨胸縣東一百五里大峴

山上有穆陵關太平寰宇記無棣即棣州無棣縣元

有兩無棣縣一屬河間路之滄州一屬濟南路之棣

州明改河間之無棣為慶雲屬滄州改濟南之無棣

為海豐屬武定州今海豐滄州竟皆有無棣溝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說文云禮祭束

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謂舊酒象神歆之也春秋

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舊酒晉書地理

志零陵郡泉陵縣有香茅云古貢之縮酒

昭王南征而不復 高誘呂氏春秋註引傳作没而不

復

南江札記

卷一

五

敢不共給 高誘呂氏春秋註引傳作敢不共乎

方城以為城 史記索隱云案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

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為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

知有何憑據

漢水以為池 釋文作漢以為池文選注引作漢水以

為池與今本同

雖眾無所用之 商頌正義引傳作雖君之眾無所用

之

一薰一蕕 內則鄭註引傳作一薰一廄

公田 檀弓正義引作公獵



犬斃 說文引傳作犬斃

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 玉篇引傳作輔車相依

晉不更舉矣 文選注引作不再舉矣

丙之辰 漢書律歷志引作丙子之辰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引作約服

號公其奔 漢書五行志奔作犇

丙子且 漢書五行志引傳丙子上多十月朔三字

必是時也 漢書五行志引作必此時也

及其大夫井伯 史記晉世家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

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梁劉峻

南江札記

卷一

六

世說新語注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

六年杜注故蔡侯將許君歸楚 從淳化本增侯字

七年心則不競 風俗通義引傳作心苟不競

若君去之以為成 石經及淳化本俱作君若

九年不務德 水經注引作不務修德

其在亂乎 水經注引作其有亂乎

杜注言其幼賤 文選注引杜注作幼稚

十年子弒二君 文選注引作子弒二公

君其圖之 陳樹華曰是利本尖刑乏祀君其圖之下

有乏祀為無主祭也七字注今本皆脫

杜注將因巫而見 史記正義引注而作以

敝于韓 論衡引作斃之於韓

呂甥 史記作呂省

十一年受玉脩 說文引作執玉脩省作脩

十二年楚人滅黃 史記楚世家作滅英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管晏列傳云子孫世祿于齊有

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

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

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

步耐步產微凡十世世譜同

南江札記

卷一

七

十四年沙鹿崩 今大名府東四十五里有沙麓山又

府東三十里有沙鹿城亦謂之陷城

杜注猶無皮而施毛也 淳化本有也字

十五年侯車敗 吳師道曰此秦伯車敗也蓋筮既吉

而今車敗懼不祥故詰之徒父復告之云云按文勢

涉河侯車敗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韓下始接晉君

云云非指晉侯車敗明矣杜蓋因侯字指為晉侯誤

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注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

喻晉惠公其象未聞 吳師道曰晉惠公烝於賈君

故喻之如此詩刺齊襄亦云雄狐

晉戎馬還潯而止注還便旋也 吳師道曰注以還字句愚恐作一句讀言還轉于潯而止也以還為旋改字而義又迂曲

反首拔舍 詩載馳正義引作反首菱舍孔穎達謂菱與跋通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周禮太祝疏禮記郊特牲疏引作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曰上天降災 唯君裁之 按孔氏正義本無曰上天降災四十二字陸氏釋文有之刻註疏者從釋文補入正義又誤以陸氏釋文為杜注也

南江札記 卷一 八

亦無益也 說文益从血亾聲春秋傳曰士刲羊亦無益也

敗于宗正 釋名宗正邑中所宗也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 通典宋城縣春秋隕石五見存太平寰宇記宋城縣北本宋國都有隕石水有時竭涸五石存焉有潭即原所墜處說文碩落也春秋傳曰碩石於宋五

杜註鷓水鳥 文選注引杜註云鷓水鳥說文鷓鳥也

春秋傳曰六駝退飛 吉凶焉在 漢書五行志引作吉凶何在

非吉凶所生也 漢書五行志引作非吉凶之所生也 齊徵諸侯而戍周 石經侯下無而字

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寵 文選註引傳作齊侯好內多寵漢書五行志注同今本多字下行內字蓋因下文因內寵而誤增也杜氏釋內寵在下文則多字下無內字明矣

十八年而從師于訾婁 岳本從作後

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 石經作宋襄公乃改刻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 風俗通義引作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

南江札記 卷一 九

退修教而復伐之 釋文以復字為衍諸刻本皆有之 詩皇矣正義及文選註皆引作復伐之

二十一年務穡勸分 論衡明雩篇引作務耨 實司太暉 暉从日月之日不从白

二十二年蠶蠶有毒 說文蠶作蠶或作蠶而况國乎 文選注引傳無而字

天之棄商久矣 後漢書注引傳弃作廢 隘而不列 文選注引傳作隘而不成列

入饗於鄭 淳化本饗作享 饗畢 石經饗作享

二十三年齊桓公妻之 蓋以正室之禮待之矣姜氏有遠謀故列女傳稱晉文公迎之以歸為夫人

而誅無禮 周禮司儀疏引傳文作而誅無禮者

何以報我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傳作則何以報我

以與君周旋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作周還

廣而儉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作廉而儉

公子賦河水 韋昭國語注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而誤

也 其說近是蓋公子以父母之邦莫肯念亂而思歸

也

二十四年臣之罪甚多矣 水經注引作臣之罪多矣

南江札記 卷十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檀弓疏引作所反國不與舅氏

同心者

投其璧于河 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

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

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

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

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

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

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况

于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口築社者撻擻而置

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以田涓濱 韓非子作惠寶

而使管仲相 幽通賦注引傳作相之

王城 史記索隱引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

今名武鄉城也今本闕

天實置之 史記置作開

下義其罪 史記義作冒

不食其食 史記作不食其祿

王使伯服 鄭世家作伯犗

南江札記 卷十

以蕃屏周 文選注引傳作以藩屏周室

廊 潛夫論作成

郇 漢書地理志作栒

茅胙 潛夫論作茆祚

及坎飲 郡國志作坎培水經注引傳仍作坎飲

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語不可解五年會于首止正

義引此作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蓋弟係氏之訛淳

化本無弟字

石甲父 廣韻作甲石甫

二十五年掖以赴外 詩衡門正義引傳作持以赴外

始起南陽 岳本起作啓

軍吏 呂覽為欲篇作師吏

得原失信 呂覽為欲篇作得原失寶

餒而弗食 後漢書註引作不食

二十六年楚人滅夔 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

歸太康地志曰歸鄉古夔子國

小人恐矣 文選注引作小人則恐

室如縣罄 文王世子正義引傳文及杜注云罄盡也

今本注闕

用不敢保聚 石經旁注用字下有是字

南江札記

卷一

主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 釋文作責禮也

二十八年謂楚人曰 石經及淳化本謂楚人下無曰

字

鄉役之三月 說文引傳作鄉役之三月

命晉侯侑 岳本作侑

策命晉侯為侯伯 案以策命晉侯周官內史所謂以

策命之也東遷後周禮未墜此亦其證

玆弓矢干 韋昭國語註後漢書袁紹傳注引傳作玆

弓十玆矢干石經玆弓下旁增十字

及而玄孫 岳本作而監本誤作其

聞君至 岳本作君北監本作公誤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國

人解六畜之語

三十年然鄭亡 石經作雖然鄭亡係乾符修改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石經作不闕秦焉取之若字將

字係旁增淳化本無若字將字與石經同

三十二年孟子 石經初刻作孟兮釋文云本或作孟

兮

三十三年無禮則脫 喪服小記鄭註引傳脫作說

稿師 呂氏春秋悔過篇曰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

南江札記

卷一

主

奚施將西市于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

必襲鄭遠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

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

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唯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

何其久也使人臣稿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

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東邊

侯暗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

拜稽首受之

彼實構吾二君 石經岳本構作構

詩曰采芣采芣 淳化本作詩云

烝嘗禘于廟杜注新主既立特祀于寢 岳本無立字

交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石經錫作賜淳化本

岳本與石經同

二年周志有之 杜注周志周書也即今逸周書大匡

解也正義乃云明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也

誤矣

三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 石經穆下無公

字

隊而死也 石經作墜

楚人滅江杜注滅例在文十五年 淳化本無文字

南洋札記

卷一

古

諸侯敵王所愾 說文鏹怒戰也春秋傳曰諸侯敵王

所鏹

亟弓矢干 石經矢字上旁增十字亟字

五年德之不建 水經注引傳建作逮

六年季孫行父如陳杜注行父季孫友子 岳本監本

無孫字

辟刑獄 岳本作獄刑

道之以禮則 石經作道之禮則

十一年叔彭生會晉師飲于承筐 石經及淳化本俱

作叔彭生無仲字與公穀合漢書五行志水經注引

傳俱無仲字筐岳本作匡

錫穴 岳本作錫

彤斑 岳本作班

十四年廬戰黎 石經及岳本黎作黎十六年傳毛本

亦作黎

十五年經齊人侵我西鄙 岳本有秋字

經十有六年 石經脫春字後旁增

囚子揚窻 石經岳本作窻

乃助之施 岳本作乃毛本誤作夫人

王姬使帥甸 檀弓疏引傳帥甸作甸師

南洋札記

卷一

圭

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 釋文作命于楚

厚歛以雕牆 石經及岳本作彫牆

膺熊蹯不熟 岳本作不孰

以視於朝 石經及岳本作以示於朝

乃宦卿之適子 淳化本岳本適下無子字

四年汰斡 岳本作汰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朱梁補刻石經作楚人謂乳

為穀謂虎為於菟

十二年楚君討鄭 石經作君毛本誤作軍

屈蕩戶之 石經岳本俱作戶漢書王嘉傳師古注引

左氏傳屈蕩戶之今永懷堂本亦作戶

十五年使解揚如宋 鄭世家作霍人解揚字子虎晉

世家作楊

使華元夜入楚師 杜注兵法云云見孫子用間篇疏

未詳

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 周禮大司馬正義引左傳

作自內虐其君曰弑又云自內虐其君曰弑者晉人

弑其君州蒲是也今本脫內字石經有內字

成二年盡東其畝注使壘東行易則西字似衍檢史記集解引齊

之伐齊循壘東行易則西字似衍檢史記集解引齊

南江札記

卷一

六

世家引服虔注云欲令齊隴畝東行則服注無西字

十五年伯州犂奔楚 潛夫論作伯州黎

襄十年會吳于柤注柤楚地 晉楚方爭不得會諸侯

於楚地昭六年注云柤鄭地疑楚字係傳寫之訛水

經注引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柤水

溝去偃陽八十里蓋當時因會於相而苟偃士句知

偃陽之可取故下云遂滅偃陽

十三年小人農力 石經農作展

十四年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文選赭白馬賦注引

傳文無其字引杜注肆恣也

二十四年皆踞轉而鼓琴 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

曰軫轉也太元經軫轉其道馮衍賦紆軫而多艱是

軫通作轉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杜

以轉為衣裝未詳所出

二十六年殺子叔及太子角疏云剽無諡故稱族 案

子叔即殤公也何得云無諡左傳上文屢稱子叔此

仍其故稱耳

二十九年夫子之在此也 文選謝瞻戲馬臺詩注引

杜注云夫子孫文子也今闕

政將在家杜注故政在家 史記正義引作故政在三

南江札記

卷一

七

家也

三十一年延州來季子杜注延州來季札邑 水經注

淮水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故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

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

昭公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也與疏並食二邑

異

昭五年鄭伯勞諸國 風俗傳云舊陳地苦楚之難修

干戈於境以虞其患故曰圍寰宇志雍正縣

七年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伯有為子良之孫雖

身無義而死猶不當絕其後人故立良止者正也然

惑人惑於鬼神之事並立公孫洩而亦以寬子孔之罪所謂反之也媚者順也如媚於天子之媚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 本或作能行孔疏以良字斷句言孟縶之足雖不良而尚能行故在可立不可立之間及孔成子以周易筮乃用建侯之義而立靈公

十一年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振奮也學游水者先沒於水下而後奮出水上如其力盡須人援手以拯之使其無拯則力盡而斃矣此以游水喻也疏謂振亦救也未詳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 宿於蕞氏結上事也

南江札記 卷一 太

生懿子及敬叔傳終言之杜注謂似雙生恐非確義用隱太子於岡山疏云岡山闕不知其處 輿地廣記

荆州松滋縣有九岡山郢都之望也

十三年棄疾使周走而呼 史記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

十四年平王之會 吳師道曰平王之會至猶義也夫當是傳者申言之殺親益榮必非夫子語以子產古之遺愛也語例之恐止一句為是

十六年不亦銳乎杜注銳細小也正義曰銳是鋒芒不得為折 此疏上下當有闕文蓋舊說必有銳訓折

者故孔氏駁之

十八年祈於四鄰 或以為後世祀城隍所自始

二十年經曹公孫會自郟出奔宋 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饗城故老言古曹之郟邑也大饗或作大鄉

丙辰衛侯在平壽 下文有丁巳晦疏云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為此事是劉光伯以為日誤者是也疏既引劉說復欲強申杜義殊費周折案丙辰或是丙午之訛

齊侯田于沛 通鑑音注引水經注土地名云今臨淄有濼水西北入沛即班志所謂如水

南江札記 卷一 九

守道不如守官 吳師道曰官不外道豈有舍道而能守官耶孟子所引無之決非夫子語也杜注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其說似美而非君招當往非制非物不往豈非道乎

古之遺愛也 吳師道曰見愛注非愛者惠愛之愛即所謂惠人也猶言叔向古之遺直也前注叔向之直有古人之遺風此注亦當從之

二十一年與華氏戰于赭丘 後漢書郡國志陳國長平縣有赭邱城

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釋文本或作沈于河史記正義引傳文作沈于河漢書五行志王子鼂目成周之寶圭湛於河

杜注珪自出水 史記正義引作珪自水出也

二十五年吾聞文武之世 史記魯世家作文成之世

漢五行志同裴駰集解引賈逵曰魯文公成公

二十六年使女寬守關塞 關塞多訛作關塞水經注

兩山相對望之若關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關

矣春秋之關塞也

次於隄上 疑卽漢書所謂金隄也自曲防之禁久廢

南江札記

卷一

干

河固早有隄矣不始於戰國也

定四年殷民六族 周禮司約疏引傳文及注云殷民

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今本無之蓋周禮疏所

引者非杜注

取於相土之東都 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至周猶

存其東都之舊稱則其聲靈遠矣

八年又戰于棘下 鄭志所謂先師棘下生蓋居於此

穀梁傳

隱六年宋人取長葛久之也 白虎通義曰古者師出

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

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八年夏六月乙亥蔡侯考父卒 白虎通義崩薨篇曰

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

告隣國何緣隣國欲有禮也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魯世家隱八年與鄭易天

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裴注引穀梁此

傳集解又引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二年取郕大鼎于宋 魯世家桓二年以宋之賂鼎入

於太廟君子譏之集解引穀梁傳

四年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 左傳隱五年正義

南江札記

卷一

壬

引白虎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

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

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

之蒐何以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

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

十四年御廩災 劉向日御廩夫人入妾所春米之臧

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

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

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劉向日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



為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  
九月不得葬

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白虎通義巡狩篇曰天  
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  
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  
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  
諸侯行邑

閔二年狄入衛 劉向新序 卷八 衛懿公有臣曰宏演  
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  
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

南江札記

卷一

三

去狄人追及懿公于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  
宏演至報使于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  
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  
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  
楚邱

傳二十年五月己酉今穀梁本西宮災穀梁以為懿公

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 劉向日釐立

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  
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

之也漢書梅福傳引此傳作梅福曰此言孔子故

殷後也漢書梅福傳顏師古曰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

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  
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書

也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 劉向說苑好戰

之臣不可不察也蓋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忘大  
衆春秋有其過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  
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  
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與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

南江札記

卷一

三

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  
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經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  
孤也且極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與師卜曰大國師  
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與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  
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  
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  
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劉向說苑楚人獻龍

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

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龍召公子宋而不與公

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  
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  
至焉

成元年古者有四民 劉向說苑 卷七 春秋曰四民均  
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

南江札記 卷二

南江札記卷二

餘姚邵晉涵

儀禮正誤

士昏禮酬以束帛 鄭本作束錦注曰古文錦皆為帛  
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君之幣也此  
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皆作帛

外昏姻之故 鄭本無外字注曰古文曰外昏姻案上  
云外昏姻此不宜異當從古文

腊一純 鄭本純作肫注曰肫或作純則是當時或本  
有作純者也案少牢饋食禮云腊一純者二然則此  
亦當作純矣

南江札記 卷二

士相見禮終皆若是 鄭本終作衆注曰今文衆作終  
案衆字無意義宜作終

與衆言言慈祥 今本云言忠信慈祥大戴記注引此  
無忠信字今有之者蓋下文有言忠信三字因而誤  
衍之也

鄉飲酒禮介俎脊脊胙肺 今印本與石經胙上有肫  
字案疏云介在胙又云或有肫胙兩言者 云 又釋

文此處無肫音至下乃音之今據釋文與疏之前說  
則胙上固無肫字又攷疏之後說則作疏之時或本  
已有兩言肫胙者矣石經與印本皆據或本而誤也

鄉射禮序則鉤楹外 鄭本序作豫注曰今文豫作序 案記以序與堂對言宜從今文

獲者之俎折脊脊肺 今本肺下有臠字案臠在肺下

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蓋傳寫者因注首言臠而衍

也大射注引此無臠字

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 諸本皆云設洗篚案諸篇於

此但言設洗無連言篚者而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別

云篚在洗西則於此洗文意似複且篚在洗西亦不

可以東雷為節其衍明矣

騰觚於賓 鄭本作騰觚注云今文騰皆作騰案今文

有江札記 卷二 二

義長 士長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鄭本觚作解注云今文

解作觚案凡獻無用解者當從今文

大射儀騰觚于賓 士長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騰

及二觚字竝從今文

聘禮至于階三讓大夫先升一等 鄭本去三字注曰

古文曰三讓案宜從古文

至于階三讓賓升一等 鄭本亦去三字注曰古文曰

三讓宜從古文

庭實入設 鄭本無入字注曰古文曰入設案此庭實

云入設方見庭實既出而復入之意若無入字則文 不明白矣宜從古文

禮不拜至 鄭本作禮注云今文禮為醴案宜從今文

不醴 鄭本作禮注云今文禮作醴宜從今文

對曰非禮也敢 舊本敢下有辭字此傳寫者因注上

之辭字而誤衍之也

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 鄭本此下有南上二字

注曰古文無南上案經文惟言宰而已是獨立於此

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又以下文證之益可見矣蓋

傳寫者因下文而衍此二字也

南江札記 卷二 三

委于鼎西 鄭作奠注曰今文奠為委案後篇皆作委

宜從今文 記加莞席尋之帛純 上大夫蒲席加莞席 鄭本莞

皆作菴注曰今文菴皆作莞案司几筵云諸侯祭祀

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

而菴乃菴屬為物麤惡故司几筵惟於喪事則用菴

席似不可用於此禮也宜從今文

觀禮迎于門外 鄭本作外門外注云古文曰迎于門

外案聘禮則舍惟有一門而已今文有外門外之文

則是有二門也然以行禮之節求之絕無可為二門

之徵且以古文爲正

上左 鄭本上作尚注云古文尚作上案上左云者以

左爲上也春秋傳亦有上左之文宜從今文

士喪禮苴經大搗 搗本作蒿釋文云蒿又作搗案喪

服傳亦云大搗今定作搗

乃七載 七鄭本作札注曰古文札作七案用七謂之

七猶設尊謂之尊設席謂之席之類是也或作札者

似後人誤改之以別於其爲器名者而改之不盡故

匕札誤也當從古文

置于西階上 鄭本于下有字字案宇屋檐也不宜與

南江札記 卷二 四

西階上連文蓋因于字而衍也周官小祝職鄭司農

注引此無字字可以爲據

士虞禮祝命佐食綏祭 鄭本綏作墮注曰今文墮爲

綏案以文意求之當云授祭墮綏皆誤而綏於授字

差近

浴不櫛 本云沐浴而鄭注乃云今文曰沐浴則是鄭

氏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

傳寫誤衍爾

少牢饋食禮長七 鄭本七作札今從古文

緡衣 鄭本從古文緡作錫案錫緡皆誤而緡於緣差

近

有司以羊劍之柶扱羊劍遂以扱豕劍 鄭本扱作扱

案上經云以扱滑注曰今文扱皆作扱皆此經文也

案士昏禮聘禮賓以柶祭禮二記皆云始扱一祭又

公食大夫禮曰扱上研以柶辯擗之上劍之間祭蓋

以柶取物而祭則必扱之此亦以柶祭劍也宜云扱

與記同不宜云扱當從今文

南面立于席西 鄭本從古文無南面字宜從今文增

二字

其扱祭 鄭本扱作綏案綏扱皆誤當云授祭而古文

南江札記 卷二 五

扱字差近

啐酒皆如尸禮 本云拜啐酒疏曰或此經啐酒之上

無拜文案啐酒不當有拜宜從或本

禮記

檀弓陳莊子死章 孔疏案世本成子恒生襄子班襄

子班生莊子伯毛本誤刻作成子當此必前後有公

叔文子疏皆云獻公生成子當而誤也當乃常之譌

三禮

昊天五帝 鄭康成定六天之說王肅謂祭天有二冬

郊園丘春祈農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唐以下謂

郊祀配天者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為五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案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皇上帝梁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鄭氏謂星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帝以合乎周官而下復合乎從祀於是郊之所至為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陳祥道謂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三山林岳曰周之祭上帝

南江札記

卷二

六

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從簡為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為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焉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袁清容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案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天官太宰祀五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月令而周官之

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並而充人掌牲牲止於五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享士師之沃尸及上盥皆止於五帝

祭天名數 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為二龍見而雩帝於南郊謂之九祭此康成之說也天惟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為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此王肅之說也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謂郊丘不可謂一而五帝之祀同為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廢也唐以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

南江札記

卷二

七

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為九祭夫鄭氏之五天帝固不得為天以圜丘南郊為二者分帝為太微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祈農者重民食有求于天不得與南郊明堂比也月令元日祈穀於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於上帝鄭謂此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曰啟蟄之郊則此未啟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大雩變禮也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之書雩旱

祭也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見旱之極也鄭氏謂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矣小序春夏祈穀之文鄭氏已疑之故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歟夫是歟者疑之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以祈穀言也孔疏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為證是狗小序之失也袁清容定以南郊為一明堂為二案祈農雖非變禮要為祭之次者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雩則非常祭也

圓丘 圓丘獨見於周官大司樂其本文但言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黃鍾為宮云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

南江札記 卷二

八

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不言祀天也鄭氏釋以為禘祭又謂天神為北辰地示謂崑崙此歷代祀天於圓丘所本也王肅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即圓丘圓丘即郊其說牽雜崔靈恩亦宗鄭黜王而於郊即圓丘之說不能正其誤陳祥道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所以盡文按釋圓丘者謂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為其說與爾雅合雍篇近郊宜或有此後代國於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為之耶抑為壇以象之耶夫大司樂前云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

地示其樂與圓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鍾太簇為祀天不當用圓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簇應鍾咸池為祭地不當用方澤降神之所為祭地之所也鄭氏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為五帝日月星辰圓丘之天神為北辰是天神有二矣或曰圓丘祀天之說非歟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也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圓丘又漢武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圓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之而不欲明言其事歟謂南郊即圓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

南江札記 卷二

九

詩書春秋之郊非圓丘之制不得合而為一謂祀天於圓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大司樂之本文也朱子疑大司樂本文胡五峯非圓丘天神降地示出之語周官無祭地之文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鄭氏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即社稷夫以北郊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謂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為大則地示之大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則直謂后土黎所

食者后土官名死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蒼田瓊曰此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為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按召誥之社於新邑社謂后土也甫田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則郊即后土后土即社胡宏曰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也故周公祀

南江札記 卷二

十

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記曰宜乎社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定北郊失之矣郊祀天也社祀地也謂郊以祀地者非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祀地也用牲幣于社問于兩社皆天子之制也謂魯為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為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方社不莫又曰白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為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謂社不足以盡地此

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告於后土是也左祖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且社有等差至于州黨族閭愈降獨天子之社為羣姓而立耳

燔柴泰壇 儀禮觀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法爾

南江札記 卷二

十

雅雖各自為書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禋燎祀司中司命飊師兩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為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言之實有不同鄭氏曰禋祀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于日月言實柴于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觀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于土訖次乃掃地而祭

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下爲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曰祭天之禮升煙於太壇奏樂于園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于自然之土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壇按鄭氏謂禮煙也詩生民之禮祀書禋于六宗禮于文武釋者謂禮祭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以禮爲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竝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尤誤園丘止爲奏樂之所且爲自然之土崔說不辨而破矣果如其言

南江札記

卷二

三

從壇下掃地而祭則燔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得謂之質矣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掃地之祭爲本乎歷考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地下者是崔說有不行也陸以自然爲土使然爲太壇是祀天之地有二也夫合於周官則太壇未嘗合於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園丘陸氏不知歷代祀園丘之誤其所謂二壇者非也當以覲禮爲主而以祭法輔之泰壇雖不見他書然從古治蕪皆以壇壝爲正覲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官之三壇同壇司儀之爲壇三成去祧爲壇下至周末齊侯柯之盟有壇鄭人先君

適四國未嘗不爲壇況祀天欽崇之實哉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氏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之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園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祀天示先有事也葉夢得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以建卯爲日至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所穀之郊故左氏

南江札記

卷二

三

謂啟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制歟曰此魯禮也夫至日祭則非常以辛也魯之郊雩皆用辛是用辛者魯禮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卜從乃郊故魯以下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然則周郊非辛歟曰周官祀大神則卜日崔靈恩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於卜也張橫渠謂日至不必卜日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周不用辛有本歟曰召誥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所穀於南郊能



取二說而裁正之

北郊 北郊不見於經周官亦無之而獨見於鄭注鄭氏曰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分方北郊為二其說本於匡衡蓋漢高因北時而備五帝至建始時方立南北郊衡所引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之說今禮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知其無據也遂謂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祀天就陽位祀地就陰位以強合鄭說按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不能釋者有二曰以血祭以狸沈以鬻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

南江札記 卷二

丙

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於北郊鄭既以方丘北郊為二而後人合而為一而不知皆非也

南江札記卷三

餘姚邵晉涵

孟子

梁惠王 古今人表魏惠王第六等

叟 說文云叟老也或作叟史記集解魏世家引劉熙注云叟長老之稱依依皓首之言方言云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叟

亦有仁義而已矣 易繫辭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禮小宰疏引孟子作對曰何必曰利王則曰何以利吾國則國危矣荀子大略篇上好富則民死利矣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

南江札記 卷三

一

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王在靈囿 呂氏春秋重己篇高誘註云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說文云囿苑有垣也一日禽獸曰囿

白鳥鶴鶴 說文云鷺鳥白肥澤見詩曰白鳥鷺鷥

於物魚躍 說文云物物滿也

時日害喪 韓詩外傳 卷二 桀云吾有天下猶天之有

日云

兵刃既接 說文云刃刀堅也

魚鼈不可勝食也 王制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鄭注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

鼈

雞豚狗彘之畜 說文云豚小豕也彘豕也後蹠廢謂

之彘方言云豬關東西或謂之彘其子或謂之豚

斧斤以時入山林 周書文傳解山林非時不升斤斧

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

大聚解云且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

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

勿奪其時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

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

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

南江札記

卷三

二

也禮運云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

妖孽之疾鄭註不奪農時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

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王制云班白不提挈鄭註

雜色曰班淮南秦族訓云辨白不戴負高誘註辨白

頭有白髮

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春官冢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

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後鄭云孔子謂為芻靈

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淮

南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高誘註偶人相人

也歎其象人而用之禮記云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

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晉國 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

寡人恥之 史記魏世家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

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

寡人甚醜之

壯者以暇日 說文云暇閑也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鄭註春官小胥云撻猶扶

也又註夏官司甲云甲今之鎧也

望之不似人君 呂覽樂成篇注引孟子作望之而不

似人君

南江札記

卷三

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古今人表齊宣王辟疆

威王子弟六等齊桓公小白第五等晉文公第四等

保民而王 說文云保養也

將以毀鐘 說文云毀血祭也

王若隱其無罪 文選座右銘注引劉熙註云隱度也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大戴禮記保傅篇云于禽獸見

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

是折枝之類也 後漢書註引劉熙注云折枝若今之

按摩也 張陸善經注云折草樹枝 義上 周書武順

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

便雙 說文云便嬖愛也

商賈 鄭註家宰云行曰商處曰賈

然後謂而之善 韓詩外傳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

不忠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鄭註家宰云所以毆之

內之於善

郊關 說文云距國百里為郊杜子春周禮注云五十

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囿 靈臺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

四十里

南江札記 卷三

四

昆夷 漢書匈奴傳周西伯昌伐畎夷氏顏師古注畎

夷即畎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

相近耳亦曰犬戎自隴以西有之

獯鬻 史記周本紀作熏育

句踐 古今人表越句踐允常子第四等

以遏徂莒 毛詩作徂旅毛傳以徂為往旅為眾鄭箋

以徂為國名蓋本於魯詩以阮徂共為三國也趙注

以徂莒為伐莒與毛鄭異韓非子難二篇昔者文王

侵孟克莒舉鄆是文王有克莒之事趙注所本也呂

覽用民篇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高誘注詩

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

雪宮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雪宮離宮之名也 雪賦元

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

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晏子 古今人表晏平仲第二等

省斂 說文云斂收也

一豫 文選注秋行曰豫東京賦廣秋豫以收成

賄賄 說文云賄視兒

畜君者 呂覽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高誘

注畜好也

南江札記 卷三

五

文王之治岐也 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

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鄭註古

者謂殷時案市之所譏如王制所云有圭璧金璋不

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

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

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

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

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

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耕者九一 韓詩外傳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

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

關 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鄭註關竟上

門譏呵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 王制云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

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

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孔疏云孝經

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

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為娶之端故

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久役

南江札記

卷三

六

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為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

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按劉熙釋名

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

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僕也僕然單獨也無父曰孤

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口獨獨鹿也鹿鹿無

所依也

公劉 古今人表公劉第二等史記周本紀云行者有

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

太王 古今人表太王賈父姜女第二等

姜女 史記周本紀云太姜生季歷正義引列女傳云

太姜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有色而  
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  
太姜遷徙必與

有託其妻子 說文云託寄也方言云託寄也凡寄為

託

湯放桀武王伐紂 古今人表發是為桀第八等辛是

為紂第九等革象傳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之時大矣哉干寶曰革天地成四時誅二叔除民

害天下定武功成故大矣哉也九四云悔亡有孚改

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干寶曰爻入上象以喻

南江札記

卷三

七

紂之郊也以逆取而四海順之動凶器而前歌後舞

故曰悔亡也中流而白魚入舟天命信矣故曰有孚

甲子夜陳雨甚至水德賓服之祥也故曰改命之吉

信志也

一夫紂 荀子議兵篇引泰誓曰獨夫紂

彫琢 說文云瑯治玉也琢治玉也

武王是也 革卦象詞曰日乃孚革而信之干寶曰天

命已至之日也乃孚大信著也武王陳兵孟津之上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

未知天命未可也還歸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爾乃

伐之所謂巳日乃孚革而信也六二云巳日乃革之  
征吉无咎是則革之初二武王以之

文王是也 革初九云鞶用黃牛之革干寶曰在革之

初而無應據未可以動故曰鞶用黃牛之革此喻文

王雖有聖德天下歸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義也

電 說文云電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

鬪 說文云鬪鬪也孟子曰鄒與魯鬪劉熙注鬪構也

構兵以鬪也音義

邠 說文云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又云美陽亭

卽邠也民俗以夜市有幽山

南江札記 卷三

八

岐山 說文云邠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

从邑支聲邠或从山支聲因山以名之也升六四云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崔憬注云此象太王爲狄所逼徙居岐山之下一年

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通而王矣故曰王用

亨于岐山以其用通避於狄難順於時事故吉无咎

從之者如歸市 呂覽審爲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

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

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

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  
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魯平公 古今人表魯平公景公子第七等

樂正子 古今人表樂正子第四等文選注引劉熙注

云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剋褚淵碑

嬖人有臧倉者 抱朴子外篇卷二名實篇二十夫賢

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

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賢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

之義犯而負乘之羣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

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

南江札記 卷三

九

公孫丑 古今人表公孫丑居第三等

當路 文選注引綦母邃註云當路當仕路也詩詠懷

子路 古今人表子路第三等

管仲 古今人表管仲第二等

曾西 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

曾參之子名申

由反手也 爾雅釋言云猷若也猷與由通

武丁 古今人表武丁第二等

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 古今人表微子箕子

比干第二等膠鬲微中第四等又以宋微中微子爲第

五等是以微仲與宋微仲爲二人也高誘主術訓註  
比于紂諸父也箕子紂之庶兄馬融易註云箕子紂  
之諸父集解井九三云井涑不食爲我心惻于寶曰  
此託殷之公侯時有賢者獨守成湯之法度而不見  
任謂微箕之倫也故曰井涑不食爲我心惻

民不改聚矣方言云萃集也東齊曰聚

置郵說文云郵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字書曰

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顏師古漢書註曰傳若今之駟

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駟騎呂覽上

德篇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

南江札記

卷三

十

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功必倍之呂覽慎勢篇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

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者窮苦之救也

孟賁呂氏春秋必已篇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

怒而以楫虺其面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

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

曾子子夏古今人表曾子子夏第三等

配義與道陸善經注言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無是

餽也音義

擥方言云擥拔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擥郭注云今呼

拔草心爲擥

芒芒方言云茫遽也吳揚曰茫

子貢古今人表子貢第三等

冉牛閔子顏淵子夏子游子張古今人表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第二等子夏子游子張第三等

則具體而微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脚也

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

也詩十九首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

各履五曰四枝

姑舍是文選注引應劭曰舍置也

南江札記

卷三

十一

乃所願方言云願欲思也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此孟子所以加

齊之卿相得行道焉而不動心也

宰我有若古今人表宰我第三等有若第三等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淮南泰族訓湯處亳七十

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

迨天之未陰雨爾雅釋言云迨及也方言云東齊曰

迨

徹彼桑土方言云杜根也東齊曰杜郭注云詩曰徹

彼桑扈是也詩釋文云韓詩作杜

尊賢使能 周官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興賢

四曰使能鄭註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疏引鄉大

夫云興賢者出使長之興能者入使治之是賢有六

德六行者能者直六藝而已

俊傑在位 淮南秦族訓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

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又云德足以

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

俊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

苟得者人之傑也

南江札記

卷三

七

廛 說文云廛一畝半一家之居

氓 地官遂人以下劑致氓鄭註云變民言此異外內

也淮南修務訓以寬民氓高誘註野民曰氓

仰之若父母矣 周書大聚解云稱賢使能官有材而

士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

伯夷 古今人表伯夷叔齊第二等

浼 說文云浼汙也

袒裊裸程 袒說文作但裊也羸但也或作裸程但也

裊但也

爾焉能浼我哉 說文引孟子曰汝安能浼我方言云

浼洿也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案洿與汙同

隘與不恭 文選註引蔡母遂注云隘謂疾惡太甚無

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詩

趙注孤竹君之長子 案論語釋文云伯夷姓墨名允

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謚一本名也叔齊名

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

篇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鄭註夏官掌固云固國所依阻

者也國曰固野曰險又註大司馬云固險可依以固

者也案掌固云若有山川則因之鄭註山川若殺臯

南江札記

卷三

七

河漢

趙注君其使鶴戰 呂氏春秋忠廉篇翟人攻衛其民

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

人與鶴戰余焉能戰

醫來 說文云醫治病工也

曾子曰 韓詩外傳 卷二 曾子褐衣繼緒未嘗完也糲

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

爵一齒一德一 太宰鄭註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

三曰爵也德也齒也賈疏云三者天下通達行之爵

即賢者為大夫能者為士皆是用德為爵又云齒也

者謂若黨正飲酒之禮六十已上在堂上以齒

學焉而後臣之 呂氏春秋當染篇高誘註引孟子曰

王者師臣也淮南覽冥訓高註亦引孟子曰王者師

臣也

地醜德齊 方言云醜同也東齊曰醜

趙注孟子之從昆弟 周頌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

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魯頌閟宮毛傳

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孔疏引詩譜云孟仲子者子

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

毛氏取以為說

南江札記 卷三

贖 文選注引倉頡篇云贖財貨也赭白馬賦案顏延年譙

曲水詩注引孟子作賚

餘裕 方言云裕道也東齊曰裕

狡 方言云狡快也東齊海岱之間曰狡

為天吏 說文云吏治人者也

管叔 古今人表管叔鮮第九等周書克殷解云立王

子武庚命管叔相太匡解云維十有三祀王在管管

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王乃旅之以

上東隅

如日月之食 淮南泰族訓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

何害於明

龍斷 陸善經注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音義

晝 劉熙注云晝齊西南近邑音獲史記注八十二

魯繆公子思泄柳申詳 古今人表魯繆公元公子第

四等子思第二等泄柳申詳第三等檀弓云子張病

召申祥而語之鄭註申祥子張子太史公傳日子張

姓顓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

高子 古今人表高子第四等

其間必有名世者 文選注引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

年一賢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答蘇武書

南江札記 卷三

吾得見王 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

口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滕文公 古今人表滕文公第三等

趙注改考公為定公 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鄭註考

或為定

成颯 案颯當作颯說文云颯很視也从覡肩聲齊景

公之勇臣有成颯者

公明儀 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孔疏云子

張之喪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為章職焉公

明儀又為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



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也

絕長補短 天官醫師疏引孟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

將五十里可以為善國乎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醫師鄭注引孟子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注引此文無若字醫師疏引趙註云

逸書也藥使人瞑眩悶亂乃得瘳愈猶人敦德惠乃

治也說文七下 山部云宥冥合也讀若周書若藥不

瞑眩方言云凡飲藥傳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

暝或謂之眩郭注云瞑眩亦今通語耳方言又云南

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瘳韋昭國語注云以藥喻忠

南江札記

卷五

共

言也瞑眩頓發攻已急也瘳愈也

諸侯之禮 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

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

饋粥之食自天子達孔疏云厚曰饋希曰粥朝夕食

米一溢孝子以此為食故曰食也

聽於冢宰 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

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

子聽於冢宰三年

哭泣之哀 檀弓孔疏云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為哀

弔者大悅 爾雅釋詁云悅服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王

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引孟子曰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孔疏云劉氏

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

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

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熊氏一說以為夏

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

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

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又鄭注匠人云貢者

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

南江札記

卷五

七

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註匠

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

貢法稅去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

國用殷之助法惟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

殷人七十而助 說文云商人七十而勑勑借稅也

周人百畝而徹 劉熙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

賦也 孝經疏三

雨我公田 夏小正云正月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

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呂氏春秋 卷十 務

本篇引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高注云古者井田十

一百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而及私也

野 說文云野郊外也

五十畝 說文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畹畹或作畝

出入相友 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

民鄭康成注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孟子曰鄉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睦賈疏云引孟子鄉田同井者以證友是同井之友

但鄉遂為溝洫不為井田而云鄉田同井者鄉遂雖

不為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稅與井田同故云同井

南江札記 卷三

或解同井水義亦通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 淮南脩務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

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

世間生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

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

之分不明又齊俗訓引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

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

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

摑 方言云摑就也說文云摑索束也

趙注猶叩搯也 丁氏音釋云搯擊也 音義

以金飭糞 說文云糞屬或作金論屬糞齊謂之

炊糞

淪濟潔 說文云淪沈也東入于海濕水出東郡東武

陽入海

決汝漢 說文云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漢

漾也東為滄浪水

排淮泗 說文云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

入海泗受沛水東入淮

樹藝五穀 說文云藝種也从耒夨持而種之詩曰我

粃黍稷淮南修務訓播種五穀高誘注菽麥黍稷稻

南江札記 卷三

也

逸居而無教 說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舜以不得禹臯陶 大戴禮記王言篇昔者舜左禹而

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大哉堯之為君 韓詩外傳云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

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折中者臯陶也然而聖后者

堯也

秋陽以暴之 文選注引綦母遂註云周之秋於夏為

盛陽也 安陸 王碑

藥 詩釋文引劉熙註云藥盛土籠也 丁氏音釋

云藁土籠也埋土舉也 音義

直尋 方言云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

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周官之法度廣為尋

志士不忘在溝壑 韓詩外傳 卷二 巫馬期曰吾嘗聞

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

趙簡子王良 古今人表趙簡子第七等王良第五等

呂氏春秋審分覽云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

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高誘注王良晉大夫郵

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

駟是也案郵無恤字伯樂一字子良

南江札記 卷三 三

詭遇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橫而射之曰詭遇 東都賦 西京賦

陸善經注詭計以要禽也 音義

趙注王良善御者也 淮南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

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諸投足調均勞逸

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騫若滅左右

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高誘注王良晉大夫郵

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

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

景春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

術者 七發

公孫衍張儀 淮南秦族訓云張儀蘇秦之從橫皆撥

取之權一切之術也古今人表犀首第五等張儀第

六等

三月無君 玉藻云無君者不貳采鄭注大夫去位宜

服亦端元裳孔疏此謂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

衣素裳三月之後別服此元端元裳

媒妁 丁氏音釋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

妁也 音義

入則孝出則悌 淮南秦族訓云孔子弟子七十養徒

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

也 南江札記 卷三 三

葛伯 古今人表葛伯第八等

犧牲 說文云犧牲宗廟之牲也牲牛完全

餉 說文云餉饗也周人謂餉曰饗

筐厥玄黃 說文云匪器似竹篋从匚非聲逸周書曰

實元黃于匪

救民於水火之中 井九三象云求王明受福也干寶

曰周德來被故曰王明王得其民民得其王故曰求

王明受福也

趙注古尚書百二十篇 案百二十篇見鄭氏書論引

緯詳見萬章篇

戴不勝 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遂載子楊

倥注云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

莊嶽 炳燭齋隨筆云左氏襄二十八年年處氏之

木百車于莊昭十年傳又敗諸莊襄六年傳戰于莊

卽此莊也襄二十八年傳反陳于嶽卽此嶽也皆齊

街里之名

薛居州 古今人表薛居州第四等

毀干木 古今人表段干木第三等呂氏春秋尊師篇

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

南江札記 卷三

三

齊肩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齊肩竦體也 解嘲

夏畦 說文云田五十畝曰畦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今

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顏延年詩謝靈運詩又云今俗以五十

畝為大畦懷縣詩又見史記索隱二十八文小異

赧赧 方言云赧愧也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

說文云赧面慙赤也郭氏方言註引小爾雅云面赤

愧曰赧

今茲 呂氏春秋任地篇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

註茲年也

巢窟 說文云樹上曰巢又云窟物在穴中見

菹 文選注引蔡母遂注云澤生草言菹菹與沮同都

沛澤 公羊僖四年傳大陷于沛澤之中何休註草棘

曰沛漸洳曰澤後漢書注引劉熙注云沛水草相半

崔駰傳

飛廉 古今人表飛廉第九等

滅國者五十 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

怨西征則東國怨何休註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

公東征四國是皇

天子之事也 李厚菴云孟子所謂天子之事猶云天

南江札記 卷三

三

子之史也列國皆有史以記一國之事而夫子乃尊

周故為天子之史

知我罪我 史記集解四十引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

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墨翟 古今人表墨翟第四等

禹抑洪水 史記河渠書云禹抑鴻水索隱云抑遏也

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

陳仲子 古今人表於陵子中第六等

目無見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陳仲子齊一介士也

螭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張景陽

詩

彼身織屨妻辟纊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仲子自織屨

妻紡纊以易食也緝續其麻曰辟練絲曰纊也張景陽雜

詩 方言云纊謂之緝郭注謂纊縷也

駝 說文云駝駟駝也

已頻顛曰 文選注引孟子曰嘖蹙而言嘖蹙謂人嘖

眉蹙顛憂貌也弔魏武文

離婁 後漢書註引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

之外後漢書陳元傳云離朱不為巧眩移目注云離

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淮南原道訓離朱之

南江札記 卷三

五

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高註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

也修務訓高註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

秋豪之末

趙注黃帝亡其玄珠 淮南人間訓黃帝忘其元珠使

離朱捷剝索之

公輸 淮南本經訓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剝削削鋸高

註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淮南修務訓無規矩

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

直古今人表公輸第五等

師曠 古今人表師曠第五等淮南原道訓師曠之聰

合八風之調高注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八

卦之風聲也

為高必因工陵 禮器云為高必因工陵為下必因川

澤

工不信度 說文云度法制也淮南泰族訓聖人一以

仁義為之準繩

泄泄 說文云咄多言也詩曰無然咄咄又云詘多言

也詩曰無然詘詘

是由惡醉而強酒 說文云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

亂也一曰潰也

南江札記 卷三

五

家之本在身 呂覽執一篇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

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

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

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

其麗不億 說文云麗數也本方

滄浪之水 說文云滄浪水也南入江

得其心有道 韓詩外傳云卷三已惡饑寒焉則知天

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

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

之所以不降席而居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叢 說文云叢聚也

獺 說文云獺如小狗也水居食魚又云獺獺屬或作獺

趙注獺獺也 文選注引郭璞三蒼解詁云獺似狐青

色居水中食魚獸

伯夷辟紂 史記周本紀云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

太公辟紂 井初六云井泥不食干寶曰井而為泥則不可食此託紂之穢政不可以養民也呂氏春秋首時篇太公望東夷之士也

南江札記 卷三 美

眸子 說文云眸子童子不正也徐鉉云眸子童子也說文直作牟秋官小司寇云目聽鄭註云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會子立事篇云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則播于外也

慶 方言云慶隱也郭注謂隱匿也

趙注瞳子 釋名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

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子也相畏冒也

淳于髡 古今人表淳于髡第五等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 方言云間非也格正也又云謫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謫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說文云譽稱也傲毀也

趙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 韓詩外傳 卷一 云察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又云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

負夏 史記舜本紀云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元曰負夏衛地索隱云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

大傳云販於贛邱就時負夏鄭注檀弓云負夏衛地鳴條 夏本紀云桀走鳴條集解引鄭元曰南夷地名

畢郢 史記集解引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周本紀覽具備篇云武王嘗窮於畢程矣高誘註云畢程畢

南江札記 卷三 美

豐逸周書大匡解云惟周王宅程案古文程與郢通如史記高祖功臣表吳程漢表作吳郢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得志行乎中國 韓詩外傳作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 古今人表鄭子產第二等

杠 張氏音釋云杠方橋也音義

草芥 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

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檀弓云穆公問于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

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孔疏云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為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註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註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註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為服惟妻與長子為舊君耳其三為舊君註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掃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云以道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

南江札記

卷三

喪

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為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惟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為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為舊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辟仇難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

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為舊君反服矣與雜記同

有故而去 通典引蔡母遂曰有故謂有他故不得不

行或避怨仇者也

卷九十 九禮典

趙注鳶鵲蒙害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夫載鵲遭害

則仁鳥增逝顏師古注曰載鵲也仁鳥鸞鳳也

源泉混混 說文云原水泉本也泉水原也混豐流也

禹惡旨酒 呂覽弗躬篇狄儀作酒淮南修務訓儀狄

作酒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一日造也

南江札記

卷三

美

吉凶所造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

狄淮南秦族訓云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

而遏旨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

晉之乘楚之檣杓 丁氏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

惡無不載楚謂春秋為檣杓者在記惡而興善也

其文則史 說文云史記事者也韓詩外傳

卷一 楚史

授筆而書之於策 逢蒙學射於羿 古今人表羿第九等逢門子第八等

呂覽具備篇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

射百發百中逢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

庚公之斯尹公之他 古今人表尹公佗庚公差公孫

丁俱六等

西子蒙不潔 淮南修務訓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

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

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高誘註云西施古

之好女文選注引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俊也衣

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易之以元褐則行者皆止

四子講  
德論

禹之行水也 淮南原道訓云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

師高註禹因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為後世師法

南江札記

卷三

幸

也

匡章 高誘呂覽不屈篇註云匡章孟子弟子也

良人 文選注引劉熙註云婦人稱夫曰良人 秋胡詩

中庭 鄭註檀弓云中庭寢中庭也

萬章 古今人表萬章第四等

長息公明高 古今人表公明高第四等長息第四等

愬 說文云念忽也引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念呼

介切

九男二女百官 呂氏春秋去私篇堯有子十人不與

其子而授舜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

曰十子殆丹朱為嗣子不在數中史記索隱引皇甫

謚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

人皆不肖也淮南泰族訓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

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

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高誘注堯有九男古

今人表娥皇舜妃女嬃舜妃俱二等

多就之者 呂覽 十四 慎入篇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

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

趙注尚書凡百二十篇 尚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

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

南江札記

卷三

幸

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

百二十篇趙氏所云百二十篇與鄭氏同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史記索隱云孟子取尚書文史記集解引劉熙曰舜

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古今人表鼓姿

象俱第八等

忸怩 方言云忸怩慙也楚郢江湘之間謂之忸怩

晉語君忸怩顏注忸怩慙貌

汝其于予治 史記索隱云蓋欲令象共我理臣庶也

共工驩兜三苗鯀 古今人表共工驩兜三苗鯀俱第



九等

殺三苗 說文云七下竅塞也讀若虞書曰竅三苗之

竅張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今江

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

皆古三苗之地

幽州 括地志云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

舜流其工幽州居此城閻若璩云即今密雲縣

崇山 通典云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

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

三危 隋書地理志云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

南江札記

卷三

三

志云山在河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

羽山 漢書地理志云在東海郡祝其縣閻若璩云今

贛榆縣西北八十里

故源源而來 說文云諫徐語也孟子曰故諫諫而來

語云 呂覽舉難篇云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

之號禹以貪位之意

岌岌乎 文選注引司馬彪漢書注云岌岌危也應劭

曰欲毀壞之意

子遺 方言云子蓋餘也周鄭之間曰蓋或曰子青徐

楚之間曰子

夔夔 案夔夔猶匆匆也史記魯世家匆匆如畏狀徐

廣曰匆匆謹敬貌一本作夔夔

諄諄 說文云諄告曉之孰也

南河之南 史記集解引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

者文選注引南河之南河南即河陰也張子闕若璩

云禹都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與堯舜所都皆

在河北大河之南則豫州也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史記集解引劉熙曰天子之位

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

為中故曰中國

南江札記

卷三

三

十有七年 夏本紀云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集

解引劉熙曰若此則舜格於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

得祭祀與

陽城 史記集解引劉熙曰今潁川陽城縣是也案漢

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張守節正義云陽城縣在

嵩山南二十三里閻若璩云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

八里

箕山之陰 史記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

山之陽集解云案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審高之北

正義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南十三里

丹朱之不肖 史記堯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索隱引鄭元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也太平御覽地部引書逸篇云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漢書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丹淵見范汪荊州記及括地志

禹啟益 古今人表禹第一等啟伯益第二等朱商均俱第八等

伊尹湯太丁外丙仲壬太甲 古今人表太丁伊尹太甲第二等太甲太丁子又云外丙太丁弟中壬太丁

弟第四等湯第一等

莘 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

顏籛由 古今人表顏籛由第五等彌子瑕雍渠第九等雍渠黎且子

桓司馬 古今人表宋桓魋第七等司城貞子 古今人表陳司城貞子第五等

何以爲孔子 夫虬螭不可以縉致麟虞不可以機誘二語用抱朴而反之況大聖而可以利動乎

百里奚 古今人表百里奚第三等秦繆公第四等井

伯第六等虞公第八等宮之奇第三等案左傳僖五年傳云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張守節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梁劉峻世說新語注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

垂棘之璧屈產之乘 呂覽權勳篇註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

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左傳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劉續漢志注同

宮之奇諫 淮南泰族訓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杗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

伯夷 韓詩外傳作伯夷叔齊頑夫廉 後漢書王暢傳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錢詹事云貪與廉相反當從貪爲是案丁鴻傳亦作貪

由由然不忍去也 韓詩外傳卷三作愉愉然不去也爾焉能挽我哉 韓詩外傳作彼安能挽我哉

百里奚 古今人表百里奚第三等秦繆公第四等井

百里奚 古今人表百里奚第三等秦繆公第四等井

百里奚 古今人表百里奚第三等秦繆公第四等井

薄夫敦 韓詩外傳作薄夫厚

接浙而行 說文引孟子曰夫子去齊澆浙而行澆浚

乾漬米也浙汰米也

聖之時者也 韓詩外傳作孔子聖人之中者也

周室班爵祿也 方言云班列也

上農夫食九人 呂覽上農篇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

食五人春官內史云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鄭

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上農夫食九人

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

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

南江札記

卷三

美

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

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敢問友 說文云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 晉語

云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韋昭注云鬪臣扞難之士

古今人表孟獻子樂正求牧中俱第四等

費惠公 古今人表費惠公第四等

顏般王順 古今人表顏般作顏敢王順作王慎第四

等

晉平公亥唐 古今人表晉平公第七等亥唐第六等

抱朴子外篇 卷一 欽士篇 第十 晉文接亥唐却痺而

坐不敢正

迭為賓主 尚書大傳云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

註云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

作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 王元長三

水詩

凡民罔不諫 說文云慈怨也周書曰凡民罔不慈

於季桓子見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

公公養之仕也 古今人表衛出公輒第八等季桓

子第九等衛靈公第九等

南江札記

卷三

美

衛孝公 公羊以石曼姑圍戚為伯討史記李斯列傳

趙高 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

孝此蓋當時黨於出公者為此言歿而稱為孝公也

會計當而已矣 說文云計會也算也

繆公之於子思也 鄭註檀弓云穆公魯哀公之曾孫

孔疏云案世本傳記哀公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

嘉生穆公不衍是曾孫也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下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

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鄭註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

義則離春秋莊二十四年曹驪出奔陳公羊傳云三

諫不從遂去之何休註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為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日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

栝樅 張云栝樅屈木為之也丁云方言曰海岱之間謂盤為栝音義

南江札記

卷三

美

湍水 說文云湍疾瀨也瀨水流河上也許氏註淮南子曰湍水行疾也淮南地形訓高誘注云湍急流悍水也

人無有不善 呂氏春秋盡數篇高註引孟子曰人性無不善

搏而躍之 張云搏以手擊水音義

其性亦猶是也 韓詩外傳卷五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

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

白羽之白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孟子以為白羽之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祭屈原文

故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卷六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

南江札記

卷三

美

得為君子乎

多賴 說文云賴贏也呂氏春秋離俗覽云則必不之賴高誘注云賴利也一曰善也

麩麥 說文云麥芒穀秋種厚蘗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又云麩來麩麥也

履之 丁云履壅苗根也音義

黃 說文云黃艸器也

姣 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 牛山 舊注云南山小山曰牛山見續漢志注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

奕 說文云奕圍碁也方言云圍碁謂之奕自關而東

齊魯之間皆謂之奕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韓詩外傳 卷四 孟子曰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而雞犬

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求雞

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

而已

拱把之桐梓 淮南繆稱訓交拱之木無把之枝高注

拱把握也尚書大傳云七日大拱鄭註兩手盪之

南江札記 卷三

聖

曰拱

心之官則思 周書武順解云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令聞廣譽施於身 荀子大略篇德至者色澤洽行盡

而聲聞遠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說文云木下曰本木上曰末方

言云度高為揣

岑樓 方言云岑高也

紵 方言云紵屨也郭注相乖屨也

樓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樓牽也 琴賦

文王十尺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龍

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雉青靈聽云蒼帝姬昌日

角鳥鼻高長八尺二寸聖智慧理也

鳥獲 呂氏春秋重已篇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牛動

而牛不可行逆也高誘註鳥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

千鈞

徐行後長者 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

高叟之為詩也 丁云為猶解說也 音義

礮 說文云大石激水也

趙注尚或瑾之 丁云瑾路旁冢也 音義

趙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說苑曰王國君前母之伯

南江札記 卷三

聖

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

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

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

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

自投河中韓詩外傳 卷七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

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

詩曰予慎無辜

伊尹也 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

於湯淮南秦族訓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

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

也

公儀子 古今人表公儀休第三等

不用賢則亡 韓詩外傳卷七 無常安之凶無宜治之

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准

南泰族訓云善言歸於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又云此

異行而歸於善者

謳 說文云謳齊歌也

華周杞梁之妻 古今人表齊杞梁殖妻華州第四等

顏師古曰即華周也

荒蕪 說文云荒蕪也一曰艸掩地也蕪葦也

南江札記 卷三 聖

培克 方言云培深也郭注培克深能大雅云曾是培

克釋文云聚斂也丁云培深也音義

獲 爾雅釋詁云獲聚也

則有慶 王制云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

有閒地者歸之閒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白虎通德論卷一 五霸者何

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或曰

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廬也

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

也

葵丘 左氏莊八年傳云葵丘杜注云葵丘齊地臨

淄縣西有地名葵丘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

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於

葵丘杜注陳畱外黃縣東有葵丘孔疏引釋例以為

宋地又辨晉地之誤司馬彪郡國志云陳畱郡外黃

縣東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

曲防 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漢書賈讓疏云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

逢君 方言云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

南陽 公羊傳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注南陽齊下邑

南江札記 卷三 聖

訑訑 張云訑吐禾切蓋言詞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

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

不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者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

訑即不台注意當借讀為訑音怡說文訑沈州謂欺

曰訑从言它聲音義

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荀子大略篇云上有如友則

賢交不親君有如臣則賢臣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

良者謂之妒奉如昧者謂之交謫交謫之人如昧之

臣國之蔽孽也

傳說 古今人表傳說第二等

版築 文選注引郭璞三蒼解詁云版牆上下版築杵頭鐵脊也

孫叔敖舉於海 古今人表孫叔敖第三等潛夫論為

章者王子無鈞也孫叔敖為章之子也楚語撫有南

海章注南海羣蠻也呂覽贊能篇云沈尹莖謂孫叔

敖曰子何以不歸耕乎高注欲令孫叔敖隱也案荀

子呂氏春秋竝以孫叔敖為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

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 陸云言憂患者以

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 音義

南江札記 卷三 臨

非正命也 韓詩外傳 卷一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

也者自處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其殺

之居下而好干上者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

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故有三

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不恥不若人 呂氏春秋貴公篇隰朋之為人也上志

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註自醜其

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人也

雖勞不怨 兌象傳云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

民忘其死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

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 音義

趙注孩提二三歲在襁褓 丁云襁博物志云織縷為

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于背上下聲類曰

縲者小兒被子也 音義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文選注引劉熙注

云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 竟陵王行狀

趙注益視其背而可知 陸云如負之於背 音義

易其田疇 說文云疇耕治之田也

太山 文選注引孟子曰泰山之高參天入雲 發臨海

南江札記 卷三 墨

摩頂放踵 文選注引孟子云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

注 致至也 諸建平王書

子莫執中 陸云子等無執中 音義

易其介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 長笛賦

不素餐兮 上林賦云悲伐檀李善注引張揖曰其詩

刺賢者不遇明主也

猶棄敝屣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屣草屨可履 北山移文

自范之齊 漢書地理志東郡有范縣錢詹事云此即

齊之西境趙世家云贏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索隱謂范魁趙地蓋在齊趙之界本齊地而亦可屬

趙也

獸畜之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愛而不敬若人畜禽

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補七

有達財者 陸氏云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說云以有

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音義

君子之所以教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 喻蔽篇云昔諸

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荅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

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鍼灸之處無常却

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

穀率 丁云率循也謂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

南江札記

卷三

果

中于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

求也音義

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 上曲禮云毋放飯毋流歎鄭

註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歎嫌欲疾孔疏云

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粘著手不得拂放本器

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

棄餘于會會謂盞蓋也毋流歎者謂開口大歎汁入

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上曲禮云濡肉齒

決乾肉不齒決鄭註云決猶斷也孔疏云濡肉齒決

者濡溼也溼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決斷而食之乾

肉不齒決者乾肉脯屬也堅刃不可齒決斷之故須  
用手擘而食之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呂覽不朋篇云當惠王之

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

禽者也高誘註云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

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驅其所

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

將愛子有禽者矣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西溪叢語曰王元澤引古本孟

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為書

南江札記

卷三

七

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 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武王

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貴

因篇云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

禽音義引丁云虎賁先儒謂如猛虎之奔

若崩厥角稽首 古者角與厥通高誘淮南本經訓注

云刷讀詩蹶角之蹶錢詹事云漢書諸侯王表亦有

厥首能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晉灼

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

之然則趙注厥地者猶頓地也丁云額即額字犀音

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



誤也 音義

被衿衣 陸云衿衣之美者 音義

二女果 說文云嫫媿也一曰女侍曰嫫讀若駟或若

委从女果聲孟軻曰舜為天子二女嫫

民為貴 荀子大略篇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

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

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

孔子之去魯一節 經傳時有重文內則孔疏云記者

重而錄之後人雖知其重因而不慎疑不敢刪易

也

南江札記 卷三

果

貉稽 丁引蔡文云俗人姓也 音義

苙 方言云苙園也郭注謂蘭園也丁云苙欄也園也

音義

是以言餽之也 方言云銛取也郭注謂挑取也西溪

叢語引玉篇有餽字與甜同西溪叢語引章指作取

人不失其臧否無知字

嚶嚶 說文云嚶誇語也

趙注琴張 左傳昭二十年正義引賈逵鄭眾說皆以

琴張為子張即顓孫師是趙氏所据者賈鄭之說也

王應麟譏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用左

傳哉

太公望散宜生 古今人表師尚父散宜生俱第四等

又云女皇堯妃散宜氏女

題辭著書七篇 文選注引傅子云昔仲尼既沒仲弓

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

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辨命論

謂之博文 鄭註曲禮無雷同引孟子曰人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

南江札記

卷三

果

南江札記卷四

餘姚邵晉涵

史記

五帝本紀詩言意 以意易志疑後漢人避桓帝諱所  
改也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碑云華陽國志後漢  
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  
諱故改焉

殷本紀注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 按漢書公卿  
表建平紀元凡四年無長卿其人為御史者

封紂比干之墓 當作封比干之墓封紂子武庚祿父  
此傳寫之誤

南江札記 卷四

周本紀周道之興自此後 後作始

高圉立子亞圉立 上立字作卒字

明年敗耆國 耆即黎

虎賁三千人 千字當作三百人從書序

肆犯 犯作祀

積而去之 去一作藏

秦本紀十四年更為元年 改元始此

屈罔 罔作句

秦安君攻皮牢 一本無君攻二字疑脫

秦始皇本紀昌平軍徙於郢 軍當作君

三十六郡 劉原父刊誤謂秦三十六郡無郡不

知秦初立三十六郡後不無更置高帝紀以故東陽

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荆王是楚漢之際已有鄆郡

矣裴駟注史記以鄆郡是三十六郡之數晉書地理

志以鄆郡為秦置

發北山石櫛 櫛疑衍

秦楚之際月表然虐在位 虐作後

高祖功臣年表十二 高祖在位十二年也下倣此

平陽七 自六年至十二年凡在高祖世七年也

廣嚴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呂甌元年 呂作台

南江札記 卷四

漢書

高祖本紀秦二年秦泗川監 地理志作泗水郡川字

訛

元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此約法與上苛法對因紀

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法改約字為讀始厚齋王氏

然文紀中宋昌有約法令之語刑法志言約法三章

者非一當從舊也

十一年御史大夫昌下郡國 臣瓚注周昌已為趙相

御史大夫是趙堯耳按當時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趙

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也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 西漢紀年考異云考荀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之時漢書本尚未訛謬也

惠帝紀二年郃陽侯仲薨 子封王而父仍侯爵

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注時樓船

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按五年南越反楊僕始拜樓船將軍

事在徙關之後應注似非覈實

宣帝紀皇太后歸長樂宮 宣帝秋七月即位十一月

太后乃歸長樂宮懲昌邑前事也

南江札記 卷四 三

後漢書

光武帝紀初為舂陵家訟逋租于尤 注所引東觀記

壬寅前書作乙未朱福即朱祐

南縣 通典唐鉅鹿漢南縣地漢鉅鹿今平鄉也

蕘陽 注云蕘陽聚名屬魏郡又引杜預左傳注內黃

縣北有戲陽城戲與蕘同按說文墨翟書義从弗魏

郡有蕘陽鄉讀若鈞則與戲不同

三國志

武帝紀建安元年冬十月公征奉 自為大將軍後始

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

大破瓊等 注采曹瞞傳曰公意欲不殺按靈帝時瓊

為左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一故欲活之

十五年下令注以及子植兄弟 植乃桓字之訛對臣

下不以稱子之字為嫌觀陳思傳注中所載諸令屢

稱子建此決為子桓也

文帝紀禪位注 許芝引易初六履霜陰始凝也無堅

冰二字

黃初二年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自後遂無水

旱劾三公之事然變理之事微矣

到皆試用 左雄限年之法至此復變

南江札記 卷四 四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應在昭烈伐吳喪敗

四年癸卯月犯中央大星 四月癸巳漢昭烈帝崩

明帝紀四年置崇文館徵書善屬文者充之 王肅為

祭酒

景初元年改太和歷為景初歷 景初歷尚書郎楊偉

所造 詳宋書 曹爽有參軍楊偉疑即斯人

三少帝紀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公羊

傳曰公薨何以不地不忍地也書高貴鄉公卒其猶

有良史之風歟抽戈犯蹕若直書之則反得歸獄成

濟今公卒之下詳載詔表則其實自著而司馬氏之

罪益無可逃所謂微而顯順而辨也史通論之未盡

變例之旨

夏侯尚傳注采魏氏春秋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

流涕請之 按以三少帝傳證之文王時為安東將

軍亦非衛將軍也

管寧傳王烈者字彥方 本為彥考後漢書注可據方

字寡學者所定也北宋本正作考

劉馥傳馥子靖 靖字文恭見水經注第十四卷中

杜畿傳注采杜略以孟康代恕為宏農 按此孟康即

注漢書者顏師古口安平廣宗人

南江札記

卷四

五

任城陳蕭王傳 三王以母弟故別為一卷後卷以母

貴賤為次其猶春秋之教歟

鄧哀王沖傳孫權曾致巨象 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

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

士變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蒼舒已

於建安十三年前死矣此事疑妄佈也置船刻水疑

算術中本有此法能改齋漫錄引符子所載燕昭王

大豕命水官浮舟而量之事

劉劭傳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類書疑

始於此按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略皇覽凡四十餘部

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

此互異

徐宣傳帝船回倒 回即桅也古字通

楊阜傳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褻袖 褻袖古今

字下一字衍宋書五行志帽上有縹字無袖字

郭淮傳 蜀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於

陽谿詳見魏延傳而淮傳諱之王昶傳亦諱東關之敗

母邱儉傳 高紀注曼邱母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作

母者誤史通音貫是也

鄧艾傳事皆施 御覽作皆如艾計下有遂北臨淮水

南江札記

卷四

六

自鍾離而南橫石而行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

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睢陽百尺二渠上引河

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

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

官兵屯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四字下接每東

南有事云按冊府引此亦曰鄧艾傳則悉是承祚

本書後來所當刊正也

方技傳直宋無忌之妖 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

此云妖未詳又見封禪書注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

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以入竈故以為妖

二牧傳注陳壽益部耆舊傳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按孟子趙注云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皆錄之於春秋二語必經師相傳之語

張魯母有少容 蓋能久視之意後漢書作有姿色蓋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先主傳 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初二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蓋以始封之明年為元年也此云元狩六年少十年矣恐誤續漢書百官志宗正卿下注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補注

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次第故西京枝屬

南江札記 卷四 七

其後衰者猶皆可考

國不置史 蜀吳之主雖均曰傳然皆編年紀事於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則災異當詳書而舊史闕其承傳故用此自明非持此以毀諸葛

諸葛傳 蔡中郎集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詞蓋非其作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趙雲以建興七年卒 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據此疑後表之偽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劇論時勢之書非若後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眾不

妨宜洩于外失之蜀而得之吳或伯松寫留箱篋元遜鉤致之于身後耳集不載者蓋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當作六年雲本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既貶雜號將軍以明法散關之役使其尚在必別統萬眾使復所負而不聞復出其必歿于是冬之前矣

喬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按元字當作六公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思遠之生即其年也伯松亦以轉運之勞死于王事

李嚴傳平遣將軍狐忠即馬忠 注引行前監軍征南

南江札記 卷四 八

將軍臣劉巴此別一劉巴非子初

向朗傳朗為左將軍行丞相事 見後主張皇后傳中費詩傳隆崇於漢室 室當作升御覽作叔叔字艸書似升

尹默傳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 方字衍陳元傳見後漢書

譙周傳延熙元年立子璿為皇太子 至八年冬蔣琬始卒然則自琬之存後主已荒矣故傳于建興十四年大書至前看汶水旬日而還識其不恤國事般游于外自此始也

于外自此始也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按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皆裴注之文

楊戲傳 承祚身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禪相承

同符舜禹不得不以魏為正乃於蜀書之末記文然

之贊大書贊昭烈皇帝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

其遜詞實以文然所贊代已序傳也

吳主傳四年遣衛將軍畧淮南注采漢晉春秋云云

按札乃禮之譌見顧邵傳中字德嗣

三嗣主傳孫亮大赦改元 下脫建興二年或閏月上

脫建興元年二字或尚有他文

南江札記 卷四 九

太平元年春注采吳歷曰正月為鐘立廟稱太祖廟

按孫堅父名鐘見宋書志

宗室傳孫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按魏甘露二年以孫

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又三少帝紀

甘露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黃

初疑誤

孫賁子臨年九歲代領豫章 九歲無領郡事疑脫十

字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 二年宋本有魏大將軍

諸葛誕被壽春來降十二字

吳主五子傳刁元羊術等為賓客 古無刁字宜從宋

本作刁

孫霸和同母弟也 同母二字衍傳後云霸二子與祖

母謝姬俱徙烏傷則和出王霸出自謝矣

趙達傳然君子算役心神 宋本算作等

諸葛恪傳乃移書四郡 四郡當作四郡御覽正作郡

賀邵傳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按景賀齊之

弟邵乃從子非孫也

五代史

薛居正書名曰五代史歐陽氏書名新五代史記卷首

南江札記 卷四 十

去記字近刻之譌也

梁太祖紀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為使 按

樞密使唐宦者為之溫懲其禍故改為崇政院而首

以敬翔為使由此相沿遂與丞相埒號為兩府

宋帝紀龍德三年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為

北面行營招討使 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

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十八字

唐本紀李國昌字德興見墓碑 克用是國昌小男唐

三朝聞見錄謂之李九郎薛居正五代史克用殺段

朱楚事在僖宗乾符三年者得之

命伶人奏百年歌 唐懿宗與郭淑妃思同昌公主不  
已伶人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悽惋蓋當時所尚  
非陸機所賦也

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 梁與唐郊天皆  
以春

通鑑考異張昭於國初修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  
高宗皇帝之元子也母曰貞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  
人中和末明宗狗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

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于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  
不息音聞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薛史末帝諱從

南江札記 卷四

七

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魏氏以光啓元年生帝于  
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爲己子劉

恕取廢帝錄 按張昭仕明宗爲史官異代修廢帝  
錄無所避諱而不言養子事似可信然李克用光啓

以前未嘗狗地山東又從珂果是明宗子必不舍之  
而立從榮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附識以廣異聞

漢隱帝紀注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莫大之失本紀無譏  
按承天之祐禮運語也隱帝名當是祐字五代雖

不知禮何至并此昧之  
周世宗紀六年夏四月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

取五橋關以爲雄州注世宗下三關五橋益津以建  
州乃建淤口關上置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  
見其取時日今信安軍是也 按宋信安軍亦今霸  
州地晁說之嵩山集云周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  
而取益津關繼取五橋又繼取高陽關與無黨此註  
不同考之遼史穆宗紀亦曰周拔益津五橋淤口三  
關故小學紺珠採此註

陳俗巫風至五代未革見梁家人傳

周家人傳后柴氏邢州堯山人 談叢云家人傳后邢  
州龍岡人世宗紀爲堯山人則此作堯山人者後人

南江札記 卷四

七

所改耶

孔謙傳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三  
司始此

景延廣傳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 椅字始此  
王晏球傳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 惕隱乃官

名本紀及附錄皆作惕隱無赫也  
相里金傳字奉金贈太師 墓碑云字國寶贈太子太

師金爲上將軍未得贈太師也  
前蜀世家韋莊見素之孫 按唐書世系表莊待價之

後出道遙公房見素出自商皮公房并同系

南平世家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誦 經之成在周顯德

中此時五經已具也

宋史

杜太后傳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

燕國陳國二長公主 按廷美傳太平興國八年正

月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卒太宗從容謂宰相曰廷

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然則廷美非杜太后

所生也宜刪去秦王廷美四字又按秦國大長公主

傳建隆元年封燕國元符三年改秦國有姊一人未

笄而天追封陳國姊陳則妹燕矣當更正

南江札記

卷四

幸

杜太后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 按杜審琦傳

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最長天

成五年卒年三十五二傳互異

符皇后傳姊周世宗后也淳化四年殂 按五代史記

世宗立符氏為皇后彥卿女也崩諡宣懿後又立符

氏為皇后即宣懿妹是彥卿兩女為周世宗后也傳

不言宣懿彥卿傳不言後符后及太宗后

韋太后傳從上皇北遷王倫使回言金人許歸后遂豫

作慈壽宮又云帝迎至臨安居慈寧宮 按宮名前

後互異按建炎以來綱野雜記俱作慈寧本傳又云

崩於慈寧宮則言慈壽者誤

王嗣宗傳嗣宗以語譏种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

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故放及

之 此仍涑水紀聞之誤按王明清玉照新志開寶

八年王嗣宗第一陳識第二太平興國三年胡旦第

一趙昌言第二

郭達傳達為汾州都監雁籍鎮河東俾權忻州契丹來

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訪達達訪得太平興國中

故牘證為王土檄報之契丹愧服 按范祖禹撰達

墓誌銘契丹請天池廟以為故疆久不決龐公委公

南江札記

卷四

西

往議公於故牘得太平興國中契丹移文天池縣曰

遙祀天池廟有應以屬南朝地未敢擅修公以示龐

公龐公喜命公自為報據此則傳中故牘上宜加契

丹二字始合當日情勢

田錫傳改左拾遺時趙普為相命有司受羣臣章奏必

先白錫錫遺書于普以為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

按必先白錫錫字乃普字之誤

謝絳傳祖懿文父濤 按范仲淹謝濤墓誌銘懿文生

崇禮崇禮生濤濤生絳

陳希亮傳再遷殿中丞知鄆縣 按地理志鄆屬陝西



范鎮為希亮誌墓乃虔州雩都縣非鄧縣也

李綱傳綱為河東北宣撫使上手書裴度傳以賜按

李忠定集謝賜裴度劄子不言手書劄子下旁注止

云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而已又按綱所進呈淵

聖御筆止宣諭一首則此云手書誤疏言當於淮

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按忠定集淮東則以江東

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則傳中東

南二字乃東西之誤

趙鼎傳鼎以忠武節度出知紹興府按宰輔編年錄

作奉國軍地理志奉國軍乃明州也忠武軍乃潁昌

南江札記 卷四

卷四

去

府相去殊遠

張浚傳浚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

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此據

行狀而書之耳按世忠傳世忠乃左軍統制又本紀

是時後軍統制有張煥紀又云後軍將孫琦等作亂

逼左正言盧臣中墮水死不言世忠也惟滕康傳云

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

無赫赫功云詔降世忠一官是奪世忠觀察使者

為滕康非浚也秀州苗劉刺客一事似因韓魏公

事而傳會之行狀亦不載

王倫傳建炎元年倫充通問使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

事按金史無宗維是時宗翰為左副元帥宗翰本

名黏沒喝維字誤紹興十四年金欲以倫為平灤

三路都轉運使倫拒之被殺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

日不止云按金史皇統四年正月己未殺王倫

至十月甲辰河朔諸郡地震與倫死無涉

王綸傳紹興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為監察

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罷去按周必

大玉堂雜記二十四年春湯思退同知貢舉時百官

多缺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闈獨留

南江札記 卷四

卷四

去

監察御史王綸蓋備拆號也內制既闕官遂降旨暫

權適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潤

筆殆萬籍賜硯尤奇秦丞相不樂遭論列而去是檜

之去綸因媚嫉也未嘗以論事見忤

朱倬傳宣和五年登進士第按本紀宣和六年策進

士是年為甲辰科非五年也

王庶傳金清蕭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官歸太后按本

紀金遣張通古蕭哲

洪皓傳紹興十二年七月見於內殿八月除徽猷閣直

學士按本紀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與傳異

洪适傳皓謫英州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皓還服  
闕起知荆門軍 按皓安置英 居九年始復朝請  
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後一日檜亦死非檜死而皓  
始還也

洪邁傳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飢十一  
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淳熙改元進煥章閣  
學士 按本紀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言則  
淳熙改元當作紹熙改元乾道無十三年傳云辛卯  
歲飢為乾道七年則十一年上宜加淳熙二字又邁  
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有瑞麻讚姑孰帖石刻可証

南江札記

卷四

七

而傳中不言

趙開傳初錢引兩科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  
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 按李燾所撰墓誌銘作  
一千七百一十萬緡

張守傳上在維揚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為守張浚亦  
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 按請南渡者為張俊見張  
俊傳非浚也 新編亦誤 從水旁 上既還臨安詔問措置之

方守言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  
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 按歷代名臣奏議兩  
浙之粟下有需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九字不當刪去

牟子才傳遷起居郎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  
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 按本傳有月無年據西湖  
遊覽志云癸丑元夕召歌妓董安安入宮癸丑則寶  
祐元年也

鄭清之傳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第十六年遷  
國子學錄 按寧宗本紀嘉泰止四年嘉定則十有  
七年疑嘉泰為嘉定之誤或十年上脫嘉定二字  
傳伯成傳為右隄三百尺 按劉後村集伐石為新隄  
三百尺右字係傳寫之訛 伯成兩為部使者遷工  
部侍郎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為偶然耳伯

南江札記

卷四

七

成正色 云 按後村集工部侍郎本工部郎官同  
列作同舍郎當從劉集更正

袁韶傳為臨安府尹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 按本紀  
及宰輔表作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

王遂傳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 按就正編遂年  
十四對策江東漕司詆韓侂冑尋以父任主富陽簿  
第嘉泰二年進士是先為主簿而後第進士也

余玠傳淳祐二年授四川安撫制置使 云 十三年六  
戰於嘉定 按淳祐十二年八月辛巳詔明年改元  
寶祐玠卒於寶祐元年七月戰在十二年十月三字

誤

曹友聞利州駐劄北兵大至友聞戰沒諡曰節 按本

紀賜諡節毅

陳隆之為四川制置使成都被圍部將田世顯乘夜開

門北兵突入檻送隆之至漢州見殺 按元史汪世

顯傳乘夜開門者乃田顯北兵突入為汪世顯此從

汪世顯而誤也宜正之曰部將田顯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

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為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

鬱而死安節守常州城破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曰

南江札記

卷四

七

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按王堅守合

州事傳未詳據宋史紀事本末堅守合州屢敗蒙古

之兵開慶元年蒙古主蒙哥遣降人晉國寶來招諭

堅殺之蒙哥遂令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

台不花守青居山又令鈕璘造浮舟於涪州之蘭中

以杜援兵蒙哥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俘男女萬

餘堅力戰以守蒙哥會師圍之自二月至七月不克

前鋒大將汪得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暹明

得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軍民宜蚤降語未

既為飛石震死會大雨攻城梯折軍退蒙哥死於合

州城下或傳中飛矢死圍解進寧遠軍節度使清水縣伯

趙昂發昌化人 按元吳師道忠節趙公祠記公四川

昌州昌元人劉後村集同四川總志云大足人然大足昌

元皆屬昌州而非臨安府之昌化也

陳文龍丞相俊卿之後也文龍死姪瓚復舉兵據興化

未幾復破瓚死之 就正編曰文龍乃俊卿五世從

孫非其後瓚乃俊卿之曾孫也瓚之言曰汝知守城

不屈陳文龍乎吾姪也可証文龍為瓚之姪矣新編亦誤

李翼為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縣金人取代執守將

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卻之帥士卒堅守 按三朝北

南江札記

卷四

辛

盟會編知為安撫使李嗣本傳脫一李字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監丞空齋舉進士張

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全祖即其家開忠

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元兵至空齋嚙指血書壁不

屈死又劉全子妻林氏傳全子為福建招撫使起義

兵事見林同傳全子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

狀林叱曰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

也遂遇害 按全祖全子兩傳名異而事則同就正

編曰林同字子真號空齋是知同與空齋非二人空

齋未嘗失名也林氏傳又云父公遇知名士即空齋

之父也傳云父同官至監丞者誤

文苑傳宋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

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

當太宗怒召準覆試云按開寶六年御殿給紙

筆別賜殿試遂為常制詳見選舉志是太祖時事傳

誤作太宗新編亦誤

柳開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肖愈字紹元 據容齋

續筆始名肩愈

謝炎蘇州嘉興人 蘇字本秀字

蘇舜欽監在京宅店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通

南江札記

卷四

三

疏 按本紀係寶元元年蓋康定止一年在寶元後

康定無地震事五行志可攷

鮑由字欽止 按文獻通考本鮑慎由或後因孝宗諱

而追改之然慎知禮未嘗改姓也

晁補之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有

按山谷集晁君成墓誌晁氏世載遠矣而中絕有諱

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諡文元君成曾王父諱迪贈

刑部侍郎王父諱中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

員外郎刑部視文元母弟也端友字君成生補之據此則傳云

迥五世者誤又晁迥傳迥子宗慤按南豐集宗慤父

名邁又補之調澧州司戶按張耒墓誌作澧州

陳師道以文謁會鞏一見奇之嘗銘黃樓會子固謂如

秦石 一傳之中名字互出

劉恕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詣

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

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

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別奏名恕擢第一國子試講

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 按范祖禹劉祕書

其碑云科擢邢州鉅鹿主簿陳鄘公帥高陽召至府

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按陳堯咨傳堯咨以安國

南江札記

卷四

七

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地理志信德府鉅鹿郡後唐安國軍節度本邢州 是召至府陳

堯咨非晏殊也又事在為鉅鹿主簿時今敘於未冠

舉進士前誤矣又本傳恕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

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坐客驚異按墓

碣年四歲

佞倖傳龍大淵知開門事會觀權知開門事皆兼皇城

司勢張甚一日內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

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

俊卿即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二人於

外 按陳俊卿傳乃是人言鄧聞將除右史今去一

鄭字語不可解矣新編亦仍其誤職官志無右史之銜當稱

中書舍人洪邁

姦臣傳曾布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政之本要大率

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

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

日五授勅告 按職官志中書省分房有曰戶房掌

行廢置升降郡縣調發邊防軍須給貸錢物又云檢

正官五房各一人則知傳中五字當作戶字魏炎集

房傳又云兼檢正中書六房公事疑當在凡三日五

授勅語上惟其兼檢正六房故得與呂惠卿共創青

南江札記

卷四

書

苗諸法也太子中允之授又當不在五勅內矣

郭藥師奉涿易二州來歸 按三朝北盟會編以涿州

來歸者藥師以易州來歸者高鳳九朝編年高鳳以易州來歸

黃潛善責置英州汪伯彥落職居永州 按三朝北盟

會編潛善責永州伯彥英州

南江札記卷四

嘉慶甲戌二月錄十教條入道聽錄杭氏序  
識之者福休去勝杭氏所為文區得  
多吾福高而不惠辨而無用也  
札

六藝之旨精微難窺選事者輒復離文析辭  
造端指事以疏導其所得而卮言出矣浮休  
乾膜吾議其淺齊諧諾臯吾病其誕提挈盛  
軌約有數家王楸叢書辨而肆沈括筆談典  
而深程大昌演繁露博而覈外此皆其支流  
餘裔屢更僕而不能悉其失得也錢唐汪君  
秀峰年少而氣銳發篋而探索之其高者遠  
者故嗾嗾以有待而特比切其事危疑其論

焯掌錄

序

一 開萬樓

以求前哲之間得毋傲與噴與鬼且瑣與甚  
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與雖然為  
之猶賢乎已秀峰無亦以是為始基鏗而不  
舍以馴致乎高且遠者則幾矣仁和杭世駿  
撰

嘉慶五年四月浴佛前二日得於郡

城市中是日午後大雨 江都進稿記

壬戌秋七月 丁卯秋七月

焯掌錄卷上

錢唐 汪 啟淑

輯

漢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稱生亦  
先生者省字呼之耳高帝紀以魏地萬戶  
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賈誼傳懷沙賦  
生之無故兮師古曰生先生也貢禹傳朕  
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愚按自漢已  
前即有此稱史記越世家楚王曰生休矣

焯掌錄

卷上

開萬樓

朱公長男曰故辭生去蘇秦傳甚矣齊之  
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亦有單  
稱先者史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  
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又漢書錯傳上招  
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  
生也史匈奴傳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辨  
漢書儒先作儒生  
為公王立廟者有二後漢桓帝紀延熹五年

祠湖陽新野公主魯哀王壽張敬侯廟注  
光武姊湖陽長公主新野長公主並光武  
時立廟魏書禮志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  
之為逆有保護功故別立其廟於太祖廟  
垣後因祭薦焉

後漢杜詩傳士卒見藻注言其和睦歡悅如  
見之戲於水藻又劉陶傳武旅有見藻之  
士魏志文帝紀臣妾遠近莫不見藻魏書

焯掌錄

卷上

二

開萬樓

崔光傳榮光帝京士女藻悅  
漢雋不疑傳勝之躡履起迎黨錮傳序屣履  
到門鄭立魏志王粲傳蔡邕車騎填巷賓  
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又邴原傳注  
引原別傳曰原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  
擊履而起遠出迎  
與光武同學不獨嚴光而已光武紀注東觀  
記曰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

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  
給諸公費張輔傳注東觀記曰輔從祖父  
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  
死方術高獲傳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  
舊

唐書職官志凡天下水泉三億二萬二千五  
百五十九其在遐荒絕域迨不可得而知  
矣其江泗自西極達於東溟中國之大川

焯掌錄

卷上

三

開高樓

者也其餘百三十五水是爲中川其又千  
二百五十二水斯爲小川也困學紀聞云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  
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

禮雜記里尹王之孔疏案撰考曰古者七十  
二家爲里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爲隣三隣  
爲朋三朋爲里鄭云蓋虞夏時制也韓詩  
外傳亦云八家爲隣

則天封禪嵩岳尊夏后啟爲齊聖皇帝封啓  
母神爲玉京太后玄宗尊臯陶爲德明皇  
帝皆見唐禮志

朱子奢褚遂良鄭朗魏謩皆言人君不閱史  
漢東方朔傳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  
曰紂於宮中設九市後漢靈帝紀帝作列  
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  
帝著商估服飲宴爲樂晉愍懷太子傳於

焯掌錄

卷上

四

開高樓

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重輕不差  
又令西園賣葵菜籃子雞麩之屬而叔其  
利載記劉聰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  
三日不醒宋少帝紀帝於華林園爲列肆  
親自酤賣南齊東昏侯傳又於苑中立市  
大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潘氏  
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判  
南史自爲市吏錄事宣德太后令曰芳樂華林並立



闌闐踞肆鼓刀手銓輕重南史齊廢帝紀  
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  
肉於是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  
肉潘妃酤酒梁書高帝紀移檄京邑曰掖  
庭有裨販之名北齊書後帝紀為窮兒之  
市躬自交易舊唐書中宗紀景龍三年三  
月幸立武門上遣宮女為市肆鬻賣眾物  
令宰臣及公卿為商賈與之交易因為忿

焯堂錄

卷上

五

開萬樓

爭言辭猥褻上與后觀之以為咲樂

漢書韓延壽傳延壽為潁川太守門市當車

願有所言曰今日明府早駕當時稱太守

為明府容齋隨筆云唐人以稱縣令

會稽山陰兩邑浙中每合言曰山會何不稱

稽陰陳書褚玠傳高宗謂蔡景歷曰稽陰

大邑久無良宰

隋柳或傳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

高頴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制曰  
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  
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隋時父子不並  
施戟至唐則不然舊書張儉傳唐制三品  
已上門列棨戟儉兄弟大師三院門皆立  
戟時人榮之號為三戟張家又崔義立傳  
東都私第門琳與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  
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又楊貴妃傳再

焯堂錄

卷上

六

開萬樓

從兄銛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又韋斌

傳斌授五品時兄陟為河東太守堂兄由

為右金吾將軍縉為太子少師四人同時

列戟又李愿傳舊制勳至上柱國賜門戟

即令賜愿乃與父並列棨戟於門又李峘

傳峘為戶部尚書峴為吏部尚書知政事

嶧為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兄弟同居

長興里第門列三十戟兩國公門列十六

戟一二品門十二戟榮耀冠時

舊唐朱敬則傳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  
旌表門標六闕又楊炎傳孝著三代門樹  
六闕

梁書諸夷傳盤盤國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  
表曰揚州閭浮提震旦天子又稱常勝天  
子足下于陀利國天監十七年遣長史毗  
員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狼牙脩國

焯掌錄

卷上

七

開萬樓

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吉天  
子足下其表文皆似中國人潤色而成稱  
謂則王弇州藝苑卮言已摘出但未詳耳  
後漢禮儀志大喪臣請驛馬露布李雲傳露  
布上書移副三府斯時露布之名猶未專  
屬之戰捷也隋禮儀志云後魏每攻戰尅  
捷欲天下知聞迺書帛建於竿上名為露  
布其後相因施行

魏書傳永傳高祖每歎  
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

露布唯傳  
脩期耳 開皇中迺詔太常卿牛弘太子

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  
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宣行  
文章緣起云露布漢賈弘為馬超代曹操

作蜀志趙傳  
無此語

後漢張衡傳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  
傅無所容纂注傅音附揚雄方言曰秦晉  
言非其事謂之皮傅謂不深得其情核皮

焯掌錄

卷上

八

開萬樓

膚淺近強相傅會也衡東京賦末學膚受  
貴耳而賤目注膚受若皮核之不經於心  
胸

車輪括頸不明其意想亦魏齊時輕俠氣習  
北齊高季式傳命左右索車輪括司馬消  
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  
北史劉昶女傳昶子居士每大言曰男兒  
要當辦頸反縛蘧蔭上作獠舞取公卿子

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釋而與之交

潘岳西征賦搜佞哀以拜郎注引王莽事魏

書佞幸王叡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哀

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

榮利時謂之義孝佞哀義孝可為的對

喪大記君蓋用漆鄭云用漆者塗合牝牡之

中也賈公彥士喪禮疏云古者棺不釘愚

焯掌錄

卷二

九

開萬樓

意自漢已後也後漢禮儀志大喪東園匠

武士下釘宋書禮志有釘官百官志不載

蓋在九品之外梁徐勉傳屬續纜畢灰釘

已具

宋書武帝紀丁旡驍勇有氣力時人為之語

曰勿跋扈付丁旡魏書崔楷傳楷性嚴烈

能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獠都買獠楷

反付崔楷南齊書桓庠傳太祖以黃回握

疆兵必遂反覆庠請獨往刺之一時人為之語曰欲併張問桓庠此固當時之語作史者得無蹈襲耶

祖君彥檄隋煬帝云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

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世皆賞之不知此

特公相沿襲耳漢公孫賀傳朱安世曰南

山之竹不足受我辭後漢隗囂傳移檄告

郡國曰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謂王莽

焯掌錄

卷上

十

開萬樓

略公孫瓚表袁紹罪狀紹之罪戾雖南山

之竹不能載魏書孝莊紀介朱榮敕曰拔

髮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南

齊東昏侯紀宣德太后令曰罄楚越之竹

未足以言梁書高帝紀檄東昏曰書寓縣

之竹未足記其過窮山澤之兔不能書其

罪世祖紀檄侯景曰南山之竹未足言其

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辜周書宣紀論窮

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

呼父妾爲姨六朝已有此語南史齊宗室傳衡陽王鈞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呼兄子爲姪禮經所無宋書胡藩傳太守韓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

焯掌錄

卷上

二

開高樓

俗稱居憂者爲孝子南齊周盤龍傳太祖曰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又下彬傳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

漢薛宣傳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此研字之始又張安世傳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

荀子堯問篇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

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臨川王氏已斥其妄劉向韓嬰祖述而演其說又加甚焉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韓詩外傳曰周公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贄

焯掌錄

卷上

三

開高樓

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執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秦叔寶傳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陣之功舊書云今無功汗馬者冢上立石人馬失其意矣宋景文新書瓊傳刪去此語近崑山徐氏撰讀

禮通攷引據該博而獨遺叔寶之事劉煦之論循名責實家制之有媿者多矣潘昂霄金石例以為石馬起於霍去病家不知其何所本也

詩人用不借為艸屨亦未為安鄭注儀禮喪服傳繩菲今時不借也賈疏云此凶荼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然則非有喪者不得云不借也

焯堂錄

卷上

三

開萬樓

詩家用事大槩轉相蹈襲耳馮衍幽通賦捷六枳以為籬兮章懷太子注引汲冢周書詩人即以為枳棘之枳矣史張儀列傳索隱曰江南謂葦籬曰芭籬此芭犁即織水葦所以為葦籬也詩人即以為竹芭之芭矣

古人行文用字不尚隱僻文心雕龍練字篇云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二人弗識則將

成字妖矣顏氏家訓文章篇云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

六朝文字不須排偶亦貴諧適魏志齊王芳紀注郭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後魏祖瑩傳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

焯堂錄

卷一

四

開萬樓

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文帝紀注引典論自叙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北齊暴顯傳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周齊王憲子賁傳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頭

樗里疾鼂錯魯恭桓範皆有智囊之目論衡

驗符篇云賈誼智囊之臣

趙壹稱皇甫規爲仁兄關羽稱徐晃爲大兄

馬良稱諸葛亮爲尊兄

吳志孫皓滕夫人傳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

紱者多矣魏書匈奴劉聰傳時稱后者四

人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晉書載記聰以其

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

后右貴嬪劉氏爲右皇后靳氏死又立上

焯掌錄

卷上

五

開萬樓

皇后樊氏又中常侍王沈養女立爲左皇

后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粲嗣僞位

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

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周書

宣帝紀大象元年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

七月納大後丞司馬消難女爲正陽宮皇

后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

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爲天左皇后二年二

月立天元皇后楊氏爲天元大皇后天皇

后朱氏爲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爲天

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

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三月初置天中大

皇后立天左大皇后爲天中大皇后立妃

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楊皇后傳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

爲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焉尋又立爲天中大皇后

與后爲五皇后

焯掌錄

卷上

六

開萬樓

舊唐代宗紀大歷六年上御宣政殿試制舉

人至夕策未成者令大官給燭俾盡其才

此場屋給燭之始

爛漫有數解尚書大傳卿雲爛漫上林賦麗

靡爛漫於前此暉暉絢爛之意也沈約郊

居賦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後魏

中山王攸傳細艸不除將爲爛漫則延蔓

也莊子在宥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王

延壽靈光殿賦浩浩汧汧流離爛漫李善  
注遠散離貌列女傳夏桀播棄禮義淫於  
婦人求四方美人積於後宮為爛漫之樂  
後魏書禮志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  
漫靡靡之樂周書宣帝紀散樂雜戲魚龍  
爛漫之技常在目前隋書樂志齊武平中  
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板井種  
瓜殺馬剥驢等名曰百戲則言樂之淫靡

焯室錄

卷一

七

開高樓

也字書本無熲字今多作爛熲非也

恬即甜字後鄭注周禮酒正云恬酒注益人  
云恬益皆作甜字解

古字虞與吳通魯頌不吳不敖褚先生武帝

本紀引之作不虞不驚與封禪書異陸氏釋文

曰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胡

化反此音恐驚俗也孔疏曰定本娛作吳

娛與虞通虞即與吳通國語虞山漢地理

志以為吳山在沂縣又北吳當時以為虞公  
羊傳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釋文云  
虞本或作吳音虞史記趙世家索隱河東  
太陽山虞在西上有虞城是亦曰吳城虞  
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  
之裔路史國名紀今解之虞鄉一曰吳在  
虞城北十三州志云平陸吳山上有虞城  
又曰餘虞即虞吳今長興東北四十二有

焯室錄

卷上

六

開高樓

餘虞浦一名餘吳溪

漢書乎皆作虜吳之為虞疑當時書體如此

吳興有弁山見脩地志者云一作下不知弁

下本一字成十八年左傳弁糾御戎釋文

云弁本又作下同漢哀紀贊下射武戲蘇

林曰手搏為下甘延壽傳試弁為期門孟

康曰弁手搏東方朔以下莊為弁嚴杜欽

傳以小弁為小下後魏宋弁傳高祖賜名

為弁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

烝民詩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孔疏云周室既衰中道復興陸氏釋文無音義則讀如本字可知

魏志武帝紀注引三輔決錄注觀漢祚將移謂可季興蜀志杜微傳諸葛亮與微書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呂凱傳受遺託孤翊贊季興三國時人以光武為中興繼此

焯掌錄 卷上 九 開萬樓

者為季興對季而言中字所以有仲音魏書游肇傳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謂三蒼爾雅呂忱字林許慎說文也唐書選舉志學書日紙一幅閒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又職官志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之子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兼習

之

漢谷永傳注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今世字書或作牙引周書文苑傳序以明所出豈知監中之刻訛俗特甚豈可以為據乎

畫虎不成反類狗後漢馬援傳語畫龍不成反為狗孔僖傳語

訾嘉珍門察乃賊武元衡者見李師道傳

焯掌錄 卷上 十 開萬樓

魏志荀彧傳注引張璠漢紀荀淑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世說注引汝南先賢傳表宏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魏志和洽傳注引汝南先賢傳許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憤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閒擢郭子瑜鞏馬之吏援揚孝祖舉和陽士高士傳許劭名知人歷客舍則知虞求賢入酒肆則拔樊子昭



荀子不苟篇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  
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焦焦受人之搢  
搢者哉楊倞注焦焦明察之貌搢當為惑惑悒也韓詩外傳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  
皜皜容人之混汚二子皆在屈原後立言  
果欲相襲耶

焯堂錄

卷一

三

閔萬樓

焯掌錄卷下

錢唐 汪 啟淑 輯

青苗之法唐代已行之舊唐代宗紀永泰二  
年五月丙辰稅青苗地錢自乾元己未天  
下用兵百官俸錢折乃議於天下地畝青  
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使徵之以充  
百官俸料每年據數均給之歲以為常式  
大歷三年御史大夫崔渙為稅地青苗錢  
使給百官俸錢不平詔尚書左丞蔣渙按  
鞠貶崔渙為道州刺史八年敕天下青苗  
地頭錢每畝十五文率京畿三十文自今  
一例十五文德宗紀貞元八年初增稅京  
兆青苗畝三錢以給掌閑驍騎  
漢梅福傳倒持奉阿授楚其柄後漢何進傳  
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唐張說傳倒持劍戟  
示人鑄柄

焯堂錄

卷下

一

閔萬樓

晉書宣帝紀論竊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舊

唐哀帝紀論亦云盜鍾掩耳嫁禍於人王

厚齋云出淮南子魏書介朱榮表已用之

曰掩眼捕雀塞耳盜鍾魏志陳琳傳及後漢何進傳皆言諺

有掩目捕雀

二十八宿之星星古皆謂之七日月令季秋

之月昏七星中注疏無所釋蓋與柳張翼

軫例矣史天官書七星頸漢地理志周地

燁堂錄 卷下 二 開高樓

柳七星張之分野律書云七星者陽數成

於七故曰七星

鈕今人所以綴衣蓋是紐字喪大記結絞不

紐孔疏曰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

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鈕是姓於物無所附麗印紐鏡紐亦當從

系奚獨于衣紐轉從金耶

鄭注喪服傳云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

如深衣深衣則衰如帶下又無衽又曰衽

所以掩裳際也賈疏云婦人之服連衣裳

今世婦人言歛衽非也

魏志武帝紀注引孫盛雜記曰寧我負人無

人負我後漢鄭玄傳注引魏氏春秋司馬

文王曰寧我負人無卿負我梁侯景傳寧

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千古奸雄心事若

出一轍晉書載記沮渠羅仇曰寧人負我

燁堂錄 卷下 三 開高樓

無我負人北齊文襄紀寧人負我不我負

人陳高祖紀沈奉奔齊詔曰無我負人雖

反其言而用之然亦違心之談

魏書序紀惠皇帝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

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又皇后列

傳桓帝皇后祁氏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

謂之女國后

白衣尚書見後漢鄭均傳白衣宰相見唐李

泌傳

南齊桓康傳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魏揚大眼傳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揚大眼至無不即止又高車傳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朝野僉載偽趙石虎以麻秋為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而有兒啼者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大

焯掌錄

卷下

四

開萬樓

業拾遺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濬河胡虐用其民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時止李濟翁資暇集隋將軍麻胡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威稜既盛至童稚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胡來稚童語不正轉結為胡宋書鄧琬傳劉胡頭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燉煌新錄宋質直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即止舊唐郝玘傳蕃中兒啼者呼玘

名以怖之則止資暇集武宗朝閭閻孩孺相脅曰薛尹來孫升談圃王德用號黑王相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遼史耶律休哥傳宋人欲止兒啼乃曰于越至矣于越休哥官名此十一事相類李濟翁言之不詳故備載之

焯掌錄

卷下

五

開萬樓

魏書李冲傳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藝海洞酌云燕王公貴戚多占人為蔭戶蔭戶如今之寄田客也又稱蔭人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見周書柳蚪傳困學記聞引劉允濟言謂受金事未詳文心雕龍曰班固述漢因循前業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史通亦云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王厚齋以為出蔣子萬

機論蔣子名濟見隋書經籍志顏氏家訓養生篇北齊

書文苑傳序皆用之唐歐陽詢編緝類書

即名麟角見新唐書藝文志而王蔡以之名集蔡集

皆律賦今有寫本余得之友人吳城新舊兩書經籍藝文志皆不載

舊唐書于志寧傳太宗命貴臣內殿宴怪不

見志寧或奏曰敕召三品已上志寧非三

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

焯掌錄

卷下

六

開萬樓

常侍五代史元行欽傳莊宗宴羣臣於內

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咲樂而

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

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

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二君曲體其臣可謂優遇矣志

寧以直諫顯而行欽死節不屈亦所以報

國哉歐陽公謂死非其志亦深文矣

東坡石鍾山記稱酈道元為酈元本後漢虞

詡傳注及周書趙肅傳劉知幾亦云水經

加注酈元編而不窮魏書禮志孫惠蔚上

言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孔安國不可稱孔

安孔安別是一人左傳有屠岸夷屠岸復

姓史趙世家索隱述贊曰岸賈矯誅韓厥

立武亦太割裂矣

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史凡兩見一晉書慕

焯掌錄

卷下

七

開萬樓

容熙載記指高雲一北史齊文宣本紀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九年詔遷洛之民死葬

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

南洛陽人周書明帝紀二年詔曰三十六

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

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二君強

民從欲前從相襲若出一轍

古來行孝者多矣而曾子獨為世所宗法後

漢張霸傳少知孝讓鄉里稱張曾子南史  
孝義傳以曾子稱者三人齊宗元欽蔡曇  
智勝曇恭南齊書劉歊傳祖母病疽經年  
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謂親戚曰阿  
稱便是今世曾子

以亞聖尊孟子非定稱也南齊宗室遙昌傳  
崔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  
而相之隋魏澹傳邱明亞聖之才舊唐姚

焯掌錄

卷下

八

開萬樓

崇傳為遺令以誠子孫云孔邱亞聖母墓  
毀而不修關播傳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  
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如文宣王廟之儀  
播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稱亞聖於義  
不安

甘羅十二相秦國策史記無此語見賈公彥  
儀禮喪服傳疏不知所本或以甘茂相秦  
之故而誤

俗稱名為學名亦有出處春秋疏引劉炫云  
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

急就章疢疢保辜詭呼號顏師古注保辜者  
各隨其狀輕重令歐者以日數保之限內  
致死則坐重辜也愚按襄七年公羊傳鄭  
伯髡原卒於鄆注云古者保辜見辜者辜  
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  
云其弒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

焯掌錄

卷下

九

開萬樓

傷君論之者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  
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亦依漢律律  
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

儀禮公食大夫禮注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  
也疏云當席左右其閒容人故謂長筵

魏書孫惠蔚傳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  
夜講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  
師此儒臣加僧號之始南史劉勰傳敕與

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陳書徐孝克傳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此士大夫出家之始舊唐穆宗紀幽州節度使劉總奏請去位爲僧賜以僧衣賜號大覺隱逸傳王守慎舅秋官侍郎張知點推詔獄奏守慎同知其事守慎以疾辭因請爲僧賜號往成

焯掌錄

卷下

一

開高樓

烏丸鮮卑皆因山而得名魏志烏丸傳注引魏書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焉後魏書序紀國內有大鮮山因以爲號焉魏志鮮卑傳注引魏書亦稱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後魏書序紀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因以爲氏後周書文帝紀其俗謂天爲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并以爲氏北史其俗謂天子曰宇文宋書五行志奉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

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晉書北齊書神武紀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

呂氏春秋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淮南子齊俗訓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不易其

焯掌錄

卷下

十一

開高樓

畝漢劉向傳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蜀志關羽傳注引典略羽罵孫權曰貉子敢爾魏書僭晉司馬叡傳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周書王羅傳老羅當道卧貍子那得過資治通鑑引之亦作貉子胡三省音注貉曷各翻北方有

之似狐善睡孟康曰貉莫白切說文云北方豸種也鄭玄曰貉子曰貍郭璞曰今江東通呼貉為貍余按北方豸種乃指夷貉之貉孟子所謂大貉小貉者也此乃狐貉之貉

梁書劉杳傳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

焯掌錄

卷下

三

開萬樓

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愚按論衡齊世篇有張仲師事朱建安扶南記至隋時其書已亡杳言長頸王亦未詳按諸夷傳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南方號曰長頸王

魏了翁疑檀弓李觀疑儒行以為戰國人作後漢郭玉傳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嘗漁釣於

張仲師  
長丈二尺  
非尺二寸

涪水因號涪翁愚按黃魯直謫涪州自號用此

魏書術藝傳隸書見知於閭里者甚眾未有如崔浩之妙又崔玄伯傳清河崔衡字伯玉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又郭祚傳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浩在當時書名之重如此水經注漳水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為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

焯掌錄

卷下

三

開萬樓

建武中所修也文帝述征賦曰羨西門之嘉迹忽逕睇其靈宇隋書禮志後齊祈禱者有九焉九曰豹祠愚謂豹以有功德而祠魏齊之間輒以祈禱而致侵侮魏奚康生傳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象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北齊文宣紀天保九年夏大旱帝

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

舊唐褚遂良傳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困學記

聞云出韓子徐賢妃傳又云漆器非延叛

之方築造之而人叛

天子即位而為禕見檀弓天子即位豫作陵

諱之言方中見史酷吏傳蘇林注

魏志鄧哀王冲傳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又

邴原傳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

焯堂錄

卷下

酉

開萬樓

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太祖

乃止倉舒即冲字蓋初欲聘原女原不肯

復聘甄氏女此禮之失讀禮通考不載

漢禮樂志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張晏曰媪老

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媪海內安定富媪之

功耳舊唐王璵傳廣德二年道士李國禎

奏請置大地婆父祠堂梁鎮表云大地婆

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遼史淳

欽皇后傳童謠曰青牛媪曾避路蓋諺謂

地祇為青牛媪云大易之文輾轉承襲流

為里俗之談屢况愈下可發一粲也

莊子逸篇青鷄愛子忘親揚子法言嬰犢母

懷不父懷

晉書慕容儁載記冉閔鑄金為已象壞而不

成魏書介朱榮傳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

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象

焯堂錄

卷下

五

開萬樓

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又榮既有異

圖遂鑄金為已象數四不成皇后列傳魏

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

吉不成則不得立也道武皇后慕容氏鑄

金人成乃立之道武宣穆皇后劉氏以鑄

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明元昭哀皇后

姚氏以鑄金人不成未昇尊位

太皓太靈皆天也後漢郎顛傳太皓悅和雷



聲乃發南齊書禮志仰見太靈俯愜羣望  
漢禮樂志西顛沆碭秋氣肅殺後漢祭祀志  
作西皓

後漢禮儀志注漢舊儀曰皇帝莫視牲以鑑

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

蓋本周禮又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

燧改火明水改火習聞明火改水希所聞

也

燧堂錄

卷下

二

開萬樓

漢賈捐之傳吏民敬鄉元吳師道撰敬鄉前

後錄二字用此見黃潛所撰墓志而蘭谿縣志載其書

劉昭後漢百官志注童蒙幼子端登槐嶽之

位魏書禮志顯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為

重南齊褚淵傳裂邑萬戶登爵槐鼎南齊

崔祖思傳槐衮相襲蟬紫傳聲

牲體亦言本末儀禮公食大夫禮載體進奏

注云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

其理本在前疏云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  
本謂近上者若祭祀則進末士喪禮進抵  
注云抵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

末

史夏本紀鴻水滔天索隱曰鴻大也以鳥大

曰鴻小曰雁故近代文字大義者皆作鴻

醢人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為餅賈疏云醢

粥也以酒醢為餅若今起膠餅愚疑起膠

燧堂錄

卷下

七

開萬樓

即俗語云發酵

布單衣漢時名為通裁見士喪禮注及疏

喪大記注統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

識矣士喪禮注同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孔

疏云領為被頭側為被旁識謂記識言綴

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

儀禮喪服傳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

長婦謂穉婦為娣婦婦謂長婦為姒婦

疏云據二婦互稱謂年小者爲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爲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是以左氏傳穆姜是宣公夫人大婦也聲伯之母是宣公弟叔盼之妻小婦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云吾不以妾爲姒是據二婦年大小爲娣姒不據夫年爲小大之事也左傳子容之母走謁諸姑

焯掌錄

卷下

六

開萬樓

曰長叔姒生男正義曰幼者謂長爲姒也子容是伯華之子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諸弟皆小於叔向也故謂叔向爲長叔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也

伯華爲銅鞮大夫故大戴禮謂之銅鞮伯華叔向一名譽見檀弓汲冢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

昌黎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徵於史有三人焉漢欒布傳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魏志孔融傳注引續漢書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晉書陸雲傳爲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

焯掌錄

卷下

七

開萬樓

漢食貨志六尺爲步百爲畝陸龜蒙江湖散人傳云有田奇十萬步自注吳中以二百五十步爲一畝漢唐田畝之制不應懸絕如此

士喪禮注韝竹篋也疏云謂竹之青可以爲繫者釋文篋音篋又燕器材筮翼注云筮竹篋蓋也疏云篋竹青之皮以竹青皮爲之然則篋即篋也他書多作篋耳外孫爲外祖作傳陶潛之於孟嘉也見陶集

外孫為外王母作傳夏侯湛之於辛憲英也見魏志辛毗傳注為母作傳則鍾會也見魏志鍾會傳注

蜀志王平傳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後魏楊大眼傳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

焯室錄

卷一

十

閑萬

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

劉先主販履織席為席見蜀志先主傳宋武帝在京口賣履為業見後魏劉裕傳

典略西戎傳匈奴名奴婢為貴後魏劉裕傳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又賧

李特傳巴人謂賧曰賧

後魏長孫道生傳子彥少常墜馬道生曾孫稚子子

彥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

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五代史萇從簡傳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咲自若

穴豁投子也見房千里骰子選格序愚謂唐人力求詭異妄立新名亦如篠驂虬戶耳荀子哀公篇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楊倞

焯室錄

卷下

三

月

注謂管仲寺人勃鞞也愚按勃鞞非盜也韓詩外傳晉文公亡里鳧須從困盜重耳資而亡荀子蓋指此事戰國策文公用中山盜而戰勝於城濮

天下族望無有大於張李者故設甲乙之辭

恒以此二姓為稱儀禮士昏禮疏某子者言若張子李子也聘禮疏當賓請事於大夫之時顯此張子李子之等魏略亦有張

甲李乙之語

俗呼案酒蓋古嘗有此語儀禮鄉射注燕設  
陷具所以案酒陸璣詩疏接余鬻其白莖  
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秦漢以來山東出  
相山西出將後漢書虞詡傳諺曰關西出  
相關東出將

焯掌錄

卷一

三

是書考證經史簡核頗資於學者  
之考訂在近年新出諸說部之上  
秀峰素揚訪江都汪容甫於經見  
面而相率嘗飲於汪對琴比鄰家  
琴瑟忽大慟峯座為之羅席亦  
奇士也焦循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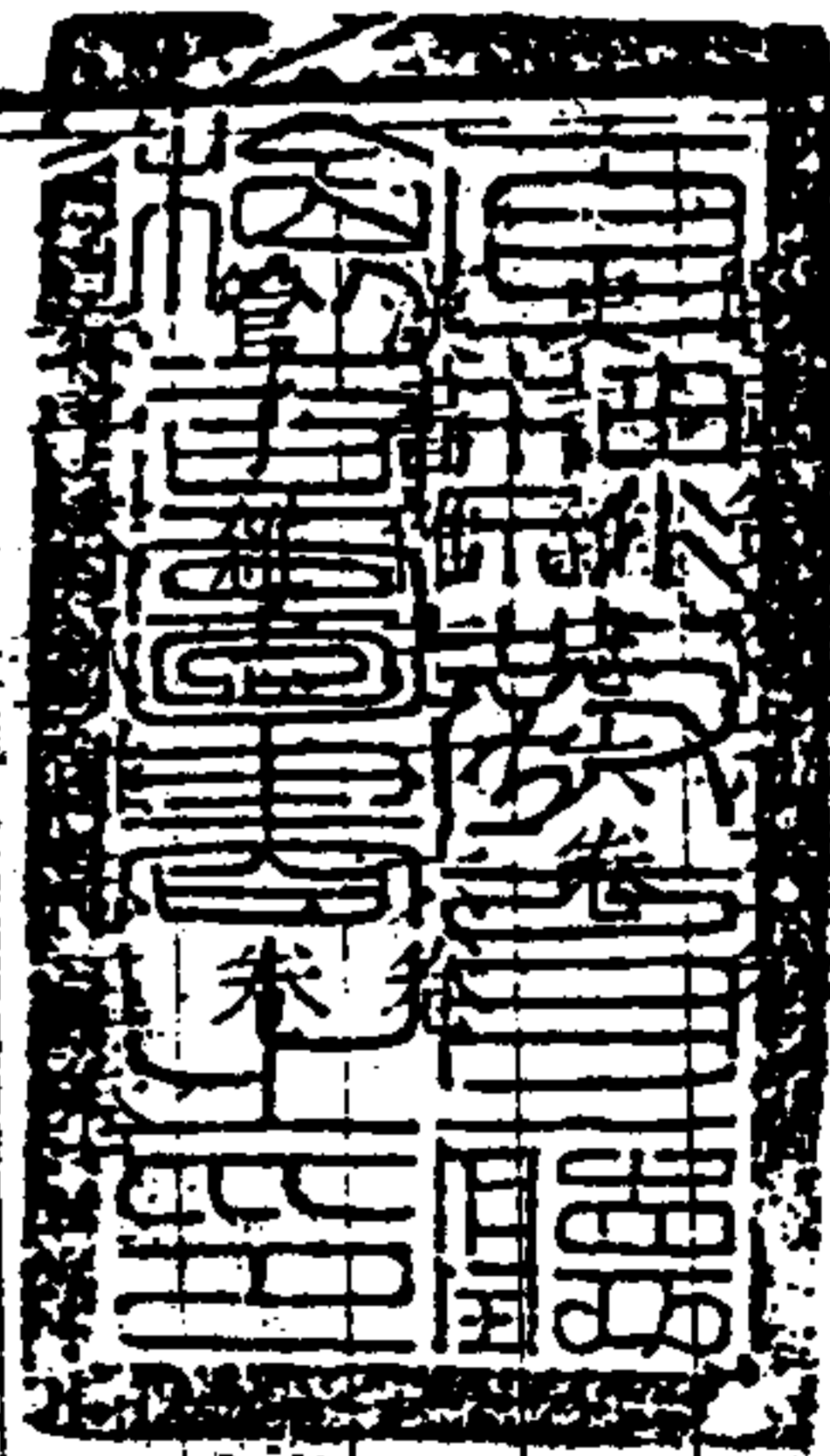




# 讀書雜誌

讀書雜誌目錄

逸周書雜誌四卷



墨子雜誌六卷

荀子雜誌八卷補遺一卷

淮南內篇雜誌廿二卷補遺一卷

志目錄

漢隸拾遺一卷

讀書雜誌餘編二卷



逸周書第一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政

度訓篇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念孫案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攻為征力征謂以力相征伐吳語曰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皆

是也又大武篇武有七制政攻侵伐陳戰鬪今本七課作六陳誤字辯見本篇

政亦與征同故與攻侵伐陳戰鬪並列而為七而孔注云政者征伐之政則誤讀為政事之政矣

力竟

志一之一

揚舉力竟盧氏抱經曰力竟疑力競之訛競盛也強也

念孫案競古通作竟不煩改字史記篇竟進爭權盧改竟為墨子旗幟篇竟士為虎旗皆以竟為競

賞多則乏

罰多則困賞多則乏引之曰賞多則乏當為賞少則乏困與乏皆謂民也民眾而罰多則民必困民眾而賞少則民必乏故上文云人眾罰多賞少政之惡也不得言賞多則乏明矣此多字即涉上句罰多而誤

成而生

長幼成而生曰順極念孫案此當作長幼成而生義曰

順極故孔注曰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今本蓋脫義字

惠而不忍人

命訓篇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於念孫案惠而不忍人當作惠而忍人此反言之以申明上文也上文言惠不忍人故此言惠而忍人則人不勝害下文均一則不和云云皆是反言以申明上文也今本作惠而不忍人不字即涉上文惠不忍人而行

六極不贏

常訓篇六極不贏八政和平念孫案贏與贏同贏者過

志一之一

二

也言六極不過其度則八政和平也廣雅贏過也開元占經順逆略例篇引七曜曰超舍而前過其所當舍之宿以上謂之贏退舍以下謂之縮班固幽通賦作贏縮項岱亦曰贏過也縮不及也考工記弓人檠榦欲孰於火而無贏鄭注曰贏過孰也皆其證孔注以贏為無常失之

一人

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念孫案一下不當有人字蓋衍文也績功皆成也爾雅功績成也說見經義述聞明王奉法以成其治幽王奉幽

以成其亂皆有所奉而其成也不同故曰奉則一也而績功不同

正民

文酌篇發滯以正民趙氏敬夫曰正疑當作振念孫案振正古不同替則正非振之誤正疑當作匡字形相似而誤也匡民謂救民也後序曰文王遭大荒謀救忠分災作大匡是也本書中言匡者多矣大聚篇曰秋發實諫冬發薪蒸以匡窮困即此所謂發滯以匡民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志一之一

三

美女破舌

武稱篇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盧曰今戰國秦策引此破舌作破少唯高誘所注本與此同念孫案美女破舌於義亦不可通舌當為后美男破老美女破后猶左傳言內寵竝后外寵二政也見閔二年傳政非政事之政當讀為正謂正也說見經義述聞隸書后字或作看與舌相似而誤東魏敬史君碑女段氏若膺說文注曰舌后字有互譌者如左傳舌庸譌后庸周書美女破后譌破舌是也

舉旗以號令 無取侵暴

既勝人案自此以下皆四字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略句此句內疑脫一字

無取侵暴念孫案取字文義不明取當為敢字之誤也無敢侵暴即所謂禁掠也若某誓之言無敢寇攘矣

引之曰舉旗以號下疑衍令字號即令也下句又有命字則令為贅文矣且此以號暴為韻下文以虧化為韻虧古讀若科化古讀呼禾反說見唐韻若號下有令字則失其韻矣

收武釋賄

允文篇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念孫案收武二字文義不明武當為戎字之誤也收戎釋賄者謂勝敵之後收其兵器古謂兵器為戎月令以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母取財賄也據孔注云收其戎器則本作收戎明矣

志一之一

四

用損憂恥

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引之曰損當為捐字之誤也捐者除也謂捐除其憂恥非徒損之而已也孔注損除憂恥亦是捐除之誤

遷同氏姓

遷同氏姓位之宗子念孫案遷本作選言選其同氏姓之賢者而立以為宗子也今本選作遷則文義不明蓋涉上文無遷厥里而誤玉海五十引此正作選

武有六制 後動撻之

大武篇武有六制與征同說見度制篇攻侵伐搏戰善政不攻



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政有四威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斂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哀四赦戰有六厲五衛六庠五虞四賦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卻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者政之因也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宏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四聚一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圍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祗人外祗字義見下條此七者侵之酌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會其穀三秋取其刈四

志一之一

五

冬凍其菘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此七者伐之機也三哀一要一不贏二喪人三擯厥親四赦一勝人必贏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此七者搏之來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五衛一明仁懷怒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撚之念孫案此篇文多譌脫又經後人刪改而諸家皆不能釐正今據鈔本北堂書鈔所引正之如左

武有六制六本作七政攻侵伐搏戰本作一曰政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七曰鬪祇因下文說鬪之事已脫落不全後人遂妄加刪改矣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本作善伐不陳善陳不戰俗書陳字作陣因誤而為搏善搏不戰則義不可通莊八年穀梁傳亦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下有善戰不鬪善鬪不敗八字亦經後人刪去書鈔武功部一所引皆不誤

政有四威五和本作政有九因因有四威五和合四與五而為九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政之因也今本無九因後人所刪書鈔武功部二有明陳禹謨又依今本刪攻有四攻五良本作攻有九開開有四凶五良凶與良對文

志一之一

六

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政之開也今本無九開開有四字且四凶誤作四攻攻有四攻則文不成義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改侵有四聚三斂本作侵有七酌酌有四聚三斂合四與三而為七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侵之酌也此條書鈔雖下文相比亦必有七酌酌有四字書鈔有七者侵之機也今本無七機機有四字書鈔云凡此七者陳之來也今本無陳字皆誤作搏又無七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搏有三哀四赦本作陳有七來來有三哀四赦故下文云凡此七者陳之來也今本無陳字皆誤作搏又無七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

戰有六厲五衛本作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今本無十  
一振振有五字書鈔武合六與五而為十一故下文云  
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刪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  
今本無此九字字詳見下

六序五虞本作開有十一客客有六廣五虞今本無開  
客有七字六廣作六序則義不可通書鈔故下文云凡  
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改此十一者闕之客也  
今本無此九字字詳見下

四賊一內姓二外嬖三友朋四同里書鈔武功部引此  
一二三四下皆有日字凡篇內之一二三四五六書鈔  
皆作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曰六曰陳皆  
同里作同盟陳依今本改皆於義為長此九者政

之因也書鈔此上有凡字篇內兩言此九者三言此七  
者書鈔此上皆有凡字陳皆

志一之一

七

依今本刪亦於義為長  
四攻本作四凶辭已見上書鈔武功部六  
凶下本無者

字上下文皆無此例書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  
四攻行利書鈔行利作兵利陳依今本改亦於義為長

三哀一要不贏今本贏誤作象梁二德人三擯厥親  
人本作喪民人今本脫民字則句法參差書

明藝攝官案此下有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九字而今  
本脫之書鈔武功部六

五虞案此上有六廣一曰明令二曰明醜明醜即明恥  
年左傳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祭公篇厚顏忍恥即忍

恥高注呂覽節委篇及秦策並云醜恥也又注呂覽不

侵篇云醜或作恥醜聲近而義三曰明賞四曰明罰  
同故古多通用說見漢書賈誼傳五曰利兵六曰競竟凡二十六字而今本皆脫之  
有書鈔依今本刪又後動然之下有凡此十一者闕之客也九字而  
今本亦脫之書鈔有陳

案上文云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故此說六厲五  
衛既畢而總言之曰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若六廣五

虞乃闕之事非戰之事故曰凡此十一者闕之客也客  
之義未詳祇因脫文甚多遂致混戰闕為一事後人不知五

虞為闕之事非戰之事故遠據後以刪前存戰而去闕去  
闕則七制缺其一於是改為六制矣其餘以意刪改者

志一之一

八

甚多幸賴書鈔所引不誤可以逐段校正而陳禹謨不  
曉文義又依俗本周書刪改故具論之

祇人外 祇民之夙  
祇人外孔注曰祇敬又文政篇祇民之夙注曰敬夙勸

夙也念孫案祇之言振也振救也見說文及月令哀公  
注周語魯言救人之夙救民之夙非敬夙之謂也楚辭

離騷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祇振也言干進  
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也王注亦云

辭見楚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皋陶謨曰嚴祇  
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柴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

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

有功無敗

念孫案爾雅功勝也周官大司馬若師有功若師不功

鄭注與爾雅同燕策亦云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

強轉

大明武篇藝因伐用是謂強轉念孫案強轉二字於義

無取且轉字與下文之暑處賈女下韻不相應轉當為

輔字之誤也藝即上文十藝也輔助也言用此十藝以

伐人則戰必勝攻必取是為我軍之強助也

代興

志一之一

九

小明武篇五教允中枝葉代興盧曰代興當是代舉方

與上下韻協念孫案舉字古通作興說見經義述聞禮運因譌而

為興

不賓祭

大匡篇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孔注曰不賓殺禮引之

曰不賓祭當作不祭羅匡篇云大荒有禱無祭正所謂

祈而不祭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亦云大侵之禮鬼神

禱而不祀祈而不祭為句服漱不制為句今本作不賓

祭者賓字涉下文非公卿不賓而衍祈與不賓義不相

屬且下文云賓不過具則不得言不賓明矣孔注亦當

作不祭殺禮周官荒政有省禮即孔所云殺禮也今本

登

不祭作不賓者亦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

哭不畱日登降一等念孫案登降一等義不可通登疑

祭字之誤自哭不畱日以下三句皆指喪事而言言有

喪事則哭不畱日而其祭亦降一等所謂凶荒殺禮也

津不行火

故孔注曰降一等為荒廢之

程典篇津不行火數林不伐引之曰津非行火之地津

志一之一

十

疑當為澤草書相似而誤也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

燒句

六容

火之燒是澤為行

火之地

鄭係篇外用四燹五落六容七惡下文云六容一游言

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亡因

或作因作事應時時乃密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念孫案

四燹五落六容七惡皆用之於敵國也然容字義無所

取疑是容字之誤自游言以下六事皆謂散游容於敵

國以陰取之也故曰六容各與燹落惡為韻客古讀春

韻正義古音當各反故說文畫作畫從畫聲周官甸

氏掌除蠹物按書畫作畫商子脩篇篇此民之蠹也與

陳為韻陳古讀若卻荀子勸學篇魚枯生蠹與作  
為韻韓子凶微篇木之折也必通囊與隙為韻 若作  
容則失其韻矣上文之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亦以  
衛厲敗葛為韻

適無見過過適

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述念孫案此文本作  
無見過過無好自益以明而述三句各四字而以適益  
迹為韻適讀為謫無見過謫者無見責於人也廣雅謫  
過責也商頌殷武篇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呂氏春  
秋適威篇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高注曰  
過責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適過  
猶過適也今本無見過上衍一適字過下又衍一過字  
則文不成義

兆墓

大開篇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念孫案兆墓二字義不可  
通當是兆墓之誤九開當為大開九大字相似周官大  
器之舞鄭注九聲讀當為大詔字之誤也管司樂九  
子四時篇天暑乃至今本大字亦誤作九 又涉前九  
開篇而誤也大開二字即指本篇篇名而言兆墓大開  
開厥後人者兆始也爾雅肇始也通作兆哀元年左傳  
言始基此大開之謀以開後人也後序云文啟謀乎後  
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是其證

禱無愛玉

引之曰愛字義不可通當是愛字之誤愛吝惜也禱神  
必用玉無或吝惜其玉而不用故曰禱無愛玉哀二年  
左傳衛太子禱曰佩玉不敢愛杜注不敢愛故以祈禱  
是也

時維暮春

文傳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念孫案時維暮春  
周書文無此例時字必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所引已  
與今本同見盧泰誓正義引作惟暮春大雅文王正義  
引作惟暮之春之字蓋後人依周皆無時字  
頌臣工篇加之

志一之一

脫文十五 至無日矣

三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會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  
無兼年之會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念孫案此下  
有國無兼年之會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十五字而今  
本脫之上文云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  
聚何以備之是專指有國者而言故此引夏箴以明家  
國一理之意若無此十五字則但言家而不及國與上  
文不合矣據孔注云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此  
正釋國無兼年之會以下十五字若無此十五字則又  
與注不合矣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會者

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會者子非其子也即是約舉此篇之文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墨子不合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文部四玉海三十一所引皆有此十五字

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案羣書治要作禍至無日矣今本脫禍字則義不可通

脫文十二 其如天下何

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念孫案不明上有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而今本脫之其注文有變化之頃謂其疾七字而今本亦脫之明開塞禁舍

志一之一

三

者二句正對下不明者而言今脫此二句則語意不完矣下文其如天下何本作其失天下如化祇因上文及注皆已脫去後人遂不解如化二字之意而以意改之曰其如天下何不知如化者言其速也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取天下必速故曰取天下如化不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失天下亦速故曰失天下如化兩如化上下相應今改爲其如天下何則失其旨矣小稱篇曰民服如化小明武篇曰勝國若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皆言其速也故孔注曰變化之頃謂其疾羣書治要作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下引孔注變化之頃

云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今據以補正

王始

令行禁止王始也盧曰王始疑是王治念孫案王始也本作王之始也王讀王天下之王令行禁止則可以王天下故曰令行禁止王之始也上文曰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即是此意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正作王之始也

成

采武篇以信爲動以成爲心盧曰以成趙疑是以誠念孫案誠古通作成不煩改字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非誠質者也周書誠作成小戴

志一之一

十四

記經解篇衡誠縣注誠或作成墨子貴義篇子之言則成善矣成即誠字

以匡辛苦

和均口里以匡辛苦孔注曰匡正也念孫案匡救也說見文酌篇

靡適無口

靡適與敵同無口念孫案闕文當是下字靡適無下者無猶不也見薛綜東京賦注餘詳釋詞此承上以德爲本云云而言言

如此則靡敵不下也下與序苦鼓武下爲韻允文篇靡適不下亦與語武所戶字補土爲韻以是明之

告

大開武篇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念孫案歲之有秋云云乃取譬以明之則告當為若下文若農之服田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響之即其證若與告字相似而誤

騰上

寶典篇倫不騰上上乃不崩孔注曰不騰不越念孫案騰上當為上騰騰與崩為韻九德皆用韻之文

出禱

鄴謀篇由禱不德不德不成念孫案由禱不德當為曲禱不德故孔注曰曲為非義神不德之曲與由字相似而誤

志一之一

五

天下不虞周

寤傲篇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念孫案下與不字形相似不字蓋涉下字而誤衍也天下虞周驚以寤王者孔注曰虞度言唯天下度周故驚以寤王也上文曰今朕寤有商驚子若作天下不虞周則義不可通

無虎傳翼

無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會念孫案韓子難勢篇引此虎上有為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李善注東京賦引此亦有為字

逸周書第一

志一之一

六

逸周書第二

讀書雜誌一

高鄧王念孫

比

武順篇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引之曰比象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不得言比則不順比當爲北字之誤也北古背字說見漢書高紀故曰北則不順孔注比者比同也失之

惟風行賄

和寤篇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念

志一之二

一

孫案惟風行賄文不成義行下當有草字而今本脫之言民之歸惠如草之應風也其賄賄無成事五字上仍有脫文大意謂賄不可以致民若用賄則必無成事也孔注曰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是其證

合于四海

武寤篇王克配天合于四海孔注曰德合四表引之曰配合皆對也爾雅曰妃與配同合對也合于四海猶大雅言對于天下耳合與荅古同義宣二年左傳注合猶荅也荅亦對也

右擊之

克殷篇乃右擊之以輕呂念孫案持劍必以右手無須

言右擊之上文擊之以輕呂不言右史記周本紀亦無右字蓋衍文也或以右爲又之誤亦非上文已言王又射之三發則無庸更言又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二引此無右字

乃出場于厥軍

念孫案此下當有明日脩社及宮之事而今本脫之孔注曰治社以及宮是其證史記曰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紂宮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帝王世紀曰明日王命除道脩社皆本於周書也又案孔注治社以及宮下又云徹宐去者宐居者居遷也注有脫文則此處脫文尙多然皆不可考矣

志一之二

二

秦王

秦顛闕天皆執輕呂以秦王念孫案秦王當依史記作衛王上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孔注曰二公夾衛王也則此秦顛闕天亦是執劍以衛王不當言秦王也秦字蓋涉上文叔振奏拜假而誤注云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失之

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

念孫案此本作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故孔注曰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錢作財乃後人以晚出古文尙書

改之又脫去散字太平御覽資產部錢類引此作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史記作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而今本史記亦改錢爲財矣辨見史記

路徑

文政篇七閭不通徑八家不開刑九大禁不令路徑孔注曰刑法也不令不宣令也念孫案大禁不令下不當有路徑二字路徑當爲徑路乃注文非正文也徑路是釋徑字刑法也是釋刑字不令不宣令也是釋不令二字

遠慎而近類

志一之二

三

念孫案爾雅慎誠也小雅白駒篇慎爾優游巧言篇予慎無罪毛傳竝與爾雅同禮器說禮之以少爲貴者曰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曰少其牲物致誠慤是古謂誠爲慎也類卽貌字也史記商君傳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孔注周祝篇曰貌謂無實是貌與慎意正相反遠慎而近類者遠誠慤之士而近虛誕之人也盧謂類與貌同失之

位長

位長以遵之念孫案位長本作伍長下文什長以行之什長與伍長文正相對大聚篇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

十夫爲什以年爲長此之謂也今本伍長作位長則文義不明蓋以伍位字形相似而誤玉海六十七引此正作伍長

土地之宜

大聚篇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趙曰土地之宜土字疑行以下句言水土之便故也念孫案趙說非也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土地之宜與水土之便對文刪去一字則句法參差矣且注文有土宜二字則正文本作土地之宜甚明

闕闕脩道

志一之二

四

念孫案闕闕脩道文不成義闕本作闕闕脩道皆所以來遠人故下文言遠旅來至闕人易資也俗書闕字作闕闕字作闕二形相似而誤說見史記西南夷傳玉海二十四六十引此竝作闕闕

畜五味以備百草

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念孫案下句當作畜百草以備五味百草與百藥對文今本百草與五味互易則義不可通

有生而不失其宜 天不失其時

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



天不失其時念孫案有生而不失其宐本作土不失其  
宐上文曰因其土宐以為民資文傳篇曰土不失宐皆  
其證今本土誤作生又衍有而二字則文義不明且與  
下三句不類矣天不失其時本作天下不失其時王者  
因時布令故天下不失其時若云天不失其時則非其  
旨矣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則天之不失時非因王  
政而致然也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九  
引此竝作土不失其宐天下不失其時

農民

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念孫案此本作水性歸下民性歸

志一之二

五

漢書食貨志民性趨利如水走下民性與水性對文民字總承上文士  
農商賈而言非專指農民而言今本作農民者即涉上  
農民歸之而誤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性歸利

求

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念孫案求當為  
來字之誤也隸書來求相似故書傳中來如脩文德以  
來字多誤作求詳見楚策來之之來下句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至與來正相應又  
下文不召而民自來尤其明證也今本來作求則非其  
旨矣玉海二十六引此竝作來又周祝篇觀彼萬物  
且何為求亦來之誤虛已辯之

舊玉億有百萬

世俘篇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念孫案此文本作  
凡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億有八  
萬乃佩玉之數非舊寶玉之數今本舊上脫得字舊下  
脫寶玉萬四千佩六字八萬又誤作百萬鈔本北堂書  
鈔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  
玉億有八萬陳馬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  
部三竝同今本類聚佩下脫玉億二字初學記器物部佩下亦引武  
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

我北望過于有嶽不願瞻過于河

志一之二

六

度邑篇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不願瞻過  
于河宛瞻于伊雒虛本依史記周本紀改不為鄙改願  
為顧念孫案史記作北望嶽鄙顧瞻有河則此亦當作  
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徐廣史記音義引此  
亦云北瞻望于有河今本有字誤入上句嶽字上則與  
史記及徐廣所引皆不合

曰

其曰茲曰度邑念孫案上曰字義不可通玉海十五引  
作其名茲曰度邑是也度邑即本篇之篇名故曰名茲  
曰度邑

建蔡叔霍叔 三叔 囚蔡叔

作雒篇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又下文云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注氏容甫進學曰略疑當作唯又云降辟三叔又云乃囚蔡叔于郭凌引之曰蔡叔二字乃後人依東晉古文尚書加之下文三叔本作二叔囚蔡叔本作囚霍叔說見經義述聞三監下

九畢

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念孫案書傳皆言畢無言九畢者玉海十五引此作九里據孔注以為成周之地近王化則作九里者是也蓋里畢字相似又涉上文葬武王於畢而誤

志一之二

七

同室克追

予畏同室克追孔注曰周公追畏尊王也謝氏金圃曰同室克追當是周室克追之譌注追畏尊王之語殊不明案注文蓋有脫誤念孫案初學記居處部引此本作予畏周室不延延誤為追後人因改為克追耳謝以同為周之誤是也而改克追為克造則與畏字義不相屬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

盧曰水經注水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沈改七為六不知何據郭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念孫案城

方七百二十丈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初學記居處部太

平御覽居處部二十玉海百七十三引此城上皆有立字蓋古本也七百皆作六百與水經注異未知孰是沈七為六蓋木於此郭方七十里類聚初學記御覽玉海皆作七十二里與宋本同當據以訂正

國西土

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盧云水經注國作因念孫案水經注是也上注云因連接也謂連宗周為方千里也漢書地理志曰雒邑與宗周近封畿為千里是其證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亦作因

志一之二

八

立城

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盧曰立字疑衍前編大縣下亦作立城念孫案玉海十五引此大縣小縣下皆作立城正與通鑑前編同且上文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城上原有立字辯見上與此文同一例則是今本大縣下脫立字非小縣下衍立字

日月星辰

乃設邸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會念孫案日月星辰四字本作農星二字漢書郊祀志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則靈星張晏曰龍星左角為天田則農祥也晨之祀自古有之見而祭之靈星蓋即周書所謂農星也後人不解農星而改為日月星辰謬矣藝文類聚禮部上兩引此文竝作農星先王皆與倉太平御覽禮儀部六及十一玉海九十九所引竝與類聚同

以為土封

燹以黃土直以白茅以為土封盧曰以為土封本一作以土封之念孫案一本是也以土封之謂各以一方之土封之故下句云受列土於周室也若云以為土封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禮儀部八藝文類聚禮部中初學

志一之二

九

記禮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二禮儀部十一玉海九十九竝引作以土封之

復格

復格藻稅孔注曰復格累之柎也惠氏半農曰復格即復笮引之曰諸書無謂笮為格者格當為格音字或作桑或作節謂柱上方木也說文格構植也櫨柱上柎也倉頡篇曰柎柱上方木也見文選魯靈爾雅柎謂之桑李巡曰柎今柎也位正義明堂位山節藻稅鄭注曰山節刻構虛為山也柎或謂之芝柎魯靈光殿賦芝柎橫羅以啟春張載曰芝柎柱上節方小木為之長三尺

故孔云復格累芝柎也格笮一聲之轉故廣雅云格謂之笮然則笮也格也柎也芝柎也柎也構植也六者一物也格為柱上方木稅為梁上短柱故以復格藻稅連文猶禮記論語之以山節藻稅連文也格與格字相似世人多見格少見格故格誤為格矣

會羣門

皇門篇周公格于左闕門今本脫于字據玉海補會羣門念孫案會羣門三字義不可通當為會羣臣後序云周公會羣臣于闕門以輔主之格言以上疑脫語字作皇門是其證今本臣作門者涉上句左闕門而誤玉海九十二百六十九

志一之二

十

引此竝作會羣臣

開告于子嘉德之說

維其開告于子嘉德之說引之曰此本作維其開告于子嘉德之說故孔注曰開告我於善德之說也殷庚曰子告女于難彼以告女于連文猶此以告于子連文也下文資告子元亦以告子連文今本于字在于字下則義不可通

之不綏于嗣

我聞在魯有國誓與誓同王之不綏于嗣引之曰哲王之不綏于嗣文義不明之疑當作亾與罔同綏安也嗣

憂也始於憂勤者終於佚樂哲王之憂乃其所以得安也故曰在管有國哲王罔不綏于鄙下文言罔不者多矣罔與亾古同聲而通用亾隸或作亡其草書與之字相似因誤而為之晏子春秋雜篇播亾在於四方今本亾誤作之是其證

先用有勸

引之曰先字於義無取疑克字之誤克用有勸者克用有勸於羣臣也多方曰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於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文義竝與此同上文曰用克和有成下文曰戎兵克慎軍用克多亦與此

志一之二

十一

克字同義克與先草書相似故克誤為先

遠士

王用奄有四鄰遠士盧曰遠士卜本何本作遠士念孫案作遠士者是也上言奄有故下言遠士魯頌閟宮篇奄有下土是也玉海百六十九引此正作遠士

維時及

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于非夷趙云及疑是反字引之曰及當為乃言後嗣不見先王之明法於是乃相學於非常也乃字不須訓釋若及字則費解矣孔注但云為是相學於非常而不言及故知及

為乃之誤

以昏求臣 俾無依無助

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肩惠聽無辜之亂注諸善也民亂是羞于王注言順不進辭于王趙曰或是王阜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注阜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念孫案此文顛倒錯誤今改訂如左

以昏臣昏臣二字連讀下文譬若匹夫之有昏妻注威不詳不肩惠聽無辜之辭乃惟不順之辭是羞于王

乃惟不順之五字本在辭是羞于王阜求良言謂大

王上故注曰言進不順辭于王

志一之二

十二

求善言也故注曰阜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據此則阜良二字之閒原有求字明矣于是

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今本求

字誤入上文昏臣二字之閒兩辭字皆誤作亂乃惟不

順之五字又誤入下文良言二字之閒則義不可通盧

改併上下文又改下亂字為辭而以亂辭二字連讀則

愈不可通

婚妻 自露厥家

是人斯乃讒賊媚嫉以不利于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子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念孫案婚妻本作昏妻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據孔注云喻昏臣也則

本作昏妻明矣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泆底以露其體謂敗其體也莊子漁父篇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田疇穰都邑露齊策其百姓罷而城郭露露皆謂敗也字或作路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言讒賊媚嫉之人專家乃路謂國家敗也解者多失之權以敗國亦若昏妻之專寵以敗家也孔云言自露於家謂美好蓋未解露字之義

媚夫 會蓋

媚夫有邇無遠乃會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引之曰媚當為媚字之誤也下媚夫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媚生於如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如媚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媚媚亦如也義見禮記三卷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如媚王充論衡云如夫媚婦益知媚是如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賁赫耳不得言

志一之二

志

媚案五宗世家索隱亦云媚鄭氏作媚潛夫論賢難篇如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今本媚字亦誤作媚爾雅釋宮榘謂之梁榘文榘或作榘蓋榘書眉字或作眉與眉相似故從眉從眉之字傳寫往往誤潤鄭注大學曰媚妬也此媚夫二字正承上文讒賊媚嫉言之非謂其佞媚也不當作媚明矣會蓋二字義不相屬會當為會爾雅會蓋也字通作掩孔注云掩蓋善夫是其明證矣會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亦承上文媚嫉言之大學引秦誓曰媚嫉以惡之又曰而遠之俾不通正此謂也會與會字相似故會誤為會盧云會猶日月會之會失之

兆厥工

大戒篇朕聞維時兆厥工念孫案兆厥工三字文義未明孔注曰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據此則正文兆下當有正字

匿

克禁淫謀眾匿乃維念孫案匿古隱字說見管子隱惡七法篇也言能禁淫謀則眾惡皆塞也

無口其信

無口其信雖危不動念孫案闕文是轉字轉者移也上守信而不移則下親其上雖危而不可動矣故曰無轉其信雖危不動孔注曰轉移是釋正文轉字也下文曰

志一之二

志

上危而轉下乃不親正與此文相應

口口以昭

口口以昭其乃得人念孫案闕文是貞信二字此承上文無轉其信而言信不轉故曰貞信以與己同上之貞信已昭則下莫不為上用故曰貞信已昭其乃得人也孔注曰貞信如此得其用也是其證

逸周書第二

高郵王念孫

有春夏秋冬

周月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念孫案歲下更有歲字而今本脫之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正作歲有春夏秋冬

中氣

中氣以著時應念孫案中氣上有月有二字而今本脫之月有中氣以著時應與上文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文同一例下文十二月中氣皆承

志一之三

一

此月有二字言之文選顏延之謠曲水詩注及太平御覽竝作月有中氣

雙奪后

時訓篇螟蛉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雙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念孫案雙奪后下少一字則文義不明且韻與上下不協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此作雙奪后命是也命與漫姓為韻命字古音本在韻部自周秦間始之字古或與評部通故漫與命姓為韻管子內業篇曰凡人一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淮南原道篇曰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要略曰時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衰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大元聚測日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嗜嗜樂淫行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皆其例矣

腐草化為螢

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引之曰螢本作蛙後人習聞月令之腐草為螢故改蛙為螢耳蛙即蠲之俗字說文蠲馬蠲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為蠲蛙從圭聲圭蠲古同聲故小雅天保吉蠲惟饒之蠲釋文蠲古元鄭注周官蟾氏土虞禮記竝引作圭腐草為蠲之蠲作蛙亦猶是也唐段公路北戶錄引周書正作腐草為蛙公路誤解蛙蓋不知為是其明證乃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七竝引作螢蓋本作蛙字後人以月令改之也呂氏春秋季夏篇腐草化為蚺高注蚺馬蛙也蚺讀如蹊徑之蹊聲與圭亦相近即蠲之或體也而今本

志一之三

二

呂氏春秋作腐草化為螢蚺字獨有公路所引尚足亦後人所加盧氏抱經已辯之見周書之舊亦考古者之幸矣

邪病

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念孫案邪病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疾病部六竝引作民多欬病是也鈔本御覽時序部十作劾病明是欬病之誤而刻本御覽乃改為疾病謬矣

下臣

羣鳥不羣羞下臣驕慢念孫案下臣本作臣下謂羣臣也燕義曰臣下竭力盡能是也若倒言之則文義不明

士楷見禮日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非此之用

竝作臣下驕慢

雷始收聲 雷不始收聲  
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引之曰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此後人依俗本月令改之也下文雷不始收聲亦本作雷不始收說見經義述聞月令

淫佚 甲蟲

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為害盧云御覽佚作汰或泆字之譌念孫案盧說非也汰賴害三字於古音屬祭部轉人聲則入月部

志一之三

三

佚字屬質部轉去聲則入至部至與祭質與月古音皆不相通見段氏六書音均表此唯情於周秦之音者乃能辨之下文母后淫佚自與一嫉為韻不得與賴害為韻也昭元年左傳注曰汰驕也

俗作汰非諸侯淫汰猶言諸侯放恣耳今本作淫佚即涉下文母后淫佚而誤藝文類聚引此亦作淫汰

咎徵之咎

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雖不入大水國多淫媮念孫案咎徵之咎文不成義此後人妄改之以就韻也不知負媮二字古皆讀如否泰之否說見唐韻正與咎為韻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作災咎之徵是也

徵轉 為宮商角徵羽之徵故徵驗之徵亦轉而與負媮為韻古人不以兩義分兩音也凡蒸之二部之字

古音或相通上去二聲亦然故洪範之念用庶徵亦與疑為韻字三者云縣屬焉城音慈一首張里反他若鄭風雝佩以贈之與來為韻宋玉神女賦復見所夢

音莫登反說與喜意記異識志為韻賈子連語篇其離見唐韻正

之若崩與期為韻皆其例也說文崩從邑崩聲讀若陪

志一之三

四

生漢書馮作每司馬相如傳歲檢若燕漢書檢作持此皆蒸之二部相通之證

鳴鳥

大雪之日鳴鳥不鳴盧云鳴鳥鳴且也御覽鳴作鶉序

十亦可通本或作鶉或作鶉皆誤引之曰書傳無謂鶉巨為鶉鳥者鶉鳥本作鶉且唐月令避睿宗諱改鶉且為鶉鳥校逸周書者依唐月令亦改為鶉鳥御覽所引者是也

鶉鳥也渴鳴與鶉且同又云鶉似雉出上黨是鶉且與鶉異唐人改鶉且為鶉鳥則與似雉之鶉無別校周書者依唐月令作鶉鳥非也今本作鳴作鶉作鶉則又鶉

之謬矣皆從月令原文作賜且然後復周書之舊

仁義所在

謚法篇仁義所在曰王孔注曰民往歸之盧曰在史記

正義作往非念孫案往字是也後人不解仁義所往之

語故改往為在予謂廣雅歸往也廷歸也廷與仁義所

往猶言天下歸仁耳古者王往同聲而互訓莊三年穀

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王也者天下之

往也漢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為王矣大雅板篇及爾

出王毛傳王往也呂氏春秋頌說篇桓公則難與往

也高注往王也是王與往聲同義同而字亦相通故

曰仁義所往曰王若云仁義所在則非古人同聲互訓

之旨天下皆以仁義歸之則天下皆往歸之矣故孔曰

長弟

愛民長弟曰恭孔注曰順長接弟念孫案孔言順長接

弟則以長弟為長幼失其旨矣予謂長弟者仁愛之意

齊語曰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吳語曰將不長

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韋注弟猶幼也言晉不

弟為仁愛之義故曰愛民長弟曰恭創言之則曰弟長

鄉飲酒義曰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焉字屬下讀說

無遺言德厚之偏及於眾也正義謂子非命篇曰人則

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趙敏曰窮有弟長辭讓

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不二

純行不二曰定孔注曰行壹不傷念孫案不傷與不二

異義若正文作不二則注不得訓為不傷今考不二本

作不爽爾雅曰爽差也爽忒也衛風氓篇女也不爽小

雅蓼蕭篇其德不爽毛傳竝云爽差也故曰純行不爽

曰定定即不爽之謂而孔以不爽為不傷者本篇云爽

傷也淮南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今本稿爽作爽

高注云厲爽病傷滋味也是爽又訓為傷與此爽字異

義孔以不爽為不傷其誤實由於此然據此知正文之

志一之三

本作爽矣後人改爽為二則與孔注不合史記正義引

此正作純行不爽後漢書蔡邕傳注純行不差曰定差

亦爽也義即本於周書

叡圉

叡圉克服曰莊孔注曰通邊圉使能服也念孫案叡與

邊圉義不相屬雖叡可訓為通而通邊圉不可謂之叡

圉也予謂圉者疆也下文曰威德剛武曰圉大雅蒸民

篇不畏疆禦漢書王莽傳作強圉楚辭離騷澆身被服

強圉兮王注曰強圉多力也是圉與疆同義叡圉克服

者既叡智而又疆圉能服人也叡圉二字兼智勇言之



繫辭傳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楚語曰謂之睿聖武  
公上文曰威彊敵德曰武此文曰敵圍克服曰莊其義  
一也莊之言壯也兵甲亟作曰莊敵圍克服曰莊勝敵  
志強曰莊外於原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五莊字並與  
壯同義故莊壯古字通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壯本或作莊檀弓衛有大史曰  
釋文莊一本作壯鄭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莊本又作壯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從處

恐懼從處曰悼孔注曰從處言險圯也念孫案險圯二字與從處義不相近未解注意云何從疑當讀為聳聳

志一之三

七

懼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又襄四年傳邊鄙不聳昭十九年傳駟氏聳杜注竝曰聳懼也說文  
本作悞或作悞又作悞或作悞恐懼聳處者謂居處不安聳然而懼也作從者借字耳漢紀孝武紀一方有急四面爾雅竦恐懼懼也郭注曰懼即悞也趙策曰愁居懼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彼言懼處猶此言聳處矣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莊子山木篇曰振動悼慄呂氏春秋論成篇曰敵人悼懼憚恐是悼亦懼也故曰恐懼聳處曰悼

聳敵行成曰直

念孫案爾雅肇敵也郭注引書肇率車牛是肇與敵同義論語曰敏於行故曰肇敵行成孔訓肇為始云始疾行成言不淡也失之

秉順也

盧曰順字可疑念孫案此釋上文之秉德不回曰孝也孔彼注曰順於德而不違即用此訓又上文秉德遵業曰烈秉德與遵業連文亦謂順前人之德遵前人之業故此竝釋之也

率公卿士

明堂篇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

志一之三

八

念孫案率公卿士本作羣公卿士侍於左右謂侍於周公之左右也今本作率公卿士者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耳上文既言周公攝政君天下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則此負扆南面立者即周公也乃又言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則率公卿士者果何人邪此理之不可通者也玉海九十五引此正作羣公卿士

宗周明堂之位也

念孫案玉海引宗周上有此字是也今本脫此字則文不足意明堂位亦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

念孫案明堂下有音字而今本脫之文選東都賦注引有者字明堂位亦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堂之制

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大廟左為左介右為右介

右文八十一今本脫去盧據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及

隋書宇文愷傳補入然御覽室中方六十尺下無戶高

八尺廣四尺七字而隋書有之其所引與御覽亦互有

志之三

九

詳略又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引室中方六十尺下亦無戶高八尺云云而有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九字亦互有詳略

涿鹿之河

嘗麥篇崑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盧曰河或當作阿

梁氏處素曰據史記五帝紀注涿鹿山名阪泉一名黃

帝泉至涿鹿與涿水合蓋所謂涿鹿之河河字似不誤

念孫案盧說是也涿鹿山名涿水名阪泉至涿鹿與涿

水合不得即謂之涿鹿之河也五帝紀曰黃帝邑于涿

鹿之阿正義曰涿鹿故城在涿鹿山下即黃帝所都之邑水經灤水注曰涿水

東北流涇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遷其民于涿鹿之阿即於是處也則河字明是阿字之誤且諸書皆言戰於涿鹿之野不言戰於河也

是威厥邑

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念孫案威字義不可通疑是威字之誤威即滅字小雅正月篇衰如威之昭元年左傳威作滅史記周本紀不顯亦不賓滅逸周書滅作威秦詛楚文伐威我百姓漢成陽靈臺碑與威繼絕並與滅同類種也言國都既滅無有種類也

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

本典篇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正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

志之三

十

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念孫案非不念而知文義不明當作非不念念而不知前大戒篇曰非不念念不知是其證故問伯父文選魏都賦注新漏刻銘注齊故安陸昭王碑注並引作敬問伯父是也下文又云幼愚敬守以為本典

能求士口者智也

念孫案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句法上下相同則上句不當有關下文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正所謂能求士者智也其無關文明矣玉海六十七引此無關文

考言

官人篇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念孫案考言當  
作考志下文自方與之言以觀其志以下皆考志之事  
非考言之事又曰弱志者也志治者也則當作考志明  
矣今作言者蓋因篇內多言字而誤大戴記文王官人  
篇正作考志下文此之謂考言同

醉之酒 從之色

醉之酒以觀其恭從與縱同之色以觀其常念孫案酒色  
二字後人所加也醉之以觀其恭文義已明無庸更加  
酒字若縱之以觀其常則非止一事但言色則偏而不

志一之三

十一

具矣且喜之怒之醉之縱之遠之昵之六者相對為文  
則原無酒色二字可知羣書治要作醉之以觀其失縱  
之以觀其常大戴記作醉之以觀其不失縱之以觀其  
常皆無酒色二字

心遷移 氣慄懼

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攝今本作攝據文選注後漢書注引改以威而氣  
慄懼盧曰李善注東都賦引慄懼作慄慄念孫案此文  
本作導之以利而心移臨攝以威而氣慄玉篇慄徒類  
切恐懼也今本作氣慄懼者閱者旁記懼字而寫者因  
誤入正文後人不知又於上句加遷字而以遷移對慄

懼斯為謬矣後漢書章德寶皇后紀注引周書有懼字  
亦後人依誤本加之班固傳注引案上文云淡導以利而心不移此云導之以利而心移移與不移正相對不當增入遷字上文云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此云臨攝以威而氣慄慄與不卑亦相對凡人懼則其氣卑下故東都賦言慄然意下也若云臨攝以威而氣慄懼則大為不詞大戴記作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舊本如是盧以威而易攝攝與慄同義而上句無遷字下句亦無懼字李善注東都賦云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氣慄慄猶恐懼也則周書本無懼字明矣盧引李注以慄慄連讀失

志一之三

十二

難決以物

難決以物難說以言今本脫言字盧已辯之念孫案決當為設難  
設以物正與上文設之以物相應上文設之以物而數  
決數與連同言其智也此云難設以物難說以言者設之以  
物而不能決說之以言而不能喻言其愚也今本設作  
決即涉上文數決而誤大戴記作難投以物投亦設之  
誤則本作設明矣

和氣

和氣簡備勇氣壯力引之曰和當為知知與智同智氣

勇氣對文知和字相似又涉上文溫和而誤大戴記正作智氣

以其隱觀其顯

念孫案此本作以其顯觀其隱人之聲顯而易見其心氣則隱而不可見故曰以其顯觀其隱即上文所云聽其聲處其氣也今本顯隱二字互易則義不可通大戴記作以其見占其隱見亦顯也

薦然

怒色薦然以侮引之曰薦字義不可通薦當為弗字形相近而誤也弗與薦同孟子公孫丑篇曾而薦然不悅

志一之三

三

趙注曰艷然愠怒色也音義艷丁音勃張音佛楚策曰王怫然作色怫與弗皆艷之俗字也莊子人間世篇賦从不擇音氣息弗然義與艷然亦相近大戴記作怒色拂然以侮拂亦艷之俗字以是明之

瞿然以靜

憂悲之色瞿然以靜念孫案玉藻說容之視容曰瞿瞿梅梅則瞿然乃視容非色容也又案經傳中凡言瞿然者皆是驚貌說文作瞿云舉目驚然也則又不得言瞿然以靜矣大戴記作瞿然以靜是也玉藻容儀鄭注曰瞿德貌也家語困誓篇注曰瞿然不得意之貌故曰憂悲之色瞿然以靜瞿字上平與瞿略相似因誤而為瞿矣

口貌而有餘

問則不對佯為不窮口貌而有餘引之曰自貌而有餘以上五句皆四字為句貌上本無闕文而讀為如貌如有餘正承佯為不窮而言大戴記作色示有餘則本無闕文明矣

懼不盡

心說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念孫案懼不盡三字義不可通懼當為懼字之誤也此言心說賢者而身不近之雖近之亦徒有虛名而實不至又不盡其懼也大戴記作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懼忠不盡是其證

志一之三

四

言弗發 口弗德

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口弗德念孫案此文本作有知與智而弗發有施而弗德發讀曰伐上文發其所能發作伐管子四時篇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高注淮南脩務篇曰伐自矜大其善也有知而弗伐有施而弗德皆五字為句上句本無言字下句亦無闕文後人於弗發上加言字後人不與同而誤以為發則上句多一字矣校書者不知言字為後人所加而以爲下句少一字遂於下句內作空圍以對言字此誤之又誤也大戴記正作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禮記與德同繫辭傳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釋文德鄭陸馬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荀子哀

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德作置

克易

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念孫案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為交隸書交作友克作克二形相似故交誤為克上文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大戴記外內不合上有陰陽交易四字今本交字亦從容舉動也楚辭九章注曰從容舉動誤作克從容舉動也說見廣雅疏證釋訓從容與言行對文從容交易言其舉動之變易無常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義與此相近言行亟變四句大意相同皆謂其性行之無常也大戴記作從容謬易義亦與交易同

志之三

五

陰羽

王會篇墀上張赤帟陰羽孔注曰陰鶴也王應麟補注曰易曰鳴鶴在陰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故以陰為鶴引之曰古無謂鶴為陰者鶴游於陰而謂鶴為陰屬為隨陽之鳥亦將謂屬為陽乎今案陰羽與赤帟對文謂淺黑色之羽也說文陰闇也闇謂之陰故淺黑色亦謂之陰爾雅馬陰白雜毛駟孫炎曰陰淺黑也見正通是其證下文青陰羽亦謂青黑色之羽也孔亦誤以為鶴羽

似騏背有兩角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王云文選注云似狐見下又引山海經而經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淮南子注覽其乘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念孫案此文本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傳寫脫去狐字則似其二字相連後人以乘黃是馬名遂改似其為似騏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山海經注引此正作似狐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初學記獸部竝引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今據以訂正

翁其目

志之三

六

念孫案翁當為兪字之誤也翁與兪不同義翁合也兪蔽也此謂上脣蔽其目非合其目之謂也費費說文作嚮嚮云周成王時州靡國獻嚮嚮人身反踵自笑笑即上脣弁其目會人又云一全用此篇之文而其字正作弁海內南經注引周書曰州靡髯髯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面掩弁古字通則翁為弁之誤益明矣又海內經曰南方有贛巨人郭注即人面長脣黑身有鼻陽也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面蔽亦弁也

鼯犬

梁安以鼯犬鼯犬者露犬也能飛舍虎豹王本鼯作鼯

云鮑權俱切一作鮑之若切盧曰案廣韻鮑北教切能  
飛會虎豹正此是也說文鮑胡地風犬王從李善注文  
選作鮑三融三月三日鮑乃小鼠李注或字譌不可從  
念孫案作鮑者是也海內北經曰蚺犬如犬而青會人  
從首始注曰音陶或作蚺音鈎亦以作蚺者為是說文  
蚺字解曰北方有蚺犬會人從中句聲徐鉉音古厚切即本於  
海內北經也彼言海內西北陬以東此言渠變彼言會  
人此言會虎豹地與事皆相近彼作蚺犬是本字此作  
鮑犬是假借字故李善引作鮑犬而盧以為字譌則未  
達假借之旨也鮑鮑字形相似故誤而為鮑鮑是鼠屬

志之三

七

與蚺犬無涉說文鮑胡地風鼠從鼠勺聲不云風犬廣  
韻鮑鼠屬能飛會虎豹出胡地其云鼠屬出胡地是也  
而又云能飛會虎豹則惑於俗本周書之鮑犬而誤盧  
引廣韻能飛會虎豹而刪去鼠屬二字又改說文之風  
鼠為風犬以牽合鮑犬其失也誣矣

吐噎

北方謂之吐噎念孫案吐噎本作土噎此噎誤為噎而  
土因誤為吐也爾雅疏引此已誤說文廣韻爾雅釋文  
及太平御覽獸部二十皆作土噎西山經云昆侖之邱  
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噎此與費費同名而

異物然其字亦作土噎

獨鹿

獨鹿邛邛孔注曰獨鹿西方之戎也念孫案上下文六  
國皆東北夷則獨鹿亦東北夷非西方之戎也獨與涿  
古聲相近獨鹿即涿鹿也漢書武紀行幸歷獨鹿鳴澤  
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史記五帝紀黃帝與蚩尤戰  
于涿鹿之野集解亦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索隱  
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然則服虔云在涿郡者誤也是獨鹿即涿鹿其地在今宣  
化府保安州南非西方之戎明矣

古黃

志之三

六

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盧曰古黃說文  
作吉皇海內北經注引作吉黃此從舊本作古黃與初  
學記所引亦合念孫案作吉黃者是也王本作吉黃與  
說文山海經注合山海經圖讚亦作吉黃文選東京賦  
注引瑞應圖云騰黃神馬一名吉光黃古同聲吉光  
即吉黃也海內北經作吉量下字雖不同而上字亦作  
吉則作吉黃者是也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初學記獸部  
引此並作古黃乃類書相沿之誤不可從

蠻楊

蠻楊之翟今本楊作揚非念孫案蠻楊本作楊蠻故

孔注曰揚州之蠻貢翟鳥今本揚蠻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且與注不合上文之良夷山戎若倒言之曰夷良戎山其可乎楊蠻之誤為蠻揚猶詩荆蠻之誤為蠻荆段氏詩經小學已辯之

四足果

狡犬者巨身四足果梁氏曜北曰四足果蓋足短之稱若果下牛果下馬矣念孫案古無謂短為果者果下馬謂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耳見魏志東夷傳注非謂短

為果也而以四足果為四足短可乎予謂果疑即裸字周官龜人東龜曰果屬釋文果魯火反魯火正切裸字

志一之三

九

是果與裸同音故袒襦裸程之裸亦通作果范望注大元元數曰裸謂無鱗甲毛羽然則四足果者四足無毛之謂與

口劍之醬

請令以魚皮之鞞口劍之醬鮫厥利劍為獻孔注曰劍魚名盧曰口疑是身字念孫案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作鱠劍之醬又引注云鱣劍魚名玉篇鱣午胡切魚名廣韻未知其審

代翟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站他且略豹胡代翟何奴樓煩月

氏娥犁其龍東胡玉海六十五百五十一代翟竝作戎翟補注本作代翟云代一作戎念孫案作戎翟者是也孔注云在西北界戎狄之閒國名也則正文之作戎翟甚明若古代翟之國在今宣化府蔚縣東則不得言在西北又不得言界戎狄之閒矣然則正文注文皆作戎翟作代翟者誤也

逸周書第三

志一之三

三

高鄧王念孫

文武之蔑

祭公篇茲申子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孔注曰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念孫案正文但言蔑不言蔑德與君爽之文王蔑德不同不當加德字以釋之子謂蔑與末同穆王在武王後四世故曰追學於文武之末小爾雅曰蔑末也顧命曰眇眇子末小子漢書韋元成傳曰於蔑小子蔑即末也大雅板篇卷亂蔑資潛夫論敘錄蔑作末論語子罕篇末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末作蔑

志一之四

畢桓子黎民般

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句大開武篇王拜曰畢桓子黎民般孔注曰般樂也言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念孫案孔訓般為樂而加政字以增成其義殊有未安子謂桓疑相之誤般疑服之誤服本作般與般相似而誤或作般廣雅備服也服今本作般爾雅服事畢相于黎也釋文服又作般字今本般作般皆其證畢相于黎民服者畢皆也見士冠禮相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杜注並曰相也小爾雅同服事也于語助耳也于於古字通上文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則孔所見本尚作相故以治

民解之唯服字已誤作般故訓為樂耳

大開方封于下土

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引之曰當作大開封方于下土封邦古字通方旁古字通旁者溥也偏也說見經義述聞旁通情也及湯湯洪水方割二條言大開我國之疆界偏於下土也今本封方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孔注言我上法文武大開國旁布於下土國字是釋封字旁字是釋方字以是明之

固

女無以嬖御固莊后孔未解固字念孫案固讀為媼音護

志一之四

二

說文媼媼也廣雅作媼云媼媼媼媼也是媼與媼媼同義言汝母以寵妾媵正后也媼之通作固猶媵之通作疾下文曰女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疾亦固也緇衣引此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是其證

免沒我世

晉在先王我亦不維舊本不維二字倒今依禮說乙正以我辟險于難不矢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念孫案免沒我世義不可通免當為克字之誤也沒終也言能終我世也孔注云能以善沒世能字正釋克字

疾大夫卿士



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念孫案大夫上有莊士二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注曰莊正也上文之莊后對嬖御而言此文之莊士對嬖御士而言大夫卿士又尊於莊士故并及之若無莊士二字則失其本旨矣緇衣引此正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左史

史記篇召三公左史戎夫盧曰案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古今人表作右史譌念孫案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出右史朔望以聞六字注引周書召三公右史戎夫云云陳禹謨本刪去注文而正文尙未刪太平御覽

志一之四

三

職官部三十二同是周書本作右史戎夫而漢書即本於周書也左右字形相近傳寫易譌何必左史之是而右史之非乎

則哲上凌君政禁而生亂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孔讀政字上屬為句注曰言君不行信義信義由智生故哲士凌君之政也禁字下屬為句注曰禁義信則亂生引之曰孔讀非也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作一句讀曲禮入竟而問禁鄭注曰禁謂政教三制齊其政注曰政謂刑禁是政與禁義相因故以政禁連文下文邪人專國政禁

而生亂讀與此同孔亦誤以政字上屬禁字下屬

偽

昔有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外國念孫案偽讀曰為說見史記淮南子為義而弗克故注云急義非詐偽之偽

屈而無以賞

魯者西夏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念孫案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慎勢篇注屈上二有財字故孔注曰無財可用淮南原道篇注

嶽山

職方篇其山鎮曰嶽山引之曰嶽下本無山字故孔注

志一之四

四

曰嶽吳嶽也後人依俗本周官加山字辯見經義述聞周官

彊蒲

其澤藪曰彊蒲念孫案彊蒲周官及羣書皆作弦蒲蓋弦與強字形相似弦誤為強又誤為彊耳當改正

脫文十二

芮良夫篇芮伯若曰云云念孫案羣書治要芮伯若曰上有厲王失道芮伯陳詁作芮良夫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或曰後敘云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則本篇不當更有此數語予謂大

匡篇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收其方程典篇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譏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謚法篇曰維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以上三篇與本篇文同一例則本篇亦當有此數語不得以後有總敘而謂此數語為重出也今從治要補

稽道謀告

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念孫案稽道即稽首也道從首首字通用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文追首高明索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借首為道也前周月篇周

志一之四

五

正歲道即歲首是也周書倍道為首也謀當為謹字之誤也羣書治要正作稽首謹告若作謀告則義不可通

否則民讎

德則民戴否則民讎念孫案下句本作否德民讎否德不德也堯典否德忝帝位是也正義曰否不古今與德正相對今本作否則者涉上句則字而誤羣書治要正作否德民讎出古文尚書伊訓篇德惟治否德亂即本於逸周書

不道肆我有家

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念孫案不道本作弗改

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桀以虐夫天下是紂之所聞也而其虐仍與桀同故曰弗改夏桀之虐下文云爾聞爾知弗改厥度正與此弗改相應見下脫文十一條內大戴記少閒篇曰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以為民虐即此所謂弗改夏桀之虐也若云商紂不道則與夏桀之虐四字了不相涉矣羣書治要正作商紂弗改夏桀之虐

肆我有家亦當從治要作肆我有周有家肆故也有家有國家也殷庚曰亂越我家金縢曰魯公勤勞王家周頌桓曰克定厥家言唯商紂弗改夏桀之虐故我有周得有此國家也

志一之四

六

昏行口顧

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口顧道王不若孔注曰同為昏閭言教王為不順注本作同謂位同也昏閭同也是釋同先王之臣昏閭是釋昏字言教王為不順是釋道王不若各本同謂誤作同為又脫位同也三字今據治要訂正念孫案顧上今本闕一字羣書治要作昏行內顧內顧二字與上下文義不合引之曰內疑當作罔昏亂也見昭十四年左傳注楚辭九章注罔無也言爾執政小子既亂行而無所顧忌又導王為不順之事也下文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正所謂昏行罔顧也罔字本作罔隸省作罔俗作罔與內字相似因誤而為內矣前皇門

篇罔不茂揚肅德今本罔誤作內即其證

脫文十二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念孫案此下有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惟艱哉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案上文言不聞是惟弗知此文言既聞既知而不改則末如之何也若無此三句則上文皆成不了語矣下文云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又云爾乃曠禍翫哉遂非弗悛並與此弗改厥度相應今據羣書治要補治要又引孔注云何故曰難也今本亦脫之

脫文二十二

志一之四

七

鳥呼口口口如之孔注曰人養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念孫案今本鳥呼下闕三字考其原文本作鳥呼野禽馴服于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質惟人亦如之注文本作雖野禽人養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本正文脫去二十二字僅存鳥呼如之四字則與注文全不相應注首脫去雖野禽三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注文已與今本同而正文則一字不闕

又案正文當作家畜馴服于人野禽見人而奔蓋家畜為人所養則馴服于人野禽非人所養則見人而奔故

曰非禽畜之性質惟人也民之於君也善之則如家畜不善之則如野禽故曰民亦如之也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語意正與此同治要本家畜與野禽互誤則義不可通而孔本已如此故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詞人未有不養家畜者家畜亦未有不養人而奔者故知注為曲

以貪諛為事

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事念孫案為事本作事王貪謂聚斂也諛謂諂言也小人非此二者則無以事君故曰惟以貪諛事王下文曰惟爾小子飾言事王是其

志一之四

八

證今本事王作為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三竝作惟以貪諛事王

遂非弗悛

爾乃曠禍翫哉遂非悛念孫案遂下有非字而今本脫之曠禍翫哉遂非悛皆四字為句若無非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引此正作遂非弗悛

口不存焉

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羣書治要于人之攸輕上有攸起二字口不存焉變之攸伏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心不存焉是

也。心所不存，即上文所謂人之攸忽，人之攸寧。

不圖善

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念孫案不圖善本作不圖。大寤，寤猶文艱字，大寤即上所云國人為患也。不圖大寤，則偷生苟安而已。若云不圖善，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上文云爾執政小子不勤德，以備難，正所謂不圖大寤也。今本作不圖善者，寤字闕其半而為喜喜與善相似而誤，又脫去大字耳。羣書治要正作不圖大艱，其不遂。

大子晉篇逡巡而還，其不遂，盧曰：御覽百四十六其下

志一之四

九

有言字念孫案御覽是

盡忘吾其度

吾年甚少，兒子而儼，盡忘吾其度，念孫案忘與亾同，說經義述問易，亾度失度也。其字疑衍，太平御覽人事部雜其亾下。十三及百八引此皆無其字。

始

自晉始如周，身不知勞，念孫案自晉如周，句中不當有始字，蓋即如字之誤而衍者。

謂之曰伯

士率眾時作謂之曰伯，念孫案曰字涉下文而行，曰與

謂之同義，此文謂之胄子，謂之士，謂之伯，謂之公，謂之侯，謂之君，言謂之則不言，曰下文曰子一人曰天子曰天王，言曰則不言謂之，故知曰為衍字也。北堂書鈔封爵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二引此皆無曰字。

非舜而誰能

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盧補校曰：能字疑衍，誰字與上財熙韻協。念孫案師曠問曰：自古誰？王子荅曰：非舜而誰？兩誰字正相應，則誰下不當有能字。文選封禪文注引此無能字，盧以能為衍字是也。而謂誰與財熙為韻，則

志一之四

十

非誰於古音屬脂部，財熙於古音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則誰與財熙非韻也。說見六書音均表此文以赫作為一韻，財熙為一韻，而未句不入韻。上文云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誰字亦不入韻也。

東躅

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念孫案東躅二字義不可通，東當為束字之誤也。束躅，躅韻字，謂數以足踏地而稱善也。故王子曰：大師何舉足躅？孔注：東躅，踏也。東亦束之誤。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三樂

部十四引此竝作束躅其足

湯退再拜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

殷祝篇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念孫案此文本作湯取

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上

言置璽於天子之坐左故下言退從諸侯之位今本脫

去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十二字僅存湯退二

字退下又則敘事不明又案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古

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

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

璽者也衛宏曰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以上然則自

志一之四

十一

周以前璽為上下通稱故特別言之曰天子之璽而今

本無此文則後人不知古義而刪之也鈔本北堂書鈔

儀飾部一璽下出置天子坐四字注引周書曰湯取天

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復古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

藝文類聚帝王部二八部五太平御覽皇王部八人事

部六十四所引竝與書鈔同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案類聚御覽竝引作湯

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諸侯莫敢即位今本讓上無二字

諸侯二字又不疊皆穿者脫之

朕則名女

周祝篇朕則生女朕則刑女朕則經女朕則亾女朕則  
壽女朕則名女念孫案名者成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  
曰名成也廣雅法言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猶  
中庸言及其成功一也李軌注以名為名譽之名失之始言生女終言  
名女是名為成也孔云名汝善惡失之

在口言

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念孫案此闕文本  
在在字上今在在字下誤也考其原文本作石有玉而  
傷其山萬民之患故在言言山之所以受傷者以其有  
玉人之所以致患者故在言也故今通上文云文之美

志一之四

三

而以身剝自謂智者故不足名本者上衍文義正與此

同文子符言篇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即用

周書之文

勤以徙

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為禍念孫案勤當為動  
字之誤也言時之行也變動而遷徙人不知變動以徙  
時則歸之為福者今反為禍也今本動作勤則非其旨  
矣文子作勤以徙是其證下文時之徙也勤以行勤亦  
動之誤

焚其草木

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為巧引之曰木  
字後人所加下文焚其草木同依草而居故曰澤有獸而焚  
其草不當兼言木也且草與巧為韻加一木字則失其  
韻矣上下文皆用韻則此二句無不韻之理

時之還

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孔注曰還謂至  
也念孫案諸書無訓還為至者還當為還還與逮同爾  
雅逮及也及亦至也故孔云還謂至也又云時至並應  
日出皆照以日出比時至則當言時之逮不當言時之  
還也古字多以還為逮與還字相似故諸書還字多誤

志一之四

十三

作遺說見漢書天文志大白還之下

須國 屠

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孔注屠謂為屠人分殺也皆  
若之何念孫案須字義不可通疑頃字之誤荀子性惡篇天下之  
悖亂而相攻不待頃矣揚注頃本或為須頃與傾同傾危也見晉語越語注傾國與  
覆國義相近屠下亦當有國字

剛柔

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念孫  
案剛柔當為柔剛此倒文以協韻也正文用韻故言柔  
剛注文不用韻故言剛柔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矣

不知詩詞賦  
則皆倒置  
說見竹字

故海之大也而  
可服人無之也  
石之堅也美刻  
之則文義不明且

生事

故忌而不得是生  
謂變也念孫案此  
不得是生詐注本  
者故謂變故也言  
注云生故謂生也  
得連讀遂於上句  
不知生故與生詐  
文皆以一故字統  
詐為韻

則既夫其句而  
以觀人情利有等

天為古地為久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為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念孫案此文以久始右紀止等改為韻入改二字古並讀若紀右字古讀若以等字古讀若宮商角徵羽之徵並見唐韻正以觀人情利有等二句連讀孔以二句分屬上下節而各自為解失之

舉其脩

舉其脩則有理孔注曰脩長也謂綱例也念孫案脩即條字也條必有理故曰舉其條則有理漢書高惠高后支功臣表脩侯周亞夫師古曰脩讀曰條是條脩古字

志一之四

五

通孔以脩為綱例義與條亦相近而又訓為長則與綱例之義不合此注疑經後人竄改也

無咎

武紀篇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念孫案無咎當為有咎敬則無逆不敬則有咎故曰得之而無逆失之而有咎唯敬今本有作無者涉上文無逆而誤

四楮禁豐一簾 鯁迤 參冠一竿 蒲簟席

皆素芹獨巾 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 元

續綬 象口口瑱 勤焚纓

器服篇脫誤不可讀內有四楮禁豐一簾六字念孫案

楮蓋楮字之誤楮禁豐皆飲酒所用篆文楮楮二字相似故楮誤為楮蓋鶻鶻字之誤鶻亦酒器故曰四楮禁豐一鶻

又有鯁迤二字案迤蓋區字之誤區所以盛水故次於無下草書迤字與區相似故區誤為迤

又有參冠一竿四字案冠非竿類蓋涉下文縞冠元冠而誤玉海七十八引作參筌一竿是也筌竿皆樂器故並言之參與三同

又有蒲簟席皆素芹獨巾八字案此當作簟蒲席皆素獨芹巾獨蓋與積通謂簟與蒲席皆以素積盛之也上

志一之四

六

下文皆言素獨此素獨連文之證下句斧巾別是一物周官冪人曰凡王巾皆黼爾雅曰斧謂之黼故有斧巾之名斧巾之閒不當有獨字玉海引此無獨字是其證又下文有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十字案此當作桃枝蒲席皆素獨布巾九字謂桃枝席見周官司凡筵注蒲席皆以素積盛之也桃枝蒲席之閒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桃枝素獨而行下句布巾亦別是一物周官冪人疏布巾畫布巾是也布巾之閒亦不當有獨字又有元續綬三字案元下當有冠字與下句縞冠素紕文同一例玉藻亦云元冠朱組纓緇布冠續綬縞冠素

紙

又有象口口填四字玉海作象琪續璫案琪與璫同說  
文璫弁飾往往昌王也從玉綦聲或從基聲作璫周官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釋文璫音其本亦作琪此  
言象琪蓋謂以象骨為飾也續璫未詳  
又有勤焚纒三字案勤蓋勒字之誤勒上又脫一字焚  
纒蓋焚纒之誤周官巾車有樊纒又有龍勒是其證焚  
本作樊與樊相似而誤

序德

周書序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念孫案序德

志一之四

七

順德也文傳篇曰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  
即此所謂序德之行也行讀言兩雅曰順敘也敘與周  
語曰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經義述聞

評

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引之曰評字義不可  
通評當為詳爾雅訊告也釋文訊作詳音粹寶典篇武  
王告周公曰有義是謂生寶故言武王評周公維道以  
為寶也隸書卒字或作卒見漢北原中與卒相似故詳  
論作評

厥後

周室既甯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丞法厥後作王  
會盧曰王本後作世念孫案作世者古本作後者淺人  
不曉世字之義而改之也今案晉語非德不及世韋注  
曰世嗣也秦策澤可以遺世高注曰世後世也是古謂  
後世為世故曰丞法厥世玉海百五十二及補注本並  
作世而不云一作後則今本作後者必元以後人改之  
也

於乎

周道於乎大備趙補是字於於字下念孫案此本作周  
道於焉大備於焉即於是也小雅白駒篇於焉道遙今本焉誤作

志一之四

六

乎非脫去是字玉海三十七七十八引此並作於焉

逸周書弟四





戰國策第一

讀書雜誌二

高郵王念孫

東周

客即對曰

溫人之周周不內容即對曰主人也姚宏校本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邪對曰主人也韓非子文與一本同見  
林篇念孫案一本是也俗書邪字作耶即字作耶二形相近故邪譌為耶又脫去問曰二字耳問曰客邪與對曰主人也相對為文若無問曰二字則對字之義不可通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

志二之一

一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鮑彪讀而又知趙之難子為句注曰不敢違投又讀齊人戰恐為句注曰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姚曰子曾本作子念孫案作子者是也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為句恐齊韓之合為句子讀為與與共之與通作子猶勝子此惟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疏作子論下大雅皇矣篇語類淵蓋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子下文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是其明證矣鮑說皆謬

輕而周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而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而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舊本惡字譌作而周二字今從鮑改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而周惡之於楚鮑注曰翦惡東必善而而善翦則楚亦因重而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於則而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引之曰鮑說甚謬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而周惡之於楚者輕當為誣謂恐東周殺翦而因以殺翦之事誣而周惡之於楚也上文曰而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亦謂而周殺翦以誣東周也俗書巫字或作巫誣字或作誣楚辭

志二之一

二

帝告巫陽巫一作巫方言誣與也今本誣作誣爾雅莖莖莖釋文云莖反讀者又戶耕反莖莖字或作莖譌作莖故讀其右畔與輕相似因譌而為輕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喜之而觀其不輕今本輕譌作誣說見經義又執誣以彊盧辯注曰自執而誣於善今本誣譌作輕誣輕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西周

攻魏將犀武軍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念孫案上攻字當作敗今作攻者因下攻字而誤也秦既敗魏軍乃進兵而攻周若但言攻魏軍則勝敗未可知不得遽進兵

而攻周也。史記周本紀秦破韓魏，非師武集解引此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是其證。高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上攻字亦當作敗。下文犀武敗於伊闕，注曰：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是其證。

秦與天下俱罷

秦欲攻周，周取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

志二之一

三

矣。念孫案：秦與天下俱罷，似字後人所加也。秦與天下罷者，與猶為也。謂秦為天下所罷也。此言天下欲以攻周罷秦，秦攻周則為天下所罷，非謂秦與天下俱罷也。古或謂為為與秦策曰：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言為句踐所禽也。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名與多與之，其實少言名為多與之，而其實少也。為謂之與，與亦謂之為。齊策曰：張儀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言以梁與齊戰也。孟子公孫丑篇曰：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足為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是為與二字聲

相轉而義亦相通也。後人未達與字之義，而以為秦與天下俱罷，故加入俱字，不知秦攻周而天下未攻秦，不得言俱罷也。史記周本紀無俱字。鮑云：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罷，此不為之辭。

到秦

三國攻秦。高注：三國，魏韓齊也。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而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聽，舊本譌作德，今從鮑改。彼且攻王之聚，以到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到，一本作利。鮑從一本。見吳師道校本。念孫案：作到者，勁之譌。作利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攻王之聚，以勁秦者，秦聽三國則三國強而

志二之一

四

害於楚宋，故楚宋攻魏以勁秦。勁者強也。言弱魏以強秦也。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淡攻楚，以勁秦。語意正與此同。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策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又曰：王被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策曰：故不如出兵以勁魏。並與此。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功，漢衛尉衡方碑，勸譌作劇，劫譌作劫，從至之字，或書作至，因譌而為至，故瘞譌作瘞。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瘞，郭青風瘞之瘞，今本譌作瘞。凡醫書內，輕譌作輕，是辭九編前輕譌之，瘞力瘞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輕，今本輕譌作輕，力與刀至與至，形並相近，故勁譌作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勁之，勁譌作到，正與此同。後人不知到為勁之

誠而以意改爲利失其旨矣

秦

八年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孝公行之八年死惠王代後莅政姚曰一本八上有十字念孫案一本是也史記秦本紀孝公元年衛鞅入秦三年說孝公變法五年爲左庶長十年爲大良造二十二年封爲商君二十四年孝公卒計自爲左庶長至孝公卒時已有二十年又商君傳商君相秦十年而孝公卒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蓋連其未

志三之一

五

作相之年說耳據此則策文本作十八年明矣

血流至足

引雖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史記蘇秦傳集解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器物部引此竝作血流至踵念孫案作踵者是也今本作足傳寫脫其右畔耳曲禮曰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是足爲總名而踵爲專稱踵著於地故血流至踵而止若泛言至足則其義不明莊子亦言汗流至踵不言至足也

見田子方篇

俱止於樓

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樓亦明矣姚曰李

善引作俱上於樓念孫案作上者是也凡居於高處謂之樓鳥宿曰樓雞宿曰樓越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韋注山處曰樓因而所居之處亦謂之樓此云俱上於樓孟子萬章篇二樓使治朕樓趙注樓牀也雞之樓必自下而上故曰上於樓若連雞則互相牽制而不得上故曰不能俱上於樓若變上言止則非其義矣姚引文選注作上而今本文選西征賦注亦作止則後人據誤本戰國策改之也藝文類聚鳥部引此策作止亦後人所改後漢書呂布傳注及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竝作上與姚所見文選注同又孔叢子論勢篇連雞不能上樓卽襲用此策之文則策文之本作上益明矣

志二之一

六

比是也

頓足徒褐犯白刃蹈煨炭斷於前者比是也鮑於比下增一比字云比次也言如此者相次不一吳曰韓子作皆是初見秦篇比蓋皆之訛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比是猶皆是也說文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廣雅曰同儕等比輩也鄭注樂記曰比猶同也義與皆相近孟子告子篇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情性非也或改比爲此改趙注比方爲此乃非齊策曰中山再戰比勝亦謂再戰皆勝也

足以爲限

清濟濁河今本作清濟濁河濁姚曰一作清濟濁河吳曰韓子作清濟濁河與下文協念孫案文選注

初學記引此並作清濟濁河今據改足以爲限長城鉅坊足以爲塞高注

曰限難也且難乃念孫案諸書無訓限爲難者限本作阻

今作限者後人據韓子改之因并改高注耳文選謝朓

始出尙書省詩注初學記地部引此並作阻爾雅及邶

風雉雉谷風傳竝云阻難也正與高注合

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

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國

與之權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高

志二之一

七

讀至令字絕句注云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念孫

案不得事令四字文不成義高訓令爲善非也不得事

下當有王字令字當在而字下令者使也是以弊邑之

王不得事王爲句而令儀不得爲臣也爲句史記楚世

家作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闈

之廡也是其證

計聽知覆逆者以下五十一字

此篇記齊伐楚楚王使陳軫西講於秦之事末云計聽

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也

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

無失本末者難惑念孫案自計聽以下五十一字與上

文絕不相屬此是著書者之辭當在上篇計失於陳軫

過聽於張儀之下上篇言楚所以幾亡者由於計之失

聽之過故此卽繼之曰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唯與

雖同上篇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王唯儀之所

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懼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兩

唯字皆作唯表記曰唯欲母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性惡

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

侯傳曰唯信亦爲大王不如也唯並與雖同王讀如

王天下之王言人主計聽能知覆逆者雖王天下可也

志二之一

八

篇所記陳軫之言史記張儀傳有之而獨無計聽以下

五十一字則此五十一字明是上篇之錯簡也

公仲侈

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侈爲朋云朋侈

字近故誤吳師道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卽公仲

侈甘茂傳公仲侈又有韓明韓侈秦楚策作韓多韓策

作公馮明馮明音混而侈明朋字譌故也且當各存舊文引

之曰史記作馮馮與朋聲相近則作朋者是也藝文類

聚寶部下引六韜曰九江得大貝百馮馮烈道應篇作

大貝百朋是朋馮古字通也朋之通作馮猶湖其作侈

者乃朋字之譌朋朋古字亦通說文朋誼也字或作備朋作備鄭司農云備讀如朋友之朋古文字多作朋故書與朋相似傳寫往往譌朋莊子徐無鬼篇若謂朋朋馬釋文屢崔本作多本亦作朋史記五帝紀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馮徐廣曰多一作朋漢書霍去病傳校尉僕多有功師古曰功臣矣表作韓子十過篇及漢書古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

蘇代偽為齊王曰

甘茂亡秦之齊秦王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偽為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吳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卿之事誠有何得

志二之一

九

言偽為一本作謂念孫案偽為即為謂也為謂之為為謂去聲

謂齊王者蘇代為甘茂謂齊王也齊策公孫開為謂楚王曰蘇代為楚王曰並與此偽為齊王同義偽與為古

同字偽為之為古與謂同義故一本作謂秦策秦令周最為楚王曰

齊策淳于髡為齊王曰燕策蘇代為燕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為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衛公為衛史

曰商臣為其傅潘崇曰並與此為齊王同義又宣二年

設梁傅執為盾而忍其君者乎執為即執謂楚策賈

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而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為勇即

謂勇孟子公孫丑篇管仲而天下不為也而子為我

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言子謂為是其智弗若與口

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為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其利之謂悅其給之為安盜跖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

策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關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為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通用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為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為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志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為墨子公輸篇宋所為無雉免鯨魚者也宋策為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吳謂上世之患其何窮之為呂氏春秋慎人篇為作謂

閒有所立

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引之曰閒有所立四字文不成義立當為言閒私也謂與之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注曰閒私也史記信陵君傳曰侯生乃屏人閒語是也鮑以閒為暇隙非是故下文即云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篆文言字作音隸作音因譌

志二之一

十

而為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未問則不言荀子大略篇言譌作立韓子外儲說右

篇正作閒有所言

挈領

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鮑注曰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念孫

案鮑訓挈為持臣請持領斯為不詞矣今案挈讀為契

契斷也猶言臣請斷頸耳說文契刻也玉篇書爾雅契

絕也郭注曰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斷釋文契字又作

挈漢書司馬相如傳挈三神之歡應劭曰挈絕也宋策

鏃朝涉之脛亦謂斷其脛也契挈契鏃字異而義同

若於除 齊怒須 莫如於陰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鮑改若為苦而斷苦於除宋罪為句重齊怒為句注曰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封之封不定故以為苦念孫案鮑說甚謬若於除若上當有莫字除當為陶字之誤也隸書陶字或作陰與除字相似須當為淡義見莫若於陶為句宋罪重為句齊怒淡為句陶宋邑也伐宋以德齊而取陶以定封計之上者也故曰為君慮封莫若於陶上文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是也趙策曰客謂奉陽君曰

志二之一

士

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孰圖也秦之貪之為人義韓魏危衛楚正正當為辟義見下鮑云蓋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淡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又曰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薛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陰亦當為陶隸書陶或作陰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陶誤為陰太平御覽卷一百二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為陰是也齊策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史記田完世家陰作陶魏策陰必也史記穰侯傳作陶又穰侯傳乃封穰侯於魏復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索隱曰陶陰字本易或王勃按定陶見有魏封家作陰誤也又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載置侯朝鮮相韓陰漢書功臣表作韓陶又漢書司馬相如傳秦陶唐氏之舞師古曰陶唐

當為陰康宋之罪重齊之怒淡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楚策曰虞卿謂春申君曰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淡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上三條足與本條互相證明矣

今者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念孫案既云今義渠之事已則上文義渠之事急二句乃追敘之詞不得言今者史記范雎傳

志二之一

士

作會義渠之事急是也言適會義渠之事急故寡人不得以身受命耳今者二字即一會字之譌

請令廢之 請令罷齊兵 不如令殺之 臣

請令發兵救韓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念孫案令當為今字之誤也今猶即也言請即廢之也史記汲黯傳索隱曰今猶即今也上文公將入矣臣今從燕策曰馬今至矣今字並與即同義又齊策齊舉兵伐梁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令亦當為今言請即罷齊兵也史記張儀傳亦譌作令凡戰國策又趙策知史記今令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

過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令亦當為今言不如即殺之也又韓策穰侯謂田荅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令亦當為今言請即發兵救韓也史記韓世家作今是其證凡言請今者皆謂請即也趙策秦王謂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史記項羽紀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皆其證也

南攻楊越 過楚以攻韓

吳起為楚悼南攻楊越北并陳蔡史記蔡澤傳攻作收念孫案作收者是也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皆謂取其地

志二之一

三

也若但言攻則非其指矣史記南越傳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收楊越是策文本作收與史記同也又韓策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走秦也韓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鮑注曰過謂以攻韓為楚罪念孫案鮑說非也過楚謂責楚也呂氏春秋適威篇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攻亦當為收收韓謂令韓於秦也上文曰今公徒收之甚難下文曰收楚韓以安之皆其明證矣史記甘茂傳正作過楚以收韓

倍而殺之

大夫種為越王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倍而殺之念孫案史記越世家越王賜大夫種劍種自殺不言倍而殺之姚本作倍鮑本謂作倍注云指夏同轍也尤非倍當為倍字之誤也倍與背同言越王背德而殺之也史記作句踐終負而殺之負亦背也史記魯世家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即負依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背鄭世家贊曰甫瑕雖以劫殺倍負三字古同聲而通用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語意正與此同

更與不如景鯉留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

志二之一

四

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留姚曰留曾劉一作者念孫案者字是也作留者涉上下者下當有市字更與不如景鯉者市即承上市地而言上文范雖謂昭王曰王攻韓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語意正與此同今脫去市字則文不成義

憚

王之威亦憚矣高注曰憚難也六國諸侯皆畏難秦王之威也念孫案憚者盛威之名莊子外物篇曰白波若

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憚赫千里義與此憚字同此言秦之威盛非謂六國憚秦之威也上文云王之功亦多矣亦非謂六國多秦之功也高以憚為畏難失之史記春申君傳憚作單古字假借耳小司馬以單為盡亦失之盛威謂之憚故威亦謂之憚賈子解縣篇曰陛下威憚大信是也信與伸同盛威謂之憚故盛怒亦謂之憚大雅桑柔篇曰逢天憚怒是也憚與憚同司馬相如上林賦覽具篇曰憚驚伏鼠憚驚即驚憚

### 朝為天子

魏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念

### 志二之一

五

孫案為與于同為于二字古同聲而通用聘禮記聘在左傳並于正卿釋文曰于本或作為晉語稱為前世家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是為即于也信二十年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為稱宮亦謂近于稱宮也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樊邑淡合於秦而周策於作為於與于同謂魏惠王朝于天子而天下皆從也秦策又曰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齊策曰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皆其證也鮑讀朝為朝夕之朝而於朝上增一字謂魏王一朝為天子而天下皆從其失甚矣吳讀朝為朝聘之朝是也而云為字疑衍則未知于為之通用也

戰敗不勝 齊釋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振委南聽罪而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念孫案敗與不勝詞意相複敗當為則字之誤也戰則不勝謀則不得相對為文齊釋當為釋齊上文天下乃釋梁即其證

### 太子為糞矣

樓許約秦魏魏太子為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鮑注曰即所謂糞之吳曰糞棄除也念孫案鮑注不解所謂吳以糞為棄除太子為棄除矣亦甚為不詞今案糞下當有土字下章呂不韋謂秦質子吳人曰今子無

### 志二之一

去

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語意

正與此同

### 秦邑

子楚立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念孫案秦當為奉字之誤也奉邑謂太后之養邑也魏策曰王嘗抱葛薛陰成以為趙養邑養邑猶奉邑也西周策曰以應為太后養地養地猶養邑也史記吳世家曰吳子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越世家曰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趙世家曰奉邑伴於諸侯

恐懼 木材



武安君曰，綴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敢，恐懼  
从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念孫案文選謝靈  
運初發都詩注，引此懼作獲，材作杖，於義為長。木杖必  
使之故曰，使工人為木杖，若作木材，則非其  
指矣，凌與懼，仗與材，疑皆以形近而誤。

冠舞以其劔 冠舞其劔

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劔，鮑注曰：古  
者飲則以劔舞，今以王劔賜之，使為舞時用，姚曰：舞劉  
本作帶，念孫案此文當作衣，以其衣，冠古亂以其冠，帶  
以其劔，謂衣以王之衣，冠以王之冠，帶以王之劔也，今  
本脫去，以其冠三字，帶字又譌作舞，隸書帶字或作帶

志二之一

七

又作帶，漢齊陰太守孟郁修禱廟碑，雜徒帶眾，竹邑侯  
相張壽碑，為冠帶禮義之宗，字並作帶，雜記率  
帶字作帶，五經文字，因譌而為舞，鮑曲為之說，非也，又  
所謂禮記作帶者也。齊策：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劔，姚曰：舞劉作帶，念  
孫案呂氏春秋知士篇，靖郭君下有來字，此亦當有下  
文曰：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若無來字，則與下文義不  
相屬，且高注云：從薛至齊也，則有來字明矣，冠下亦當  
有其冠二字，舞亦當作帶，呂氏春秋正作靖郭君來衣  
威王之衣，冠其冠，帶其劔。

齊

夫齊

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請見者，靖郭君見之，客曰：君不  
聞海大魚乎？今本脫海字，茲據太平御覽鱗介部，網不  
所引及鴻烈人閒篇，新序雜事篇補。能止鈞，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  
之水也，君長有齊矣，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  
猶之無益也，吳曰：夫齊新序作無齊是，蓋夫無音訛，又  
因上夫齊字，混念孫案吳說非也，夫齊當為失齊字之  
誤也，此以大魚之失水，喻靖郭君之失齊，上文口蕩而  
失水，則螻蟻得意，是其證也，韓子說林篇及鴻烈人閒  
篇，竝作失齊。

信反 輕信

志二之一

大

齊貌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顯豕視，若是者，信  
反，鮑注曰：始信後反，引之曰：鮑說甚謬，呂氏春秋知士  
篇作若是者，倍反，高注曰：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說  
文：倍，反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則信反明是倍反，  
作背反，背與倍古字通。之譌，凡隸書從言從音之字，多相似，故倍譌作信，象文  
本作倍，隸作音，又省而為音，與倍音等字之右畔，相  
亂，若各之為倍，詹之為倍，皆之省，皆皆其側也，魏  
策：輕倍楚趙之兵，倍字亦譌作信，史記廉侯傳：作輕，皆  
倍之譌，墨子貴義篇：市賈倍從，今本譌作信，荀子  
禮論篇：大路之馬，必倍至教，照史記禮書作信。

則我不利

弗救，則我不利，念孫案不利上當有且字，故高注曰：且

將史記田完世家作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專有齊國

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念孫案專當為恃字之

誤也專恃草書和道又脫去心苟高注曰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

魏戰而五不勝則策文本作恃明矣田完世家作韓因

恃齊五戰不勝即本於策文也鮑本無專字蓋不知其

義而妄刪之耳

其見恩德亦甚大也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可為齊見魯君曰足下

豈如全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

志二之一

九

殪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此

其為德也亦大矣高注曰全眾謂中立無以為助也觀

盡君以全眾助名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甚大也念孫案其見恩德

亦甚大也乃高注語在助負敗今誤入正文遂與上句

相復姚本作其見恩德亦甚大也鮑改為其見恩德也

者德之不得其解而殪為區別妄改原文其失甚矣

不察其至實

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念孫案至即實字也雜記

使某實鄭注曰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漢

書東方朔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是實與至聲相

近而義亦相通至字古讀若質故聲與實相近爾雅東

山篇我征事至與至室室為韻小雅狀

杜篇期逝不至夢我篇入則靡至並與何為韻月令寒

氣總至與室為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

至皆其不察其至即不察其實也今本作不察其至實

者一本作至一本作實而後人誤合之耳史記張儀傳

作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是其明證矣

犀首欲敗

張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念孫案欲敗下當

有之字秦策曰樓解約秦魏紛疆欲敗之趙策曰楚王

志二之一

三

無之字則文不成義

卮酒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念孫案卮上當有一字以酒

僅一卮故下文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也若

無一字則文義不明藝文類聚雜器物部鱗介部太平

御覽器物部及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篇作酒一卮史

記楚世家作一卮酒

不果

或謂齊王曰周韓而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而

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卻周害也吳曰善割字及韓卻

周割之後後字從鮑補下文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

今齊應秦伐趙魏應字從鮑補下則亦不果於趙魏之

應秦而伐周韓鮑注曰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

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念孫案鮑說甚謬果當為異字

之誤也此言趙魏應秦而伐周韓及韓卻周割之後趙

魏亦不免於秦患今齊應秦而伐趙魏則趙魏亡之後

齊亦不免於秦患見下文故曰今齊應秦伐趙魏則亦不

異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也

土則復西岸耳

土偶曰吾西岸之工也土則復西岸耳姚曰一作吾殘

志二之一

三

則復西岸念孫案土則復西岸義不可通此承上則女

殘矣而言則作吾殘者是也趙策土梗謂木梗曰使我

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彼言壞沮此言殘其義一

也風俗通義祀典篇藝文類聚果部太平御覽土部引

此竝作殘則復西岸御覽人事部作吾殘則復西岸

和其顏色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

孟嘗君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天子弗憂文無以復侍

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

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

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齊王和其

顏色曰謔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呂氏春秋報更

篇齊王和其顏色作齊王知顏色高注曰知猶發也念

孫案作知者是也高注訓知為發謂發動也知其顏色

者急先君之廟而顏色為之動也故下文曰謔先君之

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又曰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

急也呂氏春秋作若自在隘窘之中蓋惟其急人之急

故顏色為之動也若云和其顏色則與下意了不相涉

矣齊策又曰宣王大息動於顏色高注曰動猶發也趙

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動或言知皆發

志二之一

三

動之謂也故高注曰知猶發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

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杜注曰喜見於顏色管子心術篇

曰見於形容知於顏色內業篇作和於形容見呂氏春

秋自知篇曰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鴻

烈脩務篇曰奉一爵酒不知於色竝與此同意

髮漂

孟嘗君出行五國今本脫五字茲據初學記器用部所

者小亦五之誤引補下文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

正作五國吳引春秋後語亦作五國此至楚獻象牀郢

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今本直下有使字因與高注內

注曰直當日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也則正

文內本無使字下文直送象牀直下亦無使字今據太

平御覽人事服用二部所引刪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成曰臣邨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鮑注曰漂飄同姚曰漂別本作標引之曰鮑讀漂為飄傷此若髮飄甚為不詞今案漂讀為秒髮秒皆言其微細也說文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又曰十髮為程一程為分十分為寸是髮秒皆至微之物故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律厯迭相治也其說開不容髮史記自序作開不容翮忽翮亦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稹又作稹通作飄又通作票鴻烈天文篇秋分稹定稹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稹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丈高注曰稹禾穗稹字榆之芒也古文作稹又主術篇寸生於稹今本譌作稹注曰稹禾

志二之一

三

稹稹字榆頭芒也十稹為一分十分為一寸說苑辨物篇稹作票今本譌作粟又史記太史公自序開不容翮忽正義曰飄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則今本作漂別本作標鴻烈作稹又作稹史記作飄說苑作票皆秒之異文耳

封衛之東野

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高注曰封取鮑曰封割也吳曰封疆之也念孫案高注訓為取則封為割之論也上文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可以益割於楚高注竝曰割取也是其證鮑吳注皆失之

後碁年下有脫文

後碁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念孫案文選荅東阿王書注引此曰後有毀孟嘗君於潛王孟嘗君就國於薛據此則後碁年下當有毀孟嘗君於潛王之事而今本脫去也蓋潛王聽讒是以使孟嘗君就國下文潛王為書謝孟嘗君曰寡人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正謂此也史記孟嘗君傳載此事亦云齊王惑於秦楚之毀遂廢孟嘗君

歸反樸

觸知足矣歸反樸則終身不辱鮑於歸下補真字吳曰

志二之一

舌

上言大樸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樸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念孫案吳說是也足樸辱為韻後漢書蔡邕傳注引作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句法較為完善

傳衛國城割平

管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鮑讀不休傳為句衛國城割平為句注曰傳驛遽也平成也言城中割地求成念孫案鮑說甚謬傳當為傳割當為剛皆字之誤也草書剛字作剛割字作割傳衛國為句城剛平為句傳衛國者傳附也言兵附於

國都故下文曰衛八門土而二門墮也隱十一年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是也城剛平者剛平邑名城此邑以備衛若晉人城虎牢以備鄭也秦策曰趙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高注曰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是其證也下文曰衛君跣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趙城剛平以備衛衛得魏之助因收餘甲而殘剛平也史記趙世家曰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即此所謂城剛平也又曰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即下文所謂殘剛平也

志二之一

美

跣足

有而與能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亾天下可跣足而須也鮑注曰跣不伸也念孫案訓跣為不伸則與而須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跣與跣同跣足舉足也兵以義動則無敵於天下故亾天下可舉足而待也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三蒼解詁曰跣舉足也漢書高祖紀亾可跣足待也文穎曰跣猶翹也史記高祖紀作翹足商君傳亦曰亾可翹足而待晉灼曰許慎云跣舉足小高也音僑案今說文作楊雄長楊賦曰莫不跣足抗首請獻厥珍舉足行高也故跣通作跣史記河渠書山行即橋漢書

溝洫志橋作榻是其例矣

衍文十七

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自諸侯至此凡十七字皆涉下文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

有十二諸侯

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念孫案有十二諸侯有下

志二之一

美

當有從字有讀為又

戰國策通以有為又史記漢書及諸子並同上文云又

從十二諸侯朝天子是也下文亦云今大王之所從十

二諸侯今本無從字者後人誤讀有為有無之有則與

從字義不相屬因刪去從字耳

制丹衣柱建九旂

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鮑讀制丹衣柱為句注曰以丹帛為柱衣吳曰丹柱猶衣之也念孫案鮑吳二說皆誤制丹衣柱文不成義柱當為旌字之誤也旌字與柱相似旌字當在建字下制丹衣為句建

旌九旂爲句周官大行人曰建常九旂若無旌字則建九旂三字亦  
文不成義記言龍旂九旂而此言旌者旌旂對文則異  
散文則通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是也廣公宮制  
丹衣建旌九旒從七星之旗皆言其宮室衣服車旗之  
擬於天子也吳曰案考工記注龍旂九旒諸侯所建鳥  
旗七旒州里所建而此以天子言戰國不  
可以古制準也

### 感忿

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  
之功念孫案上旣言忿恚下不當復言感忿荀子議兵  
篇善用兵者感忿悠閑莫知其所從出楊倞曰感忿悠

### 志二之一

毛

闇皆謂倏忽之間也魯連子曰弃感忿之恥立累世之  
功所引魯連子卽是遺燕將書之文然則感忿當是感  
忽之譌忿字隸書或作忿形與忽相近故忽譌爲忿史  
記魯仲連傳作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悃之節  
定累世之功感忿亦感忽之譌考正義忿敷粉反之音  
不在感忿之下而在下文忿悃之下則上文之本作感  
忽明矣荀子解蔽篇凡人之見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  
鴻烈繆稱篇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  
者感忽至焉義與此感忽並相近

### 單單

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  
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念孫案此衍一單字下文今國  
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鮑於單下補一單字吳謂與  
前連舉不同皆非也上文曰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  
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  
單字不連舉此文卽承上言之亦不當連舉也

### 攻狄不能下壘枯邱

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姚曰晁改作  
壘於梧邱說苑同指武鮑曰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  
一邱言無人物吳曰吳氏韻補能叶年題反邱叶去其

### 志二之一

天

反廬陵劉氏讀壘枯邱謂空守一邱爲壘說苑攻狄不  
能下壘於梧邱齊景公田於梧邱地名也一本引北堂  
書鈔同地理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邱通鑑從之  
各有不同似梧邱義長念孫案鮑劉說皆謬一本作壘  
枯骨成邱亦後人臆改此當從說苑作攻狄不下壘於  
梧邱於文爲順於義爲長今本說苑作攻狄不能下能  
字亦後人據齊策加之一本  
引說苑無能字  
者是義見下北堂書鈔引策文正與說苑同今策文  
作攻狄不能下能字因上文將軍攻狄不能下而誤衍  
耳韻補以能字絕句而以下壘連讀則文不成義矣

### 雍門司馬前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邪？今本為王下有立王二字，因與上下文相涉而衍，今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而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念孫案：雍門司馬前本作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今脫去橫戟當馬四字。北堂書鈔武功部戟類下出橫戟當馬四字，下引戰國策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太平御覽兵部戟類所引亦如此。司馬橫戟當馬前而諫，故齊王還車而反，事相因而文亦相承也。

戰國策第一

志二之一

无

戰國策第二

讀書雜志二

高郵王念孫

楚

虛辭

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念孫案：虛辭本作曼辭，後人據史記張儀傳改之耳。文選報任少卿書：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李善注：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張儀當作張儀夫從人飾辯曼辭，曼音萬。據此，則策文本作曼辭，與史記異也。

兩虎相搏

志二之一

一

楚與秦構難，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搏作據，據字是也。據讀若戟，謂兩虎相揭持也。說文曰：尹，持也。讀若戟。說文：虞，關，相尹，不解也。從系，與尹聲。近而義同。又曰：揭，戟持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日楮師出，公載其手。史記孫子傳曰：救國者不搏，揭，尹，揭，戟字異而義同。又通作據。文選：江淹雜體詩：幽并逢虎據。李善注引此策兩虎相據，尤其明證矣。史記張儀傳載此文，當亦作兩虎相據。集解引徐廣音戟，正是據字之音。呂后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據，字徐廣音戟，正與此同。漢書五行志據作掖，顏師古曰：掖，謂揭持之。

也老子曰猛獸不據攫身不搏鬪論擊之篇曰虎兇相據而螻蟻得志皆其證也今本史記作兩虎相搏蓋後人多聞搏少聞據故改據為搏若本是搏字不得有戟音矣御覽文選注引楚策竝作據今本作搏亦是後人所改學者據徐廣之音以正史記并據御覽文選注所引以正楚策可也

遣使車 雞駭

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念孫案遣使車百乘文不成義當作遣車百乘今本有使字者因上文使使臣獻書而誤衍也藝文類聚寶部引此有

志二之二

二

使字亦後人依誤本戰國策加之其獸部引此無使字又北堂書鈔政術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珍寶部獸部引此俱無使字雞駭之犀當為駭雞之犀楚辭九歎奔駭雞於筐籠今本作雞駭非洪興祖補注曰一作駭雞案御覽獸部引楚辭正作駭雞王注曰駭雞文犀也文選吳都賦駭雞之珍李善注引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駭雞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有駭雞犀注引抱樸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縵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為駭雞又書鈔政術部類聚獸部引此策竝作駭雞舊本書鈔出字注曰戰國策云楚王獻駭雞之犀於秦又御覽人事

部珍寶部獸部引此策亦作駭雞則北宋本尚不誤至南宋本始誤為雞駭故楚辭補注所引與今本同

寡君

晉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念孫案寡君當為君王此涉下芈冒勃蘇之詞而誤也芈冒勃蘇對秦王言之故稱寡君此是子華述昭王出奔之事當稱君王不當稱寡君也下文述蒙穀之事正作君王身出

雀立

芈冒勃蘇羸糧潛行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

志二之二

三

吟宵哭鮑注曰雀立踊也引之曰鮑說甚謬雀當為雀字之誤也雀與鶴同一切經音義卷二曰鶴古文作雀漢酸棗令劉熊碑雀鳴一震即鶴鳴也鶴立謂竦身而立也文選求通親親表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李善注引此策鶴立不轉初學記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與文選注同鴻烈脩務篇曰申包胥即芈冒勃蘇鶴跼而不食晝吟宵哭皆其明證也

此蒙穀之功

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念孫案此當為比言比較其功與存國相等也後漢書李通傳注引此作校蒙穀



之功是其證

至今無冒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入宮負離次之典以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比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鮑注曰冒謂犯法引之曰鮑說甚謬冒當為冒字之誤也冒俗作冒比冒字只少一筆無冒謂無後也周語晉懷公無冒韋注曰冒後也

志二之二

四

求反

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念孫案求當為來謂得來反於楚也隸書來字作來求字或作來漢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來蕩陰令張遷碑紀行求本蘭生有芬求字作來二形相似上下文又有求字故來譌為求逸周書周祝篇觀彼萬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鮑云求反國來不豹公孫支於晉今本求字並譌作求而得此曲為之說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來反

未涉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句伐昭常句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念孫案未涉下當有泗字寫者脫去耳疆當

為疆字之誤也疆秦二字下屬為句若以疆字上屬為句則文不成義

此言齊興兵攻楚之東地尚未涉泗而疆秦已以五十萬臨其右壤也史記楚世家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策作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高注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然則下東國即淮北之地亦即此篇所謂東地五百里也地在淮北則為泗水所經故齊攻楚之東地必涉泗水也

三日 因鬼見帝下有脫文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曰楚國之會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

志二之二

五

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念孫案三日當作三月藝文類聚火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及文選張協雜詩注引此並作三月據下文云王難得見如天帝則當作三月明矣下文汗明見春申君候聞三月而後得見事與此同也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語意未了其下必有脫文類聚御覽文選注引此並有其可得乎四字當是也

墨黑

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鮑注曰黑言其髮姚曰別本作黛黑念孫案別本是也說文騰畫眉也王篇黛同騰楚

辭大招及列子周穆王篇鴻烈脩務篇並云粉白黛黑郭璞子虛賦注文選西都賦法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後漢書班固傳注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並作粉白黛黑

或謂楚王篇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云云念孫案此篇在第十七卷之首而文選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注引此或謂楚王作唐睢謂楚王則合上卷末唐且見春申君曰云云為一篇是李善所見本此處不分卷而謂楚王之上亦無或字也

志二之二

六

以其類為招 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黃雀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畫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念孫案以其類為招類當為頸字之誤也招的也言以其頸為準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高注招的也別類篇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日射招者欲其中也文選阮籍懷詩注引此作以其頸為的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此云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姚曰春秋後語云以其頸為的的或為招以上姚校本語招的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也凡從

勺聲之字古音皆屬宵部故的從勺聲而通作招說文約從木勺聲而搖切也從九勺聲玉篇平交力弔二切皆其類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姚云三同集無此十字曾云一本有念孫案無此十字者是也一本有者後人妄加之耳夕調乎酸鹹謂烹之也既烹之矣何又言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乎下文說黃鵠之事至畫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以下更不贅一語此獨於夕調乎酸鹹之下加二語以成蛇足甚無謂也文選詠懷詩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戰國策並無此十字新序雜事篇亦無此十字

鮪鯉

志二之二

七

黃鵠俯囓鮪鯉仰嚙陵衡鮪改鮪為鮪云字書無鮪字念孫案鮪鯉當從新序作鮪鯉小雅周頌皆以鮪鯉連文鮪失考而改鮪為鮪謬矣類聚鳥部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鮪鯉

禕布與縣 莫知媒兮 媼母求之又甚喜之

兮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孫子為書謝春申君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與縣不知異兮閭婞子奢莫知媒兮媼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譬為明以譬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自寶珍隋珠

至易惟其同皆出荀子賦篇韓詩外傳亦同禕布與縣姚云禕孫作襍鮑改為禕衣與絲注云禮后服禕衣念

孫案鮑說甚謬孫朴本作襍是也荀子及外傳並作襍

布與錦此策錦作縣蓋錦譌為綿轉寫為縣又譌為縣

耳隸書縣字或作縣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譌作

日縣長今本縣字並譌作縣襍布與錦不知別異言

美惡不分也莫知媒當從荀子外傳作莫之媒之與知

又與上文兩不知相涉而誤言無人為之媒也嫫母求之又甚喜之

荀子外傳並作嫫母力父是之喜荀子一本此策求之

二字未詳何字之譌又即父之譌也篆文父字作又

志二之二

八

甚喜之當從荀子外傳作是之喜言惟嫫母力父是喜

也是與甚字之誤隸書是字作是甚字或作是二形相

功者而譌之齊語共作是此因其譌為甚故又譌為是

也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

能來急時辭也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焉

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

說文是少也從是之喜與莫之媒相對為文喜讀平

聲與媒為韻也堯典庶績咸熙揚維劇秦美新及膠東

子嗜喜釋文曰陸作喜喜兩雅意與也學記正義引

大篇漢書古今荀子無詩曰以下三句外傳有之外傳

每章之末必引詩為證若戰國策則無此例也詩曰以

下三句蓋後人取外傳附益之耳又案苑師之詩曰上

帝甚蹈無自療焉毛傳曰蹈動也正義曰言王心無恒

數變動也此引詩上帝作上天因與上文嗚呼上天相

涉而誤甚蹈作甚神神者惰之壞字故外傳引詩作上

帝甚惰一切經音義五曰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義與

毛傳孔疏同陶怡蹈古同聲而通用也療焉作療也亦

是傳寫之誤外傳亦集傳據此策遂謂詩之蹈字當作

神竊所未安

大息

汗明見春申君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

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鮑注曰異於小休念孫

志二之二

九

案鮑說甚謬先生息矣猶孟嘗君言先生休矣息上不

當有大字此因上文大字而誤衍耳太平御覽人事部

引此無大字

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

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

何哉鮑改楚君為楚軍念孫案君字屬上下文而誤衍

耳鮑改非也將道何哉當作將何道哉道從也見禮言

楚欲攻燕兵何從出也置道字於何字之正則文不成

義矣

趙

董闕安于

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念孫炎闕與安一字也定十三年左傳及晉語呂氏春秋愛士篇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竝作董安于韓子十過篇及鴻烈道應篇竝作董闕于是闕于即安于也安與焉古同聲而通用闕于之為安于猶闕逢之為焉逢也爾雅大歲在甲曰闕逢釋文闕焉割反又於虔反史記麻書作焉逢今作董闕安于者一本作闕一本作安而後人誤合之耳

君之不用也

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念孫

志二之一

十

案君之不用言之不聽語意相複此本作知過見言之不聽其君之不用也五字衍文耳文選為曹公與孫權書注後漢書蘇竟傳注引此竝作智果見言之不聽韓子十過篇作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皆無君之不用句

報知氏之讎

士為知己者外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念孫案之讎二字後人所加也吾其報知氏者承上為知己者外言之謂報知氏之恩非謂報知氏之讎也下文曰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又曰而可以報知伯矣竝與此句同義後人以下文多言為知伯報讎故

加之讎二字不知彼自言報讎此自言報恩也史記刺客傳曰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外以報智伯此雖兼報讎言之而報智伯三字仍謂報恩非謂報讎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有之讎二字則所見本已誤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吾其報知氏矣

吞炭為啞

豫讓漆身為厲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史記作漆身為厲吞炭為啞念孫案此策原文本作又吞炭以變其音今本為啞二字乃後人據史記加之也不知為啞即是變其音故戰國策言變音而不

志二之一

七

言為啞史記言為啞而不言變音也史記索隱引此策曰豫讓吞炭以變其音呂氏春秋恃君篇曰豫讓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以變其音鴻烈主術篇曰豫讓漆身為厲吞炭變音皆其明證也

曲吾

今魯句注魯字義未詳鮑據史記改為論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鮑改曲吾為曲遇吳曰吾當作逆史注中牟曲遇聚鄭州縣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具罷趙可以取唐曲逆唐即唐縣曲逆蒲陰縣竝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念孫案吳說是矣而未盡也釋名

曰逆還也。逆音還不從其理則生殺還不順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逆與還同是逆字古讀若還。逆從並聲並與還古亦同聲故置從並聲而還又從聲聲聲從並聲而游游又從聲聲也與吾聲相近故曲逆或作曲吾不煩改吾為逆也。逆與不相似若非古聲相通逆字無緣誤作吾也

城市之邑七十

馮亭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吳曰七十史作十七下同念孫案作十七是也秦策曰上黨十七縣皆秦之有也是其證未見一城

志二之二

十一

夫用百萬之眾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念孫案見當為尋尋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為見。說見經義述聞周語見神下句曰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即其證也史記趙世家正作未得一城

外賓客

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鮑注曰外疏之也姚曰錢劉去賓字念孫案外賓客遊談之士有法頗累錢劉去賓字是也外客謂外來之客鮑云疏之非是史記蘇秦傳作賓客游士此作外客遊談之士文本不同今本作外賓客遊談之士者後人據史記游記賓

字因誤入正文耳楊倞注荀子臣道篇引此有賓字則所見本已誤文選蜀都賦注上吳王書注引此竝無賓字今據以訂正

齊涉渤海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念孫案齊之救趙無煩涉渤海史記渤海作清河是也蘇秦說齊王曰齊面有清河說趙王曰趙東有清河是清河不齊趙之間齊趙相救必涉清河齊趙相攻亦必涉清河張儀說齊王曰大王不事秦秦悉趙兵涉清河指博關說趙王曰今秦告齊使與師度

志二之二

十二

清河軍於邯鄲之東皆是也今作渤海者因上文有齊涉渤海而誤。上文曰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之閒故齊之救燕必涉渤海也

以王因饒中山

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構中山也。構與講同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鮑改王因為三國注曰饒益也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念孫案改王因為三國是也饒中山三字連文若訓饒為益則是以三國益中山斯為謬矣今案饒當為撓字之誤也撓如撓亂我同盟之撓以

三國撓中山而講則中山不得不聽不得不割地故曰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撓中山而取地也魏策曰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是其證

馬服之子 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念孫案馬服之子本無之字後人以趙括為趙奢之子因加之字耳不知當時人稱趙括為馬服子沿其父號而稱之也馬服子猶言馬服君秦策君禽馬服君乎史記白起傳作馬服子韓世家曰秦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皆其證也太平御覽兵部引

志二之二 古

此策正作馬服子又下文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亡敗當為七敗上言秦七勝故此言趙七敗下文曰今七敗之禍未復是也亡七字相近故七譌為亡此時趙猶未亡不得言亡敗之餘眾也敝守二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敝亦餘也收破軍之敝所謂收合餘燼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鄭注曰幣謂給公用之餘齊語戎車待游車之製戎士待陳妾之餘韋注曰製殘也謂殘餘也爾雅通管子小匡篇作戎車待游車之製敝幣字異而義同守字因下文數守字而行後人因於

上句加眾字以成對文耳御覽引此作趙以十敗之餘上文七勝御覽亦作十勝收破軍之弊無眾守二字

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軍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念孫案此以與秦城為句何如不與為句不與下本無何如二字齊策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猶此言與秦城何如不與也廣雅與如也孰與猶何如也故鄒忌對曰不如勿救後人誤讀與秦城何如為句因於不與下加何如二字而不知其謬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與秦地何如勿與

志二之二 五

人居若圍城之中

魯連見新垣衍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人居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鮑據上文及史記魯仲連傳改若為此吳云若疑居字訛行念孫案鮑之改吳之疑皆非也若猶此也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古字或兼數義後人不能徧識或改之或刪之而古義浸亡矣

魏魁

魏魁謂建信君吳曰魁一本作魁楚辭九魁北斗星名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魁字魁當為魁魁隸或作魁漢楊君石門頌奉魁承杓魁即魁字斗其字隸書作什或作斤故魁字或作魁其右畔與介字相近故譌而為魁吳云一本作魁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魁一作魁皆其證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引此正作魏魁鮑不達而改為危字斯為謬矣

孝成王方饋不墮會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

志二之二

夫

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會鮑注曰饋餽同方會而祭不墮失匕筮吳曰墮祭會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高注鴻烈詮言篇曰饋進會也又注呂氏春秋必已篇及鴻烈說林脩務二篇竝曰墮廢也此言孝成王方進會聞告反之言而不為之廢會耳饋非謂祭墮亦非儀禮墮祭之墮也

秦按兵攻魏

臣謂奉陽君曰天下事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敢安邑念孫案秦按兵攻魏兵字後人所加也秦按攻魏者按語詞猶言於是

也言秦使三晉攻齊國破財屈而兵分秦於是攻魏取安邑則三晉不能救也下文曰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與秦爭戰也又曰天下事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秦按攻魏君按救魏秦按為義三按字義竝同也按字或作案又作安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

志二之一

七

重釋彙辭官其主安輕見教一篇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念孫案字之作案者戰國策荀子而外又見於逸周書武寤篇曰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其作安者戰國策荀子呂氏春秋而外又見於國語吳語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名而管子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會安以其餘脩兵革去之管子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查黎其陽安樹之五麻又曰率木安逐條長數大又曰墨子非樂篇曰然即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于戚民衣會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又曰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于戚天下之亂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以為未必然也其作焉者則禮記三年問而外見於經史諸子者甚多見釋不知按為語詞而於按下加兵字按兵與攻魏連文而

其義遂不可通矣

燕郭之法 桑雍

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吳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念孫案燕字當在郭字下燕偃聲相近郭燕之法即郭偃之法商子更法篇引郭偃之法云云是其證也桑雍姚曰桑曾作柔下文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姚曰桑雍劉作柔雍念孫案作柔癰者是也癰即癰疽之癰便辟左右夫人孺子皆柔媚其君以為患於內故曰柔癰癰雍字之

志二之二

六

通柔桑字之誤耳鮑吳說桑雍之義皆不得其解而為之辭

觸讐 揖之

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觸讐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亦作龍案說苑敬慎篇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讐以別之念孫案吳說非也此策及趙世家皆作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今本龍言二字誤合為讐耳太后聞觸龍願見之言故盛氣以待之若無言字則文義

不明據姚云一本無言字則姚本有言字明矣而今刻

姚本亦無言字則後人依鮑本改之也漢書古今人表正作左師觸龍又荀子議兵篇注曰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曰左師觸龍言願見皆其明證矣又荀子臣道篇曰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有臨轅夷侯咸觸龍惠景閒侯者表有山都敬侯王觸龍是古人多以觸龍為名未有名觸讐者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揖之史云胥之當是念孫案吳說是也集解曰胥猶須也御覽引此策作盛氣而須之隸書胥字作胥因譌而為揖後人又

志二之二

九

加手旁耳下文言入而徐趨則此時觸龍尚未入太后無緣揖之也

有所卻

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卻也故願望見太后鮑注曰恐太后不能前念孫案鮑未解卻字之義卻字本作御讀如煩勸之勸謂疲羸也言恐太后玉體之疲羸故願望見也廣雅困疲羸羸考工記轉人注曰羸今倦字也御極也皆謂困極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微飢受詘蘇林曰飢音倦飢之飢郭璞曰飢疲極也又上林賦與其窮極倦飢郭璞曰窮極倦飢疲憊也方言曰飢倦也倦亦與說文曰倦同



御微御受屈也，御微御，竝字異而義同。趙世家作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苦與御同義，則御為倦御之御明矣。

戰國策第二

志二之二

字

戰國策第三

讀書雜志二

高郵王念孫

魏

適秦

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邦。張儀傳無內字此善事也。鮑解適秦曰：適猶歸，念孫案：攻楚而歸秦，殊為不詞。鮑說非也。今案：適者，悅也。言攻楚而悅秦也。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曰：適，悅也。上文云：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故魏攻楚，即所以悅秦。韓策：張儀說韓王曰：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是其證。

志二之三

一

反於楚王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塗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鮑解反於楚王曰：反，言報之。念孫案：鮑說非也。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楚下本無王字。此因下有楚王而誤行耳。陳軫去楚適魏，而張儀惡之於魏王，謂其善事楚為之求地。軫即令人以此言聞於楚王，使楚王喜而復之。以上說見楚策故曰：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反訓為歸，非訓為報。楚策記此事曰：公不

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是其證

東夷之民不起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鮑改起為赴念孫案鮑改非也不起者謂不起兵以應禹也下文日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與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即其證

令儀狄

管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姚日一本無令字念孫案一本是也儀狄即帝女之名不當有令字文選七啟七命注及太平御覽飲會部引此皆無令字

志二之三

舉子

秦蠶食魏盡晉國戰勝舉子割八縣史記穰侯傳舉子作舉子徐廣曰韓將舉葛念孫案作舉者是也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舉葛韓世家釐王二十一年使舉救魏魏與同為秦所敗即此所謂戰勝舉子者也此策作舉子者說文舉啼也舉疾有所趣也此策舉子之舉蓋本作舉字隸省作舉漢武都太守李翁而狹頌強不舉舉即舉字也舉之省作舉猶舉之省作舉又省作舉形與舉字相似俗書舉字作舉故舉子譌為舉子矣

伐魏之事不便

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髮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髮于王何損鮑注上三句曰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髮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髮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辭也吳曰鮑強注終不通愚案伐魏之事不便當無不字義乃通念孫案吳說是也藝文類聚寶玉部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竝作伐魏之事便魏雖刺髮於王何益

道涉山谷 危隘

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念孫案道涉山谷山字後人所加也危當為颯字之誤也草書危字作危二形相似涉谷地名也道從也上文曰道河內信故颯誤為危 鄂朝歌下文曰道

志三之三

河外倍大梁義竝與道涉谷同韓策曰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大荒而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言秦師伐楚從涉谷行三千里而攻二入道南方來 颯音自案今之平靖關在信陽州應山縣颯隘之塞也之開其地即古之颯隘也定四年左傳作冥隄韓策作颯隘燕策作颯隘史記魏世家曰伐楚道楚策謂之颯塞竝字異而義同 涉谷涉古閭所刊索隱單行本如此別本有山字乃後人依誤本戰國策加之考索隱正義皆無此字行三千里而攻冥隄之塞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正義引劉伯莊音義曰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是面道河外是東道皆其證也後人不知道訓為從而誤以為道路之道又不知涉谷為地名而誤以涉為跋涉之涉故妄加山字以增成其義耳

王曰不敢 王曰不能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念孫案王曰不敢王曰不能兩王字皆後人所加也曰不敢曰不能皆平都君之語與上文自為問答是以秦戰不勝趙上臣故曰上皆無曰字

志二之三

四

而魏王荅平都君之語則必加魏王曰三字以別之也後人誤以不敢不能為魏王荅語故於日上加王字耳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皆陽貨自為問答之語是以好從事及日月逝矣之上皆無曰字而孔子荅陽貨之語則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正與此同也詳見四書釋地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

為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以上四問四荅及且楚之始封云云皆子西一人之語而後世家張良對漢王曰管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志二之三

五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以上七問七荅皆張良一人之語亦與此同也墨子耕柱篇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孟子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亦是一人之語自為問答

衣焦不巾頭塵不去

季梁衣焦不申頭塵不去鮑注曰行路犯風曰故焦焦故不申吳曰焦卷也念孫案吳說近之焦讀為癯廣雅癯縮也曹憲音子笑反謂衣縮而不申之也頭塵不去吳曰文選去作浴阮籍詩法念孫案作浴者是也凡從谷從去之字隸書往往相亂隸書去字或作谷形與谷相似易致訛舛廣雅去也去諛作谷法開也諛此是浴字諛為法列子說符篇白公諛作裕皆其類也遂歿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論篇作法室後人因改為去耳

請出而說秦

唐且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而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念孫案請下不當有出字此涉下文出字而誤衍耳史記

志二之三

六

魏世家新序雜事篇俱無出字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亦無

誤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為涕出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所得魚也今本所有前字案曩即前也上臣前之所得而誤衍耳魏文選人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及文選阮籍懷詩注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注引

此並前字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鮑注曰以不告為誤吳曰誤字當句然恐是諛字諛引之曰吳以誤為諛之譌近之然誤與諛字不相似諛字無緣諛作誤誤當為諛形近而譌也矣字隸或作矣吳字隸或作漢書韋賢傳注曰諛歎聲吳二形相似故諛譌為誤音許其反是諛與諛同

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念孫案大成午從趙來來字後人所加

志二之三

七

也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作一句讀謂大成午在趙申不害在韓而大成午寄言於申不害非謂從趙來韓而與之言也後人不曉文義故於從趙下加來字耳韓子內儲說篇正作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

甯為雞口無為牛後

臣聞鄙語曰甯為雞口無為牛後姚曰顏氏家訓引作甯為雞口不為牛從鮑曰沈括辨以為雞口牛從今案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王怒而從之雞口牛從誤也吳曰索隱引延篤云甯為雞口不為牛從已雞中主也從牛子也沈說亦有所本念孫案顏氏家訓書證

篇曰太史公記曰甯為雞尸無為牛後案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尸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文選為曹公與孫權書蘇秦說韓羞以牛從李善本如此今本作牛後李善注曰戰國策甯為雞尸不為牛從延叔堅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是策文本作甯為雞尸不為牛從故顏李小司馬所引竝同而今本作甯為雞口無為牛後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史記作雞口牛後亦傳寫之誤顏氏已辨之矣又案蘇秦說趙王曰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雞尸喻臣人也牛從喻臣於人也故下文曰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乎而史記正義乃云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其說甚為迂曲鮑襲取其義謂蘇秦以惡語侵韓謬矣

志二之三

八

虎擊 貫頤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擊之士跽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念孫案史記張儀傳虎擊作虎賁是也此蓋賁為贄又為擊耳太平御覽兵部引此策正作虎賁之士楚策亦云秦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鮑吳皆讀擊為前有擊獸之擊鮑又改擊為贄望文生義近於皮傳矣跽跣科頭貫頤奮戟史記索隱

曰貫頤謂兩手捧頤而直入敵鮑曰貫人之頤吳曰鮑說與上文不類索隱以貫頤為捧頤亦不通劉辰翁云貫頤謂見射猶奮戟不顧外也則此連下文奮戟為義引之曰諸說皆有未安貫讀為彎弓之彎史記伍子胥傳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音貫為彎謂滿張弓也陳涉世家贊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漢書作彎是貫即彎也頤弓名也廣韻作彘音與頤同云弓名出韻畧古無彘字借頤為之耳彎弓奮戟事同一類史記集解曰跽跣音徒俱跳躍也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跽跣科頭而彎弓奮戟言士之勇也

志二之三

九

馳南陽之地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鮑解馳南陽之地曰馳反走示服也解秦已馳曰馳進也韓避之而秦進也念孫案鮑說甚謬馳讀為移移易也謂以南陽之地易秦地也下文曰國形不便故馳謂兩國之地形不便故交相易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馳地謂易地也馳字或作施而皆讀為移管子國蓄篇今

君綺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轉重甲篇施作移荀子篇  
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倫維傳匈奴人之所施易施  
字並讀下文曰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  
記韓世家易作施正義以施為張設田完世家曰請與

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施並與移同字又作弛韓子內儲

說篇曰應侯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勦臣恐弛

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弛亦與移同集韻弛  
余支切

改易也

縱韓為不能聽我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今秦之心欲

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做公仲之行將面

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王聽臣

為之做四竟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為不能聽我姚  
本

如韓必德王也必不為屬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

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

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

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念孫案縱韓為不能聽我鮑

本無縱字是也韓為不能聽我為能聽我而為字並與

如字同義言韓如不能聽我則韓必德我而不為我首

志二之三

十

如能聽我而絕秦則韓必代楚受兵也古或謂如曰為

秦策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中國為

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

事於秦也又曰為我蘇必以魏子為殉言如我蘇也齊

策曰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燼齊為勝其良士選卒

亦燼言齊如勝也楚策曰子為見王則必拚子鼻言子

如見王也魏策曰座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

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言如弗能聽也管子戒篇曰

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从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

如臣从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曰為我从王則封女女必

無受利地言如我从也姚本作縱韓為不能聽我者後

人不解為字之義故據史記加縱字不知為與如同義

若加縱字則與為字義不相屬矣史記韓世家作縱韓

不能聽我無為字則縱字之義可通然據索隱單行本

亦無縱字

志二之三

七

書報韓王

尚靳歸書報韓王鮑讀尚靳歸書為句注曰以書歸念

孫案鮑說非也此本作尚靳歸報韓王謂靳自秦歸以

宣太后之言報韓王也歸下不當有書字太平御覽兵

部人事部引此皆無書字

因也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蔡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也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念孫案因也當為因曰與下文則曰相對為文韓子說林篇作得立因曰為戒是其證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鮑解生得失云謂相可否今本史記刺客傳亦作生得失念孫案史記索隱出

志三之三

三

不能無生得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使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通也據此則史記本作生得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戰國策本作生情而今本亦作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位正

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鮑解今王位正句曰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念孫案如鮑說則當云今王正位不當云今王位正也今案位讀為

蒞正讀為政言自今王蒞政以來從臣不事大臣大臣不事近臣也上言羣臣比周以蔽其上此言今王蒞政以來從臣不事大臣大臣不事近臣則羣臣不得比周以蔽上矣故下文曰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僖三年穀梁傳曰蒞者位也位與蒞義同而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肆師用牲于社宗則為位故書位為蒞是也秦策曰臣聞明主蒞正即蒞政也改正古多通用不煩

燕

足下皆

志三之三

三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念孫案皆字義不可通皆當為者足下者與僕者相對為文今作皆者因上文皆自覆之術而誤

君人

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念孫案君人當依新序雜事篇作人君藝文類聚居處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及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此並作人君

黃金千溢

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溢以為馬倉念孫案秦策言白璧百雙黃金萬溢此獻白璧一雙則黃金不得有千

溢之多且與下以為馬會之意不合太平御覽獸部引此于作十於義為長

長驅至國

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姚曰國錢作齊念孫案作齊者原文作國者後人據史記樂毅傳改之也後人以上文既言擊齊此不當復言至齊故改為至國不知至齊之齊與擊齊之齊異義至齊謂至齊都猶言至國也齊策云馮煖自薛長驅到齊亦謂到齊都也文選東京賦注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注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晉紀總論注引策文竝作至齊新序

志二之三

古

雜事篇亦作至齊又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史記輕卒銳兵長驅至國然則史記作國而戰國策作齊明矣

舉王

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鮑解舉王二字曰興起之王吳曰舉字恐因下誤衍念孫案吳說是也當世之王謂受命之君也王上不當有舉字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舉字

即有舛蚌

蘇代為燕為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暴而

鵲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啄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舛蚌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舛鵲姚

日謠語諺語皆叶後語作必見舛蚌脯即多一字藝文

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鵲得雨則

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舛蚌兩謂

開口一本作兩非是恐別有所據念孫案陸說甚為純

謬訓兩為開口既屬無稽謂兩與蚌為韻又於古音不

合凡平聲江韻之字古音皆與東冬通而不與陽通上

去聲亦亦然蚌字古韻若秦故其字從虫丰聲郭璞山

海經說野絲贊曰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

匪蚌化出無方物豈有種則晉時蚌字尚讀若奉陸佃

不知古音而謂蚌與兩為韻故有此謬說此當作今日

吳棫韻補蚌叶彼五反與兩為韻亦非

志二之三

五

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脯姚云不聞蚌鵲得雨則解非也蚌將為脯者謂不雨則蚌將枯舛非謂蚌鵲得雨則

解也今案作蚌將為脯者戰國策原文也藝文類聚人

覽人事部諫諍游說二類並引作蚌將為脯今據以訂

正藝文類聚介部及御覽羽族部並引作蚌即見蚌脯

又御覽兵部引作蚌即有蚌作必見蚌脯者春秋後語文

也御覽介部及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後語

者又宋人據誤本誤本戰國策作即有舛蚌者因下文

即有舛鵲而誤也諸書所引皆無陸所見本作今日不

兩明日不兩者誤本之尤甚者也諸書所引皆無乃不知

兩與蚌之非韻而轉以作兩者為非又妄解兩為開口



以曲成其說甚矣其謬也而姚且疑其別有所據毋亦  
眩於名而不知其實乎

非君恐望之

燕王遺樂閒書曰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  
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恐  
望之姚本作非君心所望之念孫案新序雜事篇作非  
君惡所望之是也惡何也言非君何所望之也作恐者  
惡之譌作心者惡之脫耳鮑不考而改恐為孰謬矣恐  
孰形聲俱不相近若本  
是孰字無緣誤為恐

君之所揣也

志二之三

夫

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鮑注以意為  
意度非也意  
詞也詞與抑同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  
大戴禮武王踐作篇曰黃帝顛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  
可得見與墨子明鬼篇曰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  
與莊子盜跖篇口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余且  
隱心以成而過不願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  
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鮑解君之所揣  
句云言君量我也姚云揣曾作制念孫案鮑說甚謬揣  
者制之譌制者制之譌言君之幸教寡人與否皆在於  
君故曰君之所制也唯君圖之新序雜事篇作此君所  
制唯君圖之是其明證也篆文制字作制隸作制形與  
制相近因譌而為制矣齊策夫制楚者王也鴻烈主衛  
制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

專行也今本制字並譌作制大戴禮五帝德篇依鬼神  
以制義史記五帝紀譌作制正義以制為古制字非也

膝下行

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鮑注曰以膝行不立行故  
言下念孫案鮑說甚謬膝行二字之閒不當有下字此  
因上文下字而誤衍耳史記刺客傳無下字文選四字  
講德論注引策文亦無

宋

王之所憂 齊王 荆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  
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

志二之三

七

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念孫  
案王之所憂王當作人今作王者戰國策人字或作王  
因譌而為王下章墨子曰吾欲藉子殺王王亦王之譌  
也吳曰一本殺王作殺至云人至並  
而鄰反集韻云人唐武后字作至韓子說林篇作夫  
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是其證下文齊  
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兩王字亦當作人韓子  
作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是其證

設機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念孫案機下當有械字故  
高注曰機械雲梯之屬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注曰有

攻守之器曰械，機械，機巧之械也。文選勅進今上賡注，辯也。論法引策文，竝作機械。墨子公輸篇亦云：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

罵國老諫曰

宋康王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罵國老諫曰：鮑改諫曰為諫臣。見吳校本念孫案曰：與臣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臣字無緣誤為曰。考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罵國老諫者，賈子春秋篇新序雜事篇竝作罵國老之諫者。則舊本曰字乃者字脫去上半耳。且諫者即指國老而言，蓋羣臣莫敢諫，唯國老尚有諫者，而康王罵之也。鮑不達而以意改之，斯為妄矣。

志二之三

尤

見祥而不為

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念孫案：見祥而不為，當作見祥而為不可為，不可謂為不善也。呂氏春秋制樂篇曰：見此同，可與禍為韻。今本為不二字誤倒。又脫去可字。賈子新序竝作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

衛

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

秦攻衛之蒲，胡行謂樗里疾曰：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吳曰：一本作蒲入於秦，念

孫案：史記樗里子傳作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據此則今本作今蒲入於魏，乃後人據史記改之。下句作衛必折於魏，折下又脫去而入二字也。

策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齊策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楚策曰：魏折而入於齊。秦子何以救之？韓策曰：韓急則折。其一本作蒲入於秦者是也。據高注云：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則正文本作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明矣。蓋攻蒲者秦也，故言蒲入於秦，不得言蒲入於魏。史公未達其意而改之，故索隱有相反之語。而後人復據史記以改此策，弗思甚矣。鮑

志二之三

尤

解蒲入於魏，句云：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

衛使客事魏 衛客曰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念孫案：衛使客當作衛客謂衛人之客於魏者也。衛客猶言燕客。秦策曰：燕客燕澤是也。衛下不當有使字。事魏下當有王字。今本行使字脫。王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衛客事魏。王又下文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衍曰：字類聚御覽皆無曰字。

中山

商敵為資

司馬憲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憲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念孫案敵當為敵字之誤也敵即商推之推古音反商推之推通作敵猶推擊之推通作敵說文推敵擊也玉篇古角切定二年左傳奪之杖以敵之釋文推敵擊孝反又苦學反說文敵擊頭也玉篇口交口卓二切推敵設三字古同聲而通用凡從高從雀之字古多通用說文塙堅不可拔也玉篇口角切即易確乎其不言當可拔之確詩白鳥鷺鷥孟子作鶴鶴皆其例也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推以為資未可豫陳其說也商推猶商較也較與推古字通續漢書律志其可以相傳者准大推常數而已

志二之三

干

大推即大較鮑彪解商字云商較之是也但未知推之俗作敵謔作敵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商推為資是其明證矣推字古通作敵因譌而為敵荀子儒效篇選編百姓而慤新序雜事篇慤作敵今本譌作敵莊子徐無鬼篇釋文引三蒼云推敵也今本亦譌作敵漢書李廣傳自負其能數與虜敵史記作數與虜敵戰敵音古學反故與確通今本亦譌作敵草書敵字作敵敵字作敵二形極相似

不知者特以為神力言不能及也

司馬憲見趙王曰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力言不能及

也鮑改力為人吳以力言二字連續云盡力言之引之日鮑之改吳之釋皆非也力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也字之誤不知者特以為神也絕句楚策曰鄭周之於衛問非知而其言不能及也五字乃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無此五字是其明證矣

戰國策第三

志二之三

干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亾逸今見存者唯  
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  
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  
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  
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躡駁所亟宜辯正者也近世  
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攷異討論精核多所發明足為  
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  
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為細密余曷好此學研  
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攷經史諸子及羣書  
所引以釐正譌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

序三之一

丑又從吳侍御榮光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劖刷凡所  
說與錢梁同者一從刊削尙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勾之  
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嶽之大也嘉慶二十二年冬  
十一月五日高郵王念孫敘昔年七十有四

史記第一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五帝本紀

面陵

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面陵之女念孫案面陵下脫  
氏字下文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陳鋒氏女皆有氏  
字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引此竝作面陵氏大戴禮  
帝繫篇亦作面陵氏

制

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本制作制云制古制字又論字例

志三之一

云制字作制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  
乃為好本念孫案張說非也制與制聲不相近無緣通  
用制字篆文制字作新隸作制形與制相似因譌為制  
非古字通用也

西至于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念  
孫案西至本作西濟此涉上下三至字而誤也正義曰  
濟渡也則本作濟明矣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濟  
大戴禮五帝德篇同

小大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念孫案小大當從宋本作大小。此氏荷屋所藏單刻集解宋本也。其缺者則以兼刻索隱本補之。是以二本各存其半。此之所有即彼之所無。然皆係宋本。寫者誤倒耳。正義先釋大後釋小。則本作大故可寶也。 夏本紀

夏本紀

厥田斥鹵 厥貢鹽絺

其土白墳。海濱廣湯。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念孫案此文本作其土白墳。海濱廣湯。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墳。其字統下土田賦貢而言。湯即斥字也。故集解云。徐廣

志三之一

二

曰。湯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湯字又作易。尚之地。索隱曰。澤一作易。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海濱。志作千古。易鹵。後人不曉字義。乃於海濱廣湯下。加厥田斥鹵四字。上文有廣更言斥鹵。下文有田上下。則不得先言厥而移鄭元曰田且樹穀。曰田斥鹵之地。豈得謂之田乎。而移鄭元曰斥謂地鹹鹵八字於厥田斥鹵之下。且於謂地鹹鹵下。加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二十二字。白鹵音魯。以下皆索隱單行本所無。又於貢鹽絺上加厥字。甚矣其謬也。漢書地理志作厥土白墳。海濱廣湯。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足正今本之謬。

逆河

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念孫案逆河本作迎河。古文尙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文。然用今文者亦不少。說見段氏古。此篇及河渠書。漢書地理志之同為逆河。皆後人依古文改之。集解引鄭名曰逆河。則所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莽曰見本已改為逆。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莽曰迎河。亭溝。志同為迎河。及河渠書贊。余東闕洛汭大邳迎河。此四處仍作迎河。則改之未盡者也。蓋晉以後之治尙書者。皆傳古文而不傳今文。他書之同於今文者。皆以古文改之。故觀地理志之兩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為後人所改。觀河渠書贊之迎河。則知上文之逆

志三之一

三

河亦後人所改矣。逆字古讀若御。說見唐韻正。文多不錄。而迎字亦有御音。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迎一作御。楚辭。離騷。九疑嶺其竝迎。與故為韻。則迎亦可讀若御。莊子。應帝王篇。不將不逆。與藏傷為韻。淮南覽冥篇。逆作迎。則逆又可讀若迎。迎古讀若御。亦見唐韻正。迎逆御古聲竝相近。故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也。

太平治

天下於是太平治。念孫案太當為大。大太字相近。後人又習聞天下太平之語。故大誤為太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

殷本紀

炮烙

於是紂乃重刑辟今本刑辟作辟刑據宋本及明游明本改有炮烙之法段

氏若膺曰炮烙本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

書作炮格念孫案此謂谷禾傳擄筮增於炮格也師古曰齊塗鋼柱加之火上此正釋炮格二字而

今本亦改為炮烙矣今案索隱引鄒誕生云格今本譌一音閣又

云為銅格炭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

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

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為亦相似度

格度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圍為格高

志三之一

四

氏注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舛

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為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為

義今諸書皆為後人改作炮烙矣念孫案段說是也韓

子餘老篇曰紂為肉圍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肉圍炮

格糟邱酒池皆相對為文今改炮格為炮烙則文不相

對矣難勢篇又云築紂為高臺澗池以盡民力為炮格

以傷民性言設言為則必有所設所為之物今改炮格

為炮烙則不知為何物矣

周本紀

而伯曰文王

子昌立是為而伯而伯曰文王念孫案而伯曰文王本

作而伯文王也今本既衍曰字又脫也字此是承上句

而申明之故曰而伯文王也五帝紀曰文祖者堯大祖

也項羽紀曰亞父者范增也語意並與此同若云而伯

曰文王則非其指矣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而

伯文王也

散鹿臺之財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諫念

孫案散鹿臺之財本作散鹿臺之錢今作財者後人依

晚出古文尚書改之也請以十證明之晚出尚書武成

志三之一

五

篇散鹿臺之財正義引周本紀曰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錢又曰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

以錢為主耳是史記本作錢不作財一也史記正義引

孔氏一人所見之本不得互異明是後人依晚出尚書

改之武成正義獨不改者以孔氏明言史記作錢故也

羣書治要引史記亦作散鹿臺之錢是唐初人所見本

皆作錢二也齊世家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三也

而侯世家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漢書張良傳漢

紀高祖紀並作財案此三書記張良諫立六國後事並

本史記今漢書漢紀作財與史記新序不合皆後人依

晚出尚書四也逸周書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

之錢散巨橋之粟孔晁注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脫去

謂錢類引周書曰武王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是正今本之誤又案武成正義曰鹿臺之財非一物後世通論以錢為主耳若逸周書果作財則孔氏必引以爲證今不引則逸周書本作錢可知他如管子呂覽淮南諸書亦皆作周本紀即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錢故皆不引也

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六也淮南主術篇道應篇竝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七也殷本紀曰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是紂作鹿臺本以聚錢故周本紀言散鹿臺之錢八也呂氏春秋慎大篇曰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高注鹿臺紂錢府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是分財不專在鹿臺而賦錢則專在鹿臺故曰賦鹿臺之錢九也說苑指武篇曰武王上堂見玉

志三之一

六

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也即収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士民今本作散鹿臺之財金錢文不成義財字明是後人所加藝文類聚產業部引六韜亦云武王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是玉與女皆在宮中而金錢則在鹿臺故曰散鹿臺之金錢十也自晚出尚書盛行於世學者翫其所習蔽所希聞於是見古書中言散鹿臺之錢者輒改錢爲財其已改者則有漢書漢紀見上其已改而舊迹尚存者則有周本紀逸周書說苑其未改者則有殷本紀齊世家西

侯世家及管子呂覽淮南新序其引史記而已改者則有樂記正義見上其未改者則有武成正義羣書治要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原文故具論之

誅武庚管叔 殺武庚祿父管叔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今本無殺字者後人以殺與誅意義相複而刪之也不知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相對爲文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也衛將軍驃騎傳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亦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竝作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又魯世家曰遂誅管叔

志三之一

七

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竝曰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皆其明證矣又衛世家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管叔上亦本有殺字御覽州郡部引此正作殺武庚祿父殺管叔放蔡叔

莫敢發之

比三代莫敢發之念孫案莫敢發之本作莫之敢發淺學人改之耳傳三年左傳未之絕也今本作未絕之也亦淺人所改鄭語作莫之發也文選幽通賦注運命論注引史記竝作莫之敢發列女傳孽嬖傳論衡異虛篇作皆莫之發

王川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幽王以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念孫案廢申后去太子一事已見上文此處不應重見王用之三字亦與上文用事相複今案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乃復舉上文以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與號石父之事各不相涉祇因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王下衍一用字因上文用事而衍遂致不成文理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廢申后上加一又字以曲為彌縫耳羣書治要引此作王之廢后去太子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引作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今據以訂正

志三之一 八

樂及徧舞

立釐王弟穰為王樂及徧舞念孫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樂及徧舞上有遂享諸大夫五字是也今本脫此五字則敘事不明莊二十五年左傳曰王子穰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周語曰王子穰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舞皆其證

秦本紀

雜廩

齊雜廩殺無知管至父等念孫案雜廩本作雜林人此

後人依左傳改之也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雜林雜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雜林人襲殺無知是史公誤以雜林為邑名故言無知游於雜林雜林人襲殺之也此文亦當云齊雜林人殺無知故正義曰雜林邑人此正釋雜林人三字也今本正義曰是雜林邑人姓名也案既云雜林邑人則不得又以雜林為姓名此句亦經後人改後人改雜林為雜廩實惟雜林邑人四字尚未改耳又刪去人字非史公之意矣又案正義內有雜於宮反廩力甚反八字亦後人所加雜字不須作音故左傳雜廩之雜無音又齊世家之雜林鄭世家之宋雜氏雜糾正義皆無音此不當獨有音且正義既作雜林則又不當有廩力甚反之音故知此八字皆後人所加也

志三之一 九

河而

出于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子河而而立之正義曰而者秦州而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而縣故迎立之念孫案如正義則正文而上本無河字蓋涉下文奪秦河而地而衍漢書地理志而縣屬隴西郡故城在秦州西南上文曰宣王以莊公為而丞大夫居其故西犬邱故正義曰而者秦之舊地

魏晉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赤念孫案魏字後人所加



也與晉戰少梁者晉即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周霄曰晉國亦仕國也周霄魏人魏策曰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晉即魏也上文云晉城少梁秦擊之此云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云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達又於晉上加魏字其失甚矣

秦始皇本紀

遂定其荆地

志三之一

十

荆王獻青陽以而己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念孫案荆地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其字而衍

至千萬世

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念孫案至千萬世當從宋本游本作至于萬世字之誤也漢書賈山傳秦皇帝曰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是其證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五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竝作至于萬世陳禹漢本北堂書鈔依俗本改于為十資治通鑑秦紀二同

置廷宮中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念孫案此當作置宮廷中今本廷字誤在宮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竝作置宮廷中通鑑秦紀二同庭廷古字通

焉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句焉句作信宮渭南念孫案焉字下屬為句焉猶於是也於是作信宮於渭南也今本以焉字絕句非是古或謂於是為焉故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又刺客傳豫讓謂趙襄子曰願請

志三之一

十一

君之衣而擊之句焉句以志報讎之意則雖外不似焉字亦下焉為句焉猶於是也於以志報讎之意也古或謂於為焉故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詳見釋詞

陶山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念孫案陶山之名不見於各史志陶當為陰隸書陶字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譌為陶水經河水注秦始皇逐匈奴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今本陰譌作陶即其證也一作陰惠景問於者年表成陶夷侯周信漢

表作成陰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陰山已見上  
舞顏師古曰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陰山已見上  
文是以集解索隱正義皆不復作注若此處作陶山則  
必當有注以是知陶為陰之謫也集解引徐廣曰陰山  
在五原北又引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晉瓌殖穀  
北假地名也續漢書郡國志曰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  
山史記匈奴傳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  
高闕為塞是高闕陰山北假地皆相連故此云渡河取  
高闕陰山北假中也陰山或謂之陽山故匈奴傳曰蒙  
恬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水經注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  
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禹貢雖指曰陽山即陰山也山  
在中國之北故名陰山水北曰

志三之一

三

若欲有學法令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念孫案欲有當為有欲若有  
二字連讀欲學法令四字連讀置欲字於有字之上則  
文不成義法令下當有者字李斯傳作若有欲學者是  
其證通鑑秦紀二正作若有欲學法令者

使者從關東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念孫案使者從關東本  
作鄭使者從關東來鄭使者謂出使於鄭者也鄭在關

東故曰從關東來今本脫鄭字來字則文義不明文選  
而征賦注引此作鄭使者從關東來初學記地部上引  
作鄭客從關東來漢書五行志同雖客與使者異文而  
皆有鄭字來字

其賜外

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外念孫案賜外  
上本無其字後人據李斯傳加之耳不知彼言其賜外  
乃趙高所為始皇書語此言賜外乃史公記事之文不  
當有其字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無其字

奉酌

志三之一

三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引之曰說文酌盛酒行觴  
也可言奉觴不可言奉酌酌當為酌字之誤也說文酌  
三重醇酒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酌張晏曰正月旦作酒  
八月成名曰酌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酌會諸侯廟中出  
金助祭所謂酌金也案漢制以八月嘗酌蓋本於秦制  
祭廟時天子率羣臣奉酌酒以獻故曰奉酌漢書武五  
子傳何面目復奉齊酌見高祖之廟是也而集解索隱  
正義酌字皆無音釋蓋所見本已誤為酌矣

固不聞聲

趙高說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一作固聞

聲單行本如是各本無此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五字後人妄刪之也纒有兆朕聞其聲各本無此三字耳不見其形也念孫案一本及小司馬說是也李斯傳記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也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是其證潛夫論明闇篇趙高要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但聞名即本於史記

飯土壩

堯舜飯土壩堯舜飯土壩噉土形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索隱曰壩如字一音鏤玉篇壩力又切瓦飯器也不作簋念孫案不作簋乃一作簋之誤徐廣本正作簋故引韻集飯器謂

志三之一

古

之簋小司馬本作壩故云壩一作簋壩或作澗簋古讀若九說見唐韻正聲與壩相近故字亦相通李斯傳飯土甌說文甌古文甌噉土刑徐廣曰甌一作澗太史公自序食土簋噉土刑徐廣曰簋一作澗皆其證矣

不穀於此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穀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爾雅云穀盡也言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也念孫案索隱以養為卒以穀為盡皆非也正義以養為供養是也而誤解穀字則與索隱同下文曰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言

雖臣虜之勞猶不酷烈於此也此言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意亦與下文同穀者薄也言雖監門者之供養猶不薄於此也管子地員篇曰五粟之士淖而不芻剛而不穀尹知章曰穀薄也故薄土謂之堯堯與穀同義莊子天下篇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與此穀字同義韓子五蠹篇作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虧與穀義亦相近不穀於此不烈於此皆言其自苦之已甚也若訓穀為盡而謂雖監門者之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則不盡於此下須加疎陋二字且與下文之不烈於此文義不相當矣李斯傳索隱誤與此同

志三之一

古

或言鹿者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念孫案或言鹿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下文言鹿者而誤衍耳羣書治要後漢書文苑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並無者字

變化有時

去就有序變化有時念孫案變化有時當從宋本作變化應時今作有時者涉上句有字而誤也老子傳贊曰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自序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即此所謂變化應時也下文曰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

不易其政不改謂其不能變化應時也故此言君子爲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謂去彼就此隨時變化也若云變化有時則詞不達意矣羣書治要引史記正作變化應時賈子過秦篇作因時宋淳祐本作應時與羣書治要合是古本賈子史記皆作應也

翟景

齊明周取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索隱曰翟景未詳文選注同念孫案翟景蓋卽戰國策之翟強也楚策曰魏相翟強外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癩翟強也

志三之一

去

又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癩樓癩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是翟強固爲魏相而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字古讀若彊聲與強相近故翟強或作翟景白虎通義舜重瞳子是謂元景與亮爲韻春秋考異鄧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逸周書諡法篇曰布義行剛曰景又曰景武之方也義與強並相近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彊侯王郢人徐廣曰彊一作景是景彊聲相近景與彊通故又與強通也

帶佗兒良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索隱曰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

文選注與索隱同又云帶佗未詳念孫案王廖貴先以下見呂氏春秋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爲何國之將案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帶季蓋卽帶佗帶佗兒良爲趙魏將故曰趙魏以彊但未知其孰爲趙將孰爲魏將耳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念孫案異上當有無字上文言取與守不同術今秦以不仁取天下而又以不仁守之則其所以守之者無異於其所以取之者矣故曰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脫去無字則義不可通

志三之一

七

十三年

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念孫案秦本紀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是作爲咸陽與徙都咸陽皆十二年之事非至十三年始徙都也商君傳孝公以鞅爲大良造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雒徙都之徙都與作冀闕亦同在一年又案秦本紀秦徙都之下云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商君傳秦自雒徙都之下所紀與此略同考

六國表，掖小邑為縣，及開阡陌之事，皆在十二年。而秦本紀商君傳，紀此二事，皆在徙都之後，則徙都之在十二年，斷然無疑。此云十三年始都咸陽，三即二字之誤。正義曲為之說，非也。

項羽本紀

蠶起

楚蠶起之將，集解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眾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念孫案：蠶起本作蠶午，集解引如淳漢書注，本作蠶午，猶言蠶起也。蓋蠶午二字，必須訓釋。故曰：蠶午猶言蠶起。又曰：眾蠶飛起，交橫若午，皆是

志三之一

六

釋蠶午，非釋蠶起也。若正文本作蠶起，則無煩更以蠶午釋之。且不必如此詞費矣。漢書項籍傳亦本作蠶午。故如淳以交橫若午釋之。而今本漢書作蠶起。顏師古曰：蠶起如蠶之起，則師古所見本已誤作蠶起。漢書作蠶起，即涉如注蠶起而誤。是以即據誤本為注，而不用交橫若午之說。漢紀作蠶起，亦後人據漢書改之。今考索隱單行本出蠶午二字而釋之曰：凡物交橫為午，言蠶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蠶午雜沓也。鄭元云：一縱一橫為午。此大射能注。據此，則小司馬本正作蠶午，故詳釋午字之義。并引劉向傳之蠶午為證。裴本亦作蠶午，故引如淳

交橫若午之注。是漢書雖誤，而史記尙未誤也。乃後人又據漢書以改史記，且改如注為蠶起，猶言蠶午以就之。其失甚矣。學者據如注以正漢書，并據集解索隱以正史記可也。

西北至定陶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念孫案：西北至定陶，漢書作比至定陶，是也。考水經濟水篇：濟水自定陶縣東北流，至壽張縣西，與汶水會。又北過穀城西，穀城故城，即今東阿縣治。東阿故城在其西北，而定陶故城在今定陶縣西北。是定陶在東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

志三之一

九

至定陶也。比北字相近，故比誤為北。後人以上文云項梁已破東阿，下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而因於北上，加西字耳。文選王命論注引史記無西字。

毋從俱舛

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舛也。念孫案：從當為徒。項伯以張良不去，則徒與沛公俱舛，故曰毋徒俱舛也。漢書高祖紀作毋特俱舛。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但空也。空舛而無成名也。特但徒一聲之轉，其義一也。隸書從字作徒，形與徒相似，故徒誤為從。齊風載驅箋：徒為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倉

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  
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  
子徒家語七十二  
弟子篇徒竝作從

部五諸侯兵

漢王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念孫案作劫者是也高祖紀及漢書高祖紀項籍傳竝作劫陸賈傳亦曰漢王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隸書劫部形相近故劫誤為部

高祖本紀

泗水

為泗水亭長念孫案泗水依漢書作泗上此涉正義

志三之一

辛

泗水而誤也案正文作泗上故正義釋之曰高祖為泗水亭長也若本作泗水則無庸更釋矣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史記竝作泗上

呂后本紀

犁明孝惠還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問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外集解徐廣曰犁猶比也念孫案帝晨出射則天將明矣及既射而還則在日出之後不得言犁明孝惠還也犁明孝惠還當作犁孝惠還犁猶比也言比及孝惠還而趙王已外也漢書外戚傳

作遲帝還趙王外遲聲相近遲帝還比帝還也凡史記明漢書言遲明者皆謂比明也說見漢書高祖紀遲明下遲下無明字則史記亦無明字可知後人不解犁孝惠還之意故於犁下加明字而不知與上文不合也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相大矣犁二十五年與犁孝惠還同義故徐廣曰犁猶比也後人既於犁下加明字又於集解內增注云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不知將明乃帝晨出射之時非還宮時也

劉氏危

志三之一

壬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念孫案危本作微謂劉氏衰微也今作危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微字古公同音故與妃為韻若危字則古音魚戈反不得與妃為韻逸周書本典篇其上乃不危與宜和為韻宜古音俄說見唐管子形勢篇雖安必危與和為韻小問篇不得則危與禾為韻淮南說林篇譏賊聞之而父子相危與和為韻皆在歌部不在脂部又管子侈靡篇重子之官而危之與隨為韻版法解篇雖高不危與墮為韻墨子小取篇行而異轉而危與離為韻說苑說叢篇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言患為

韻為危為韻太元釋測失下危也與為為韻莊子漁父  
篇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釋文危或作偽隨墮離為偽五  
字古音亦在歌部也說見唐韻正又案晉語直不輔曲  
明不規闕掃木不生危松相不生  
埤曲則非韻則危埤亦非韻荀子解蔽篇引道經人心  
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亦非韻唐韻正危音魚葵反引此  
二條為證漢書高五王傳正作劉氏微  
其說疏矣

呂氏立三王

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念孫案呂氏下脫所字索  
隱本有所字漢書漢紀竝同

孝文本紀

謂天下何

志三之一

三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  
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索隱曰言何以謂  
於天下也念孫案謂猶如也言如天下何也禮書曰典  
法不傳謂子孫何律書曰謂百姓遠方何義竝與此同  
禮書又曰孝文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  
言禮貌不足恃但問躬化如何耳正義曰躬化飾儉儻  
謂何嫌耳非是  
林傳申公對武帝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語意與此同古者謂如何為謂何邨風北門篇天寶為  
之謂之何哉言如之何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救而奔之  
謂諸侯何言如諸侯何也成二年傳以師伐人遇其師

而還將謂君何言將如君何也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  
殺之其謂君何言其如君何也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君  
獨謂先王何乎言獨如先王何也故高注曰謂何猶奈  
何也奈亦如也魏策曰殺之凶之無謂天下何內之無  
若羣臣何言無如天下何無如羣臣何也漢書禮樂志  
郊祀歌徧觀是邪謂何言灼曰謂何當如之何也

申屠嘉

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念孫案屠字宋本游本皆作徒

此本謂王延初刻作徒後改為屠屠字獨小於眾字而  
刻改之迹顯然而

各本皆從之蓋未達假借之旨也酷吏傳有勝屠公索

志三之一

三

隱引風俗通義曰勝屠即申徒通志氏族略亦引風俗  
通義曰申徒氏隨音改為申屠氏

建國千餘歲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念孫案歲字因  
上文治安皆千餘歲而衍此言千餘者謂千餘國非謂  
千餘歲也下文各守其地即指千餘國而言則千餘下  
本無歲字明矣漢書文帝紀無歲字

置傳

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念孫案置傳當為傳  
置索隱本出傳置二字引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傳置

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二馬二馬為駟置則作傳置者是也漢書亦作傳置。

歷日縣長

歷日縣長念孫案縣當為縣字之誤也漢書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誤為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亦誤作縣縣是共證也淮南本經篇縣縣房植縣字亦誤作縣漢書作歷日彌長彌亦縣也故文十四年穀梁傳縣地千里范甯注曰縣猶彌漫也賈子壹通篇彌道數千猶縣道數千也縣與彌聲近而義同故縣或作彌賈生傳彌作彌彌彌彌彌古同聲彌之通作彌猶彌之通作縣也若縣與彌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志三之一

五

孝景本紀

澆者二尺

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澆者二尺念孫案澆者二尺者字因上句而誤衍也雹有大小故言大者五寸若澆二尺則平地皆然不得言澆者二尺也秦始皇紀二十一年大雨雪澆二尺五寸漢書五行志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澆二尺五寸皆不言澆者二尺五寸也又五行志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澆五尺不言澆者五尺也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史記竝無者字。

史記第一

志三之一

五



史記第二

讀書雜誌三

高郵王念孫

十二諸侯年表

介江淮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為界一云介者夾也念孫案二說皆非也介者恃也言恃江淮之險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漢書五行志號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介恃也顏師古曰介南粵傳欲隔也失之介使者權顏師古曰介恃也阻負介三字同義隱四年左傳夫

志三之一

州吁阻兵而安忍杜注訓阻為恃說文負恃也

弗生

穆侯弗生元年念孫案生上本無弗字此後人依晉世家加之也索隱本出晉穆公生四字公字誤而釋之曰案世家名費生今晉世家或作費生世本名弗生則生是穆公名費潰弗不同耳據此則穆侯本名生或作弗生者弗發聲耳或作費潰字異而義同也生之為弗生猶降之為不降夏本紀帝不降世本作帝降閔之為母涼周本紀惠王閔世本作母涼涼閔古皇之為弗皇魯世家惠公弗皇漢上一字通母發聲字皆是發聲故索隱以生為穆侯名無庸加弗字也又

穆侯上脫去晉字亦當依索隱補

堵敖

堵敖楚元年念孫案堵敖本作杜敖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出楚杜敖楚四字而釋之曰世家作莊敖劉音壯此作杜敖今改為此劉氏云亦作堵今改為堵杜聲相近與世家乘不詳其由也據此則史記本作杜敖杜堵聲相近故左傳作堵敖莊十年其作莊敖者杜謬為壯又謬為莊耳左傳釋文亦云史記作杜敖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杜敖不得以左傳改史記也又案集解引徐廣曰楚一作動動當為勤字之誤也齊語夫為其君勤也淮南原道

志三之二

篇四支不勤今本說文籀籍文艱字艱古讀若根說見勤字並誤作動說文籀籍文艱字艱古讀若根說見勤字並誤作動準根勤聲相近故楚通作勤若動與楚則聲遠而不可通矣又杜敖上脫楚字亦當依索隱補

晏嬰大破之

齊靈公二十七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念孫案齊世家曰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此文晉圍臨淄下傳寫殘缺僅餘晏嬰二字其大破之三字則因下一行晉表內圍齊大破之而行晉表以晉為主故言圍齊大破之齊表以齊為主齊為晉所破則不得言大破之故知此三字為衍明程一枝史論反以晏嬰二字為衍文謬矣

立其弟

齊簡公四年田常殺簡公立其弟為平公念孫案弟下本有驚字驚平公名也索隱本出弟驚二字注曰五高反平公也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云立簡公弟驚則有驚字明矣今本脫去驚字而移索隱於下文齊平公驚元年之下又改其文曰驚音五高反而刪去平公也三字其失甚矣

六國表

取小邑 令

秦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為三十一縣句令此字上為有脫文

志三之一

三

田開阡陌念孫案取小邑當為聚小邑字之誤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句集為大縣彼言集此言聚其義一也令上有脫文秦本紀曰集為大縣縣一令商君傳曰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令字絕句不與下文連讀下文為田開阡陌別為一事秦本紀曰為田開阡陌商君傳曰為田開阡陌封疆為上皆無令字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率將

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念孫案率將二千五百人當依漢表作將卒二千五百人上文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即其證今本

將卒二字誤倒卒字又誤作率隸書率字或作率見漢禮器碑形與卒相似因誤矣率齊語十邑為卒管子小匡篇誤

蠱逢

曲城圉侯蠱逢念孫案蠱逢當依漢表作蟲達字之誤也春秋成五年同盟于蟲牟春秋繁露竹林篇蟲誤作蠱明堂位注刻之為雲氣蟲獸晏子春秋外篇東海有蟲於蟲晚後漢書馬融傳乃命蠱逢驅水蟲今本蠱字竝誤作蠱逢字本作逢逢兼或作逢二形相似古有蟲姓無蠱姓廣韻漢功臣表有曲成侯蠱逢則蠱為蟲之誤明矣索隱本作蠱逢注曰蠱音如字楚漢春秋云夜侯蠱逢蓋改封也今本并注文亦改為蠱唯逢字未改且刪去蠱音

志三之一

四

如字四字其失甚矣後古閩所刻索隱單行本初刻作蠱字亦改為蠱而字體較大筆畫較粗刻改之迹顯然

張越

任侯張越索隱本作張成注云漢表作張越引之曰史記作成者戊之誤也戊今成與越同音故漢表作越戊與成相似故史記誤作成說見經義述聞禮記若史記本是越字不得誤作成矣後人依漢表改成為越又刪去索隱漢表作張越五字而史記之原文遂不可復考

彭祖

戴敬侯彭祖念孫案彭祖上脫秋字廣韻秋字注曰又  
姓宋中書舍人秋當索隱本作秋彭祖注曰漢書作祕  
音魯今檢史記諸本竝作秋今見有姓秋氏據此則史  
記本作秋與漢書不同今本脫去秋字又依漢書改索  
隱之竝作秋為竝作祕秋氏為祕氏斯為謬矣

惠景閒侯者年表

侯劉揭

陽信侯劉揭念孫案侯上脫夷字夷謚也索隱本有夷  
字漢表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志三之二

五

將卒 官卒將

將卒以次封矣念孫案將卒當為將率率即帥字也又  
馮唐傳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卒亦率之譌集解引  
晉灼曰百人為微行亦皆帥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閭  
卒百人為微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為一隊官帥  
隊大夫也舊本帥字竝譌作帥今據索隱單行本改正是官率即官帥漢書  
馮唐傳正作帥也隸書率字或作率形與卒相近因譌  
為卒陸賈傳率不過再三過漢書率作卒漢書嚴助傳  
美將率之功今本率譌作卒又君爽率惟若有陳  
史記燕世家率作卒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侯劉章 侯劉忠 侯劉延年 侯劉買 侯

劉成

念孫案東野侯劉章侯上脫戴字繁安侯劉忠侯上脫  
夷字部侯劉延年侯上脫安字春陵侯劉買侯上脫節  
字餅侯劉成侯上脫敬字皆當依漢表及索隱本補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元鼎六年

念孫案此年缺御史大夫位漢書百官表漢紀孝武紀  
竝曰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索隱本出御史  
大夫式五字注曰卜式也當據補

志三之二

六

禮書

疏房牀第

疏房牀第所以卷體也念孫案宋本游本牀第下竝有  
几席二字荀子禮論篇作疏房榘額越席牀第几筵則  
此當有几席二字

臭蒞

例載臭蒞所以養鼻也劉伯莊音義曰臭香也引之曰  
臭當為臭字之誤也說文臭古文以為澤字澤謂澤蘭  
也士喪禮記茵著用茶實綴澤焉鄭注曰澤澤蘭也取  
其香澤字古文作臭故香草之澤亦作臭上言椒蘭芬

也所以卷鼻此言側載鼻也所以卷鼻鼻也即蘭也  
荀子作學也正論即澤之借字

士出外要節

孰知夫士出外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志士推誠  
守外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念孫案士即出字  
之譌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歎字省作款數字省作款  
貴字省作貴經傳中士出二字亦往往譌淵夏本紀稱  
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七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  
一作出傳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  
為欲篇謀出譌為謀士荀子大略篇君此作士出外要  
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  
節者一本作士一本作出而後人誤合之耳荀子無士

志三之一

七

字是其明證矣

巫涉

然而兵始於巫涉集解許慎曰巫涉地名也念孫案巫  
涉當依荀子議兵篇作巫沙字之誤也墨子備城門篇  
城上沙今本沙  
誤作韓詩外傳淮南兵略篇並與荀子同今本淮南注  
引許注也楚策亦云巫沙之事外者以千數

函及士大夫

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  
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濫反今按  
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為啗者當以導

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

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予謂函及者覃及也說文弓覃也

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覃同義古文導與禪同士

禮中月而禪古文禪作導說文核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亦謂禪服也導與禪通則亦與覃覃通而啗又與覃同

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為蹈之譌由不知古

音之變易也啗從音啗從音念孫案錢謂導與覃通導

及士大夫即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

爾雅曰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為

今作啗字從啗得聲是啗與啗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

志三之一

八

啗即啗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啗及即  
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為覃及非也函訓為容非覃及  
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啗  
字本作函形與函相似因譌為函裴駟司馬貞音含又  
訓為包容皆失之也後人多見函少見啗故經史中啗  
字或譌作函說見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上大羹

故尊之上元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念  
孫案上大羹本作先大羹今作上者涉上二句而誤也  
索隱本正文作先注文亦作先今則并注文亦改為上

矣荀子禮論篇大戴禮禮三本篇竝作先上文云大饗上元尊俎上腥魚先大羹此其明證矣

廣騫 不外是以 性守

步驟馳騫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正義皆斷步驟馳騫廣騫不外為句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為句索隱曰言君子之性守正不慢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正義略與索隱同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廣騫當為厲騫字之誤也經傳中厲廣二字往往相亂月令天厲飭淮南時則篇作厲服廣飾莊子大宗師篇厲乎其似世乎崔譔本厲作廣史記平津侯傳厲賢子祿徐廣曰厲一作廣儒林傳以廣賢材漢書廣作厲隸書厲字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為厲隸書厲字

志三之二

九

或作厲漢議郎元寶碑揚清厲於海內形與廣相近因謫為廣厲字本作駕廣雅曰駕騫馳騫騫奔也說文駕次弟馳也玉篇力世切古通作厲楚辭遠遊颯弭節而高厲是也步驟馳騫厲騫皆兩字平列若作廣騫則非其指矣是以當為是矣聲之誤也是矣二字上屬為句是謂禮也言君子率禮不越步驟馳騫厲騫皆不外乎此也若讀至外字絕句而以是二字下屬為句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當為壓字亦字之誤也隸書壓字或作埶魏風伐檀釋文曰壓本亦作埶集韻壓亦作埶管子小匡篇曰不悅形與性相近守字形亦相近故壓字謫為性守壓

與壇古字通周官壓人故書壓作壇杜子春讀壇為壓又載師以壓里在國中之地故書壓或作壇禮記禮運云壓字即壇字也壇室基也禮記禮運云屋邊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言有壇字行有防表漢書

禮樂志郊祀歌曰神之掄臨壇宇鹽鐵論散不足篇曰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此言君子率禮不越如在壇宇宮庭之中也壇宇宮庭皆指宮室言之若云性守宮庭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上當有是字今本脫去則與上文義不相屬荀子禮論篇曰步驟馳騫厲騫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足證今本之誤儒效篇又曰高之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禮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志三之二

十

曲直得其次序

於是中房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引之曰直字後人所加索隱曰委曲得禮之序則曲下本無直字明矣荀子正作曲得其次序

樂書

樂之容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念孫案容當依樂記作官字之誤也鄭注曰官猶事也正義用鄭注為解又引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此樂之事迹也則正文本作官明矣今本正義亦誤作容則與猶事也之訓不合

知禮樂之道

知禮樂之道舉而銷之天下無難矣念孫案知當依樂記祭義作致此後人妄改之也正義曰極致禮樂之道則本作致明矣

何道出

師涓接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亾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念孫案此本作是何道出是此也道從也言此聲何從出也脫去是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作是何道出韓子十過篇作此奚道出舊本奚道譌作道矣今據本書及論衡改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

志三之一

十一

證也

律書

言陽氣之危境

東至於危危境也言陽氣之危境故曰危十月也念孫案言陽氣之危境境上本無危字此是訓危為境故曰危境也言陽氣之危兩雅曰境毀也言陽氣至十月而毀也今本境上有危字即因上危境也而誤衍耳

主風吹萬物而而之軫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而之軫念孫案軫上常有至於二字主風吹萬物而而之為句至於軫為句

上文云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自此以下皆是其證有至於二字是其證

律書

又不由人

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念孫案正與政同又不由人本作亦不由人今作又者後人以意改之耳索隱本作亦不由人注云此文出大戴禮今本大戴禮諸志篇作下不由人下即亦字之誤則作亦者是也

度驗

志三之一

十三

名察度驗定清濁引之曰名察度驗漢志作名察發斂應劭曰名節會察寒暑致啟閉分至孟康曰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又周髀算經冬至夏至者曰道發斂之所生也趙君卿曰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則當作發斂為是史記作度驗者發字古通作廢說見平原君傳其草書與度相似又涉上文星度而誤耳斂驗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下文曰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曰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豈是律之清濁

出於氣之發斂故曰名察發斂定清濁無取於度驗也  
薛瓚以為題名宿度候察進退乃不得其解而曲為之  
說

然

然蓋尚矣念孫案然猶是也此承上文言黃帝作厯之  
事如是是蓋尚矣漢書作然則上矣亦謂是則上矣也  
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傳斬鄭成傳贊曰鄭成  
侯周縲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  
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亦謂是可謂篤厚君  
子也

志三之二

吉

歲名勇逢攝提格月名畢聚

太初元年歲名勇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  
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謂月值畢及陬訾也畢月雄  
也聚月雌也錢氏攷異曰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為陬  
十一月為辜此冬至之月建子月也月陽在甲當云畢  
辜而云畢聚者聚與陬古文通用天正之月亦可云陬  
也索隱謂月值陬訾則是建寅之月非冬至矣引之曰  
此殷厯也續漢書律厯志論曰顓頊厯元用乙卯殷用  
甲寅又載劉洪上言曰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  
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

三光聚天廟五度是顓頊厯以乙卯年之立春為元而  
以其月為正月殷厯以甲寅年之冬至為元亦以其月  
為正月也正月為陬而在甲曰畢故日月名畢陬漢書  
律厯志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  
紀癸亥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困敦太歲在子之名  
詳太歲攷正月歲星出癸亥班氏引漢志以證十一  
月歲星在癸亥則所謂正月者正謂十一月也蓋漢初  
用顓頊厯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厯元起於立春至武帝  
太初元年改厯太史公自序太初元年十一月而用殷厯  
建子之月為正月厯元起於冬至是年五月正厯仍用

志三之二

吉

殷厯之十一月冬至為元而正月之在寅月則又參以  
顓頊厯法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厯曰正  
月為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故  
太初元年之正月為建子之月而二年之正月即為建  
寅之月也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不稱正月者據太初厯追改之耳唯律厯志所引漢  
志尚存正月之文

勇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勇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引之曰當作端蒙單闕下文端  
蒙單闕當作游兆執徐自此以下皆後人所改當以次  
更正說見太歲攷

商橫涪灘

商橫涪灘單行索隱本作商橫赤奮若下文尙章大淵  
獻作尙章困敦焉逢困敦作焉逢大淵獻端蒙赤奮若  
作端蒙納漢引之曰此殷歷也故與爾雅歲名不同今  
本既以爾雅改史記又并索隱而改之大謬說見太歲  
攷

祝犁大荒落四年 建始四年

祝犁大荒落四年引之曰此七字乃後人所加說見太  
歲攷

端梅蒙

志三之二

五

端梅蒙者年名也念孫案爾雅之梅蒙史記作端蒙此  
作端梅蒙者後人妄記梅字因誤人正文耳

天官書

斗魁

在斗魁中貴人之半念孫案魁上本無斗字此因集解  
丙在斗魁中而誤衍也此云在魁中下文云魁下六星  
皆承上斗魁而言無庸更加斗字索隱本無斗字漢書  
天文志亦無

名曰三能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念孫案名字後人所

加此書稱星名皆言曰某無言名曰某者索隱本無名  
字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亦無名字漢書天文志同

順入軌道

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  
順入從面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軌道入太微庭也  
念孫案順入一事也軌道又一事也順入者韋氏以為  
從面入是也軌道者軌猶循也謂月五星皆循道而行  
不効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  
同義漢書賈誼傳諸侯軌道謂循道也後漢書襄楷傳  
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謂不循常道也下文曰

志三之二

六

其逆入若不軌道索隱引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  
不由康衢而入也逆入為一事不軌道又為一事此尤  
其明證矣

水水

火入旱 句 金兵 句 水 今本此下裁索隱曰謂火金水入  
五潢則各致此災也宋均云不言  
木土者木土德星此字上  
於此不為害故也水屬為句  
中有三柱句念孫案火入  
早金兵水水者謂火入五潢則為旱金則為兵水則為  
水也漢書天文志曰辰  
星入五車大水  
中有三柱者謂五潢中有三柱  
也索隱謂火金水云云木在水水之下今本列入上水  
字之下下水字之上而讀金兵水為句水中有三柱為



句大謬

水患

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念孫案水患當作水水患，言水犯北落入軍，則有水患也。上文火入旱，金兵水水，即其證。今本脫一水字，則文不成義。漢書天文志正作水水患。

可以重致天下

填星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今本脫以字，上文歲星云可以義致天下，熒惑云云可以禮致天下，下文太白云可以兵從天下，辰星云可以法致天下，正義曰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之國倚重天下，今據補。

志三之二

七

而致天下，漢書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幸昭解從填以重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范氏張氏皆未曉重字之義，重猶厚也。高誘注秦策及呂氏春秋振亂篇並曰厚重也。又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及淮南傲真篇並曰重厚也是厚重二字同義。填星為土，土德厚重。虞翻注復卦曰坤為厚，又注繫辭傳曰坤為重，故五星從填星則其下之國可以厚重之德致天下也。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運斗樞曰填星帥五精聚于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又引石氏星經曰填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

國可以重德致天下。天官書即本於此，重下無德字者，皆其明證矣。

若水

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錢氏攷異曰若水當作若水，念孫案錢說非也。若水二字，文與上屬不與下屬，金為白衣會若水者，水謂水災也。漢書高祖紀注曰若及也，言木與金合則為白衣會及水災也。上文曰填星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或，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下文曰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亾，文義並與此同。漢書天

志三之二

八

文志作歲與太白合則為白衣之會，為水開元占經五星占引巫咸曰大白與歲星合為白衣之會，為水，此皆其明證矣。

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

火與水合為焯，與金合為鑠，為惑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念孫案上既言戰敗下不當復言北軍為北軍，上當有水字，言火與水合則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也。漢書天文志熒惑與辰合則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晉書天文志火與水合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皆其明證矣。

疾

太白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集解引蘇林漢書注曰疾過也念孫案正文疾字本作易集解引蘇林注是解易字之義非解疾字之義疾行而過謂之易故蘇林訓易為疾過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解易字曰疾過也是其明證矣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曰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易其鄉凶此即天官書所本天官書又曰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天文志又曰歲星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皆足與此易字互相證明矣後人誤讀疾過也之注遂改正文易字為疾不知蘇林自訓易為疾過非訓疾為過也

志三之二

九

天矢

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念孫案天矢當從宋本作天天字之誤也天與祆同字亦作妖書傳中祆字多作妖周本紀後宮童妾所弄妖子徐廣曰妖一作天莊子大宗師篇善妖善老釋文妖木漢書天文志作天祆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甘氏又作天漢書天文志作天祆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甘氏占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為月蝕晚為天妖及彗星是其證又下文辰星出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矢天文志作天妖則天字亦是天字之誤宋本亦誤作天

而會益盡

而會益盡為主位念孫案而讀曰如益即盡字之誤而衍者也漢志作不然會盡為主位盡上無益字是也不然二字亦有誤而會盡為主位者如口會盡則其咎在正位也故漢書天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會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或以而為衍字非是

毛羽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念孫案毛羽本作毛目後人以意改之耳漢書晉書竝作毛目又開元占經妖星占引巫咸及海中占亦作毛目又引

志三之二

辛

春秋合誠圖曰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考工記斲人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疏引考異郵曰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今本毛目二字竝誤作尾因據宋本嘉靖本十此皆其明證矣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史記行本改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兌與漢書天文志作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銳與晉志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郤武進顧子明曰下文云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卑與高對兌與方對當依晉志作前方而高後兌而卑

者卻今本史記高後二字互易漢書則高上行後字高下又行者銳二字

卿雲見

卿雲見喜氣也念孫案卿雲下本無見字此涉下文見字而誤衍也凡言某星見某氣見者其下文必有吉凶之事見上此是以喜氣釋卿雲猶言卿雲者喜氣也卿與慶同慶若加一見字則隔斷上下文義上文景星者德星也若改為景星見德星也其可乎藝文類聚祥瑞部引此有見字漢書天文志有見字皆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人事部休徵部引史

志三之二

三

記皆無見字晉書天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書大傳注曰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為卿雲此和氣也此雖小變其文而亦無見字蓋喜氣和氣皆是釋卿雲二字不當有見字也

則

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念孫案則者若也言若風復起有雲則其稼復起也古者則與若同義高祖紀曰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闔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今若來也三年問曰今是大

身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外矣言彼若肆然而為帝也燕策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外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白為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為娶也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高祖紀作若漢挑戰此尤其明證矣漢書天文志無則字者省文耳或

志三之二

三

以則為衍字失之

占種其所宜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顧子明曰下其字因上其字而行漢志無

鹿解角

鹿解角念孫案鹿當從天文志作麋字之誤也夏至鹿解角冬至麋解角諸書皆然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史記亦作麋解角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

歲乃有殃，張守節斷曆景歲星所在為一句，說曰：言景  
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曆景歲  
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念孫案：張  
說非也。曆景上屬為句，略以知日至，要決曆景者，此言  
日至測曆景之事也。自歲星所在以下，別為一事，與曆  
景無涉。漢書天文志無歲星所在者，謂歲星所居之地  
非謂曆景歲星行不失次也。五穀逢昌者，逢與豐古字  
通。毛詩經齊信要鄭注曰：逢或為逢，或為豐，周語道而  
見逢昌即豐昌，非謂逢其昌盛也。其對為衝者，言與歲  
星所居之地相對，則為衝。衝者相對之名，上文曰：國皇

志三之一

重

不利，又曰：入風各與其衝討課。假如歲在壽星，則降婁為衝，歲在大火  
則大梁為衝，非謂曆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也。地當  
歲星之衝，則有殃。襄二十八年左傳：歲弃其次，而旅於  
明年之次，以害身帑，周楚惡之。杜注曰：歲星所在，其國  
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淮南天文篇曰：歲星之所居  
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是其明證矣。

天道命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念孫  
案：天道命當作天道性命論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此本論語為說，則命上當有性字，正義

內兩言天道性命，是其明證矣。孔子世家亦曰：夫子言  
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

河戒

朝鮮之拔屋，弗于河戒，單行索隱本及宋本游本竝如  
是，而王本則於河下缺一字，載索隱曰：天文志：武帝元  
封之中，星孛于河戒。東通反，今本漢志誤作成亥之成。其占曰：南成爲  
越門，北成爲胡門。又曰：其河成，即南河北河也。字竝作  
成。宋本游本正文雖作戒，而所載索隱皆作成，與王本同。若各本及毛刻單行索隱本，則盡改爲戒矣。引  
之曰：作成者是也。成讀成申成甫之成。說文：成，守邊也。  
成，訓守邊。故南成爲越門，北成爲胡門。晉書：隋書：天文

志三之一

重

志竝云：南河曰南成，北河曰北成。開元占經：南北河成  
字前後凡百餘見，皆作成，不作戒。其歲星熒惑太白辰  
星四占竝引石氏曰：守南河成，蠻夷兵起，邊成有憂。太  
白占又引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成，邊成有謀。流星占引  
巫咸曰：流星犯南河，蠻夷兵起，防成有憂。彗星占引海  
中占曰：彗星犯南河，蠻夷兵起，邊成有憂。然則河成之  
成，本作邊成，字明甚。上文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曰：南  
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成。今本正義人所改也，成可言置，不可言置。南河南成，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  
北成，一曰陰門，亦曰胡門，置而爲成者，謂置守邊之亭

障也。襲十年左傳注，備其城而置戍。故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曰：南北河戍一名天高一，名天亭，義取戍邊之人登亭障以候望也。唐書天文志曰：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戍，北戍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大華，逾河，竝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滅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戍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擄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戍為胡門，南戍為越門。以上唐書天文志。一行所論，正取邊戍

志三之二

美

之義，其字亦當作戍，且一行開元中受詔治新厓，與司馬貞張守節及作開元占經之畢曇悉達皆同時人，斷無諸家河戍字不誤，而一行獨誤作戎之理，自傳寫者誤書作戎，而文義遂不可通。諫書戍字或作戎，與戎相似而誤。淺人襲謬承譌，反以作戎者為正文，而改史記之河戍以從之，則惑矣。唯漢晉隋志未改。且戎界二字，古不同聲，自唐以前之書無以此二字通用者，後人不知戎為戍之譌，而以兩戎為兩界，此誤之又誤也。戎於古音屬志部，界從介聲，於古音屬祭部，自韻書以戎界為一音，而宋人遂以兩戎為兩界矣。志祭部，錢氏史記攷異誤從作戎之本，至作卷新錄，又謂戎當為戍，戍

古鉞字，而引東井西曲星，口鉞鉞北北河南南河為證，并欲改天文志星字于河戍之戍為戍，案北河在鉞北，南河在鉞南，則鉞非南北河不得謂南北河為河鉞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郝萌曰：兩河戍與戍俱為帝關，上為邊戍之戍，下為斧戍之戍，較然甚明，若改作兩河戍，則不須更言與戍矣。且鉞只一星，何得稱兩河鉞乎？錢說非也。

封禪書

遂觀東后

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念孫案觀本作見，史公述尙

志三之二

美

書存以詰訓之字相代，故五帝紀云：遂見東方君長，此云：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以遂代肆，以見代觀，以君長代后，又以諸侯釋后，二篇之文可以互證矣。後人依尙書改見為觀，不知五帝紀正作見，且上文見四岳諸牧，亦是以見代觀也。又案漢書郊祀志，即本史記而亦云：遂見東后，則史記之本作見益明矣。

羨門子高 最後

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念孫案羨門子高，高上本無子字，此因索隱內羨門子高而誤衍也。索隱本出羨門高三字，注曰：秦始皇使盧生求羨

門子高是也則正文內無子字明矣郊祀志亦無子字  
又案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  
小顏云自宋母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非  
也念孫案以最後爲人名者是也皆燕人三字乃總承  
上文之詞若以最後爲甚後則與上下文義皆不相屬  
矣最疑取字之誤說文取積也徐錯曰古以聚物之聚  
爲取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集解  
徐廣曰取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集解徐  
廣曰聚一作取今本取字並誤作取又周本紀之周聚  
東面周策並誤作周取趙世家之周聚趙策誤作取高  
殿又樂記會以聚聚鄭注聚或爲取今本亦誤作取  
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聚與取  
古字通穀有穀音穀與後聲相近疑史記之最後即高

志三之一

毛

唐賦之聚穀也

黃金銀

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念孫案銀上本有白  
字後人以金有五色故言黃金以別之銀唯一色不須  
言白故刪去白字耳不知書傳言白銀者多矣且黃金  
白銀相對爲文少一白字則文不成義世說言語篇注  
文選思元賦注結客少年場行注石闕銘注藝文類聚  
居處部靈異部初學記地部山類海  
類俱引釋道部寶器部太  
平御覽地部珍寶部引此皆有白字郊祀志無白字亦  
後人所刪秦始皇紀正義引郊祀志亦有白字

賽

冬賽禱祠念孫案賽本作塞古無賽字借塞爲之說文  
字新附有之急就爲禱禱塞禱鬼神龍顏師古曰塞報  
福也管子小問篇令費社塞禱于號令篇寇去事已  
塞禱韓子外儲說右篇素稟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  
牛塞禱漢書武五子傳亦云殺牛塞禱周官都宗人注  
祭謂報塞也漢無極山碑索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  
各白羊塞神山又見下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今本正文注文俱改  
爲賽又刪去與賽同三字其失甚矣漢書郊祀志亦作  
塞篇內賽字並同

榮惑太白歲星填星

榮惑太白歲星填星念孫案填星下脫辰星二字當依

志三之二

毛

郊祀志補

春三月及時臘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念孫  
案三月當從郊祀志作二月臘上不當有時字此因上  
文歲時字而行郊祀志無時字

釋

古者先振兵釋旅念孫案釋本作澤故徐廣音義曰古  
釋字作澤高祖功臣表張節侯毛澤之亦作澤之  
惠景侯侯表華成侯韓澤之漢表作澤之  
又周頌載芣爲其耕澤澤正義引兩雅作釋釋夏小正  
農及雪澤考工記水有時以疑有時以澤管子形勢篇  
莫知其爲之莫知孝武紀亦作澤後人改澤爲釋則與  
其澤之並與釋同

音義相左矣下文澤兵作釋兵亦是後人所改

平津書

後緇恥辱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緇恥辱焉念孫案  
緇上本無後字後人以意加之耳漢書會貨志作先行  
誼而黜媿辱師古日以行誼為先以媿辱相黜也黜與  
緇同緇上加一後字則文不成義矣

賈滅朝鮮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滅朝  
鮮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也史記攷異曰案漢書武帝

志三之一

堯

紀元朔元年秋東夷歲君南閩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為  
蒼海郡三年春罷蒼海郡至元封三年滅朝鮮相距二  
十年不得并為一也且滅朝鮮者為荀彘楊僕亦無彭  
吳賈其人也漢書會貨志但云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  
海郡較之史記為確予又疑滅字當為滅字之譌滅與  
歲穢同賈讀為商賈之賈謂彭吳與滅朝鮮賈易因得  
通道置郡也小司馬謂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非是念  
孫案錢以滅為滅之譌是也賈仍當依漢書作穿顏師  
古曰本皆荒梗始開通之故言穿是也上言唐蒙司馬  
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此亦言彭吳通道東夷置

滄海郡非謂與滅朝鮮賈易也隸書穿字或作衞形與  
賈相近因誤為賈漢張氏穿中記本造此穿者穿字作  
衞是其證也

通適

故吏皆通適合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念孫案皆通適三  
字文不成義通即適字之誤而行者也索隱本無通字  
會貨志亦無

吾有羊上林中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念孫案羊下脫去在字當  
依漢書卜式傳補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獸部引史記竝

志三之一

辛

有在字

楊可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  
是楊可告緡錢縱矣念孫案楊可二字後人依下文加  
之也會貨志作於是告緡錢縱矣顏師古曰縱放也放  
令相告言也無楊可二字索隱於此處無注至下文楊  
可告緡徧天下始云楊姓可名也則此處本無楊可二  
字明矣

郡國

郡國多姦鑄錢念孫案郡國下脫民字索隱木出人多

姦鑄錢五字，人即民字也。會貨志作郡國鑄錢民多姦，鑄是史記漢書皆有民字。

市列肆

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念孫案市列下本無肆字，此涉索隱內市肆而誤衍也。市列即肆也，故襄二十一年左傳注曰：「羊肆，市列也，無庸更加肆字。」索隱本作坐市列，注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中，此是加肆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內本有肆字也。」會貨志亦作坐市列，顏師古曰：「市列，謂列肆，是史記漢書皆無肆字也。」鹽鐵論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漢書西域傳，閼風國有市列。

志三之二

三

史記第二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grid.

史記第三

讀書雜誌三

吳太伯世家

高郵王念孫

憾

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念孫案憾本作感，後人依今本左傳改之耳。古無憾字，借感為之。說文無憾字，昭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感，釋文感戶暗反，即今憾字也。宣十二年二城往矣，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唐石經並作感，宣二年以其私憾，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並作感，逸周書大戒篇曰：「內姓無感，外姓無讎。」韓策曰：「感念，睡毗之意。」鹽鐵論備胡篇曰：「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曰：「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杜預傳曰：「索隱本出有感，內無感恨之隙，字並與憾同，又見下。」

志三之三

一

二字注曰：感讀為憾，字省耳。胡暗反。今既改正文為憾，又改注文曰：憾或作感，字省耳。亦讀為憾。又音胡暗反，其失甚矣。襄二十九年左傳美哉，猶有憾。釋文正作感。

爾而

爾而忘句踐殺女父乎，念孫案此當作而忘句踐殺女父乎，而即爾也。定十四年左傳作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是其證。今作爾而者，後人依五子胥傳旁記爾字因誤入正文也。董份謂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則從為之辭耳。

齊太公世家



崔杼歸

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念孫案歸上本有母字母與無同凡史記有無字多作母索隱本出崔杼母歸四字注曰母音無襄二十七年左傳至則無歸矣乃縊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殺也皆其證宋本母作無而刪去索隱母音無之注今本又脫無字

魯周公世家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念孫案此文當有二本一本作一飯三起一本作一飯三吐哺而後

志三之三

二

人誤合之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沐類賢類禮賢類待士類引此竝作一飯三起以待士而無吐哺二字此一本作三起之證也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一飯三吐哺以待士而無起字此一本作三吐哺之證也考諸書所記言三起者則不言吐哺言吐哺者則不言三起今既言吐哺而又言起則詞意重沓且一本作三起者本以一飯三起為句而以待士三字則總承上二句言之今作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則當斷一飯三吐哺為句而以待士下屬為句起以待士斯為不詞矣

所知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念孫案知當為咨聲之誤也所問所咨皆承上文而言周語正作所咨

哀姜

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念孫案索隱本哀姜上有為字於義為長

衛

遇孟武伯於衛念孫案衛本作街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作街注曰有本作衛者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衛案街衛字形相近故街誤為衛索隱引左傳孟氏之衛者以明其當作街不當作衛非正文本作衛也若正

志三之三

三

文本作衛不得誤為衛矣又案爾雅四達謂之衢說文街四通道也則街即是衢史公述春秋傳多以詰訓之字相代後人改街為衢失史公之意矣

燕召公世家

恫恐

國大亂百姓恫恐燕策作恫恐下文人恫恐燕策姚案作恫恐者是也作恫恐者後人不曉恫恐之義因據大雅思齊篇改之耳索隱曰恫痛也恐懼也念孫案小司馬分恫恐為二義非也恫亦恐也與神罔時恫之恫異義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讓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小司馬以恫為恐懼是

也疑亦恐也或言恫恐或言恫疑其義一也說見後洞疑下

北迫 內措

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念孫案北當為外字之誤也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因誤為北外迫內措相對為文蠻貉故言外齊晉為中國諸侯故言內若云北迫則與下句不對矣又索隱曰措交雜也又作錯劉氏云爭陌反各本爭陌反為作爭錯也今據索隱單行本訂正案劉音是也措者迫也字本作箝說文箝迫也小雅兩無或作箝周官典同多聲箝又作迨文選歎逝賦注引聲類曰鄭注曰聲迨箝

志三之三

四

竹相連迫迨也史記漢書通作措漢書梁孝王傳李太后與爭門措措史記同晉灼曰措置字俗以為箝耳師古曰謂為門扇所箝王莽傳迫措青徐盜賊師古曰措讀與箝同皆其證也外迫蠻貉內措齊晉措亦迫也小司馬讀為交錯之錯失之風俗通義皇霸篇曰燕外迫蠻貉內箝齊晉即用史記之文

曹叔世家

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余尋曹共公之不用釐負騶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

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解末二句曰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尚繼祭祀豈合忽絕之哉念孫案張說甚謬如讀為而言叔鐸非不欲引曹之祀而無若公孫彊之不脩國政以致絕祀何也文五年左傳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日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此云知唯德之不建又云叔鐸之祀忽諸皆用滅文仲語

宋微子世家

為舛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舛不恨為舛終不得治不如去念

志三之三

五

孫案為猶如也言如身舛而國終不治不如去也古者或謂如曰為說見韓策縱韓為不能聽我下

為栝

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念孫案為栝亦當作為玉栝此承上文言之不當省玉字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為玉栝

晉世家

唐叔虞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念孫案唐上本有晉字後人以晉唐不當並稱故刪去晉字也今案昭元年左

傳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照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下文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注曰取唐君之名是唐人之季世與周武王子封於唐者皆謂之唐叔虞而武王子封於唐者寔為晉之始祖故言晉唐叔虞以別之索隱本出晉唐叔虞四字注曰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則有晉字明矣

文在其手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念孫案文上脫有宗當依左傳及鄭世家補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晉世家皆有有

志三之三

六

有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念孫案有讀為又傳二十四年又楚世家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有亦讀為又又與既文義相承又樂毅傳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有亦讀為又燕策作傷先王之明廉頗藺相如傳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有何怨之有亦讀為又淮陰侯傳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有亦讀為又漢書吳王濞傳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

守柴陽穀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有亦讀為又凡經傳又字多作有說見釋詞

此受次賞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念孫案上既云此復受次賞則此亦當然若無復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正作此復受次賞

楚世家

志三之三

七

坼剖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段念孫案剖本作副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釋文副字逼反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為去聲遂不得其解又見集解有飭狄胃剖生契之語因改副為剖耳說文副判也籀文作驅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作坼驅而生是共明證矣

越章王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念孫案大戴禮帝繫篇越章作臧章索隱引世本作就章臧字古聲與楚相近說見臧而

釐從就聲，釐然或為蹇然，釐芻或為蹇芻。見曲禮及漢書賈誼傳。則作或者是也。或譌為戊。即今斧鉞字。故又譌為越，猶甯或之譌為甯越矣。見淮南道應篇。

使棄疾殺之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念孫案此當作使疾殺之，疾速也。昭四年左傳作王使速殺之，是其證也。今本疾上有棄字者，因下文公子棄疾而誤。

卑梁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念孫案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此卑梁下有女字是也。吳世家曰：楚

志三之三

八

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伍子胥傳亦曰：兩女子爭桑，呂氏春秋察微篇亦曰：楚邊邑卑梁處女。

偽謂楚王

楚威王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尹偽謂楚王曰：念孫案偽讀曰為人謀而不忠之為言，張尹為田嬰謂楚王也。古作為之為通，作偽故為人謀之為亦通，作偽說見秦策蘇代偽為齊王曰：下。偽為即為謂。

搏其士卒

盼子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索隱曰：搏

音搏，亦有作附讀，念孫案搏附二音皆非也。搏當為搏字之誤也。搏與專同，田完世家韓馮搏三國之兵，集解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吳王濞傳：燕王搏胡眾入蕭關，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此言搏其士卒以與王遇，意亦同也。齊策作整其士卒，整與搏意亦相近，作搏則非其指矣。

二十年

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念孫案索隱本出二十六年四字，注曰：案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據此則正文本

志三之三

九

作二十六年，而小司馬以為當作二十年，今本依小司馬改為二十年，則與注內此云二十六年之語不合。故又於注首加八字云：俗本或作二十六年，然後接以案下文云云，甚矣其謬也。

鄒

鄒費郊邱者，羅鶴也。念孫案鄒本作騶，古多以騶為鄒。鄒，騶也。騶，周之國也。田完世家：騶，陳杞世家：騶，齊字。騶，殷周之間，封也。田完世家：騶，孟行孟行，騶齊有三騶，子韓長，騶傳：齊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鄒國，王吉傳：能為騶氏春秋。又漢有騶氏，二鏡銘：造孔廟，禮器碑：除有騶氏。索隱本出騶費章仲，鄒騶，陰令，還神陰有騶叔義。索隱本出騶費二字，注曰：鄒騶二音，今本改騶為鄒，則小司馬無庸作

音矣下文塞鄒魯之心孟子傳孟軻鄒人也索隱本竝作騶班馬字類及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孟子傳竝作騶米本同

必萬之於虎

若使澤中之虞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念孫案必萬之於虎索隱本作必萬於虎矣於義為長

越王句踐世家

怨伐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念孫案怨伐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以怨伐連文者伐字蓋因下文而誤衍也文選鵬鳥賦注引此無伐字

志三之三

十

鎮

鎮撫國家念孫案鎮本作地古多以填為鎮撫字宋小雅篇嚴天子之邦毛傳殺鎮也釋文鎮本作填史記高祖紀鎮國家撫百姓漢書作填孝文紀填撫諸侯天官書填星歲填一宿齊悼惠王世家贊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蕭相國世家填撫諭告使給軍食平津侯傳立佐明主填撫國家太史公自序索隱本出填撫二字注曰蕭何填撫山西字竝與鎮同

導諛

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念孫案導諛即諂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己道人謂己諛人道人即諂人也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諛是道與

諂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竝作道諛諛與導聲之轉諛諛之為導諛及之為導及禮書及士大夫索隱本作及荀子禮論篇作道及案召字當讀為導及鬼方之導集解本召為作函辨見禮書禪服之為導服士虞禮記中月而禪鄭注古文禪或為導卷大記禪年導服之導玉篇函他念也或二切核餘母皆聲轉而切禪之或為導函核之讀導其理一也

請成越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念孫案文選荅蘇武書注引此作請成於越今脫於字

志三之三

十一

不貴 不見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吾患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自見其睫也祇因患諛作貴後人不得其解遂於貴上加不字耳太平御覽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引此已誤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今本作貴其能以讓也此亦是患諛作貴後人因刪去不字也或增不字或刪不字皆由不知貴為患之諛耳不自見其睫今本脫自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引此有自字下文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則有自字明矣韓子喻老篇杜

子諫楚莊王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今本志上有愚字即患字之誤而行者又脫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語意正與此同

職

殺人而外職也念孫案爾雅職常也言殺人而外因其常也五子胥傳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季布傳曰季布爲項籍用職耳定元年左傳曰爲宋役亦其職也上文曰故我常從宋義竝與此同

鄭世家

是率諸侯

志三之三

三

齊疆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念孫案是當爲凡字之誤也古謂若爲卽說見何奴傳言我若不往則齊且率諸侯伐我而納厲公也

甫瑕

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念孫案瑕本作假索隱本出甫假二字注曰左傳作傳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是史記本作假不得以左傳改之也瑕假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瑕是其證

姬大叔

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念孫案上文成王封叔虞于唐索隱引此娠大叔作動大叔是史記舊本本作動而今作娠者後人不解動字之義又以左傳作震震與娠通故改爲娠也今案娠震皆動也爾雅娠震動也郭注曰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元年漢書高祖紀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昭元年今左傳作震大雅生民篇載震載夙毛傳曰震動也正義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是娠震皆動也周本紀曰身動如孕者是也凡史公述尙書春秋傳多以詰訓之字相代此言方動大叔亦是以動代震也至小司馬述本書之文例不以詰訓之字相代若本書作娠小司馬無緣改爲動也後人不知古訓而輒改爲娠失史公之意矣

志三之三

三

趙世家

五世而生趙夙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念孫案生當爲至言自叔帶以至趙夙凡五世也上文云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卽其證至與生草書相似又涉上文奄父生叔帶而誤太平御覽封建部三引此正作至

諸大夫朝

諸大夫朝徒問唯唯不問周舍之鄂鄂念孫案文選辯  
論注引此朝上有在字於義為長

城不浸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念孫案浸當為沒字之  
誤也文選辯論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竝作沒魏  
世家作湛與沈同湛亦沒也秦策及韓子難篇竝作沈說  
苑權謀篇作沒趙策作沈又作沒

異日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念孫案異日之文  
與上他日相複異日本作旦日字之誤也且日謂夢見

志三之三

古

美女之明日也漢書高祖紀注且日明日也夜夢美女鼓琴而歌故  
明日數言所夢而想見其狀不待異日也舊本北堂書  
鈔樂部二引此正作旦日陳禹謨依俗本改為異日太平御覽樂部  
八同

序往古之勳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  
義曰厚重也念孫案張所見本作厚往古之勳故訓厚  
為重今案厚與序文義皆有未安當依趙策作享往古  
之勳字之誤也漢荊州刺史度尚碑享字作序享受也  
見傳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言不勞百姓而坐受往古之功也

禮也 不必古

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念孫案此當依趙策  
作理世不必一道今本趙策理字亦誤而便國不必法  
古理世治世也不必法古即承上文何古之法而言商  
君傳亦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今本理世譌作禮  
也諫書世也相似太史公自序強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古上又脫法字則  
文不成義

奇行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  
吳越無秀士也索隱解上二句曰鄒魯好長纓是奇服

志三之三

古

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并之屬豈是無奇  
行哉念孫案服奇奇行兩奇字皆讀為奇哀之奇周官  
奇哀之民齊注奇哀讀非此言服正者志未必正  
關人奇服怪民注奇服衣非常此言服正者志未必正  
服奇者志未必淫若謂服奇者志必淫則是鄒魯之士  
儒冠儒服必無奇哀之行也中國未必無秀民蠻夷未  
必無俊民若謂俗辟者民必易則是吳越風俗邪辟必  
無秀異之士也小司馬誤以奇行為善行故所說皆非

鳴之塞

攻取丹邱華陽鳴之塞正義曰徐廣曰鳴一作鴻鴻上  
故關今名鴻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

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  
鴻上塞皆在定州念孫案如正義則鴻之二字乃是鴻  
上之鴻與鴻草書相近之本作出與上字亦相近故  
鴻譌作到查新論通塞篇快若輕鴻上譌作之耳水  
經澆水注曰澆水又東流歷鴻山世謂是處為鴻頭疑  
即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闕者也關尉治北平而畫塞  
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澆水於是左  
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谿東南流注於澆水也以上水經注  
鴻上關即鴻上塞故水亦有鴻上之名今保定府唐縣  
西北七十里有鴻城社即正義所云鴻上故關今名鴻

志三之三

六

城者也

主父開之

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  
納之俗本亦作聞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  
謂藏之也正義本作閉之云謂容其入宮閉藏也念孫  
案此閉誤為聞開又誤為聞也不言開門納之而但言  
開之則文義不明當從正義本作閉之為是列女傳孽  
嬖傳亦作閉之

上倭

齊之事王宜為上倭而今乃抵罪索隱曰倭猶行也念

孫案小司馬說非也倭與交同說文倭交也管子形勢  
形勢解篇曰與人倭多謂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身  
集之倭七臣七主篇曰好交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民  
務交而不求用明上交上等之交也言齊之事王如此  
當為王之上交而今反觸罪也趙策作宜為上交又曰  
秦與韓為上交秦與梁為上交皆其證

入之秦

入之秦不聽主命念孫案入之秦當作主入之秦謂韓  
王入上黨於秦而馮亭不聽也脫去主字則文義不明  
趙策作主內之秦不順主命是其證

趙氏

志三之三

七

趙氏壯者皆外長平念孫案氏當為民字之誤也燕世  
家及燕策皆作民

魏世家

無忌

無忌謂魏王曰楊倭注荀子彊國篇引此無忌作朱忌  
念孫案作朱忌者是也作無忌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史  
記他篇中或稱信陵君或稱魏公子無忌或稱魏將無  
忌其但稱無忌者則承上文而言今無忌之名不見於  
上文上文但稱信陵君不稱無忌而忽云無忌謂魏王曰則  
文義不明假如平原君名勝勝字未見於上文而忽云



勝謂趙王曰其可乎且下文稱信陵君無忌矯奪晉鄙兵而此但稱無忌則是詳於後而略於前於理尤不可通魏策作朱已謂魏王曰已忌古同聲鄭風大叔于田之已則史記之本作朱忌甚明楊倞引作朱忌則唐時本尙未誤鮑彪注魏策云朱已史作無忌大事記謂信陵之言淡切綜練皆為俗本所惑

交疆秦魏之兵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亾乎念孫案交當為支字之誤也諫書交支形與支相近言韓不能支秦魏之兵也魏策作外交能支強

志三之三

六

秦魏之兵是其證

與疆秦鄰之禍 天時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念孫案與疆秦鄰之禍當從魏策作無與疆秦鄰之禍此言魏與秦伐韓以求故地韓亾則魏與秦鄰而受其禍今魏存韓而求故地則故地不勞而得且韓存則魏無與秦鄰之禍故曰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無與疆秦鄰之禍也天時當從魏策作大時言存韓

安魏而利天下王之時莫大於此也秦策曰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是其證

韓世家

不如出兵以到之 公待秦而到 施三川而歸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田出兵於楚以待公始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

志三之三

六

今本秦孤誤作孤秦茲據宋本游本及韓策改下文不日是齊孤也楚世家曰是楚孤也文義並與此同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而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下楚字謂秦塞三川而守之非謂楚也韓策無下楚字公不能救也索隱解不如出兵以到之日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念孫案小司馬訓到為欺而引俗語張到為證甚屬無稽且與下文公待秦而到之語不合其引韓策作勁而訓為強是也出兵以勁之者陽為助魏而實以虛聲勁

之也魏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魏相搏秦因取西河之外以歸故韓策曰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也秦策記此事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則作勁者是也高注曰勁強也東周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淡攻楚以勁秦韓策曰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下文公待秦而到亦救魏以勁之故與此勁字同義當依韓策作公恃秦而勁謂韓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策曰必與魏戰而勝則秦與韓乘楚施三川而歸不勝則秦塞三川而守之韓不能救也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功漢衛尉衡方勵譌作劇劫譌作劫從至

志三之三

手

之字或書作至因譌而為至故瘞譌作瘞大荒南經大名曰去瘞郭音風瘞之瘞今本譌輕譌作輕楚辭九辯作瘞凡醫書內瘞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輕前輕輕之鑄鑄字今本力與刀至與至形竝相似故勁譌作到而輕譌作輕周策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勁秦鮑彪本勁譌作到正與此同也說見而周策到秦下又正義解施三川而歸曰施猶設也三川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也念孫案張說甚謬施讀為移移易也言與韓乘楚而因易三川以歸也韓策作易三川而歸是其明證矣旧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

王以施三川蔡澤傳曰利施三川以實空陽秦策同張訓施為展非義竝與此同施與移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國蓄篇今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劔人之所施易施字竝讀為移施又音以鼓反亦與移通大傳絕族無移問世為哀樂不易施子前崔譔云施移也音以鼓反田敬仲完世家

粟子民

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子民以大斗念孫案粟子民以大斗文不成義粟當為稟音彼錦力錦二反

志三之三

主

稟子猶給于也謂以小斗收之而以大斗給之也說文稟賜穀也廣雅曰稟子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顏師古曰稟給也中庸既稟稱事釋文稟作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管子五行篇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稟者尹知章曰稟給也稟與稟古同聲而通用今本稟作粟者稟粟隸書相似漢楚和孫叔敖碑莽枯稟乏稟作粟郃陽令曹全碑以家錢糴米粟粟作粟二形相似又涉下文請粟而誤耳太平御覽器物部引史記作稟是其證

毀言 稟言

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又下文自子之守阿譽言

日開念孫案兩言字皆後人所加毀譽皆言也無庸更  
加言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刑法部下陳四謨本  
並依俗本  
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一職官部  
六十四治道部四刑部十一引此皆無兩言字通典職  
官十五同唯通鑑周紀一作毀言日至譽言日至則所  
見史記本已有兩言字矣

春溫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念孫案濁以春溫文不成義  
索隱本出大弦濁以溫者君也八字注云案春秋後語  
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也據此則小司馬本無春

志三之三

三

字今本作春溫者一本作溫一本作春而後人誤合之  
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春從別本也陳祥道禮書  
引作春溫則所見本已誤

驛之愉

搜之淡驛之愉者政令也集解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  
驛音釋史記釋字  
多作驛與下文舍字竝同愉音舒念孫案徐  
云一作舒者謂驛一作舒非謂愉一作舒也驛之愉下  
文作舍之愉而舍字古讀若舒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  
何人斯篇亦不違舍與  
中野為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欲其君茶釋文音  
舒公羊茶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  
聘禮記發氣馮盈容鄭注驛通作舍故又通作舒若愉  
發氣舍氣也舍氣即舒氣

字古音在侯部舒字古音在魚部兩字絕不相通故書  
傳中愉字無通作舒者而字書韻書愉字亦無舒音索  
隱之愉音舒當作愉音俞淮南本經篇注曰愉和也  
之洪驛之愉驗政令之寬猛  
相今作音舒者即因集解內舒字而誤

孔子世家

三人行

三人行必得我師念孫案三人行本作我三人行今本  
無我字者後人依俗本論語刪之也何晏注皇侃義疏  
邢昺疏皆有我字說  
見石經考文提要集解引何注言我三人行則史記  
原文亦有我字當補入

志三之三

三

景行行止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念孫案宋本行止作行之  
王應麟詩攷引此亦作行之今本仍作行止者後人依  
詩文改之也案小雅車輦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又  
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  
之之行止詩作行之是陸本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也  
詩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作之未可輒據今本  
毛詩以改史記也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甚慕焉雖嚮與行異文而上下句亦皆作之

陳涉世家

次近所効

又問令吳廣之次近所効叢祠中索隱本無近字念孫案近卽所字之誤而行者也次所謂成卒止次之所也其効有叢祠故曰次所効叢祠加一近字則文不成義矣漢書亦無近字

伍徐

鍾人伍徐徐廣音義曰徐一作逢漢書陳勝傳作五逢引之曰徐與逢聲不相近徐當爲徐字之誤也說文徐讀若漁徐與逢聲相近故字相通趙氏雲崧廿二史劄記謂漢書改徐爲逢非也

志三之三

音

外戚世家

寒臥岸下

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念孫案寒當從漢書作暮字之誤也太平御覽火部引史記亦作暮

奇兩女

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者依也念孫案奇卽倚字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擇杜子春云或云奇讀曰倚是倚與奇通也顏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是也小司馬訓奇爲異失之

身貌

視其身貌形狀念孫案古書無以身貌二字連文者身當爲體俗書作體因脫共右牛耳藝文類聚人事部初學記中官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此竝作體貌宋登徒子好色賦曰體貌閑麗漢書五行志曰體貌不恭

蕭相國世家

乃令蕭何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念孫案蕭何下脫去第一二字當依漢書漢紀補上文是羣臣以爲曹參位次當居第一而高祖及鄂千秋皆以爲蕭何當

志三之三

音

第一此處若不言蕭何第一則上文全無收束矣蕭何第一爲一事賜帶劍履云云又爲一事太平御覽治道部引史記正作乃令蕭何第一

曹相國世家

東阿

北救東阿念孫案阿上本無東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本戰國時阿邑田完世家所謂齊威王烹阿大夫者也漢始置東阿縣故史記中或謂之阿或謂之東阿索隱木出北救阿三字注云阿卽東阿也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則正文內無東字

甚明今本既加東字又刪去注內阿即東阿也五字其  
失甚矣經後世家擊秦軍阿下亦不稱東阿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  
百數言人人殊念孫案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本作如  
齊故諸儒以百數齊故諸儒四字連讀如與而同言參  
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之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也漢  
書作而齊故諸儒以百數是其明證矣今本史記故下  
有俗字者後人不知如與而同而以如齊故三字連讀  
遂於故下加俗字謂參之治齊欲如其故俗不事更張

志三之三

其

也不知參問政於諸儒而諸儒言人人殊未知所定及  
蓋公教以清靜無為然後用黃老之術而齊國大治若  
參之治齊本欲行所無事則不待蓋公教之矣皆由不  
知如之讀為而故文義失而句讀亦舛也

顛若畫一

蕭何為法顛若畫一集解徐廣曰顛音古項反一音較  
反古岳 索隱本顛作觀注曰漢書作講文穎云講一作較  
案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觀音講亦作講小  
顏云講和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觀念孫案集韻上  
釋三講類古項切明也和也直也史記顛若畫一或作

觀通作講又入聲四覺類說岳切明也和也史記顛若  
畫一或作觀通作較集韻兩引史記並云或作觀與小

司馬本同而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顛字則顛即觀之譌

也集解凡從見之字隸書或譌從頁周官大宗伯殷規

類故觀譌作顛觀從蔀聲而讀若港猶蔀從蔀聲而讀

若港也觀從蔀聲而讀若角猶蔀從蔀聲而讀若角也

見說文或謂顛為蔀之譌非也說文蔀平斗斛也即月

令角斗兩之角與此義不同且蔀字從斗斗與頁形不

相遠若本是蔀字漢書一本作較較與觀聲亦相近

爾侯世家 直墮其履今本及漢書張氏傳注字皆作

志三之三

其

其 直墮其履今本及漢書張氏傳注字皆作  
下地乃後人所改劉放宋祁已辨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  
墮其履汜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索隱曰崔浩云直  
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履念孫案

老父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欲以觀其能忍與否

耳如小司馬說則是墮履出於無意失其指矣但崔浩

訓直為故望文生義於古亦無據案直之言特也謂特

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也韓詩外傳容謂墮生曰

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始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

母曰安行今令姑呼女即束緼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

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此直字與直墮其履之直同義亦謂特使人追還之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平王襄直使人問府取壘樽賜任王后亦謂特使人取壘樽賜之也直與特古同聲而通用參義曰者也安能為孝子文十一年穀梁傳曰不言帥師而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策曰行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為國者不耳義並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高誘注曰特猶直也鄭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言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

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會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燒楚

志三之三

无

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具以酈生語告句曰句於子房何如句於子房何如者猶言子房以為何如也齊策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勞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言王以為當何如也趙策趙王謂虞卿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言子以為何如也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蕲入陳於公如何漢書作於公何如吳王濞傳上問袁盎曰今吳楚反於公何如皆謂公以為何如也語意正與此同漢書張良傳作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新序善謀篇作具以會其言告

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皆其明證矣後人不解於子房何如之語遂移於子房三字於告字之下而讀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為一句不知稱子房者乃高祖之語若史公記事之詞則當稱張良不當稱子房也弗思甚矣

釋箕子之拘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念孫案釋箕子之拘本作式箕子之門今本式作釋門作拘者後人據禮記逸周書荀子及東晉古文尚書改之也不知他書作釋箕子之囚此獨作式箕子之門呂氏春秋慎大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高注靖淨其宮以異

志三之三

无

之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淮南道應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高注柴二書說武王禮箕子之事與此文相近也下文曰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承封聖人之墓即封比干之墓表賢者之閭即表商容之閭式智者之門即式箕子之門若作釋箕子之拘則與下文不合矣徐廣音義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案拘一作囚當為拘一作門蓋徐氏所見有二本一作釋箕子之拘一作式箕子之門也今本則又改門為囚矣而釋漢書張良傳新序善謀篇並作式箕子之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趨車式所以

并葬黃石冢

爾雅外并葬黃石冢念孫案并葬黃石下不當有冢字此涉下文上冢而誤衍也漢書作并葬黃石藝文類聚地部太平御覽時序部臘類及地部引史記亦作并葬黃石初學記歲時部引作并黃石葬御覽時序部伏類引作并黃石葬之皆無冢字

陳丞相世家

長美色

平為人長美色念孫案當從漢書作長大美色下文人謂陳平何倉而肥肥與大同義若無大字則與下文義

志三之三

三

不相屬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正作長大美色

攻下殷王

漢王攻下殷王念孫案殷下王字涉上文殷王而誤衍也攻下殷者謂攻下殷國項羽紀立司馬印為殷王河內都朝歌殷下不當有王字下文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亦但言殷不言殷王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無王字漢書亦無

監護軍長者

諸將盡譏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念孫案長者諸將自謂猶言使之監護我等也監護下不當有軍字此因上文典護

軍而行漢書漢紀皆無軍字

顧大王用之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念孫案顧當依漢書作願草書之誤也

絳侯世家

吏事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念孫案此當作吏方驗而出之不當有事字蓋古文事字作吏與吏相似故吏誤為事今本作吏事者一本作吏一本作事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周勃傳無事字

志三之三

三

恨

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外吾甚恨之念孫案恨悔也商君傳以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范雎傳曰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鼂錯傳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李將軍傳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漢書同師古以恨悔也義並與此同

三王世家

極臨 而濛

極臨北海而濛月氏念孫案極遠也言遠臨北海也楚辭九歌望涿陽兮極浦王注曰極遠也廣雅同濛當為

溱故正義音臻而訓為至漢書王褒傳萬祥畢溱谷示  
傳鼻風三溱王莽傳聖瑞畢溱師古竝云溱與臻同作  
溱者字之誤耳班馬字類十九臻韻有溱字引史記而  
溱月氏音臻則所見本已誤

侃

母侃德集解徐廣曰侃一作非念孫案侃德本作非德  
徐廣音義本作非一作侃今本非作侃侃作非者皆後  
人依下文褚先生語改之也索隱本出無非德三字注  
曰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侃侃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  
漢書作業今改正文作侃則與索隱本亦作侃之語不

志三之三

三

合且正文本作非故孔文祥訓為薄若作侃則當訓為  
敗訓為背不得訓為薄矣又下文褚先生曰誠燕王以  
無侃德索隱曰案上策云作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  
則侃當音扶味反據此則下文自作侃此文自作非不  
得據彼以改此明矣

史記第三

史記第四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伯夷列傳

可謂善人者非耶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本作可謂善人者  
邪抑非也注曰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邪又非  
善人者邪念孫案淮南王傳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  
也貨殖傳曰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語意竝與此同疑  
索隱本是原文而今本為後人所改也老子曰是以侯  
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語意亦相似

志三之四

一

跖

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本跖作蹠注曰蹠及注作跖竝音  
之石反據此則正文本作蹠集解內當有蹠一作跖之  
語故云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也今本正文作跖又  
脫去集解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改其文曰蹠與跖同竝  
音之石反斯為謬矣正義述正文亦作蹠字

老子韓非列傳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名  
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



陽謚曰聃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案索隱本出名耳字聃姓李氏七字注云案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據此則唐時本已有作字伯陽者而小司馬引說文以正之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不從俗本其識卓矣又案經典釋文序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云字聃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字聃遊天台山賦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並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竝與小司馬本同而今本云云為後人所改竄明矣又案文選

志三之四

二

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若史公以老子為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今本離合與宋本相反此後人依周秦本紀改之也索隱本出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十一字今本脫一合字據宋本史記補注曰案周秦二本

紀竝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與此傳離合正反蓋周秦二本紀皆言離五百歲而復合此言合五百歲而離故云離合正反若此文與周秦本紀同則何相反之有

離辭

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義曰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念孫案離辭陳辭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曰離陳也是其證枚乘七發云比物屬事離辭連類亦與此同

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

志三之四

三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念孫案此當以迺自以為也故為句說者與知焉為句為成也音語黍不為黍稷不為稷韋注為成也淮南本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言莫之為而成也韓策也讀為他身不為身為不為言不成身不成也也讀為他他故他事也周官占人以八卦筮之八故鄭注八故十年公羊傳習乎都婁之謂人主顯有所出事而實自故何杜注竝曰故事也以成其他事此唯恐人之知其謀也而說者與知之則身必危韓子說難篇作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是其明證矣他字古或通作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皆

母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也與他同賈子脩政語篇是以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君道篇自也皆作自他字本作佗他之通作也猶佗之通作它耳索隱正義皆讀迺自以為也絕句失之

大忠

大忠無所拂悞辭言無所擊排今本悞辭二字互誤鍾山札記已辨之迺後申其辯知焉韓子說難篇大忠作大意念孫案作意者是也意與言正相對必二者皆當於君心然後可以申其辯智也小司馬以大忠為匡君不知說難一篇皆

志三之四

四

謂進言者之宜順不宜逆意在得君不在匡君也蓋史記意字本作意說文意滿也方言作臆漢巴郡太守樊文德安也今亦作億是從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為忠矣

孫子吳起列傳

坐為計謀

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念孫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坐作主於義為長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念孫案子字本

在三者下今誤在三者之上則文不成義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此作此三者子皆出吾下通鑑周紀一同呂氏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自喜名

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自喜猶自好也孟嘗君傳贊好客自喜田叔傳為人刻廉自喜鄭當時傳以任俠自喜皆其證加一名字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此無名字

五子胥列傳

縣吳東門之上

志三之四

五

扶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念孫案縣吳東門之上縣本作著張略反此後人依吳語改之也華嚴經音義上引廣雅以置著也是著與置同義吳世家曰扶吾眼置之吳東門越世家曰取吾眼置吳東門此曰扶吾眼著吳東門之上其義一也說苑正諫篇曰扶吾眼著之吳東門語即本於史記呂氏春秋知化篇亦曰扶其目著之東門後人據吳語改著為縣不知吳語自作縣史記呂覽說苑自作著也匡謬正俗八引史記作扶吾目著於東門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並作扶吾眼著吳東門之上此皆其

明證矣。

乃劫之

乃劫之王如高府念孫案劫下本無之字哀十六年左傳曰白公以王如高府楚世家曰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此曰乃劫王如高府其義一也劫下不當有之字

仲尼弟子列傳

其地狹以泄

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泄字作淺內傳陳成念孫案泄字於義無取下文地廣以澆澆與淺正相對則作淺者是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淺蓋泄

志三之四

六

或作洩形與淺相近淺誤為洩又誤為泄耳又案地可言廣狹不可言澆淺地當為池字之誤也上言城故下言池池有廣狹澆淺故此言狹以淺下言廣以澆也越絕書吳越春秋竝作池字

排藜藿

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念孫案藜藿當為藜藿徒弔反字之誤也藿即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藿藿郭注曰藿藿似藜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黽黽之運案藜藿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言排越世家曰莊

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彼言披藜藿此言排藜藿其義一也若藿為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可以言排矣

月令曰藜莠蓬蒿竝興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藿竝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與蓬蒿皆是穢草故云排藜藿入窮閭若藿則非其類矣魏書李善傳鸞贈盧元明魏收詩曰稍旅原思藿坐蓂尹懋荆則藿所見史記本正作藜藿也凡書傳言藜藿者皆謂採以供食故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聚橡栗藜藿而食之墨子魯問篇曰短褐之衣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糲菜之食藜藿之羹此皆與言藜藿者異義不可比而同之

志三之四

七

也藜藿字形相似故藜藿多譌為藜藿晏子春秋外篇曰晏子東畔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藜藿門外長荆棘淮南脩務篇曰藜藿之生曠曠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榘棟晏子韓子與荆棘竝舉淮南言不可為榘棟則藿字明是藿字之誤詳見淮南而校書者皆莫之或正蓋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所以沿誤而不知也

排藜藿

排藜藿字子產引之曰此本作排藜藿字子二字則後人據家語增之也單行索隱本出排藜藿三字注云家語

拜季字產正義曰家語云拜季字子產是家語以產爲  
字不與史記同史記原文無字子二字明矣唐書禮樂  
志作拜季產本於史記也拜季產者拜其氏季其字產  
其名也左氏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正義曰季是  
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肝之類皆名字雙舉是其  
例也家語改爲拜季字產大誤古人無以伯仲叔季爲  
名者惟杜預注左傳謂祭仲足名仲字仲足他人無此  
謬也

邦異

邦異字子斂索隱本邦作邦云家語異作選字子斂文

志三之四

八

翁圖作國選蓋亦由避諱改之劉氏作邦異邦音圭所  
見各異也引之曰作邦者是也古本若非邦字何以避  
諱作國廣韻邦國也又姓出何氏姓苑而邦字下不云  
是姓然則古無邦姓不得作邦明矣至唐初始誤爲邦  
故劉伯莊音圭而通典禮十三唐書禮樂志及宋倉頡  
碑陰并仍其誤索隱謂家語異作選而不云邦作邦則  
家語亦作邦可知今本家語作邦者後人以誤本史記  
改之也

商君列傳

諸庶孽公子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玉  
藻公子曰臣孽是公子卽爲孽子既言諸庶孽子則無  
庸更言公子呂不韋傳曰子楚秦諸庶孽孫亦不言諸  
庶孽公孫也文選而征賦長笛賦注引此皆無公字

鞅欲變法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  
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衍此言  
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已非謂鞅恐天下  
議已也孝公恐天下議已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  
鞅恐天下議已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  
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  
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始無顧  
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善謀篇同

志三之四

九

收司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引之曰收當爲牧字之誤  
也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於子難篇韋案牧之處  
不足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收也淮南原道篇中能  
得之則外能牧之今方言曰監牧察也鄭注周官禁殺  
戮曰司猶察也凡相監察謂之牧司周官禁暴氏曰凡  
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酷吏傳曰置  
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漢書馮生牧司顏師古以爲皆

其證也索隱本作牧司注云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然則必先司察而後舉發舉發而後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後言司矣索隱之牧司謂相糾發後人亦依正文改為收司而不知收非糾發之謂也

小都

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念孫案都大而縣小不得言集都為縣都即鄉字之誤而衍者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六國表曰初聚小邑為三十一縣皆無都字

蘇秦列傳

志三之四

十

君而不任事

奉陽君如句君而不任事念孫案君而當為而君言奉陽君既如賢而君又不任事也趙策作奉陽君如大王不得任事是其證

取淇卷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念孫案卷上本無淇字此後人據趙策加之也索隱本出據衛取淇四字注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正義曰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據此則正文內有卷無淇故索隱正義皆釋卷字而不

釋淇字且正義但言守衛得卷則無淇字明矣又案索隱言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者謂史記作取卷而戰國策作取淇也後人據戰國策加入淇字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於引戰國策之下加無卷字三字以申明之單行本無此三字其意謂史記作取淇卷而戰國策無卷字也不知史記作取卷與戰國策作取淇者不同故索隱曰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若史記作取淇卷則但云戰國策無卷字足矣何必更言取淇乎此不思之甚也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 卒不過三萬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趙策

志三之四

十一

作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後漢書鄧禹傳注引趙策卒作士車不過三百乘無卒不過三萬句念孫案卒即士也既云士不過三千不當又云卒不過三萬蓋史記本作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即所謂湯以七十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千

兩虎賁三十人與趙策小異文選枚乘諫吳王書湯武之士不過百里李善注引史記蘇秦說趙王曰湯武之士不過三千又改下文之三千為三萬斯為謬矣卒不過三千言其少也若作三萬則非其指矣下文蘇秦說魏王亦云武王卒三千人

見破於人 見臣於人

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念孫案下兩見字皆涉上見字而衍索隱本出臣人之與臣於人七字注曰臣人謂己為彼臣也臣於人謂使彼臣己也案索隱當從正義曰破人謂破敵也破於人謂被敵破臣人謂己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則無兩見字明矣趙策亦無兩見字

距來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索隱曰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於

志三之四

三

來敵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此數語誤入集解內荀子注引此不誤念孫案小司馬

緣文生義非也距來當為距黍黍來隸書相近故黍為來韓策作距來亦後人依史記改之藝文類聚軍器部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並引廣雅曰繫弱鉅黍弓也荀子性惡篇曰繫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倞注黍當為來即或於小司馬時力距黍皆疊韻字故荀子廣雅並作鉅黍文選開居賦谿子巨黍具黍同機李善注引史記作巨黍距鉅巨古並通用

不從

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

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念孫案大王不從下脫親字當依楚策補從即

投從約書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為設今本竝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易解念孫案索隱既云投當為設則不當又云作投甚為易解蓋正文投字本作設索隱之投當為設今本竝作投本作設當為投今本竝作設此是各本皆作設而小司馬以為當作投故曰作投甚為易解也後人既改正文設字為投又改索隱以就之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志三之四

三

愈充腹

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殊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案謂飢人愈鳥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殊同患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愈充腹為愈益充腹亦非也燕策作偷充腹則愈即偷字也鄭注表記曰偷苟且也言飢人愈鳥頭雖苟且充腹而與餓者同歸於死也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愈一小快即偷一小快也淮南王傳王亦偷欲休漢書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

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偷薄字說文本作  
偷從心偷聲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偷鄭箋偷讀為偷  
則民不偷坊記注不偷於歿釋文並音偷大戴禮文  
王官人講欲色嘔然以偷逸周書偷作偷荀子王霸篇  
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歿而心字  
不偷漢繫陽令楊君碑不偷祿求趨並與偷同  
或在旁或在下轉寫小異耳鹽鐵論非鞅篇猶食毒肉  
偷飽而罹其咎也彼言偷飽此言愈充腹其義一也偷  
愈偷字異而義同

抱柱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歿念孫案柱上本有梁字文選獄中上梁王書注太

志三之四

西

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抱梁柱而歿燕策及莊子盜  
跖篇同

北夷

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  
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  
之是益二齊也索隱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念孫  
案此文言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是北夷之地去  
魯衛不遠小司馬以山戎北狄當之誤矣北夷當為九  
夷字之誤也燕策作北夷亦後人依史記改之秦策云  
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楚破南陽九夷李斯上始皇

書云包九夷制鄢郢是九夷之地南與楚接此言齊并  
淮北淮北即楚地也齊并宋與淮北則地與九夷接故  
又言齊并九夷也秦策言楚包九夷方千里此言九夷  
方七百里七百里即在千里之中故言楚包九夷也淮  
南齊俗篇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  
夷以朝是九夷之地東與十二諸侯接而魯為十二諸  
侯之一故此言齊并九夷與魯衛也上文言齊舉宋而  
包十二諸侯田完世家言齊南割楚之淮北泗上諸侯  
鄒魯之君皆稱臣此言齊并宋與淮北又言并九夷與  
魯衛以上諸文彼此可以互證是今本之北夷乃九夷  
之誤而不得以山戎北狄當之也

志三之四

五

此苦言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念孫案苦當為若字之  
誤也此若言猶云此言燕策作若此言上文云王何不使辯士  
以此言說秦下文云秦王問若說若亦此也說亦言也  
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山園軌篇曰此若  
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  
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禮記曾子  
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  
義也為一句非是荀子儒效篇曰此若義信乎人矣今  
辨見經義述聞

若為作君皆竝用此若二字

塞郾呢

幾均陵塞郾院念孫案塞本作安此後人依燕策改之也索隱本作安阻院安即闕字也闕亦塞也說文闕遮難也列子楊朱篇謂之闕聰張湛曰闕塞也爾雅大歲在甲曰闕逢李巡曰萬物鋒芒欲出推過未通曰闕逢見一切經音義十七釋文闕身割反又於虔反於虔反之音與安相近闕郾院之為安郾院猶闕逢之為房逢見史記單闕之為直安徐廣麻書音義曰單闕一作直安董開子之為董安于定三年左傳董安于韓子十通篇作董開子以邊徂旅之為以按徂旅也後人

志三之四

六

依燕策改安為塞不知安與闕同字闕與塞同義無煩改為塞也

趙得講於魏

兵困於林中林中魏地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而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念孫案趙得講於魏當從燕策作已得講於魏言秦兵困於魏之林中恐燕趙來擊則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而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則又移兵而攻趙也下文曰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是其證今作趙得講於魏者

涉上下諸趙字而誤此謂秦得講於魏非謂趙得講於魏也索隱曰魏和也則小司馬本不誤

張儀列傳

數讓之

因而數讓之索隱曰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念孫案小司馬讀數為頻數之數非也秦初不見儀至是始一見即責以數語而謝去之未嘗數數責之也數讀如數之以王命之數高注秦策曰數讓也廣雅曰數讓責也數讓連文猶誅讓連文古人自有複語耳

王業

志三之四

七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念孫案去王下本無業字此涉上文王業而誤衍也王讀王天下之王此言秦不爭於三川周室而爭於戎翟則不能王天下故曰去王遠矣下文司馬錯曰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正對此句而言則王下不當有業字索隱本出去王遠矣四字注曰王音于放反則無業字明矣秦策有業字亦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故姚宏校本曰曾錢劉無業字新序善謀篇亦無業字

論其故

臣請論其故念孫案論本作說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



隱本作謁注曰謁者告也今本既改正文作論又改注  
文曰論者告也案訓謁為告本於爾雅若論字則古無  
訓為告者後人之改謬矣秦策及新序並作謁

折韓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亾可立而須  
也念孫案折讀為制言韓為秦所制不得不與之共攻  
梁也制折古字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作折則刑  
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  
折為魏策作秦挾韓而攻魏挾與制義亦相近

雖無出甲

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念孫案雖讀

志三之四

六

曰唯唯與唯古字通大雅抑篇唯樂從弗念厥紹  
言女唯泄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  
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江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  
有明君能決之又無塞之言唯明君能如此也楚辭  
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繩兮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  
為人所係繫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能能天釋  
文一本此承上文言秦兵之彊如是是唯無出甲出甲  
唯作唯此承上文言秦兵之彊如是是唯無出甲出甲  
則席卷常山而折天下之脊也不更言出甲者蒙上而  
省也爾侯世家曰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桡而從之集  
引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  
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莊子人間世篇曰若唯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郭象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  
言則王公必乘人而角其捷  
辭以詭諫  
飾非也語意並與此同

待弱國之救

夫待弱國之救念孫案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念  
孫案待當為恃今作待者涉上文待諸侯之救而誤也  
上言秦之攻楚急而諸侯之救楚緩故曰楚待諸侯之  
救在牛歲之外此言弱國不可恃而彊秦不可忽若改  
恃為待則非其指矣楚策正作恃弱國之救楚策上文  
救待作恃亦涉下文恃弱  
國之救而誤當依史記改

兩虎相搏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搏本作據徐廣音戰正  
是據字之音後人不知據字之義而改據為搏則與徐  
音不合乃又於音戰上加或字謬甚辯見楚策

志三之四

九

飯菽

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念孫案飯菽當為飯菽飯菽  
羹相對為文韓策作豆飯豆亦菽也姚宏校韓策引春  
秋後語亦作菽飯

督過之 過楚 不過

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  
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漢  
責其過也念孫案督過皆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  
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  
為其任則過之楚辭九章曰信讒使之溷濁兮盛氣志

而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口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  
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廣雅是督過皆責也若以  
過為過失之過則當言督過不當言督過之矣甘茂傳  
蘇代謂向壽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  
事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  
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走秦也秦楚爭彊而  
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案過楚謂責楚也正義謂  
說楚之過失以收韓亦失之張釋之傳曰釋之見謝景  
帝不過也不過亦謂不責之也

趙服

志三之四

辛

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念孫案服字義  
不可通趙服當為趙破字之誤也趙策作破趙而四分  
其地是其證

入儀之梁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念孫案入儀之梁本作入  
之梁下文曰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是其證入  
下有儀字則文不成義此因上下文儀字而誤衍也齊  
策作乃具革車三十乘內之梁內即入也

喜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見齊舊

本作喜誤也念孫案殷本紀九侯女不喜淫高祖本紀  
秦人喜封禪書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漢書郊祀志作  
喜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桓六年穀梁傳陳  
侯意獵墨子魯問篇國家喜音湛酒荀子堯問篇楚莊  
王以憂而君以喜漢有問喜長韓仁銘又太尉劉寬碑  
陰河東郡聞喜泰山都尉孔宙碑逢祚字伯喜鄧陽令  
曹全碑陰故市掾王尊文喜是喜字古通作喜不得以  
戰國策改史記也又案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  
喜趙策曰無喜志而有憂色是戰國策喜字亦通作喜  
也

志三之四

壬

不得待異日

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  
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異日  
犀首見之念孫案索隱本軫語犀首云云本在上文吾  
為事來之下其不得待異日五字作一句讀軫言不得  
待異日故犀首即出見之也今本列索隱於不得待之  
下而以不得待為句異日為句大謬

秦得燒撥焚扞君之國

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扞今本此下載索隱曰撥音都  
音煩易謂煩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君之國此三字上  
秦且燒灼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

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念孫案中國無事與有事相對為文秦得燒撥焚打君之國與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相對為文索隱撥音都活反云云本在君之國下下注云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乃專釋有事二字今本以撥音都活反云云列入燒撥焚打之下君之國之上而以秦得燒撥焚打為句君之國有事為句其失甚矣單行本亦誤下文此公孫衍所謂邪有事索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衍之所謂今本有事上有君之國三字亦後人所加單行本同

議之

志三之一

三

穉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念孫案議下本無之字此涉下聽之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此作挾韓而議無之字秦策及新序雜事篇竝同

白起王翦列傳

邢邱

秦嘗攻韓圍邢邱因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集解徐廣曰平皋有邢邱正義曰邢邱今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念孫案邢邱魏地非韓地徐張之說非也此本作攻韓圍邢邱下邱字衍文耳秦策作秦善攻韓邢此脫困於上黨衍於是其證邢即陘之借字

也上文曰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案今曲沃縣西北十里汾水有陘庭城即桓三年左傳所謂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者也秦策曰秦攻韓圍陘韓策曰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范雎傳曰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韓世家曰桓惠王五年秦拔我陘城汾城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即此所謂攻韓圍邢因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者也又案宣六年左傳赤狄伐晉圍邢邱杜注曰邢邱今河內平皋縣平皋故城在今溫縣東秦本紀昭襄

志三之四

三

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邱懷徐張彼注竝與此注同范雎傳曰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秦策曰舉兵而攻邢邱邢邱拔而魏請附是邢邱為魏地非韓地不得言攻韓圍邢邱也

孟子荀卿列傳

不果所言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念孫案果信也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是不信所言也廣雅曰果信也中庸果能此道矣謂信能此道也孟子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謂信有以異於人也凡書傳言果然

者皆謂信然也。

自駟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駟駟之徒

念孫案此本作自如駟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駟駟之徒自如者統下之詞稷下先生即指淳于髡諸人而言下文曰自如淳于髡以下又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何奴傳曰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皆以自如二字連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駟衍淳于髡田駟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曉自如二字之義而移如字於淳于髡諸人之上則文不成義矣。

志三之四

雷

成義矣。

為

豈寡人不足為言邪念孫案不足為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亦謂安足與謀也與為一聲之轉故謂與曰為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尹知章注為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

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

孟嘗君列傳

一與文等

會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念孫案文當為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為之字之誤也之字指會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類引此正作一與之等賓客類與文等此後人依史記改之

偶人

志三之四

雷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念孫案偶索隱本作禺注曰音偶又音寓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是舊本作禺有偶禺二音後人改禺為偶又改注文曰偶音遇斯為謬矣封禪書木禺龍樂車一咽索隱曰禺一音寓寄也寄龍形於木一音偶亦謂偶其形於木也後漢書劉表傳論曰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管子海王篇禺之商曰二百萬尹知章曰禺讀為偶漢書匈奴傳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銘斯溫偶以變鼓溫偶即溫偶

如有

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念孫案如有如

或也下文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袁盎傳曰如有過霧露行道於陛下竟有殺弟之名奈何皆謂如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

意疑孟嘗君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念孫案意下本無疑字意孟嘗君者意即疑也疑其使田甲劫王也文選長楊賦注引廣雅曰意疑也呂氏春秋去尤篇曰人有凶鈇者意其鄰之子梁孝王世家曰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

志三之四

美

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王漢書文三王傳同顏師古曰意疑也張儀傳曰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直不疑傳曰其同舍有告讎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矣意不疑皆其證也後人不知意之訓為疑故又加疑字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疑字

為雄雌者

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雌者得天下矣顧子明曰為雄下行一雄字為雌二字屬下讀

朝趨市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即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則與下明且相複矣索隱出朝趨市三字云趨音娶後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為朝趨市矣李善注文選藉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引朝趨市而不引明且二字蓋亦市乃趨市朝之譌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罷癘之病

癘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癘之病索隱曰罷

志三之四

毛

癘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念孫案癘非背疾則罷癘之病非謂腰曲而背隆高也罷癘即指癘而言說文癘罷病也廣雅罷癘也是罷為罷癘之病也故淮南地形篇林氣多癘天官書正義引作林氣多癘癘癘癘字異而義同

發

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本發作廢注曰鄭氏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念孫案廢即發之俗字召南騶虞篇發五祀小雅賓之初筵篇獻爾發功徐邈放讀如廢廢發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子非命申篇發而為刑政上篇發作廢列子仲尼篇發無知何能憤發不能何能為釋文發一本作廢莊子

列御寇篇先生既來曾不發策乎釋文發司馬謂目笑  
本作廢齊策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將即發將  
之而未發於口也鄭氏不達故誤解為廢棄然以此知  
正文之本作廢也若作發則不得有此誤解矣後人改  
廢為發遂失其舊乃或加發一作廢四字以牽合己改  
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衍文十六

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  
王之軍必孤有以自以為韓魏至此凡十王之軍秦不  
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念孫案上文趙郝  
曰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志三之四

天

故虞卿復舉其詞而駁之曰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  
然則此文當以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為一句而必  
字之下王之事秦之上不當有以為韓魏云云十六字  
明矣此不知何處錯簡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趙策及新  
序善謀篇竝無此十六字

子秦地何如毋子孰吉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子秦地何如毋子孰吉念孫案此  
本作子秦地如毋子句孰吉如者與也論語先進篇  
五六十宗廟之與如會言子秦地與不子二者孰吉也  
同如字竝與與同義新序作子秦地與無子孰吉是其明證矣今本如上有

何字者後人據趙策加之也趙策作與秦城何如不  
與句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亦後何與孰同義趙  
策言何如則不言孰吉此言孰吉則不言何如後人又  
加何字斯為謬矣後人不知如之訓

彊怒

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念孫案此怒字  
非喜怒之怒廣雅曰怒健也健亦彊也後漢書第五倫  
賢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彊怒連文又與下句弊字對  
文趙策作因秦之怒乘趙之弊是怒即彊也上文曰吾  
且因彊而乘緣是其證

志三之四

說

危哉 危反

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念孫案此危字非安危之危  
危讀為詭詭詐也言其為秦之計甚詐也樓緩使趙王  
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實則示天下以弱而益  
秦之彊名以為趙而實以為秦故曰詭哉樓子之所以  
為秦者又李斯傳今高有淫佚之志危反之行危亦讀  
為詭詭亦反也言其行之反常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  
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賈  
子傳職篇曰天子燕樂反其學建木潭木反譌作及今  
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曰

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反同義。古字或以危為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作危。

魏公子列傳

閒語

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曰：閒音閑，閒語謂靜語也。念孫案：閒讀閒，閒之閒，閒私也。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謂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因畱宿閒語，李賢注曰：閒私也。

志三之四

三

范雎蔡澤列傳

辯口

齊襄王問雎辯口，念孫案：辯口本作辯有口，謂辯給有口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辯有口，木才字後人所加事部辯類作辯有口，陸賈傳曰：名為有口辯士。朱建傳曰：為人辯有口。武安傳曰：紛辯有口，皆其證。

湖關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念孫案：湖下關字，後人妄加之也。索隱本出至湖二字，而釋之曰：案地理

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縣也。正義說與索隱同，皆但言湖縣而不言湖關地理志。京兆尹湖有周天子祠二所，亦不言有湖關。水經河水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管范叔入關。此謂函谷關過穰侯於此，亦但言過穰侯於湖縣而不言湖關。又文選解嘲注引吳記曰：竊載范雎入秦，至湖則無關字明矣。

砥硯

周有砥硯，念孫案：硯本作戾，此因砥字而誤加石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硯字，唯集韻有之。注云：玉名。范雎曰：周有砥硯，則北宋時史記本已譌作硯。秦策正作砥。

志三之四

三

戾

亾其 亾意亦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亾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亾猶輕蔑也。念孫案：小司馬以亾為輕蔑，義不可通。亾讀如無，或言亾，或言亾其，皆轉語詞也。亾或漢書貨殖傳寧解無才，孟康曰：奴自和謂寧欲免去，莊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才，氏作奴乎，無後聲助也。莊子外物篇曰：抑固窶邪，亾其略弗及邪。呂氏春秋審為篇曰：君將攫之乎，亾其不與愛類篇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亾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曰：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亾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

亾共者皆轉語詞也越語曰道固然乎矣其欺不穀邪  
趙策曰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矣其情懷而愛秦  
邪矣亦讀如無魯仲連傳亾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  
乎索隱斷亾意爲一句注云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  
而東游於齊案小司馬以亾意爲無還燕意亦非也亾  
意亦者意亦也意亦者抑亦也抑意古字通論語學而  
石經抑作意墨子明鬼篇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漢  
子盜師篇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意並與抑同  
大戴禮武王踐阼篇黃帝顛項之道行乎意亦忽不可  
得見與荀子倚身篇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遂無極  
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誠利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  
乎意亦思乎意亦並與抑亦同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  
意亾黑子非改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  
下中人之利故察之與意亾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

志三之四

三

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察之與非命篇不識  
管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亾管三代之暴不肖人與  
或言無意無意少聽其數乎或言亾意亦皆轉語詞也  
齊策作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意者亦轉語詞  
也意者猶言抑者漢書敘傳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繆爲  
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念孫案爲  
猶謂也言范雎以此言謬謂宜者也繆與謂爲一聲之  
轉故謂或曰爲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  
田文  
臣居山東時問齊之有田文不問其有王秦策田文作

田單鮑彪曰史之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十餘年不  
得近舍單遺論文也吳師道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思  
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念孫案田文當依秦策作田單  
後語作文者校書者依誤本史記改之耳吳曲爲之說  
非也張載注魏都賦引史記正作田單

萬世之後

臣竊爲王恐 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念孫  
案秦策作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  
也此脫一恐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爲友 結友

志三之四

三

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念孫案上句  
友字亦當作交隸書交字或作文形與友相似又因下  
文勝之友而誤索隱本作貴而爲交注曰言富貴而結  
交情淡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則上句亦作交  
明矣又廉頗藺相如傳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  
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友亦交之誤文選恨賦注太平  
御覽治道部引此並作願結交  
持國秉政  
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念孫  
案政字後人所加索隱本出持國秉三字而釋之曰案



左傳云國子寔執齊乘見哀十七年傳服虔曰乘權柄

也據此則乘下本無政字持國乘即持國柄也絳侯世

家許負相條侯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

乘是其明證矣說文柄或作棟書傳通作乘齊語治國

官書二十八台主十二州斗乘兼之屬官後人不知乘

為柄之借字故安加政字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持

國秉政亦後人依史記加之人事部引此正作持國柄

易鼻

先生易鼻巨肩魁顏蹙腸膝變念孫案鼻讀為邊商頌

篇則莫我敢及荀子邊鼻者偃鼻也偃鼻者仰鼻也廣雅

志三之四

言

假仰故徐廣曰易一作仰列女傳辯遜傳曰鍾離春極

醜無雙曰頭深目印鼻結喉是也偃邊一聲之轉偃鼻

之為邊鼻猶偃豬之為邊豬千金堰之為千金邊也襄

十五年左傳規偃豬鄰注周官稻人曰偃豬畜流水之

波也高貴焚波既豬某氏傳曰焚澤波水已成邊豬邊

豬即偃豬也文選沈約三月三日詩東出千金堰李善

注堰一作堰水經穀水注引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

不

豈不辯智之期與念孫案豈不豈非也上文曰豈非

游俠傳不可謂不賢者矣不賢者非賢者也非不一聲

之轉故謂非為不說見釋詞

不知止 不知足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

有念孫案止足二字互誤足與欲為韻止與有為韻有

古讀若以見詩及楚辭

樂毅列傳

啗秦

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啗與念孫案索隱本啗下有說

字是也集解引徐廣曰啗進說之意則正文內有說字

明矣說秦伐齊其大指在啗之以利故曰啗進說之意

志三之四

言

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義與此同也

以身得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

身得察於燕念孫案察讀為交際之際際接也見前雅

昭四年注孟言假魏節使於燕而以身得接見先王也

子萬章篇注際與察古同聲而通用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

地

最勝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念孫案最當為取

字之誤也取與驟同取古取字周官獸醫注趨聚之節

韓通相近故驟勝者數勝也齊嘗破燕滅宋取楚之淮  
北故曰驟勝之遺事也燕策正作驟勝

顧反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念孫案顧反  
者還反也文選沈約鍾山詩注引蒼頡篇曰顧旋也穆  
天子傳吾顧見女郭璞曰顧還也故還反謂之顧反屈  
原傳曰使於齊顧反諫懷王呂氏春秋觀表篇曰郢成  
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不  
辭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  
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哉趙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

志三之四

美

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淮南人閒篇曰陽虎赴圍而走顧  
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皆謂還反也

不化

子胥不化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  
曰言子胥懷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臣也  
念孫案小司馬誤解化字化者變也至於入江而不化  
猶言至死不變耳燕策作故入江而不改改亦變也上  
文曰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不  
悔與不化意亦相近

廉頗蔣相如列傳

廣成傳舍

舍相如廣成傳舍念孫案傳下本無舍字此涉索隱傳  
舍而誤衍也索隱本出廣成傳三字而釋之曰廣成是  
傳舍之名若正文本作廣成傳舍則索隱為贅語矣太  
平御覽居處部引此有舍字則所見本已誤左思魏都  
賦廣成之傳無以嚙張載注引此作舍相如廣成傳與  
小司馬本同足正今本之誤

請奉盆甌

請奉盆甌秦王以相娛樂念孫案奉當為奏字之誤也  
奏進也言請進盆甌於秦王前也上文秦王曰寡人竊

志三之四

美

聞趙王好音請奏瑟故相如亦曰趙王竊問秦王善為  
秦聲請奏盆甌秦王以相娛樂請奏盆甌正與請奏瑟  
相對今本奏作奉則非其指矣文選而征賦注太平御  
覽器物部引此竝作奏上文又云相如奉壺奏秦王

大功

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  
攻城野戰之功對下文徒以口舌為勞言之而其大自  
見無庸更加大字文選而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太  
平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此竝無大字羣書治要  
及通鑑周紀四同

廉頗 畏匿之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念孫案廉頗當為廉君下文作廉君即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摅感舊詩注引此竝作廉君羣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秦破趙殺將扈輒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念孫案趙字本在殺字下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作一句讀上文云大破殺

志三之四

美

匈奴十餘萬騎下文云大破殺趙蕙皆以破殺連文史記中若是者多矣今本趙字在殺字上則當以秦破趙為句案破謂破其軍非謂破其國不得言秦破趙明矣索隱本正作破殺趙將扈輒

魯仲連鄒陽列傳

過而為政於天下

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歿耳吾不忍為之民也索隱解過而為政於天下云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讀至過字絕句解云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

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為政於天下矣念孫案司馬與張固失之而徐亦未為得也過而為政於天下指秦言之非謂尊之太過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然而為帝甚而遂為政於天下則吾有歿而已不忍為之民也過與大義亦相通案策曰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言無過大王也魏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吾所大者無大大地大亦過也韓策曰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蘇秦傳過作大然則過而為政於天下猶言大而為

志三之四

美

政於天下耳呂氏春秋注訓過為甚甚與大義亦相通故趙岐注孟子梁惠王篇曰甚大也

來吾君

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念孫案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

辭讓使者三 解紛亂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念孫案辭讓下不當有使字蓋行文也趙策作辭讓者三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人事部引此竝作辭謝者三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此竝作辭謝皆無使字又案諸書引史記作辭謝而今本作辭讓疑後人依趙策

改之也又下文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文與趙策同而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山移文注後漢書桓榮傳論注荀彧傳注引史記皆無亂字

反外

會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念孫案外當為北北古背字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章昭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管子君臣篇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言雖至會人亂至則虞嚙至則北北即此所謂反北也炊骨而士卒終無反背之心也齊策作士無反北之心是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故此誤為外漢書劉向傳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張釋

志三之四

早

之傳北誤作外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誤作外是其證而能

捐子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漢書作而不說田常之賢文選新序雜事篇作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念孫案能與而同漢書作而新序作能其實一字也下文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新序而作能是其證也史記作而能者一本作而一本作能而後人誤合之耳能字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

包堯舜之術

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念孫案包本作蒙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蒙注曰蒙被堯舜之道則舊本作蒙明矣新序漢書文選竝作蒙

史記弟四

志三之四

早

史記第五

讀書雜誌三

高郵王念孫

屈原賈生列傳

濯淖

濯淖汗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汗音烏故反泥音奴計

反念孫案上言洗濯下言淖則文不相屬濯字當讀直

教反淖音濯淖汗泥四字同義說文曰潘浙米汁也

又曰周謂潘曰泔又曰泔久泔也廣雅曰濯滌也曹憲

音直兒反士喪禮湔濯棄于坎鄭注曰沐浴餘潘水釋

文濯直孝反喪大記潘濯棄于坎皇侃疏曰濯謂不淨

志三之五

之汁也廣雅曰淖濁也是濯淖皆汗濁之名

不獲

不獲世之滋垢嶙然泥而不滓者也念孫案獲者辱也

言不為滋垢所辱也鄭注士昏禮曰以白造緇曰辱是

也下句泥而不滓即承不獲言之廣雅曰獲辱也又曰

獲辱汚也獲亦獲也古聲義同耳

懲違

懲違改念兮抑心而自彊念孫案違非違逆之違懲止

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抑其心而自彊勉也廣雅

曰懲悵恨也悵與違同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違亦怨也詛亦祝也正義以違為違命失  
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恨也很亦恨也班固  
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楚辭違謫作  
連王注以連為留連失之

含憂

含憂虞哀兮索隱曰楚詞作舒憂娛哀念孫案含當為

含字之誤也隸書含或作舍又作舍皆與舍字相似舍即舒字也說文舒

從子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違舍與車軒為韻史記

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左氏春秋哀六年齊

陳乞弒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聘禮記發氣怡焉

志三之五

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即舒息是舒與舍古同聲而

通用王注楚詞曰言已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

思樂已悲愁是舒憂娛哀義本相承若云含憂則與娛

哀異義矣

有命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銷兮念孫案有命當從宋本作稟

命此涉下句有字而誤也楚辭作民生稟命王注曰言

萬民稟受天命而生

曾傳爰哀承嘆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咎恒

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  
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  
各有所歸兮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  
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引之曰曾傷爰哀四  
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銓恒悲四句  
卽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  
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  
見於上文也浩浩沅湘兮以下每句有兮字而增傷爰  
哀世溷不吾知二句下獨無兮字與楚辭相合其增入

志三之五

三

之跡尤屬顯然永嘆喟兮集解引王逸注曰喟息也則  
後四句之增蓋在裴駰以前矣又案此四句似當從史  
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既莫吾知  
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莫能  
知也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  
兮皆言己不畏死也其敘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  
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爲長

自投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索隱本自投作自沈念孫  
案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

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自沈者是也東方朔七  
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而寶康瓠

韓乘周鼎兮而寶康瓠索隱本無而字念孫案下句云  
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則無而字者是也漢書文選兮字  
竝在寶康瓠下亦無而字

請對以臆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念孫案索隱  
本臆作意注曰協音臆正義曰協韻音憶據此則正文  
本作請對以意謂口不能言而以意對也今本作臆者

志三之五

四

後人以意與息翼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意字古讀  
若億正與息翼相協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會則得息  
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與惑色  
爲韻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  
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罾刻石文承順聖意  
與德服極則式爲韻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  
傳億作意皆其證也此賦以意與息翼爲韻故索隱正  
義竝以意爲協韻下文好惡積意與息爲韻正義亦云協韻音憶若臆字則本  
讀入聲何煩協韻乎又案文選作請對以臆亦是後人  
所改據李善注云請以意中之事對則本作意明矣而

今本并李注亦改作應惟漢書作請對以意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索隱正義皆本於此今據以訂正

其生若浮兮其外若休

其生若浮兮其外若休念孫案漢書文選並作其生兮若浮其外兮若休索隱本出其外兮若休五字則上句亦當與漢書文選同今案其生兮若浮其外兮若休澹乎若淡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四句文同一例且浮休舟三字皆於句末為韻則索隱本是也今本作其生若浮兮其外若休蓋蒙上文句法而誤

卷空而游

志三之五

五

卷空而游念孫案游當為浮字之誤也索隱本作浮注曰言體道之人但卷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漢書文選並作浮服虔曰道家卷空虛若浮舟也皆其證上文其生兮若浮義亦同也

呂不韋列傳

且自大君之門

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念孫案且當為益字之誤也益何不也言何不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也若作且則與而乃二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益自大君之門顧乃大吾門高誘呂氏春秋注序作

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皆其證

所養母

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念孫案養字後人所加莊襄王乃夏姬所生而華陽后為夫人時立以為適嗣故曰莊襄王所母華陽后五字注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行字也今檢諸本竝無生字據此則養字亦後人所加明矣後人所母二字之義故妄加養字

刺客列傳

范中行氏

志三之五

六

故嘗事范中行氏念孫案范中行氏本作范氏及中行氏今本無氏及二字者後人依趙策刪之也不知古人屬文或繁或省不得據彼以刪此下文言范中行氏者前詳而後略耳亦不得據後以刪前索隱本出事范氏及中行氏七字解云范氏謂范昭子吉射也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則有氏及二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亦作范氏及中行氏

釋

卒釋去之念孫案釋本作釋古多以釋為釋字管蔡世家楚楚復釋之魏世家與其以秦釋衛不如以魏釋衛孔子世家陽虎因桓子與盟而釋之張儀傳掠管數百

不服醉之燕策王飲醉臣漢石門頌醉即安析里橋  
部開頌醉散開之勝通北海相景君銘農夫醉來並以  
醉為索隱本作醒注曰音釋又田儋傳乃釋齊索隱本  
亦作醒注曰古釋字今本皆改醒為釋而刪去其注後  
人之矣也

眾終莫能就 請益其

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念孫案眾與終一字也廊  
風載馳篇眾穉且狂眾即終字猶言終溫且惠終囊且  
貧也說見經義述聞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  
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眾是古字  
多儻眾為終也今本作眾終莫能就者一本作眾一本

志三之五

七

作終而後人誤合之耳或讀臣欲使人刺之眾為句非也欲使人刺之與眾字意不相  
韓策作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是其明證矣又下文  
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韓策益其作益具  
於義為長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  
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索隱本出不能無生得  
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  
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拘而事  
泄亦兩通也念孫案如索隱說則史記本作不能無生

得齊語若不生得以數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昭二十三  
年公羊傳君次于位曰滅生得曰獲項羽紀楚下業  
勝城生得周苛淮陰侯傳有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  
能生得廣武君者縣千金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  
以意加之也又索隱引韓策作無生情而今本亦作無  
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皮面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索隱曰皮面謂刀割其面皮  
欲令人不識念孫案如小司馬說則當云割面皮不當  
云皮面矣今案廣雅曰皮離也又曰皮剝也然則皮面  
者謂以刀自剝六面也王褒僮約曰落桑皮椶皮之為  
言猶披也續列女傳曰番政自披其面是皮與披同義

志三之五

八

購縣之

韓取葦政厥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  
能言殺相俠累者子千金念孫案購縣之當為縣購之  
謂縣金以購之也下文曰王縣購其名姓千金韓策曰  
縣購之千金皆其證

目攝之

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誦論劍蓋誦怒而目之荆軻出  
人或言復召荆軻蓋誦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  
目之試往是立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軻則已駕  
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誦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  
義曰攝猶視也念孫案索隱解攝為整不合語意正義  
解攝為視古無此訓皆非也攝讀為懾鄭注樂記曰懾  
猶恐懼也言曩者吾怒目以懼之彼固不敢不去也  
謂恐  
之懼使人恐亦謂之懾昭十二年左傳楚子圍徐以懼  
吳是也恐謂之懾使人恐亦謂之懾呂氏春秋論威篇  
成所以懾威所以懾 襄十一年左傳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曰攝如  
字又之涉反是懾與攝通衛將軍驃騎傳懾懼者弗取  
說苑脩文 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

攝其句

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攝其匈集解徐廣曰攝一作抗

志三之五

九

索隱曰攝謂以劔刺其背也抗拒也其義非念孫案抗  
與攝聲不相近攝字無緣通作抗抗當為抗俗書從亢  
之字作亢從亢之字作亢二形相似故抗譌為抗說文  
抗淡擊也廣雅曰抗刺也集韻抗攝竝陟甚切攝之為  
抗猶湛之為沈也燕策作右手攝抗其背抗亦抗字之  
譌且亦是一本作攝一本作抗而後人誤合之耳姚宏  
校本云一無抗字是其證矣列子黃帝篇攬挾抗釋  
文云抗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遠拒也亦未知抗即抗  
之譌耳

腐心

此臣之曰夜切齒腐心也引之曰腐讀為拊爾雅曰辟  
拊心也郭注謂椎骨也燕策正作拊心索隱訓腐為爛  
非是

李斯列傳

郡小吏

年少時為郡小吏念孫案索隱本郡作鄉注曰劉氏云  
掌鄉文書據此則劉與小司馬本皆作鄉鄉謂上蔡之  
鄉也今本鄉誤為郡又於注內加郡一作鄉四字斯為  
謬矣太平御覽獸部引此作郡則所見本已誤藝文類  
聚獸部引此正作鄉

志三之五

十

胥人者去其幾也

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  
解上二句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  
微言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正義曰胥相也  
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竝有瑕  
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念孫案索隱誤解胥字正義則  
大誤矣胥者須也見孟子萬章篇趙注 須待也去當為  
失字之誤也言人有釁可乘不急乘其釁而待之是自  
失其幾也故下文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又  
曰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

急而不急就即此所謂胥也。

竈上騷除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由與猶同足以滅諸侯成帝業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竈字上有老嫗二字念孫案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據此則正文內有老嫗二字明矣

阿縞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念孫案徐以上文云江南金錫西蜀丹青故以阿縞為東阿所出之縞也今案阿縞之衣與錦繡之飾相對為文

志三之三

士

則阿為細縞之名非謂東阿也阿字或作阿廣雅曰阿縞練也楚辭招魂弱阿拂壁弱與弱同阿細縞也言以弱阿拂牀之曰壁也王注以弱為弱席阿為曲隅皆失之辨見楚辭淮南脩務篇衣阿錫曳齊紘高注曰阿細縞錫細布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同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縞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快耳目

夫擊壤叩瓠彈箏搏鞞而歌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念孫案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

記彈箏搏鞞而歌嗚嗚快耳者亦無目字陳馬誤依俗本增目字藝文類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竝無目字

秋霜降 水搖動

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念孫案索隱本出水搖者萬物作六字注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水動也據此則正文內本無動字蓋因注文而誤衍也此二句原文當本作霜降者草華落水搖者萬物作今本作水搖動則多一字後人不達又於上句內加秋字以對下句耳不知霜降水搖相對為文若秋霜降與水搖動則參差不協且下句不言春而上句獨言秋亦為不類矣

志三之五

士

又案索隱訓搖為動則正文內本無動字後人不知動為衍文又改注文之水動為搖動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

足以為寒心

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念孫案此本作足為寒心足下有以字則文不成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足為寒心燕策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其一證矣

直馳道

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念孫案直馳道當作直道馳

道秦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六國表曰始皇三十五年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傳贊曰蒙恬為秦墜山堙谷通直道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今本直下脫道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治直道馳道

蒙恬列傳

敦於事

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念孫案敦於事勉於事也爾雅曰敦勉也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長而敦敏秦會稽刻石文曰和安敦勉

志三之五

三

張耳陳餘列傳

嫁庸奴亾其夫去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亾其夫去抵父客集解於亾其夫下注曰一云其夫亾也念孫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亾字本在其夫下庸奴其夫為句亾去為句抵父客為句漢書作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賴其夫視亾即父客如淳曰父時是其證也因亾字誤之若庸奴故賓客也在其夫之上遂與庸奴二字義不相屬後人不得其解輒於庸奴上加嫁字而讀嫁庸奴為句廿二史劄記謂所嫁者乃庸奴故迷之非也既為富人女而亾其夫為句其謬甚矣徐又甚美則無嫁庸奴之理

廣讀其夫亾為句亦非

竊聞公之將歿

竊聞公之將歿故弔念孫案聞字當從漢書蒯通傳作閱閱憂也

淮陰侯列傳

待劫於威彊耳

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待劫於威彊耳念孫案彊讀勉彊之彊彊下當有服字劫於威三字連讀彊服二字連讀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威而彊服耳下文云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志三之五

古

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本脫去服字則當以威彊連讀而讀彊為彊弱之彊非其指矣漢書及新序善謀篇彊下皆有服字顏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是其證

何所不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惠歸之士何所不散念孫案三所字皆後人所加索隱本出何不誅三字注曰劉氏云言何所不誅也又出何不散三字注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無不散敗也則正文內無三所字明矣漢紀有三所字亦後人據誤本史記加之

漢書新序竝無三所字鹽鐵論結和篇夫以天下之力  
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句法與此同

欲反漢

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  
與楚和念孫案欲反漢當依宋本游本作亦反漢亦者  
承上之詞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漢書  
正作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倍則戰之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念孫案宋本戰下無之  
字是也十則圍之者言我兵十倍於彼則圍之也倍則

志三之五

五

戰者言我兵倍於彼則與之戰也戰下不當有之字此  
涉上句而誤衍耳太平御覽兵部一引史記無之字漢  
書及通典兵十三竝同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  
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能乃也古謂乃為能說見言兵  
數相敵乃與之戰也今本戰下有之字亦涉上文而衍  
御覽引孫子亦無之字

能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  
罷極念孫案此能字非才能之能能猶乃也言信兵不  
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又自序述倭幸傳

已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能亦乃也言非獨以色見  
愛乃亦各有所長也乃與能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說  
見釋詞

須臾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念孫案此須  
臾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異義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  
也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灰者以項王尚存也漢  
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毋灰思見德化之成也少須臾即  
少從容亦延年之意也故武五子傳奉天期兮不得須  
臾張晏曰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

志三之五

六

懷諸侯之德

案齊之於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念孫案此當從游  
本作懷諸侯以德今本以作之者涉上兩之字而誤漢  
書正作懷諸侯以德

東殺龍且

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念孫案東  
殺龍且本作遂殺龍且後人改遂為東者欲與上南下  
而相對耳不知摧楚兵殺龍且本是一事若云南摧楚  
兵東龍殺且則分為二事矣漢書漢紀竝作遂斬龍且  
知者決之斷也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念孫案知者決之斷  
當作決者知之斷下句疑者事之害正與此相反也有  
智而不能決適足以害事故下文又申之曰智誠知之  
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韓王信盧縮列傳

後復破之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念  
孫案此言漢兵破匈奴於晉陽復追破之於離石復上  
不當有後字後即復之誤也篆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復後  
形並相似故復誤作後穆天子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管子任法篇令出而復反之荀子成相篇恨復遂過不

志三之五

七

一本作後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韓王信傳無後字

代上谷

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  
可擊上遂至平城念孫案聞冒頓居代上谷行上字漢  
書作居代谷是也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  
靈王諭句注過代谷漢書梅福傳曰孝文皇帝起於代  
谷水經灤水注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代  
中之地也上谷在東代郡在西主父偃傳曰高皇帝聞匈奴聚於代谷  
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不聽遂北至於代谷累有

平城之圍是代谷與平城相近若上谷則去平城遠矣  
又案漢之沮陽為上谷郡治即唐之媯州也今本云冒  
頓居代上谷而正義於上谷下注云今媯州則張氏所  
見本已誤行上字

黥之

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  
罵者黥之念孫案黥當從高祖紀作原原之謂宥之也  
今作黥者原誤為京諫書原或作原京或作京二形相  
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後人又加黑旁耳若不罵者亦  
註京蓋字之誤當為原後人又加黑旁耳若不罵者亦  
黥之則人皆不免於罪矣

志三之五

天

田儻列傳

非直手足咸也

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咸也何故不殺漢書作非  
手足咸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咸何故不殺念  
孫案此則非直手足咸也直字當為有字之譌直字俗  
與有

無不莫能圖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念孫案無不當為不無莫能  
圖當為莫圖此言田橫之高節與其客之慕義從死天

下非無善畫者何故不為之作圖故曰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今本不無作無不莫圖作莫能圖則非其指矣索隱本出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九字今本不無作無不乃後人依誤之本改注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歿節之事何故哉是其證

樊鄴滕灌列傳

肩蔽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念孫案肩當為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謂以身屏蔽之非謂以肩蔽之也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

志三之五

九

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彼言翼蔽猶此言屏蔽矣

張丞相列傳

即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念孫案即猶或也言高祖憂萬歲之後趙王或不全也即與或古同義越語大夫種曰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言或有難

也即訓為或又訓為若互見何奴酷吏二傳

有堅忍質直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念孫案堅忍質直上不當有有字蓋衍文也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此無有字漢書周昌傳作其人堅忍伉直亦無有字

子類

封為北平侯孝景前五年蒼卒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侯集解徐廣曰類一作願音曠索隱單行本注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毅有罪國除今此云康代侯八年卒子願代侯則願即毅也以上索隱注今漢書張蒼傳作類又

志三之五

手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作預漢表作類念孫案此字本作類或作願竝讀如聲曠之曠今本史記漢書作類即類之譌也易林家人之咸視聽說文類癡類不聰明也從頁彖聲彖音王篇音毅又音曠集韻類願竝與曠同音願字注曰漢有北平侯願故徐廣曰類一作願音曠也若作類則不與願曠同音矣隸書類字或作類見漢形與類相似故類譌作類功臣表作預索隱引漢書作毅皆類之譌也

他官

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他官居其中念孫案他

官二字義無所取當從漢書作允官顏師古曰允謂散  
輩如今之散官是也周官棄人掌其外內朝允會者之  
會注允會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  
書之屬諸上直者釋曰允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  
允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宿棄人供之因名允會  
者案允會者上直外內朝允與它字形相近當是允誤  
與此言允官居其中同義為它後人又改爲他耳

酈生陸賈列傳

三皇

繼五帝三皇之業念孫案三皇當從漢書漢紀說苑泰  
使篇作三王漢承周秦之後故云繼五帝三王之業若  
作三皇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奉使部引史記亦作三

志三之五

三

王

劉敬叔孫通列傳

臚句傳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念孫案臚下本無句字此後人依  
漢書加之也索隱本出九賓臚傳四字注曰漢書云設  
九賓臚句傳蘇林云上傳語告下云臚下傳語告上云  
句則漢書有句字而史記無句字明矣集解引漢書音  
義曰傳從上下爲臚但釋臚字而不釋句字又其一證  
也又案索隱引章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  
子男孤卿大夫士漢依此以爲臚傳也又漢書百官表

天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臚傳之也應劭  
章昭皆但言臚傳而不言臚句傳與史記同是言臚即  
可以該句也後人於史記加入句字則與注內漢書云  
臚句傳之語不合乃或刪去此語以牽合己誤之正文  
其失甚矣

莫能習

先帝園陵廢廟羣臣莫能習念孫案莫能習當從漢書  
作莫習莫習者謂羣臣未習此禮非謂莫能習也能字  
後人所加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史記  
竝無能字

志三之五

三

季布樂布列傳

黃金百斤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念孫案百與  
諾爲韻百古讀若博莊子秋水篇聞道百與若爲韻漢  
書鄒陽傳勢易象百與勢爲韻案豈獨斷增視  
辭歲取千百與斤字後人所加也漢書倉貨志馬至匹  
宅整作爲韻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見平  
準書解此言黃金百卽是百斤無煩加斤字也漢書季布傳  
無斤字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

方上之用於彭城敗於陽成舉項王所以遂不能西

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徒宋本作徒念孫案此當從漢書作項王所以不能遂而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宋本遂字誤在不能上今本徒字又誤作徒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正與漢書同

袁盎龜錯列傳

與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念孫案與猶以也故漢書作以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與亦以也互文耳以與一聲之轉故古或謂以為與說

志五之五

三

見釋詞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亾者之道張音帳漢書顏師古注義同念孫案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為道路之道上屬為句非也道讀曰導下屬為句隧字當在直字上醉卒隧三字連讀直出二字連讀今本直字誤在隧字上則文不醉成義漢書作道從醉卒直出卒隧者當醉卒之道也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出也說苑復恩篇作乃以刀決帳從醉卒道出宋本說苑從醉卒道出又誤為率徒醉卒道即醉卒隧也隧訓為道則上道

字非謂道路明矣

後曹輩

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念孫案後曹下本無輩字曹即輩也且後曹二字即承上後刺君者十餘曹而言則曹下愈不當有輩字蓋因上集解內有如淳曰曹輩而誤行也漢書無輩字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人

廷尉奏當一人犯罪當罰金念孫案一人二字於義無取當從宋本作此人此涉上文有一人從橋下走出而

志三之五

三

誤也藝文類聚水部引史記作一人亦後人依誤木史記改之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儀式部引史記竝作此人漢書同

昂

匈奴新大入朝擄殺北地都尉昂念孫案昂本作印淺學人改之也索隱本作印注云都尉姓孫名印今既改正文為昂又刪去注內名印二字矣孝文紀匈奴傳及惠景閒侯者表竝作印漢書漢紀同

萬三千

遣送車千三百乘殺騎萬三千念孫案萬三千下脫去



匹字蘇秦傳曰車千乘騎萬匹又曰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皆以乘匹對文此亦當然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正作穀騎萬三千匹漢書馮唐傳同李牧傳亦云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

南友

而抑強秦南友韓魏念孫案友當從宋本游本作支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九引此正作支漢書同

田叔列傳

勵易處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

志三之五

五

當壯勵易處念孫案勵易下本無處字部署老小當壯勵易者當丁也勵難也今俗作劇言部署其人之老小丁壯及事之難易也羣書治要引六韜龍韜篇曰知人飢飽習人勵易後漢書章帝紀曰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勵易列女傳曰執務私事不辭勵易李賢注勵猶難也是古謂難易為勵易也勵易下不當有處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產部獸部引此皆無處字

扁鵲倉公列傳

終日

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念孫案此終日非謂終一日也終

日猶良久也言中庶子與扁鵲語良久扁鵲乃仰天而歎也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為貴鏃矢者今本鏃譌作鏃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言良久乃至則與不至同也高世終一日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亦謂良久乃復言也良久謂之終日猶常久謂之終古矣鄭注考工記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念孫案破陰絕陽以下十字文不成義此本作破陰絕陽句色廢脈亂句故形靜如死狀句

志三之五

五

上文血脈治也正義引此文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是其證也今本色上有之字乃涉上文兩之字而行其已字即色字之誤而行者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有之已二字乃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其人事部脈類引此無之已二字

疑始

良工取之拙者疑始念孫案此始字非危殆之始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言唯良工為能取之若拙工則疑而不能治也襄四年公羊傳注曰殆疑也論語為政篇思而不學則殆言無所依據則疑而不決也又曰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始慎行其餘則寡悔  
始亦疑也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大雅生民篇庶無罪  
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 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曰悔咎也 呂氏春秋去尤篇以  
黃金投者始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殯殮迷也始即  
疑始之始亦迷惑之意也

體病

後五日桓侯體病念孫案體病當為體痛字之誤也桓  
侯之病由腠理而血脈而腸胃而骨髓至此則病發而  
體痛故養生論曰桓侯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若言  
體病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人事部方術部引此作體

志三之三

毛

病則所見本已誤文選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此正  
作體痛韓子喻老篇新序雜事篇亦作體痛

所

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念孫案一年所猶言一年許也  
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  
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顏師  
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是其證下文曰要事之三年所  
又曰今歲已外十年所又曰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  
四分所又曰十八日所而病愈續滑稽傳曰率取婦一  
歲所者即棄去漢書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檀

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義並與此同

蹶人中 前淡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蹶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淡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淡  
再飲大淡三飲而病愈今本病誤作疾據宋本及太平御覽引改念孫案蹶  
人中入當為入字之誤也蹶亦作厥釋名曰厥逆氣從  
下厥起上行入心脇也故曰蹶入中太平御覽方術部  
引此正作蹶入中下文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眾醫  
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  
以病氣疝客於旁尤難於前後淡事與此相類也又案

志三之五

毛

一飲得前淡前下當有後字言一飲而前後淡始通再  
飲則大淡也大淡二字兼前後言之則上句原有後字  
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一飲得前後淡下文齊王太  
后病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淡事與此相類也

順清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念孫案清讀為動靜之靜上文肝  
氣濁而靜徐廣曰一作清下文病重而脈順清清並與  
靜同

流汗出瀦

病得之流汗出瀦瀦者去衣而汗晞也瀦劉伯莊音巡

引之曰。澆當為滌。讀與脩同。王風中谷有推。鷺嘆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曰。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小雅湛露傳曰。晞乾也。是脩晞皆乾也。作滌者。假借字耳。流汗出滌者。流汗出而乾也。故下文曰。滌者去衣而汗晞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滌譌作滌。

滌也。釋文曰。滌。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滌為滌。滌文。滌。本亦作滌。史記。蘇。未。能。循。明。也。漢志。滌。作。滌。滌。南。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滌。古。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即。通。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八。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即。通。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滌。字。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

志三之五

完

集韻。滌。松。倫。切。流。兒。引。史。記。汗。出。滌。滌。既。誤。沿。劉。氏。之。音。又。誤。以。滌。滌。二。字。連。讀。而。訓。為。流。兒。其。失。甚。矣。

關內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各本脫臣字。據宋本補。至女子

豎豎無病。臣意告丞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

血。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

不衰。此文有脫誤。此亦關內之病也。念孫案。關內當為內關。

上文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曰。此內關

之病也。此文云。此亦內關之病也。亦字即承上文言之。

下文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望其色有病氣。即

告官者。平日此傷脾氣也。當至春。兩寒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世血外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事與此相類。以上三人皆內關之病。內關之病。死不治。故三人皆如期而死。內關猶內閉也。靈樞經終始篇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此之謂也。

諸客坐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念孫案。諸客上脫與字。太平御覽引此作與諸客坐。

志三之五

三

即弄之

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念孫案。即弄之三。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引此作取弄之。於義為長。

病曉 寒薄吾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臣意診其脈曰。曉痕病曉得

之於寒溼。念孫案。病曉之曉。因上文而誤衍也。凡篇內

稱病得之於某事者。皆不言其病名。並見上文。以病名已

見於上文也。又下文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寒字亦

因上文而衍。凡篇內稱所以知某之病者。皆不言其致

病之由。亦見上文。亦以致病之由已見上文也。或謂寒字

當在薄吾下非也宋本無寒字

皆異之

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念孫案旨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實唯

古傳方

臣意問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念孫案古傳方當作傳古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皆其證

志三之五

三

邪逆順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念孫案邪下脫正字太平御覽引此作邪正逆順

吳王濞列傳

益鑄錢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念孫案益鑄錢當依正義作盜鑄錢字之誤也文選吳都賦蕪城賦注引此竝作盜漢書亦作盜

億亦

願囚時循理衰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念孫案

億讀為抑與之與之抑也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為之億亦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即抑亦也漢書作意亦繫辭傳作噫亦竝字異而義同說見經義述問噫亦下

及

王苟以鎔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為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兵也漢書亦誤作及又朝鮮傳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及亦當為乃言前以將帥不相能乃使衛山往諭右渠也漢書正作乃

魏其武安列傳

志三之五

三

子姪

蚡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男子則否子姪當依漢書作子姪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是也凌輝隆反以姓為姪之謬參其古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說見呂氏春秋子姪下

郡國諸侯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念孫案國字後人所加郡諸侯謂郡與諸侯也漢書百官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此言郡諸侯即是郡國若既言諸侯而又言國則文不成義矣索隱本出土郡諸侯四字注曰謂仕諸郡及

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則正文內無國字明矣漢書亦作郡請侯顏師古曰郡及諸侯猶言郡國也是其證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案徐以士為士人是也而不知正文內本無國字且云郡國諸侯列侯也斯為謬矣

李將軍列傳

大軍誘之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大軍本或作大將必軍非史註已辯之不敢擊我念孫案大軍誘之當作大軍之誘言匈奴必

志三之五

善

以我為大軍之誘敵者不敢擊我也上文曰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是也若云大軍誘之則非其指矣漢書李廣傳正作大軍之誘

如

漢法博望侯晉達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念孫案自如者自當也謂廣為匈奴所敗又能敗匈奴其軍功與過自相當故無賞也漢書自如作自當是其證又匈奴傳匈奴自度戰不能如漢兵亦謂不能當漢兵也漢書作不能與漢兵如與聲相近與亦當也說見漢書朝鮮傳恐不能與下古者如與當同義衛策曰夫宋之不足如

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漢書董仲舒傳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民不能當之也

軍曲折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念孫案軍曲折軍上當有失字廣食其軍與大將軍軍相失故曰失軍報失軍曲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狀也漢書作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是也正義謂委曲而行迴折失其指矣

志三之五

善

史記第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史記第六

讀書雜志三

高郵王念孫

匈奴列傳

橐駝 驛駝

其奇畜則橐駝驢贏駃騠駘駘念孫案駝當為佗漢書匈奴傳作橐佗字或作佗大宛傳驢駝橐佗以萬數是也又作他楚策趙代良馬橐佗是也作駝者俗字耳索隱本作橐佗注曰佗或作駝今則正文注文俱改為駝下文請獻橐佗一匹他字尚未改又刪去或作駝三字矣說文佗負何也徐鉉曰史記匈奴奇畜有橐佗則徐所見本正

志三之六

一

作佗也又驛駝索隱本作驛奚注曰鄒誕本奚字作駝案驛字徐廣音顛而駝字無音則本作奚可知漢書亦作奚皆古字假借也今則正文改為駝又改注文曰鄒誕本駝字作奚矣

彎

士力能彎弓念孫案彎本作毋此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史記彎弓字或作貫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五子胥傳貫弓執矢是也說文毋穿物持之也是毋為古貫字六國表曰完世家云齊宣公伐衛取故貫弓之毋正義引括地志曰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弓之貫又作毋也索隱本出毋弓二字注曰上音彎今本既

改毋為彎又改注文曰彎音身還反不知毋為彎之俗字故必須音釋若本是彎字則無須音釋矣凡史記彎皆無何不思之甚也

侵燕代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念孫案侵燕代三字因下文遂侵燕代而行冒頓既至河南并樓煩白羊遂復收秦所奪地二事正相因秦所奪地即河南地也若加入侵燕代句則別為一事與上下不相聯屬且下文遂侵燕代四字為贅語矣漢書漢紀並無侵燕代三字

志三之六

二

青駝馬 烏驪馬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驛馬念孫案青駝烏驪下本無馬字後人依上下文加之也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驛馬皆五字為句其馬色之一字者則加馬字以成文兩字者則省馬字以協句爾雅釋地之說八方東南西北之下皆有方字而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下皆無方字例與此同也後人不知古人屬文之體而於青駝烏驪下各加一馬字則果於詞矣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獸部五引此青駝烏驪下皆無馬字

合約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念孫案令約當為今約謂犯今日之約也漢書正作今約

負私從馬

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念孫案負私從馬者負衣裝以從之馬也非公家所發故曰私負從馬顏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分私負與從馬為二事亦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則所見本私負已誤為負私矣下文曰糧重不與賜正義言負擔亦非

志三之六

士卒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念孫案卒字後人所加漢士與漢馬對文士即卒也無庸更加卒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卒字

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

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念孫案能即當為即能即能與即不能文正相對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即猶若也昭十二年左傳即欲有事何如言若欲有事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

三年傳即必於殺之蘇廣言爾若成也葉二十七方有比肩馱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甘草即公報寡人昭七年傳我若獲沒必為說與何忌於夫子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也酷吏傳曰所治即上意所欲罪子監史漢禍者即上意所欲釋子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歲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續龜策傳靈龜卜祝曰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脰內

志三之六

大將軍

之義而顛倒其文耳後人倒能字於上者斷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為句以對下文單于即不能又斷即能前與漢戰之即訓為若與即南面而臣於漢也即不同且單于即不能者謂不能與漢戰也不言與漢戰者義見於上而文省於下也若發端之句不云單于能與漢戰而但云單于漢書匈奴傳正作即能前與漢戰能則文不成義矣漢書匈奴傳正作即能前與漢戰衛將軍驃騎列傳

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漢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董份曰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為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求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為句矣不知太史

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  
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念孫案先其大將軍本作先  
其大軍謂驃騎敢於深入嘗棄其大軍而先進也上文  
曰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也  
漢書亦誤作棄大將軍蓋篇內稱大將軍者甚多因而致誤矣棄大軍而先進則寡  
不敵眾易致困絕故下文曰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若云先其大將軍則其字之義不可通矣王右丞詩衛  
青不敗由天幸此是誤記霍事為衛事非以大將軍別  
起為句也如以大將軍別起為句則上文常與壯士先  
其六字不能成句矣恐右丞不如是之鹵莽也董氏知

志三之六

五

正右丞之失而不知將字之為衍文亦誤也漢書衛青  
霍去病傳無將字  
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  
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念孫案自使人至要邊十八字  
無累不成文理蓋正文但有使人先要邊五字其遣使  
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十三字乃集解之誤入正  
文者也當在使人先要邊之下今誤入使人先之下要邊之上索隱本出先要邊  
三字注曰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漢書作使  
人先要道邊此皆其明證矣

平津侯主父列傳

意忌

為人意見外寬內澹索隱曰謂外寬內澹意多有忌害  
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意為志意之意非也意忌二字平  
列意者疑也內多疑忌故曰外寬內澹也陳丞相世家  
曰項王為人意忌信讓酷吏傳曰張湯文澹意忌義並  
與此同古者謂疑為意說見孟嘗君傳

恐竊病歿

恐竊病歿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歿生由  
君今若一朝病歿是竊歿也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迂恐

志三之六

六

竊當為竊恐寫者誤倒耳漢書作恐病歿無以塞責意  
亦同也

澤鹹鹵

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念孫案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  
贛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鹹字又引徐廣  
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即斥鹵  
斥鹵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  
廣湯徐廣亦曰湯一作澤又作斥禹貢作斥河渠書溉澤鹵  
之地索隱曰澤一作易本或作斥易鹵澤鹵並與斥鹵  
同薛瓚以澤為水澤鹵為鹹鹵分澤鹵為二義亦失之



下脩近世之失 脩其故俗 後世脩序

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念孫案脩與失義不相屬脩當依漢書作循謂因循近世之失而不改也又下文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脩亦當依漢書作循上文云變風易俗與此正相反也又太史公自序扁鵲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脩亦當為循周頌閔子小子傳曰序緒也言後世皆循其緒莫之能易也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廟堂既脩下

朝鮮列傳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

志三之六

七

朝鮮大臣乃陰閉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問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念孫案朝鮮不肯心附樓船朝鮮二字蒙上而行此言樓船不會左將軍左將軍亦不肯心附樓船故曰兩將不相能非謂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也漢書不肯上無朝鮮二字

西南夷列傳

巴蜀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

而念孫案蜀字因上文巴蜀而行莊躡將兵循江上自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不得至蜀也漢書作略巴黔中以西是其證又貨殖傳巴蜀寡婦濼蜀字亦因下文巴蜀而行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也

地方三百里

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念孫案此言滇池地方三百里池下不當有地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地字池地字相似又因下句地字而誤衍也下句云蜀平地肥饒數千里乃始言池旁之地耳

開蜀故微

志三之六

八

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戛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微念孫案開當為闢言秦時常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則棄此諸國而但以蜀故微為開也匈奴傳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開故河南塞彼言開故河南塞猶此言開蜀故微下文曰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即謂出此關也若云開蜀故微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關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干祿字書曰開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開誤為開關上俗下正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開誤為開楚策大開天下之匈淮南道應篇京關鴻蒙之兆說文管十二月之產物關地而身故謂之管今本關字並誤開漢書西南夷傳正作開蜀故微

道而北牂柯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念孫案道西北牂柯下亦嘗有江字道從也言從西北牂柯江來也索隱本出道牂柯江四字漢書漢紀竝作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是其證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念孫案馳歸下脫成都二字當從宋本補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引此亦有成都二字漢書同家居徒四壁立本作居徒四壁立居即家也家居二字古聲義竝相近故說文曰家居也周官典命注曰國家國之所居索隱引孔文

志三之六

九

祥云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家字正釋居字故漢書作家徒四壁立宋本及各本皆作家居徒四壁立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漢書旁記家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汲古閣單行索隱本本作居徒四壁立後補入家字而字形長短不一補刻之迹顯然文選詠史詩注引作居徒四壁立六帖二十二曰司馬相如居徒四壁則無家字明矣

不能復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應哉念孫案能字後人所加此言王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又以客禮待

先生是以辭而不復非無以應也若云不能復則即是無以應與下句義相反矣漢書文選及藝文類聚產業部引此竝作王辭不復索隱本作王辭而不復皆無能字

邛都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邛邛都念孫案邛都本作邛笮此淺學人改之也上文言邛笮笮皆請為內臣下文言朝拜從馳定笮存邛則此不得但言通邛都也索隱本出通笮二字案此脫邛字注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夔道通南中開越嶲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柯斬笮王

志三之六

十

首置牂柯郡則正文內有笮字明矣漢書正作通邛笮

結軌

結軌還轍念孫案索隱本軌作軌注曰音轍漢書作軌據此則史記本作結軌孝文紀結軌於道田完世家伏策轍字與漢書不同今本依漢書改為結軌又刪去注多作軌與漢書不同今本依漢書改為結軌又刪去注內音轍漢書作軌六字而加入軌車迹也四字斯為謬矣

阻澗

阻澗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本阻澗作阻澗注曰三蒼云阻澗早朝也阻音昧字林又音忽念孫案作阻澗者



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索隱曰所不當得謂有罪之人不當得關內侯及二千石念孫案小司馬說非也所不當得衍不字漢書作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亾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薛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集解引此二說為解則正文內本無不字明矣

遂考

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魏侍者皆棄市念孫案遂當從未本作逮逮捕也考問也言捕問之也漢書正作逮師古曰逮追捕之也

志三之六

三

道從長安來

諸使道從長安來念孫案道即從也漢書作諸使者道長安來顏師古曰道從也鄭注禮器曰道猶由也從也龜錯傳道軍所來集解引薛瓚曰道由也大荒西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八道南方來是道與從同義今本史記作道從長安來者一本作道一本作從而後人誤合之耳索隱引姚丞云道或作從是其明證矣漢書西南夷傳道西北詳柯江漢紀道作從

為偽 偽為

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念孫案偽上本無

為字偽即為字也還偽辭者求神異物不得既還而為之辭也後人誤讀偽為詐偽之偽故又加為字不知無其事而為之辭即是詐偽無庸更言偽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作還偽辭曰是其證堯典朕聖讒說於行五帝紀作於偽偽與為同字為與行同義昭二十五年左傳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魯世家為作偽此傳下文使人偽得罪而西偽失火宮中漢書竝作為是史記為字多作偽也又堯典平秩南偽偽衛包改作說今據周官馮相氏注影宋本周官釋文五帝紀作南為今本為作謂亦後人及羣經音辨改正唐風采芣篇人之為言正義曰定本作偽言月令

志三之六

古

母或作為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為為詐偽成九年左傳為將改立君者釋文為本或作為偽爾雅造為也王風兔爰傳作偽也楚策孫子為書謝韓詩外傳作偽書今本作偽喜亦逸周書史記篇上衡氏偽義弗克偽義即為後人所改義荀子儒效篇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行偽即行為衣冠行偽四字平列下文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冠行偽楊倞注以為行偽而堅謬矣又正論篇曰不能凡荀子為字多作偽楊注皆失之

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禮論篇曰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正名篇曰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性惡篇曰人之性

惡其善者偽也論衡本注篇引此而釋之曰性惡者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案此篇內淮南假貨篇曰趨舍行偽詮言篇曰道為字皆作偽

理通而人偽滅義竝與為同是諸書為字亦多作偽也

又此傳下文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偽為左右都司空上

林中都官詔獄書兩為字亦後人所加偽即為字也漢

書伍被傳作為丞相御史請書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

都官詔獄書是其證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

念孫案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伍被而言非指淮南王

志三之六

五

而言王字衍文也若指淮南王而言則與下文即起歷

階而去不相承接矣漢書伍被傳作被因流涕而起是

其證通鑑漢紀十一作王涕泣而起蓋所見史記本已

衍王字因以致誤耳

汲鄭列傳

段宏

濮陽段宏念孫案索隱本段宏作段宏注曰漢書作段

宏據此則史記本作段宏而今本作段宏則後人據漢

書改之也凡隸書宏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宏從

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漢書成帝紀中山憲王孫雲客漢紀作中山憲王孫宏又外戚

傳中黃門田客漢紀作田明說文闕所以止罪也今本爾雅開作閔越語王孫離今本雜作離海外西經爾雅之國有樹名曰雄常雄或作離呂氏春秋雅言篇空谷之遇淫辭篇作空雄

儒林列傳

從容

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念孫案從容者從

諛也言以承意從諛故得久居其位也汲黯傳從諛承

意是其證下文曰董仲舒以宏為從諛容一聲之轉從諛諛史傳贊曰杜周從諛

諛之為從容猶縱吏之為從容漢書衡山王傳日夜縱

容鬼史區之為鬼容區矣漢書如紀志問於鬼史區師古曰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

志作史區與容聲相近蓋一也

志三之六

六

因以起其家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

十餘篇索隱出起其家逸書五字解曰起者謂起發以

出也引之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為句逸書二字連下讀

起與起也家家法也後漢書順帝紀曰先能通經者各

各以家法教授徐防傳合隨家法儒林傳曰立五經博士

曰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世尚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

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論衡感

命曉曰古文家以周公齊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

故曰因以起其家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

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許商五

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尙書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尙書自爲一家之證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後漢書桓郁傳注引華嶠書曰明帝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是起謂其學興起非謂發書以出也逸書已自壁中出何又言起發以出邪

酷吏列傳

非常釋問卽奏事

志三之六

七

非常釋問卽奏事上善之集解新非常釋問爲句引徐廣曰詔答問也如今制曰問矣念孫案如徐說則非常釋問四字義不相屬問當依漢書作問字之誤也非常釋爲句謂其非常見問釋也此結上之詞問卽奏事爲句問卽猶今人言問或也此起下之詞明卽奏事上善卽謂而言兩卽字竝與或同義言湯奏事或遇譴責則謝罪曰正監掾史某固爲臣議如上責臣非用以至於此問或奏事而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也下文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子監史漢禍者卽上意所欲釋子監史輕平者所治卽察此四卽字巧詆卽下戶廣暇時口言雖文致法上則察此四卽字亦與或同義

上黨郡

補上黨郡中念孫案此本作補上黨中今本上黨下有郡字者因索隱內上黨郡而誤也索隱本出上黨中令四字注曰謂補上黨郡中之令若正文內本有郡字則索隱爲贅語矣又案篇內所稱郡名凡一字者其下必加郡字若兩字者則不加郡字此文上黨下本不當有郡字而漢書亦有疑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也

捕其爲可使者

楊可方受告緝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念孫案索隱本出求爲可使四字注曰謂求楊可之使據此則正文本作求爲可使者今本作捕其爲可使者疑

志三之六

六

後人依漢書改之也

徒諸名禍猾吏

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集解引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念孫案此當作徒請召猜吏與從事上文云猾民佐吏爲治是也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名卽召之譏禍卽猾之譏而衍者也漢書高祖紀禍賊下今本作徒諸又徒請之譏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譏一本作猜一本作禍而禍猾吏猜禍吏名禍猾吏皆文不成寫者又誤合之也

義

以焄大彖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彖集解徐廣曰焄音熏索  
隱本作熏注曰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  
今案之以熏逐大姦漢書作動顏師古曰治下戶之狡  
猾者用諷動大彖之家念孫案史記舊本當作動動即  
動之誤故漢書作動也樂記謹以立動其作熏作焄者  
又皆動之誤也呂氏春秋離謂篇眾口動天高法動成動  
也今本動天作熏天此亦是動誤為動又  
也迂矣

志三之六

九

小羣盜

小羣盜以百數念孫案盜字後人所加上文大羣至數  
千人羣下無盜字即其證蓋前既云盜賊滋起故後但  
云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無庸更言盜也漢書無  
盜字

能因力行之

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念孫案因當  
爲自言獨宣能自力行之而他人則不能故曰難以爲  
經也隸書因字或作回見漢泰山都尉孔府碑形與自  
魯相史晨書孔頴後碑相似故自誤爲因漢書作能自行之是其證

推減

天水駱壁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咸索隱曰推減上音  
直追反下音減一作咸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念孫  
案推減者推咸之譌咸又成之譌也推即推擊之推故  
音直追反若推字則當音尺追湯回二反不當音直追  
反矣咸有減音故云音減萬石君傳九卿減宣漢書作  
咸直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  
或工記稱人注輪軋與軋軋大小之咸釋文咸本又作  
咸同治斬反臬氏注消凍之精不復咸也釋文咸治斬  
反本亦若本是減字則不得云音減矣且咸與成字相  
近故徐廣曰咸一作咸也注內推繫乃推擊之譌推擊  
之以成獄故曰推成所謂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也今

志三之六

三

本推咸譌爲推減又刪去索隱內下音減三字以牽合  
已誤之正文斯爲謬矣

懷鬱

京兆無忌馮翊殷周懷鬱索隱曰懷音懷蛇鬱音鬱  
也言其酷比之懷毒屬懷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謬懷讀  
爲懷懷鬱皆很也言其很戾不仁也廣雅曰懷鬱很也  
宣十二年左傳剛懷不仁杜預曰懷很也漢書匈奴傳  
天性忿鬱顏師古曰鬱很也懷字從亥得聲故與懷通  
字又作復趙策曰知伯之爲人好利而鬱復是也韓子  
十過篇復又作覆管子五輔篇曰下愈覆鬱而不聽從是也

大宛列傳

大王長

大夏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念孫案王長當依漢書漢紀作君長上文曰條枝往往有小君長即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引史記正作大君長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凌稚隆曰西城漢書作西邊是念孫案邊與城形聲俱不相近若史記本是邊字無緣誤為城也城當為城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漢書敘傳方今雄策帶州城者今本城字並誤作城又漢書天文志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史記天官書城誤作城

志三之六

三

域者界也史記作西域漢書作西邊其義一也下文曰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于昆莫令長守於西城城亦城之誤上文曰昆莫之父匈奴而邊小國也又漢書作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史記脫殺字

善眩人

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念孫案眩上本無善字後人以上文云條枝國善眩因加善字也不知此言眩人即是善為眩術之人無庸更加善字漢書張騫傳正作眩人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後漢書陳禪傳西南夷揮國人獻幻人幻人即眩人也索隱本出黎軒眩人

四字注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則無善字明矣

負而輕之

王中生出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漢書負作負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也念孫案如漢書注則史記負字乃負字之誤淮南詮言篇自負而辭助高注曰自負自恃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栗姬負貴又曰負愛矜功負竝與負同後人多見負少見負故負誤為負矣

瑤池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念孫案瑤池本作

志三之六

三

華池後人多聞瑤池寡聞華池故以意改之耳論衡談天篇曰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玉泉華池藝文類聚山部太平御覽地部白帖崑崙山類引史記竝作華池又文選遊天台山賦嗽以華池之泉李善注引史記曰崑崙其上有華池又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篇曰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此注即本於史記是洪氏所見本尚作華池而今本作瑤池則元以後淺人改之也又案海內西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郭璞曰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有醴泉華池見禹本紀是



禹本紀自作華池與他書言瑤池者異也

本紀所謂崑崙者

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念孫案索隱本出惡觀夫謂崑崙者乎八字注曰惡於何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資於何而見崑崙為河所出據此則正文本作惡觀夫謂崑崙者乎夫字即指禹本紀而言今本作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疑是後人增改漢書作惡暗所謂崑崙乎亦無本紀二字又崑崙作崑崙亦是俗改

余不敢言之也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念孫案索

志三之六

三

隱本出余敢言也四字注曰余敢言也謂山海經難可信耳據此則正文本作余敢言也與邪同昭六年左傳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魯語主亦有以語也論語為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雅也篇仁者雖告之日并有仁焉其從之也孟子告子篇然則飲金亦在外也字並與邪同顏氏家訓音辭篇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即乎為也字荷子正名篇注也當為邪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淮南精神篇其以我為此拘拘邪莊子大宗師篇邪作也余敢也史記張儀傳此公孫衍所謂邪秦策邪作也

游俠列傳

況

陽翟薛況念孫案況本作兄古多以兄為況字見大雅吳二篇管子大匡篇及漢樊毅傳率獄碑又呂后紀之歸傳翁歸字子索隱本出薛兄二字注曰音況今本改兄為況而刪去其音斯為妄矣

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

以驅俗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念孫案及當為乃休乃鑄錢掘冢為一句休上不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因乃諺作及後人不得其義遂於休上加不字以曲通其義耳漢書作藏命作姦剽攻句休乃鑄錢掘冢句顏師古

志三之六

三

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是休字下屬為句貨殖傳曰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此又一證也

侯幸列傳

抗

高祖至暴抗也念孫案抗本作抗淺學人多見抗少見仇故改抗為抗耳索隱本出暴抗二字注曰仇音苦浪反言暴猛仇直酷吏傳贊云鄧都仇直是也今并注文亦改為抗不知正文作仇故須作音若作抗則不須作音矣何弗思之甚也

滑稽列傳

幸雨立

女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念孫案幸雨立本作雨中立今本雨上幸字涉下幸休居而衍又脫去中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作幸雨立亦後人依史記改之初學記人部御覽人事部樂部引此竝作雨中立

宦署

金馬門者宦署門也念孫案宦下脫去者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居處部及文選西都賦別賦注引此竝有者字

志三之六

重

行十餘口

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會行十餘日念孫案此謂居齋宮中十餘日也十餘日上不當有行字蓋涉下文浮行數十里而誤衍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無行字

治鄭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念孫案治鄭本作相鄭今作治者因下文治單父治鄭而誤索隱本於下文雨治字皆避諱作理而此獨作相是正文本作相非作治也  
日者列傳

誇嚴

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說禍福以誑言也念孫案莊嚴與矜誇事不相類嚴讀為讖說文曰讖誕也誇讖也廣雅同廣韻引東觀漢記曰雖誇讖猶令人熱誇讖猶言誇誕此謂卜者多言誇誕以惑人讖與嚴古今字也管子法法篇國母怪嚴母雜俗母異禮嚴亦與讖同怪讖猶怪誕耳

龜策列傳

松根

伏靈者今作茯苓千歲松根也念孫案松根本作松脂後人

志三之六

重

以上文言茯苓在地中故改為松根不知茯苓乃松脂所化非松根也淮南說山篇下有茯苓上有兔絲高注曰茯苓千歲松脂也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藝文類聚木部引元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茯苓太平御覽藥部引典術曰松脂入地千歲為茯苓又御覽及爾雅翼竝引龜策傳曰茯苓者千歲松脂也皆其明證矣又案呂氏春秋精通篇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然則松脂入地為茯苓茯苓之氣上為兔絲謂茯苓為兔絲之根則可謂為松根則不可

滿百莖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莖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念孫案滿百莖本作百莖其根今本有滿字無其根二字者後人依上下文改之也不知上下文言滿百莖皆褚先生之語此言百莖其根乃褚引古傳之文不與上下同也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引此並作其叢生百莖其根無滿字上文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此洪範五行傳春秋繁露奉本篇曰著百莖而共一本皆其證也邢昺爾雅釋魚疏引史記作滿百莖則所見本已誤

志三之六

毛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引之曰水經決水注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閒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東北逕蓼縣故城而西北注決水今灌水出光州商城縣北流入決水漢書地理志曰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所出又曰蓼是此傳原文本作神龜出於江灌之閒且其地在江北非在江南今本云神龜在江南蓋後人多聞江水少聞灌水故以意改之耳

務以費民

務以費民民字與常郎方彊張嘗傍行祥成享冥光綱

長亾十六字為韻念孫案民當為岷岷字古讀若亾本在陽部故與常郎諸字為韻說文岷從民亾聲字或作岷通作萌管子輕重乙篇則以陽貧與兵糧為韻韓子八姦篇五曰民萌與林旁凡缺行強方為韻楊雄幽州牧箴德我遺萌與康唐為韻其成冥二字則閒用耕部也若民字則在真部去陽部較遠矣

理達於理

理達於理文相錯迎念孫案理達於理文不成義理達當為程達程理右半相似又涉下理字而誤也程與呈古字通廣雅程見示也張衡西京賦灼龜為兆其理縱橫呈達於外故曰程達於理文相錯迎也太平御覽方

志三之六

美

術部引此正作程達於理

諸靈數刺

諸靈數刺莫如女信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本作刺注曰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念孫案說文玉篇無刺刺二字此皆刺之誤也今本作刺者因徐廣音策而誤索隱本作刺者刺字俗書作刺因誤而為刺說文刺策也從艸刺聲玉篇音刺刺與策聲相近故索隱曰刺音近策刺字又有策音故徐廣音策集韻策著也或作刺義即本於徐廣

求財

求財買臣妾顧子明曰財下脫物字前後文竝作求財物

貨殖列傳

幣

無息幣索隱本幣作弊念孫案太史公自序維幣之行以通農桑索隱本亦作弊注曰弊音幣帛之幣是史記幣字通作弊也今本皆改弊為幣并刪去其音矣古字多以弊為幣管子四時篇謹禱弊梗鹽鐵論錯幣篇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太元元掇古者寶龜而貨具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弊字竝與幣同莊子則陽篇搏幣而扶

志三之六

无

翼釋文作弊秦策必卑辭重幣以事秦趙策受其幣而厚遇之姚本竝作弊趙策啟關通幣史記虞卿傳作弊宋本游本王本皆如是史記司馬相如傳發已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漢書作弊

什倍其償

求奇緡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念孫案索隱本償作當注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當字漢書作償據此則史記自作當與漢書不同而今本作償則後人依漢書改之也案當者直也見廣雅謂什倍其物之直也又案償之為言猶當也漢書匈奴傳漢出三千

餘騎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取當即取償也秦策曰於秦而取償於齊廣韻償當也則當與償亦同義無庸改為償

果隋

楚越之地果隋麻哈不待買而足索隱曰隋音徒火反正義曰隋今為種今本種音同果種猶種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種之語楚越水鄉足螺蛤魚鼈民多採捕積取種疊包裹而食之班固不曉裹種之方言脩太史公書述地志乃改云果蘇麻哈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引之曰說卦傳艮為果蘇京房作果墜墮與

志三之六

三

隋通則果隋即果蘇班氏不誤守節不識古字乃以唐時俗語說之甚矣其謬也

走灰地如驚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僭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灰地如驚其實皆為財用即念孫案宋本游本走灰地如驚下皆有者字是也上文不避湯火之難下文不擇老少下皆有者字

千章之材

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材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

木所以為輟音秋漢書作千章之菘孟康曰菘任方章者千枚也念孫案史記材字當為秋字之誤襄十八年左傳伐雍門之菘釋文菘本又作秋莊子人間世篇宜楸柏桑釋文楸作秋史記朝鮮傳封韓陰為菘苴侯漢書菘作秋

醬千鰕

醢醬千項醬千鰕念孫案下句醬字當從漢書作漿此涉上句而誤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竝作漿千鰕

鰕千石

志三之六

三

鮐鰕千斤鰕千石鮑千鈞集解徐廣曰鰕音鰕鰕魚也本作鰕音鰕鰕魚也說見下索隱曰鰕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又曰注鰕音輒膊魚也膊音鋪博反破鮑不相離謂之膊聲類及韻集雖為此解而鰕生之字見與此同鰕者小雜魚也自鰕音輒以下至此今本皆刪去唯單行本有念孫案鰕音昨苟反字從魚取聲說文白魚也輒音輒字從魚取聲取音玉篇膊魚也方言膊魚也燕之北郊朝鮮兩字絕不相通此文以鮐鰕為一類鮑鮑為一類輒音輒字從取不從取世人多見取少見取故輒誤為鮑今俗書輒字作輒誤與此同也鰕千石鮑千鈞當作鮑千鈞鮐鰕千斤鮑千鈞相對

為文輒下不當有千石二字蓋因上文徐廣注鰕音鰕揚布皮革千石而誤行也當依漢書附徐廣注鰕音鰕鰕魚也當作鮑音輒膊魚也索隱引徐廣注正作鮑音輒膊魚也正義同考漢書正作鮑鮑千鈞顏師古曰鮑膊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音輒是其證矣索隱不用徐廣之說乃云鮑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且云鰕生之字與此同是直不辨鰕輒之為兩字矣且鮑為膊魚鮑為鹽漬魚見玉篇二類相近故以鮑鮑連文若改鮑為鰕而訓為小魚比之於鮑斯為不類矣正義說亦與索隱同誤

椎髻

賈椎髻之民念孫案椎髻索隱本作魁結注曰上音椎

志三之六

三

下音髻今改魁結為椎髻而刪去其音斯為妄矣陸賈傳尉他魁結箕踞朝鮮傳魁結蠻夷服西南夷傳魁結耕田索隱竝曰上直追反下音計正與此同漢書陸賈傳貨殖傳竝作魁結李陵傳西南夷傳朝鮮傳竝作椎結史記漢書皆無髻字方言覆結謂之幘巾楚辭招魂說文無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字竝作結

拙

田農拙業念孫案拙本作掘故徐廣音義曰古拙字亦作掘也後人改掘為拙則與音義相左矣班馬字類引此正作掘淮南說林篇所重者在於外則內為之掘亦以

掘為拙

用之富

田農掘業而秦陽以益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雜樂成以饒念孫案桓發用之富本作桓發用富用亦以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與上下三以字互文後人於用下蒼頡篇曰用以也加之字則失其句法矣史記多以以用互文秦楚之際月表序曰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天官書曰歲星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用昏老莊申韓傳曰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七禁游俠傳曰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志三之六

三

俠聞自序曰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皆其證也臯陶謨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管子小問篇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荀子非相篇曰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撻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此衰妣之所用歿而平王之所以東徙也韓子揚權篇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皆以以用互文

太史公自序

糲梁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糲梁之食藜藿之羹漢

書司馬遷傳同念孫案服虔曰糲粗米也賈逵注晉語

曰梁會之精者見文選陸機注是糲粗而梁精不得以

糲梁連文梁當為梁字之誤也梁字形相近傳寫往

釋文一本作明梁淮南人開往爾雅曰梁稷桓二年左傳

曰梁會不斲玉藻曰稷會菜羹論語鄉黨曰疏會菜羹

梁會稷會疏會異名而同實也梁與糲皆會之粗者李

斯傳曰堯之有天下也糲梁之會藜藿之羹韓子五蠹

篇曰堯之王天下也糲梁之會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

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梁之飯藜藿之羹王

術篇曰堯太羹不和梁會不穀皆其證也列子力命篇

志三之六

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衣則短褐會則菜糲子衣則文錦會則梁肉以菜糲與梁肉對言淮南人閒篇陳駢子對孟嘗君曰臣之處於齊也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以身歸君會芻豢飯黍梁今本梁誤作黍上文云黍以芻豢今據改以糲梁與黍梁對言是梁精而梁粗可言糲梁不可言糲梁也

聖人不朽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念孫案史記原文蓋亦作聖人不巧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

不知巧字古讀若模正與守為韻韓子主道篇不自操  
事而知拙與巧素問微四失論更名自巧竝與咎為韻  
參同契非種難為巧與酒為韻皆其證也上文云以虛  
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以虛無為本即所謂聖人不巧也  
以因循為用即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  
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為  
之術故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揚權篇  
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若改為聖人不可則與時變  
是守之義迥不相涉矣索隱本出聖人不可四字正義  
云言聖人教迹不朽滅則所見本皆誤

志三之六

蓋

諸侯謀之

惠之早賞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  
臣洞疑念孫案諸侯謀之本作諸侯之謀之是也若詩  
言先  
君之思  
維子之好之類言呂后崇彊祿產而謀劉氏故下文  
即云殺隱幽友也後人以謀與台疑韻不相協故改之  
謀為謀之而不詳謀字古讀若模詳見唐正與台疑為  
韻且呂后稱制之時諸侯未敢謀之也

洞疑

殺隱幽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為義言所共疑  
也引之曰索隱以洞疑為其疑其說迂而難通洞讀為

恟恟疑恐懼也古呂后殺隱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  
皆恐也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恟疑虛喝  
驕矜而不敢進索隱以恟為恐懼是也疑亦恐也雜記  
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會肉皆為疑歿鄭  
注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  
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荀子宥  
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管子  
小問篇曰駭合虎豹故虎疑焉是疑亦恐也燕世家曰  
眾人恟恟恟即恟疑也作洞者假借字耳馮衍顯志  
賦亦曰終怵憚而洞疑

志三之六

美

來古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也言比樂書以  
述自古以來樂之興衰也念孫案小司馬倒釋來古二  
字非也比樂書以述古  
來則文不成義來古即往古也來與往義相反  
而謂往為來者亦猶亂之為治故之為今授之為安也  
大雅文王有聲篇通追來孝通辭也來往也孝者美德  
之通稱言上追前世之美德也前世之美德故曰往孝  
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鄭箋訓通為述來為勤謂述追  
王季勤孝之行失之辭見經義  
述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魯同呂氏春秋上  
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

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韓策顏率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本書秦始皇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籌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

高祖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念孫案祖上本無高字後人以此是述高祖功臣因加高字耳今案應劭注漢書文帝紀曰始取天下者為祖故但言祖而其義已明無庸加高字文選吳都賦注漢高祖功臣頌注弔魏武帝文注

志三之六

美

三引此文皆作維祖元功則無高字明矣下文述荆燕世家云維祖師旅劉賈是與又其一證也

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

其極則玩巧句并兼茲音今本此下或索隱曰玩殖此字為爭於機利句念孫案此以其極則玩巧為句貨殖傳曰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并兼茲殖為句爭於機利為句索隱本玩音五官反云云本在玩巧下今本列入茲字之下殖字之上則是以其極則玩為句巧并兼茲為句殖爭於機利為句矣大謬

姜姓解

田闕爭寵姜姓解徐廣曰解一作遷念孫案姜姓解  
亾殊為不詞解當為鮮字之誤也凡從魚之字或誤從  
元元錄寡錄字作解史記賈生傳細故楚劉子解字作  
前皆共證也漢魯峻石壁殘畫象鮮明騎解字作解俗  
書解字作解二形相似故鮮字為解月令穀實鮮  
落呂氏春秋季夏紀淮南時則篇茲作穀實解落墨子  
魯問篇鮮而食之節莽篇作解而食之兩雅釋山小山  
別大山鮮釋文曰鮮或作解字文選吳都賦嶧湖關  
李善引兩雅曰小山別鮮之言斯也俗語斯白之字作  
大山曰嶧皆其證也  
鮮齊魯之閒聲近斯爾雅釋詁文曰鮮本或作解沈  
云古斯字斯與鮮音相近故字相通阮氏伯元學經室  
文集曰向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鮮解鮮斯  
字言文王惠斯錄寡即祖甲係惠于庶民不敗侮鮮寡  
之義斯者語詞故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並作惠于鮮  
寡為孔傳訓鮮為少失之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為言  
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曰鮮謂田恆與闕止爭寵弑簡  
鮮即斯故釋言曰斯離也

志三之六

美

公專齊政而姜姓斯亾也鮮與遷聲相近故徐廣曰一作遷若作解則聲與遷遠而不可通矣

傳兵論劍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顧子明曰此本作非信仁  
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信仁為一類廉勇為一類劍論  
與兵書對文顏司古曰劍論言非信仁廉勇之人不能  
傳此二術也上文云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漢書司馬遷  
傳同服虔曰世善劍也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  
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見集是其證今本仁廉二字  
倒轉劍論兵三字上下錯亂又脫去書字



不既信

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念孫案不既信不失信也  
方言廣雅竝云既失也

統業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念孫案統業當從漢  
書作絕業字之誤也絕業與末流相對為文下文秦撥  
去古文焚滅詩書云云正申明絕業二字之意司馬相  
如云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意與此同也若作  
統業則非其指矣文選頭陀寺碑文惟齊繼五帝洪名  
紐三王絕業李善注引史記正作絕業

志三之六

堯

侯後世聖人君子

侯後世聖人君子念孫案此本作以侯後聖君子今本  
無以字有世人二字皆後人所改也哀十四年公羊傳  
曰制春秋之義以侯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史公之言即本於此案傳稱君子有樂乎此本指孔子  
言之雖意有不同而文出於彼詩譜序曰其諸君子亦  
有樂於是與亦指後賢言之與公羊文同而意異索  
隱本出以侯後聖君子六字注曰此語出公羊傳是其  
證後人不知而以意改之謬矣漢書正作以侯後聖君  
子

索隱本異文

案史記漢書每多古字漢書顏注即附於本書之下凡  
字之不同於今者必注曰古某字是以後人難於改易  
而古字至今尚存史記則索隱正義本係單行其附見  
於本書者但有集解一書注與音皆未暇備是以史記  
中古字多為淺學人所改後人以集解索隱正義合為  
一書乃不肯各仍其舊而必改從今本以歸畫一殊失  
闕疑之義今正義已無單行本唯汲古閣所刻索隱本  
尚存其今本中正文注文皆經改易者已附辯於各篇  
之下其餘異文尚多略記百餘字以資考正如磐石作  
盤石孝文紀此所謂磐石之宗也怠滯作苦滯樂書則  
索隱本磐作盤他皆仿此

志三之六

罕

之音黃鐘作黃鍾律書黃鍾長八寸七分一菽作叔天官書  
菽為鬚作穎  
封禪書有龍坐倭作倭魯世家弟作弟晉陳丞相世家  
胡下弟出為游雲夢司馬第作弟會陳丞相世家  
相如傳長卿第俱如臨邛蘇秦傳慕作莫五子晉傳吾  
勝自嶺作領商君傳魏居効作效蘇秦傳今虛喝作虛  
獨是故桐疑虛喝壓作厭張儀傳吾請輝作輝賈生傳  
獨矜而不敢進壓作厭令公壓事輝作輝賈生傳  
而下爐作鑪天地賦作缶鑪作鑪李斯傳擊鑪作鑪鑲金鑲  
之鑪作鑪天地賦作缶鑪作鑪李斯傳擊鑪作鑪鑲金鑲  
甄隋聖之愈作愈蒙恬傳若知嚮作鄉韓王信傳及  
作亢甄異也愈作愈蒙恬傳若知嚮作鄉其錄東嚮及  
雅轉作轉司馬相如傳馳作馳馳作馳烽作烽問烽舉  
斜轉作轉野馬而馳馳馳馳作馳馳作馳烽作烽問烽舉  
瞻作瞻瞻作瞻作放文王八卦作檣檣

傳將以二者相較則索隱本皆古字而今本皆俗書也  
千既又如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作贛遂奉銅盤  
又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作贛遂奉銅盤  
又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作贛遂奉銅盤  
又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作贛遂奉銅盤  
又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作贛遂奉銅盤  
又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作贛遂奉銅盤  
又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作贛遂奉銅盤  
又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作贛遂奉銅盤  
又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作贛遂奉銅盤  
又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作贛遂奉銅盤

志三之六

侯將相名臣表中唯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作大  
侯將相名臣表中唯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作大  
侯將相名臣表中唯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作大  
侯將相名臣表中唯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作大  
侯將相名臣表中唯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作大  
侯將相名臣表中唯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作大  
侯將相名臣表中唯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作大  
侯將相名臣表中唯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作大  
侯將相名臣表中唯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作大  
侯將相名臣表中唯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作大

尼弟舫作枋張儀傳舫得作德孟嘗君傳齊屬作屬  
而見洒作灑范睢傳羣臣莫不馳作施而搏免也  
作憤原傳離非作非疑榮賈誼作賈義傳生洛作雒  
南洛陽十萬戶匡作柳陽奉地圖疑作別李斯傳  
一渡作度淮陰侯傳陳草作卑望趙軍狡免作郊免  
尊渡作度船欲渡臨晉草作卑望趙軍狡免作郊免  
灰渾作重向奴傳以示不如廬胸作盧胸亭至廬胸  
且作稽沮衛將軍驃騎王敞作樊主父傳勞浸作勞寢  
而南夷傳其諸蔗作諸司馬相如傳雕胡作彫  
胡東胡削作戊削變珊作盤獬勃窳作勃窳  
勃窳上鄧作豐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  
金隄鄧作豐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鄧  
鳴作歲鷲鷲鷲鷲鷲鷲鷲鷲鷲鷲鷲  
餘作胥邪胥胥胥胥胥胥胥胥胥胥  
印符之浸溱作浸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  
君長經作徑大宛傳導作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原泉經作徑大宛傳導作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黎軒謫作適適適適適適適適適適適適  
序龜鯁亦可見古書多假俗之字故并記之  
史記第六

志三之六

鳴作歲鷲鷲鷲鷲鷲鷲鷲鷲鷲鷲鷲  
餘作胥邪胥胥胥胥胥胥胥胥胥胥  
印符之浸溱作浸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  
君長經作徑大宛傳導作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原泉經作徑大宛傳導作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黎軒謫作適適適適適適適適適適適適  
序龜鯁亦可見古書多假俗之字故并記之  
史記第六

漢書第一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高紀

高帝紀

高帝紀第一念孫案宋景祐監本無帝字下文惠帝紀至平帝紀亦皆無帝字景祐本是也敘傳云述高紀第一下至述平紀第十二皆無帝字又項籍傳云語在高紀他篇言語在某紀者並同師古注惠紀云解在高紀他篇言語在某紀者並同皆其證

欲奇此女

志四之一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講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朱子文曰欲字宜在文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念孫案朱說非也欲字本在奇字上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謂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語意與此相似史記亦作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不得移欲字於與貴人上也

踰城係高祖

沛令閉城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係高祖史記集解引韋昭曰以為係郵師古曰係安也就高祖以自安念孫案韋顏二說皆失之迂係者依也僖二年左傳係於逆

旅社注訓係為依史記周本紀曰百姓懷之多從而係歸焉係歸謂依歸也荆燕世家曰與彭越相係莊子列御寇篇人將係女矣司馬彪注曰係附也附亦依也王逸注七諫曰依依也

所殺者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殺者謂殺蛇者也則殺者上不當有所字文選王命論注引此無所字史記同郊祀志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殺者上亦無所字史記封禪書同

追北

志四之一

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則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竝為妄矣念孫案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廣雅曰背北也北音背則北為古背字明矣管子君臣篇曰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詔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謂背其君也尹知章注以北為敗北非是齊策曰倉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

卽反背也北取乖背之義故敗走亦謂之北桓九年左  
傳以戰而北釋文北嵇康音背吳語吳師大北韋昭  
曰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是敗北之北古讀爲背  
取背而去之之義甘誓正義云奔北謂背陳走也說文訓北爲乖正與

此義相合而師古乃云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

爲北其失也鑿矣後漢書臧宮傳注人好陽而惡陰北

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此亦襲師古之謬說唯荀子議兵篇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尚能遵用古訓不爲顏說所惑師古

不讀北爲背者特以北爲入聲背爲去聲不可合而一

之耳不知背北古同聲故北爲古背字而背却二字竝

從北聲敗北之北亦取乖背之義故嵇康韋昭相承讀

志四之一

三

爲背樂書訓北爲敗安知其不讀爲背乎大雅行葦之

黃耆台背與翼福爲韻桑柔之職涼善背與極克力爲

韻瞻卬之譖始竟背與忒極憲識織爲韻背字皆讀入

聲此背北同聲之明證也膠柱之見亦可以廢然而反

矣

禍賊 猜禍吏

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師古曰禍賊者好爲禍害而殘賊

也念孫案禍賊當從史記作猜賊一切經音義一引三

倉曰猜豔惡也酷吏傳曰甯成猜賊任威是也史記作滑賊

猜賊與慄悍義相承禍賊則非其義矣隸書禍字或作

禍猜字或作猜二形相近故猜誤爲禍漢安帝賜豫州

刺史馮煥詔爵輕狡猜猜字作猜是其證爵輕狡猜猶

言慄悍猜賊耳晉語齒牙爲猜史記晉世家猜字亦誤

作禍猜之爲禍猶滑之爲滑呂氏春秋開春篇首

王季歷葬於滑山之尾論衡外傳篇作滑山又酷

吏傳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猜禍二字皆猜字之譌辯

道場

乃道場孟康曰道由場念孫案道卽由也見禮器中庸注不當

分爲二義後皆放此

大破之

志四之一

四

與南陽守齡戰隼東大破之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景

祐本無史記亦無

遲明

沛公乃夜引軍還遲明圍宛城三而服虔曰遲明欲天

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

曰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爲

去聲音丈二反史記遲字作遲亦徐緩之意也音黎今

本史記遲作黎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念孫

案小司馬說是也黎遲聲相近故漢書作遲黎明遲明

皆謂比明也通典兵十一載此事用文穎說又別出一解云黎黑也亦未明之誤也亦非史記南

越傳之犁且一作比且衛將軍傳之遲明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則黎之不訓為黑可知後人皆謂黎明為將明未明之時與味與味此言高祖夜引軍還至宛城比且同義其誤實由於此

及天明已圍城三市耳黎字亦作犁史記呂后紀帝晨

出射太后使人持醎飲趙王犁孝惠還趙王已外徐廣

曰犁猶比也今本犁下有明字集解內有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九字皆後人所加詳見史記

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外遲帝還比帝還也史記

南越傳犁且城中皆降伏波犁一作比漢書作遲史記

衛將軍傳遲明行二百餘里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會

亦比及之意魏志張郃傳諸葛亮急攻陳倉帝問郃曰

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對曰比臣未到亮已

志四之一 五

走矣是遲與比同義服虔以遲明為欲天疾明文類以為未明師古以為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皆非是

生此

此沛公左司馬曹母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念孫案

生當為至字之誤也史記項羽紀高祖紀竝作至通鑑

漢紀一同

拔劍舞

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念孫案下句言亦起舞則上句

舞上亦當有起字而今本脫之也舊本北堂書鈔樂部

三明陳馬讀本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所引御覽乃鈔本

皆放文選西征賦注引此竝作拔劍起舞史記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皆其證

春正月

元年春正月如淳注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

時之首引之曰歲有四時自歲首冬十月至十二月已

而文義遂不可通念氏禮箋不能釐正而曰三時之月

謂三正月非也三時凡九月三正月纔三月耳不得謂

之三時且正月謂人正建寅之月不兼天正地正言之

何得三服虔曰漢正月也引之曰上下文皆言楚項羽

知為何代之正月故注表之曰漢正月也謂事在漢高

帝元年之正月也金氏不達注意而強解之曰謂漢太

志四之一 六

正月俱謂建寅之月為正月也秦麻以十月為歲首漢

太初麻以正月為歲首歲首雖異而以建寅之月為正

月則同太初元年正麻但改歲首耳未嘗改月號也詳見下

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麻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

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上文秦二年十月文類注

誤說秦之月號矣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

類此引之曰如說是顏說非也古者三正迭用夏以寅

月為歲首商以丑月為歲首周以子月為歲首而皆謂

之正月正者長也十二月之長也獨秦自謂獲水德之

瑞於是詔改年始朝賀自十月朔史記麻書謂之正以

十月又謂之秦正朔漢初襲用之孝文紀所謂今水德

始明正十月也然當時以十月為歲首究未嘗以為四時之首四時之首惟春耳萬物孳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故夏之寅月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若亥月則天地閉塞不可謂之春矣秦始皇紀維二十九年起云陽和方起則為建卯之月可知然則孟春在建寅之月而建亥之月不謂之春矣不可謂之春則不可以為正月故史記秦始皇紀漢高惠高后文景紀秦楚之際月表及本書武帝紀元封六年以前凡歲首皆稱十月無以為正月者其所謂正月則在建寅之月蓋當時麻用顓頊見史記張蒼傳贊及本書律曆志建寅之月顓頊麻之正月也天行麻議引洪範傳曰麻記始於顓頊

志四之一

七

上元太始闕蒙即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麻志案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為陬畢陬之月正月月在甲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顓頊麻術亦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其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明矣秦及漢初皆用顓頊麻正月安得不建寅乎麻譜最重建元文安得於麻元所起之寅月不謂之正月而以非麻元所起之亥月為正月乎請更以十七證明之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歲受朔曰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案

秦雖以建亥之月為歲首然月令謂之孟冬若建寅之月為秦弟四月矣而月令謂之孟春且以冠十二月之首則秦所謂正月者仍是建寅之月矣其證一也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離秦軍分為三軍武安君歸王齮將伐趙武安皮牟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案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十月為歲首建亥之月正月為建寅之月矣其證二也始皇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九月葬始皇鄜山六國表秦二世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為兔園十二月就

志四之一

八

阿旁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案自十月至九月同在一年之內則十月為歲首九月為歲終而十月後之弟三月為正月明矣其證三也秦楚之際月表二世元年先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端月索隱曰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曰端月案月表始十月而端月在其後弟三月則建亥之月為歲首十月而建寅之月為正月矣若當時謂建亥之月為正月則端月之名當在十月豈得在十月後之弟三月乎其證四也史記高祖紀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

七月太上皇崩樂陽宮案春夏無事謂自正月至六月皆無事也若當時謂十月為正月則正月為孟夏四月六月為季秋九月紀當言夏秋無事不得言春夏矣其證五也此紀下文曰十一年二月詔曰令諸侯王通侯皆以十月朝獻案詔云十月朝獻則為歲首可知若當時謂十月為正月則何以不云正月朝獻而云十月乎其證六也文帝紀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會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會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史記孝文紀同案當時若謂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詔當云二月晦不得云十一月矣其證七也文帝紀又曰十

志四之一 九

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夏四月上幸離始郊見五帝若當時謂十月為正月則夏四月當為秋七月矣然史記云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於是天子始幸離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蒼禮賈則當時之四月實為孟夏建巳之月上推正月則孟春建寅之月矣其證八也文帝紀又曰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案詔云方春和時則三月為建辰之月可知三月為建辰之月則上推正月為建寅之月若云當時謂正月為四月則三月當為六月可謂之夏不可謂之春矣詔何以云春

和乎其證九也賈誼傳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單闕之歲文帝六年丁卯歲也據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會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會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據文帝紀及百官公卿表高后弟三閏至文帝二年為晦日當在己卯再推至六年三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在庚子也若云當時之四月為今之正月則六年正月有庚戌庚申庚午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其證十也淮南天文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

志四之一 十

紀案淮南王安以元狩元年誅在太初厯未作以前當時猶用顓頊厯而其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俱入營室之月正月令所謂孟春日在營室也非建寅之月而何其證十一也秦及漢初以十月為歲首九月為歲終而歸餘於終故閏月謂之後九月史記呂后紀秦楚之際表高祖功臣侯表建元以來侯表王子侯表將相名臣表及本書高祖紀異姓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皆言後九月是也若當時謂十月為正月則九月為十二月閏月當為後十二月矣何以紀表皆言後九月乎其證十二也本書武帝紀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竇嬰

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盼蒙而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曰魏其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外案十二月謂之冬建丑之月也三月謂之春建辰之月也先冬後春同在一年故有其春之文若當時以建亥之月為正月則建丑之月為三月建辰之月為六月可云其夏不可云其春矣其證十三也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案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六年麻猶未改也若當時謂歲首十月為正月則詔當云以正月為元封元年必不稱十月矣其證十四也武帝紀又曰太初元年夏五月正麻以正月為歲首師古注曰

志四之一

十一

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麻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何氏配讀書記曰既曰正麻以正月為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固以建寅之月為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為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案何說是也史記將相名臣表同蓋建寅之月前此本謂之正月而不以為歲首直至是時始以正月為歲首也故武帝紀太初元年以前歲首皆書冬十月而春正月在其後二年以後歲首皆書春正月而冬十月在其後此改歲首而不改月之明證若謂漢初以建亥之月為正月建寅之月為四月則史表漢紀當云太初元年以四月為歲首或云以四月為正月其義始明何得但云以正月為歲首而無以別於建亥之正月乎其

證十五也史記秦楚之際表漢元年正月項羽分關中為漢二月漢王始故沛公三月都南鄭將相名臣表高皇帝元年春沛公為漢王之南鄭蓋事在正月二月三月故統謂之春也若謂當時以正月為四月二月為五月三月為六月則是夏而非春矣將相名臣表何以云春乎其證十六也史記律書說十二律始於十月律中應鐘終於九月律中無射正義曰漢初依秦以十月為歲首故起應鐘案律書雖依秦法以十月為首然但謂之十月不謂之正月其所謂正月乃在律中黍族之月然則建寅之月為正月建亥之月為十月矣其證十七

志四之一

十二

也合考諸書則知亥月為十月寅月為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非太初以後記事者所追改也史記叔孫通傳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曰按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見本書叔孫通傳注按諸書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以上索隱然則師古追改之說小司馬固已非之矣蓋師古但知正以十月之文以為秦及漢初之正月必在此月及其不合則以為後人追改不知所謂正以十月者謂歲首以十月非謂改十月之號為正月也當時所用顛項麻術惟以建寅之月為正月若以亥月為



正月則顓頊厯無此法故當時不能謂十月為正月也  
顓頊厯術湮廢已久後世鮮有習之者宜乎昧於秦人  
月號之所由來而妄生臆說矣且秦及漢初之月號若  
與太初有異記事者正當存之以表沿革何以改為子  
長孟堅身為漢臣何敢擅改武帝以前之月號乎本書  
所載高帝文帝詔書及武帝太初以前之詔所稱月號  
悉與太初厯合詳見前孟堅縱欲遵太初厯法亦安敢舉  
先帝詔書而改之乎然則追改之說其不足信亦明矣  
或曰賈山傳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  
脩先王之道師古注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

志四之一

三

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  
月也然則漢初謂建卯之月為五月與夏時之稱二月  
者不同上推歲首建亥之月當為正月矣何以必謂當  
時之正月為建寅乎曰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  
因脩先王之道故以三代言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  
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  
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  
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  
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為五月則漢月之名與夏絕殊苟  
悅不得省夏字矣未可據此以證亥月之為正月而伸

追改之說也近世秦尚書蕙田五禮通考金修撰榜禮  
箋皆惑於顏氏追改之說故具論之

楚子諸侯人

荆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  
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念孫案  
訓楚子為楚人於義未安子當為子字之誤也子即與  
字與其之與通作子猶賜子之子通作與大雅皇矣篇  
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並作子論語顏淵篇  
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子史記衛將軍驃騎傳與壯  
士為劉姚校尉儒林傳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漢書  
並作言楚國與諸國之人皆慕從漢王也史記作楚與  
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是其明證矣

志四之一

四

往從之

漢王往從之念孫案往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高  
祖紀亦無

圍漢

項羽圍漢滎陽念孫案漢下脫王字則文義不明文選  
幽通賦注引此無王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漢  
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項羽圍漢王滎陽漢紀通鑑  
並作楚圍漢王於滎陽

與苦甚 與嘉之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

師古曰音弋庶反劉攽曰與讀曰歟助辭又文帝紀今乃幸以天年終今本脫終字據如顏注及史記漢紀補得復供養于高廟

朕之不明與嘉之其美哀念之有如淳曰與發聲也四

師古剛去據史記集解引補得卒天年已幸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

也與讀曰歟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

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

所哀念也劉攽曰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案劉所見本已脫終

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嘉也其美哀念乎念孫案如解文帝紀以與為發聲是也萬民與苦甚萬民苦甚

志四之一 五

也朕之不明與嘉之朕之不明嘉之也與皆助句之詞

本無意義亦不當讀為歟與嘉之三字連讀顏劉以與

字絕句尤非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夫有大功而無貴

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與語助也與音餘絕句誤與顏劉同襄二十九年曰是盟也其與

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曰若繼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

幾何也章注與晉語曰諸臣之委室而徒還者將與幾

人言將幾人也章注與又昭十七年左傳曰其居火也

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曰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言何辭之有也晉語曰人何

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越語曰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與字皆為語助

辨告

更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管辱念孫案辨讀為班班告布

告也謂以文法教訓布告眾民也王莽傳曰辨社諸侯

孟康曰辨布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又曰非五威將帥所

班蕭該曰班舊作辨韋昭曰辨布也音班皆其證禮記

明日以其班附古文班或為辨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師古

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此望文生訓而非其本旨

志四之一 六

吾知與之矣

陳豨反上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

金購豨將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念孫案顏說

甚迂與猶敵也言吾知所以敵之矣史記作吾知所以與之襄二

十五年左傳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奔中將舍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與敵也懼

病也出方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

我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乘而有也言以此

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曰今以君之下驥與彼上驥取君上驥與彼中驥取君中驥與彼下驥燕世家曰龐煖

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

各以其口數率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師古以率字屬上讀云率計也劉攽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念孫案顏請是也文紀云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鹽鐵論未通篇云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鄭注周官大宰云賦口率出錢也率字皆屬上讀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念孫案景祐本作上問

志四之一

七

醫句曰疾可治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是也上問醫者問疾之可治否也曰疾可治者醫言可治也史記作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是其證後人誤以上問醫曰連讀則下文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耳宋祁亦曰舊本及越本竝無不醫曰可治五字

榮陽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榮陽宋祁曰榮舊本作榮又高后紀灌嬰至榮陽宋祁曰景德本榮作榮念孫案作榮者是也凡史記漢書中榮陽字作榮者皆後人所改唯此二條作榮乃舊本之僅存者而于京未能訂正也段氏

若膺古文尚書撰異曰攷榮澤字古從火不從水周官經其川榮逸周書同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於榮澤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及狄人戰于榮澤宣十二年及榮澤杜預後序云即左傳所謂榮澤也爾雅注圃田在榮陽釋文凡六榮字皆從火隱元年注號國今榮陽縣釋文云本或作榮非尤為此字起例玉篇焱部榮字下云亦榮陽縣漢韓勅後碑河南榮陽劉寬碑陰河南榮陽鄭烈碑榮陽將封人也字皆從火而唐盧藏用撰書紀信碑嘗以百萬之兵困高祖於榮陽字正從火至今明書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龍闕於榮陽者榮字

志四之一

六

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榮澤榮陽古無從水者尚書禹貢榮波既豬唐石經及諸本從水釋文亦同者崇文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然則衛包庸妄改榮作榮而陳鄂和之所當訂正者也至於經典史記漢書水經注榮字多作榮蓋天寶以前確知榮陽榮澤不當從水而其後淺人以為水名不當從火遂爾紛紛改竄然善本亦時有存者又曰說文水部榮字下曰榮澤絕小水也從水榮省聲斤屬澤字下曰榮澤也從水甯聲

奴洽切此依文選七閩氏潛邱割記以絕小水為爾雅

命李善注所引訂正

正絕流曰亂之絕與禹貢沖決為榮相發明其穿鑿傳

會由不知禹貢字本作榮故爾中斷曰絕絕者窮也故

引伸為極至之用絕小水者極小水也念孫案絕小水

最聲相近最之為絕猶絕之為絕正絕流曰亂者中斷之

意也字同而義別矣至漢澤則非小水之名與此言絕

小水者無涉

惠紀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外罪念孫

志四之一

六

案民有罪上當有令字高紀曰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

之是其例也故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今本脫

令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已脫令字

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引此有令字陳再謨本刪去

懼然 瞿然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兒

音居具反念孫案懼然驚懼兒也叔孫諫築復道事帝

懼曰急壞之是也又吳王濞傳濞而王瞿然駭師古曰

瞿然無守之兒案瞿然即駭兒也訓為無守兒轉失之

迂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

瞿瞿然無守之兒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

曰懼然失守之兒案懼然皆驚兒也師古訓為失守兒

無守兒者齊風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毛傳云瞿瞿無

守之兒此師古注所本不知傳以下文言不能辰夜不

夙則莫故以瞿瞿為無守兒與此言瞿然者不同也李

頤注莊子徐无鬼篇曰瞿然驚兒檀弓曰曾子聞之瞿

然曰呼又曰公瞿然失席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

皆謂驚兒也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越懼然顧其後史記

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義竝與瞿然同

說文本作瞿云舉目驚異然也

志四之一

二

高后紀

猶豫

計猶豫未有所決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麋善

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

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

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

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念

孫案猶豫雙聲字猶楚辭之言夷猶耳非謂獸畏人而

豫上樹亦非謂犬子豫在人前師古之說皆襲顏氏家

訓而誤說見廣雅

文紀

郢

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念孫案此及儒林傳郢下皆脫客字史記同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楚元王傳及史記惠景閒侯者表皆作郢客

其立

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立寡人寡人不敢辭念孫案其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莫字之誤也漢武都太守李翁析里橋郵閣頌雖首曾班亦莫儼象莫字作其莫立寡人言無若寡人之立者也上文丞相平等曰大王奉高祖宗廟最立稱雖天下諸

志四之一

主

侯萬民皆以為立故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立寡人

廢遷蜀嚴道外雜

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外雜念孫案外雜上當更有一道字而今本脫之師古曰行至扶風雜縣在道而外此正釋道外雜三字也五行志云淮南王遷于蜀道外靡史記將相名臣表云廢淮南王遷嚴道道外雜皆其證

果慰

未央宮東闕果慰災宋祁曰江南本慰作思念孫案江

南本是也說文無慰字漢書作果思考工記匠人注作浮思明堂位注作杼思皆古字假借他書或作果思者皆因果字而誤加网也且顏注果字有音而思字無音則本作思明矣五行志正作果思

景紀

薦草莽

郡國或地饒陋今本脫地字據通典食貨一補地饒陋與下地饒廣對文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徒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淡曰莽念孫案如以薦為草則薦草莽三字詞意重複余謂薦者聚也言地饒

志四之一

主

廣而草莽聚其中也薦與荐同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晉語戎狄荐處韋杜注竝云荐聚也漢書翟義傳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地饒廣為句薦草莽為句水泉利為句

其葬葬

其葬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念孫案其葬葬葬字涉上文四葬字而行諸王侯葬事已見上文此文則專指葬事言之故師古云畢事畢葬事也不當更有葬字漢紀孝景紀無葬字

武紀

則

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念孫案景祐本然則作然則古字通以即為則今作則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

有如日

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念孫案此言星狀如日而夜出也有下脫星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武紀通鑑漢紀九竝作有星如日夜出

率俾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

志四之一

三

貢職而可使也引之曰率俾猶率從也說見經義述聞尚書

治鴈門阻險

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攽曰子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念孫案劉說非也匈奴傳云因邊山險墜谿谷可繕者繕之即此所云治阻險若謂通道以便伐匈奴則匈奴之入寇亦便矣未聞欲伐人而先自去其阻險者也且上句是治道下句是治阻險各為一事不得以上句例下句也

續會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會令與計偕宋祁曰舊本續作給念孫案舊本是也據注云縣次給之會則本作給會明矣平紀亦有縣次給會之語若作續會則義不可通通鑑漢紀十作續會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正作給會通典選舉一同

旅耆老

故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念孫案廣雅曰旅耆也即王制所云耆者老

志四之一

三

內長文

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音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因學紀聞曰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內長文三字作而肆赦念孫案舊注皆牽強或說內長文作而肆赦雖無明據而於上下文義甚合下文云其赦天下可證也而與內肆與長赦與文皆字形相近而誤

方聞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為諸朝師古曰方道也聞博

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謂方正也。念孫案訓方為道或訓為方正皆與聞字義不相屬。余謂方聞之士即博聞之士也。廣雅曰博方廣大也。是方與博同義。上文曰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下文曰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是武帝欲舉博聞之士以興禮樂非舉賢良方正也。若舉賢良方正則建元元年已有詔矣。儒林傳亦載此詔。齊氏息園曰案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念孫案齊說亦非也。史記有正博二字者後人襲取顏注增成意義耳。漢書兩載

志四之一

美

此詔皆作方聞之士且皆本史記則史漢皆無正博二字明矣。

論臣 論三老孝弟

孔子對哀公以論臣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見難念孫案韓子言選賢此言論臣論亦選也。齊語論比協材呂氏春秋當染篇善為君者勞於論人高韋注竝云論擇也擇亦選也。字本作掄說文掄擇也。

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念孫案論當為論字之誤也。論選也謂選三老孝弟以為

民師也。下云舉獨行之君子舉與論義相近。故古書或以論舉連文。荀子成相篇云天乙湯論舉當論舉即選舉也。若云論三老孝弟則與以為民師四字義不相屬矣。

怵於邪說

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服虔本怵作怵。云怵音裔。案釋詁釋文云怵音逝張揖雜字音曳與裔同音故服虔云怵音裔應劭曰怵怵也。如淳本作怵云怵音怵。怵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作怵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怵又非也。怵或體誅字耳。誅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念孫案作怵者是也。晉語注云怵怵也。後漢書馮異傳注云怵怵猶慣習也。言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故習於邪說而謀叛逆也。淮南衡山傳贊云剽懷邪辟之計謀為畔逆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漸靡者習於邪說之謂也。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諸侯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索隱曰怵音誓。怵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彼云怵邪臣計此云怵於邪說其義一也。故服虔本皆作怵。而訓為怵。怵至如本始作怵而訓為誘怵耳。蓋俗書怵字作怵。今書傳中怵怵字多作怵與怵相似而誤若韓

志四之一

美

字作怵。舊本怵之怵俗作怵也與怵相似而誤若韓

長孫傳之誅列臣浮說南越傳之怵好語則其字皆從木而訓為誘怵然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戰外

兩軍士戰外者數萬人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云外者數萬人則戰外可知景祐本無戰字匈奴傳作漢士物故者萬數亦無戰字

崇嵩

翌日親登崇嵩念孫案嵩當依景祐本作高崇高即嵩高

崇高

志四之一

三

百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又郊祀志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嵩高為之奉邑師古曰嵩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嵩高奉邑念孫案崇高即嵩高師古分崇嵩為二字非也詔曰翌日親登崇高志曰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嵩高則崇高本是山名而因為邑名非以崇奉中嶽而名之也古無嵩字以崇為之故說文有崇無嵩經傳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異文地理志潁川郡嵩高下云古文以嵩高為外方山周語融降于崇山韋注云崇崇高山也是嵩高之嵩本作崇也

漢仙人唐公房碑陰南齊祝崇字季字子崇祝恒字仲崇祝崇字季

崇崇即嵩字此三人之名與字皆取諸五嶽 郊祀志又云祠中嶽泰室於嵩

高是邑名之崇高字亦作嵩也爾雅嵩崇高也嵩崇聲

近而義同故崇或作嵩列子湯問篇魂然見之若嵩山

之阿謂崇山之阿也揚雄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兮謂

堯德之崇高也

漢桐柏淮源廟碑宮廟嵩峻三公山傳

山如岳嵩如不傾大尉劉寬後碑公曰嵩高之門好

謙儉之操嵩字並與崇同嵩如不傾即崇而不傾是

經傳中汎言崇高者其字亦作嵩也山名嵩高本取崇

高之義爾雅山大而高崧郭璞曰今中嶽嵩高山蓋依

此名是也後世小學不明遂以崇為汎稱嵩為中嶽漢

靈帝時中即將堂谿典請改崇高山為嵩高山

後漢書靈帝紀

注引東觀記云則已分崇嵩為二字而魏晉以下皆沿其誤

皆來觀

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念孫案來字後人所加景

祐本無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二引此亦無漢紀作三百

餘里內人皆觀

射蛟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

也念孫案蛟為神物不可得而射蛟當讀為蛟謂江中

大魚也說文蛟海魚也皮可飾刀史記秦始皇紀方士

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不得乃詐曰常為大蛟魚所苦故



不得至始皇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  
大魚出射之至之罘射殺一魚事與此相類也鮫為海  
魚而江中亦有之者呂氏春秋季夏篇令漁師伐蛟取  
鼉升龜取鼃高注曰蛟鼉鼃皆魚屬中山經曰荆山漳  
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雖其中多鮫魚是他水中亦有  
鮫魚也月令呂覽淮南鮫魚字並作蛟荀子議兵篇楚  
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亦作蛟  
此言射蛟江中亦是借蛟為鮫也漢紀孝武紀作親射  
鮫魚于江中是其證

妻子

志四之一

元

丞相屈釐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念孫案妻下子字乃後  
人依劉屈釐傳加之也劉屈釐傳云妻景祐本無子字  
宋祁亦曰舊本無子字據鄭氏注云妻作巫蠱夫從坐  
但要斬也則鄭所見本無子字明矣五行志曰屈釐坐  
祝禮要斬妻梟首漢紀曰屈釐妻坐為巫蠱祝詛屈釐  
要斬妻梟首妻下皆無子字

昭紀

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

大將軍光左將軍榮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  
封光為博陸侯榮為安陽侯漢紀孝昭紀重合侯馬通

上有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念孫案武帝紀曰侍中僕  
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  
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霍光金日磾傳具  
載其事則此紀脫去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明矣當據

漢紀補

宣紀

吉

廣川王吉有罪宋祁曰吉一作去字念孫案一本是也  
作吉者字之誤耳諸侯王表及景十三王傳並作去漢  
紀同

志四之一

三

魯郡

鳳凰集魯郡齊氏息園曰案魯是時尚為國不得稱郡  
通鑑但云集魯可謂至慎念孫案漢有魯國無魯郡郡  
字後人所加魯即魯國猶上文言鳳皇集膠東耳通鑑  
作鳳皇集魯即用漢書之文非漢書有郡字而通鑑刪  
之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  
覽刑法部十八羽族部二引此並作鳳皇集魯宋書符  
瑞志同

祭而不殊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師古曰祭明

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念孫案師古訓祭為明骨肉之親明而不殊則文不成義故又加數字以解之曰當明於仁恩不離絕甚矣其鑿也今案祭之言散也言骨肉之親雖分散而終不殊絕也文選求通親親表骨肉之恩莫而不離李善曰漢書宣帝詔曰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如淳曰祭或為散是其明證矣武五子傳載此詔作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析亦散也說文祭糝祭散之也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祭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曰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蔡正義曰祭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散祭蔡祭語之轉皆謂分

志四之一

三

散也蔡之為祭猶翠蔡之為翠祭矣文選翠賦新衣翠翠蔡兮秋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瑞翠字雖不同其義一也此注甚合古人同意相受之旨惠氏左傳補注謂漢書文選祭字皆祭字之誤非也如淳曰祭或為散散祭聲相近則祭非祭之誤且洛神賦之瑞翠即翠祭之轉固不可改為瑞翠也應場述送賦亦云振纖枝之翠祭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誤書改祭作祭遂失本體誤與惠氏同

五鳳四年夏四月辛丑晦日有食之念孫案晦當為朔朔憲未作左氏以為重異則當作朔明矣下文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諸日食不言異而此獨言異亦以其

在正月之朔也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九竝作朔

元紀

蓋寬饒

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念孫案景祐本蓋作益古字假借也蓋寬饒之蓋本音公益反故與益通藝文類聚身部對今本作益胥而後人依本傳改益為蓋未達假借之旨

令就農

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宋祁曰唐本監本衛字下有各字念孫案唐本監本是也各令就農各省費兩各字文義相承漢紀作令各就農亦有各字

志四之一

三

人人

人人自以得上意宋祁曰人人南本只一个人字念孫案南本是也今本多一人字者後人依匡衡傳加之文正只一人字故注申之云人人各自以當天子之意若正文本作人人則無庸注矣匡衡傳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師古無注

為父後者

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此一級念孫案為父後者四字涉上文而行景祐本無此四字是也宋祁亦云越本無此四字漢紀亦無上文以立皇太子故賜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初元二年四月此不

當有其初元二年正月四年三月永光元年正月二年  
二月建昭五年三月賜民爵一級皆無為父後者之文  
他篇放此

原上

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念孫案原字上有北字  
而今本脫之則不知在何方矣漢紀正作北原上宣紀  
云以杜東原上為初陵哀紀云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  
亭部為初陵皆其例也

疑四字

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念孫案漢紀秩下有中二千石四

志四之一

三

字是也太守秩二千石益之則為中二千石下文令三  
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與此文同一例若無中  
二千石四字則文義不明

藍田地

建昭四年夏六月藍田地沙石雜霸水念孫案此文當  
依漢紀通鑑作藍田地震山崩沙石雜霸水此因地震  
故山崩而沙石壅水也今本脫震山崩三字則敘事不  
明太平御覽各徵部七引此正作地震下文安陵岸崩  
亦承地震言之

成紀

云  
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師古曰言云者此舉著令  
之文念孫案師古說非也云猶更也足句之詞本無意  
義封禪書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會所勝而以木禺  
馬代駒馬郊祀志更作云是其證漢書中若是者多矣  
若必求云字之義則皆不可通

孝景廟闕

孝景廟闕災念孫案闕上當有北字五行志及漢紀皆  
作孝景廟北闕災又文紀未央宮東闕災思災景紀未  
央宮東闕災元紀孝宣園東闕災皆其例也

志四之一

三

哀紀

延于側陋

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悌  
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念孫案  
延于側陋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四字當別為一  
句在州牧守相之下而以舉孝弟悌厚能直言通政事  
可親民者十五字連讀則上下文皆貫通矣師古注云  
孝弟悌厚直言通政事之人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則  
所見本已與今本同

建平四年春

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壽五行志曰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彙或取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壽念孫案依五行志則此紀建平四年春下當有正月二字下文曰二月封帝大大后從弟侍中傅商為汝昌侯則此所紀為正月事明矣漢紀孝哀紀亦有正月二字

漢書弟一

志四之一

三五

漢書弟二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異姓諸侯王表

章文繆獻

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會六國顏師古斷章文繆獻為句孝昭嚴為句解上句云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為章著也念孫案獻公在繆公之後十六世而與文繆並數之既為不倫且上下句法亦屬參差當斷章文繆為句獻孝昭嚴為句孝公即獻公之子也章文繆據春秋時言之獻孝昭莊蠶會六國則據戰國時言之文

志四之二

一

義甚明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曰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會六國是其明證也師古不以獻孝昭嚴為句者其意以蠶會六國自孝公始不當并及於獻耳今案史記六國表曰秦獻公十九年敗韓魏洛陰舊本陰譌作陽今據魏世家集解所引改正周本紀曰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秦本紀曰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舊本晉上有魏字今刪說見史記則秦之疆寔自獻公始六國表序曰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此又一證也

初置

孝惠七年初置淮陽國念孫案初置當依史表作復置地理志云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高五王傳云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孝惠元年徙王趙是既徙之後國除為郡至惠帝崩後高后復置淮陽國以封所詐立惠帝子強不得言初置也此涉上文初置魯國而誤諸侯王表

共王不周

河間獻王德 共王不周嗣念孫案不周當為不害字之誤也諱書害字或作周與周相似而誤景十三王傳及史表五宗世家皆作不害

志四之二

二

三年

常山憲王舜 真定元鼎三年頃王平以憲王子紹封泗水元鼎三年思王商以憲王少子立念孫案三年皆當為四年此涉上文元鼎三年王勃嗣而誤武紀云元鼎四年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地理志云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為泗水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元鼎四年思王商元年頃王平元年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云元鼎四年立常山憲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五宗世家云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皆其證王子侯表

脫二字

沈猷夷侯歲念孫案史表猷作猶索隱曰漢表在高苑又楚元王傳封元王子歲為沈猶侯晉灼曰王子侯表屬千乘高苑地理志作高苑今本末一格脫高苑二字當補入

豫章

安城思侯蒼 豫章念孫案安城史表作安成地理志安成屬長沙不屬豫章豫章本在下條宜春侯成下因

志四之二

三

此條脫長沙二字而豫章二字遂移入此條矣史表索隱引此已水經贛水注云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今本安成作安復乃後人所改依新校本訂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為侯國是其證

脫二字

宜春侯成念孫案此條末一格當有豫章二字今誤入上條地理志豫章郡宜春水經贛水注云牽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成為侯國是其證

勝容 勝侯客

勳俗作劇原侯錯。侯勝容嗣念孫案勝容二字義無所

取當是勝客之譌高祖功臣表有樊噲曾孫勝客恩澤

侯表有丙吉元孫勝客急就篇有薛勝客未有名勝容

者又高祖功臣表河陵頃侯郭亭河陵當作阿陵說見功臣表下云

勝侯客嗣勝侯客亦當依史表作侯勝客

東海

臨胸夷侯奴東海念孫案地理志東海無臨胸縣此

涉下條東海而誤也東海當為東萊地理志曰東萊郡

臨胸水經巨洋水注曰巨洋水逕臨胸縣故城東漢武

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奴為侯國是其證

志四之二

四

雷侯

雷侯孫念孫案雷當為盧史表亦誤作雷地理志城陽

國有盧縣今本盧誤作盧或云盧盧古字通非也辨見地理志水經沂水注云盧

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漢武

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弟劉孫為侯國是其證周官

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云盧維當為雷維字之誤也隸

書盧字作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周官之雷誤作盧而

史漢表之盧又誤作雷或謂古字通用非也韻書盧在

模部雷在灰部灰部之字不得與模部通故鄭不云聲

之誤而云字之誤

辟土

辟土節侯壯念孫案史表辟下無土字蓋壁辟古字通

成二年左傳辟司徒杜注主壁壁者爾雅釋天故漢表

營室東壁曲禮注墨軍壁也釋文壁並作辟作壁而寫者誤分為二字師古音闕非也水經流水注

云葛陂水西南流逕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漢武帝元

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壯為侯國則作辟土者誤也

漢之辟城在城陽莒縣見水注與東海近故表在東海

也

平城 脫二字

平城侯禮念孫案平城當依史記作成平水經濁漳水

志四之二

五

注云成平縣故城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間獻王子劉

禮為侯國地理志成平南皮俱屬勃海故索隱云表在

南皮縣相近故也若平城則在北海去南皮遠矣又末

一格脫南皮二字當依索隱補

前侯

前侯信師古曰字或作散音側流反念孫案前即散字

之誤隸書散字作散因訛而為前史記作叢徐廣曰一

作散索隱曰叢音緞蓋書傳叢字或作散叢散皆以取

為聲故皆有緞音也公羊春秋傳三十三年公伐邾

者其作散者亦散之譌

二月

胡毋侯楚 二月癸酉封念孫案二月當依史表作十月自蒲領侯以下二十四侯皆以元朔三年十月癸酉封若此侯獨以二月封則不當列於正月之前矣

安意

象氏節侯賀 侯安意嗣念孫案安意當作安惠惠古德字與意相似而誤史表正作安德又高后功臣表有齊受元孫安德

脫二字

建成侯拾念孫案史表索隱云表在豫章今本末一格

志四之二

六

脫豫章二字當補入地理志建成屬豫章郡水經贛水注云濁水東逕建成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為侯國是其證

敦侯 敦侯

臨樂敦侯光師古曰敦字或音弋灼反又作敦古穆字念孫案敦字無弋灼反之音敦亦非古穆字此傳寫脫誤當作敦字或作敦音弋灼反又作敦古穆字說文敦讀若倫正合弋灼反之音玉篇穆古文作敦集韻云穆古作敦皆其證玉篇作敦與俗書敦字尤相似敦與敦皆周書謚法所無史記亦作敦索隱引謚法書行不怠曰敦未詳所出則皆敦之

譌也敦古穆字謚法曰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是也

下文定敦侯越敦亦謚法所無史記作敦侯敦為敦之譌敦又敦之譌耳今本史記敦侯作敬侯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單行本作敦引說文敦讀如躍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敦而謚法無敦則其為敦字之譌可知今本史記既改敦為敬又改索隱云漢表作敦說文云敦讀如躍殊為可笑或又謂漢表敦字為敬字之譌不知敬字左畔與敦字絕不相似若本是敬字無緣譌為敦也敦字左畔與敬字亦不相似又不得改敦為敬也

志四之三

七

三十五年

牟平共侯濼 元狩三年節侯奴嗣三十五年薨大始二年敬侯更生嗣念孫案三十五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五年自元狩三年至大始二年凡二十六年侯奴之薨在前一年故曰二十五年

敬

敬安侯延年師古曰敬音許昭反念孫案敬當依史表作部李奇注韓信傳曰部音羹臚之隲地理志部縣屬常山即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部者也延年為趙敬肅王子故封於常山部縣故城在今趙州柏鄉縣北後有部侯舟亦敬肅王子蓋延

年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故又封舟於鄣也鄣侯舟下書常山則此亦當有常山二字而寫者脫之鄣與歙字形相似而誤師古望文為音失之矣

乘邱

乘邱節侯將夜念孫案乘邱當依史表作桑邱史記趙世家韓舉與齊魏戰於桑邱正義曰括地志云桑邱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今保定府安肅縣西南有桑邱城漢之北新城地也地理志作北新城屬中山國將夜為中山靖王子故封於中山若乘邱則屬泰山故城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北去中山遠矣水經洙水注云洙水西

志四之二

八

南逕泰山郡乘邱縣故城東趙肅侯二十三年韓將舉與齊魏戰於乘邱即此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將夜為侯國蓋所見趙世家王子侯表之桑邱皆誤為乘邱遂有此謬證矣隸書桑字作乘乘字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故桑論作乘耳又史表之桑邱索隱云表在淡澤蓋地理志淡澤與北新城皆屬中山地相近故也今末一格脫淡澤二字當補入

脫一字

柳宿夷侯蓋念孫案此條末一格有涿字而今本脫之史表柳宿案隱云表在涿郡是其證涿與中山相連此

侯為中山靖王子故封邑在涿也

蕢 脫二字

蕢侯方師古曰蕢音口怪反字或作費音扶未反又音祕念孫案蕢字從艸費聲音求位口怪二反不音扶未反亦不音祕且不得與費通蕢當為蕢字之誤也隸書或作蕢形與蕢相近故蕢譌作蕢列子揚朱篇宋國有田夫常衣縕縕今本縕譌作縕莊子天運篇乃慎吾心慎木又作慎蕢字從艸費聲音奔又音彼義反故蕢音墳又音扶未反又音祕聲與費同故字亦相通內則菽麥蕢稻黍稷釋文蕢扶云反徐扶畏反爾雅蕢稊實釋文蕢本或作蕢符分反或扶沸反方言蘇周鄭之

志四之二

九

閉謂之公蕢郭注曰蕢音翡翠皆其證也師古不知蕢為蕢之譌故音口怪反史記蕢作費索隱曰費音祕又扶味反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蕢蕢索隱曰或作費此後人據漢書注改之蕢與費字異而義同即地理志之東海蕢縣也又索隱云表在琅邪琅邪東海二郡相連故志在東海而表在琅邪今本末一格脫琅邪二字當補入

輒

輒節侯息師古曰輒即輒字也輒音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輒師古曰輒即輒字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報侯劉息今本報作輒乃後集解徐廣曰一作輒今本報人據漢書改之



亦後人索隱單行本曰報今本刪縣名志屬北海表作

轉改 報韋昭以報為諸鬻反一作今本刪念孫案報與報

皆執字之譌也隸書執字或作執見漢淳于故譌為執

又譌為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約邱侯對執德

書曰吾斯之未能漢表執作報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子若執其

信今本執譌作報史表之報侯息即漢表之報侯息而

韋昭音諸鬻反則非報字明矣地理志之報師古以為

即執字正與諸鬻之音相合而說文玉篇皆有執無執

隸書執字又與報相似則報為執之譌明矣凡執持之

執史漢中無作報者惟縣名之執作此字蓋執持之執

隸書作報者人皆知其為執字之譌故隨處改正惟縣

志四之二

十

名之執不敢輒改遂相沿至今師古既云報即執字又

云報即報字又音孤前後自相矛盾則涉河東郡之報

譌而誤也下廣韻入聲二十六輯報之入切縣名在

北海而平聲十一模無報字是讀報為執而不讀為報

矣但未知報為執之譌耳又案說文李女涉字注云讀

若報一曰讀若簡反報亦執之譌也隸書報或作報

執或作報二形相似故執譌為報執與報聲相近故李

讀若執又讀若簡如讀若報則聲與簡遠而不可通矣

又說文執從手居逆從卒卒亦聲卒讀若執故執從卒

聲如讀若報則聲又與執遠而不可通矣

千乘

枸侯賢今本枸譌作枸據索隱引千乘念孫案枸者

胸之借字也千乘當為東海索隱引漢表正作東海地

理志胸縣屬東海是其證胸縣故城在今海州南去漢

之千乘郡尚遠不得言枸在千乘也

涓

涓侯不疑念孫案涓當依史表作涓水經濰水注云涓

水出馬耳山北注於濰水馬耳山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西南涓水出於其陰北過諸城縣西又北入濰水此侯

封於涓蓋鄉聚之以水得名者若涓水則在南陽此侯

志四之二

十一

為城陽頃王子不當遠封南陽也俗書涓字作涓與涓

相似而誤師古音育失之矣地理志琅邪有諸縣其故

城在今諸城縣西南而琅邪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

也

桑邱

桑邱侯頃念孫案桑邱當為乘邱地理志泰山郡乘邱

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敗宋師于乘邱即此是也此侯

為東平思王子故封於乘邱其地與東平相近下文之

桃鄉頃侯宣富陽侯頃皆思王子富陽桃鄉與乘邱並

屬泰山亦與東平相近桃鄉故城在今兗州府汶上縣

東北乘邱故城在滋陽縣西北



表也史表作如厲漢表作若厲而亦無黃字則黃字為後人所加甚

明

虞夏以之

晉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譽其己之治念孫案以下之字涉上下文而衍漢紀孝成紀無

豈無刑辟

燕齊之祀與周竝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而功祖之竭力故支庶賴勇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嗣續也念孫案刑辟當為邪辟字之誤也辟與僻同言

志四之二

古

燕齊後世豈無邪僻之君皆賴其先祖之功以免於禍也成八年左傳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杜注曰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杜業之說即本於左傳若謂國家豈無刑辟則非其指矣漢紀正作豈無邪辟

以綴續前記

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念孫案以綴上當有是字而今本脫之諸侯王表敘云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監戒焉外戚恩澤侯表敘云是以別而敘之皆其例也

清河

清河定侯王吸念孫案清河當依史表作清陽考元和郡縣志後漢始省信成縣置清河縣前漢無此縣也蓋漢之清陽縣本為清河郡治見地理志因此而誤矣然下文汾陰悼侯周昌功比清陽侯則此文本作清陽而清河乃後人所改也水經河水注作清河則所見漢表已誤史記索隱引楚漢春秋亦作清陽侯

定漢

曲周景侯酈商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念孫案漢下脫中字當依史記補定漢中事見商傳

志四之二

古

費侯

費侯陳賀師古曰費音扶味反說者以為季氏邑非也念孫案地理志東海郡費故魯季氏邑水經沂水注云治水東南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為魯季孫之邑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為侯國是陳賀所封之費即故季氏邑也費字當音彼冀反今師古音扶味反又云非季氏邑皆所未詳又史表作國侯陳賀此脫國字蓋法威德剛武曰國

陽信

陽信胡侯呂書念孫案陽信當依史表作新陽地理志

汝南郡新陽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新陽故城在今潁水

經潁水注曰新溝水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

年封呂青為侯國即陳勝傳所云呂臣為蒼頭軍起新

陽者也若陽信自屬勃海郡乃文帝時劉揭所封非呂

青所封蓋新字古通作信王子侯表之新鄉侯王莽傳

同音史記高祖紀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案表青

封信陽侯也是小司馬所見史表正作信陽又倒在

沛公

武彊嚴侯嚴不職以舍人從起沛公霸上景祐本霸上

上有至字念孫案此當作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沛謂

志四之二

沛縣也上文平陽懿侯曹參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即

其證後文若此者多矣沛下公字乃淺學人所加景祐

本行公字此本又脫至字矣

建御史大夫陽

侯青翟坐為丞相建御史大夫陽不直自殺念孫案建

當為建注陽當為湯皆字之誤也建御史大夫湯不直

者言青翟為丞相與長史謀逮張湯其事不直也史記

作坐為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夫湯不直是

其證陳氏少章曰建下疑脫治字建議劾治謂之建治

見谷永傳案建治二字文不成義亦是建治之譌說見

傳陳說非

票客

淮陰侯韓信 為連敖票客師古曰高紀及信傳竝云

為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

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念孫案百官表有治粟內史掌

穀貨高紀及信傳竝云信為治粟都尉漢紀則票為粟

字之譌甚明史表索隱引漢表正作票客而師古本獨

譌作票客遂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矣

迫騎

祁穀侯繪賀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念

志四之二

孫案迫當依史記作追字之誤也楚迫騎正承上漢王

敗走而言

底

魯侯奚涓 涓亾子封母底為侯念孫案底史表作疵

而徐廣引漢書云涓外無子封母疵是徐所見漢表正

作疵今本作底誤也草書疵字作底因譌作底考工記

令正義疵譌作底是其例也

河陵 陽河

河陵頃侯郭亭念孫案河陵當依史表作阿陵索隱云

縣名屬涿郡見地而不言漢表作河陵則今本河陵為

傳寫之謬也又下文陽河齊侯其石七年十月甲子封  
今本十下衍一字 陽河亦當作陽阿史表亦作陽河而  
據漢書考證刪

索隱云縣名屬上黨則當作陽阿地理志曰上黨郡陽

阿水經沁水注曰陽泉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

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下訢為侯國案水經注作下訢

是其證阿河形聲相亂故阿謬作河互見五行志河

陽主下

終陵

終陵齊侯華母害念孫案地理志無終陵縣終陵當為

於陵濟南郡之屬縣也於陵故城在今濟南府長

志四之二

六

有母害會孫於陵大夫告則母害之封於陵明矣上文

嚴侯宣虎有會孫南安符襄護肥如敬侯蔡實有會孫

肥如大夫福高宛制侯丙猗有元孫之孫高宛大夫猗

下文若此者 篆文於字作終與終相似而誤史表作終

不可枚舉 陽則又終陵之誤水經澮水注以為河東之絳縣非也

北平文侯張蒼 孝景後元年侯類嗣又張蒼傳至孫

類有罪國除念孫案類皆當為類讀如韓賸之賸說見

史記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謬作類矣

盧縮

傳舊本謬作盧案說文玉篇盧韻集韻皆無字字當作

據此即右扶風備邑縣也作柳者借字耳說文柳大

木可為鈕柄廣韻相倫祥勻二切故師古曰柳 頃侯溫  
音詢又音旬也史記作柳即柳之誤今改正 赤以燕相國定盧縮念孫案盧縮當依史記作盧奴盧  
奴縣名故言定猶上文費侯陳賀之定湖陽也若云定  
盧縮則文不成義矣縮字蓋淺學人所改

稟祖侯陳錯

稟祖侯陳錯師古曰稟音公老反錯音口駭反史記作

稟祗侯陳錯念孫案稟當為稟字之誤也水經泗水注

曰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縣故山陽之稟也漢高

帝七年封將軍陳錯為稟侯漢書五行志山陽稟茅鄉

祗有大槐樹師古曰稟縣名也音拓地理志山陽郡稟

志四之二

九

薛瓚曰音拓則其字本作稟師古此注音公老反失之

矣史記索隱曰漢志稟縣屬山陽則司馬所見本正作

稟故引漢志為解而今本索隱亦作稟則後人以師古

注改之也古無以祖為謚者祖當依史記作祗亦字之

誤也薛書氏字或作互又作互形與且相似故祗字謚

窮泉谷今本誤謬 蔡邕獨斷說謚法曰治典不殺曰祗

作祖是其例也 是其證也今本獨斷祗作祗亦是稟書之誤一本作震

震祗古字通則木作祗明 師古不解祗字蓋所見本已

矣說見惠氏尚書古義 謬為祖矣錯與錯未知孰是史記索隱亦云錯漢表作

錯引三蒼云九江人名錯曰錯

錯引三蒼云九江人名錯曰錯

闕氏

闕氏節侯馮解散闕於乾反水經清漳水注曰梁榆城

即闕與故城也秦伐韓闕與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奢破

秦於闕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言涅縣有

闕與聚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散為侯國全氏謝山曰闕

氏非闕與索隱曰在安定亦非趙氏東潛曰史漢表之

闕氏索隱以為在安定蓋即地理志安定郡之烏氏縣

也續漢志作烏枝古篆文烏與於相似後人又加一門

疑馮解散之封宜在彼全氏以小司馬為非未之審耳

念孫案趙云闕氏即烏氏是也云篆文烏於相似後人

志四之二

三

又加門則非也烏之為闕乃聲之通非字之誤闕字本

以於為聲而於即古文烏字烏氏之為闕氏猶商於之

為商安也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即商

於於烏古同聲闕安古同聲於之為安猶烏

之為闕矣又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僚焉得為君乎釋文

焉本又作惡荀子禮論篇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

君師惡治大戴記禮三本篇惡並作焉楚辭天問焉有

石林劉逵吳都賦注引焉作烏呂氏春秋季春篇天子

焉始乘舟淮南時則篇焉作烏焉故史記鄼商傳破雒

將軍烏氏索隱本作焉氏音於然反何奴傳涇北有烏

氏之戎呂氏春秋當賞篇秦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

高注云塞在安定焉氏即烏氏故曰塞在安定此皆聲

近而通非字之誤也而水經注乃以安定之闕氏為上

黨涅氏之闕與聚失之矣或謂史漢表之闕氏皆闕與

之誤不知與氏二字形聲皆不相近與字何由誤為氏

又謂其地在涅氏縣因涅氏譌作闕氏則尤為曲說

十二年

安邱懿侯張說 孝文十三年其侯奴嗣十二年景孝

景三年敬侯執嗣念孫案十二年當依景祐本作十三

年自孝文十三年至孝景三年凡十四年侯奴之薨在

前一年故曰十三年

平

平嚴侯張贍師史表平作繫或曰漢表作平誤前有平

志四之二

三

悼侯工師喜豈一地兩封乎念孫案此平縣即繫縣也

地理志繫縣屬蜀郡繫平聲近而字通若詩之平平左右左傳作

便蕃左右矣見襄十一年

侯意

長脩平侯杜恬 侯意嗣念孫案意當為意意與喜古

字通故史表作喜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為意矣

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意史記張儀傳之馮喜

舊本作意餘見史記

單右車

中牟其侯單右車念孫案單右車史表作單父聖索隱

曰漢表作單父左軍單父複姓也今本脫父字左車謫作右車古無名右車者韓信傳有李左車高祖功臣表有周昌之孫左車則作左者是也又案左疑當讀為佐少儀曰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注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左車之名蓋取於此

季必 二十年

歐圍侯季必師古曰灌嬰傳云季必今此作季表傳不同當有誤念孫案灌嬰傳是也史表亦作季必又灌嬰傳索隱引漢紀云桓帝追錄季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

志四之二

三

陽關內侯百官表云元狩四年歐侯季信成為太常即必之曾孫見下水經河水注云故瀆東北逕咸城西漢文高帝十二年封將軍季必為侯國皆其證也又下文建元三年侯信成嗣二十年元狩五年坐為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為隸臣念孫案二十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一年自建元三年至元狩五年凡二十一年

以列侯入

高梁共侯酈疥父會其以列侯入念孫案入下脫漢字上下文言入漢者多矣得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入漢陳禹謨漢字史表同

漢書第二

志四之二

三

漢書弟三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脫八字

江陽康侯蘇息史表作蘇嘉念孫案此條第三格內當有四

月壬申封三年夢八字四月者景帝六年四月也至中

二年則為懿史表云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是

其證其中二年懿侯盧嗣云云則當在第四格內今本

第三格內脫去八字而第四第五第六三格內之字皆

以次移上一格當改正

志四之三

陸彊

迺侯陸彊念孫案陸彊史表作陸彊釋名謂車蓋弓為

隆而索隱本作李隆彊案今本史漢表及水經注皆無李字而不言漢表

作陸彊則今本作陸者謬也水經下馬河注云涑水東

南流逕迺縣故城東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陸

彊為侯國字亦作陸

搆侯徐盧

容城搆侯徐盧念孫案搆當為唯且當在侯字下容城

侯唯徐盧者唯徐其姓也盧其名也史表作侯唯徐盧

宋本王本游本毛本皆如是或改唯為搆者非水經易水注曰易水東逕容城

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為侯

國百官表曰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為太常唯塗即

唯徐光乃盧之孫也或以謚法息政外交曰攜而謂攜

為謚非也此字各本皆作攜不作攜乃是唯之誤字耳

後人既誤以攜為謚又誤以徐盧二字為上姓下名遂

改侯搆徐盧為搆侯徐盧而不自知其謬也容城侯唯

徐盧與上文之安陵侯于軍桓侯賜桓史表作垣縣名也迺侯陸

疆下文之易侯僕黜翕侯邯鄲皆匈奴降王而皆無謚

唯范陽侯代亞谷侯盧它之有謚耳又周勃傳匈奴王

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案彼文徐

志四之三

盧上脫唯字史記同而注文之唯徐盧即唯徐盧之誤則

此文之本作唯徐盧益明矣引之曰徐疑當作涂涂與

塗同故百官表作唯塗涂徐字形相似世人多見徐少

見涂故涂譌為徐矣

范代

范陽靖侯范代念孫案下范字衍史表作靖侯代水經

易水注曰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封匈

奴降王代為侯國皆無范字史記孝景紀正義引漢表

亦無范字上文之桓侯賜下文之翕侯邯鄲皆不書姓

則匈奴降王固有不書姓者



舞陽

親陽侯月氏 舞陽念孫案舞陽當作舞陰此涉下文

舞陽而誤也史表索隱云漢表在舞陽則所見本已誤

親與親同說文地理志水經並言瀨水出南陽舞陰

說文謂作舞陽此侯所封在瀨水之北舞水之南故曰

瀨陽侯而其地則屬於舞陰也舞陰與瀨水皆在舞水

之南今瀨水出南陽府泌陽縣東北而舞陽乃在舞水

之北舞陽故城在泌陽縣西北則瀨陽之不屬舞陽審矣

安樂 昌 昌念孫案安樂當為樂安地理志樂安

屬千乘郡水經濟水注曰濟水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

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為侯國史表百官公卿表及

史漢李廣傳衛青傳皆作樂安唯此表作安樂故李廣

傳注以此為誤也昌上當有博字寫者脫之耳索隱引

地理志博昌樂安並屬千乘樂安故城在今青州府博

南二縣本相近蓋封於樂安而會邑在博昌故上書樂

安侯而下書博昌小司馬以為琅邪之昌縣非也

軹 陟軹

軹侯李朔念孫案軹上有涉字而寫者脫之據表云在

而安地理志而安屬齊郡則非河內之軹縣也史表及

衛將軍傳並作涉軹本書衛青傳作陟軹字之誤耳涉

匈奴河

從票侯趙破奴 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

浞野侯念孫案奴字涉上下文匈奴而衍史表無奴字

武紀云遣匈奴將軍趙破奴出合居薛瓊曰匈奴水名

在匈奴中去合居千里見匈奴傳匈奴傳從票侯趙破

數千里至匈奴水今衛霍傳亦云趙破奴為匈奴將軍

攻胡至匈奴水史記同又大宛傳云遣從

龍侯 票侯

龍侯摎廣德又南粵傳封摎樂子廣德為票侯晉灼曰

票古龍字各本票誤作票說文玉篇廣韻集史表作龍

亢索隱曰晉灼云龍闕左傳齊侯圍龍龍營邑蕭該云

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南越傳亦作龍亢索隱

曰龍亢屬譙國念孫案此當依史表作龍亢侯漢表作

龍侯者傳寫脫亢字耳南粵傳作票侯者龍亢二字全

譌為一字而亢又譌為木耳票乃房室之疏非古龍字

晉灼以表作龍侯故強為之說集韻龍古作龍而蕭該

遂以有亢字者為非地理志龍亢屬沛郡龍亢故城在

遠縣 後漢屬沛國晉改屬譙郡史表史傳皆以龍亢為  
廣德封邑必確有所據不得以漢書之譌脫而謂龍下  
本無亢字也小司馬云龍亢屬譙國本不誤而其注史  
表又為蕭該所惑且附會以魯之龍邑則其謬滋甚矣

下鄆

下鄆侯左將黃同師古曰鄆音孚念孫案師古音非也  
鄆當為鄆南陽郡之屬縣也如淳曰鄆音躡躡之躡史  
表作下鄆水經湍水注曰湍水東南流逕南陽鄆縣故  
城東漢武帝元封元年封左將黃同為侯國字皆作鄆  
且表在南陽則是鄆字明矣若鄆縣則在左馮翊不在

志四之三

五

南陽也

輒譟

輒譟侯扞者師古曰輒讀與狐同譟音之涉反地理志  
曰河東郡狐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輒譟侯扞者集  
解徐廣曰在河東輒音胡索隱曰即狐字念孫案功臣  
表之輒譟即地理志之狐譟則輒乃狐之譌也隸書輒  
或作狐因譌為輒又譌為輒耳說文玉篇皆無輒字廣  
韻十一模亦無輒字集韻十一模狐洪孤切狐譟晉地  
名又攻乎切輒譟漢侯國在河東則輒譟為輒譟之譌  
明矣師古注王子侯表之輒譟節侯息云輒即狐字又

音孤即涉此而誤也

康侯最

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外子  
侯念孫案最上當有路字

題侯 邗侯

題侯張富昌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衛太子侯鉅鹿  
邗侯李壽以新安令史得衛太子侯河內  
師古曰邗音于百官表亦作邗侯又武五子傳詔曰其  
封李壽為邗侯張富昌為題侯韋昭曰邗在河內孟康  
曰題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會邑鉅鹿師

志四之三

六

古曰晉說是也漢紀孝武紀題侯作躡侯邗侯作抱侯  
念孫案漢紀是也躡音特計反莊子馬蹄篇馬怒則分  
背相躡李頤云躡躡也封李壽為躡侯者為其足躡開  
戶以救大子上文云大子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  
富昌為卒足躡開戶是也廣韻躡題並特計切聲相同  
故字相通而師古題字無音則已不知其為躡之借字  
矣封李壽為抱侯者為其抱解大子上文云新安令史  
李壽趨抱解大子是也功臣表在河內者謂抱侯之會  
邑在河內非謂河內有抱縣也隸書抱字或作抱邗字  
或作抱二形相似故抱譌作邗後人以河內野王縣有

邢城信二十四年左傳邢晉應韓社正與功臣表之河內相合遂改邗為邢不知邗乃抱字之譌且隄侯抱侯皆以救大子得名非舊有之縣名也韋云邗在河內則已誤認為邢城之邢水經沁水注亦云邗城當大行南路漢武帝封李壽為侯國蓋此字之譌已久不始於師古漢紀云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大子上乃封李壽為抱侯張富昌為隄侯即用漢書之文足正諸家之謬矣

厲溫敦 呼連累

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諱連累單于率眾降侯念孫案

志四之三

七

厲上當有身字身厲其姓溫敦其名也連當為連字之誤也宣紀五鳳二年匈奴呼連累單于帥眾來降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左大將身厲屈與父呼連累身厲溫敦率其眾數萬人南降師古竝曰連古連字

外戚恩澤侯表

漢陽

建成康侯呂釋之 漢陽侯祿念孫案漢陽當作湖陵史表作湖陵地理志湖陵屬山陽郡若漢陽則屬樅為郡樅為自武帝始開則呂祿無封漢陽之理湖漢陵陽皆字之誤

侯祖

周陽懿侯田勝 侯祖嗣念孫案史表作侯彭祖此勝彭字

發平

發平侯登景祐本發平作發于念孫案當依史記作發建元以來衛青傳亦作發于地理志東郡發干莽曰侯者表穢類則當作干明矣

濟陽

陽城侯田延年下云濟陽念孫案續史表陽成田延年城成古字通 索隱云表在濟陰非也濟陰有成陽縣耳而續

志四之三

八

川汝南又各有陽城縣城字從土在陽之下據此則今本作濟陽乃濟陰之誤濟陰有成陽縣而潁川汝南皆有陽城縣考延年所封之邑此表及宣紀酷吏傳竝作陽城則非濟陰之屬縣矣而表云濟陰故小司馬非之若濟陽則是陳畱之屬縣與陽城成陽皆不相涉

十八年

陽城繆侯劉德 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十八年歲初元元年釐侯慶忌嗣念孫案十八年當依景祐本作八年自五鳳二年至初元元年凡九年安民之薨在前一年故云八年

侯輔

建成定侯黃霸、陽朔四年忠侯輔嗣二十七年薨居攝二年侯輔嗣念孫案忠侯之子不當與父同名考黃霸傳云忠侯輔子忠嗣侯是輔之子名忠不名輔也此即因上文忠侯輔而誤。

百官公卿表

左內史

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念孫案此本作分置左右內史今本脫右字下文之右內史左內史皆承此句言之據注云地理志武帝置左右內史而此

志四之三

九

表云景帝分置誤矣則此文本作景帝分置左右內史甚明史記正義論例及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八白帖七十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引此正作左右內史漢紀孝惠紀通典職官十五竝同。

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此條自城門校尉以下所掌皆京師及畿輔之事不當兼掌西域下條西域都護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此自別為一官與中壘校尉無涉續漢書百官志云舊有中壘校

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侯以

監五營亦不言兼掌西域也西域當為四城謂掌北軍

壘門內外及四城之事也漢紀孝惠紀云中壘校尉掌

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是其證四而城域字相似又

涉下文西域而誤耳據漢紀則外字當屬上讀舊本北

堂書鈔設官部十三引此云掌北軍壘門內外陳鵬漢本於此

下加掌西域三字亦以外字上屬太平御覽職官部三

十八四十竝同師古以外字屬下讀亦非

將大夫

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念孫案將下有軍字

志四之三

十

而今本脫之上文云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是其例

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四引此正作將軍大夫漢紀同。

皇太后

皇太后皇后公主所會曰邑念孫案皇太后三字後人

以意加之也不言皇太后言后與公主則大后可知

漢紀及通典職官十五竝作皇后公主所會曰邑今本

皇太后大字乃後人史記呂后紀集解本書高紀注竝

引如淳曰百官表皇后公主所會曰邑無皇太后三字

張晏注高紀亦同

戊戌

孝文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倉免通鑑漢紀七同念孫案戊戌

當為戊辰其後二日為庚午故下文云庚午御史大夫

申屠嘉為丞相下文又云八月庚午開封侯陶青為御史大夫漢紀亦云八月庚午御史大夫

申屠嘉為丞相開封侯陶青為御史大夫則庚午二字不誤若戊戌則在庚午前三

十二日乃七月非八月矣漢紀孝文紀正作戊辰

殷容

元朔五年 中尉殷容念孫案殷容當為殷宏草書之

誤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元朔五年遣漢中尉宏即訊

王漢書索隱曰案百官表姓殷也則此文之作殷宏甚

明

志四之三

十一

錯簡十九字

元狩三年 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六年有

舉自殺念孫案此十九字當在二年下二年三月壬辰

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而張湯即以是日為御史大夫

不得遲至三年也史表善御史大夫湯正在二年下漢

紀亦云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張湯為

御史大夫

錯簡十二字

地節三年 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念孫案此

十二字當在四年下七月二字與上文相複則其為四

年之七月可知宣紀外戚表五行志及漢紀通鑑載誅

霍禹事皆在四年

七月

綏和元年七月甲寅大司馬根賜金安車駟馬免念孫

案七月當為十月漢紀云綏和元年秋八月庚戌中山

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則漢表本作十月

明矣通鑑漢紀二十四云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

病免亦本於漢表

十一月

二年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漢紀十

志四之三

十一

一月丁卯作七月丁巳通鑑漢紀二十五作七月丁卯

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為

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為大司空荀紀七月

丁巳大司馬莽免案丹若以十一月為司馬四月徙官

不得以十月為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

荀紀日誤

古今人表

柏夷亮父

柏夷亮父續項師引之曰亮即夷字之譌隸書夷字或

作夷形與亮相似因譌為亮今作柏夷亮父者一本作

夷一本作亮而後人誤合之耳海內經伯夷父生西岳  
郭璞曰伯夷父顓頊師伯與柏古字通故表中伯仲之字多以呂氏春秋尊師篇帝顓頊師伯夷父皆其證路  
史分柏夷父柏亮父爲二人非也

邢侯

邢侯鬼侯又史記魯仲連傳魯者九侯鄂侯鄂俗書文  
王紂之三公也徐廣曰九一作鬼明堂位臚鬼侯以諸侯正義曰鬼侯  
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鄂一作邢趙策作鄂殷本紀以  
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邢竹書紀年  
曰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邢侯羅泌路史國名紀曰九

志四之三

三

侯鄂侯紂三公邢侯亦紂三公或云邢侯卽鄂侯或云  
卽邢侯俱非世紀邢侯事紂以忠諫於而邢爲文王所  
伐文王豈伐賢哉念孫案羅說非也魯仲連傳之鄂侯  
一作邢侯又作邢侯殷本紀之鄂侯一作邢侯紀年有  
邢侯而無鄂侯趙策有鄂侯而無邢侯古今人表有邢  
侯而無鄂侯是邢卽鄂之譌而邢又邢之譌也趙策曰  
紂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此卽世紀所  
謂鄂侯以忠諫於者也作邢者字之誤耳羅謂鄂侯邢  
侯皆紂之三公非也鬼侯鄂侯文王爲三公若加邢侯  
則爲四公矣

寺人

齊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引之曰左傳徒人費本  
作侍人費侍與寺同說見經義述聞

雒人稟

念孫案此當作雒稟人稟古廩字左傳莊八年初公孫  
無知虐于雒廩九年春雒廩殺無知賈注曰雒廩渠邱  
大夫也見史記齊世家集解昭十一年傳齊渠邱實殺無知杜注  
曰渠邱齊大夫雒廩邑史記則謂之雒林人廩林聲近而字通  
秦本紀曰齊雒林人殺無知管至父等今本雒林人作左傳改之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雒林雒林人嘗有  
辯見史記

志四之三

四

怨無知及其往游雒林人襲殺無知不曰雒林而曰雒  
林人者當史公時左傳尙未有章句故誤以雒林爲邑  
名而言雒林人殺無知也此表作雒稟人亦沿史公之  
誤而今本作雒人稟則義不可通或以人爲衍字亦未  
合班氏之旨

陳應

梁氏曜北人表攷曰未詳念孫案潛夫論慎微篇曰楚  
莊出陳應魯命管蘇故能中興疆霸諸侯則應爲楚莊  
王臣故列於五參申公子培之閒

衛陽公焱

衛陽公焱師古曰春秋焱作剽二十六年念孫案焱當為

焱字之誤也焱字形相似書傳剽焱聲相近故字相

通義十四年左傳衛人立公孫剽釋文剽匹妙反一音

記十二諸侯表作狄衛世家作秋狄與秋又皆焱之譌

也淮南兵略篇發如焱風今本焱作或謂秋亦音七遙

反與剽焱音近而通失之

琴牢

引之曰牢本作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人表所載皆經

志四之三

十五

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子

云吾不試故藝鄭注以為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

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為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

人也惟家語弟子篇始云琴牢衛人字開一字張又序

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

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

人也是琴牢字張始見於家語乃王子雍所偽撰何得

據之而改漢書杜預左傳注琴張字子賈逵鄭眾注

左傳以琴張為顛孫師而服虔駁之曰子張少孔子四

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

琴張為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如漢書有琴牢

孟丙

則論語鄭注孟子趙注左傳賈鄭服三家注何不據之

以釋牢曰及琴張乎然則人表不作琴牢明甚

念孫案孟當為孟昭二十八年左傳孟丙為孟大夫杜

解補正改孟為孟說云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

邑以其為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為魏壽餘

闔大夫之為闔嘉邨大夫之為邨鄆午也案顧說是

志四之三

十六

也或謂下文同三字指注文之太原孟縣而言廣韻孟

字注云又姓左傳晉有孟丙廣韻本於唐韻是孫愐所

見本亦作孟也自唐石經始譌為孟丙而各本遂沿其

誤蓋世人多聞孟姓少聞孟姓故孟譌作孟下文之狐

廙師古曰即孟廙孟字亦譌作孟也地理志作孟丙而

此表作孟丙明是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或謂此字師

是孟字不知地理志之孟縣師古亦無音蓋孟字本不須作音也

水經汾水注云洛陰

七縣為大夫之邑以孟丙為孟大夫即本於地理志今

本作孟丙亦是後人所改或據此以駁顧非也續漢書

郡國志亦云孟晉大夫孟丙邑明汪文盛本如是他本或作孟丙亦後人所改  
元和郡縣志陽曲縣故孟城漢孟縣也本春秋時晉大夫祁氏邑晉滅祁氏以孟丙為孟大夫太平寰宇記同此皆本於水經注而孟丙之孟無作孟者

榮聲期

榮聲期師古曰即榮啟期也聲或作啟或異曰聲當為馨之譌啟馨聲相近念孫案此因隸書啟字作啓形與聲近而譌耳據師古注則他本固有作啟者矣不必迂其說而以爲馨之譌也

蕩疑

志四之三

七

蕩疑師古曰即薄疑也念孫案蕩即薄之譌雖姓亦有蕩然據元和姓纂薄姓下引風俗通義云衛賢人薄疑通志氏族略通鑑則當作薄明矣呂覽音務本韓子內外淮南內篇道並作薄疑無作蕩疑者

脫三字

慎親王念孫案此下各本皆脫顯王子三字當依景祐本補

漢書第三

漢書第四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律麻志

比黃鍾之宮

制十二簡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念孫案比黃鍾之宮本作以比黃鍾之宮與上文以為黃鍾之宮句同一例今本脫以字舜典及左傳昭二十年正義文選琴賦注七命注白帖三十一引此並作以比黃鍾之宮呂氏春秋大樂篇說苑脩文篇及晉書律麻志並同

志四之四

一

著於其中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念孫案著者居也居中以助陽也史記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漢書廢著作發貯貯與著皆居也著又音直略反樂記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亦居也故鄭注云著之言處也漢紀作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是其證

振美

振美於辰念孫案美當為羨字之誤也淮南子術篇羨者止於變而不



足者遠於用文選陸雲為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字並誤作美羨之言延也三月陽氣方盛句萌奮發萬物莫不振起而延長故曰振

羨於辰周官典瑞璧羨鄭仲師曰羨長也考工記玉人

璧羨康成曰羨猶延張衡東京賦乃羨公侯士薛綜也傳注作延道是羨為延長之義也太元元數辰戌丑未

范望曰辰取其延長是辰亦延長之義也釋名曰辰伸

也物皆伸舒而出也伸亦延長之義振羨二字俱是辰

字之訓李昉於子引達於寅冒帶於卯乎布於午味爰於未申堅於申酉孰於酉該闕於亥皆以兩字

共釋一字若作振羨則非其指矣月令正義引作美亦後人

以誤本漢志改之續漢書律曆志史記律書索隱引此

志四之四

二

竝作振羨於辰

斂更

斂更於庚念孫案斂更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訓庚

為斂者斂當為改字之誤也鄭注月令云庚之言更也

萬物皆肅然改更范望注太元元數云庚取其改更皆

其證也續漢書注引作斂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月

令正義引此正作改更於庚

一為一分

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凡十分黃鍾之長一

為一分念孫案一為一分本作一黍為一分脫去黍字

則文義不明周官司市疏典同疏合方氏疏大行人疏月令正義左傳文六年正義及隋書律曆志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此皆作一黍為一分漢紀同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

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漢書攷異曰歲陰與大歲歲陰即大歲也不當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

一十七歲而復其初引之曰大歲超辰之說始於劉歆

三統曆說詳大歲攷當大初元年議造漢曆安得有超辰之

法錢說非也今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本作四千五百

志四之四

三

六十歲此後人以三統曆改之也史記曆書索隱引此已誤凡甲子

六十而周周而復始由上元泰初甲寅之歲四千五百

六十歲立以為法展轉相承每一元皆如是至於元封

七年又逢甲寅故曰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若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則得辛亥而非甲寅矣後人因下文三統

曆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據彼以改此

不知前曆乃殷曆說見下與三統曆不同開元占經古今

曆積篇劉歆三統曆上元庚戌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

而黃帝曆上元辛卯則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顯項上元

乙卯夏曆上元乙丑殷曆上元甲寅周曆上元丁巳魯

厯上元庚子元法皆與黃帝厯同此云前厯上元泰初  
闕逢攝提格之歲正所謂殷厯上元甲寅也則當依殷  
厯元法四千五百六十不當依三統術矣緯候之書多  
據殷厯大衍曆議曰緯所據者殷厯也故易乾鑿度曰厯元名攝先紀  
日甲子歲甲寅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注曰  
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大歲復於甲寅一部首一  
千五百二十歲三之則四千五百六十歲矣續漢書律  
厯志注引樂叶圖曰天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紀甲寅  
窮此紀即元也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  
平御覽時序部二改今本藝文作並依太四千五百六十歲積反初也謂  
復於甲寅也今本作及誤今據初學記人事部上引改正與前厯復得甲寅之歲  
相合不當如今本所云

志四之四

四

大歲在子

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子已  
得大初本星度引之曰大歲在子子當為寅後人改之  
也玉海律厯部引此已誤大歲在寅曰攝提格上言攝提格之歲  
則下當言大歲在寅蓋所謂前厯者殷厯也黃帝以下  
六厯惟殷厯元用甲寅見續漢書律厯志論及殷厯上元泰初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大衍曆議曰湯作  
至為上元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寅故得闕逢攝提格之

歲元封七年與殷厯上元泰初同故復得闕逢攝提格  
之歲也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為甲寅者七十有六而  
惟上元泰初甲寅年冬至七曜皆起於丑宮故以其年  
為厯元後漢劉洪上言曰見續漢志甲寅元天正正月夏十  
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太平御覽時序部  
二引尚書考靈曜日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  
牛初青龍甲寅今本誤作甲子周髀算經注引此正作  
歲在寅曰攝提格則當作甲寅故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攝提格孛建星牽牛皆  
丑宮之星日月起於丑宮而曰青龍甲寅正與此同法  
也易乾鑿度曰厯元名攝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太平御

志四之四

五

覽天部一引禮稽命徵曰太素十一月闕逢之歲在攝  
提格之紀其曰紀日甲子曰太素十一月即此所謂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其曰歲甲寅曰闕逢之歲在攝  
提格之紀即此所謂大歲在寅也古人言大歲皆用夏  
正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前十二月七年即大初元  
初元年五月正厯以正月為歲首故是年九月以後獨  
多三月凡十五月其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前後兩見  
為夏正甲寅年之一歲六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  
宮據漢志七年前十一月朔歲星在婺女六度卻數至  
歲星居丑正月與斗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  
章牛晨出東方也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  
月斗建於寅故大歲應之而在寅七年前十一月乃夏

正甲寅年之仲冬故曰大歲在寅也詳見大歲考殷後

人見下文歲術曰數從丙子起又說大初元年引漢志

曰歲名因敦遂改寅為子不知歲名因敦乃漢大初麻

之大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說見大歲考大歲在

寅乃殷麻之大歲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也在寅則不

在子在子則不在寅豈有攝提格之歲而大歲在子者

乎錢氏曉微不悟在子之文為後人所改而見其與攝

提格之歲不合乃為之說曰大歲在子為大歲攝提格

之歲則為大陰見潘研堂文集豈知在子本為在寅即上文之

攝提格而無庸強為分別乎或曰漢大初麻元固丙子

志四之四

六

也大歲在子安知非大初麻法而必以為殷麻而謂其

在寅何與曰請以上句日月在建星例之續漢志載賈

逵論曰大初麻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

日在建星然則日月在建星乃殷麻之文而非大初麻

法日月大歲二句相連其皆為殷麻之法明矣更以下

句已得泰初本星度例之已得泰初本星度謂得殷麻

泰初之建星則此句以上皆殷麻之法可知豈有上下

句皆言殷麻而中間乃言漢大初麻者乎殷麻紀元為

攝提格之歲大歲安得不在寅乎據漢志及續漢志謂

大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麻壽王麻迺大史官

殷麻也是殷麻為大史官所有之書元封七年大史令

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議造漢麻故用大史官殷麻而

以甲寅為元至鄧平造麻更以丙子為元徐幹中論麻

開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為三統麻案三統麻以丙

子為元歆用鄧平術則鄧平所定麻元亦丙子也下文

載三統麻世篇曰漢麻大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因敦正月歲

星出婺女據此則三統麻所引漢志已謂大初元年歲

名因敦因敦者大歲在子之號也然則漢麻本以丙子

為元不始於三統麻矣非鄧平所定而何禮樂志大初

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來教徐時應劭注曰大歲在

辰日執徐謂四年歲在庚辰也上推元年在丁丑而是

年之前三月則為丙子年之冬麻起丙子年之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則大初之元在丙子矣而歌作於而

鄧平定麻之後三年則鄧平之術以丙子為元可知而

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見下文故壽王挾甲寅

元以非之豈得預改殷麻之大歲在寅以從鄧平麻之

丙子乎曰司馬遷等議造漢麻何以元用甲寅及鄧平

造麻何以又用丙子也曰史記自序曰大初元年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天麻始改謂顛項麻以立春為部首

詳見大歲考今改用冬至為部首也部首起於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惟殷麻甲寅元而已故曰閔逢攝提格之歲

又曰大歲在寅然六麻建元之歲古今不相沿襲若黃

志四之四

七

帝元用辛卯顛項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

巳魯用庚子見續漢志論麻元所在代有變易殷麻元用甲

寅而漢麻因之則無以別於殷麻故又取是年顛項麻

之大歲而以丙子爲元額頭麻是年歲在丙子詳見大歲考以表一代之制作此甲寅丙子之所以不同也史記封禪書說大初元年事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麻者以本統夏漢改麻以正月爲歲首本書武紀則以爲五月正麻蓋漢麻成於鄧平鄧平之麻成於大初元年之五月下文所謂選鄧平等造漢大初麻也麻元之改用丙子必在此時而當司馬遷等議造漢麻則在前此之十一月所謂天麻始改也是時鄧平猶未造麻安得有丙子元法史記麻書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大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此詔當亦在十一月議造漢麻之

志四之四

八

時而云年名焉逢攝提格則是時之麻元惟用甲寅若謂是時已用丙子爲元則詔何以不云游兆困敦而云焉逢攝提格乎是時麻元猶未改爲丙子安得云大歲在子乎曰攝提格之歲即謂大歲在寅也何須更言大歲在寅乎曰寅者大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大歲在寅之號上言其號下指其辰相承爲義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尚書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藝後漢書張純傳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既言攝提格又言在寅正與此同此志下文引漢志曰歲在大歲名曰敦牂大歲在午亦相承爲義也大歲在午大歲名曰敦牂

歲在寅承上攝提格之歲猶大初本星度承上日月在建星矣考之麻法案之文義大歲在子當爲在寅明甚

初六

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念孫案林鍾下更有林鍾二字林鍾初六與黃鍾初九對文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當依周官大師疏引補

易九斤

三統閏法易九斤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注曰易傳俗本傳下衍也字文選左思魏都賦注陸機樂府注江淹雜體詩注

志四之四

九

劉琨勸進表注袁宏三國名臣序所謂陽九之斤百六之會者也漢書攷異曰九斤當爲无妄易雜卦傳无妄災也京房說无妄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外無所復望應劭云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之最大者也漢儒引伸其義故有陽九陰九經歲災歲之說此亦緯書之類孟康以爲易傳猶稽覽圖稱中孚傳也劉淵林注吳郡賦引漢書此條正作易无妄可證魏晉時本尚未誤李善注文選屢引此條竝作陽九斤則唐時已誤不始於近代矣引之曰作陽九斤者是也下文孟康注曰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早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

九之厄此正釋陽九厄三字陽九厄蓋三統麻篇名也陽厄五陰厄四合之則九水旱之九七五三又皆陽數故以陽九厄名篇三統問法陽九厄曰者言三統問法陽九厄篇有云也孟康注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謂三統陽九厄篇所云即易傳所謂陽九之厄也俗本陽字誤而為易注內易傳下又衍也字讀者遂以易九厄為易傳何不察之甚也據李善注左思魏都賦陸機樂府江淹雜體詩劉琨勸進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曹植王仲宣誄六引漢書皆作陽九厄足正今本之誤至劉逵吳都賦注曰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厄五

志四之四

十

陰厄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厯志具有其事以上吳都賦注案陽厄五陰厄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此約舉漢志文也而災氣有九則易緯說無妄之語蓋連引易無妄說及漢志非謂易無妄云云亦漢志所有也若漢志陽九厄果為易無妄之譌則陽九厄曰下亦當有災氣有九四字與吳都賦注所引易無妄之文相同今無此語則非易無妄也且志文若作易無妄則孟康及師古必釋無妄二字之義何得但云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而不及易無妄邪錢說非

脫一字

實如法得一句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念孫案實如法得一下當更有一字

大歲日

算盡之外則大歲日也漢書攷異曰日字誤當云大歲所在引之曰日字不誤日下蓋脫辰字日辰謂十日十二辰也紀歲必以日辰六十甲子周而復始故謂之大歲日辰爾雅曰大歲在甲曰闕逢此大歲所在之日名也又曰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大歲所在之辰名也淮南天文篇曰大陰所居日為德辰為刑大陰所居謂大

志四之四

十一

歲所在也上文曰數從丙子起丙子即大歲所起之日

辰

三月

粵若來三月五字連讀說見經義述聞尚書既於霸引之曰三當為二此引書以證上文之二月朔日則當為二月明矣武成正義引此正作越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篇同

二十二度

歲在大棗之東并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念孫案二十二度當為二十一度上文云鶉首初并十六度然則鶉首之六度并之二十一度也景祐本作二十度亦非

禮樂志

夫婦之道苦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監夫婦之道行監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俗念孫案孟說是也行監謂不堅固也周官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亾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曰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行苦即行監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監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監潘天論浮侈篇曰以完為破以牢為行行與牢正相反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

志四之四

三

之遺語也小雅四牡傳曰監不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夫婚姻之禮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行監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監而淫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師古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監倉貨志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監不攻嚴也是也而師古彼注又讀為甘苦之苦矣辨見倉貨志

曲為之防

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

解上二句云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念孫案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為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為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察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事也主術篇曰不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相對為文則曲非委曲之謂

未嘗

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念孫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董仲舒傳補

壽何以不若高宗

志四之四

三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念孫案古文尚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尚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尚書也師古不見今文又未旁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寶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言何以

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

大不備

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爭之虧失莫甚於此念孫案此文兩言大不備語意重複下大不備當是衍文或古惑字言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於此也注非

以功定天下

武言以功定天下也念孫案功上脫武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六十一引此正作以武功定天下漢紀及風俗通

志四之四

古

義聲音篇今本無武字乃後人依漢書刪之意林引有通典樂一竝同

詩語

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念孫案自漢以前無以

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為詩語字之誤也說文歌或作謠五行

志怨詢之氣發於謠上文曰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

言鍾石筦弦又引堯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

八音克諧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

詞足以感心承上詩歌而言則語為詩字之誤明矣漢

紀孝惠紀正作詩詞足以感心上文詩歌詠言漢紀亦作詞蓋此篇內歌字本

皆作詞後人多見歌少見詞故皆改為歌也此詞字若不誤為詞則後人亦必改為歌矣

鄭衛宋趙

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竝出念孫案漢紀趙作楚是也自設兩觀乘大路以下皆述春秋時事春秋時未有趙也下文至於六國以下乃及六國時事耳此以楚從正趙從走二形相似而誤

營亂富貴之耳目 為妻妾役使所營

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為回繞所謂望文生義者也營者或也言惑亂富貴之耳目也營字本作營說文曰營或也從目榮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或作榮通作營又

志四之四

古

通作榮漢紀作榮亂富貴之耳目否象傳不可榮以祿

虞翻本榮作營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述聞莊子人間世

篇而目將榮之向崔本榮作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

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楚策

曰好利可營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是

營與惑同義呂氏春秋尊師篇心則無營淮南原道篇

精神亂營高注竝曰營惑也亂營猶營亂耳李尋傳為

妻妾役使所營亦謂為其所惑也師古訓營為繞誤與

此同營訓為惑故或謂之營惑說見後連語下

承至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通典樂念孫案永至二字於義無

取漢紀作禮至是也上言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嘉

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廟門奏禮至謂皇帝以禮至于

廟中故下文云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禮字

古文作礼永字隸書作礼二形相似又涉下文永安之

樂而誤

### 高祖廟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

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念孫

案高祖廟祖字涉上下文而行景祐本作高廟是也高

### 志四之四

六

祖廟之但稱高廟猶孝文帝孝武帝廟之但稱孝文孝

武廟也漢書凡稱高祖廟者皆曰高廟景紀曰高廟耐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義正與此同其他不可枚舉

後漢書章帝紀注鈔本北堂書鈔樂部三陳禹謨本依

祖初學記樂部上通典樂一引此皆無祖字

曰

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念孫案此不當有曰字蓋涉

下文更名曰而行通典有曰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

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藝文類聚樂部

三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皆無曰字漢紀同下文云

五行舞者本周舞也亦無曰字

### 明示

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

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念孫案上一明

字涉下兩明字而衍上言示下言明明亦示也無庸更

加明字景祐本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無明字宋祁亦

曰邵本無明字通典所引與二本同上文云以示不相

襲也亦無明字

### 慶陰陰

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巫陰覆徧於下念孫案慶讀

### 志四之四

七

為羌發聲也

### 帝臨中壇 制數以五 后土富媪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

方之神各承四字也劉攽曰子謂此帝指天子耳念孫

案郊祀志云具泰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猶此歌之

言帝臨中壇也又云其下四方地為殿倉猶此歌之言

四方承宇也若如劉說以帝為天子則與四方承宇句

義不相屬第十五章云神之檢臨壇宇此云帝臨中壇

四方承宇文義相同則顯說是也又下文制數以五即

月令所云其神后土其數五張晏以為祭后土之歌是



也劉云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五亦非郊祀志有司議曰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而從祠衣上黃又云禪泰山下阡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衣上黃故此歌云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也劉謂漢以土德故言后土富媪亦非信如劉說則非祭后土之歌矣何以列於郊祀之二章乎

瘞處

瘞聲發榮瘞處頃聽晉灼曰瘞穴也謂瘞蟲驚聽也師古曰瘞與巖同言靈靈始發草木舒榮則瘞蟲處巖崖者莫不傾聽而起頃讀曰傾念孫案晉說是也古書多

志四之四

六

以巖穴連文故說文夔字注及楚辭七諫注並云巖穴也蟄蟲皆穴處故曰靈聲發榮瘞處頃聽師古以瘞為巖崖非也蟄蟲處處皆有不當獨指山崖言之

西顛

郊祀歌西顛沆漻秋氣肅殺章昭曰西顛西方少昊也師古曰沆漻白氣之兒也念孫案韋以顛為少昊非也西顛謂西方顛天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西方曰顛天高注曰金色白故曰顛天淮南天文篇作暗天高注同說文顛白兒楚詞曰天白顛顛故曰西顛沆漻秋氣肅殺師古以沆漻為白氣是也四時之歌春青陽夏朱明秋西顛冬元冥

則顛為白色明矣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元英彼言白藏猶此言西顛也若少昊則對大昊以立名非白色之義矣

遠姚

五音六律依韋靈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師古曰姚標姚言飛揚也念孫案姚讀為遙遙亦遠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昭二十五年左傳遠哉遙遙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索盛同成亦功也揚倅曰姚與遙同是其證注非說見荀子

闕流離

闕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為開道路使

志四之四

六

之安集違道不祥善者則抑黜之以申懲勸也念孫案師古以闕為開以流離為不得其所者則闕流離三字義不相屬故增數字以釋之曰為開道路使之安集其失也迂矣余謂流離者梟也所以喻惡人師風施邱篇流離之子陸機曰流離梟也自闕闕之言屏除謂屏除惡人也荀子而西謂梟為流離篇闕耳目之欲揚注闕屏除也字亦作辟周官小司寇前王而時先鄭司農注屏除姦人闕流離抑不詳兩句同義皆承上文圖句虛囂鬱姪而言

求其清流

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念孫案上句當作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今本清其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刑法志

沈斥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薛瓚曰  
 沈斥水田畝也師古曰沈謂居淡水之下也念孫案  
 沈當為沈胡朗反沈大澤也其字或作畹或作坑或作亢  
 又為鹽澤之名其字或作畹或作坑說文沈大澤也徐  
 錯傳引博物志曰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沈廣雅曰畹斥  
 澤池也玉篇曰畹鹽澤也太平御覽地部四十引述征  
 記曰齊人謂湖曰沈沈與斥同類故志以沈斥連文故  
 薛瓚以為水田畝漢紀孝文紀作除山川坑斥坑與斥同

志四之四

三

斥今本作塹非蓋後人誤以坑為坑塹字因改斥為塹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  
 六百井王制正義引異義左氏說曰賦法積四十五井  
 除山川坑斥斥今本作岸非斥本作岸三十六井定出賦  
 九井此皆其明證矣凡從亢之字隸或作亢故沈字或  
 作沈一誤而為沉再誤而為沈師古不達乃曰沈謂居  
 淡水之下其失甚矣沈坑亢三字諸書或誤為沉或誤  
 為沈或誤為坑或誤為元而學者莫之能辨也凡從亢  
尤之字傳寫易致差誤雅釋木板魚毒今本坑誤作  
坑廣雅釋宮疏道也今本坑誤作坑齊語至于坑補  
音坑若浪反作坑音非列子黃帝篇攬坑釋文坑  
一本作坑淮南說林篇在於批沈今本沈誤作沈  
七諫與康鹿同坑今本坑誤作坑史記仲尼弟子原  
亢籍正義元作元漢紀孝昭紀元陽舉兵於外今本

亢誤作元後漢書光武紀臧宮與延岑戰風俗通義曰  
 於沈水注本或作沈水及沈水者並非謹案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  
 無水斥肉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澤數沉字皆沈字之

誤沈與莽聲相近皆大澤之貌說文所謂莽沈大水一  
 曰大澤者也故曰沈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  
 淮南似其篇范范沈沈是謂大治高注范范沈沈盛貌  
 也范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數沈字亦沈  
 字之誤范范沈沈即莽莽沈沈故高注以為盛貌漢書  
 禮樂志而頌沈沈師古曰沈沈白氣之貌也故曰沈沈  
 水出沈沈白之沈若作沈沈則非其義矣又兵略篇天  
 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沈沈孰知其藏  
 沈亦沈之誤沈與象量藏為韻渾渾沈沈一聲之轉渾渾  
 沈沈猶言范范沈沈耳若作沈沈則義既不合而韻又  
 不諧沈又為鹽澤故曰斥肉之類水經巨馬河注曰督

志四之四

三

亢溝水東逕督亢澤澤包方城縣風俗通曰沈沈也言  
 乎淫淫潏潏無崖際是其證也太平御覽引作言其水  
 經河水注曰濕水東北為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  
 三十里又膠水注曰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土山以北  
 悉鹽坑數坑字皆坑字之誤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齊  
 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資坑水為鹽是其證也淮南地  
 形篇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者亢之誤說見淮南初學記  
 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淮南並作沈是其證也又  
 文選而京賦游鴈高壘絕阮踰斥阮與斥同類皆謂澤  
 也阮即沈字也故漢書趙充國傳曰出鹽澤過長阮李

善注阮音剛失之後漢書馬融傳爾綸阮澤皋牢陵山陵與山同類阮與澤同類李賢注以阮為壑亦失之

載旆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念孫案旆本作發今作旆者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竝引詩武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文故其字亦作發發謂興師伐桀也幽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律歷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借字耳毛傳訓旆為旗非也說見經義述聞據師古注云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唯執賊

志四之四

三

鉞以敬為先與師二字正釋發字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是發字明矣

憐之

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念孫案景祐本無憐之二字通典兵一亦無疑後人所加

入春槁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春槁念孫案女子入下亦有于字而今本脫之當依周官司厲補

議事以制

魯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程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

然後乃斲其罪不為一成之刑鑄於鼎也引之曰議讀為儀儀度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斲其罪不豫設為定法也古字多以議為儀說見經義述聞左傳

失本惠矣

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舛罔民失本惠矣念孫案本惠當為本意字之誤也除肉刑以全民文帝之本意也今以舛罔民則失其本意本意二字承上本欲以全民而言若作本惠則非其指矣漢紀孝成紀作非其本意矣是其證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志四之四

三

會貨志

農民戶人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念孫案農民戶人本作農民戶一人一人二字對下眾男為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又承此農民戶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通典會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周官載師注及疏引此竝作農民戶一人陳氏禮書引同則北宋本尚未誤

療

所以省費燎火念孫案景祐本燎作寮毛晃增脩禮部韻略黃公紹古今韻會所引竝與景祐本同又引顏注寮以爲明火以爲溫今則正文注文皆改爲燎矣

世 天之行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念孫案或說是也世猶歲也史記貨殖傳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是歲之有飢穰乃天之道也劉象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天行即天道說見經義述聞乾行也下曲禮去國三世釋文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晏子春秋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會飽謂歲之不足也史

志四之四

五

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甯能北面臣事豎子乎謂萬歲之後也楚策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荀子非相篇千世之傳韓詩外傳世作歲是世與歲同義故漢紀孝文紀作歲有飢饉天之常行

慈母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念孫案慈母當依景祐本作慈父此以父喻君子喻民則作慈父者是也通典會貨一通鑑漢紀七竝作慈父

聚於力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念孫

案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力當爲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爲時甚久故曰非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力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百穀部一引此已誤作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

暴虐 暮改

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景祐本暴虐作暴賦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政讀爲征周官通以政爲征征賦斂其義同言急其征暴其賦而斂之又不以時也下文賣田宅鬻子孫皆承急征暴賦言之作政者借字耳政字師古

志四之四

五

無音則已誤讀爲政令之政後人不達而改暴賦爲暴虐失之遠矣白帖八十四引此正作急政暴賦漢紀及通典會貨一通鑑漢紀七竝同朝令而暮改改本作得言急征暴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今作改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易之耳通典已誤作改漢紀正作朝令暮得

生菜 稍耨隴草 隴盡

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耨長終晦一晦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耨中苗生菜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穰穰

芸除草也。科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淡，能風與旱，故凝凝而盛也。念孫案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本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言自生三葉以上禾苗稍壯，乃耨去隴草而墾其土以附苗根也。苗生三葉以上，故曰稍壯。今本脫三字，則以上二字義不可通。下文云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則此文之作稍壯耨隴草甚明。今本脫壯字，則稍字可刪矣。隴盡而根淡，本作隴盡平而根淡，言每耨輒墾隴土以附苗根，及盛暑之時，則隴與剛平而苗根淡固也。今本脫平字，則文義不明。小雅甫田正義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此正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又作隴盡平而根淡。

志四之四

美

庸輓犁

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念孫案庸者更也，迭也，代也。方言曰庸，伏比，倂更，伏與迭同。齊曰倂，江淮陳楚之間曰倂，餘四方之通語也。說文庸，用也，從用庚，庚更事也。又曰代更也。然則庸輓犁者，猶言更輓犁代輓犁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晉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即方言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是也。上文代田二字

已明著其訓矣。師古謂換功共作與庸賃同義是矣。而仍訓庸為功，則未考方言也。

減其買而糶

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其買而糶。今脫下其字，故上文念孫案此下有以利民三字。上文載及太平御覽引補。李悝說云，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壽昌請以穀賤時增買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糶，以利農。此民字對文，民便之三字，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則兼糶而言。會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白帖十一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八引此，並作減其買而糶，以利

志四之四

美

脫三字

民漢紀作減買而糶，以贍貧民，義亦同也。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繩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繩百萬，念孫案景祐本則準平下有守準平三字是也。義門讀書記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後。通典會貨十二亦有此三字，管子子國篇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云云，是其證。

五穀不為多

賈誼諫曰，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五穀不為多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衍羣書治要引此已誤為音于偽反不音于偽反五穀不為者為成也言五穀不成也晉語黍不為黍稷不為稷韋注曰為成也廣雅呂氏春秋任地篇曰種種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言不成種不成重也墨子禘守篇曰歲不為賈子壁產子篇曰歲適不為皆言歲不成也史記天官書曰風從西北來戎菽為集解引孟康漢書注曰為成也淮南天文篇曰敦牂之歲禾不為協

志四之四

无

洽之歲菽麥不為本經篇曰君臣不和五穀不為高注曰不為五續漢書律麻志注引易緯曰小寒暑未當至而至來年麻不為穀雨暑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為是不為即不成也此言民皆棄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賈子銅布篇曰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捐其農事穀不為則鄰於飢此尤其明證矣

謀馬邑

王恢謀馬邑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謀上有設字是也漢伏兵馬邑笏誘單于而擊之王恢實設此謀故曰設謀馬邑今本脫去設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設字

十餘萬眾  
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十餘萬眾上有將字是也脫去將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將字

富商賈

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念孫案賈上有大字而今本脫之文選蜀都賦注引此正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並同下文云富商大賈亾所牟大利張湯傳云排富商大賈貨殖傳云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大字

苦惡

志四之四

无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句器苦惡賈貴如淳曰苦或作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摠云苦惡也念孫案如說是也苦讀與鹽同唐風鴉羽傳云鹽不攻致也言鐵器既鹽惡而鹽鐵之價又貴也史記平津書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鹽鐵論水旱篇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皆其證師古讀苦為甘苦之苦而以鹽鐵器苦惡連讀斯文不成義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道橋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鹽惡句奴傳云不備善而苦惡管子度地篇云取完堅補弊久



郊祀志

民以物序

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念孫案序當依楚語作享應劭曰嘉生嘉穀也嘉穀既生則民取之以供粢盛故曰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也嘉穀不生則民無以供粢盛故楚語又曰嘉生不降無物以享與此文正相應也楚語享字凡四見若云民以物序則義無所取且與無物以享之文不相應孟云各有分敘此則望

志四之五

文生義而非其本旨矣享序篆文相似趙策享萬古之動史記趙世家享誤又涉上文各司其序而誤耳史記麻書亦作民以物享

野雞

其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念孫案殷殷云者殷殷然也上文曰文公獲若石云下陳倉北阪亦謂若石然也傳二十九年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謂其音然也史記周本紀曰其色赤其聲魄云謂其聲魄然也師古曰云傳聲之亂也則誤讀為紛紜之紜矣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見史記封禪書集解師古曰上言雉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引之曰雉字之見於史記漢書者

甚多皆不為呂后諱何獨於此而諱之五行志云有飛雉集于庭又云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埜雞皆鳴一篇之中既言雉又言野雞正與郊祀志同不應駁文若是之多也蓋書傳中稱野雞者有二一為雉之別名村郭傳云野雞著怪高宗漢動是也一為野地所畜之雞則此云野雞夜鳴是也易林睽之大壯云鷹飛雉遠兔伏不起狐張狼嗚野雞驚駭四句之中而雉與野雞並見則野雞非雉也又急就稿說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鴛雉其說六畜則云稷積狡犬野雞雜然則野雞為常畜之雞矣師古注急就稿云野雞生在山野鷓鴣雞天雞山雞之類如此則非夜常畜者矣何以急就稿數六畜

卷四之五

而及野雞夜鳴猶淮南言雄雞夜鳴耳見秦族篇郊祀志之雄雉野雞五行志之野雞飛雉皆判然兩物謂野雞避呂后諱者惑於荀悅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作野雞夜聲義與漢書同聲亦鳴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聲者鳴也淮南兵略篇云彈琴瑟鐘等是聲與鳴同義宋王觀國學林引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又引郊祀志曰野雞夜鳴是王所見史記正作夜聲而今本史記作夜雉雉字集解索隱正義皆無音釋明是後人誤以野雞為雉而妄改之

盛山

七曰日主祠盛山齊氏息園曰案封禪書作成山此志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日又地理志亦作成山則



此文盛字諱也然師古注云盛音成則唐初本已作盛山矣念孫案古字多以盛為成則盛非諱字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公羊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成竝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揚僚注盛讀為成

怪迂

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師古曰迂謂回遠也念孫案迂讀為訐說文訐詭譎也字又作譎說文譎妄言也法言問明篇口譎言敗俗譎好敗則訐譎竝與迂通矣言與詭譎同義怪迂猶詭怪也周語卻鞮見其語

志四之五

三

迂單子曰迂則誣人迂亦謂詭譎也故賈子禮容語篇迂作訐說見經義述聞下文曰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又曰言神事如迂誕楊雄傳曰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史記孟子荀卿傳曰作怪迂之變義竝同也

參辰南北斗 風伯雨師

雖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大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念孫案周官大宗伯以禋燎

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鄭注堯典及獨斷風俗通義竝與此同此漢儒相承之舊說若飛廉為風伯屏翳為雨師雖見於楚辭注而其名為祀典所不載不得援以為據也風伯雨師雖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則不得不別言之猶之上文參辰南斗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不得不別言之也案晉語曰辰參天之紀也故與南北斗竝有專祀史記封禪書素隱引漢書舊儀曰祭參辰星於地陽谷口是其證大宗伯職既言祀星辰而又言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義亦猶是也考史記封禪書文正與此同而劉奉世乃謂參與南斗為衍字義門讀書記又

志四之五

四

讀參辰為三辰其謬滋甚蓋諸家皆以後世屬辭之例求古人之文故辯論紛紛而卒無一當也

冬

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念孫案景祐本無冬字是也高紀云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六月還櫟陽是高帝以三月東擊楚以六月還入關皆非冬時也又下文詔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而高紀云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是詔祠上帝山川諸神亦是六月時事非冬也冬字乃後人所加故史記無冬字通典禮二禮五竝同

祠稷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念孫案稷上脫社字下文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卽其證初學記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竝作祠社稷史記同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念孫案師古以汾陰直三字連讀非也當以直有金寶氣五字連讀直猶特也言東北汾陰之地特有金寶氣也直特古字通說見史記直墮其履汜下下

志四之五

五

奇書

通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念孫案奇書之書後人以意加之也少翁若言牛腹中有書則恐人覺其偽故但言此牛腹中有奇及殺視之乃得帛書而其言甚怪正所以惑人也後人不達而於奇下加書字謬矣景祐本無書字史記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

憲

而天子心獨憲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憲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念孫案景祐本憲作喜是也喜樂也音

許里反憲好也音許吏反桓六年穀梁傳陳侯憲獨好也而景祐本作喜者借字耳注當作喜讀曰憲憲好也音許吏反今本既改正文作憲又互改注內喜憲二字而其義遂不可通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漢書正作喜史記同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賈子階喜亦借字也故師古曰喜讀曰憲音許吏反憲好也好為志氣也而今本正文亦改為憲注文喜憲二字亦互改矣

唯憲好也之憲未改

上雅

其秋上雅且郊師古曰雅地形高故云上也念孫案上雅當從封禪書續孝武紀作上幸雅上謂武帝也且郊者上將郊也下文云上遂郊雅卽其證本書言幸雅者多矣此文偶脫幸字師古遂望文生義而為之說索隱本從師古作上雅皆非

志四之五

六

見侯

黃帝得寶鼎見侯見侯封禪書作宛胸續孝武紀作宛侯念孫案見當為宛宛句音濟陰之縣也地理志郡國志竝作宛句水經濟水篇作宛胸王子侯表楚元王傳竝作宛胸今作見侯者宛見形近而誤句侯聲近而通故續孝武紀作宛侯也

封禪

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念孫案景祐本  
作漢帝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是也下文曰秦  
上封陛下必欲上稱上此涉上文兩封禪而誤封禪書  
即無風雨遂上封矣  
續孝武紀竝與景祐本同

君七千 君之 君畜產

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念孫案君當依封禪  
書作居孝武紀言黃帝時有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其  
七千也今本居作君則義不可通蓋居君字形相似又  
涉注文汪氏之君而誤上文谷三代之居皆在河洛  
之閒史記封禪書居論作君

志四之五

七

義門讀書記曰封君七千當如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為  
地也念孫案張晏曰神靈之封山川之守也以封字絕  
句則封下無君字明矣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  
也此是誤解神靈之封四字謂諸侯萬國而以僊道得  
封者居其七千耳非若今本作封君七千也居誤為君  
而即以封君連讀則誤之又誤矣又張鷟傳大月氏王  
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念  
孫案師古說非也既言臣大夏則為大夏之君矣無庸  
更言君之而域傳但云而擊大夏而臣之不更言為之  
君也君亦當依史記大宛傳作居索隱欲改居為君謂  
始為師古注所惑

居其地也下文地肥饒少寇正承居之二字而言又薛  
宣傳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念孫案君畜  
產本作居處畜產居處謂公門畜產謂路馬也若但云  
君畜產則遺去下公門一事矣此居誤為君又脫去處  
字也通典刑四正作居處畜產

泰一鑿旗

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大一三星為泰一鑿  
旗命曰靈旗念孫案鑿旗之旗後人以意加之也景祐  
本無旗字注宋祁亦曰新本云泰一鑿無旗字此謂畫  
日月北斗登龍於幡上又畫三星於大一之前為泰一

志四之五

八

鑿鑿與命之曰靈旗不得謂之泰一鑿旗也封禪書續  
孝武紀皆無旗字集解引晉灼云畫一星在後三星在  
前為泰一鋒亦無旗字

空侯

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念  
孫案景祐本空侯作坎侯是也宋祁亦曰邵本空作坎  
風俗通義曰謹按漢書孝武皇帝命樂人侯調依琴作  
坎侯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  
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邪斯論是也詩云坎  
坎鼓我是其文也據此則應所見漢書正作坎侯藝文  
類聚

樂部四引凡將篇云 蘇林曰作空侯與瑟此是以空侯  
鐘磬等笙筑坎侯 釋坎侯非正文本作空侯也今本作空侯者後人誤以  
蘇注改之耳文選曹植筮篴引注引漢書亦作坎侯坎  
侯即空侯也故封禪書作空侯

改元為元封

下詔改元為元封念孫案景祐本作下詔改元封元年  
是也此後人以意改之耳武紀詔曰其已十月為元封  
元年封禪書亦曰以今年為元封元年

東萊

遂至東萊東萊宿留之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

志四之五

九

念孫案淳化本是也東萊二字不當重見景祐本及史  
記皆無

明堂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  
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名曰昆侖念孫案明堂中有一殿明堂下亦當有圖  
字此圖字統下九句而言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太平  
御覽禮儀部十二引此已脫圖字初學記禮部上引作  
明堂圖中有一殿史記封禪書孝武紀並同續漢書祭  
祀志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居處部並引作圖中

有一殿此省去明水經汝水注同

商中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園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  
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念孫案商中  
本作唐中如注本作唐中唐庭也封禪書孝武紀竝作  
唐中索隱曰如淳云唐庭也今本脫此三字據後漢書  
唐有甃云云乃小詩云中唐有甃鄭元曰唐堂塗也爾  
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燭望廣象是  
也以上史記索隱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後漢書注文  
選注引漢書竝作唐中又引如注云唐庭也是二李司

志四之五

十

馬所見本竝作唐中師古所見本謬作商中如注亦謬  
作商庭也乃又誤以商庭二字連讀而訓為西方之庭  
其失甚矣篆書唐商相似故唐謬作商韓詩外傳淳于  
髡曰晉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  
人稱詠與孟子所稱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  
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者略相似高商即高唐  
之譌

脩

脩武帝故事又王褒傳宣帝時脩武帝故事又王吉傳  
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又匡衡傳君遵脩法度又孔

先傳守法度脩故事又外政傳脩許后故事念孫案脩皆當為循凡言循者皆率由舊章之謂作脩則非其旨矣劉向何武傳並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杜欽傳云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貢禹傳云大臣循故事皆其證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外政傳正作循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論說見管子形勢篇

孝惠帝

自大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說見禮樂志高祖廟下景祐本無帝字韋元成傳云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亦無帝字

志四之五

十一

莫大乎承天之序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念孫案莫大乎承天下本無之序二字此因下文而行也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四句相對為文序亦事也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爾雅曰緒事也猶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事莫重於郊祀耳孟子萬章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與此同若第二句內有之序二字則詞重意複矣通典禮二有此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成紀無此二字續漢書祭禮志注引黃圖載王莽奏亦云帝王之義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

埃

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大族舞咸池以埃地祇念孫案埃來也來天神地祇即所謂天神降地祇出也說文埃字解云詩曰不埃不來此文有誤從來矣聲爾雅不埃不來也釋文侯作埃是埃與來同義故其字從來也侯埃古字通

遙興輕舉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遙遠也師古曰遙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念孫案遙興者疾興也疾興與輕舉義正相承方言曰搖

志四之五

十一

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閒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但言其疾興輕舉下文登遐倒景乃言其遠去耳

足以揆今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材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念孫案足以揆今上脫往事之迹四字則語意缺而不完當依漢紀補

燔燹南郊 塋于北郊

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念孫案燔祭南郊瘞于北郊當依通典禮二作燔祭於南郊瘞于北郊上文云燔祭瘞用牲一即其證

天文志

背穴

暈適背穴抱珥重魄孟康曰背形如北字也各本北作背涉上文而誤案章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然則日兩旁氣外向者為背形與北字相似故孟云背形如此穴多作鑄其形如半鑄也如淳曰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鑄鑄扶傷也念孫案抱珥皆內

志四之五

三

向之名背鑄皆外向之名背字或作倍鑄字或作諳又作僞呂氏春秋明理篇曰有倍僞有暈珥高注曰皆曰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僞在上內向為冠兩旁內向為珥淮南覽冥篇曰君臣乖心則背諳見於天然則背鑄同義特有在旁在上之分耳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諳不同謂其各守所見分離乖異也如以氣刺日為鑄失之

中宮

中宮天極星念孫案宮當為宮下文東宮南宮西宮北宮竝同說見錢氏史記攷異

宗廟

亢為宗廟念孫案宗廟本作疏廟天官書亢為疏廟內凡兩索隱曰文耀鉤云亢為疏廟宋均以為疏外也晉書天文志曰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一日疏廟隋書天文志同皆作疏廟無作宗廟者此後人不曉疏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爾雅釋天疏引此已誤

曰哀鳥

後聚十五星曰哀鳥郎位念孫案曰字本在哀鳥下史記作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徐廣曰蔚然一云哀鳥索隱曰漢書作哀鳥則哀鳥蔚然皆星之貌狀其星

志四之五

古

為郎位以上索隱是郎位為星名而哀鳥乃眾星相聚之貌故曰後聚十五星哀鳥句曰郎位今本作曰哀鳥郎位則哀鳥亦似星名矣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日依鳥郎府也依鳥郎引之曰鳥疑當作馬字相伯而誤哀鳥猶依然也依然猶蔚然也蔚與依皆眾盛之貌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牽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是也哀依古同聲哀即依也馬者狀事之詞與然同義若小弁怒馬如擣秦誓其心休休馬之類是也眾星相聚依然甚多故曰後聚十五星哀鳥

隨星

廷藩而有隨星四齊曰案天官書作隋星注隋音他果

反此作隨星蓋誤念孫案隨字古音在歌部讀與隋相

近說見唐韻正故字亦相通隨非誤字也上文前列直斗口

三星隨北帝鏡史記索隱亦云隨音他果反淮南齊俗

篇闕而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與橢同橢亦音他果

反

鳥喙 喙為鳥星

柳為鳥喙念孫案喙當為喙音字之誤也淮南凡論篇

譌作顏喙凡隸書從豕從彖之字多相亂字本作喙或作噉通作喙又通

志四之五

五

作注說文味鳥口也噉喙也玉篇引曹風侯人篇不濡

其喙今詩作喙毛傳曰喙喙也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

釋文注陟又反韓詩外傳引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

畏之漢書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喙也師古曰喙鳥

喙也音竹救反味喙注喙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

不可通天官書作柳為鳥注注喙古字通則此喙字明

是喙字之譌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喙矣喙字不須作音

若喙字則當音竹救反五行志引劉歆說於天文南方喙為鳥星

喙亦喙之譌爾雅曰喙謂之柳柳鶉火也襄九年左傳

曰喙為鶉火心為大火是柳星謂之喙不謂之喙不得

言喙為鳥星爾雅釋文味豬究反本或作喙許穢反則亦未知喙為喙之譌也

大白還之 鬼魅不能自還

故熒惑從大白軍憂當其行大白還之破軍殺將念孫

案還當為還字之誤也還之誤為還猶鯨之誤為鯨律

庚午度于孟津還與還同今本誤作還漢書致異已還

與還同傳祖之所還也漢石經還作還漢太尉陳球

後神還完仇齊實為陳氏太尉劉寬碑未還誅討亂作

不旋吉成侯州輔碑還事和熹后孝安帝安思皇后並

以還為還又逮及也言熒惑行而大白及之則主破軍

志四之五

五

耀鉤竝作大白逮之又天官書曰熒惑與他星鬪光相

逮為害不相逮不害皆其明證也又楊雄傳甘泉賦鬼

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漢離

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

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念孫案作還者亦還之誤還與

逮同故一本作逮也文選亦作逮張載魏都賦注引此

言臺之高峻鬼魅不能及其顛故半途而下墜非謂其

不能還也若云不能至其極而還則加數字以解之已

非其本義矣

歷大白右

辰星歷大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外念孫案說文歷過也言過大白右則與下文出大白右無異歷當為摩字之誤也摩謂相切摩而過也繫辭傳剛柔相摩王注云切也馬云摩切也蓋相切摩也釋文京云相摩寬饒傳云摩切左右天官書正作摩大白右開元占經五星占引石氏同又引春秋文耀鉤云辰星摩大白入相傾此三字有誤又引荊州占云辰星從大白光芒相及若摩之其下有數萬人戰

從填以重

從填以重章昭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重謂厚重也說見史記

志四之五

七

揚

牽牛婺女揚州又地理志揚州藪揚州川揚州山又鼂鎔傳南攻揚粵景祐本揚字竝作楊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凡揚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徧檢汪本如何武傳之遷揚州太守儒林傳之揚州牧南粵傳之略定揚粵王莽傳之荆揚之民大將軍揚州牧其字皆作楊與景祐本同若他篇則景祐本亦有作揚者至明監本則全書皆作揚矣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揚州字皆從木宋本爾雅州字亦從木宋本史記天官書牽牛婺女揚州及夏本紀淮

海維揚州楚世家伐庸楊粵三王世家揚州仔疆蔡澤傳南收揚越南越傳略定揚越其字亦從木佩臚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揚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從木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為據然亦可見揚州字之本從木矣夢溪筆談雜誌篇亦云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為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

志四之五

六

謹故曰充充信也淮海閒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揚也今本輕也乃後人所改詳見下荆州其氣燥剛厥性疆梁故曰荆荆疆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維維壅也冀近充信徐舒揚揚荆疆豫舒維壅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謂揚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揚猶以壅釋維也若改揚州為揚州則亦將改維州為壅州乎揚州字既改為揚則揚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為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為訓輕與揚不同



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揚揚也三字蓋後人改揚為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尚

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公羊

疏所引有莫近也豫舒也雅楚也荆疆也充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揚揚也爾雅釋文於荆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莫近也豫舒也雅楚也充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揚揚也較尚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刪今書傳中揚州字皆改從手亥唯漢魏碑從木

人不能改故至今尚存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楊土郃陽令曹全碑充豫荆楊魏公卿上尊號奏領揚州刺史其字皆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揚州荆州刺史度尚碑楊賊畔於口口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

志四之五

九

楊二州此碑今本謬作揚依舊麻木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荆楊陳球後

碑剝落荆楊無極山碑揚越之槩口條蕩巴郡太守張納碑揚州寇賊其字亦皆從木王獻之進書訣帖乞會揚州市上其字亦從木足正唐以後歷代相沿之誤

寅趙

子周丑翟寅趙耶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念孫案邯鄲卽趙也辰爲邯鄲則寅非趙矣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此作寅楚是也淮南天文篇及廣雅竝作寅楚

路踵

石氏曰名路踵念孫案踵本作踵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義各不同今經傳中足踵字皆作踵而踵字遂廢天官書路踵作踳踵索隱曰天文志作路踵引字詁云踵今作踵是小司馬所見漢志本作踵與史記不同而今本亦作踵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繼踵相承其字正作踵

其後發病

見而去其後發病雖勝亾功念孫案其後發病當依天官書作其發疾疾速也言氣暈既見而速去也今本疾作病涉上文而誤後字亦涉上文而行景祐本疾字不

志四之五

辛

誤

戰居上

雲氣有戰居上者勝念孫案戰當依天官書作獸字之誤也開元占經雜雲氣占曰雲氣如伏虎居上者不可攻是其證

前方而後高者銳

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念孫案當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說見史記

相遇

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念孫案遇本作禺禺讀爲偶

謂兩氣相敵偶也。偶馬古字通管子海王篇馬策之尹知章曰馬讀為偶偶對也史記封禪書木馬龍鑿車一駟木馬車馬二匹索隱曰馬一音偶謂偶其形於木也又下文以木馬代駒孝武紀馬作史記作遇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馬據此則司馬所

穹閣

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閣念孫案天官書文與此同索隱曰鄒氏云一作弓閣天文志作弓字音穹據此則漢志本作弓而讀為穹與史記作穹者異文而今本亦作穹則後人以史記改之也案車蓋弓說文謂之穹隆說文淮陽

志四之五

三

名車穹隆考工記謂之弓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穹弓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

枯橐

城郭門閭潤息枯橐念孫案枯橐當依景祐本作橐枯汲古閣本亦作橐枯枯與閭為韻上下文亦皆用韻也天官書亦誤作枯橐史記攷異已辨之

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厯推之從歲星也劉敞曰按厯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

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引之曰此用崔浩前三月聚東井之說見魏書其高允傳其實非也下文容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

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是五星聚東井在入秦之月高紀曰秦三年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下遂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彘是入秦在十月上與九月相接非建亥之月而何若七月則沛公猶未入秦不足為受命之符矣史記張蒼傳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厯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以十月為歲首弗革若以

志四之五

三

十月為今七月則非秦之歲首矣據秦楚之際月表歲首建十月而終於九月其弟四月避諱改正月為端月漢高惠文景紀及武紀元封六年以前正月皆在弟四月無以十月為正月者亦無以七月為十月者蓋秦用顛項厯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未嘗易其次也豈得謂秦之十月今七月乎辨見高紀春正月下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事之必無者高允以為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見高允傳是也必欲強為之說以遷就之則謬矣

三年 旦去

孝景中元年填星當在背觜參去居東井其三年三月

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紫宮旦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念孫案中三年在下文則此三年當作二年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正作中二年旦去當為且去且將也言始出長丈將去則益小至十五日則不見也下文云流星始出小且入大即其證開元占經引此正作且去又下文六月壬戌彗星見西南在房南大如二斗器色白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旦亦當為且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亦作且去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同

傷成於戊

志四之五

三

占曰傷成於戊木為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念孫案戊當依景祐本作戊戊古鉞字故曰誅將行於諸侯上文傷成戊今本戊謬作戊齊氏意圖已辯之天官書作鉞是其證下文兩斧戊字亦謬作戊皆當依景祐本改

斗樞極

孝昭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閉念孫案樞上本無斗字樞左右樞也極北極也北極五星在紫宮中而左樞右樞為紫宮前門故曰在紫宮中樞極閉後人以樞為北斗第一星故加斗字不知北斗在紫宮外不得言紫宮中斗樞極閉也開元占經客星占七引

此無斗字

面羌反

後二歲餘而羌反念孫案上文言七國反則并及漢滅七國事言南越反則并及滅南越事下文言夜郎王歆大逆不道則并及捕殺歆事此不當但言面羌反而不及平羌事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文云面羌反右將軍奉世擊平之今本脫八字當補入

東方有赤白色 南方有

孝成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白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

志四之五

三

不至地滅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或色字脫也念孫案東方有赤白色下亦當有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正承此氣字而言太平御覽咎徵部四氣下引此作東方有赤白色氣是其證又下文一日有兩氣同時起兩氣二字兼上文東南兩方而言則南方有下所脫亦是氣字非色字

西南行一刻而止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而南行一刻而止念孫案下西南行三字涉上文而行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

無此三字一刻而止本作一刻所止此後人不知所字之義而妄改之也一刻所猶言一刻許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訖說文引作伐木所漢書疏廣傳數言謹問其家金餘尚有後所師古曰殘所猶言殘許也言謹聲如雷者一刻許而止也上文云有流星在斗而北子亥閉雷一刻所又曰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二刻所息皆其證也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史記倉公傳曰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竝與此所字同義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正作一刻所止

五行志

志四之五

五

施

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兩施字師古無音念孫案陽可言施陰不可言施施皆讀為弛經傳通以弛解也言陰陽俱解故上下不交也開元占經冰占篇引此正作弛

中山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念孫案景祐本無中山二字是也宣紀云甘露元年夏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漢紀火作災皆無中山二字

有水旱之災 大水

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念孫案景祐本毛本有水旱作大水旱是也此言土失其性則雖無水旱之災而不能成稼穡下文云劉向以為不書水旱而曰大凶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其證左氏春秋莊二十八年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即劉向之說此篇但說稼穡不成之事若水旱之災則在後篇水不潤下及厥罰恒陽下後人既改下文之大凶麥禾為大水凶麥禾故又改此文之凶水旱為有水旱以從之而不自知其謬也

志四之五

五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凶麥禾念孫案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遂增入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凶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以為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詞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用仲舒之說

燕壤民室

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念孫案燕壤民室本作漢水出壤民室今本漢語作燕孔融碑為漢制作漢字作又脫水出二字矣漢水出與藍田山水出文同一例若不言水出而但言壤室則敘事不明漢紀孝文紀正作漢水出壤民室八千餘所

五曰思 思曰容 容作聖 思慮 宮為士 為信為思

經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恭作肅從作艾明作

志四之五

毛

哲聰作謀容作聖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錢氏曉徵攷異曰按伏生傳本作容董生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此志說思心之不容云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則為包容之容非睿智字明矣今漢書刊本作容非睿亦失班氏之舊念孫案錢說是也本志下篇曰宋襄公區籍自用不容臣下正所謂思心之不容也說苑君道篇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

為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今本容作睿乃後人所改與上文不合此又一證也今本漢書思曰容本作思心曰容思心說見下應注容通也古文作睿本作容寬也古文作睿容寬也即用班氏原文睿與容不同字故別之曰古文作睿若正文本作容而訓為通則容睿聲義竝同何必別言之乎下文容作聖亦本是容作聖其注文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七字文不成義亦是後人所改也又案上文五曰思本作五曰思心注文應劭曰思思慮本作心思慮此是釋思心二字之義非專釋思字之義下篇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即應注所本後人

志四之五

毛

既於正文內刪去心字又改注文心思慮為思思慮甚矣其矣也其春秋繁露之五曰思思曰容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洪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今本改作次五事曰心思思之不是謂不聖據鄭注及續漢書晉書隋書五行志所引訂正 又本志中篇曰劉歆以為屬思心不容又曰劉歆以為思心慮慮孽也下篇曰思心氣毀故有牛禍又曰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又曰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孽又曰思心失逆土氣又曰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歆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思下皆有心字蓋古文尚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

文尚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漢書及五行傳  
 春秋繁露說苑皆本今文故與古文不同後人見古文  
 而不見今文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又本志下篇  
 曰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為近牛  
 禍內則思慮霧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既作思慮亦本  
 作思心而後人改之也下文曰周景王思心霧亂敘傳  
 曰思心既霧牛既告妖漢紀孝景紀曰梁王北獵梁山  
 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為牛禍思心猶亂之咎也皆  
 其證矣又律麻志宮為土為信為思思下無心字亦是  
 後人所刪天文志曰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

志四之五

无

義正與此同下文親言視聽以心為漢紀孝武紀曰宮  
主心上亦當有思字為土為信為思心此尤其明證今本作為思為心  
下為字因上而衍  
 不可以終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念孫案不可以終各本  
 及左傳竝同景祐本作何以終世僖十一年左傳禮不  
 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與此相似疑向歆所見左  
 傳與今本不同而各本作不可以終轉是後人以左傳  
 改之也

天庠

趙孟曰天庠念孫案天當從景祐本作天下文其幾何

正承天字言之今本左傳亦譌作天昭元年唯唐石經不  
 誤

丙之晨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景祐本丙  
 下有子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旦  
 之文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為句也若但云丙之晨何  
 以知其必為丙子乎此志所論左傳事文皆本於劉歆  
 蓋歆所見傳文丙下有子字故所引如是自賈服以下  
 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本有子字而晉語  
 亦作丙之晨韋注丙丙子也則晉語亦脫子字矣若今

志四之五

三

本漢書無子字則後人依左傳刪之耳律麻志引傳作  
 丙子之辰正與此志同足徵景祐本之不謬律麻志亦  
 本於劉歆也

介夏陽之隄

是時號為小國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  
 也念孫案介怙皆恃也說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搖搖

鸛鶴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念孫案以  
 搖搖為不安貌則與遠字義不相屬師古說非也搖搖  
 即遠貌遠哉搖搖猶言殆哉岌岌耳漢書攷異曰春秋

傳作遙遙說文無遙字當從漢志

河陽

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念孫案河陽當作陽阿外戚傳云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案地理志陽阿平原師古以陽阿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為平原之縣失之人所妄改耳文選曹植筵筵引陽阿奏奇舞李善注引外戚傳漢紀孝成紀亦作陽阿則作河陽者誤也互見高祖功臣表陽河下

志四之五

三

無冰

小輿不書無冰然後書念孫案無當依上下文作此後人依春秋改之也凡漢書無字皆作此其或作無者即是後人所改他皆放此

其御

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其御五福通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其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已以禦災也一說御治也恭治其事也念孫案下文云改行循正其御厥罰又云人君能循政其御厥罰則禦災之說是也故鄭注五行傳其御曰御止也一說非是

故冬華華者

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耶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念孫案故冬華華者景祐本作故冬華者是也華字不宜疊

而葉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摻結大如彈丸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師古曰摻繞也摻音居糾反念孫案葉本作莎先禾即爾雅所謂藹戾莎者也天雨草而莎者而讀曰如謂天雨草其狀如莎也草必有狀故曰如莎下文又云天雨草狀如永光時

志四之五

三

不得泛言雨草也相摻結者謂其草皆互相摻結不專指葉言之後人不知而之讀為如遂不得其解而改莎為葉其失甚矣而莎二字師古皆無音釋則所見已是誤本太平御覽卷四漢紀孝元紀云永光二年天雨草如莎相摻結如彈丸孝平紀云元始三年天雨草狀如莎相摻結如彈丸皆本漢志今據以訂正

不然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對曰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夫古佚字各本皆作洪今從景祐本及文選求自試表注引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

變更終已不改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師古曰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脩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言帝不自脩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念孫案師古以不然為不如所諫自脩改非也終已不改已見上文此言如有不然者不然謂非常之變也非常之古所謂危亡也故下文即云老母安得處所高祖天下當以誰屬師古以不然為不從諫則與下文不相貫注故又加國家危亡四字以聯合上下耳言漢家如有非常之變則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古謂非常之變曰不然墨子辭過篇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言足以待非常也

志四之五

三

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雪

元鼎二年三月雪念孫案上下文皆言雨雪則此亦當有雨字雨于具反太平御覽答徵部五引此正作雨雪

建昭 三月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从念孫案建昭四年當為成帝建始四年今本作建昭者涉上文元帝建昭二年而誤又脫成帝二字據下文云其後許后坐祝詛廢則為成帝時事明矣且下文陽朔四年上無成帝二字即蒙

此文而省也三月本作四月後人以下文谷永對云皇后桑蠶以治祭服正以是日大寒雨雪故改四月為三月不知漢時行親蠶禮亦有用四月者續漢書禮儀志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注云案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據此則志文本作四月明矣成紀云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此尤其明證

十月 霍皇后廢

宣帝地節四年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念孫案十月當為七月宣紀百官表及漢紀通鑑載

志四之五

三

誅霍禹事皆在七月太平御覽答徵部五引此志亦作七月其霍皇后廢上原有八月二字後人以八月不當在十月後故刪此二字而不知十月為七月之譌也宣紀及漢紀通鑑載廢霍后事皆在八月太平御覽引此志亦云八月霍皇后廢

臨延登受策

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元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念孫案臨延登受策本作臨拜句延登受策今本脫去拜字則文義不完通鑑無拜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此正作臨拜



延登受策朱博傳亦云博元竝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

力政

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又游俠傳合從連衡力政爭疆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又南粵傳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又藝文志王道既微諸侯力政又吾邱壽王傳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又東方朔傳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

志四之五

美

師古皆無注念孫案政讀為征謂以力相征伐也若讀政令之政則力政二字義不相屬必須改作以力為政四字而其義始明矣逸周書度訓篇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義竝與此同古字多以政為征不可枚舉也項籍傳贊曰霸王之國欲以力征其字正作征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夫人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念孫案夫人二字有誤夫人在宮

中不當使至端門祠鼠上文記此事云王使吏以酒脯祠鼠吏字是也

專祿

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邱陵涌水出念孫案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專祿上有臣字是也此言嗣子無德而臣專祿則地震故上文云臣事雖正專必震也臣專祿故曰茲謂不順若無臣字則義不可通

綏和二年

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念孫案綏和上脫成帝二字

齊楚地山二十九所

志四之五

美

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念孫案此當依漢紀孝文紀作齊楚地震山嶰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此因地震故山嶰而水潰出也且上下文皆紀山嶰之事則此亦當有嶰字明矣文紀亦云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嶰大水潰出

脫一字

京房易傳曰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念孫案闕元占經馬占引此上有上字是也上無天子語出公羊傳

夫从父 下不豈 足多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歿斂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歿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歿念孫案見夫歿父當作見夫歿父今脫一歿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平紀作見夫與父是其證又下文曰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其何俱前鄉又曰凡妖之作以譴夫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念孫案下不壹當為上不壹人首在上故上不專壹則人生二首上文所謂各象其類也今作下者涉上下文諸下字而誤漢紀作二首上不一也是其證足多當為手多此承上文四臂其何而言故曰手

志四之五

三

多今作足者亦涉下文足字而誤漢紀作手多下僭濫也開元占經人占篇引此志作手多所任邪也是其證  
十月 門衛戶者 而覺得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念孫案十月當為七月字之誤也成紀曰建始三年秋關內大水七月虜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云云是其證開元占經人占篇引五行志正作七月也又案門衛戶者當作門戶衛者言門戶之衛者皆莫之見也今

作門衛戶者則文不成義開元占經引此正作門戶衛者又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案此當作至句盾禁中句覺而得句即師古所謂事覺而見執也今作而覺得亦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覺而得

其明甚著

其明甚著念孫案其當為甚謂所陳災異之象甚明甚者也漢紀孝哀紀作甚明著是其證

左氏春秋日會分野

引之曰劉歆說左氏春秋日會分野凡三十七事後人

志四之五

三

傳寫譌誤者六事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三月魯衛分魯當為齊周之三月今正月是月之朔日躔去危而入營室危齊也營室衛也故曰齊衛分若作魯則為奎之分野奎為二月之朔日躔所在非正月之宿矣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正月二日燕趙分趙當為越周之正月今十一月是月二日日躔去箕而入斗箕燕也斗越也故曰燕越分若作趙則為胃之分野胃為三月之朔日躔所在非十一月之宿矣此國名之誤也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六月二日魯趙分六月當為五

月周之五月今三月是月二日日躔去婁而入胃婁魯也胃趙也故曰魯趙分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是其證也若作六月則為今之四月四月之朔日躔去畢而入參當云趙晉不當云魯趙矣且凡歆以為某月者皆與經不同經云六月則歆之所定必非六月也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十二月當為十月周之十月今八月八月二日日躔去軫而入角軫楚也角鄭也故曰楚鄭分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楚鄭分是其證也若作十二月則

志四之五

五

為今之十月十月之朔日躔去心而入尾當云宋燕分不當云楚鄭分矣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三月齊衛分朔衍字也檢左氏公羊穀梁皆無朔字春秋日會言日不言朔者凡七公羊以為二日穀梁以為晦日故下文云穀梁晦七公羊二日七一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一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公羊衍朔字辨見經義述問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或以為晦日或以為二日若有朔字則非晦亦非二日而穀梁

之晦公羊之二日皆不得有七矣且下文曰春秋日會三十六左氏以為朔十六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為朔者已滿十六之數若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會又書朔而歆無異辭則以為朔者十七與下文不符矣三月當為二日凡春秋日會不書朔者劉歆皆責指其晦朔與二日若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會劉歆以為正月二日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會劉歆以為晦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會劉歆以為二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會劉歆以為正月朔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會劉歆以為三月晦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會劉歆以為五月

志四之五

早

二日是也今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會不書朔則歆亦當責指其晦朔與二日不當但言三月也下文曰左氏以為二日十八又曰當春秋時候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會二日仄懸者十八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為二日者十六京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三月二日齊衛分此獲麟後事不在日會三十六之內尚缺其二蓋一為僖公十二年三月二日故不數也一為宣公十年四月二日也不然則凡言劉歆以為者月日皆與經文不同若經文言三月而歆無異辭則但言齊衛分可矣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楚鄭分是也何須重複經文而言三月乎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會之劉歆

以為二月魯衛分二月當為二日蓋周之四月今二月是月二日日躔去東壁而入奎東壁衛也奎魯也故曰魯衛分若作二月則義不可通周之二月今十二月十二月二日日躔去須女而入虛當言越齊分不當言魯衛分矣自僖公十二年三月之二日譌為三月宣公十年四月之二日譌為二月而左氏以為二日之十八遂缺其二矣此月日之誤也

漢書第五

志四之五

聖

漢書第六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地理志

以建萬國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念孫案建上本無以字此後人依易象傳加之也孟堅引易以證上文百里之國萬區加一以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無以字

達于沛

浮于汶達于沛念孫案達本作通凡古文尚書言達于某水者今文尚書皆作通漢書皆用今文故亦作通上

志四之六

一

文通于河是也史記亦作通其閒有作達者皆後人以古文改之也凡古今文之不同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已詳言之

達于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念孫案河當依說文作滂師古依文作解而不知其謬也又下文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今本譌作泗通于河水在南河亦當作滂尚書史記皆譌作河自韻會舉要始正其誤而近世閩百詩胡朏明言之益詳毋庸復辯地理志滂字多作荷下文道荷澤又東至于荷及濟陰郡下云禹

貢荷澤在定陶東是也水經注亦作荷泗水注引地理志曰荷水在南

逾于洛

逾于洛念孫案洛本作雒此後人以俗本尚書改之也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為豫州川一為雒州浸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故說文水部洛字注內但有雒州之洛而無豫州之雒今經傳中伊雒之雒多作洛者後人惑於魏文帝之言而改之也尚書有豫州之雒無雒州之洛其字古今文皆作雒而今本作洛則又衛包以俗書改之也此志宏農郡

志四之六

二

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左馮翊襄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雒州浸其秩然不紊如此而後人猶改雒為洛弗思之甚也然下文之伊雒瀍澗其川榮雒今本榮作榮辨見高紀榮陽下及宏農郡盧氏黿池新安上雒四縣下之雒字河南郡穀成下之雒字則仍然未改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班氏原文雒洛二字之辨古文尚書撰異言之甚詳今舉其大略如此

孫養

東北曰幽州其藪曰孫養念孫案孫本作奚此後人依職方氏文改之也杜子春讀孫為奚是奚為本字孫為

借字故班志作奚下文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而幽州藪是其證說文藪字注及風俗通義並作奚若志文作孫則注當云孫音奚今注內無音則本是奚字明矣

七年

京兆尹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念孫案七年當為十年史記高祖紀十年七月更命酈邑曰新豐是其證

古國有扈谷亭

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念孫案古國國上當有扈字下文扈夏啟所伐即承此扈字言之甘誓正義及史記夏本紀索隱正義引此志並曰扶風鄠縣

志四之六

三

古扈國前京兆尹新豐下曰驪山故驪戎國杜陵下曰故杜伯國左馮翊臨晉下曰芮鄉故芮國皆其例也又案有扈谷亭亭上當有甘字說文曰扈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玉篇續漢書郡國志曰右扶風鄠有甘亭帝王世紀曰在縣南水經渭水注曰甘水北逕甘亭而亭在水東鄠縣南晉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是其證

潏水

有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師古曰潏音決念孫案潏當為潏字或作潏通作勞史記封禪書曰新產長水潏潏

涇渭說文曰澇水出右扶風鄠北入渭水經渭水注曰澇水出南山澇谷鄠志北逕鄠縣故城而又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即上林故地也據說文水經注則出右扶風鄠北過上林苑入渭者乃澇水非澇水也又案說文澇水在京兆杜陵則非在扶風鄠也司馬相如傳鄠鎬澇澇師古曰澇水出鄠縣西南山澇谷而北流入于渭地理志鄠縣有澇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澇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為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平水經渭水注曰沈水上承皇子

志四之六

四

陝於樊川西北流注將鄠縣澇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渭亦謂是水為澇水案師古以沈水為沈水之譌是也但未知地理志澇水乃澇水之譌故明知鄠縣無澇水而仍有改名不識之疑

惠公

雜秦惠公都之念孫案惠公當為惠公惠古德字也史記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始皇紀封禪書曰秦德公既立下居雍郊祀志詩譜亦曰秦德公徙於雍惠惠字相似又涉下文惠公而誤史記陳杞世家杞其公卒于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而師古不云惠古德字蓋所見本已誤惠亦惠字之誤

為惠矣

所都

栒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都念孫案都本作邑後人改之也上文美陽下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即其證景祐本正作邑詩譜正義文選北征賦注引此並作邑

脫四字

杜陽杜水南入渭念孫案景祐本此下有詩曰自杜四字是也顏注云大雅絲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今本沮漆誤作漆沮詳見經義述聞自土沮漆下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

志四之六

五

居杜與沮漆之地此正釋詩曰自杜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顏注為贅設矣引自杜沮漆而但曰自杜者省文也猶下文引芮隗之即而但曰芮隗矣王氏詩攷及胡氏通鑑周紀注引漢志並有此四字

至南鄭

武功斜水出衙領山北至澗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念孫案至南鄭當作南至南鄭與北至澗對文今褒水自漢中府鳳縣東界流過褒城縣東入漢皆南流

伊水出 汝水出 灌水出 母血水出 女

水出

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句東北入雒念孫案出上當有所字言此山為伊水所出也脫去所字則易與下句連讀矣禹貢正義引此正作伊水所出凡上言某山則下言某水所出班志皆然若續漢書郡國志則但言某水出而不言其所入故例不用所字也又汝南郡定陵下云高陵山汝水出盧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出今本灌作淮益州郡弄棟下云東農山毋皿水出甯川國東安平下云莧頭山女水出水經注引作女出上皆脫所字考各郡國下言某水所出者

志四之六

六

凡八十有六唯此五條脫所字當補入

雍州

陝故魏國北魏在大陽東魏在滎陽而魏在雍州念孫案而魏在雍州州字後人所加也而魏在雍謂雍縣非謂雍州也大陽滎陽雍皆縣名漢雍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春秋時為秦都後置雍縣僖十三年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史記秦本紀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官上文右扶風雍秦惠公都之舊本志謂前惠皆其證也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集解引班固曰而魏在雍今本雍下有州字亦後人據誤本地地理志加之路史國名紀引漢志曰而魏在

雖則羅泌所見水經渭水注曰雍縣晉書地道記以為本尚無州字而魏地漢書地理志以為而魏縣太康記曰魏叔之國矣是漢之雍縣為而魏地故曰而魏在雍不得言在雍州也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夏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曰流俗本雍下有州字者誤蓋淺學人不知雍為縣名故每於雍下加州字耳

春秋

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念孫案地理志述春秋時事皆不加春秋二字其加春秋二字者皆承上之詞若河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穀王是也若非承上之詞則皆不加春秋二字

志四之六

七

字若河東郡絳下云晉武公且但言遷陸渾戎而不言自曲沃徙此是也他皆放此

遷之者則文義不明春秋當為秦晉僖二十二年左傳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是也此因秦誤為春後人遂改為春秋耳

晉武公

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念孫案武公本作成侯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涑水注云左邑縣故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公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案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此曰唐侯至于燹改為晉

侯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正義引地理志云河東郡  
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據此則自晉陽  
徙曲沃者乃成侯非武公也又下文絳縣下云晉武公  
自曲沃徙此是武公自曲沃徙絳非自晉陽徙曲沃也  
且武公之祖桓叔已封於曲沃矣何得謂武公徙曲沃  
乎

班氏

襄陵有班氏鄉亭念孫案水經汾水注曰汾水又南歷  
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卻犇之邑也故其地有犇氏鄉  
亭矣據此則善長所見本作犇氏而今本作班氏廣韻

志四之六

八

犇字注曰又姓引風俗通云晉大夫卻犇之後然則犇  
氏為卻犇之後而襄陵又為犇之故邑故其地有犇氏  
鄉亭作班者非也蓋犇字或通作犇潛夫論志氏與班  
相似而誤下文南陽郡犇師古音昌牛反而此處無音  
則所見本已誤為班矣

河主

太原郡廣武河主賈屋山在北念孫案河主當為句注  
此因句字譌作可漢巴郡太守張納碑并無拘絕之人  
從事郭君碑淵柯拘字作拘胸忍健夷胸字作胸冀州  
句從可之字往往譌淵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桓今  
本作盡執拘攻工記胡之符注故書符為符杜子春  
云符當為符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荷人受

錢苛之字止句也管子五輔篇上彌殘苛而無解舍苛  
今本譌作荷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為苛察苛一本作荷  
皆其而注字之水又移置於可字之側故譌為河主  
二字也又案後鴈門郡下云句注山在陰館而此言在  
廣武北者漢廣武故城在今代州西十五里陰館故城  
在朔州東南八十里句注山在陰館之南廣武之北故  
兩記之史記劉敬傳正義曰廣武故城在句注山南是  
其證也賈屋山在今代州東北而與句注相連故言句  
注賈屋山在北史記趙世家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  
一名賈屋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  
相接是其證也案趙世家曰趙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

志四之六

九

注之義或言夏屋或言句注  
蓋二山相連遂得通稱也

入海

上黨郡屯雷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念孫案入海  
本作入漳後人以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亦入海  
故改入漳為入海也不知彼是班氏之說此是班氏引  
桑欽說不可強同也水經濁漳水注曰絳水東逕屯雷  
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雷西南  
東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雷下亂漳津則  
此文本作入漳明矣

大池谷



沽大龜谷清漳水所出念孫案龜當為夔字之誤也夔  
 即要領之要玉篇夔與要同於宵切又於笑切漢斥彭  
 長田君斲碑究屈道要字作夔上缺一點者省筆耳  
 此大夔谷當讀要領之要謂谷之中廣者也後北地郡  
 有大夔縣師古曰夔即古要字音一遙反是其證也說  
 文曰清漳出沽少山大要谷舊本脫少字今據  
 山海經水經補水經曰  
 清漳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舊本誤作龜  
 今據注改是大  
 龜為大夔之譌龜與夔字形相似夔之譌為龜龜之  
 譌為要為孟字之譌此因孟龜聲相近而借龜為  
 要為孟字之譌此因孟龜聲相近而借龜為孟因譌為要也說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而夔字師  
 古無音至後北地郡大夔始音一遙反是則大夔谷之  
 夔唐時本已譌作龜矣

志四之六

十

滎陽

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  
 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  
 河此云至滎陽疑傳寫錯誤念孫案水經云沁水至滎  
 陽縣北東入於河即本於地理志則滎陽非誤文也又  
 汲水注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汲即此  
 志沁水至滎陽入河之說也但不當先言至滎陽後言  
 入河耳又案志言沁水過郡三謂上黨河內河南也若  
 僅至武德武德故城在今  
 武陟縣東南則有上黨河內而無河南不

得言過郡三矣水經云沁水出上黨涅縣過穀遠師氏  
 陽阿沁水野王州縣懷武德至滎陽  
 入河涅縣穀遠師氏並屬上黨沁水野王州縣  
 懷武德並屬河內滎陽屬河南故曰過郡三

內黃澤

河內郡湯陰湯水東至內黃澤念孫案此文本作湯水  
 東至內黃入黃澤下文魏郡內黃應  
 助曰黃澤在內下文曰羨水亦至  
 內黃入湯文義正與此同脫去入黃二字則文不成義  
 說文曰湯水出河內湯陰東入黃澤水經曰湯水東北  
 至內黃縣入於黃澤皆本地地理志

保忠信鄉

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念孫案鄉當為卿王莽傳曰分

志四之六

十一

三輔為六尉郡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  
 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  
 保忠信卿是保忠信卿乃官名非地名也若作保忠信  
 鄉則義不可通今本水經穀水注亦誤作鄉惟王莽傳  
 不誤保忠信卿乃官名而列於地理志者與京兆尹左  
 馮翊右扶風同義後漢謂之河南尹義亦同也

二十二年

雒陽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  
 成周之城念孫案二十二年當依春秋作三十二年、  
 有筮叔邑

中牟有筦叔邑念孫案此當作有筦城故筦叔邑上文  
宏農郡陝有焦城故焦國是其例也志文若是者多矣  
今本脫筦城故三字則文義不明續漢書郡國志曰中  
牟有管城宣十二年左傳次于管杜注曰樊陽京縣東  
北有管城正義引土地名曰古管國也水經渠水注曰  
不家溝水東北逕管城而故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  
矣皆本地理志

范

東郡范念孫案景祐本范作范此古字之僅存者漢唐  
江太守范式碑額篆文亦作范今則范縣范姓字皆

志四之六

三

從艸無從竹者矣

南燕

南燕南燕國念孫案上南字涉下南字而行國有南北  
燕而縣無南北燕可言南燕國不可言南燕縣也燕縣  
於戰國時為魏地秦置燕縣而漢因之魏策蘇秦說魏  
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卷行燕酸棗又秦策王舉甲  
而攻魏拔燕酸棗虛桃人高注曰燕南燕也史記高祖  
紀曰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  
秦以為縣曹丞相世家曰程處反於燕集解徐廣曰東  
郡燕縣灌嬰傳曰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而漢書後漢

書樊儵傳曰徙封燕侯續漢書郡國志曰東郡燕本南

燕國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注

曰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故南燕姑姓之國也有北燕

故以南氏國今本國作燕乃後人依誤皆其證也通典

州郡十二云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元和郡縣志云古之燕

國漢為南燕縣則杜李所見漢志皆衍南字隱五年左

傳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引此志云東郡燕縣南

燕國則唐初本尚不誤師古注高紀曰燕縣名古今據

以訂正

二年

志四之六

三

潁川郡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念孫

案二年當為四年水經汝水注引此已誤平紀云元始

四年改周承休公曰鄭公漢紀同恩澤侯表亦云周承

休侯綏和元年進爵為公元始四年為鄭公

銅陽

通雅曰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銅陽孟康曰銅音紉紅反

襄四年左傳注繫陽楚地在汝南銅陽縣銅音紉每訶

其奇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銅陽注銅音紉廣韻銅字

下云又直冢直柶二切此皆地理志注之音紉紅而訛

失其下紅反二字也錢氏曉徵漢書攷異曰高惠高后

文功臣表敬侯劉到曾孫嗣陽公乘威師古曰嗣音紂  
按嗣從魚同聲不得有紂音地理志嗣陽孟康曰嗣音  
紂紅反正合同聲俗儒不通翻切妄謂嗣有紂音大可  
怪也引之曰孟康但音嗣為紂紂下紅反二字乃後人  
妄加之也請列七證以明之玉篇嗣直壘切又直久切  
直久正切紂字而獨無紂紅之音若孟康音紂紅反則  
自魏以來相承之音不應缺畧今玉篇有直久而無紂  
紅則孟康音紂可知其證一也廣韻平聲一東嗣徒紅  
切引爾雅鯉大綱上聲二腫嗣直隴切魚名皆未引嗣  
陽縣至四十四有嗣除柳切始云嗣陽縣在汝南集韻

志四之六

五

類篇並與廣韻同則是地理志之嗣陽孟康但音紂其  
證二也顏師古注高紀曰嗣陽音紂道勺音酌當時所  
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為正音乎然則嗣陽音  
紂師古方不解其意則其為孟康之音而非師古所創  
甚明其證三也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嗣陽吳祐傳嗣  
陽侯相李賢注並曰嗣音紂晉書地理志汝陰郡嗣陽  
何超音義曰嗣音紂若孟康音紂紅反而師古音紂二  
子不應舍自古相承之音而從近代一人之臆見卽不  
以音紂為非亦當兼存紂紅之音而紂外更無他音則  
孟康與師古並音紂其證四也太平御覽州郡部河南

道引漢志嗣陽屬汝南郡嗣音紂此是引孟康之音非  
引師古之音而紂下亦無紅反二字其證五也襄四年  
左傳釋文曰嗣陽孟康音紂直九反若孟康音紂紅反  
釋文何得言孟康音紂直九反其證六也又考景祐本  
汪本地理志嗣音紂下原無紅反二字則此二字之妄  
加寔自明監本始其證七也汝古嗣本亦無紅反  
二字蓋從舊本也說者  
皆謂嗣從同聲不當音紂不知紂字古音在幽部同字  
古音在東部東部多與幽部相通如大戴禮勸學篇以  
從由為韻楚辭天問以龍遊為韻又齊風南山篇衡從  
其畝韓詩從作由昭五年左傳吳子使其弟蹇由輔師

志四之六

五

韓子說林篇由作融說文東北曰融風易通卦驗融作  
調見隱五年  
左傳正義謂從周聲古讀若稠而小雅車攻篇楚辭  
離騷七諫韓子揚推篇並以同與調韻銅從同聲而史  
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漢書作調雖  
同與調稠同聲則與紂聲相近故嗣從同聲而亦讀如  
紂說文嗣讀若絳  
紂字古音在幽部龍字古音在東部則龍字即是東幽  
兩通之字嗣讀若龍因立  
其轉入幽韻而音紂矣洪範曰彘之彘音武工反而  
其字以彘為聲尻字以九為聲而呂氏春秋觀表篇注  
讀如穹窮之穹此諧幽部之聲而讀入東部也牢字古  
讀若雷而說文從冬省聲犛字從犛聲古讀與犛近而

齊風遺我乎猗之閒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嶼其字以農  
爲聲此諧東部之聲而讀入幽部也又何疑於嗣之音  
紂乎

樂家

博陽莽曰樂家念孫案樂家水經潁水注作樂嘉於義  
爲長

脫四字

定陵高陵山汝水出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東南至新蔡入淮

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念孫案此下脫莽曰定城四  
字水經汝水注曰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王莽

志四之六

六

更之曰定城是其證

北筮山

南陽郡宛縣南有北筮山念孫案宛縣故城爲今南陽  
府治其地無北筮山山當爲駱筮卽澁字也水經消水  
注曰消水左右舊有二澁所謂南澁北澁澁者水側之  
濱楚辭九歌注取在清陽之東北下文育陽有南筮駱澁水涯也則此當爲北筮駱明矣

蔡

舞陰中陰山說文作中陽灑水所出東至蔡入汝念孫案蔡  
上脫上字上蔡屬汝南郡沛郡有下蔡故加上水經云

灑水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是其證今灑水東北過上  
蔡縣界又東南過汝陽縣入汝漢上蔡故城在今上蔡  
縣西

比陽

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今本水經作泚水云泚  
水出泚陽東北大胡山趙氏東潛曰案泚陽漢志續志  
皆作比陽誤也應劭曰比水東入蔡或是傳寫之譌後  
漢書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于泚水面章懷注云泚  
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盧江瀋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  
泚音比竟作比字矣大非念孫案作比者正字作泚者

志四之六

七

或字作泚者譌字也若志文本作泚陽則當音且禮反  
今注內無音則其爲比字甚明何得指爲傳寫之譌乎  
洪氏隸釋載漢北軍中候郭仲奇碑云舉廉比陽長又  
吉成侯州輔碑陰有比陽張超其字皆作比豈亦傳寫  
之譌乎水經曰比水東南過比陽縣南今本作泚非泚據新校本改泚  
水從南來注之善長駁之云比陽無泚水蓋誤引壽春  
之泚泚耳比與泚同音故水經誤以爲壽春之泚水若  
字本作泚則不得有斯誤以此知水經之本作比也又  
比水或謂之泌水唐置泌陽縣卽因水以立名漢比陽故城卽  
在今泌陽縣西比泌一聲之轉猶壽春之泚水或謂之泚水也

若本名泚水則不得轉而為泌矣後漢書和帝紀劉聖公傳東海恭王傳清河孝王傳比陽字皆不誤而章德賈皇后紀桓帝鄧皇后紀竇融傳鮑昱傳皆譌作泚陽比或作泚因呂氏春秋處分篇今本分譌作方據章子譌而為泚與荆人夾泚水而軍今本亦譌作泚水蓋後人多見泚少見泚故泚譌作泚然各史志中之比陽縣則無作泚陽者漢志續志晉志宋志後魏志皆作比陽正與漢碑相合光武紀作泚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音比其言亦必有所據乃趙氏皆以為非而唯誤本水經是從慎矣

志四之六

有長城

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念孫案有長城上原有南字而今本脫之史記齊世家楚方城以為城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是其證左傳僖四年注亦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魯山

魯陽魯山澗水所出念孫案魯山當為堯山此涉上文魯山而誤說文曰澗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水經曰澗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皆本地理志今澗水出魯山縣而界之堯山若魯山則在縣東非澗水所出

脫四字

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念孫案此下脫莽曰魯山四字縣在魯山之陽故曰魯陽王莽因改為魯山水經注曰澗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王莽之魯山也是其證

淮水出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出上脫所字說念見前伊水出下孫案淮當為澗即下文澗水北至蓼入澗者也水經澗水注曰澗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而北東陵鄉大蘇山舊本此下有即澗水也四字乃後人或於誤本漢書而妄加之近時全氏趙氏皆為其所惑今依新校本刪許

志四之六

慎曰出雲婁縣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閉嘉林之中今史記龜策傳作在江南嘉林中乃後人所改辨見史記蓋謂此水也澗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而北注澗水也故地理志曰澗水北

至蓼入淮澗水亦於蓼入澗據此則淮水為澗水之誤明矣今澗水自商城縣流入固始縣界北流入澗水大縣故城在固始縣東北全氏謝山趙氏東潛竝以為班志原是淮

字淮水即澗水非出桐柏之淮水也余案說文澗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若澗水一名淮水則是淮水入淮也且信如全趙之說則志文上言淮水出東陵鄉下言澗水入澗一水而上下異名學者何以知淮水之即為澗

水乎世人多聞淮水寡聞灌水故灌誤為淮不必曲為之說也或又曰廬江郡下有灌水雩婁縣下復有灌水非重出乎曰非也灌水出金蘭西北東陵鄉是紀其所出也灌水北至蓼入決是紀其所入也志文固有一水而兩見者說見後北地郡下

陶邱亭

濟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句陶邱亭念孫案陶邱亭三字文義未明其下蓋脫在南二字詩譜正義所引已與今本同

水經濟水注曰荷水東逕陶邱北地理志曰禹貢陶邱在定陶西南今本謬作禹貢定陶西南有陶邱據新校本改陶邱亭在南是其

志四之六

二十

證陶邱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定陶故城在縣西北四里

鎔叔繡所封

沛郡公邱故滕國周懿王子鎔叔繡所封景祐本鎔叔繡下有文公二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文公二字者後人以滕文公不當與祖同謚而刪之也不知子孫不可與祖父同名未嘗不可同謚周公之謚曰文固與文王同謚矣魯之文公又與周公同謚矣推之他國亦多有此豈得憑臆妄刪乎水經濟泗水注云公邱縣故城在滕而北地理志周懿王子鎔叔繡文公所封也正

與景祐本同路史後紀十叔繡下亦有文公二字

垓下

垓下高祖破項羽念孫案垓下下脫聚字續漢書郡國志曰沒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水經濟淮水注曰浹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皆本地地理志高紀圍羽垓下李奇曰沛浹縣聚邑名也此言垓下聚而高紀但言垓下者猶上文言魯鄉高祖破黥布而黥布傳但言魯也此記各縣鄉聚之名則必當言魯鄉垓下聚矣故垓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育成

志四之六

三十

莽曰育成念孫案育成當為齊成字之誤也師古曰浹音齊是浹齊同音故莽改浹為齊成猶上文鄆縣之改鄆城縣之改斬城也水經注作育城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新校本改為齊城是也浹古閭本作有城亦誤

沙

魏郡沙績漢書郡國志同水經濟濁漳清漳二水注沙竝作涉趙氏東潛曰兩漢志本作沙縣至三國時始有涉名魏書云太祖圍鄴涉長梁岐以縣降是也念孫案趙說非也水經濟漳水東過涉縣而屈從縣南注云地理

志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變也是善長所見漢志本作涉不作沙且漳水至涉縣而有涉河之名則涉縣之名由來已久不然漳水何以無沙河之名乎魏志武帝紀稱涉長梁岐則涉乃漢時舊名非自三國時始元和郡縣志云涉縣本漢舊縣屬魏郡因涉河水為名太平寰宇記同亦不言本名涉縣後改為涉縣也趙氏以兩漢志皆作涉遂謂涉縣本名涉縣今考王子侯表云離后侯館後更為涉侯則涉縣乃西漢時舊名而今本兩漢志作沙皆傳寫之誤明矣

市樂

志四之六

三

鉅鹿郡新市莽曰市樂念孫案市樂當依水經濁漳水注作樂市

沮水 黃河

常山郡元氏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念孫案沮當為泚字之誤也凡隸書從氏之字或作互又作巨故泚字或作洹玉篇曰泚谷作洹又作洹形與沮字相似因譌而為沮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葉祗侯陳錯漢表祗作祖亦是祗或作祖因譌為下文濟水東至慶陶入泚風俗通義譌作入沮是其明證也說文曰泚水在常山郭璞注北山經曰今泚水出中邱縣而山窮泉谷東至堂陽縣入於漳水皆

本地地理志則沮水為泚水之譌甚明而泚字師古無音至下文汶水東南至慶陶入泚始云泚音脂又音丁計反又史記張耳陳餘傳斬陳餘泚水上索隱曰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不引地理志而引郭注似唐時地理志泚字已譌作沮然文選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李善注曰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入黃河則唐時本尚有作泚者矣又案北山經注言泚水入漳而此云入黃河者蓋本借章為漳禹貢至于衡漳地理志漳作章又信都國信都章與黃字形相近因譌而為黃也隸書章字作黃黃字亦作黃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北谷

志四之六

三

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義門讀書記曰北谷即飛狐口後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史記正義作得恒山坂名飛狐口念孫案飛狐口無北谷之名北谷疑當作代谷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史記趙世家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

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峻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灤水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蓋恒山與代谷相連故並及之也大原郡廣武下云句注賈屋山在北文義與此同

石濟水

房子贊皇山石濟水所出念孫案濟水上衍石字說文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風俗通義同案應劭誤以此濟則濟上本無石字明矣續漢書郡國志曰常山國房子有贊皇山濟水出濟上皆無石字

志四之六

書

世祖即位更名高邑 明帝改曰漢陽

郡世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念孫案後漢所改郡縣皆班志所不載世祖以下八字非班氏原文蓋應劭注語也且當在莽曰禾成亭之下今則前後倒置又脫應劭曰三字矣考後漢所改郡縣如河東郡彘縣順帝改曰永安河內郡隆慮避煬帝名改曰林慮東郡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清縣章帝更名樂平壽良世祖叔父名良改曰壽張汝南郡滎縣世祖更名固始新鄭章帝封殷後更名宋山陽郡胡陵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為侯更名湖陸沛郡敬邱明帝更名大邱武縣世

祖更名臨睢清河郡曆縣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曆改曰甘陵勃海郡千童靈帝改曰饒安平原郡富平明帝更名獸次千乘郡和帝更名樂安狄縣安帝更名臨濟武陵郡索縣順帝更名漢壽中山國苦陘章帝更名漢昌安險章帝更名安憲信都國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梁國菑縣章帝改曰考城以上二十條皆是應注則郡之更名高邑亦是應注明矣又天水郡下云明帝改曰漢陽明帝上亦當有應劭曰三字

白陸谷

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攷異曰說文作白陘

志四之六

書

谷念孫案作陘者是也爾雅曰山絕陘考河北入陘有白陘之目見元和郡縣志引遠征記與此白陘谷義相近也若作白陸谷則義無所取蓋俗書陘字作陘與陸相似而誤

憇題

清河郡憇題師古曰憇古莎字廣韻集韻亦作憇引之曰字從心聲者不得有莎音憇當為憇諺文沙或作沙故沙從沙聲而或作憇今作憇者憇之省文也隸書心字作心與心相似而誤心少也讀若縣

也

涿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念孫案也



字涉注文入涑也而衍

水亦至范陽

水亦至范陽入涑念孫案水上脫濡字此承上文而言

言易水至范陽入濡濡水亦至范陽入涑也說文曰濡

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涑今本涑字譌作涑涑二字據一切經音義六引改水經

易水注曰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南合易

水而注巨馬水又巨馬河注曰巨馬河即涑水也此易

水入濡濡水入涑之明證師古所見本已脫濡字乃曲

為之說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涑也斯為謬矣又案遼

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行陽字辨見後海陽下此濡字

志四之六

三

音乃官反水經濡水注所謂濡難聲相近者也此云易

水至范陽入濡濡音而于反昭七年左傳盟于濡上是

也而師古曰濡音乃官反則又誤以涿郡之濡為遼而

之濡矣又案遼而之濡字本作澳說見後涇水下

南東

良鄉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念孫案南東當為東南

民曰

勃海郡成平庠沱河民曰徒駭河禹貢雖指曰溟故徒

駭也土俗猶能識之故不言漳溱沱仍曰徒駭念孫案

某河民曰某河地理志文無此例民曰當為或曰字之

誤也上文河南郡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

成皋故虎牢或曰制下文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琅邪

郡姑幕或曰薄姑皆其證

五百六十里 八百九十里 七百五十里

平原郡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念孫案

五百上脫行字又武陵郡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

沅行八百九十里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

百五十里今本並脫行字

二年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濟南國景帝二年為郡

志四之六

三

念孫案二當為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曰濟南王辟光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

漢濟南王十一年景帝三年也見高五王傳及史記漢

興以來諸侯表

臨樂子山 至蓋

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涑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今本

作池水以字形相近而誤水經注已辨之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念孫案臨

樂子山字涉上注肥子國而行自景祐本以下皆作子毛本又譌作子

臨樂山在今沂州府蒙陰縣東北說文云涑水出泰山

蓋臨樂山北入泗水經云涑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注

引地理志曰臨樂山涑水所出是其證又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或云出臨樂山是涑水沂水同出臨樂山故志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也至蓋當爲至下此涉正文蓋縣而誤既言涑水出蓋則不得又言至蓋且水經與注並言涑水至下縣入泗下縣有泗水而蓋縣無泗水又不得言至蓋入泗也今本水經注引此後人以誤本漢志改之與經注皆不合下文言泗水出下邳縣故城在今兖州府泗水縣東故云涑水至下入泗水而今之涑水乃在曲阜縣北上源既不遠而下流又入沂不入泗與漢志水經故道迥殊矣

志四之六

三

丹

東萊郡歷丹水所出丹東北入海念孫案下丹字衍

沂

曲成陽邱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念孫案沂非縣名不得言南至沂若沂水則去此甚遠東萊一郡之水皆不得至沂也至沂當爲至計斤計斤縣屬琅琊因脫去計字後人遂於斤旁加水耳說文治水出東萊曲成陽邱山南入海玉篇除之切治水卽古之尤水今之小沽河也出萊州府掖縣之馬鞍山卽陽邱山在掖縣東南三十里南流至平度州東南與大沽河合又南逕卽墨縣而至膠州之麻灣口

入海大沽河卽古之姑水也昭二十羊左傳姑尤以而杜注曰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句南入海齊乘曰姑卽大沽河尤卽小沽河曲成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計斤故城在今膠州西南二沽入海之處卽漢計斤縣地則沂爲計斤之誤明矣尤字古讀若飴說見唐韻正聲與治相近故治字亦有飴音下文膠門郡陰館有治水師古曰治音六之反左傳作尤漢志作治古今字異耳而全氏謝山乃謂漢志說文皆誤以沽水爲治水是未曉古音而輕議前人也

東至

琅邪郡却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念孫案水經膠水注引

志四之六

三

此東至作北至是也漢之却縣在今膠州西南平度故城在今平度州西北而平度州正當膠州之北則當言北至平度不當言東至也今膠水出膠州之膠山北流過高密縣東又北過平度州西又北過掖縣西又北至海倉口入海

黝

丹陽郡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黝其音同念孫案說文曰黝黑木也從黑多聲丹陽有黝縣又曰漸水出丹陽黝南蠻中東入海則地理志本作黝明矣水經注引此亦作黝黝從多聲於古

音屬歌部於今音屬支部若黝從幼聲則古今音皆屬  
幽部幽部之字無與支歌部通者黝字不得借作黝也  
此因字形相似而誤耳各史志或作黝或作黝其作黝  
者皆為誤本漢志所載玉篇黝字無伊音廣韻黝於脂  
切縣名屬欽州誤與各史志同

在

豫章郡餘汗餘水在北至鄒陽入湖漢念孫案衍在字  
餘水自餘汗北至鄒陽則在餘汗可知不必更言在矣  
凡言某水至某縣入某水者皆無在字若宏農郡盧氏  
下云育水南至順陽入沔是也其言某水在縣之某方

志四之六

三

者皆不兼及他縣若右扶風漆縣下云水在縣面是也  
他皆放此

南水

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念孫案南水當為牽水隸  
書牽字或作南與南相似而誤水經贛水注曰牽水面  
出宜春縣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並通  
稱也是其證

入湖

桂陽郡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念孫案入湖  
當為入湘湘湖字相似又涉下文入湖而誤也水經曰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北入於湘湘水注引地理志曰  
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入湘是其證

匯

臨武秦水東南至滇陽入匯秦讀為匯師古曰匯音胡罪反  
又下文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今本鬱下有林字辯見下條念孫

案匯皆當為滙字之誤也滙讀若匡隸省作滙說文曰

滙水出桂陽盧縣南出滙浦關為桂水出字舊本滙作

字今據水經訂正從水匯聲又曰漆水出桂陽臨武入滙滙字

或作匯形與匯相似因譌而為匯案方言南楚瀑滙之

閔郭璞曰滙音匡滙水在桂陽水經曰滙水出桂陽縣

志四之六

三

盧縣今本說東南過舍滙縣南出滙浦關為桂水史記  
南越傳出桂陽下滙水今本說漢書作滙水水經注曰

經謂之滙水今山海滙與滙聲相近故字相通若作匯

則聲與滙遠而不可通矣魏策楚王登滙臺而望崩山

作方滙說苑正諫篇後漢書文苑傳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一本

並作方滙滙亦滙之譌故與滙通下文有含滙縣南

海郡有滙浦關舊本關譌作官今其字正作滙不作匯

也又案漢成陽令唐扶頌曰賦政于外爰及鬼方匯夷

來降寇賊逖亾匯即滙宗滙夷謂滙水上之夷也上文

云除豫章鄒陽長夷粵捕摠伎強難化君奮威威武視

已好惡變貉振疊稽顙帥服以今輿地考之滙水發源

於連州南至廣州府之三水縣入於鬱水鬱水今謂於漢為桂陽南海兩郡之地故云夷粵拊摠又云匪夷來降也而隸釋乃讀匪為匯而以爲匯澤之盜漢隸字原又讀為淮夷來同之淮胥失之矣據漢碑及方言說文則此志之匯水明是漚水之譌而史記水經亦譌作匯唯含匯縣匯浦關兩惟字不認師古又有胡罪反之音後之學者多見匯少見漚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鬱林

桂陽漚水南至四會入鬱林宋祁曰景本無林字念孫案無林字者是也後人不知鬱為水名故加林字耳水

志四之六

壹

經曰漚水過潁陽縣出漚浦關與桂水合即漚水南入於海注云漚水南注於鬱而入於海是其證餘見上條下文武陵郡鐔成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鬱下無林字是也而宋祁乃云當添林字謬矣又零陵郡零陵陽海山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林字亦後人所加史記南越傳正義引此水經曰離水出陽海山南至廣信縣入於鬱水是其證今離水出桂林府興安縣陽海山南至蒼梧縣入鬱

陽山

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

非也念孫案水經曰泚水西北過陰山縣南注云縣本陽山縣即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見王子侯表形家言其勢王故塹山漚谷改為陰山縣是後漢之陰山即前漢之陽山故應云今陰山也師古自未之考耳

監原

武陵郡臨沅莽曰監原念孫案監原當依水經沅水注作監沅聲之誤也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為監而下一字不改

漢書第六

志四之六

壹

漢書第七

讀書記四

高鄧王念孫

鬻谷水 在谷水

漢中郡安陽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

漢念孫案鬻谷水谷字涉下文在谷水而衍水經鬻作

泔泔水篇云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泔水出自旱山

北注之注云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即地理志文也

泔水篇曰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

南入於沔下皆無谷字泔或作泔史記夏本紀素隱

志四之七

亦無在谷水沔水注作左谷水亦於義為長

新都谷

廣漢郡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沔念孫案新

都下行谷字新都乃縣名非谷名也率陽國志曰李冰

導洛通山水出瀑口經什邡與郫別江會新都大渡水

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章山又南逕洛縣故城西又

南逕新都縣與縣水湔水合是其證漢新都故城在今

新都縣東

小江入

蜀郡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念孫案人富為八

字之誤也謂此八小江并行千九百八十里也下文曰  
遠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鬱林郡有  
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九真郡有小水五  
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  
三千一百八十里皆其證也

木官

嚴道有木官念孫案木當為橋寫者脫其右半耳左思  
蜀都賦戶有橋柚之園劉逵注引地理志曰蜀郡嚴道  
有橋官下文巴郡胸忍魚復二縣並云有橋官

七 二千

志四之七

二

漸氏道禹貢嶠山在而微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

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里趙氏水經注釋曰今本

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里禹貢雒

指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為蜀郡犍為巴郡南郡長沙江

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易祓曰江源

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

泰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是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

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

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以上水經注釋

念孫案後人所記江行里數未必與班志原文相符且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正內

志但云至江都則里數固不及八千也。雖指又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一當作八，或是七，其言或是七者，正與趙氏所見宋本合。又說文繫傳水部江下引漢志云：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郡數里數皆與宋本同，則是舊本相承如此，今據以訂正。

郝鄂

捷為郡郝鄂，念孫案郝本作存，此因鄂字而誤加耳也。說文曰：存，鄂捷為縣。宋本如是，今本改存為郝。而無郝字，自玉篇始有之。而字書韻書皆仍其誤。水經作郝鄂，亦後人所改。華陽國志晉書尚作存鄂，且師古注鄂字有音而郝字

志四之七

三

無音則本作存明矣。

則馬同山

越巂郡青蛉則馬同山，有金馬碧雞。念孫案華陽國志曰：青蛉縣馬同山，有碧雞金馬。續漢書郡國志後漢書同劉達注蜀都賦引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巂青蛉縣。馬同山則馬同山上，不當有則字。未知何字之誤，或此處尚有脫文也。

池

益州郡僉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母單入溫。念孫案池上脫南字，池在縣南，故曰南池。水經溫水注曰：橋水

臘

上承僉元之南池，東流至母單，縣注於溫，即本地地理志。收廩南山臘，涂水所出。念孫案臘下脫谷字。水經若水注曰：涂水導源收廩，縣南山臘谷，即本地地理志。

脫三字

巴郡秦置，屬益州。念孫案桓九年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正義曰：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當有故巴國三字。而今本脫之，應注云：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正釋此三字也。

潛水 徐谷

志四之七

四

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明監本人江，瀉作入瀉，而胡氏東橋遂引之以駁水經，大誤。趙氏東潛已辯之。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瀉。徐谷，念孫案潛水本作瀉水，即下文入瀉之瀉。今作潛者，後人以水經改之也。說文瀉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潛涉水也。一曰漢為瀉，是出巴郡宕渠入江者，字本作瀉。水經作潛者，借字耳。又案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瀉。瀉下不當有徐谷二字。水經潛水注云：宕渠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不言入瀉。徐谷也。徐谷二字，未知何字之謬。

東漢水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念孫案東字後人所加下文隴而郡氏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為漢今本東字不言東漢也志言而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

循成道

循成道念孫案循當為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為說見史記倉公傳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並作脩城

至武都

隴而郡氏道禹貢養水所出齊曰養當作漾前文引禹貢家道漾即其證也念

志四之七

五

孫案說文漾古文作漾今志作養者蓋之假借字也續漢書郡國志亦作養淮南地形篇作洋高注云洋或作養是古書多至武都為漢念孫案至上脫東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即班志所本說文漾水出隴而獬道今本獬誤作柏據水經注引改獬道非漾水所出當依漢志作氏道水經注已釋之東至武都為漢水經云漾水出隴而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皆本班志

面漢

而禹貢嶓冢山面漢所出念孫案面漢下脫水字

脫三字

東南至江州入江念孫案此下脫有鹽官二字水經漾

水注曰鹽官水北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燕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而縣有鹽官是其證

脫七字

金城郡河關念孫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則此縣下當有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而今本脫之也

宣帝神爵二年置

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水經注曰湟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全氏謝山據此謂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乃應劭注非班志原文今本脫應

志四之七

六

劭曰三字念孫案上文之河關下文之允街並云宣帝神爵二年置則此亦班志原文非應劭注也水經注所引乃應劭地理風俗記耳淇水注曰白溝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是其比例也或曰既係班志原文善長何以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乎曰西河郡鴻門下云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河水注以為地理風俗記文日南郡下云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溫水注亦以為地理風俗記文然則水經注中固有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者矣右

扶風渭城下云故咸陽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渭水注則云渭城文穎以為故咸陽彼言文穎以為故咸陽猶此言應劭曰宣帝神爵二年置也豈得因應劭曰三字而遂謂其非班志原文乎

脩遠 溝接

允街莽曰脩遠念孫案脩遠下脫亭字王莽改允吾為脩遠故改此縣為脩遠亭也又朔方郡莽曰溝接渠接莽曰溝接亭今本亦脫亭字皆當依水經注補

鹽羌

臨羌莽曰鹽羌念孫案鹽羌當依水經注作監羌凡縣

志四之七

七

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為監

南籍端水 其澤

敦煌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而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謂出縣北入其澤念孫案南籍端水南字涉下文南羌而行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一引此作籍端水出羌中無南字又案西北入其澤及應注冥水出北入其澤南其字疑皆冥字之譌蓋縣曰冥安本因冥水以得名而冥水所入之澤因謂之冥澤元和郡縣志云晉昌縣本漢冥安縣因縣界冥水為名也又云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而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鹽水草宜畜牧猶河水出於蒗澤因謂之蒗水也故曰冥水出北入冥

澤冥澤既為冥水所入又為籍端水所入故曰籍端水西北入冥澤也若云入其澤則大為不詞

威成

北地郡莽曰威成念孫案威成當依水經注作威戎

出東而入洛

直路沮水出東而入洛念孫案洛在沮東不得言西入洛說文作瀘云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郡北東入於洛則此文本作沮水出西東入洛明矣

入河

志四之七

八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前左馮翊襄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禹貢錐指曰歸德下云洛入河襄德下云入渭蓋雜採古記故有不同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念孫案入河二字後人妄加之也洛水出北蠻夷中記其所出也洛水東南入渭記其所入也說文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今本北地作左馮翊案歸德屬北地不屬左馮翊此後人不明地理而妄改之今正淮南地形篇洛出獵山高注云獵山在北地而北夷中洛水東南流入渭皆本地地理志而但言入渭不言入河則志無入河之文明矣或曰許高所據乃左馮翊襄德下入渭之注非北地歸德下入河之注曰不然許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



夷界中高云獵山在北地而北夷中皆據北地歸德之  
注而皆言入渭則襄德下有入渭之文而歸德下無入  
河之文 記大川所入而前後異文漢志從無此例東樵  
明矣

曲為之說非也或曰一水而前後兩見或記其所出或

記其所入漢志亦有此例乎曰有隴西郡氏道下云禹

首蒼水所出東至武都為漢今本脫東字辯武都郡武

都下云漢水受氏道水今本漢上有東字一名沔過江

夏謂之夏水入江漁陽郡白檀下云濡水出北蠻夷中

今本濡誤作涇又脫遼而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

中字辯見後涇水下臨渝下云渝水首受白狼東人塞外交

黎下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鬱林郡臨塵下云有斤

志四之七

九

員水領方下云斤員水入海皆一水兩見而分記其出

入洛水亦猶是也下文郁郅下云泥水出北蠻夷中亦

不記其所入此與洛水濡水文同一例或謂蠻夷中下

中亦不言其所入有脫文非也說文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

圖水

上郡白土圖水出而東入河師古曰圖音銀又下文而

河郡圖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圖字本作圖

縣在圖水之陰因以為名也王莽改為方陰則是當時

已誤為圖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

又下文圖陽師古曰此縣在圖水之陽又匈奴傳居于

西河圖洛之間晉灼曰圖音銀三倉作圖師古說與地  
理志同又史記匈奴傳居于西河圖洛之間集解徐廣

曰圖在西河音銀索隱圖音灼音銀三蒼作圖今本史

圖作圖集解作徐廣曰圖在西河索隱作三蒼圖作圖

此校書者以注文改正文而後人復據已改之正文轉

改注文也今據索隱單地理志云圖水出上郡白土縣

而東流入河韋昭云圖當為圖續郡國志及太康地志

竝作圖字也以上索隱念孫案圖與圖聲相近古無圖字故

俗圖為之韋顏竝以圖為圖之誤非也水經河水注引

圖水全氏謝山校本曰觀善長所見之本卻不錯豈後

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為圖字以實之乎案全

說非也若漢志本是圖字則韋不當云圖當為圖矣水

經注引作圖者據韋注改之耳乃謂善長所見本不錯

後人始改圖為圖 王莽誤以圖為方圖之圖故改圖陰

何不察之甚也 為方陰而圖陰之圖實非誤字史記漢書之圖水圖陰

圖陽圖洛其字皆不作圖漢平周鉦所紀縣名有平周

平定圖陰三縣皆馬而河漢印有圖陽宰印少室神道石闕銘

開母廟石闕銘竝有西河圖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

圖陽田植是圖水之圖古皆作圖也王莽誤改圖陰為

方陰即古無圖字之明證故說文有圖無圖

可難

高奴有洧水可難師古曰難古然火字念孫案可難本

作肥可難肥者膏也此謂水上之肥可然非謂水可然

也脫去肥字則文不成義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高奴縣有洧水肥可糲又云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洧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筍注地為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以上水經注據此則志文原有肥字而師古不為作解蓋所見本已脫之矣古者謂膏為肥故此云肥可糲而說文亦云膏肥也肪肥也勝腸閉肥也段氏說文注不得其解乃謂此三肥字皆脂字之譌豈其然乎

火從地出

志四之七

十一

西河郡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念孫案地下脫中字火從地中出謂從井中出也郊祀志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文與此同皆有中字

原高

五原郡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面部都尉治田辟水經河水注原高作原亭云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東逕原亭城南嗣駟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念孫案作原亭者是也亭所以守也中部都尉治原亭面部都

尉治田辟師古讀辟為壁壁亦謂築城以守也何奴傳曰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百塞築城障列亭至盧胸是也

樓煩鄉 富代

雁門郡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莽曰富代念孫案樓煩上當有故字言陰館縣乃故樓煩鄉景帝後三年始置縣也志文若是者多矣脫去故字則文義不明水經灤水注正作故樓煩鄉富代水經注作富臧亦於義為長

入沽

志四之七

十二

代郡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廣甯入沽舊本脫廣字今據水經注師古曰沽音姑又音故又下文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念孫案沽皆當為治字之誤也上文鴈門郡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治音弋之反即此水也水經灤水注曰灤水一曰治水舊本灤水作灤說文曰灤水出鴈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又曰灤水東治水也從水累聲玉篇音力追切今據改又曰灤水東逕下洛縣故城南地理志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元鎮而長川城南小山東至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於灤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甯入治非矣案曰于延水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甯也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

於灤水是于延水至廣南尚未入治故云地理志曰于  
延水東至廣南入治非矣趙氏東晉未解非矣二字之  
意而改入治為人治謂六朝時漢志已謂治為治故道  
元以為非蓋誤會也又案注言灤水左會于延水於下  
各縣故城東有灤水即今之桑乾河漢下落故城在今  
直隸保定安州西于延水即今之洋河源出山西天鎮縣  
遼外東至保定州入是于延水入治非入治也又案灤  
水注曰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至桑乾故城東而北  
流注於灤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  
灤是也灤水即治水是祁夷水入治非入治也即今之  
壺流河源出山西廣靈縣西東北至直隸蔚縣入桑乾  
河即此志所謂至桑乾入治者也漢桑乾故城在今蔚  
縣東又案下文漁陽郡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  
入海此即今之白河源出直隸赤城縣邊外東南至天

志四之七

三

津縣由直沽入海者也非于延祁夷二水所入且廣甯  
桑乾皆治水所經非沽水所經則此志入沽明是入治  
之謬師古音姑又音故胥失之矣

參合 庫池別

鹵城庫池河東至參合入庫池別齊曰參合當是參戶  
之譌參戶縣屬勃海庫池所經也若參合故城在北塞  
之外限隔重山非庫池所得至矣念孫案齊說是也庫  
池別下當有河字下文河閒國已高下云庫池別河首  
受庫池河是其證

溫餘水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念孫案溫餘本作  
灤餘灤力灤省作灤與濟濕之濕相亂因譌而為濕  
合反即灤字之省故今又譌而為溫濕字俗書作濕  
本水經注作濕餘水又譌而為溫字俗書作溫二形  
而誤戴先生水經注校本已詳辯之而師古灤字無音  
則所見本已譌為溫矣

樂陽水 入海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念孫案樂陽當為陽樂入海  
當為入沽水經沽水注曰陽樂水出且居縣引地理志  
曰水出縣東又曰陽樂水東南合赤城河又東南入沽  
水是其證今猶謂之陽樂河出宣化府龍門縣西娘子

志四之七

四

山東南至鵬鵠堡合南河即赤城河又東至赤城縣入沽河  
與水經注合其入沽之處在赤城縣南界尚未出山不  
得言入海也此涉下文沽水入海而誤

厓奚

漁陽郡厓奚孟康曰厓音題念孫案厓皆當為厓韻書  
厓厓二字並有題音易於相亂又隸書厓字或作厓形  
與厓亦相亂案古彙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厓蓋俗書  
厓字作厓與帝字相似故二字互譌也今  
經傳相承厓字作厓厓字作厓皆其類然則厓奚之  
作厓奚當亦是傳寫者以厓為厓因譌而為厓矣故  
厓誤作厓續漢書郡國志水經鮑邱水注並作厓奚厓  
字以厓為聲則漢志之本作厓奚甚明集韻厓厓二字

並田黎切犀字注引說文犀犀后也犀字注云犀美縣名是犀字自爲犀犀后而犀字則爲犀美縣作犀美者誤也太平御覽州郡部八引十道志云檀州本漢虎美縣又引漢志虎美屬漁陽虎音題則宋初本尚不誤

涇水 蠻夷

白檀涇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涇音呼賜反漢書攷異曰案水經注濡水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夷中念孫案今地蓋酈元所見之漢書本作濡水不知何時譌濡爲涇師古不能正也漢之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灤水所經濡灤古今字別無涇水之名

志四之七

五

念孫案錢說是矣而未盡也余謂出漁陽白檀塞外之濡水字本作涇從水與聲與俗作軟故涇從其聲而音乃官反聲相近故也若出涿郡故安之濡水則字從需聲而讀若儒兩字判然各異說文濡玉篇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涿不言出漁陽白檀北蠻夷中也今本漢志水經涇字皆譌作濡學者莫能是正余謂隸書需字或作需易需卦釋文曰需與需相似故從與之字多譌從需字從雨重而者非若換之爲需換之爲需涇水之爲濡水猶士德禮涇之爲灤灤之爲灤皆是 涇水之爲濡水猶士德禮涇濯棄于坎之涇惑大記譌作濡也涇與涇字形相似故涇譌爲涇若本是濡字不得譌爲涇矣世人多見濡少見涇故涇水字

今皆作濡此涇字若不譌爲涇則後人亦必改爲濡矣 又考水經注濡水一名難

水又云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譌耳蓋其字本從與聲故聲與難相近涇水一名難水猶有骨聲今人謂之灤河聲與與亦相近也集韻平聲二十六桓涇奴官切水名

在遼而肥如或作濡類篇云涇水在遼而肥如即本於漢志而又云或作濡則仍爲俗本所惑然以涇爲正文而以濡爲或字則固非無據而云然矣是書已將付梓而友人以段氏

若諸經詞釋集見其中涇濡灤三字攷大旨與子同而引證互有詳略因并記之

灤水

右北平郡俊靡灤水南至無終東入夷師古曰灤音力

志四之七

六

水反又音郎賄反宋祁曰灤當作灤念孫案說文灤水出右北平俊靡東南入夷從水壘聲玉篇力水切水經鮑邱水注云灤水出右北平俊靡縣東南流逕石門峽又西南入於夷水引地理志灤水云云其字皆作灤不作灤子京言灤當作灤蓋誤以爲出鴈門陰館之灤水矣說文灤水出鴈門陰館黑頭山東入海從水壘聲玉篇力水切此即今之桑乾河與出右北平俊靡之灤水了不相涉

海陽

遼而郡肥如濡水南入海陽念孫案陽字涉上文海陽而行水經雖云濡水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於海然可

言入海不可言入海陽也且善長駁之云濡水東南至  
系縣碭石山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蓋經誤證耳據  
此則漢水入海之處在系縣而不在海陽也漢海陽故  
城在今濰  
州西南魯縣故城  
在今昌黎縣南

四年

元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念孫案四年水經遼水注作  
三手是也武帝紀朝鮮傳竝作三年史記朝鮮傳  
漢紀竝同樂浪  
郡下亦云元封三年開

水

鬱林郡定周水首受無斂入潭念孫案水上脫周字水

志四之七

七

經曰存水出健為郁鄂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為周水  
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注云存水東逕牂柯郡之毋  
斂縣北而東南與毋斂水合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為周  
水案此所敘周水來源與班志不同而周水之在定周  
則同其言合毋斂入潭亦與志同則志文水上當有  
周字又溫水注曰潭水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  
西南來注之皆其證

入高要

合浦郡臨允牟水北入高要入鬱念孫案入高要當為  
至高要水經溫水注曰牟水出交州合浦郡臨允縣北  
流逕高要縣入於鬱水高要縣屬蒼梧即今肇慶府高

要縣也臨允縣在今新興縣南

十八年

昔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為國念孫案十八年當為  
十六年水經巨洋水注作十八年則善長所見本已誤  
高五王傳曰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  
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闔濟北王志昔川王賢膠  
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孝文十六年同日俱  
立諸侯王表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齊悼惠王世家  
竝同漢紀亦同上文齊南郡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  
竝同漢紀亦同為齊南郡下文膠東國下云故齊文帝  
十六年別為國高密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  
年別為膠西國皆與表傳相符唯昔川不合

志四之七

六

三石山

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念孫案三石當為三戶字之  
誤也水經濰水注引此正作三戶郊祀志曰宣帝祠三  
戶山於下密山在今平度州西南七十里

慮

城陽國慮念孫案慮當為慮字之誤也水經沂水注曰  
慮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慮縣故蓋縣之慮上里也是  
其證全氏謝山曰今本漢書慮作慮慮有慮音如昌慮  
取慮之類念孫案全說非也慮字雖有慮音而古書慮  
字無通作慮者若慮通作慮則注當云慮音慮今注內

無音則本是盧字明矣

脫四字

淮陽國圍念孫案王莽傳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雷圍縣莽改曰益歲然則圍縣下當有莽曰益歲四字而今本脫之也

脫三字

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念孫案此下當有青州數三字

屬豫州

魯國屬豫州念孫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魯國本屬徐州

志四之七

九

允武改屬豫州此記前漢郡國則當云屬徐州不當云屬豫州蓋後人所改

沛 沛渠

下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念孫案入沛當為入沛渠今本沛譌作沛又脫渠字沛渠者沛水分出之渠東入於泗水一名沛水即前山陽郡湖陵下所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沛水在南者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東南流者東過方與縣北為沛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湖陸即湖陵章帝更名又曰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沛水從而來注之注云沛水即濟水之所苞

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

庭城下即此所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渠者也水經

注云泗水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又下文蓄下云南梁水

而至胡陵入沛渠沛渠亦當為沛渠水經注引此正作

沛渠今本水經注脫渠字此言入沛渠則知上文泗水至方與入

沛沛下當有渠字矣

荊州 十一年 四年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漢書攷異曰州字衍高帝六年封劉賈為荊王兼有廣陵之地故云屬荊其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

志四之七

三

荊州也念孫案錢說是也十一年當為十二年文選蕪城賦注

引此諸侯王表曰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吳王濞以故

代王子沛侯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曰高祖十二年

更荊為吳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故曰高祖十二年更

屬吳也景帝四年當為三年諸侯王表曰江都易王非

以景帝二年三月甲寅立為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年

者景帝之三年也史表誤在四年梁氏曜北史記志疑已辯之史記孝景紀

曰三年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漢紀同故曰景帝三年更名江都也

山川林澤

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殫念孫案山川林澤當依漢紀作山林川澤見周官大司徒

其剛柔緩急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念孫案其本作有言五常之性不同故民函五常之性亦有剛柔緩急及音聲之不同也今本有作其字之誤耳管子小乘聰明今本有字並誤作其周南關雎正義小雅谷風正義采芣正義左傳文六年昭二十一年正義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並作有

秦幽

志四之七

三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為之歌秦念孫案秦幽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上文兼秦幽兩國而行

洋洋

邶詩曰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段氏詩經小學引盧氏紹弓說曰玉篇水部洋字係切亦瀾字集韻瀾或作洋洋然則洋洋乃洋洋之譌即新臺之河水瀾瀾也廣雅釋邱有洋字今亦譌為洋念孫案廣雅釋邱後集韻遂誤收入洋字音迷洋切引廣雅洋字今本廣雅又譌洋為洋洋以洋為洋之誤非也河水洋洋之洋不得譌念孫案盧說是也洋字本作漾以平姓之平為

聲俗書平姓字作羊與篆文羊字無異故泮譌為洋也下文引衛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為泮泮之譌明矣

巫鬼

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念孫案巫鬼上原有好字此言大姬好祭而用巫故其民化之而皆好巫鬼也脫去好字則文義不明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正義引此志正作其俗好巫鬼又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摠名故漢書唯言好巫正義兩引此皆云好巫則有好字明矣匡衡傳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志四之七

三

一都之會

苑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念孫案都會之間不當有之字篇內皆言一都會無之字史記貨殖傳亦無

昴畢

趙地昴畢之分壘引之曰昴上當有胃字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星經曰胃昴趙之分野晉書天文志引費直周易分野曰自婁十度至畢八度其中趙之分野又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趙之分野高注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天文篇並曰胃昴畢趙之分野

皆其證漢紀高后紀云胃昂畢趙也廣雅即本漢書尤其明證矣史記正義論例引此已脫胃字

冰紘

織作冰紘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紘白熟也臣瓚曰冰紘紘細密堅如冰者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紘素也念孫案冰紘謂素色鮮潔如冰也師古分冰紘為二物亦非

溝洫志

醴二渠

通醴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醴分也師古曰醴音山支

志四之七

三

反念孫案醴本作灑注內醴字並同此後人不識古字而以意改之也河渠書作廡索隱曰廡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為灑據此則漢書本作灑明矣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楊雄傳灑沈菑於豁灑師古並云灑分也所宜反則此注亦作灑明矣墨子兼愛篇灑為九澮字亦作灑文選南都賦開灑灑流李善曰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所引即孟康注

溉注

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身鹵之地四萬餘頃念孫案上溉字涉下溉字而行下言溉身鹵之地則此可不

得先言溉據注云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則上句無溉字明矣上文云並北山東注洛欲以溉田亦是先言注而後言溉也史記及水經瀘水注通典倉貨二皆無上溉字

慮殫為河

慮以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

莫不王

慮有德色慮非顧行也慮不動

於耳目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師古曰慮猶恐也念孫案師古訓慮為恐謂恐殫為河非也下句云殫為河兮地不得甯則是已殫為河矣今案慮猶大氏也

志四之七

三

言河水所漫之地浩浩洋洋大氏盡為河矣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漢書賈誼傳慮以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與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之事下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亦言大氏莫不王也師古曰慮計也今本慮與誘作莫慮賈子五美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今據改又曰偕父櫻鉏慮有德色言大氏有德色也又曰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大氏非顧行也師古曰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失之又曰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言大氏不動於耳目也是慮為大氏之稱也或謂之無慮疊韻字也高誘注淮南倣真篇



曰無慮大數名也漢書會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以無慮為無小計慮非是詳見經義述聞或作亾慮趙充國傳亾

慮萬二千人師古曰無慮大計也慮與閭古同聲而通

用宣十一年左傳注無慮計功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

余反又地理志河內郡陸渾東海都昌慮臨

淮郡取慮遠而郡且慮遠東郡無慮並音閭故河渠書

作閭殫為河猶遠東之無慮縣因醫無閭山以為名也

弗鬱

裴駟謂州閭盡為河尤失之

吾山平兮鉅野溢原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滿溢

志四之七

美

則椒魚弗鬱而滋長近冬日乃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

汪本非是涉上注章說是也而誤據景祐本改別本或刪此四字尤非弗鬱憂不樂也水

長涌溢滅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甚困也柏

讀與迫同念孫案顏說亦非也河水木濁不待汎濫而

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樂也余謂弗鬱

讀為沸渭河渠書沸渭猶汾沔魚眾多之貌也楊雄長

楊賦汾沔沸渭李善曰汾沔沸渭眾盛貌也河溢鉅野

則其地皆魚矣故曰魚弗鬱下文蛟龍騁兮放遠游意

亦與此同迫冬日者言時已近冬而水猶汎濫也迫冬

高

自鬲以北至徒駭閭相去二百餘里念孫案鬲下有津

字而今本脫之高津為九河之一而鬲乃縣名非河名

九河以徒駭為極北高津為極南故曰自鬲津以北至

徒駭不當言自鬲以北也周頌般正義引此無津字亦

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案正義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

釋自鬲津以北至徒駭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此正

之文則有津字明矣禹貢正義爾雅釋水疏引此立

住十餘歲

作自鬲津以北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而西北行至西山南頭通折

志四之七

美

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

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念孫案上既言居則下

不得更言住住當為往言故大隄在河而民居在隄

東與水相迫故往十餘歲時民更於大隄內築直隄以

自衛也下文云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

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是其證隄書從

不從亾之字多相亂故往譌作住

藝文志

與不得已

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

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師

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念孫案既言成非其本義則無庸更言皆不得其真余謂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詞不得已者必欲求其本義也言三家說詩皆非其本義如必求其本義則魯最為近之也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語意與此相似

后倉

曲臺后倉九篇念孫案后倉下脫記字則文義不明據如注云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則有記字明矣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

志四之七

毛

記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五引此並作曲臺后倉記

法式

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念孫案式本作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或作式與式相似而誤言行之是者可以為法非者可以為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劉向傳云言得失陳法戒是也若作法式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三引作式則宋時本已然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作朕朕亦戒之誤陳禹謨不知朕為戒之誤遂依俗本漢書改為式左傳序正義引此正作戒

魯論語

傳魯論語者念孫案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語字者省文也上文傳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敘引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璧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陳禹謨依俗本漢書增語字

芋子

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師古曰芋音弭史記孟子荀卿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馬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正義曰藝文志芋子十八篇顏師

志四之七

毛

古云音弭案芋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念孫案正義說是也芋有吁音故別錄作芋子史記作吁子小雅斯于篇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釋文芋香子反或作吁作芋者字之誤耳

武帝時說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念孫案古今人表捷子在尸子之後鄒衍之前或作接子史記田完世家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正義曰接子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孟子荀卿傳正義同是捷子乃六國時人不言六國時者蒙上條而省非武帝時人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行

君人

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念孫案君人當為人君穀梁傳序疏爾雅序疏引此皆不誤

非禮

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禮下有樂字是也墨子有節用節葬非樂二篇故曰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穀梁序疏引此已脫樂字

作賦以風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風念孫案風下原有諡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枚乘司

志四之七

无

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為侈麗閭衍之詞沒其風諡之義風諡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作賦以風諡

門人

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念孫案門下人字涉上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用賦則無人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無人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西漢本刪去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皆無人字

傳周

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念孫案傳當為傳耿昌傳周皆上姓下名

太歲謀

太歲謀日曆二十九卷引之曰謀當為謀應劭注楊雄傳曰謀諧也上文有漢元殿周歷謀今本譌作謀十七卷下文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唐人避太宗諱書謀字作謀因譌而為謀矣傳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為欲篇謀出譌作謀士

奇胘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如

志四之七

辛

淳曰胘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胘軍中約也念孫案說文奇佻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刑德奇資之數自此所刑又曰明於奇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祿祥高注云奇資陰陽奇祕之要非常之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然則奇佻者非常也佻正字也胘咳資皆借字耳脈法之有五色診奇佻術猶兵法之有五音奇佻皆言其術之非常也師古徒以奇胘用兵四字連文遂以胘為軍中約不知軍中約之字自作該說文該軍中約也字從言非奇胘之義且奇胘二字同訓為非常若以胘為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

所施

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念孫案所施上亦當有之字方與下句一例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此有之字

瘥瘥

金創瘥瘥方三十卷念孫案師古注瘥音在前瘥音在後則瘥瘥當為瘥瘥說文瘥小兒瘥瘥病也諸書皆言瘥瘥無言瘥瘥者

漢書弟七

志四之七

三

漢書弟八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陳勝項籍列傳

次所

又問合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叢祠中為之非戍人所止也念孫案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次所明是戍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篝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若非戍卒所止處則篝火狐鳴何為乎

志四之八

一

兩勝廣

且曰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念孫案此文本作且曰卒中往往指目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上文魚腹中書及篝火狐鳴之語皆曰陳勝王故卒中往往指目陳勝而吳廣不與焉吳廣素得士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其眾見下文而陳勝不與焉史記陳涉世家作且曰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句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是其證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張楚

勝乃立為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弛今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念孫案張耳陳餘傳曰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與則劉說不誤

讙起

楚讙起之將師古曰讙起如讙之起言其眾也念孫案讙起本作讙午說見史記

諸軍

願為諸軍決戰念孫案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諸君羽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文亦作諸君

志四之八

脫二字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念孫案史記秦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並脫楚齊二字

仰關

仰關而攻秦念孫案仰本作叩古仰望字皆如此作師古注當云叩讀曰仰此四字見於師古注者不可枚舉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叩字作叩非也以上師古注今本則正文注文叩字皆改

為仰又刪去叩讀曰仰四字矣叩叩字相似故叩誤為叩若本是仰字何緣誤為叩乎

阡陌

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也念孫案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什伯故又誤作阡陌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秦始皇本紀作什伯羣書治要引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法皆本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人百人之長也本今

志四之八

三

什伯誤作什伯十八誤作十人與匈奴傳索隱不合且下文云將數百之眾則不得言千明矣匈奴傳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俛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闢當以作阡陌者為是不知陳涉起於大澤乃為屯長時事非為耕夫時事上文先言叱隸之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之眾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間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棘矜

鈕授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鍔服虔曰以鈕柄及棘作牙  
矜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擾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  
謂牙鋌之把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鈕擾  
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也念孫案方言曰矜謂之杖棘  
矜謂伐棘以為杖也淮南兵略篇曰陳勝伐檮棗而為  
矜義與此同伐棘為矜即上文所云斬木為兵也後徐  
樂傳曰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曰陳勝吳廣起窮  
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眾鑿鑿棘矜義  
並與此同師古以棘為戟非也下文鉤戟長鍔乃始言

志四之八

四

戟耳

張耳陳餘傳

庸奴其夫也即父客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也即父客王楙曰史記謂  
嫁庸奴也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也去也班史削去嫁也  
二字義便不同念孫案王說非也史記本作庸奴其夫  
也去抵父客無嫁字辨見史記

乃

乃求得趙歇末利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念孫案說  
文仍從乃聲仍乃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凶

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司農讀為仍是仍字古通作乃

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為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

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

卻正傳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方

注引補通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水經渭水注引通作仍

胡粵傳通與眾處江淮之間通與邊防二通作仍

尚魯元公主

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  
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為配也案尚之為配古無諸  
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

志四之八

五

會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

物類不得以主掌為辭史記索隱曰章昭曰尚奉也不

敢言取崔浩曰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恐非其義引

之曰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為辭王吉傳漢

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謂於

婦則所謂尚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

得以尚為配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尚司

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

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

文以就之耳念孫案此尚字即當字也與尚公主之尚

不同古字當與尚通史記魏其武安傳非大王故一本作當廣雅配當也當可訓為配尚則不可訓為配

魏豹田儂韓王信傳

陽為

儂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謂殺奴師古曰陽縛其奴為殺奴之狀也今流俗書本為字作偽非也陽即偽耳不當重言之念孫案為字古通作偽古書為字多作偽說見史記淮南傳陽偶即陽為史記作為本字也漢書作為偽借字也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為詐偽之偽故改偽作為而反以古本為俗本

志四之八

六

韓彭英盧吳傳

尊會

迺晨炊尊會張晏曰未起而牀尊中會引之曰方言尊厚也厚會猶言多會說見經義述聞秣馬尊會下

又

淮陰少年又侮信念孫案此又字非承上之詞又讀為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為有說見史記正作少年有侮信者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者字可有可無下文人有言上亦無者字

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 唯天子亦以為國

器 唯上亦難為 唯其人之贖知哉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師古斷唯字為句注云唯應辭念孫案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為唯言非獨大王以為弗如唯信

亦以為弗如也唯字古多借作唯少儀雖有君賜雜記注茲曰唯或為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為唯邪然則唯與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揚保曰唯讀為唯秦策曰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王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唯史記汲黯傳宏湯淡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唯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母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荷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于

志四之八

七

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傷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入翁習知之唯唯亦得謂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而南夷不為川唯大臣亦以為然唯與同唯又借作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惟與雖同史記淮陰侯傳作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則不得斷惟字為句而讀為唯諾之唯矣又案韓長孺傳曰士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為國器今本亦字誤在上句士字以為國器則亦字在下句明矣史記汲黯傳宏湯漢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改正史記韓長孺傳亦字亦在上句則唯讀為唯言不獨士稱慕之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耳唯讀為唯言不獨士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為國器許之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云天子一人則是訓唯為獨失其

指矣。又金安上傳曰：敵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唯亦讀為雖，言不獨左右憚之，唯上亦難之也。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又失之矣。又楊雄傳曰：唯其人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唯亦讀為雖，文選解嘲正作雖。師古曰：非唯其人膽知，乃會時之可為也，又失之矣。

令齊趙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念孫案：今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

必不為二子所禽矣。

志四之八

八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念孫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必為二子所禽矣，不與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為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為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為必，不以為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為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為所禽而已乎？弗思甚矣。通典三作不然，必為所禽矣。通鑑漢紀二作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師古

以前行屬上句云：行音戶，郎反。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念孫案：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日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行字仍當音戶，郎反。而以前行屬上句。

幾是乎

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薛瓚曰：幾近也。念孫案：幾讀為豈。

志四之八

九

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解引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曰：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其明證矣。豈與幾古同聲而通用。趙岐注：孟子告子篇曰：是為相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又曰：幾不甚善矣。哉，楊倞曰：幾讀為豈。韓子姦劫弑臣篇曰：幾不亦難哉。續史記滑稽傳曰：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幾並與豈同。夏漢誅梁王彭越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囚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念孫案：高紀云：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漢紀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屬



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  
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  
見醢彭越之事遂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  
為夏又誤在漢字上耳羣書治要引作復誅彭越是其  
證

入漢

及高祖初起沛絳以客從入漢齊曰史記作從入漢中  
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念孫案從入漢即從入漢中非  
有脫文也功臣表云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以將軍入漢  
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皆

志四之八

十

其證

荆燕吳傳

避不肯與戰

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念孫案避本作壁壁不肯  
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與戰也吳王濞傳曰條侯  
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漢書耿弇傳注曰壁謂築壘壁也  
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為避其失甚矣史記荆燕世家  
正作壁不肯與戰

閒招

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念孫案後漢書鄧禹傳注曰

閒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史記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  
行謂私行也漢王問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  
私出也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也則於義轉迂  
矣

同情相求

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歛史  
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念孫案惡助為韻好畱為韻  
情成為韻欲趨為韻利歛為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  
略篇亦曰同利相外同情相成成字隸或作成與草書  
求字相似因譌而為求矣昭二十年左傳虛以求  
嬾晏子外篇求作成

志四之八

十一

轉胡眾

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轉字師古無音念孫  
案轉讀為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搏索隱曰搏音專  
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  
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  
與此同專搏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  
轉而行無成而義即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  
為也

渡淮

於是吳王通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念

孫案淮當爲江丹徒卽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尚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記正作度江走丹徒漢紀亦云吳王亡走江南保丹徒

漢兵還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念孫案此時漢兵尚未還不得言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

及未有詔虎符

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說見史記

志四之八

三

圖之

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念孫案下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並無

豈不危哉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劉攽曰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

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念孫案事發相重

晉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爲說說者奇異之稱猶言豈

不偉哉耳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說文奇異之文也薛

綜注而京賦曰說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斲以詭

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秋侈樂篇曰倣說殊瑰耳所未

嘗聞目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奇物譎說倣儻

窮變王逸天問章句序曰琦瑋譎說譎說與琦瑋同義

故史記作偉偉與瑋通漢書作危危與詭古同聲而通用漢

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

寸雖齊必有說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

志四之八

三

京賦曰四海同宅而秦豈不說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

讀危爲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爲事發覺相重爲相累誤

貢父又疑危字爲後人所改皆由不知危爲詭之借字

遂致紛紛之說

楚元王傳

路少

德字路少脩黃老術念孫案路少本作路叔隸書叔字

或作豺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因譌而爲少宋祁曰路

字下疑有叔字而不言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爲幼少之

少屬下句讀矣案此言少脩黃老術下又言少時數言

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譌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竝作字路叔脩黃老術今本文選注脩上有少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皆無少字

肺附

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念孫案一說近之然既言附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皆謂木皮也說文曰朴木皮也補削木札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漢書方術傳云風

志四之八

十四

吹削肺是也今本肺誤作哺顏氏家訓已辨之小雅角弓箋曰附木桴也正義曰桴謂木表之麤皮也桴附杵聲竝相近肺附語之轉耳言已為帝室微末之親如木皮之託於木也下文云臣幸得託末屬是其證矣田蚡傳曰蚡以肺附為相中山靖王傳曰得蒙肺附衛青傳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閒宣元六王傳曰博幸得肺附師丹傳曰肺附何患不富貴王莽傳曰伏自惟念得託肺附史記惠景問侯者表序曰諸侯子弟若肺附今本附作贖因肺作肺贖者皆誤古書後漢書盧芳傳曰以肺附之故太元親次八曰肺附乾饑其榦已良義竝同也若以肺為

肺肝之肺則義不可通

通所聞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念孫案通猶道也謂道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彼注曰通謂陳道之也

不可勝原 功無原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念孫案師古以原為本數非也原者量也度也言其麗與盛不可勝量也廣雅曰量源度也源與原古字通宋玉神女賦曰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

志四之八

十五

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又王莽傳曰功亾原者賞不限原亦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淮南本經篇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高注齊策曰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曰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忤恨 恨其父 常連恨勝 爭恨 相恨

恨上

稱譽者登進，皆恨者誅傷。念孫案：恨，讀為很，忤逆也。很，違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繇也。繇，亦違也。繇，通作戾，鄭注大齊策：秦使魏并致帝於齊，學云：違，猶戾也。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即違秦。是很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為很。很，違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單于而青不聽也。又龔勝傳：夏侯常連恨勝，恨亦讀為很。很者，相爭訟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上文曰：勝以手推常曰：去，又曰：常志謂勝曰：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下文云：御史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

志四之八

六

公門下相非恨。讀為很。疾言辯訟是也。曲禮：很，毋求勝鄭注曰：很，鬪也。謂爭訟也。小雅常棣篇：兄弟鬪于牆，毛傳曰：鬪，很也。爾雅：鬪，恨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戾也。李巡怨恨，失之。辯，見經義述聞。作恨者，借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為很。謂相爭鬪也。孟子言好勇鬪很，是很與爭鬪同義。故以爭很連文。作恨者，亦借字耳。又匈奴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恨，恨亦讀為很。謂相爭鬪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距，義亦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

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恨亦讀為很。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子雜篇曰：君歡然與子邑，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節士篇曰：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並與很同。而六傳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恨而外也。則是皆讀為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為很之借字矣。

根丞地中 首丞泥中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丞地中。宋祁曰：丞，作甬。一作甬，通鑑漢紀二十二

志四之八

七

作甬。司馬康曰：甬，測洽切。胡三省曰：字書測洽之甬，從干從日。與今甬字不同。漢書作根丞地中，意甬即丞字也。念孫案：漢書作丞，乃甬字之誤。淮南要略：禹身執藁，誤作丞。甬即甬之俗體。司馬音及宋校皆是也。梓柱得地氣而復生，故其根入地中。地中非空虛之處，不可以言丞。則作甬者是也。廣韻：甬，俗作甬。周官典瑞注：插之，初洽反。胡以甬為丞字，誤矣。漢紀孝成紀作根插地中，插甬古字通。則漢書作甬明矣。又儒林傳：先歐旄頭，劍挺墮墜，首丞泥中。宋祁曰：丞字當是甬字亦是也。泥中可言甬，不可言丞。太平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作甬。又

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八  
引此竝作插

積思

專積思於經術念孫案積思當為精思字之誤也藝文  
類聚雜文部一太平御覽學部十竝引作專精經術北  
堂書鈔藝文部三論語序疏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  
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字皆作精董仲舒傳蓋三年  
不窺園其精如此  
見寬傳帶經而鋤休  
息輒讀誦其精如此

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  
志四之八 六

篇劉奉世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念孫案  
史記夏本紀云帝曰母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母水舟  
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禹曰子辛壬娶塗  
山癸甲生啟云云論衡問孔篇云尚書曰母若丹朱敖  
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勸禹母子不肖子也禹曰子娶若  
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子弗子效已不敢私不肖子  
也謹告篇云舜戒禹曰母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  
皆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  
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據今本尚書  
以駁子政固無譏焉

高王王傳

既欺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念孫案既欺本作既見欺  
謂見欺於齊王而不得反其國也今本脫見字則文不  
成義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見字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同

後聞 後擊 後見熊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  
伐齊念孫案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為復言樂布  
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

志四之八

九

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  
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西南夷傳云王侯  
受詔已復相攻又周勃  
傳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後擊亦當依史記作復  
擊又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  
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宋祁曰浙  
本後作復案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而  
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太平御覽皇王  
部十四引此正作復見熊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  
譌作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

獻

或曰畫使胤伏念孫案景祐本胤作胤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胤祖也從衣胤聲或從果聲作裸俗作胤不合六書之義世人多見胤少見胤而經傳中胤字皆譌為胤矣

蕭何曹參傳

魏將孫邀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宋祁曰浙本邀字下有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上下文皆言攻某軍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水經涑水注引此有軍字史記同

志四之八

少朕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史記索隱曰案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晏子春秋外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章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少譌作小

載其清靖

載其清靖民以甯壹念孫案載行也見堯典鄭注昭十年左傳注周語注真前似謂行其清靖之治也師古訓載為乘失之

張陳王周傳

汜上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今本汜作圯乃張必所服

改劉放宋祁已辯之

虞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念孫案水經沂水注曰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閒以為圯皆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上即此處也據此則文穎以汜為沂水上橋是也師古不審地望而非之誤矣

直道其履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道其履汜下師古曰直猶故

志四之八

主

也一曰正也念孫案直猶特也說見史記

斂衽

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念孫案衽謂袂也廣雅曰袂衽袖也衽袂也此云斂衽而朝貨殖傳云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馬是衽即袂也管子弟子職篇曰攝衽盥漱又曰振衽掃席趙策曰攝衽抱几列女傳母儀傳曰文伯引衽攘卷而親饋之皆謂袂也

鹿臺之財

散鹿臺之財念孫案財當依史記作錢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尚書改之也辯見史記周本紀

天下不復輸積

息牛桃林之壘天下不復輸積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有故怨

雒齒與我有故怨念孫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本作雒齒與我有故故服注申之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文有怨字則服注為贅語矣有故即有怨呂氏春秋精諭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為

志四之八

三

請無故即無怨也史記作雒齒與我故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並作雒齒與我有故新序善謀篇同皆無怨字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天子位必矣景祐本上字下有曰字劉放曰曰字後人妄加念孫案劉說非也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外戚傳曰天子為人仁強高祖以為不故下文曰明其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故下文曰明其代天子位必矣若無曰字則為四皓語矣是四皓以天子為不肖也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

避逃我

吾求公避逃我念孫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並作吾求公公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所與

絳灌等或讓平 議者或言 竹柏或枯

志四之八

三

絳灌等或讓平史記或作咸念孫案既言絳灌等則讓平者非止一人作咸者是也又匈奴傳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讓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漢紀孝成紀或作咸案下文云允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不如勿受是讓者皆言宜受其降唯永欽以為不可也亦以作咸者為是又王莽傳天鳳三年二月大雨雪淡者一文竹柏或枯或亦當從漢紀孝平紀作咸皆字之誤也北堂書鈔天部四引王莽傳正作咸

為匈奴圍

至平城為匈奴圍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文

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女弟

樊噲帝之故人又呂后女弟呂須夫念孫案弟上本無女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女字樊噲傳云噲以呂后弟呂須為媵五行志云趙皇后弟昭儀高五王傳云紀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弟上皆無女字

固請之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宋祁曰之字可刪念孫案宋說是

志四之八

音

也此時平尚未得宿衛中但請之耳下文大后以為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則是平已得宿衛而下文為贅語矣之字涉下文兩之字而行史記無

啜血而盟

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宋祁曰浙本無而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景祐本作啜而盟而即血之誤此作啜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寫者誤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啜血盟無而字

各有主者

平日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各字此涉下文苟各有主者而衍下文平日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故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此文但言有主者而已不須言台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一引此皆無各字史記亦無

續封之

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宋祁曰浙本無之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封下不當有之字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此無之字

志四之八

音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排輕車騎

別擊而丞白水北排輕車騎淮南破之念孫案排當依景祐本作排擊排輕車騎淮南者上排是章邯為排王之排下排是排縣也二排字並於用反史記正作排輕車騎音於排反則已誤讀為排矣鄒商傳亦云破排將軍身氏後人改排為排則義不可通

攻其前垣

從擊黥布攻其前垣陷兩陳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



謂攻其壁壘之前垣史記作攻其前拒集解云徐廣曰  
 拒一作和駟謂拒方陳也念孫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  
 皆桓字之譌也垣與桓聲相同拒與桓字相近莊子應  
 桓讀為和和與桓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如淳注漢  
 日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案和桓聲相近桓之讀為和  
 猶和之讀為桓水經桓水注引禹貢和夷厥績鄭注曰  
 和讀曰桓逆周書時訓篇將帥和謂軍門也周官大司  
 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  
 立兩旌以為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眾交和而舍魏武  
 帝注曰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為交和韓子外儲說左  
 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

志四之八

三

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  
 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面齊軍其東楚  
 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  
 禮仲冬講武除地為場四出為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  
 後皆有和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  
 棺前蔽謂之前和呂氏春秋開春論曰晉王季歷葬於  
 渦山之尾樂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是也和與桓聲相  
 近軍門兩出謂之和周官所謂 猶木雙桓謂之桓也周  
 大宗伯公教桓圭鄭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之  
 桓也檀弓三家稱桓桓鄭 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為

桓猶木貫柱四出謂之桓而聲或為和也漢書儒吏應  
 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而百步築上四方上有屋上  
 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蘇所治夾  
 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然則史記作拒漢  
 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李奇顏籀以垣為牆垣裴駟以  
 拒為方陳皆失之訓拒為方陳則與下文陷兩陳相覆  
 若作拒則聲與和且桓與和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  
 遠而不可通矣

將軍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  
 景祐本無二軍字念孫案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  
 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

志四之八

三

十人皆無軍字

鄆侯

景帝復封繅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屬沛國水經  
 淮水注曰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  
 應為侯國音多沈氏繹旃曰漢書周繅傳封繅子應為  
 鄆侯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鄆也史記周繅傳亦  
 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  
 造為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鄆注則六朝本已如是  
 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見趙氏水 念孫案沛郡鄆縣之  
 鄆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

也今考景祐本注本毛本周縉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鄆陽下孟康曰鄆音紆紅反地理志此傳鄆侯下蘇林曰鄆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鄆縣之鄆蘇林周縉傳注孟康地理志鄆道元淮水注顏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百官公卿表注司馬貞高祖功臣表侯表索隱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記周縉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鄆縣孟康音多正與蘇音相合豈亦脫去

志四之八

无

寒反二字邪且蘇林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也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鄆侯之鄆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即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鄆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注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為足據耶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鄆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

轉入哥箇二韻者說文驪從馬單聲而魯頌駟篇有驪有駱之驪音徒河反說文驪富釋釋兒從音單聲丁可切驪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龍體已與犧羅為韻儀古讀若詞羅古讀若波說見善韻正又爾雅瘳勞也瘳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並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駱馬說文引作瘳瘳駱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哥箇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哥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鄆之音多乎而全氏謝山經史問答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謬也

志四之八

无

推呂祿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奇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豈存君親可也史記鄒商傳集解引此同漢紀引推呂祿作權賣呂祿念孫案權賣呂祿正承上賣友言之於義為長蓋仲豫所見漢書本如是權與推字形相似而誤又脫去賣字耳

漢書第八

漢書第九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張周趙任申屠傳

自卒史

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爲自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爲自從史記也然自以皆由也則改猶不改耳景祐本亦作以

期期

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

志四之九

言期期劉攽曰期讀如荀子曰欲茶色之茶楚人謂極爲茶案荀子王霸篇曰欲茶色耳欲茶聲揚注但云茶極也劉云楚人謂極爲茶未知所據念孫

案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其不可也臣期期

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

劉讀期爲茶而訓爲極臣極不奉詔斯爲不詞矣胡三省訓茶爲近尤非

請問

高祖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景祐本問作問宋祁曰問疑作問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

尤好書

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窳律麻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念孫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爲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窳律麻尤窳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麻師古亦無音

見寵

志四之九

其見寵如是宋祁曰越本無見字念孫案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鄼陸朱婁叔孫傳

然吏

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念孫案吏縣中賢豪殊爲不詞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與監門連讀謂會其爲監門小吏而賢豪皆莫敢役使也漢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書誤本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

輟洗起衣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會其上坐謝之師古曰起衣著衣也念孫案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管晏傳曰晏子饜然攝衣冠謝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為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傅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人事部一百十五顏本漢書刪之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於與前所引不合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負處

志四之九

三

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念孫案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加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何遠不若漢

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念孫案師古以遠為迫促非也遠亦何也連言何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遠字或作詎距鉅巨又作渠墨子公孟篇曰離子不得福吾言何遠不善而鬼神何遠

不明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遠不能為福乎韓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史記甘茂傳作何遠叱乎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釋文曰詎徐本作何也淮南齊俗篇曰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索隱曰渠音詎或言何遠或言奚遽或言古字少假借耳豈遽或言庸遽或言甯渠其義一也何遠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遠為語詞而非急遽之遠明矣

志四之九

四

馬上治

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乎念孫案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四引此竝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同

淮南衡山濟北傳

刑

命從者刑之日知錄曰刑之史記作到之當從到音相近而論下文天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到也念孫案說文刑到也廣雅同案說文刑到也從刀井聲是刑訓為到到刑也是刑與到同義不必改刑與刑罰之刑不同

為到

輦車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念孫案輦車為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乘車也輦車當依史記作輦車說文輦大車駕馬也周官鄉師與其輦輦鄭注曰輦駕馬輦人輓行故曰輦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輦少見輦故輦為輦管子海王篇行服輦為輦

令復之

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今今復之

志四之九

五

即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即字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即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餘見釋詞

不相容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不相容皆本作不能相容此歌上四句皆三字下二句皆四字且不能與尚可對文則能字斷不可少今本正文注文皆無能

字者正文脫能字而後人并刪注文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無能字則所見本已誤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及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此皆有能字史記同高誘鴻烈解敘亦同又史記集解引瓚注亦有能字

離騷傳

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曰會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念孫案傳當為傳傳與賦古字通阜陶謨數納作傳傳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傳使為離騷傳者使約其大旨而為之賦也安辯博善為文辭見上

志四之九

六

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竝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且受詔而會時成書乎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且受詔會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詔使為離騷賦自且受詔曰早會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愈欲休

王亦愈欲休念孫案愈讀為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二語正相反史記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法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會易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外同患也史記蘇秦傳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間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己不知其為偷字矣

鍛矢 鏃矢

作朝車鍛矢鍛俗漢書攷證曰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鏃矢念孫案矢必有鏃無庸更言鏃矢膠東王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矢大鏃之矢加大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鍛矢亦無義鏃與鍛皆當為

志四之九

七

鏃字形相近而誤也說見淮南兵略篇爾雅說矢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大雅行葦篇云四鏃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士禮記作鏃矢

漸靡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又枚乘傳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漸靡使之然也念孫案漸讀漸漬之漸靡與摩同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摩相切磋也荀子性惡篇曰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即摩字莊子馬蹄篇馬喜則交頸相靡李頤曰靡摩也靡字古讀若摩故與靡漸靡即漸摩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摩通說見唐韻正漸靡即漸摩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摩

民以誼是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靡字則前訓為相隨從後訓為盡皆失之

蔽伍江息夫傳

接刃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念孫案接讀為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大徐本為作刺內也據小徐謂以刃刺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其其接盛鄭注曰接讀為一扱再祭之扱釋文初治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云事刃於公之腹李奇曰東方人以物番地中為事番與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插與接同插同

志四之九

八

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其明證也傳與事同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為交接之接矣

墮肝膽

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念孫案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昭四年左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為墮也史記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為毀

數行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念孫案如以行為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始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竝云行道也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被服冠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宋祁曰浙本冠字上有衣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既言被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禪衣即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禪衣不相應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

志四之九

九

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衣字

東崖

如使狂夫噪譁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念孫案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曰厓方也是厓與方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引廣雅涯方也厓涯竝與崖通

文三王傳

猥自發舒 猥被以大罪

案事者巡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念孫案猥猶猝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鄭注曰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曰猥頓也頓亦猝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口山水猥至言猝至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騶高句騶侯名正有它心止猶即也說見終軍傳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

志四之九

十

賈誼傳

更奏之

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念孫案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奏之法秦奏相似而誤又脫法字耳色尚黃以下三句皆是更奏之法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所見本正作更奏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

遙增擊而去之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

增擊而去之如淳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李奇曰  
增益也並見文選注師古曰增重也言重擊其羽而高去念  
孫案如以增為高高上飛之意是也梅福傳曰夫貳鶴  
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淡還增逝與淡還  
詞文是增為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  
仞之上高注曰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  
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增為益顏訓為重皆  
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曰搖疾也廣雅燕之外鄙朝鮮洲  
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  
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

志四之九

十一

覽德輝而後下若見細德之險微則速高擊而去之也  
如訓遙為遠亦失之

來崒

異物來崒孟康曰崒音萃萃聚集也念孫案上文祇有  
一服不得言聚集也崒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言止  
於坐隅廣雅崒待也止待還也還亦止也見說文楚辭天  
問北至回水萃何喜王注云萃止也史記崒作集集亦  
止也見唐風鴉羽傳晉語注非聚集之謂

怵迫

怵迫之徒或趨而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誑也迫迫貧

賤而東趨利也師古曰誘誑之誑則音戍或曰怵怵惕  
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念孫案孟說是也管子心術篇  
曰人之可殺以其惡歟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  
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  
也趨而東者趨利避害也不得以怵為怵惕明矣

意變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念孫案意讀億萬年之億說文本  
史記正作億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即  
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意與變  
化齊同失之

志四之九

十二

好惡積意

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  
瓚曰言眾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念孫  
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  
字本作意或作億文選作好惡積億又作臆說文曰意滿也方  
言曰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  
盈也說見經義述聞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眾以馮  
陵我敝邑不可億億億即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  
盈與逞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意億臆並與意同

不治



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未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或文念孫案當作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浙本作不能治治字蓋涉上句而衍各本則又脫能字矣賈子宗首篇作雖堯舜不能無治字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序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序念孫案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序賈子同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今案作將能者是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尚不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

志四之九

三

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虞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虞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竝與此同賈子作將不恐後人據漢書改之也

通在

長沙通在二萬五千戶耳念孫案在讀為纒廣韻纒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文紀大僕見馬遺財是又作裁高惠高后文功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纒財裁通用而在臣表裁什二三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矣賈子藩疆篇正作乃纒二

萬五千戶

制從

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通鑑漢紀六同念孫案制從當為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竝作莫不從制

病非徒瘡 跋繆

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繆念孫案病非徒瘡當作非徒病瘡病瘡與苦跋繆對文則病字當在瘡字上不當在非徒上賈子大都篇亦誤作病非徒瘡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非

志四之九

四

徒病瘡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繆此尤其明證矣下文又云非徒倒懸而已又類聲且病瘡師古曰跋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繆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攷異曰案說文無跋字小顏讀為蹠恐亦臆說當是蹠字之譌說文蹠脛肉一曰曲脛讀若遠蹠蹠謂足脛反戾不便行動念孫案說文距足下也作蹠者借字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蹠作跋者別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戾聲一也石與戾聲近故小雅楚茨篇或潘或炙與為豆孔庶為韻後漢書郵傳傳注引史記曰申包胥晝夜馳驅足腫蹠繆是古

有臨謚之語卽此傳之既謚師古讀跋爲蹠非臆說也  
脚掌反戾故曰跋謚賈子大都篇亦作跋謚錢以跋爲  
蹠字之謬非也說文以蹠爲曲脛廣雅曰謚曲也是蹠  
謚皆有曲義上旣言蹠則下不得復言謚史記漢書之  
字固有不見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鑿矣

廉愧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念孫案古無以廉愧二  
字連文者愧當爲醜字之誤也廉醜卽廉恥語之轉耳  
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棄禮誼捐廉恥禮義廉  
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竝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

志四之九

五

作醜逸周書亦然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之以  
辭高注醜或作恥莊子讓王篇君子  
之無恥也若此乎呂氏春秋慎人篇恥作醜韓子說難  
篇在知節所說之所矜而減其所恥史記韓非傳恥作  
醜燕策雪先王之恥新序雜事篇恥作醜淮南脩務故  
篇南榮璉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勸學篇恥作醜故  
知此廉愧爲廉醜之誤

因恬而不知怪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  
失失與法同禮樂  
志作風俗流溢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念孫案因當  
爲固字之誤也固與顧同顧反也見秦策及呂氏春秋  
審分篇淮南說山篇  
注恬而恬然也古謂然爲而  
說見釋詞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爲  
急至於俗流法世壞敗反恬然不以爲怪也賈子俗激

篇正作固恬弗知怪

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  
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  
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念  
孫案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  
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  
少知治體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爲寒心哉可爲寒  
心者危之之詞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羣書治要  
引此已誤史記  
田單傳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

志四之九

六

漢書杜欽傳曰小卞之作可爲寒心

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

姦人凶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念孫案而羣臣  
眾信上不疑惑本作羣眾信上而不疑惑今本羣下衍  
臣字此涉上文君  
君臣而衍而字又誤在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  
眾信爲句師古曰眾信謂  
其爲忠信也上不疑惑爲句矣不知此謂  
眾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凶所幾幸對上文姦  
人幾幸而言羣眾信上而不疑惑對上文眾心疑惑而  
言羣眾即眾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楚辭七諫曰  
羣眾成朋賈子俗  
激篇正作羣眾信上而不疑惑

瞽史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念孫案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襄十四年左傳曰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周語曰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賦大矇誦楚語曰史不失書矇不失誦又賈山傳見下戴禮記保傅篇作瞽夜誦詩是也盧辯注反以夜為史之誤失之列女傳母儀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曰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保傅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視已成事

志四之九

七

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念孫案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者如與當同義昭二十一年左傳君若愛司馬則如杜注言若愛司馬則當以走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杜注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或訓如為不如者非也說見釋詞言不習為吏則當視已事以為法也說苑尊賢篇亦云案往世而視已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注下文云已事已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大戴禮所引亦誤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而視已事而亦如也

智誦之指

開於道術何智誦之指則教之力也念孫案智誦之指本作智誦理之指智誦曰知古字多以智為知說見管子法法篇與開字相對為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為智慧之智則智誦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刪去理字而不知智誦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戴禮賈子並作知義理之指書本賈子皆氏紹弓刻本又刪理字

司寇

志四之九

六

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念孫案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輪之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曰咸為南陽太守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也後人不解輪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為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則不得更言輪之司寇也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

本漢書改之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明證矣

而

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外而外耳賤人安立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念孫案外而外耳猶言外則外耳也又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外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面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然而猶然則也故文選作然則古者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

志四之九

九

縣屬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念孫案劉音是也淮南主術篇注曰縣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脩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

捷之江

梁起於新鄆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如淳

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念孫案捷當為捷字之誤也隸書捷字或作捷與捷字相似因誤而為捷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收功獻捷捷

字作捷是其證也士冠禮建相今本謬作捷相史記衛世家嗣伯卒子惠伯立相風謚正義引作建伯蓋從建從捷捷之言接也如淳前說是解捷之字傳寫往往為濶

字故訓為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為接後說是也諸書捷為捷音而捷與接同義如爾雅接捷也郭璞曰捷謂津讀捷為捷故訓為接也爾雅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菑于邾婁左氏穀梁皆作捷莊子則陽篇接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捷是捷

志四之九

三

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鄆以北著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捷與接同亦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陽之地南屬於江也如淳前說訓捷為立非也淮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為不詞矣

頤指

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念孫案人之動頤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頤當為頤頤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顧與頤草書相似因為頤頤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顧與頤草書相似因為頤而為頤左思吳都賦舉旗若顧指劉逵注引此傳曰

顧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曰手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釋文顧本亦作隨此亦草書之誤  
貢禹傳曰家富執足目指氣使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  
氣以使人燕策曰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  
傳曰眄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  
慮義與顧指並相近

言問其臣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  
其臣引之曰師古以言為發言非也言亦問也連稱言  
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

志四之九

三

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  
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  
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  
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昭  
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馯戾言於其眾曰若  
之何此古人謂問為言之證周官冢人言鸞車象人注  
曰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濼度者大祝言甸人注曰  
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楛物小雅  
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  
眾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

者而言問之此言問二字通用之證

財幸 裁察 財擇 財哀 財畱神 財覽

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念孫  
案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  
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願陛下少畱  
計也諸葛豐傳曰唯陛下裁幸倭幸傳曰唯陛下哀憐  
財幸義並同也鼂錯傳曰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  
察皆言唯陛下少察之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  
吉傳曰唯陛下財擇焉皆言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  
傳曰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

志四之九

三

李尋傳曰唯財畱神反覆愚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畱  
神猶賈誼言願陛下少畱計也師古以財為裁量非是師丹傳曰  
唯陛下財覽眾心言唯陛下少覽眾心也財與裁古通  
用亦通作纒李陵傳注曰財僅也廣雅曰董少也董與  
僅同

爰益鼂錯傳

本兵柄

是時絳侯為大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念孫案  
師古說非也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大戴禮曾子疾病  
篇曰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

苑說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

遇霜露

如有遇霜露行道外陛下有殺弟名奈何念孫案霜當為霧霧字說文本作霜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為霜考史記袁盎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並作霧露後漢書謝弼傳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語意即本此。

不可用

未嘗不止輩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

志四之九

五

念孫案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記同

通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通以刀決帳句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入也念孫案道讀曰導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處直出也說見史記。

金鼓之音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為是作

指非念孫案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眾金所以止眾正釋指字之義宋改指為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典邊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

材官騶發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也春秋左氏傳作敢字其音同耳騶發發騶矢以射也蘇音矢之矣引之曰訓騶為

志四之九

五

矢則與下句矢字相複蘇讀騶為騶是也騶發謂疾發也字或作趨韓子八說篇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趨發騶發並與騶發同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騶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史記禮書作騶是騶趨並與騶通也漢紀孝文紀正作材官騶發

積从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从積字師古無法念孫案積讀為漬漬从病从也執謂地執也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相漸漬而

外也周官蜡氏注引曲禮四足外者曰墳今本墳作漬注云漬謂相澱汗而外也引莊二十年公羊傳大災者何大漬也今本漬作瘵何注云瘵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澱于遂傳曰澱者何澱積也澱積即注云澱之為外積从非一之辭故曰澱積眾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漬澱積瘵並字異而義同

相募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念孫案募當為慕民募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募而勸往不當云相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

志四之九

美

十作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募

實廣虛 橫術何廣廣兮

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念孫案廣與曠同曠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虛五行志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廣為寬廣虛為空虛則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又武五子傳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薛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案蘇說是也曠曠者虛無

人之貌故下句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廣為廣大之廣則與下句意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曰廣廣乎其無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恢恢然廣廣然義並與曠同

不孽

通關去塞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念孫案廣雅灑疑也灑今灑與孽同聲故字亦相通不疑諸侯即承上句言之如說是也賈子壹通篇疏山東孽諸侯亦謂疑諸侯也

志四之九

美

張馮汲鄭傳

外臨廁

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念孫案外臨廁當依史記作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服虔謂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念孫案廁與側通魏風伐檀篇實之河之側兮毛傳側此時帝北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與北相似故北誤為外史記魯仲反北之心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字並誤作外

中渭橋

上行出中涓橋張晏曰在涓橋中路劉奉世曰涓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涓橋張說非也念孫案劉說襲史記索隱而誤辨見史記

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基

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基如淳曰俱从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念孫案如劉說則下句當刪去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為差若以等為等差則是且罪差然以逆順為差也豈其然乎齊曰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念孫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

志四之九

毛

王恬威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威史記恬威作恬開徐廣曰漢書作啟威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念孫案史記以避諱作閱則漢書作啟明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竝作啟此作威者俗書啟字或作威因譌而為威宋祁反以作威者為是謬矣

欲見

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念孫案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即承

此句言之則此句內原有謝字明矣

為將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時讀為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為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犬戴記係傅篇而作時聘義曰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犬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大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顏聚

志四之九

天

令顏聚代之宋祁曰聚一作最史記索隱亦曰聚漢書作最又廉頗顏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案作最者皆取之譌也說文取<sub>才切</sub>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字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sub>應元年公羊傳會猶取也何注取聚也樂記會以聚聚鄭注聚或為取史記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徐廣曰取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取今諸書取字皆譌作此作聚者校書者依史記改之耳</sub>

河內

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躡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竝作河  
南唯上文河內失火作河內念孫案史記是也蓋河內  
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旱因發倉  
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  
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  
漢書後三河內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

門下

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以貴賤以雷門下者宋祁曰  
門下者邵本無下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下字蓋涉上

志四之九

无

文戒門下而行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人  
事部一百十六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

賈鄒枚路傳

比諫

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  
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李奇釋公卿比諫曰相  
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  
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為正諫字之誤也  
言工誦箴諫警誦詩諫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東方朔  
正諫似直敘傳曰正諫舉鄧韓詩外傳口主有失漢紀  
敗皆交爭正諫說苑正諫篇曰諫有五曰正諫

作比諫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氏春秋達鬱篇曰  
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曰公卿正諫博士誦  
詩警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與此略  
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警夜誦詩工誦正諫疑  
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公卿四  
字也

道諛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  
也念孫案道諛即諛諛之轉聲說見史記越世家

志四之九

三

訟

又訟淮南王無大罪舊本訟作誦宋祁曰誦疑作訟誦  
是誦說字非是各本皆依宋說改為訟念孫案訟古通  
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湯  
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  
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

縣衡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縣衡天下服  
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  
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彊

固非爲平法也下文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念孫案如說是也縣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爲從橫之讀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橫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

蹈雍之河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爲小流也言狄初

志四之九

三

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雍音於龍反念孫案雍讀爲穰謂蹈穰而自沈於河也并九二穰敵漏釋文穰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沒穰水經晉水篇作縣穰是穰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穰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河後人彼言抱穰此言蹈穰義相近也蹈穰之河負石入海皆欲其速沈於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曰雖外猶懼形骸之不淡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穰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爲蹈雍州之河師古以爲初蹈雍

遂入河皆失之遠矣

情素

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素謂心所向也念孫案師古以鄭注中庸訓素爲向故以素爲心所向然非此所謂素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卽此所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蔡澤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懷集韻曰懷誠也情素與心腹對文則素非心所向之謂

荊軻

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始皇

志四之九

三

不成而外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荊字也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荊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荊軻景祐本無荊字案浙本郭本去荊字云據注無荊字南本徐錯亦滅荊字念孫案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町町若荊軻之闔言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荊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欲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仲任不信叮叮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有荆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惡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為文則正文內當有荆字若無荆字則應注當云軻荆軻也今直云荆軻為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原有荆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荆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諸校本去荆字即惑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荆字

開忠

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達也念孫案李說是

志四之九

三

法而不謬

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謬念孫案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謬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即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義師古以法為守法則於義稍迂

動不足以扞寇

權不足以自守動不足以扞寇念孫案動當為執字之誤也俗書執字作執動權輕則不足以守國執弱則不足以扞寇執與權正相對若作動則與權不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動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為執之譌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是明之

所以為大王惑

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為王三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書云此臣所

志四之九

三

以為大王患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舉書治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

不知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念孫案知當為如字之誤也而止與下文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亦文同一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或曰莊子漁父篇人有畏景惡迹走愈疾而景不離身不知慮陰以休景處靜以息迹思亦甚矣不知二字正與此同曰否莊子上言不知故下言思滅迹絕言與其愈走而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

陰而止則景自滅迹自絕也若作不知則又與下文不合矣下文云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若改作不知其可乎文選正作不如

南距羌笮之塞

笮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劉攽曰邛笮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笮之塞非念孫案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頌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馬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微漢書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之而關蜀故微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笮丹驪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

志四之九

姜

南距羌笮正與二傳合貢父特未之考耳

方輸鑄出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鑄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張晏曰四方更輸鑄互更出攻也師古曰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念孫案方猶竝也言郡國之貢賦竝輸雜出運行不絕也高誘注淮南汜論篇曰方竝也微子曰小民方輿相為敵讎史記宋世家方作竝荀子正論篇曰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竝作方是方與竝同義呂刑曰方告無辜子上謂竝告無辜也說見經義述聞鄉射禮曰不方足謂不竝

足也爾雅曰大夫方舟謂竝兩舟也

所以為大王樂

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而衍上文當有以字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讒惡

與允從爭見讒惡師古曰惡謂允從言其短惡之事念孫案師古以惡為短惡之事非也惡與誣同說文誣相毀也玉篇身古切廣韻又烏路切俗作字通作惡見讒

志四之九

姜

惡即見讒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為惡

上得之

臯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宋祁曰得之越本無之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之字上得者即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如作于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都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竝作上得無之字

變化之後 異舊之恩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作雋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曰漢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舊亦當依漢紀作雋異今本雋誤為舊又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十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其義矣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志四之九

美

始受命

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念孫案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行上文云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故此云正始受之統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

周內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念孫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爲二義矣今案內讀爲納納者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而言

謂密補其奏中之罅隙非謂致之法中也鍛練而周內之謂鍛練其文而周廣雅曰紕納也又曰納補也論衡程材篇曰納縷之工不能織綿納納內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連處爲納頭矣

漢書第九

志四之九

美

高郵王念孫

竇田灌韓傳

矯先帝詔害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義門讀書記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念孫案漢書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從史記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史記終軍傳張湯劾徐偃

志四之十

矯制大害法至外皆其證何以害為衍文蓋未考漢律也

小苛禮

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念孫案小苛禮史記作小節苛禮是也此脫節字則文義不完

自上古弗屬

今何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史記作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為人念孫案如晉注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為人而顏注

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脫為人二字矣史記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屬為人

天下之功 功義

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念孫案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功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為文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按兵恤民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義公偕為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漢紀孝武紀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議與義同莊子齊物論篇

志四之十

有倫有義釋文義崔本作議史記開侯世家義不為漢臣新序善謀篇作議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酷吏傳義不受刑漢書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對言鄭業緣私恩而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師古曰非有功而侯則功義二字義不相屬矣

逗撓

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案撓字之訓未確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雷畏慎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雷止也撓弱也念孫案逗當為逗說文逗

曲行也從彡只聲玉篇音邱戟切說文又云讀若匿

也象迟曲隱蔽形莊子人閒世篇吾行卻曲釋文卻字

書作迟卻曲即迟曲也廣雅云橈迟曲也是橈與迟同

義恢不擊單于輜重而輒罷兵故曰迟橈當斬淮南記

論篇云今日屈橈者要斬是也迟與迟字相似世人多

見迟少見迟故迟譌為迟史記韓長孺傳同迟止也橈曲也二

字各為一義不得以迟橈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迟故

服云迟音企以企迟聲相近也若迟字則聲與企遠而

不可通矣應云迟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迟

字之訓若迟字則不得訓為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

志四之十

三

作逗故誤訓為逗留師古不知逗為迟之譌反是蘇如  
而非服應失之矣

至它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

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史記至它作邳他索隱

曰上音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邳

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念孫

案至與邳通它古他字壺遂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長

孺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他餘所舉亦皆

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不成

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矣小司馬以至於

非解漢書者不以至於為入姓名徒以邳讀入聲至讀

去聲耳不知至字古讀若質聲與邳同故字亦相通東

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埴室室為韻小雅杜篇期逝不

至夢我篇入則靡至並與與為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

為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漢書司史

馬相如傳爰周邳隆文類曰邳至也邳隆即至隆

漢中人姓名類多借字邳至之通亦是也

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

寶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

父也而各名顯念孫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

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者用亦以也言寶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

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竝位卿相乃總

承寶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為名之誤衍而以各名

顯為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為句不與下連

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

景十三王傳

頃王子

復立頃王子駿弟邳鄉侯閔為王宋祁曰兩浙本無頃

王子三字念孫案兩浙本是也閔為駿弟則為頃王子

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郡庫令

良下文云立尊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也

淮陽

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念孫案淮陽乃王國非侯國陽當為陵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

覆我

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外師古曰覆治也念孫案訓覆為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審也鄭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必叛也

帛布單衣

志四之十

五

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念孫案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帛布單衣賤者之服也帛與帛字相似因誤為帛管子輕重戊篇立帛布衣服件馬今本帛誤作帛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為單衣斯為曲說矣

李廣蘇建傳

將數十騎從

上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張晏解將數十騎從云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

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念孫案師古以從為隨從非也既在大軍前則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十騎下文云李

騎不當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為放縱是也而云放縱遊獵亦非今案從讀為縱兵之縱謂馳擊之也史記

作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益得其意矣下文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紀曰高祖

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并與將數

十騎從之從同義

志四之十

六

不去

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念孫案去當為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太平御覽

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竝同

有恨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念孫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

一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惑失道 不為利惑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念孫案正文注文皆本作或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以字本作或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衛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竝作或史記同又卜式傳不為利惑字亦本作或宋祁口一作或故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若作惑則又不煩訓釋矣

客遇之

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以還天子客遇之宋祁曰浙本客作容念孫案客字義不可通衛霍傳但云浞野侯趙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左王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大子安邦以入漢無所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客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見五遇待也見管子任法篇注寬待之謂不問其沒軍之罪

何以女為見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念孫案見字當本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為猶論語言何以文為何以伐為耳若云何以女為見則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紀作何用見女為兄弟乎為下加兄弟二字遂失其指

志四之十

七

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為也

絕不飲會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會念孫案此本作絕不與飲會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為之說曰飲於禁反會讀曰飢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陳書刪與宗服飾部三此卷與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絕不與飲會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會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也今據以訂正新序節士篇亦作絕不與飲會

志四之十

八

網紡繳

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念孫案結網與紡繳對文宋說是也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繳漢紀同

某澤

言天子賦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念孫案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為荒字之誤也隸書或作某與荒澤即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某相似大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吳子論將篇曰軍居荒澤草言天子射鴈得書知武等在荒澤中也藝文類楚幽賦

嶽身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譌已久漢紀孝昭紀正作荒澤

物故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歿音沒又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此師古後說所本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此是讀物為勿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子京說近之物與物同說文物終也或作歿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

志四之十

九

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歿故猶言死也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為物之借字故求之愈淡而失之愈遠也

著節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念孫案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陳再謨本仍改苦為著藝文類聚職官部二同衛青霍去病傳

當云何

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念孫案注言處斷其罪則誤以當為廷尉當之當楊惲傳廷尉當憚當謂處斷其罪解云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博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隱云何王莽傳五聲八音修各云何皆謂如何也

三年

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宋祁曰三年越本作二年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

志四之十

十

本及史記並作元狩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漢紀又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之冠軍景桓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

道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念孫案使人先要道邊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也今本集解誤入正文內詳見史記道即邊字之

誤而衍者師古曲為之說非也或謂道邊為路

渾邪裨王將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念孫案渾邪裨王將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

涉獲

票騎將軍去病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念孫案上文曰涉狐奴又曰涉鈞者濟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之水而但言涉獲則涉非涉水之謂矣余謂涉猶入也入其軍獲其近臣

志四之十

十一

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贊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也是其證

失期

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後票騎期即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失字

為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念孫案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補翁侯又見武功臣表及匈奴傳史記同

董仲舒傳

褒然

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張晏曰褒進也為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邱之篇曰褒如充耳念孫案褒然者出眾之貌故曰褒然為舉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褒毛傳曰褒長也義與褒然為舉首之褒相近張晏訓褒為進猶為近之師古訓為盛服貌則與為舉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眾非嘉其盛服也

桀紂之行

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宋祁曰浙本行下有作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行作而王道大壞

志四之十

十二

脫去作字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文選秘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

辭之所謂大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念孫案大當為本下文曰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揆揆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文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為大而仲

舒則訓元為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為大也春秋  
繫露王道篇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  
正也重政篇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  
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  
二條皆訓元為本又訓為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  
根也呂氏春秋  
孝行篇注若訓元為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  
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

未以位為樂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念孫案羣  
書治要引此未下有聞字語意較完

志四之十

三

又盡善也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錢氏養新錄曰漢書董仲舒傳引  
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  
唯景祐本是矣字而漢策要與景祐本同念孫案錢說  
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  
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而亦是矣  
字

所謂

凡占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

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景祐本作非謂積日累  
久也通典選舉一通  
鑑漢紀九並同漢紀作不謂積日累久也皆無所  
字

子之齒

子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  
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本同有上字據  
注亦當有只云子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理念孫案羣  
書治要引作子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  
法較為整齊春秋繫露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  
如之

志四之十

志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念  
孫案如猶當也說見史記李將軍傳  
司馬相如傳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念孫案正文注  
文皆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賦奏在下文則此不得  
先言奏且下其辭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忽插此二  
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以下文云相如既奏大人賦天  
子大說遂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謬也史記有此二句  
亦後人所加

隆崇律碎

子虛賦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律碎岑峯參差日月蔽  
虧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碎四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  
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疑皆後人所加也注引郭璞  
曰詰屈竦起也峩音佛詰屈是釋盤紆二字文選注詰  
乃後人不曉法竦起是釋峩鬱二字而隆崇律碎不與  
焉且峩字有音而碎字無音其可疑一也文選律碎作  
畢峯而兩字皆無音其可疑二也而郭賦巖峻峭峭而  
京賦隆屈崔嵬皆有  
音藝文類聚產業部下引子虛賦云其山則盤紆峩鬱  
岑峯參差日月蔽虧而無隆崇律碎四字與越本景祐

志四之十

十五

本同其可疑三也後人加此四字而以鬱碎為韻不知  
此三句但以差虧為韻而首句不入韻也

軼 轉

軼野馬轉駒駉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轉車軸頭也師  
古曰轉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念孫案軼讀若迭  
隱九年左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曰軼突也僖三十二  
年將有而師過軼我釋文竝云軼直結反成十三年迭  
我殺地迭與軼同此言軼野馬亦是侵軼之意當讀若  
迭而訓為突也轉讀為躡躡也莊子馬蹄篇釋文引  
廣雅曰躡躡也說文躡躡也躡躡也舊本謂作衛也  
今據躡字注及

牛部是躡為躡也躡轉二字竝音衛故字亦相通言  
突野馬而躡駒駉也上林賦之轉白鹿義與此同盤瑩  
發麟距虎軼野馬轉駒駉皆上文所云陵狡獸也張訓  
軼為過郭訓轉為軸頭顏謂軸頭衝而殺之案軸頭不  
強為之解皆非是  
而不可通

揚旌柁

浮文鷁揚旌柁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柁  
拖也史記作揚桂柁集解引韋昭曰柁檝也文選作揚  
旌柁本作柁李善避太李善注引郭璞曰柁船舷樹旌  
於上念孫案當從史記作揚桂柁韋昭訓柁為檝是也

志四之十

十六

桂柁謂以桂為檝猶楚辭言桂權兮蘭柁也浮文鷁揚  
桂柁張翠帷建羽蓋皆相對為文旌字隸書或作桂與  
旌字相似柁與柁亦相似故桂柁為旌柁張揖謂建  
旌於船上而訓柁為拖郭璞訓柁為船舷而謂樹旌於  
其上揆之本句及上下文義均有未安

勺藥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  
曰五味之和也韋昭曰和齊鹹酸美味也勺丁劑反藥  
旅酌反見文選子虛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  
鮮魚以為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干名文說是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為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文選李善注曰：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為得。引之曰：師古說非諸家之說，皆是也。韋云：勺，丁削反。藥，旅酌反。勺藥之言，適歷也。適歷，均調也。說文曰：歷，和也。從甘，麻，麻調也。麻音甘，歷音歷。周官遂師注曰：曆者，適歷。疏曰：分布帑疏得所，名為適歷也。然則均調謂之適歷，聲轉則為勺藥。揚雄蜀都賦曰：乃使有伊之徒，調

志四之十

七

夫五味甘恬之和，勺藥之羹，論衡謹告篇曰：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稽康聲無哀樂論曰：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張協七命曰：味重九沸，和兼勺藥，皆其證矣。服虔注此賦列或說云：以勺藥調會。見文選注。蕭該亦云：芍藥、香草，可和會。見廣韻。師古襲用其說，遂謂勺藥，根主和五藏，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不知五味之和，總謂之勺藥，故云勺藥之和，具若專指一物，何以得言具乎？然且歷詆諸家妄為音訓，斯為謬矣。此賦及蜀藥皆謂五味之和，陸機詩疏引此以證鄭風之勺藥，亦與師古同誤。

赤螭

上林賦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禹山神也。字則單作禹形。若龍子，乃從中。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念孫案：呂氏春秋舉難篇：龍會乎清而游乎清，螭會乎清而游乎濁。高注曰：螭，龍之別也。自蛟龍赤螭以下九句，皆指水族言之。且赤螭與蛟龍連文，則螭為龍屬，甚明。若山神獸形之，則非其類矣。而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則果為何物乎？

志四之十

六

崇山嶷嶷龍從崔巍

於是乎崇山嶷嶷，龍從崔巍。念孫案：嶷嶷二字，後人所加也。崇山龍從，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嶷嶷二字，而以崇山嶷嶷為句，失之矣。史記作崇山龍從，崔巍。峩峩文選西都賦注引作崇山龍從，崔巍，而皆無嶷嶷二字。且嶷嶷二字，漢書文選皆無音釋，其為後人所加無疑。吳賦之補嶷嶷，森萃，蕪城賦之嶷嶷，似長雲，李善皆有音釋，而此獨無，則本無嶷嶷二字可知。

巖突洞房

夷巖築堂，象臺增成，巖突洞房。念孫案：突當從史記作突字之誤也。突字相似，傳寫往往為突，莊子孫無鬼篇，鶉生於突，釋文突，鳥形，反郭徒，忽反，字

則穴下大淮南地形篇突突文選作突李善引郭璞注曰生海人今本突誤作突言於巖窈底為室潛通臺上也說文窈窕漢窈窕與突同巖突洞房皆言其幽深故下句曰頰杳杳而無見甘泉賦曰雷鬱律於巖窈兮文選如是揚雄傳作雷鬱律而巖突兮而字突字皆誤而師古無音則魯靈光殿賦曰巖突洞出逶迤詰屈皆其證也師古不知突為突之誤乃曰於巖穴底為室若窈突然潛通臺上襲郭注而小變之強為突字作解斯為謬矣

娛游往來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

志四之十

九

娛音許其反今本娛音許其反娛字作戲此後人所改也後人以娛與許其音不相協而戲字可讀平聲故改娛為戲以率合許其之音耳不知戲字讀平聲者乃是伏戲之戲非許其之戲且戲讀平聲亦在支部不在之部音許宜反不音許其反也此娛字乃娛字之譌娛非常見之字故須為之作音苦游戲之戲則不須作音矣後人文選李善注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之改甚矣其謬也切念孫案娛音虞不音許其反說文娛訓為樂不訓為戲以顏李二說考之則娛為娛字之譌也說文娛戲也玉篇音虛基切虛基與許其同音又楚辭招魂娛光眇視王注曰娛戲也漢書禮樂志神來宴娛師古曰娛戲也娛音許其反音訓正與此同則娛為娛之誤明矣娛即嬉戲之聲故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

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下文大人賦吾欲往乎南又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案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日娛淇興祖曰娛一作娛非是招魂縣人以娛娛一作娛漢書楊雄傳羽獵賦踔天矯娛湖門五臣本文選娛作嬉李善本作娛蓋後人多見娛少見娛故娛字多誤為娛矣

下磧歷之坻

陵三嶮之危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處也音遲念孫案師古說坻與磧歷之義皆非也坻謂山阪也說文曰秦謂陵阪曰坻字或作坻玉篇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又音底埤蒼云坂也是陵阪

志四之十

十

之坻音底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張衡南都賦曰坂坻巖辭而成嶽是也文選而京賦右有隴坻之隘李善注引應劭漢書注曰天水有大坂見文選注案磧歷疊韻字謂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山阪不平磧歷然也師古以磧與沙石同類云磧歷沙石之貌聖文生義失其本指矣故曰下磧歷之坻坻為山阪故言下若水中之坻則不得言下矣陵三嶮之危下磧歷之坻皆言山而不言水下文越壑腐水乃始言涉水耳坻讀如底與下文水身氏豕為韻非與危為韻危字古音魚戈反說見史記亦不與坻為韻也

要衷

籍要衷射封豕念孫案要當依景祐本作要隸續斥彰

長田君斷碑究屈道更跋引漢書編更衰又引注云更古要字今則正文改作要又削去注文矣

族居

巴俞朱蔡淮南子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念孫案歌聲可言起不可言居師古言聚居非也居讀爲舉族舉者具舉也遞奏者更奏也荀子王制篇云舉鎔應變而不窮非相篇云居鎔遷徙應變不窮居鎔即舉鎔書大傳民能敬長隣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舉居古字通也史記正作族舉遞奏

志四之十

三

縣貌

長眉連娟微睇縣貌郭璞曰縣貌視遠貌念孫案下文云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則此非謂視遠貌也今案縣貌好視貌也方言曰南楚江淮之間驢瞳子謂之縣郭璞曰言縣逸也楚辭招魂曰靡顏膩理遺視縣些縣與縣同義貌音莫角莫沼二反楚辭九歌曰眇眇兮愁予王注曰眇眇好貌眇與藐同義合言之則曰縣貌方言注作縣逸張衡西京賦曰昭眇流眇一顧傾城薛綜以昭爲眉睫之之闕失竝字異而義同

奉幣使 縣使吏

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宋祁曰越本使作役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作役奉幣役謂奉幣之役即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奉幣以衛使者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雜文部四竝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縣使吏使亦當依浙本作役漢紀作私假徭役吏民是其證

衍溢

晉者洪水沸出汜溢衍溢念孫案李善本文選衍溢作溢溢注曰張揖曰溢溢也字林匹寸切古漢書爲溢今

志四之十

三

爲衍非也據此則李所見古本作溢與顏異也溝洫志河水溢溢師古曰溢踊也崔瑗河隄謁者箴亦曰溢溢洧汭後漢書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閣頌涉秋霖減盆溢口漏盆竝與溢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鑿於流灤而鑿於澄水見說山篇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爲灤扶園切灤與溢聲近而義同

銜檠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檠駢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檠謂車之鉤心



也銜槩之變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入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徧考諸書無謂車鈎心為槩者說文鷓馬口中槩也史記索隱引周遷輿服志云鈎逆上者為槩槩在銜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此與張說小異而皆以為馬口中槩字或作槩莊子馬蹄篇云前有槩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外者已過半矣韓子姦劫弑臣篇云無極策之威銜槩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云猶無銜槩而禦捍馬也是銜槩皆所以制馬若鈎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釋名云鈎心從輿心下鈎軸也小畜正義引鄭注云復謂與下縛木與軸相連鈎心之木是也與馬何涉平當從

志四之十

三

張說為是又王吉傳其樂豈徒銜槩之閒哉義亦與此同

列僊之儒

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史記作列僊之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僊居山澤間小顏及劉氏並作儒云儒柔也術士之稱非念孫案司馬說是也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與此傳字同義儒與列僊意不相屬劉顏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隸書傳或作傳儒或作傳一形相似

故傳謔為儒矣

大行

封禪文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大行越成文穎曰行道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念孫案文說是大行越成者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為行說見經義述聞周易

巫統理順

巫統理順張揖曰理道也其道和順念孫案理亦順也說文曰順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是理與順同義軌迹夷易湛恩厖洪憲度著明巫統理順夷

志四之十

三

易皆平也厖洪皆大也著明皆明也理順皆順也

卒業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念孫案爾雅云壯大也壯觀丕業皆承上皇皇哉斯事言之則作丕者是也作卒作本則非其旨矣隸書丕或作卒本或作卒卒或作卒三者皆相似故不謔作卒又謔作本史記正作丕五臣本文選同

詩大澤之博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

作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念孫案詩字若訓為詩賦之詩則詩大澤之博殊為不詞且字法與總公卿之議訓封禪之事廣符瑞之富皆為不類矣顧氏家訓書證篇曰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善導擇之勢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駱共抵之獸不得云儀也案導一莖六穗於庖導字訓為禾與詩大澤之博詩字訓為詩賦之詩皆語不成詞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且與上下文不類也

志四之十

美

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是詩訓為志意之志也賈子道德說篇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是詩又訓為志記之志也

茲爾

茲爾於舜虞氏以與念孫案爾字於義無取當依史記文選作亦文選呂延濟注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今本作爾者亦譌為爾後人因改為爾矣淮南子言篇自亦遠矣後漢書張衡傳亦與思乎故居今本亦竝作爾誤與此同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策詔諸儒

上策詔諸儒制曰念孫案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即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即其證

治民之本

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念孫案江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亦無民字

志四之十

美

得其要

得其要宋祁曰浙本云得其要術念孫案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字者是也羣書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

和起

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念孫案和當為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

郡國

2125  
136(1132)



ZW 21101000819260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兒寬千乘人也以郡國選詣博士念孫案千乘郡名非邦名邦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邦字

漢書第十

志四之十

七